太平天国史类（13）

太平天国
历史文选

目　　录

序…… 9
凡　例……12

第一部分　纲领性文献

太平诏书……16
天朝田亩制度……31

第二部分　宗教政治文献

天条书……41
三字经……49
天父下凡诏书第一部……53
天父下凡诏书第二部……60

第三部分　起义文告

颁行诏书……74
诰四民各安常业谕……81
劝弃暗投明谕……83

第四部分　建国文献

壹　总类……93
资政新篇……93
英杰归真……108
常熟报恩牌坊碑序（略）

贰　军事……123
一　军纪……123
太平条规……123
二　战事……125
天官副丞相林凤祥等报告北伐战况禀……125
燕王秦日纲命殿右三十检点陈玉成等坚守圻州谕……127
忠王李秀成致征北主将张洛行书（略）
忠王李秀成给宿卫军大佐将陆顺德等谕（略）
忠王李秀成谕尚海百姓檄（略）
忠王李秀成谕侄容椿男容发书（略）
英王陈玉成致扶王陈德才等书……129

叁　内政……132
一　乡官……132
殿右捌指挥杨札谕荻港镇人民依限造册呈报告示……132
忠王李秀成谕苏郡四乡百姓举官造册告示（略）
林宏溪堂立司马伍长议单……133
卒长汪文明名册……136
二　保举、考试与招贤……139
燕王秦日纲为遵谕保举官员毋得徇情事覆东王杨秀清禀……139
钦定士阶条例序……140
招贤榜……142

三 礼制…… 144
佐天侯陈承瑢晓谕官兵人等红黄二色宜恪遵定制告示…… 144
四 禁令…… 146
天王戒吸鸦片诏…… 146
东王杨秀清等奏请处决吸鸦片犯本章…… 147
东王杨秀清诰朝内军中人等禁酒谕…… 148
国宗提督军务韦石严禁娼妓、鸦片、黄烟告示 …… 149
殿右陆拾肆指挥赖札谕徽郡聚赌流民归真锺正告示…… 151
肆 经济 …… 153
一 土地…… 153
东王杨秀清等奏请准良民照旧交粮纳税本章…… 153
天王减征苏省钱漕诏…… 155
锡金在城赋租总局经董薛告示…… 156
珽天安办理长洲军民事务黄酌定还租以抒佃力而昭平允告示…… 159
二 手工业…… 161
殿前丞相掌理安省油盐事务元臣黄批…… 161
三 交通…… 163
太阳河渡船码头规条碑…… 163
伍 对外政策…… 165
由南京至广州送信纪事…… 165
东王杨秀清等谕英使文翰…… 166
殿左伍检点罗大纲致英国外交人员书…… 170
殿左玖检点周胜坤札美国水师提督布嘉南禀报入境缘由谕…… 171
东王杨秀清答复英人三十一条并质问英人五十条谕…… 172
天王谕西洋番弟诏…… 182
天王谕中西永遵和约章诏…… 186
忠王李秀成致尚海英国公使请偕各国公使来苏州面商书（略）
忠王李秀成致英美法各国公使即撤炮船收回兵勇从速来苏州面商书（略）

忠王李秀成谕尚海松江人民清朝兵勇及外国侵略者檄（略）
殿左军主将黄呈忠等拒绝放弃宁波复英法海军照会（略）

陆　文化…… 189
一　历法…… 189
东王杨秀清等献太平天国癸好三年新历本章…… 189
天王改订天历每四十年一斡旋诏…… 191
天王定天历记录萌芽月令诏…… 193
二　删书与文学改革…… 195
天王删改诗韵诏 …… 195
干王洪仁玕等戒浮文巧言谕 …… 196

第五部分　失败文献

壹　天京事变…… 202
翼王石达开出走告示…… 202
六安州总制掌书陈凤曹上六安州总制陈禀…… 203
主将吉庆元等六十七将领上天王本章…… 205

贰　钻入革命阵营的反革命分子的内应…… 212
何培英禀帖…… 212

叁　钻入革命阵营的地主阶级分子的颠覆活动…… 215
徐少蘧文件…… 215
胡振铎覆徐少蘧书…… 216
宗良致徐少蘧书…… 217
苏福省天军主将汪宏建命抚天豫徐少蘧即将外间谣言申覆谕…… 217

附录　有关徐少蘧阴谋文件 …… 219
两浑致徐少蘧密函…… 219
吴煦致徐少蘧函…… 220

佚名致徐少蘧函…… 221
“煜”上徐少蘧时务要略 …… 223
徐佩璠家书…… 224
徐佩璠再启…… 226
李鸿章致徐少蘧函…… 227

第六部分　革命史文献

太平天日…… 232
幼赞王蒙时雍致叔上国等家书…… 245
幼天王洪天贵福自述…… 257
干王洪仁玕自述…… 260
遵王赖文光自述…… 271

第七部分　附录天地会文献

总理军机大元帅万大洪告示…… 278
汉大明统兵大元帅黄德美告示…… 280
刘丽川上海起义上天王本章…… 282
统领水陆兵马众大元帅陈显良致英美法三国公使照会…… 285

说明：“文化大革命”时期作者为避免被查抄烧毁，将书稿中所选李秀成等的文件 10 篇全部抽出，现为方便读者使用，特将所删文件名称和可参阅补充的文件出处列下：

1. 常熟报恩牌坊碑序（参阅《太平天国文选》所载）

2. 忠王李秀成致征北主将张洛行书（参阅《太平天国文选》所载）

3. 忠王李秀成给宿卫军大佐将陆顺德等谕（文件见《太平天国文书汇编》所载）

4. 忠王李秀成谕尚海百姓檄（参阅《太平天国文选》所载）

5. 忠王李秀成谕侄容椿男容发书（参阅《太平天国文选》所载）

6. 忠王李秀成谕苏郡四乡百姓举官造册告示（参阅《太平天国文选》所载）

7. 忠王李秀成致尚海英国公使请偕各国公使来苏州面商书（参阅作者著《太平天国史》所载）

8. 忠王李秀成致英美法各国公使即撤炮船收回兵勇从速来苏州面商书（参阅《太平天国史》所载）

9. 忠王李秀成谕尚海松江人民清朝兵勇及外国侵略者檄（参阅《太平天国文选》所载）

10. 殿左军主将黄呈忠等拒绝放弃宁波复英法海军照会（参阅《太平天国文选》所载）

序

一

195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编的《太平天国文选》。出版之后，曾经受到初步研究太平天国历史的读者的欢迎，认为对他们能有一些帮助。

我那部文选本来是为提供研究太平天国文学的读者而编的，所以编纂体例是根据文体分类，编排方法是以作者为次序，并在每篇选文后加作者小传、版本、解题等，这些都是为了研究文学的读者的方便。但是，那部文选由于所选典章制度的文献分量过多，使研究文学的读者感到枯燥乏味，在解题上又注重历史的考释，而忽略文学的评价，在注释上只注一些重要的史事，而对那些辞章典故都没有加注，因此，并不能满足文学的读者的要求。至于就作为一部历史文选的要求来论，当然是更有种种缺点的了。

我检查出缺点之后，得到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同意，决定把那部文选停止再版，另行编选两部新的文选来代替它，一部就是这部《太平天国历史文选》，另一部是《太平天国诗文选》。《诗文选》已于1960年3月在中华书局出版，这部《历史文选》现在也由中华书局印行。

二

说到历史文选的编纂方法，我还是在摸索之中。这一部《太平天国历史文选》是我第一次尝试的工作。我采用的编纂方法，是以史事分类为原则。这与以文体分类，或按时间排列的编法都不相同。用这一种编法，在所胪列

的纲目之中，就有可能给读者提供出所选的那一段历史的面貌，或者是一个轮廓。这一点优点，无论是用以文体分类为原则的编纂方法，或以时间先后为原则的编纂方法都做不到的。所以本书就采用以史事分类的编法。

本书所选的太平天国历史文献，分为纲领性文献、宗教政治文献、起义文告、建国文献、失败文献、革命史文献、附录天地会文献七个部分。这是就目前搜集得到的太平天国文献用史事分类的编法提出来的一个纲目。我们知道，太平天国文献遭到清朝反动统治者的毁灭，除所印书籍当时流传到海外，还有大部分保存在外国图书馆里之外，其文书、文物能够保存到今天的，还不到千分之一二。太平天国文献既然有残缺，因此，就难于要求看清楚它的全貌。不过，我们却希望从本书所选的文献中，看得到太平天国革命的一些主要的活动，并为进一步研究作好准备。

本书在每一部分选文之前，都有说明，对所选文献作简短的介绍，使读者先得到概括的印象。然后在每一篇文献之后（个别的地方在两篇或三篇之后），再加跋文，进行考释，给读者钻研时一些帮助。因此，本书是由太平天国文献和编者对所选文献的考释两部分组成的。

三

太平天国这一个震撼中外的光辉的近代农民革命，它猛烈地冲击了封建皇朝的统治机构，动摇了封建社会的基础。在革命的十八年中，它建立了自己的国家，组织了强大的军队，颁行了革命的纲领和政策，发动了广大农民为推翻封建的土地制度，反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而进行英勇不屈的斗争。我们必须肯定太平天国革命反封建、反侵略的伟大业绩，肯定它推进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但也必须指出农民革命的局限性，指出由于当时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阶级政党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才使太平天国革命陷于失败的种种具体事实。本书的纲目，便是在这一个思想指导下进行安排的。

由于我的理论水平很低，在本书的编纂与考释的工作进行当中，是难免于错误的。而且，今天太平天国史上有许多问题正在争论，有的还是新提出的问题，本书在这些地方，只能说是个人的看法，惟望读者多加指正，是所

至幸！

又本书所选文献，有十馀篇是与《太平天国诗文选》重复的。这是由于一篇文献，它既是一篇语文读物，同时它又可以反映太平天国的历史面貌，因此，《太平天国诗文选》要选到它，《太平天国历史文选》也要选到它，事实上是无可避免的。我们编选《太平天国诗文选》主要是为提供文学工作者的应用，而编选《太平天国历史文选》则是为提供历史工作者的应用，对象不同，目的不同，内容考释、注解也有不同。这一点我应该向读者说明。

1960年8月9日罗尔纲谨志于南京

凡　例

一、本书所选文献以论文、典章、规条、诏旨、本章、谕檄、告示、照会、书翰、记、序、自述等为限。凡田凭、商凭、由单、执照、路凭、门牌、合挥以及壁画、彩画、年画、雕刻等文物都不收在内。

二、凡太平天国改字，如太平天国的“国”作“国”，干支“丑”作“好”、“卯”作“荣”，“亥”作“开”等都照写。

三、凡太平天国改字，除了常见的字如太平天国的“国”和干支等字之外，其他各字如“魂”改“动”，避讳字如讳“上”为“尚”等字，都在它的后面用（　）符号注明本字。

四、凡原文误字能够确知的，都在误字之下，用（　）符号注上应作的字。

五、凡原文有遗字，由编者加上的字，都加〔　〕符号以为辨别。

六、本书所选文献，凡遇有不同版本系根据两个原则选择：

（一）凡一种是保存太平天国最初思想的初刻本，另一种是经过修改的重刻本，本书则采用初刻本；

（二）初刻本与重刻本内容没有改变，只是改正误字的，则就目前条件决定。

七、凡本书采用保存太平天国最初思想的初刻本，而这一本现在只有排印本，但另有重刻本可以校正其中个别的误字或改字的，都据重刻本改正。

八、凡目前只有排印本而尚未得到原刻本的，如天父下凡诏书第二部。又目前只有流传印本而得不到手稿的，如遵王赖文光自述。本书只好根据排印本和流传印本著录。这些排印本和流传印本对太平天国的改字都没有照改，因此，本书除了肯定必须改的字如太平天国的“国”应作“国”不作“国”，把它改正之外，其他都只是暂照排印本或流传印本著录。

九、本书考释一律用太平天国纪元，而附公元、清元以资对照。

第一部分

纲领性文献

说　明

太平天国文献，有两份纲领性文件：一份是《太平诏书》，一份是《天朝田亩制度》。

《太平诏书》是太平天国的基本理论，用来做发动革命的思想武器。《天朝田亩制度》是建都天京后颁布的革命纲领。

《太平诏书》开宗明义提出“天下总一家，凡间皆兄弟”的基本思想，要求建立一个“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大同社会，并且宣告“乱极则治，暗极则光，天之道也，于今夜退而日升矣”，鼓舞群众起来革命。这一个斗争的目标，反映了当时农民的愿望，因而激动了处在水深火热中的农民，掀起了金田起义。

1851 年 1 月金田起义，1853 年 3 月建都天京，太平天国总结了农民群众在革命实践中的要求与理想，又进一步把它颁布为政策，这就是《天朝田亩制度》。《天朝田亩制度》在当时是一个进步的农民革命纲领。它的内容是平分土地，具有废除封建土地制度的革命意义。它虽然是一个农业社会主义思想的方案，从本质看，是空想的、落后的，并且具有反动的一面。但是它的颁布，鼓舞了千千万万农民的斗志，在反封建的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革命作用。

从《太平诏书》我们可以看出太平天国的革命理论。从《天朝田亩制度》我们可以看出太平天国这一个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的建国方案。这两篇文件，都是太平天国的纲领性文献。

太平诏书

原道救世歌

道之大原出于天，　　谨将天道觉群贤。
天道祸淫惟福善，　　及早回头著祖鞭。
道统根源惟一正，　　历代同揆无后先。
享天福，　　脱俗缘，
莫将一切俗情牵，　　须将一切妄念捐。
开辟真神惟上帝，　　无分贵贱拜宜虔。
天父上帝人人共，　　天下一家自古传。
盘古以下至三代，　　君民一体敬皇天。
其时狂（王）者崇上帝，　　诸侯士庶亦皆然。
试辟（譬）人间子事父，　　贤否俱循《内则篇》。
天人一气理无二，　　何得君王私自专！
上帝当拜，　　人人所同。
何分西北，　　何分南东。
一丝一缕荷上帝，　　一饮一食赖天公；
分应朝朝而夕拜，　　理应颂德而歌功。
人而舍此而他拜，　　拜尽万般总是空；
非惟无益且有损，　　本心瞒昧罪何穷。
人苟本心还不失，　　自知呼吸赖苍穹；
五行万物天造化，　　岂有别神宰其中！

即谓上帝须辅助，　　断非菩萨赞化工；
如果化工赖菩萨，　　从前未立理难通。
暄以日兮润以雨，　　动以雷兮散以风；
此皆上帝之灵妙，　　天恩能报得光荣。
勿拜邪神，　　须作正人；
不正天所恶，　　能正天所亲。
第一不正淫为首，　　人变为妖天最瞋；
淫人自淫同是怪，　　盍歌《麟趾》咏振振。
歪俗移人谁挺立，　　但须改过急自新。
颜回好学不贰过，　　非礼四勿励精神。
过而能改方无过，　　古人所以诲谆谆。
自古君师无异任，　　只将正道觉斯民。
自古善正无异德，　　只将正道淑其身。
凡有血气心知者，　　何可乱常而败伦。
凡属顶天立地者，　　急宜返璞而归真。
鬼心既革，　　《孝经》当明。
第二不正忤天母，　　大犯天条急自更。
羊有跪乳鸦反哺，　　人不如物忝所生。
历山号泣天为动，　　鸟为耘只象为耕；
尊为天子富四海，　　孝德感天夫岂轻。
父兮生我母鞠我，　　长育劬劳无能名；
恩极昊天难答报，　　如何孝养竭忠诚。
大孝终身慕父母，　　视于无形听无声，
孝亲即是孝天帝，　　培植本根适自荣。
逆亲即是逆天帝，　　戕伐本根适自倾。
《蓼莪》诗可读，　　胞与量宜恢。
第三不正行杀害，　　自戕同类罪之魁。
普天之下皆兄弟，　　灵魂（魂）同是自天来。
上帝视之皆赤子，　　人自相残甚恻哀。
是以先代不嗜杀，　　德合天心天眼开。

宠绥四方惟克相，　　故能一统受天培。
夏禹泣罪文献洛，　　天应人归无可猜。
嗜杀人民为草寇，　　到底岂能免祸灾。
白起项羽终自刎，　　黄巢李闯安在哉！
自古杀人杀自己，　　谁云天眼不恢恢？
自古救人救自己，　　灵魂（魂）超拔在天台。
自古利人利自己，　　福自己求易为推；
自古害人害自己，　　孽自己作难挽回。
无言不雠德有报，　　终身可行恕字该。
忠厚可师，　　廉耻须知。
第四不正为盗贼，　　不义不仁非所宜，
聚党横行天不佑，　　罪恶贯盈祸自随。
君子临财无苟得，　　杨震昏夜尚难欺；
管宁割席因歆顾，　　山谷孤踪志不移；
夷齐让国甘饿死，　　首阳山下姓名垂。
古来善正修天爵，　　富贵浮云未足奇。
杀一不辜行不义，　　即得天下亦不为。
人能翼翼畏上帝，　　乐夫天命复奚疑。
岂忍杀越人于货，　　竟非其有而取之。
营谋珍道义，　　学习慎规模。
第五不正为巫觋，　　邪术惑众犯天诛。
死生灾病皆天定，　　何故诬民妄造符。
作福许妖兼送鬼，　　修斋建醮尚虚无。
自古死生难自保，　　岂能代祷保无辜。
自古师巫邪术辈，　　累世贫穷天不扶。
鬼人送鬼终惹鬼，　　地狱门开待逆徒。
欲肥己囊增己孽，　　何不回头早自图。
术艺固须正，　　品概更宜方。
第六不正为赌博，　　暗刀杀人心不良。
戒，戒，戒！　　理不当。

求之有道得有命，　　勿以诈骗坏心肠。
命果有兮何待赌，　　命无即赌愿难偿。
总之贫富天排定，　　从吾所好自徜徉。
孔颜疏水箪瓢乐，　　知命安贫意气扬。
人生在世三更梦，　　何思何虑复何望。
小富由勤大富命，　　自古为人当自强。
嗟尔有众，　　勿谓无妨。
无所不为因赌起，　　英雄何苦蹈迷乡；
不义之财鸩止渴，　　士农工商耐久长；
千个赌钱千个贱，　　请尔易虑细思量。
他若自驱陷阱者，　　镟食洋烟最颠狂；
如今多少英雄汉，　　多被烟铳自打伤。
即如好酒亦非正，　　成家宜戒败家汤；
请观桀纣君天下，　　铁统江山为酒亡。
更有堪舆相命辈，　　欺瞒上帝罪无疆；
富贵在天生死命，　　何为惑世顾肥囊。
其馀不正难枚举，　　在人鉴别于微茫。
细行不矜终累德，　　坚冰未至慎履霜。
禹稷勤劳忧饥溺，　　当身而显及后狂（王）。
周文孔丘身能正，　　陟降灵动（魂）在帝旁。
真言语，　　不铺张，
予魂曾获昇天堂，　　所言确处无荒唐，
婆心固结不能忘，　　言之不足故言长。
积善之家有馀庆，　　积恶之家必馀殃，
顺天者存逆天亡，　　尊崇上帝得荣光。

百正歌

《百正歌》，歌百正。真正食天禄，真正畏天命，真正作公作侯，真正作善作正。真正鬼服人钦，真正民安国定，真正邪魔远避，真正天心顺

应。尧舜化日光天，由为君能正；禹稷身显后狂（王），由为臣能正。周家《麟趾》兴歌，由为父能正；虞廷瞽瞍底豫，由为子能正。周文归心八百，乃以正事不正；孔丘服教三千，乃以正化不正。汤武天应人顺，乃以正伐不正；楚汉项灭刘兴，乃以正胜不正。桀纣亡其家国，乃夫妇不正；庄灵弒于崔夏，乃君臣不正。齐襄生前见杀，乃淫妹不正；楚平死后被鞭，乃纳媳不正。隋杨氏不再传，乃父子不正；唐李氏多内乱，乃男女不正。唐宪宗乱天下，由纵妻不正；狄仁杰人所仰，由拒色能正；武三思人所戮，由贪色不正。《百正歌》，歌百正。正乃人禽攸分，正乃古今所敬，正乃天爵尊崇，正乃人生本性。能正可享天堂福，不正终归地狱境。正可立地顶天，正可靖奸摄佞；正可行蛮貊，正可锄强梗。身不正，民从所好；身能正，民从所令。身不正，亲戚所畔；身能正，天下所信。身不正，祸因恶积；身能正，福缘善庆。贵不正，终为人倾轧；富不正，终为人兼并。男不正，人类终非；女不正，妖孽究竟。一家不正多乖逆，一国不正多争竞。从来正可制邪，自古邪难胜正。一正福禄日加增，一正祸灾自消尽。

原道醒世训

从来福大则量大，量大则为大人；福小则量小，量小则为小人。是以泰山不辞土壤，故能成其高；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成其德。凡此皆量为之也。

无如时至今日，亦难言矣，世道乖漓，人心浇薄，所爱所憎，一出于私。故以此国而憎彼国，以彼国而憎此国者有之；甚至同国以此省此府此县而憎彼省彼府彼县，以彼省彼府彼县而憎此省此府此县者有之；更甚至同省府县以此乡此里此姓而憎彼乡彼里彼姓，以彼乡彼里彼姓而憎此乡此里此姓者有之。世道人心至此，安得不相陵相夺相斗相杀而沦胥以亡乎！无他，其见小，故其量小也。其以此国而憎彼国，以彼国而憎此国者，其见在国，国以外则不知，故同国则爱之，异国则憎之。其以此省此府此县而憎彼省彼府彼县，以彼省彼府彼县而憎此省此府此县者，其见在省府县，省府县以外则不知，故同省同府同县则爱之，异省异府

异县则憎之。其以此乡此里此姓则憎彼乡彼里彼姓，以彼乡彼里彼姓而憎此乡此里此姓者，其见在乡里姓，乡里姓以外则不知，故同乡同里同姓则爱之，异乡异里异姓则憎之。天下爱憎如此，何其见未大而量之不广也。

遐想唐、虞、三代之世，天下有无相恤，患难相救，门不闭户，道不拾遗，男女别涂，举选尚（上）德。尧、舜病博施，何分此土彼土；禹、稷忧溺饥，何分此民彼民；汤、武伐暴除残，何分此国彼国，孔、孟殆车烦马，何分此邦彼邦。盖实见夫天下凡间，分言之，则有万国，统言之，则实一家。皇上帝天下凡间大共之父也，近而中国是皇上帝主宰化理，远而番国亦然；远而番国是皇上帝生养保佑，近而中国亦然。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可起尔吞我并之念。是故孔丘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奸邪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而今尚可望哉！然而乱极则治，暗极则光，天之道也。于今夜退而日升矣。惟愿天下凡间我们兄弟姊妹跳出邪魔之鬼门，循行上帝之真道，时凛天威，力遵天诫，相与淑身淑世，相与正己正人，相与作中流之底柱，相与挽已倒之狂澜。行见天下一家，共享太平，几何乖离浇薄之世，其不一旦变而为公平正直之世也！几何陵夺斗杀之世，其不一旦变而为强不犯弱，众不暴寡，智不诈愚，勇不苦怯之世也！在《易》同人于野则亨，量大之谓也；同人于宗则吝，量小之谓也。况量大则福大，而人亦与之俱大；量小则福小，而人亦与之俱小。凡有血气者安可伤天地之和，而遗井底蛙之诮哉！诗云：

上帝原来是老亲，水源木本急寻真；
量宽异国皆同国，心好天人亦世人。
兽畜相残还不义，乡邻互杀断非仁；
天生天养和为贵，各自相安享太平。

原道觉世训

天下总一家，凡间皆兄弟。何也？自人肉身论，各有父母姓氏，似有此疆彼界之分，而万姓同出一姓，一姓同出一祖，其原亦未始不同。若自人灵魂（魂）论，其各灵魂（魂）从何以生？从何以出？皆禀皇上帝一元之气以生以出，所谓一本散为万殊，万殊总归一本。孔伋曰："天命之谓性。"《诗》曰："天生蒸民。"《书》曰："天降下民。"昭昭简编，洵不爽也。此圣人所以天下一家，时厪民吾同胞之怀，而不忍一日忘天下。而近代则有阎罗妖注生死邪说，阎罗妖乃是老蛇，妖鬼也，最作怪多变，迷惑缠捉凡间人灵魂（魂）。天下凡间我们兄弟姊妹所当共击灭之，惟恐不速者也。而世人偏伸颈于他，何其自失天堂之乐，而自求地狱之苦哉！

论道有真谛，大凡可通于今不可通于古，可通于近不可通于远者，伪道也，邪道也，小道也。据怪人妄说阎罗妖注生死，且问中国经史论及此乎？曰：无有。番国《圣经》载及此乎？曰：无有。无有，则何以起？怪人佛老之徒出，自陷迷途，贪图射利，诳人以不可知之事，以售己诈，诱人作福建醮，以肥己囊，兼之魔鬼人心，遂造出无数怪诞邪说，迷惑害累世人。如秦政时怪人诳言东海有三神山，秦政遂遣入海求之，此后代神仙邪说所由起也。究其始不过一秦政受其惑，所谓差之毫厘，而后代则叠效尤于后，至于固结不可解，所谓失之千里者也。又如汉武时，怪人诳言祠灶丹砂可化黄金，汉武遂信而祠之，于是燕、齐怪诞怪人多来言神仙怪事矣。又如近代有怪人诳言东海龙妖发雨，东海龙妖即是阎罗妖变身。雨从天降，众目所视者也。孟轲云："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浡然兴之矣。"《周诗》云："天上同云，雨雪雰雰，益之以霢霂，既优既渥，既沾既足，生我百穀。"又考番国《旧遗诏书》，当挪亚时，皇上帝因世人背逆罪大，连降四十日四十夜大雨，洪水横流，沉没世人。此皆凿凿可据，且众目所视，实降于天者也。而世人亦多信怪诞不经之怪说。即一雨论，而世人既多良心死尽，大瞒天恩矣，又遑论其他哉！又如近代有怪和尚诳言阎罗妖怪事，且有《玉历记》怪书，讹传于世，而世之读死书者亦多惑其说。独不思注生死一事，岂是等闲。既不是等闲，宜为中国番国各前圣所论及，且笔于书以传后世，而

于今历考中国番国各前圣所论及，且笔于书以传后世者，只说天生天降，皇上帝生养保佑人，未尝说及阎罗妖也；只说死生有命，亦是命于皇上帝已耳，毫无关于阎罗妖也；只说皇上帝审判世人，阴骘下民，临下有赫，又毫无关于阎罗妖也。而世人之读死书者，不信古今远近通行各经典，而信怪人无端突起之怪书，不亦惑哉！此无他，好生恶死，慕福惧祸，恒情也。以恒情而中人心，则其人之也必易，是以邪说一倡，而天下多靡然信之从之。信从久，则见闻熟，见闻熟，则胶固深，胶固深，则难寻其罅漏，难寻其罅漏，则难出其范围，皇上帝纵历生聪明圣智于其间，亦莫不随风而靡矣。此近代所以多惘然不识皇上帝，悍然不畏皇上帝，尽中蛇魔阎罗妖诡计，陷入地狱沉沦而不自知者也。

噫！后之人虽欲谙天地人之道，其孰从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讯其末，惟怪之欲闻。予想夫天下凡间人民虽众，总为皇上帝所化所生，生于皇上帝，长亦皇上帝，一衣一食并赖皇上帝。皇上帝天下凡间大共之父也，死生祸福由其主宰，服食器用皆其造成。仰观夫天，一切日月星辰雷雨风云莫非皇上帝之灵妙；俯察夫地，一切山原川泽飞潜动植莫非皇上帝之功能。昭然可见，灼然易知，如是乃谓真神，如是乃为天下凡间所当朝朝夕拜。

有执拗者说曰："皇上帝当拜矣，必然有帮皇上帝保佑人者。譬如君王主治国中，岂无官府辅治也？"不知君王之官府，是其亲手设立调用，故能辅君王以治事也。至若凡人所立一切木石坭团纸画各偶像，且问尔是皇上帝旨意设立否乎？非也。类皆凡人被魔鬼迷懵灵心，据愚意愚见人手造出各等奇奇怪怪也。况皇上帝当初六日造成天地山海人物，已设有其神使千千万万在天上，任其差遣，何用得凡人所造各等奇奇怪怪者乎！且叛逆皇上帝实甚。考《旧遗诏书》，皇上帝当初下降西奈山，亲手缮写《十款天条》在石碑上，付畀摩西。皇上帝亲口吩咐摩西曰："我乃上主皇上帝，尔凡人切不好设立天上地下各偶像来跪拜也。"今尔凡人设立各偶像来跪拜，正是违逆皇上帝旨意。尔凡人反说各偶像是帮皇上帝保佑人，何其被魔鬼迷懵灵心，懵懂之极乎！尔不想皇上帝当初六日造成天地山海人物，尚不要人帮助，岂今日保佑人又要谁帮助？且问尔设使皇上帝当初造天不造地，尔足犹有所企立，且犹有田亩开垦否乎？曰：无也。且又问尔，今荷皇上帝之恩，既造有天地矣，设使皇上帝不造成地上桑麻禾麦菽豆及草木水火金铁等物，又不造

成水中鱼虾，空中飞鸟，山中野兽，家中畜牲等物，尔身犹有所穿，口犹有所食，饔飧犹有所炊爨，器械犹有所运用否乎？曰：无也。且又问尔，今荷皇上帝之恩万物备足矣，设使皇上帝一年不出日照耀尔凡人，一年不降雨滋润尔凡人，一年不发雷替尔凡人收妖，一年不吹风散尔凡人郁气，尔凡人犹有收成平安否乎？曰：无也。且又问尔，今荷皇上帝之恩，既有收成平安矣，设使皇上帝一旦怒尔，断绝尔灵气生命，尔口犹能讲，目犹能视，耳犹能听，手犹能持，足犹能行，心犹能谋画否乎？曰：断断不能也。且又问尔，天下凡间欲一时一刻不沾皇上帝恩典得乎？曰：断断不得也。由是观之，天下凡间欲一时一刻不沾皇上帝恩典亦不得，此便是皇上帝明明白白保佑人矣。既是皇上帝明明白白保佑人，尔凡人却另立各偶像，另求保佑，有得食有得穿曰："我菩萨灵。"明明皇上帝恩典，却误认为邪魔恩典。其邪魔敢冒天恩者，该诛该灭无论矣，尔凡人良心死尽，大瞒天恩，究与妖魔同犯反天之罪，何其愚哉！嗟呼，明明有至尊至贵之真神，天下凡间大共之天父，所当朝朝夕拜而不拜，而拜专迷惑缠捉人灵动（魂）之妖鬼，愚矣。明明有至灵至显之真神，天下凡间大共之天父，求则得之，寻则遇著，扣门则开，所当朝朝夕拜而不拜，而拜无知无识之木石坭团纸画各偶像，有口不能言，有鼻不能闻，有耳不能听，有手不能持，有足不能行之蠢物，抑又愚矣。

虽然，流之浊由源之不清，后之差由前之不谨，天下凡间无人一时一刻不沾皇上帝恩典，何至于今竟罕有知谢皇上帝恩典者，其祸本何自始哉？历考中国史册，自盘古至三代，君民一体皆敬拜皇上帝也。坏自少昊时，九黎初信妖魔，祸延三苗效尤，三代时颇杂有邪神及有用人为尸之错，然其时君民一体皆敬拜皇上帝仍如故也。至秦政出，遂开神仙怪事之厉阶，祀虞舜，祭大禹，遣入海求神仙，狂悖莫甚焉。皇上帝独一无他也，汉文以为有五，其亦暴悖之甚矣。汉武临老虽有悔悟之言曰："始吾以为有神仙，今乃知皆虚妄也。"然其始祠灶，祠泰乙，遣方士求神仙，其亦秦政之流亚也。他若汉宣祠后土，遣求金马碧鸡，汉明崇沙门，遣求天竺佛法，汉桓祠老聃，梁武三舍身，唐宪迎佛骨；至宋徽出，又改称皇上帝为昊天金阙玉皇大帝。夫称昊天金阙犹可说也，乃称玉皇大帝，则诚亵渎皇上帝之甚者也。皇上帝天下凡间大共之父也，其尊号岂人所得更改哉！宜乎宋徽身被金虏，同其子宋钦俱死漠北焉。总而论之，九黎、秦政作罪魁于前，历汉文、武、宣、明、

桓、梁武、唐宪接迹效尤于后，至宋徽又更改皇上帝尊号。自宋徽至今，已历六七百年，则天下多惘然不识皇上帝，悍然不畏皇上帝，又何怪焉。

呜呼！天地之中人为贵，万物之中人为灵。人何贵，人何灵，皇上帝子女也。贵乎不贵，灵乎不灵，木石坭团纸画各偶像物也，人贵于物，灵于物者也，何不自贵而贵于物乎？何不自灵而灵于物乎？近千百年间能不惑神仙怪事者非无其人，究之知其一，莫知其他，明于此转暗于彼，卒无有高出眼孔彻始彻终而洞悉乎魑魅魍魉之诡秘也。北朝周武废佛道，毁淫祠，唐狄仁杰奏焚淫祠一千七百馀所，韩愈谏迎佛骨，宋胡迪焚毁无数淫祠，明海瑞谏建醮，之数人者不可谓无特识矣。第其所毁所焚所谏仅曰淫祠、曰佛、曰建醮，则其所不毁不焚不谏者仍在，不知彼所毁所焚所谏者固当毁当焚当谏，即彼所不毁不焚不谏者又何独非当毁当焚当谏乎？何也？皇上帝之外无神也，世间所立一切木石坭团纸画各偶像皆后起也，人为也，被魔鬼迷懵灵心，颠颠倒倒，自惹蛇魔阎罗妖缠捉者也。

故今沥胆披肝实情谕尔等，尔凡人何能识得神乎？皇上帝乃是真神也。尔凡人跪拜各偶像正是惹鬼。何也？尔凡人所立各偶像其或有道德者既昇天堂久矣，何曾在人间受享，其一切无名肿毒者类皆四方头红眼睛蛇魔阎罗妖之妖徒鬼卒，自秦、汉至今一二千年，几多凡人灵动（魂）被这阎罗妖缠捉磨害。俗语云："豆腐是水，阎罗是鬼。"尔等还不醒哉！及今不醒，恐怕迟矣。

实情谕尔等，尔凡人何能识得帝乎？皇上帝乃是帝也，虽世间之主称王足矣，岂容一毫僭越于其间哉！救世主耶稣，皇上帝太子也，亦只称主已耳，天上地下人间有谁大过耶稣者乎？耶稣尚不得称帝，他是何人，敢靦然称帝者乎！只见其妄自尊大，自干永远地狱之灾也。

噫，吁！敬拜皇上帝则为皇上帝子女，生前皇上帝看顾，死后动（魂）昇天堂，永远在天上享福，何等快活威风！溺信各邪神则变成妖徒鬼卒，生前惹鬼缠，死后被鬼捉，永远在地狱受苦，何等羞辱愁烦！孰得？孰失？请自思之。天下凡间我们弟兄姊妹可不醒哉！若终不醒，则真生贱矣，真鬼迷矣，真有福不知享矣！明明千年万万载在天上永远快活威风，如此大福都不愿享，情愿大犯天条，与魔鬼同犯反天之罪，致惹皇上帝义怒罚落十八重地狱受永苦，深可悯哉！良足慨已。

跋

上面这一卷《太平诏书》，共收金田起义前，清道光二十五年至二十六年（公元 1845 ～ 1846 年）洪秀全著的《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三篇[①]。

《太平诏书》有两种版本：一种是初刻本，即洪秀全原稿本，其中多引中国古经传，带有比较浓厚的儒家思想。另一种是重刻本，已将所引儒家经传删削净尽。关于太平天国旨准颁行各书版本问题，请参看拙著《太平天国现存经籍考》（收在三联书店出版的拙著《太平天国史料考释集》一书内）。本书为保存洪秀全原来思想起见，故据北京图书馆从德国普鲁士国家图书馆藏初刻本所摄照片著录。

这三篇文件，是拜上帝会的基本道理。洪秀全利用它们来做发动革命的思想武器。

《原道救世歌》劝人要做正人，切戒“淫”、“忤父母”、“行杀害”、“为盗贼”、“为巫觋”、“赌博”，以至“食洋烟”（吸鸦片）“好酒”“堪舆相命”等不正行为。这些戒条里灌输政治上的平等思想，如说：“天父上帝人人共……何得君王私自专？上帝当拜，人人所同。”“普天之下皆兄弟……上帝视之皆赤子。”过去天子的称号和祭天的特权，一向归皇帝独占，人民是皇帝的奴隶臣妾，“僭”号“侵”权便是大逆不道。《救世歌》说人人都有权拜自己的天父，便破坏了封建制度的等级精神。这一种宗教思想，无异是人类平等的宣言。

《原道醒世训》又灌输经济上的平等思想。它根据“皇上帝天下凡间大共之父”这个原则，说：“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可起尔吞我并之念。”显然，那些满洲贵族、官吏、地主、高利贷者剥削吞并，都是反“上帝之真道”的妖魔，必须杀逐，才能“天下一家，共享太平”，变“陵夺斗杀之世”为“公平正直

① 洪秀全著作年代据《太平天日》及洪仁玕述韩山文（Theodre Hamberg）著《洪秀全的异梦及广西乱事的始原》。

之世”。它引述孔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一段话，想实现“有无相恤，患难相救，门不闭户，道不拾遗，男女别涂，举选上德”的太平世界的理想。

废除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压迫与剥削，是在封建统治之下困苦不堪的农民的迫切要求，也是中国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条件。《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这两篇论著，如果透过它的宗教外衣，就可以看出它的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萌芽，因此它确掌握了穷苦人民的心理，能够初步发动人民反抗的热情。

《原道觉世训》是洪秀全根据民族平等思想而写的反满、反封建的著作，是一篇指出战斗目标的论文。它把农民与封建统治者的对立幻化而为宗教上的神妖对立。在那时候，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制造出许多菩萨、神仙、孔子以及无数牛鬼蛇神为它服务。因此，洪秀全就把“正”的方面归结成为一个“皇上帝”，“邪”的方面归结成为一个“阎罗妖”，斗争营垒划得很清楚。《原道觉世训》特别反复说明：“阎罗妖乃是老蛇，妖鬼也，最作怪多变，迷惑缠捉凡间人灵魂（魂）。天下凡间我们兄弟姊妹所当共击灭之，惟恐不速者也。”所谓阎罗妖，实际就是人间的清朝皇帝，所谓“阎罗妖之妖徒鬼卒”的各种偶像，就是人间的官吏、地主等一切民贼。统治者口口声声责备人民“食毛践土，具有天良”，应该感戴“皇恩”；《原道觉世训》却说皇上帝造天地万物，保佑人有衣有食，人明明沾皇上帝的恩典，那些妖魔敢冒天恩，该诛该灭，那些感戴邪魔恩典的人是：“良心死尽，大瞒天恩，究与妖魔同犯反天之罪。”它把皇上帝与阎罗妖对立，劝告人民脱离妖魔的迷惑独拜真神皇上帝，又把皇上帝与人间皇帝对立，认为“他是何人，敢靦然称帝者乎？只见其妄自尊大，自干永远地狱之灾也”！在迷信神权王权的社会里，给人民一种勇气，使他们敢于反对偶像、阎罗及皇帝，而起着革命的作用。

《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三篇拜上帝会的基本道理，要求在上帝统率下，人与人平等，男与女平等，贫与富平等，反对私，反对妖，反对不正，反对压迫，充满着对封建社会战斗的勇气。这一些革命道理，成为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有力武器。

由于这三篇文件，是太平天国的革命基本理论，是纲领性的文件，所以我们还应该作一些必要的分析。

第一，太平天国的革命理论，是披着宗教的外衣，来宣传反封建的革命斗争的。太平天国所利用的是原始基督教。它首先利用原始基督教在上帝之前一律平等的教义，与当时中国农民的人人平等、土地平分等反封建的朴素的思想结合起来，制造了一个“革命的上帝”。它认为天下不论任何人都是上帝的子女，提出“天下总一家，凡间皆兄弟”的理论。《原道觉世训》说：

> 天下总一家，凡间皆兄弟。何也？自人肉身论，各有父母姓氏，似有此疆彼界之分，而万姓同出一姓，一姓同出一祖，其原亦未始不同。若自人灵魂（魂）论，其各灵魂（魂）从何以生？从何以出？皆禀皇上帝一元之气以生以出，所谓一本散为万殊，万殊总归一本。

这一种宗教思想，实在就是人类平等的宣言。在同一文件中，接着就去追寻“近代所以多惘”的原因。它把农民与地主的对立幻化为宗教的神妖对立，并且附会了一套三代至秦、复由秦至今的真伪历史的演变，以为理论根据，作出了一条只有上帝才是独一真神，其他一切为人所崇拜的对象——从孔子到阎罗王都是妖魔，于是把农民自己反抗封建统治的力量集中表现为“皇上帝”，把以清朝皇帝为首的封建势力看作为“阎罗妖”，用“皇上帝”对抗“阎罗妖”的宗教的斗争形式，号召农民向封建统治阶级进行政治斗争。最后，又进一步利用原始基督教的信仰，与中国农民所渴望的天下太平的要求结合起来，提出了要建立一个没有剥削与压迫的“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地上天国。欧洲初期资产阶级革命，像十六世纪德国的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十六世纪的尼德兰革命和十七世纪的英国革命，都是在宗教的旗帜下进行的，当时革命的思想家搬出原始基督教，对基督教教义给以自己的解释，这些解释是与封建御用教会解释相反的。太平天国利用原始基督教进行革命，性质也是一样。它在宗教外衣里面，贯串着反封建、反侵略的革命思想，所以在资产阶级的基督教会看来是异端思想，在清朝统治者看来是名教叛逆。太平天国革命思想这一性质，马克思论到太平天国革命时有“目前的运动一开始就带有宗教色彩”[①]的话，就是指这一点说的。

---

① 《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一三七页。

第二，太平天国的革命理论，是中西合璧，耶、儒杂糅的。它把基督教的“上帝”和中国的“天”这两个概念等同起来，从天道方面来说明“道之大原出于天”，“天父上帝人人共”的道理。在西洋的宗教思想中，渗入了中国哲学的思想，这就是中西合璧。它把原始基督教教义中某些平等思想和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结合起来，要求建立一个“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世界。它抬出来做旗帜的是原始基督教的上帝，而用来作为阐论的内容的却是儒家思想，不仅是在《原道醒世训》中引证《礼记》和《易经》，在《原道觉世训》中引证《诗经》、《书经》、《孟子》，而《原道救世歌》一篇，特别是末后的《百正歌》几乎可以说是以儒家理论作为中心思想。以原始基督教的上帝作旗帜，结合到儒家大同思想，这就是耶、儒杂糅。到建都天京后，才把这三篇文献里面引证儒家理论的地方都删去了的。但是，所引儒家理论的词句虽然是删去了，而在整个思想实质上所渗杂入了的儒家思想却不曾有所改变。太平天国这一种中西合璧，耶、儒杂糅的革命理论，它反映了这一个出身于中农的家庭，曾熟读儒家诗书，身受封建剥削与鸦片战争的刺激而“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①]的洪秀全的革命思想特点，它也反映了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在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开始走上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时候所产生的农民革命的思想特点。

第三，太平天国的革命理论，是一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我们在说明中曾经指出《天朝田亩制度》是太平天国理想的制度化，《天朝田亩制度》既然是一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那么，作为太平天国理想的革命理论当然是一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这一种思想，表现于向原始公社式的社会的向往。《原道醒世训》一篇引证《礼记 · 礼运篇》作为对理想社会的展望，便是最具体的说明。也就由于这一种思想作为主导思想，所以才创订了《天朝田亩制度》那样的一个带着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色彩的农民革命纲领出来。因此，太平天国的革命理论是必然具有局限性的。它不仅局限住它不能对社会的发展向前高瞻远瞩，而且只局限于一视同仁的大同理想，而不可能提到阶级斗争的高度上来。《原道醒世训》一篇虽然已经提出了要创立“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革命目标，还根据朴素的辩证法的观点指出

---

①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一四七四页。

“乱极则治，暗极则光”，肯定革命必然成功，反革命必然死亡。但是，贯串在全篇的精神却还是这一种一视同仁的大同理想。甚至有些地方完全模糊了阶级斗争的观念，如《原道救世歌》为着提倡“胞与量宜恢”，就是一视同仁的大同理想，竟唱出了“嗜杀人民为草寇，到底岂能免祸灾。白起、项羽终自刎，黄巢、李闯安在哉”的歌词，把农民革命的领袖黄巢、李自成说成是“嗜杀人民的草寇”，与封建贵族的白起、项羽等同起来。由此可见，太平天国的革命理论是有着它的种种局限性的。

从上所述，我们可以初步概略地看出了《太平诏书》作为太平天国这一个农民革命的纲领性文献的实质所在。这对了解太平天国革命性质的问题也是会有帮助的。

天朝田亩制度

凡一军：典分田二，典刑法二，典钱穀二，典入二，典出二，俱一正一副，即以师帅、旅帅兼摄。当其任者掌其事，不当其事者亦赞其事。凡一军一切生死黜陟等事，军帅详监军，监军详钦命总制，钦命总制次详将军、侍卫、指挥、检点、丞相，丞相禀军师，军师奏天王，天王降旨，军师遵行。功勋等臣世食天禄，其后来归从者，每年每家设一人为伍卒，有警则首领统之为兵杀敌捕贼，无事则首领督之为农耕田奉尚（上）。

凡田分九等：其田一亩，早晚二季可出一千二百斤者为尚尚（上上）田，可出一千一百斤者为尚（上）中田，可出一千斤者为尚（上）下田，可出九百斤者为中尚（上）田，可出八百斤者为中中田，可出七百斤者为中下田，可出六百斤者为下尚（上）田，可出五百斤者为下中田，可出四百斤者为下下田。尚尚（上上）田一亩当尚（上）中田一亩一分，当尚（上）下田一亩二分，当中尚（上）田一亩三分五厘，当中中田一亩五分，当中下田一亩七分五厘，当下尚（上）田二亩，当下中田二亩四分，当下下田三亩。

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算其家人口多寡，人多则分多，人寡则分寡，杂以九等。如一家六人分三人好田，分三人丑田，好丑各一半。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此处不足，则迁彼处，彼处不足，则迁此处。凡天下田，丰荒相通，此处荒则移彼丰处，以赈此荒处，彼处荒则移此丰处，以赈彼荒处。务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煖也。凡男妇，每一人自十六岁以尚（上）受田，多逾十五岁以下一半。如十六岁以尚（上）分尚尚（上上）田一亩，则十五岁以下减其半分尚尚（上上）田五分；又如十六岁以尚（上）

分下下田三亩，则十五岁以下减其半分下下田一亩五分。

凡天下，树墙下以桑。凡妇蚕绩缝衣裳。凡天下，每家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凡当收成时，两司马督伍长，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穀外，馀则归国库，凡麦、豆、苎麻、布帛、鸡、犬各物及银钱亦然。盖天下皆是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大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则主有所运用，天下大家处处平均，人人饱煖矣。此乃天父上主皇上帝特命太平真主救世旨意也。但两司马存其钱穀数于簿，上其数于典钱穀及典出入。

凡二十五家中，设国库一，礼拜堂一，两司马居之。凡二十五家中所有婚娶弥月喜事，俱用国库；但有限式，不得多用一钱。如一家有婚娶弥月事给钱一千，穀一百斤，通天下皆一式，总要用之有节，以备兵荒。凡天下婚姻不论财。凡二十五家中陶冶木石等匠俱用伍长及伍卒为之，农隙治事。凡两司马办其二十五家婚娶吉喜等事总是祭告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切旧时歪例尽除。其二十五家中童子俱日至礼拜堂，两司马教读《旧遗诏圣书》、《新遗诏圣书》及《真命诏旨书》焉。凡礼拜日，伍长各率男妇至礼拜堂，分别男行女行，讲听道理，颂讚祭奠天父上主皇上帝焉。

凡二十五家中力农者有赏，惰农者有罚。或各家有争讼，两造赴两司马，两司马听其曲直。不息，则两司马挈两造赴卒长，卒长听其曲直。不息，则卒长尚（上）其事于旅帅、师帅、典执法及军帅。军帅会同典执法判断之。既成狱辞，军帅又必尚（上）其事于监军，监军次详总制、将军、侍卫、指挥、检点及丞相，丞相禀军师，军师奏天王。天王降旨，命军师、丞相、检点及典执法等详核其事。无出入，然后军师、丞相、检点及典执法等，直启天王主断。天王乃降旨主断，或生、或死、或予、或夺，军师遵旨处决。

凡天下官民，总遵守十款天条，及遵命令尽忠报国者则为忠，由卑陞至高，世其官。官或违犯十款天条及逆命令受贿弄弊者则为奸，由高贬至卑，黜为农。民能遵条命及力农者则为贤为良，或举或赏。民或违条命及惰农者则为恶为顽，或诛或罚。

凡天下每岁一举，以补诸官之缺。举得其人，保举者受赏；举非其人，保举者受罚。其伍卒民，有能遵守条命及力农者，两司马则列其行迹，注其姓名，并自己保举姓名于卒长。卒长细核其人于本百家中，果实，则详

其人，并保举姓名于旅帅。旅帅细核其人于本五百家中，果实，则尚（上）其人，并保举姓名于师帅。师帅实核其人于本二千五百家中，果实，则尚（上）其人，并保举姓名于军帅。军帅总核其人于本军中，果实，则尚（上）其人，并保举姓名于监军。监军详总制，总制次详将军、侍卫、指挥、检点、丞相，丞相禀军师，军师启天王。天王降旨调选天下各军所举为某旗，或师帅，或旅帅，或卒长、两司马、伍长。凡滥保举人者，黜为农。

凡天下诸官三岁一陞贬，以示天朝之公。凡滥保举人及滥奏贬人者，黜为农。当陞贬年，各首领各保陞奏贬其统属。卒长细核其所统两司马及伍长，某人果有贤迹则列其贤迹，某人果有恶迹则列其恶迹，注其人，并自己保陞奏贬姓名于军帅；至若其人无可保陞并无可奏贬者，则姑置其人不保不奏也。旅帅细核其所统属卒长及各两司马、伍长，某人果有贤迹则列其贤迹，某人果有恶迹则列其恶迹，详其人，并自己保陞奏贬姓名于师帅。师帅细核其所统属旅帅以下官，某人果有贤迹则列其贤迹，某人果有恶迹则列其恶迹，注其人，并自己保陞奏贬姓名于军帅。军帅将师帅以下官所保奏陞贬姓名，并自己所保陞奏贬某官姓名详于监军。监军并细核其所统军帅，某人果有贤迹则列其贤迹，某人果有恶迹则列其恶迹，详其人，并自己保陞奏贬姓名详钦命总制。钦命总制并细核其所统监军，某人果有贤迹则列其贤迹，某人果有恶迹则列其恶迹，注其人，并自己保陞奏贬姓名一同举于将军、侍卫、指挥、检点及丞相。丞相禀军师。军师将各钦命总制及各监军及各军帅以下官所保陞奏贬各姓名直启天王主断。天王乃降旨主断，超陞各钦命总制所保陞各监军，其或陞为钦命总制，或陞为侍卫；谴谪各钦命总制所奏贬各监军，或贬为军帅，或贬为师帅。超陞各监军所保陞各军帅，或陞为监军，或陞为侍卫；谴谪各监军所奏贬各军帅，或贬为师帅，或贬为旅帅、卒长。超陞各军帅所保陞各官，或陞尚（上）一等，或陞尚（上）二等，或陞军帅；谴谪各军帅所奏贬各官，或贬下一等，或贬下二等，或贬为农。天王降旨，军师宣丞相，丞相宣检点、指挥、将军、侍卫、总制，总制次宣监军，监军宣各官一体遵行。监军以下官，俱是在尚（上）保陞奏贬在下。惟钦命总制一官，天王准其所统各监军保陞奏贬钦命总制。天朝内丞相、检点、指挥、将军、侍卫诸官，天王亦准其尚（上）下互相保陞奏贬，以剔尚（上）下相蒙之弊。至内外诸官，若有大功大勋及大奸不法等事，天王准

其尚（上）下不时保陞奏贬，不必拘陞贬之年。但凡在尚（上）保陞奏贬在下，诬，则黜为农。至凡在下保陞奏贬在尚（上），诬，则加罪。凡保陞奏贬所列贤迹恶迹，总要有凭据方为实也。

凡设军，每一万三千一百五十六家先设一军帅。次设军帅所统五师帅。次设师帅所统五旅帅，共二十五旅帅。次设二十五旅帅各所统五卒长，共一百二十五卒长。次设一百二十五卒长各所统四两司马，共五百两司马。次设五百两司马各所统五伍长，共二千五百伍长。次设二千五百伍长各所统四伍卒，共一万伍卒。通一军人数共一万三千一百五十六人。凡设军以后，人家添多，添多五家，另设一伍长。添多二十六家，另设一两司马。添多一百零五家，另设一卒长。添多五百二十六家，另设一旅帅。添多二千六百三十一家，另设一师帅。共添多一万三千一百五十六家，另设一军帅。未设军帅前，其师帅以下官仍归旧军帅统属；既设军帅，则割归本军帅统属。

凡内外诸官及民，每礼拜日听讲圣经，虔诚祭奠，礼拜颂赞天父上主皇上帝焉。每七七四十九礼拜日，师帅、旅帅、卒长更番至其所统属两司马礼拜堂讲圣书，教化民，兼察其遵条命与违条命及勤惰。如第一七七四十九礼拜日，师帅至某两司马礼拜堂，第二七七四十九礼拜日，师帅又别至某两司马礼拜堂，以次第轮，周而复始。旅帅、卒长亦然。

凡天下每一夫有妻子女三、四口或五、六、七、八、九口，则出一人为兵。其馀鳏寡孤独废疾免役，皆颁国库以养。

凡天下诸官，每礼拜日依职份虔诚设牲馔奠祭礼拜，颂赞天父上主皇上帝，讲圣书，有敢怠慢者黜为农。钦此。

跋

此处《天朝田亩制度》系据程演生《太平天国史料第一集》排印太平天国甲寅四年重刻本著录，并据《太平天国印书》影印庚申十年后重刻本校勘（此册校勘尚多未尽处，出版时须据《太平天国志》天朝田亩制度一卷所校勘者一一记上）。

——1964 年 1 月 1 日

太平天国革命是反封建的革命，在太平天国新政权建立以后，自然要制定许多适应广大群众要求的制度与政策。太平天国的斗争愈扩大，群众的要求反映在太平天国的制度与政策中的也就愈丰富。而此种要求的中心，就是土地问题。所以太平天国癸好三年（公元 1853 年）建都天京之后，就颁布了中国历史上农民革命的第一个土地纲领——《天朝田亩制度》。

《天朝田亩制度》规定改革土地制度的方针，并提出社会组织、兵役、礼俗、教育、选举、司法等方面的改革方案。这些改革都是以土地制度的改革为基础而提出的。

《天朝田亩制度》描画出太平天国的理想社会。这个理想社会的图案中，是以二十五家做一个农村公社的单位，建设国库、礼拜堂各一所，由两司马做主持。在这一个公社里面，“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国库是村中保管公产的机关，农民除留食粮外，多馀的农产品都须缴给国库。“凡当收成时，两司马督伍长，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穀外，馀则归国库，凡麦、荳、苎麻、布帛、鸡、犬各物及银钱亦然。”农民需要由国库供给，“凡二十五家中所有婚娶弥月喜事，俱用国库；但有限式，不得多用一钱”。至于“二十五家中陶冶木石等匠俱用伍长及伍卒为之，农隙治事”，这是组织各种手工业工人，为各单位需要而进行生产。在这个社会里，没有买卖婚姻，“凡天下婚姻不论财”。在礼俗方面，“婚娶吉喜等事总是祭告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切旧时歪例尽除”。在教育方面，“童子俱日至礼拜堂，两司马教读《旧遗诏圣书》、《新遗诏圣书》及《真命诏旨书》”。每礼拜日，“伍长各率男妇至礼拜堂，分别男行女行，讲听道理，颂讚祭奠天父上主皇上帝”。自两司马至师帅都由民选，人民享有民主权利。在这个社会里面，说选举，则选贤举能，人民都有被选举权，贤才不致埋没；说黜陟，则三年考绩，以示天朝之公；说司法，则开明审慎。在这个社会里面，“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大家处处平均，人人饱煖”。

这是一个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包含没收地主土地、推翻封建剥削制度，让每一个农家都在平等的地位上过自食其力的平均的生活等内容。这种思想，一方面表现了中国广大农民反抗封建压迫的要求，另一方面又表现了以个体的小生产为基础的农民的落后的平均主义思想。

太平天国这种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①]。与人民反封建剥削的实践要求结合起来再加上原始基督教某些教义和中国传统的儒家大同思想与《周礼》中某些制度而制成的。虽然它也被用来号召人民起来反对封建剥削和压迫，但是，就本质看，它仍然是空想的、落后的，并且具有反动的一面。

太平天国这种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把两千多年来在封建时代被压迫农民的斗争要求，提高到了单纯农民战争所能到达的最高的思想水平。而且这种思想转化成为广大群众的斗争，严重地打击了封建主义。这种思想又启发了中国广大的农民：推翻旧的封建统治者，并不是为了让位给新的封建统治者，而是要实现一个无剥削无压迫的社会制度。

但是太平天国这种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企图在小生产的基础上，采取平均一切社会财富、消灭私有制度的办法来实现社会主义。这是空想的，不可能实现的。按照这种办法，每一农家都应平等地保有一定的土地与一定的财产，使得大家仅仅能够维持生活，这就不能使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而是使社会生产力停滞在分散的小农经营的水平上。因此，这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在实质上乃是带有反动性的。

虽然如此，而由于这一个土地纲领所宣布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煖”的主张，渗透了千千万万农民的心，在反封建的斗争中成为无限力量的源泉。因此，在太平军没有到来之前，农民们企望太平军赶快到来解放他们。到太平军来了，农民们就欢天喜地踊跃起来向地主阶级作斗争，地主抱头鼠窜，农民们就把从前向地主租来的田作为己有。他们获得了土地，解除了封建压迫，过着有衣有食的生活，感受到革命给予的愉快，效忠于太平天国。太平天国的基础，就建立在这一个广大农民拥护革命、参加革命的事实上面。所以，《天朝田亩制度》实际上是发挥了巨大的革命作用的[②]。

---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52 年第二版，第九三页。

② 见 1951 年 1 月 11 日《人民日报》社论《太平天国革命百周年纪念》。

第二部分

宗教政治文献

说　明

太平天国利用宗教作为组织群众、发动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武器。

太平天国的宗教组织，叫做拜上帝会。拜上帝会是根据原始基督教的某些教义，改造成为当时中国农民革命的思想武器，又根据了基督教的某些宗教仪式，作为组织革命群众的方法。

拜上帝会首先把当时农民的天下太平、人人平等、土地平分等反封建的朴素的平等思想，和原始基督教教义中某些平等的思想结合起来，制造了一个“革命的上帝”。它认为天下人不论任何人都是上帝的子女，在上帝面前，皇帝和人民是平等的。它用天上的上帝打击了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地上的皇帝。这就冲破了中国几千年来封建制度的等级精神。

拜上帝会又利用基督教的上帝打击了地主阶级用来压制农民的一切封建迷信和权威——从孔子到阎罗王——把农民从旧神权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它把以清朝皇帝为首的封建势力看作为“阎罗妖”，把农民自己反抗封建统治的力量集中表现为“皇上帝”，用“皇上帝”对抗“阎罗妖”的宗教的斗争形式，号召农民向封建统治阶级进行政治斗争。

拜上帝会又进一步把原始基督教教义中某些平等思想和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结合起来，附会耶稣“天国迩来”的说法，把想象的“天国”，搬到地下来开创一个没有剥削与压迫的“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太平天国”。

由此可见，太平天国是披着宗教的外衣进行革命的，它的宗教是为它的政治服务的，所以我们把这一些文献称为宗教政治文献。

这里所收的宗教政治文献共四篇。第一篇《天条书》，是以宗教的戒条

作为组织革命群众的规条与军队的纪律。第二篇《三字经》，是太平天国用宗教的说法叙述革命的幼学读本。第三篇《天父下凡诏书》第一部，第四篇《天父下凡诏书》第二部，所谓天父下凡和天兄下凡，是拜上帝会利用宗教迷信来团结群众的一种做法。我们从《天父下凡诏书》第一部看来，拜上帝会这一种做法，在革命初期确实起了团结群众的重大作用；但从《天父下凡诏书》第二部看来，东王杨秀清假借天父下凡遂行私意，造成后来内部分裂的恶果，当初发动革命的工具，却转化为破坏革命的毒素了。

天　条　书

天下凡间谁人不犯天条，但从前不知犹可解说，今皇上帝恩诏既颁，自今以后，凡晓得在皇上帝面前悔罪，不拜邪神，不行邪事，不犯天条者准上天堂享福，千年万万载风流快活，威风无了期。凡不晓得在皇上帝面前悔罪，仍拜邪神，仍行邪事，仍犯天条者，定罚落地狱受苦，千年万载忧烦苦楚，哀痛无了期。孰得孰失，请自思之。天下凡间我们兄弟姊妹可不醒哉！若终不醒，则真生贱矣，真鬼迷矣，真有福不知享矣。千年万万载在天上风流快活威风，如此大福都不愿享，情愿受反天之罪，致惹皇上帝义怒，罚落十八重地狱永受苦矣！哀哉！

今有被魔鬼迷懞心肠者动说君狂（王）方拜得皇上帝。皇上帝天下凡间大共之父也，君狂（王）是其能子，善正是其肖子，庶民是其愚子，强暴是其顽子，如谓君狂（王）方拜得皇上帝，且问家中父母难道单是长子方孝顺得父母乎？曷不观三代时，商汤始为诸侯，皇上帝是祇，周文为西伯，昭事皇上帝，他二人非是既为君狂（王）方拜皇上帝也。信如君狂（王）方拜得皇上帝，难道商汤、周文都拜得不是乎？果商汤、周文拜得不是，缘何皇上帝看顾商汤，命商汤由侯而狂（王），作式法于九围？皇上帝又看顾周文，命周文当身为西伯，三分天下有其二，至其子周武遂得天下乎？

又有妄说拜皇上帝是从番。不知中国有鉴史可考，自盘古至三代，君民皆敬拜皇上帝。藉使三代时君民不是敬拜皇上帝，缘何《大学》有“诗云：殷之未丧师，克配皇上帝”。《孟子》又有“《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皇上帝宠绥四方。虽有恶人，斋戒沐浴，则可以祀皇上帝”。《诗经》又有“惟此文狂（王），小心翼翼，昭事皇上帝，聿怀多福，

皇矣上帝，临下有赫。帝谓文狂（王），予怀明德，皇上帝临尔，无贰尔心，汤降不迟，正敬日跻，昭格迟迟，皇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围”。《书经》又有“予畏皇上帝，不敢不正，皇上帝弗顺，祝降时丧，敢祗承皇上帝，以遏乱略。惟皇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易经》又有“先代以作乐崇德，殷荐之皇上帝乎”。今据说是从番，难道周武敢祗承皇上帝，周文昭事皇上帝，商汤皇上帝是祗，颛顼敬事皇上帝，尽是从番乎？盖拜皇上帝这条大路，考中国番国鉴史，当初几千年中国番国俱是同行这条大路。但西洋各番国行这条大路到底，中国行这条大路到秦、汉以下则差入鬼路，致被阎罗妖所捉。故今皇上帝哀怜世人，大伸能手，救世人脱魔鬼之手，挽世人回头复行转当初这条大路。生前不至受鬼气，死后不至被鬼捉，得上天堂享永福，此乃皇上帝格外恩怜，莫大之恩典也。不醒者反说是从番，何其被魔鬼迷懞本心之甚也。孟轲云“夫道一而已矣”，世人有能知道一者乎？便能知中国番国皆当同行当初这条大路矣。

解罪规矩

当天跪下求皇上帝赦罪，或用口祷，或用疏奏，祷告毕，或用面盆水周身洗净，在江河浸洗更妙。解罪后，朝晚要拜皇上帝，求皇上帝看顾，赐圣神风化心。食饭要谢皇上帝。七日礼拜颂赞皇上帝恩德。时时遵守十款天条，切不可拜世间一切邪神，尤不可行世间一切邪事。如是则成皇上帝子女，生前皇上帝看顾，死后灵魂（魂）昇天堂，永远在天上享福。天下凡间不论中国番国，男人妇人总要如是方昇得天堂。

悔罪奏章

小子○○○
小女○○○跪在地下，真心悔罪，祈祷天父皇上帝格外恩怜，赦从前无知屡犯天条，恳求天父皇上帝开恩，准赦前愆，准改过自新，魂（魂）得昇天。自今真心悔改，不拜邪神，不行邪事，遵守天条，恳求天父皇上帝时赐圣神风，化恶心，永不准妖魔迷懞，时时看顾，永不准妖魔侵害，日日有衣有食，无灾无难，今世见平安，昇天见永福。托救世主天兄耶稣赎罪功劳，转求天父皇上帝在天圣旨成行，在地如在天焉。俯准所求，心诚所愿！

朝晚拜上帝

小子○○○
小女○○○跪在地下，祈祷天父皇上帝恩怜救护，时赐圣神风，化恶心，永不准妖魔迷懞，时时看顾，永不准妖魔侵害。托救世主天兄耶稣赎罪功劳，转求天父皇上帝在天圣旨成行，在地如在天焉。俯准所求，心诚所愿。

食饭谢上帝

感谢天父皇上帝祝福日日有衣有食，无灾无难，玄（魂）得昇天。

灾病求上帝

小子○○○
小女○○○跪在地下，祈祷天父皇上帝，今有小子○○○
小女○○○现有灾病恳求天父皇上帝恩怜救护，灾病速退，身体复安。倘有妖魔侵害，恳求天父皇上帝大发天威，严将妖魔诛灭。托救世主天兄耶稣赎罪功劳，转求天父皇上帝在天圣旨成行，在地如在天焉。俯准所求，心诚所愿！

凡生日满月，迎亲嫁娶，一切吉事，俱有牲醴茶饭祭告皇上帝，其奏章曰：

小子○○○
小女○○○跪在地下，祷告天父皇上帝，今有小子○○○生日
小女○○○满月迎亲嫁娶等事，虔具牲醴茶饭，敬奉天父皇上帝，恳求天父皇上帝祝福小子○○○
小女○○○家中吉庆，万事胜意。托救世主天兄耶稣赎罪功劳，转求天父皇上帝在天圣旨成行，在地如在天焉。俯准所求，心诚所愿！

凡作灶、做屋、堆石、动土等事，俱用牲馔茶饭，祭告皇上帝，其奏章曰：

小子○○○
小女○○○跪在地下，祷告天父皇上帝，今有小子○○○作灶
小女○○○做屋堆石动土等事，虔具牲醴茶饭祭告天父皇上帝，恳求天父皇上帝看顾扶持，小子○○○
小女○○○家中大小个个安康，百无禁忌，怪魔遁藏，万事胜意，大吉大昌。托救世主天兄耶稣赎罪功劳，转求天父皇上帝在天圣旨成行，在地如在天焉。俯准所求，心诚所愿！

临兴工时，大声唱曰："奉上主皇上帝命，奉救世主耶稣命，奉天王大道君王全命，

百无禁忌，怪魔遁藏，万事胜意，大吉大昌。”

丧事不可做南无，大殓成服还山俱用牲醴茶饭祭告皇上帝，其奏章曰：

小子〇〇〇
小女〇〇〇跪在地下，祷告天父皇上帝，今有小灵动（魂）〇〇〇在某月某日某时去世，今当大殓成服还山，虔具牲醴茶饭，敬奉天父皇上帝，恳求天父皇上帝开恩，准小灵动（魂）〇〇〇得上天堂，得享天父皇上帝大福。又恳求天父皇上帝看顾扶持小子〇〇〇小女〇〇〇家中个个安康，百无禁忌，怪魔遁藏，万事胜意，大吉大昌。托救世主天兄耶稣赎罪功劳，转求天父皇上帝，在天圣旨成行，在地如在天焉。俯准所求，心诚所愿！

临盖棺成服还山下柩时，大声唱曰：“奉上主皇上帝命，奉救世主耶稣命，奉天王大道君王全命，百无禁忌，怪魔遁藏，万事胜意，大吉大昌。”

七日礼拜颂赞皇上帝恩德每逢虚、房、星、昴四宿日，是礼拜日。

赞美上帝为天圣父，　　赞美耶稣为救世圣主，
赞美圣神风为圣灵，　　赞美三位为合一真神。
真道岂与世道相同，　　能救人灵，享福无穷。
智者踊跃，接之为福，　愚者省悟，天堂路通。
天父鸿恩，广大无边，　不惜太子，遣降凡间，
捐命代赎吾侪罪孽，　　人知悔改，动（魂）得昇天。

时时遵守十款天条十款天条是皇上帝所设。

第一天条崇拜皇上帝皇上帝为天下万国大共之父，人人是其所生所养，人人是其保佑，人人皆当朝晚敬拜，酧谢其恩。俗语云“天生天养天保佑”，又俗语云“得食莫瞒天”，故凡不拜皇上帝者是犯天条。

诗曰：皇天上帝是真神，朝朝夕拜自超昇。
　　天条十款当深记，切勿痴呆昧性真。

第二天条不好拜邪神[①] 皇上帝曰：“除我外，不可有别神也。”故皇上帝以外皆是邪神迷惑害累世人者，断不可拜。凡拜一切邪神者是犯天条。

诗曰：邪魔最易惑人灵，错信终为地狱身。
　　劝尔豪雄当醒悟，堂堂天父急相亲。

第三天条不好妄题皇上帝之名皇上帝本名爷火华，世人不可妄题。凡妄题皇上帝之名，及咒骂天者是犯天条。

---

① “不好”作“不要”解，这是粤语的说法。

诗曰：巍巍天父极尊崇，犯分干名鲜克终。

真道未知须醒悟，轻狂亵渎罪无穷。

第四天条七日礼拜颂赞皇上帝恩德皇上帝当初六日造成天地山海人物，第七日完工，名安息日，故世人享皇上帝之福，每七日要分外虔敬礼拜，颂赞皇上帝恩德。

诗曰：世间享福尽由天，颂德歌功理固然。

朝夕饗飧须感谢，还期七日拜尤虔。

第五天条孝顺父母皇上帝曰："孝顺父母则可遐龄。"凡忤逆父母者是犯天条。

诗曰：大孝终身记有虞，双亲底豫笑欢娱。

昊天罔极宜深报，不负生前七尺驱。

第六天条不好杀人害人杀人即是杀自己，害人即是害自己。凡杀人者是犯天条。

诗曰：天下一家尽兄弟，奚容残杀害群生。

成形赋性皆天授，各自相安享太平。

第七天条不好奸邪淫乱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人，尽皆姊妹之群。天堂子女，男有男行，女有女行，不得混杂。凡男人女人奸淫者名为变怪，最大犯天条。即丢邪眼，起邪心向人，及吹洋烟，唱邪歌，皆是犯天条。

诗曰：邪淫最是恶之魁，变怪成妖甚可哀。

欲享天堂真实福，须从克己苦修来。

第八天条不好偷窃劫抢贫穷富贵皆皇上帝排定。其偷窃人物劫抢人物者是犯天条。

诗曰：安贫守分不宜偷，劫抢横行最下流。

暴害人民还自害，英雄何不早回头。

第九天条不好讲谎话凡讲谎诞鬼怪奸诈之话及讲一切粗言烂语者是犯天条。

诗曰：谎言怪语切宜捐，诡谲横生获罪天。

口孽既多终自受，不如慎密正心田。

第十天条不好起贪心凡见人妻女好便贪人妻女，见人物产好便贪人物产，及赌博、买票、围姓[①]皆是犯天条。

诗曰：为人切莫起贪心，慾海牵缠祸实深。

西奈山前垂诰诫，天条款款烈于今！

回心信实天父皇上帝终有福；

---

① 《记闻类编》卷五《论粤东闱姓事》说："广东闱姓，借榜花之姓名，定猜卜之输赢。"围姓即闱姓，是当时在广东流行的一种赌博，买票也是当时的一种赌博。

硬颈[①] 叛逆天父皇上帝终有哭。
遵天条，拜真神，分手时天堂易上；
泥地俗，信魔鬼，尽头处地狱难逃。
溺信邪神，即为邪神卒奴，生时惹鬼所缠，死时被鬼所捉；
敬拜上帝，便是上帝子女，来处从天而降，去处向天而昇。
上帝有主张，尔们切莫慌。
真心多凭据，方可上天堂。
真心敬上帝，莫信怪人诳。
凡情丢却尽，方得上天堂。
天上真神一上帝，凡人行错总无知。
坭团木石将头磕，问尔灵心失几时？
从天妄说是从番，真正凡人蠢且顽。
试看汤文钦帝谓，英雄速破鬼门关。
顺天获福逆天亡，何故世人论短长。
看尔原非菩萨子，缘何不愿转天堂？

跋

上面《天条书》一篇，据太平天国手写本著录。这一部手写本，是1934年我在北京书摊访得，现送南京太平天国纪念馆保藏，与德国普鲁士国家图书馆所藏太平天国壬子二年（公元1852年）初刻本相同。其中博引经传，儒家思想很浓厚，而所定丧礼并准依儒礼行大殓成服还山的礼制。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院东方部藏本为修改重刻本，却尽删所引儒家经传，即从前所定准依儒礼而行的丧礼也看作“旧时坏规矩”，尽行除去，与初刻本不同。关于版本问题，请参看拙著《太平天国现存经籍考》。因为要了解太平天国最初的思想，故本书著录手写本。

《天条书》是拜上帝会最主要的一部经典，其中包含宗教仪式与十款天条两部分。

① “硬颈”即“执拗”，是粤语方言。

拜上帝会的宗教仪式，是把人生日常动作都表现为一种宗教仪式与上帝联系起来。入会受洗有悔罪奏章，朝起夜睡有拜上帝祈祷文，食饭有感谢上帝文，七日礼拜有讚美上帝诗，其他如灾病、生日、满月、嫁娶、丧葬、作灶、做屋、堆石、动土等事都有祭告上帝奏章。祈文大意不外“祝福有衣有食，无灾无难，今世见平安，昇天见永福”，“妖魔诛灭”，“万事胜意”一类免祸得福的愿望。统治阶级中各个等级都有权压迫人民，因之作为他们的象征物的各种偶像鬼神都有权血食，拜上帝会则集中祸福大权在一个皇上帝，也就是只承认一个权力。这些迷信琐碎的仪式，都成为组织革命群众的重要方法。

十款天条是拜上帝会的戒律，模仿摩西十诫而定的。第一天条崇拜皇上帝，第二天条不好拜邪神，第三天条不好妄题皇上帝之名，第四天条七日礼拜颂讚皇上帝恩德，这四条都是属于宗教信仰的。第五天条孝顺父母，第六天条不好杀人害人，第七天条不好奸邪淫乱，第八天条不好偷窃劫抢，第九天条不好讲谎话，第十天条不好起贪心，这六条就是《原道救世歌》所举六不正的条文规定，在平时当作会员的生活规则，战时作为军事纪律，十款天条比祷告仪式起更大的约束作用。所以美国传教士罗孝全（I.J.Roberts），曾和上海小刀会领袖刘丽川谈到十款天条说：“太平军奉此为初期的军律。”①

由于当时《天条书》对于组织革命群众起了很大作用，所以太平天国限令军中日夜学习，如果过了三个礼拜还不能熟记的就治罪。军中不识字的人，要识字的负责口授，凡犯十款天条的都杀不赦②。在广西时，《天条书》只钞写传习，到了太平天国壬子二年出广西后，印刷方便，就大量刊刻传布，人手一册。我们明白了《天条书》在当时组织革命群众的作用，才知道太平天国对奉行《天条书》那样严厉的缘故。

---

① 罗孝全《小刀会首领刘丽川访问记》。

② 见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九《伪天条》。

三字经

皇上帝，造天地，造山海，万物备。
六日间，尽造成，人宰物，得光荣。
七日拜，报天恩，普天下，把心虔。
说当初，讲番国，敬上帝，以色列。
十二子，徙麦西，帝眷顾，子孙齐。
后狂（王）出，鬼入心，忌兴旺，苦害侵。
命养女，莫养男，烦役苦，实难堪。
皇上帝，垂悯他，命摩西，还本家。
命亚伦，迎摩西，同启奏，神迹施。
狂（王）硬心，不肯释。上帝怒，降蜢虱，
降螳螂，及蟾蜍，匐进宫，逼入炉，
不准放，海化血，饮苦水，麦西国，
降疮疥，及瘟痘，降重雹，最难当，
终不放，杀长子，麦西狂（王），无法使，
乃释放。出麦西，皇上帝，甚扶持，
日乘云，夜火柱。皇上帝，亲救苦。
狂（王）硬心，带兵追。上帝怒，发天威，
到红海，水汪洋，以色列，实惊慌。
追兵到，上帝栏，亲打战，民无烦，
令红海，水两开，立如墙，可往来。
以色列，迈步行，如履旱，得全生。

追兵过，车脱辐，水复合，尽淹覆。
皇上帝，大权能，以色列，尽保全。
行至野，食无粮，皇上帝，谕莫慌，
降甜露，人一升，甜如蜜，饱其民。
民多欲，想食肉，鹑鸽降，千万斛。
西奈山，显神迹，命摩西，造碑石。
皇上帝，设《天条》，列十款，罪不饶，
亲缮写，付摩西，天上法，无更移。
传至后，暂不遵，中魔计，陷沉沦。
皇上帝，悯世人，遣太子，降凡尘，
曰耶稣，救世主，代赎罪，真受苦，
十字架，钉其身，流宝血，救凡人。
死三日，复番生，四十日，论天情。
临昇天，命门徒，传福音，宣诏书，
信得救，得上天，不信者，定罪先。
普天下，一上帝，大主宰，无有二。
中国初，帝眷顾，同番国，共条路。
盘古下，至三代，敬上帝，书册载。
商有汤，周有文，敬上帝，最慇勤。
汤盘铭，日日新，帝命汤，狂（王）其身。
文翼翼，昭事帝，人归心，三有二。
至秦政，惑神仙，中魔计，二千年。
汉武宣，皆效尤，狂悖甚，秦政徒。
武临老，虽悔悟，少壮时，既错路。
汉明愚，迎佛法，立寺观，大遭劫。
至宋徽，犹猖狂，改上帝，称玉皇。
皇上帝，乃上主，普天下，大天父，
号尊崇，传久载，徽何人，敢乱改！
宜宋徽，被金掳，同其子，漠北朽。
自宋徽，到于今，七百年，陷溺深。

讲上帝，人不识，阎罗妖，作怪极。
皇上帝，海底量，魔害人，不成样。
上帝怒，遣己子，命下凡，先读史，
丁酉岁，接上天，天情事，指明先。
皇上帝，亲教导，授诗章，赋真道。
帝赐印，并赐剑，交权能，威难犯。
命同兄，是耶稣，逐妖魔，神使扶。
红眼睛，即阎罗，最作怪，此蛇魔。
皇上帝，手段高，教其子，制服妖，
战服他，不放宽。红眼睛，心胆寒。
战胜妖，复还天。皇上帝，托大权。
天母慈，最恩爱，娇贵极，不可赛。
天嫂贤，最思量，时劝兄，且悠扬。
皇上帝，爱世人，仍命子，降凡尘。
送下凡，嘱莫慌，有我在，作主张。
戊申岁，子烦愁，皇上帝，乃出头，
率耶稣，同下凡，教其子，胜肩担。
帝立子，存永远，散邪谋，威权显，
审判世，分善恶。地狱苦，天堂乐。
天做事，天担当，普天下，尽来王。
小孩子！拜上帝，守《天条》，莫放肆，
要锺正，莫歪心。皇上帝，时鉴临。
要锺好，莫锺歪，自作孽，祸之阶，
慎厥终，惟其始，差毫厘，失千里，
谨其小，慎其微，皇上帝，不可欺。
小孩子！醒精神，天上法，不饶情。
善降祥，恶降殃，顺天存，逆天亡。
皇上帝，乃神爷，万物件，依靠他。
皇上帝，乃纥（魂）父，虔服事，获祝嘏。
顺肉亲，享遐龄，能报本，福本应。

勿奸淫，勿污秽，勿说谎，勿杀害，
勿偷窃，勿贪惏。皇上帝，法甚严。
遵天诫，享天福，谢天恩，食天禄。
天福善，祸淫人。小孩子！正其身，
正是人，邪是鬼。小孩子！求不愧，
帝爱正，最恶邪。小孩子！慎莫差，
皇上帝，眼恢恢，欲享福，锺正来。

《三字经》终

跋

上面《三字经》一卷，书封面题“太平天国癸好三年镌刻”。此处据北京图书馆从德国普鲁士国家图书馆摄影回来的照片著录。

这一部书，三字一句，共三百五十二句，叙说上帝教的宗教历史，与天王洪秀全奉天命下凡救世的使命，最后劝人拜上帝，守《天条》，修好锺正，以享天福的道理。这是太平天国一部幼学读本。《钦定士阶条例》规定此书与《旧约》、《前约》、《真约》、《天条书》为士子必读的书，可见此书的重要。

天父下凡诏书第一部

辛开元年十月二十九日，秀清、云山、韦正、达开上朝，云山奏曰："今日小弟同韦正、达开、曾天芳、蒙得天到清弟府谪（商）议，并欲奏封周锡能，忽然天父下凡，喊锁周锡能，吩咐毕，天父曰：'我回天矣。'"秀全[①]曰："拿获否？"清等对曰："早已拿获在案。"秀全曰："天父咁大权能，我等跪谢天恩，各自退朝。"

是夜云山、达开上朝奏说天父又复下凡。秀全即至天父面前。天父即命吊周锡能。审毕，天父曰："我回天矣。"全亦自回殿。秀全命韦正等记录天父下凡诏旨，韦正等转命蒙得天、曾天芳记录。十一月初四日，秀全披阅蒙得天、曾天芳等记录云：

小臣曾天芳、蒙得天同承命记录天父上主皇上帝下凡诏书。十月二十九日，冯南王、韦北王、石翼王同小臣曾天芳、蒙得天齐到杨东王殿前请安，并会议天父上主皇上帝江山大事，言不数语，忽然天父下凡。天父密吩咐各千岁等曰："今有周锡能反骨偏心，串同妖人回朝内应谋反，尔等知么？"众等对曰："不知。"天父曰："尔等立即发令擒拿他三人押候，我天父自有分断。"众等对曰："遵令。"天父曰："尔等各要灵变闭密，我回天矣。"天父回天后，小臣曾天芳、蒙得天与七千岁、六千岁、五千岁将天父圣旨回禀东王九千岁。九千岁闻言愤怒，即令猛将擒拿反骨妖人周锡能，并串同妖人朱八、陈五三人押候在监。后复奏知天王。

是晚北王吊审无供，赖得天父劳心，复又下凡。天父令杨润清、杨辅清

① 法国巴黎东方语言学校图书馆藏重刻本作"朕"，以下凡洪秀全自称的地方，都一律改用"朕"字。

二位国宗兄到各王府传知各千岁上朝，奏接天王。即时各千岁同侍卫众官员及小臣护卫天王到天父面前。天王统率众臣跪伏问曰："天父下凡。"天父吩咐天王曰："秀全，今日是我天父做事，若是凡人做事难矣。今有周锡能反心，昨日串同妖人回朝，欲做好大的事，尔知么？"天王对曰："清胞等亦既说知。今日做事，幸赖天父权能，不然难矣。"言毕，天父吩咐蒙得天曰："尔去吊周锡能来。"得天对曰："遵命。"蒙得天带周锡能到天父面前。天父曰："周锡能，尔当前去何方来？"锡能对曰："当前自屡求东王及各王奏主，恩准小子周锡能回博白团集兄弟姊妹也。"天父曰："尔同谁人去？"周锡能对曰："小子同黄超连去。"天父曰："周锡能，今东殿讲话是谁？"周锡能曰："是天父上主皇上帝。"天父曰："日头又是谁？"锡能对曰："日头是我主天王，天下万国之真主也。"天父曰："日头照得几阔？"锡能对曰："照得普天下。"天父曰："照得见尔么？"锡能对曰："照得见。"天父曰："现今是何人做事？"锡能对曰："是天父上主皇上帝做事也。"天父曰："周锡能，尔知天父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知么？"锡能对曰："知得天父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知也。"天父曰："今凡间中国，年载久矣，未曾敬我，尔知么？"锡能对曰："中国人瞒昧天父恩德，丢空未曾敬拜天父久矣。"天父曰："尔知天父量如何？"锡能对曰："知得天父有海底之量。"天父曰："尔知得天父能救人么？"锡能对曰："知得，蒙得天父亦屡次救过小子。"天父曰："尔知得我屡次救过尔，尔行错之事，就不可瞒天，直说我天父听也。"锡能瞒天对曰："小子情实无二心待天，实为回乡团集兄弟姊妹也。"天父曰："天就是我，二心不二心我尽知[①]。尔说真心回乡团接兄弟姊妹，今带有多少人来？"锡能对曰："小子现带有一百九十馀人来。"天父曰："尔所带之兄弟何时在博白起脚？如何设计行程？"锡能对曰："小子头一，好得天父化醒，朱锡杰、梁十六同小子谪（商）议，假办[②] 带妖壮[③]，十月初十日在博白起脚，至本月二十一日到。"天父曰："据尔自说带有一百九十馀人，缘何独尔三人到来？今尔所带之兄弟现在何

① 原作"一心不二心我尽知"，案"一心"应作"二心"，此处据重刻本改正。
② 原作"辨"，案应作"办"，此处据重刻本改正。
③ "妖壮"，指清朝临时招募的军队。案清朝经制的军队叫做绿营，临时招募的军队叫做壮勇。太平天国叫清朝官员兵士做"妖"，所以叫清朝壮勇做"妖壮"。

处？”锡能对曰：“事因假办妖壮，曲从带兵，现投入新墟妖营，既有七八天矣。”天父曰：“周锡能，尔回朝时对尔千岁讲如何说话？”周锡能对曰：“小子回朝时对千岁所说事情无欺，独是小子说回来三四日之话无合，我未推算日期。今小子在天父面前不敢乱讲，细推算回来日期，已有七八天矣。”天父曰：“周锡能，尔所带有百馀人入到妖营，尔知得他是乜妖头？”锡能对曰：“那妖头姓赛[①]，是咸丰妖之舅叔也。”天父曰：“尔见他同讲如何说话？”锡能对曰：“小子见他妖头，无有谪（商）议如何说话也。”天父曰：“周锡能，尔既投进妖营，今又如何出关前来回朝？”锡能对曰：“小子对他妖头说出关把路，佩剑关刀白马，并带朱锡琨凡叔是朱八，与小子外甥陈五共三人直向圣营逃入天朝，奏知千岁知情，不至虑望。再者还有小子所带百馀人，现在新墟妖营，要待小子先来报知，然后方可齐来，不至有误，小子真心情形如此。”天父曰：“周锡能，就将尔供词恐来有误，难道尔千岁就不认得尔乎？尔又信尔千岁不过乎？”周锡能其时无词可对。天父曰：“周锡能，尔这瞒天之计，尔好好从头直说，尔瞒不得我天父也。”周锡能自料其奸谋事重，不敢直承，恐罪无宽，仍瞒天对曰：“小子实因真心回朝，路道难通，迫假就妖，变作妖壮，瞒路回朝情实。小子馀无别心，求天父开恩赦罪。”天父曰：“周锡能，尔真不知我量大乎？从前中国不敬我咁久，我都容得他，难道尔有些错，我就容不得尔么？”周锡能仍不敢直说。天父曰：“周锡能，尔是我天父上帝生尔养尔，切不好枉费我生养功劳。周锡能，尔自出至入，事术行为如何，天父尽知，尔不好屡屡瞒天。尔既知真是天做事，知得皇上帝有无所不知之能，又知得日头能照得普天下，今天父皇上帝在此，尔主天王日头又在此，尔仍藏奸心。尔直说我亦知，尔不直说我亦尽知，尔好好一总直说我天父听。尔若不认，要我天父指出尔之奸心，尔就难矣。”周锡能还不敢直说，曲瞒对曰：“小子实未有奸心对天，求天父开恩。”天父曰：“尔知我天父上帝要人生则生，要人死则死，是天上地下之大主宰么？”周锡能对曰：“知得天父皇上帝是造天地独一真神大主宰也。今小子有错，求天父开恩赦罪，小子实不敢奸心瞒天。”天父显指周锡能曰：“周锡能，尔无奸心瞒天，尔自带二人同伴回朝，立意如何？”锡能仍瞒天

① 指对抗太平天国起义的清朝钦差大臣赛尚阿。

对曰："小子同伴二人，他说愿随小子回朝敬拜天父上帝也。"天父又指周锡能曰："周锡能，尔果带他回朝敬拜上帝，缘何昨晚尔二人同朱锡琨、黄文安夜静时四人讲如何说话？尔还瞒我天父不知么？尔果愿知错直认，我自赦尔，若要我一总指出，尔就难矣。"时周锡能不得不直供，对曰："小子出外错从妖人，被其诱惑，曲从妖计回来，以为妖魔内攻外应。此事不是小子立心所为，求天父开恩。"天父又指周锡能曰："尔说如此奸心谋反事情，不是尔立心所为，缘何尔回朝未满一日，尔就带人去往探天朝城楼？所讲如何说话？"周锡能心愧，对曰："小子自心未醒，得去四城楼观探情形，其时小子既得谪（商）度此城易攻[①]之话，此是小子被妖魔迷懞，实无本心行奸，求天父开恩赦罪。"天父显指周锡能曰："尔说实无本心行奸，缘何尔一回朝时就去见尔妻儿，密中吩咐尔妻，那些如何说话[②]？"其时天父皇上帝伸出无所不知之能。周锡能伏闻天父皇上帝指出叠次真情，自知奸心难隐，果是天眼恢恢，真神难欺，直诉出真情曰："小子周锡能被妖魔迷懞心肠，果的受其妖头所惑，串同计较回朝，诱惑军心，较通外攻内应，方可领妖级赏大功。小子立心行错，谋反逆天，奸心如此，求天父格外开恩赦罪。"天父曰："仍有朱八又有何意？"周锡能隐讳朱八，对曰："他无何意。"天父曰："周锡能，尔同天父过亲，或是同他过亲？同尔主过亲，或是同他过亲？"锡能对曰："小子同天父与天王过亲也。"天父曰："尔既知同天父过亲，为何不肯直说朱八奸心，致我天父说出他奸心，尔甘领他罪么？"锡能自知难隐，求天父赦罪曰："小子实不能瞒得天父，恳求天父恩赦小子之罪，实是妖头同朱锡杰与朱八计谋，遣入天朝行刺。那朱八魔鬼人心，实来为此事也。"

天父吩咐小臣曾天芳令人传朱锡琨、黄文安到来。小臣曾天芳对曰："遵命。"片刻，朱锡琨、黄文安到前跪问曰："天父下凡。"天父曰："朱锡琨，昨夜更候，周锡能同朱八与尔讲有何话？"朱锡琨曰："昨夜周锡能同朱八诱惑小子去投妖，包有封赏，小子则愤怒说他，此事断不是我所为也。至今早小子适逢承命往水閏[③]军营造册，意欲今晚回来，然后禀报，不觉至

① 原作"功"，案应作"攻"，此处据重刻本改正。
② 原作"话说"，案应作"说话"，此处据重刻本改正。
③ "水閏"，当即水窦，在广西永安州南，是太平天国在永安时精兵屯驻地。

懆劳天父下凡，小子知罪，求天父格外开恩。”天父责骂朱锡琨曰：“尔闻说此情，理该即刻禀报尔千岁，奏知尔主天王，则为是也。为何我传尔到来，尔方诉出？”天父即令杖他一百。天父又责朱锡琨曰：“尔身现居监军，不知缓急之事。”又令再杖一百。天父问黄文安曰：“黄文安，尔昨晚周锡能与尔说有何话？”黄文安对曰：“小子问周锡能如何脱身回来？周锡能与小子说曰，他是假办妖壮，投入新墟妖营，今在妖营脱身回来。小子又问他那些还有多少妖兵？周锡能与小子说曰，那些妖兵不多，约后日初三来开仗。小子又问他，既在那妖营回来，有知得那妖头有如何诡计么？周锡能曰，那妖魔无有诡计可设，但知得那妖头今欲用人投营，诱惑我们军心。又说他前投在妖营时，受了妖封六品顶戴。又说妖计不愿与圣兵对战，欲以银钱买和。小子所得周锡能之话如此。”天父责黄文安曰：“尔知此情，缘何不即刻禀报尔千岁？”黄文安对曰：“小子知罪，求天父格外开恩，小子一时昧错，以为他闲言，不觉推其奸意。”天父责黄文安曰：“尔现奉天命巡查，身居何职！该杖一百。”杖毕，天父恩谓黄文安曰：“尔自今以后，每事俱要推明，时加格外灵变。”黄文安对曰：“小子蒙天父开恩化心，小子下次不敢怠惰，遵天父教导。”

天父命北王出东王殿前晓谕兵将。北王承天父命，大声唱道：“众兵将！今我们托赖天父皇上帝权能，破残妖魔鬼计，指出周锡能反骨偏心，谋反对天。众兵将同心踊跃，立志顶天，天做事，天担当，齐要放胆，时刻要记念天父权能恩德，每事要加时长灵变。”众兵将同心唱叹天父皇上帝无所不知，无所不在也。

天父皇上帝嗟谓周锡能曰：“锡能，我天父上帝指出尔所较计，谋反逆天，不指差尔，亦不冤屈尔也。依尔自己供词，亦无差也。”周锡能自悔，对曰：“天父所指小子之错无差矣，并小子自供谋反逆天情由，亦无差矣。”周锡能自知错入法纪，罪无可宽，悔之晚矣。

斯时皇上帝圣兵合军兵将共怒切齿，伏求天父上帝下令即将谋反妖魔凌迟焚灰。天父谕众小曰：“尔众小放胆，不妨同心踊跃，立志顶天，我自有主张也。”天父又吩咐天王曰：“秀全，尔宽心，我回天矣。”其时天父回天，既三更矣。众朝臣护卫天王回殿，山呼万岁后，各职回衙，虔谢颂赞天父恩德，谈叙天父无所不知，权能独一。忽然天父又下凡，令杨运清国

宗兄命人到各王府传知各千岁。小臣曾天芳、蒙得天与各官员一齐同到天父面前，跪问天父如此劳心下凡。天父吩咐南王、北王、翼王及各官员等曰："我今晚破残妖魔鬼计，并诛灭变怪妖魔，尔众小再加时时灵变，每事有我作主不妨。"众等对曰："小子知得天父权能大，求天父看顾化心。"天父曰："尔众小未知天父权能，且看今晚；未知天父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亦观今晚。尔众小要认真天堂路，切不好踏差，放胆立志顶天不妨，我自有主张也。"众等对曰："蒙得天父劳心，教导小子。"天父曰："各各宽心，我回天矣。"嗣后合军人等同喜沾天父恩德，即宰猪牛敬拜，虔谢天父皇上帝破灭凡间妖魔鬼计，看顾众小权能恩德也。

次日，奉天父命将周锡能及其妻蔡晚妹，其子周理真并串妖人朱八、陈五等捆缚起解之时，周锡能自知死罪难逃，一时良心发见，大声呼喊："众兄弟，今日真是天做事，各人要尽忠报国，不好学我周锡能反骨逆天。"其妻蔡晚妹亦憾指其夫，大声骂曰："今日真是天做事，尔今如此反骨逆天，真是天诛尔。那时尔对我说欲谋此事，我苦劝尔不好，今连我母子被尔害死，真是害人害自己矣。"时朱锡琨枷锁在朝门示众，亦大声呼喊曰："众兄弟，各人要醒，我朱锡琨实托赖天父权能，不然险被我血叔朱八所害矣。我血叔如此狼心，众兄弟要将他凌迟矣。"其时朝廷有姊妹传闻曰："不怪得周锡能妻蔡晚妹吩咐其子周理真曰：'理真，尔穿此布衣不久，三天后就有绸缎尔穿矣。'"又有姊妹传闻曰："见他昨晚打整行李，预备其夫做事；即周锡能在那日观探城楼，亦极力磨利关刀，预备在那晚做事，谁知天父皇上帝有主张，忽然下凡，指出真情，谋事不成，反陷地狱受永苦矣。哀哉！"

跋

上面《天父下凡诏书》第一部，系据太平天国壬子二年（公元 1852 年）初刻本著录，原刻本德国普鲁士国家图书馆收藏。

这一篇记事，是记太平天国辛开元年（公元 1851 年）十月二十九日在广西永安州审问叛徒周锡能事。

原来太平军中有一个叫周锡能的，经东王杨秀清允准回博白团集兄弟姊妹。周锡能在博白招得一百九十多人后，就在路上叛变，投入永安州新墟清

朝钦差大臣赛尚阿营，得了六品顶戴。十月二十一日，赛尚阿派遣周锡能带朱八、陈五回永安州作内应，并企图行刺太平天国的领袖。这一个奸谋给杨秀清侦知，他就假托天父下凡，指出周锡能奸情，周锡能认罪伏诛。

所谓天父下凡和天兄下凡，是拜上帝会利用宗教迷信来团结群众的一种做法。在金田起义前两年——清道光二十八年戊申的时候，冯云山与地主阶级斗争，被捕落桂平监，洪秀全回广东营救，拜上帝会群众发生动摇。这年三月，杨秀清就利用这一种做法，伪托天父附身显圣；九月，萧朝贵伪托天兄附身显圣，发布号令，团结会众。从此以后，代天父传言的大权就专属杨秀清，代天兄传言的大权就专属萧朝贵。拜上帝会这一种做法，在金田起义时期确实起了团结群众的重大作用。特别是这一次审判周锡能谋反案件时，太平天国正被困在永安州，情势十分危急，杨秀清假托天父下凡，粉碎了敌人外攻内应的阴谋，并对众兵将说："尔众小未知天父权能，且看今晚，未知天父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亦观今晚"，趁机宣扬天父权能，万事有天作主，这对于当时革命群众有莫大的鼓舞作用，所以此文记载得特别详细。

天父下凡诏书第二部

十一月二十日是礼拜之辰[①]，北王与顶天侯[②]及丞相等官到东府请安，并议国政事务。议毕，北王同众官跪呼千岁，请东王宽心安福。东王命北王回府暨各官回衙。

东王回入内殿，不一时，天父下凡，诏杨水娇、胡九妹、谭晚妹、谢晚妹曰："尔小女等前来听我天父吩咐。"杨水娇同女承宣官齐到天父面前跪下，请问曰："天父劳心下凡，小女等齐到敬听天父圣旨，求天父教导。"天父义怒，良久不语。女官又请曰："操劳我天父下凡，小子小女实有错过，罪有馀辜，恳求天父赦宥，请天父息怒。"待求之又求，求得甚多，天父始曰："尔众小既知有罪，速传尔北王到来，听我天父吩咐。"女承宣官对曰："遵天父圣旨。"女承宣官即趋出二府门鸣鼓，将天父下凡命北王到来之旨传与男承〔宣〕官，男承宣官遵命即往北府禀报北王到东府听天父下凡圣旨。天父又诏女丞相杨水娇、胡九妹曰："尔北王现未到来，我吩咐尔，尔将我圣旨禀奏尔东王知道，命尔东王登朝启奏尔主天王，我实因尔主天王性气太烈，性既似我，量亦要似我也。主宰天下，凡事皆要从宽，譬如女官在天朝佐理天事者，多是不明天情，每有不合事宜之处，务要悠扬教导，海量宽容，使其心悦诚服，天事方可周理。若是严性过甚，未免其方寸多乱，不知如何样作法方能称旨，以此心无定见，身无安居。一事既错，万事皆非，不若从容指示训诲，使其习锻，自可圆成。即今幼主，我天父降生，虽性本

① 指太平天国癸好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即清咸丰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公元 1853 年 12 月 24 日）。这一天，是太平天国的礼拜日，阳历的礼拜六。

② 顶天侯是秦日纲的封爵。

善，然亦要及时教导，方不至性相近而为习相远也。现今将其初生本性顺机教导，使其锊得正正，为天下万国规模，使天下万国皆为法则。观其所言所行合乎天情者，则可任其所言所行，若有不合天情之处，便要节制，切不可任其率性所为。”女官对曰：“小女遵天亚爷圣旨。”天父又曰：“杨长妹、石汀兰现在天朝佐理天事亦已有日，况此两小女分属王姑，情同国宗；至于朱九妹两大小亦有前功，准其一体休息，免其理事，或在天朝，或居东府安享天福也。”又旨诏：“在天朝未免日近天颜，人臣侍君固属分所当然，但无理事，又不若令其在东府享福更为妥便也。至若天朝事务，乃系天事，人人亦该理得，另派他人理事可耳。”女官对曰：“荷蒙天父劳心下凡教导，小女遵旨，自当将天父圣旨禀奏东王。”天父[①]曰：“尔等遵旨便是，我回天矣。”

天父回天后，维时北王与顶天侯等才到东府头门，未知天父回天，旋率众官跪下祷曰：“小子等屡多错过，致劳天父操心下凡，恳求天父赦罪开恩，教导小子。”祷求已毕，仍跪在地下，即命男承宣鸣鼓传女官禀奏事。女承宣听闻鼓响，即自内殿出至头府门，视见北王即禀报曰：“适才天父劳心下凡，今已回天矣。北王同顶天侯大人平身。”北王起身问曰：“天父开恩下凡，是何教导？”女承宣官对曰：“天父圣旨命东王与北王同朝官登朝，命东王将天父圣旨启奏天王用性要宽，气要悠扬，又要教导幼主，并恩免天朝四女师理事等旨。东王遵天父旨命，今欲登朝矣。”北王曰：“尔当禀奏东王，说本军师到来请候金安。”女承宣即领命禀奏东王。东王曰：“北王既已来到，宜传进殿。”北王与众官进殿，跪呼千岁，叩谢东王恩典曰：“今日我们一班弟妹真真好得我四兄[②]乃理牵带，方得成人。今日天父开此大恩，下凡教导，小弟等实沾恩德靡涯，并天下弟妹重重更沾天父之大福矣。”东王曰：“天父真是劳心，弟与众官总要知天恩可也。”北王与众官对曰：“遵东王金谕。”东王又曰：“天父有圣旨，命我们登朝，吾等当速登朝启奏也。”即令伺候。北王与众官跪呼千岁，请东王宽心乘舆，东王亦命北王与众朝官

---

① 程演生排印本误作“大父”，此处据缺名《天父下凡诏书》钞本改正。

② “四兄”称呼杨秀清。因洪秀全拜上帝会的说法，耶稣是上帝的长子，洪秀全是上帝的次子，南王冯云山是上帝的第三子，东王杨秀清是上帝的第四子，北王韦正是上帝的第五子，洪秀全妹洪宣娇是上帝第六女，西王萧朝贵为“帝婿”，翼王石达开为上帝第七子。所以杨秀清等称洪秀全为“二兄”，韦正等称杨秀清为“四兄”。

先往天朝。

北王将到天朝，忽谓北殿承宣官陈德松曰："尔当急往迎着金舆，请东王金谕，或先到朝厅，或直入朝门。"承宣领命飞迎金舆，传东殿仆射曰："东王在舆内安福，不敢惊驾。"北殿承宣闻得东王安福，遂不敢重请，即飞回禀报北王。北王听得东王安福，连忙下舆，徒步赶赴途中，即跪下问曰："天父劳心下凡？"天父诏曰："是也，尔速将金舆抬至金龙殿前。"北王对曰："遵天父圣旨。"即急传命天朝女官启奏天王。命毕，即偕丞相及众官将东王金舆抬进朝门。天王闻得女官传得北王所奏天父劳心下凡，亦忙步出二朝门内迎接天父。天父怒天王曰："秀全！尔有过错，尔知么？"天王跪下，同北王及朝官一齐对曰："小子知错，求天父开恩赦宥。"天父大声曰："尔知有错，即杖四十！"其时北王与众官俯伏地下，一齐哭求天父开恩，赦宥我主应有之责，小子等愿代天王受杖。天王曰："诸弟不得逆天父之旨，天父开恩教导，尔哥子自当受责。"天父不准所求，仍令责杖天王。天王对曰："小子遵旨。"即俯伏受杖。天父诏曰："尔已遵旨，我便不杖尔，但有石汀兰、杨长妹当使其各至王府与国宗一体安享天福，无用协理天事。朱九妹两大小前亦有功，亦准居王府安享天福，馀皆等尔清胞奏尔也。"言毕，天父回天。

北王及众官卫扶天王回殿，顶天侯负东王登殿。天王曰："天父劳心下凡教导，我们小子总要知得天恩。"众官跪下山呼万岁，皆对曰："遵旨。"北王禀奏东王曰："四哥[①]，天父又劳心下凡来。"东王喜曰："又劳天父下凡，天父真正是劳心多矣。"东王遂启奏天王曰："适才天父在弟府内下凡，命小弟等登朝启奏我主二兄。"天王问曰："清胞，天父有何圣旨？"东王对曰："天父圣旨命二兄要将幼主时时教导，须要教得好好，使其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总要合乎准则，不可任其心意所向。譬如天父降雨之时，幼主意欲出去游玩，若任其意游玩，是必雨淋身湿，即此一事就要节制，使其天晴之时方可游玩。又言女官在天朝理事，多有不周之处，天父又命小弟启奏我主二兄，女官若有小过，暂且宽恕，即使教导，亦要悠然，使他无惊慌之心。譬如凿池挖塘而论，不比筑城作营，若遇天时雨雪霏霏，即令其暂且休息，以待来日。现下雨雪寒冻，毋用紧挖。如此安慰，彼必宽意乐心，知恩

① "四哥"，也是称呼杨秀清。

感德，勇于从事，事必易成。前七月间天父下凡，改前诫语，有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二兄尚（上）过高天，天情道理自然无所不晓。但这为女官者本是女流，知识有限，天情道理何能十分晓得？闲时见二兄在殿前，女官面觐天颜，未免理事不周，致触二兄义怒，故此时常惊恐。且为臣者在君殿前作事，亦不甚方便，即如韦正胞弟而论，时在弟府殿前议事，尚有惊恐之心，不敢十分多言，何况女官在二兄面前乎？”东王又启奏曰：“譬如男官女官或犯死罪，固是定由我二兄奉天法诛戮，以正天法，以儆后犯。然在小弟细思，其犯人固属死有馀辜，但恐其中有些不明不白之冤，若遽杀之，未免有悞。小弟大胆，凡属男官女官有犯死罪之人，恳求二兄格外开恩，交付弟等细心严查，究问其所以得罪之原由，若遇情有可恕者，即恳二兄开恩赦；若实犯死罪至极，无可宽宥者，启奏二兄御照处决。如此庶无不白之冤，而我二兄之恩威并行，赏罚更为周密矣。但不知是否，惟恳二兄开恩诏明。”天王诏曰：“胞所奏极是，真真天父爱善恶恶慈祥审慎之仁心也。尔兄性本烈，未有胞奏，恐有悞杀，今听胞奏，不但尔兄不致有悞杀，后人观此，亦不敢草率也。自今以后，兄每事必与胞商酌而后行，使后人为君者每事亦效法乎尚（上），亦与贤臣商酌而后行，庶不致有悞也。”东王亦启奏曰：“此非小弟能想能周到，皆蒙天父、天兄化心，及我二兄之鸿恩优容也。”天王诏曰：“胞奏此理甚是，则必记诏以垂教万世，使万万世为主为臣皆要遵此行为，庶使天父好生之心永远常昭，而恬熙之风永垂不朽。”东王对曰：“此乃二兄明德立于永远，法式真为美也。”东王又谕众官曰：“尔等为官者，凡遇下官有事到案敬禀，或是或非，且随他直禀明白，切不可半途之中，见他有不合之处，即大声骂他，致他心无定见，常多惊恐。即有错处，亦须待他言毕，悠然教导，不然，恐他自后即有合理之处，其亦不敢来禀也。”天王降旨诏众官曰：“尔为官者，须知尔东王所言，即是天父所言也，尔等皆当欣遵。”众官对曰：“遵旨。”天王又诏北王曰：“兄要遵天父圣旨杖责，方合道理。”北王对曰：“天父开恩，不用杖责，二兄宽心，遵天父圣旨是也。”东王问北王曰：“天父下凡圣旨如何？”北王对曰：“天父初时即令杖责二兄，后因二兄遵旨，天父即开恩不杖。”东王启奏曰：“求二兄宽心，天父已经开恩，二兄遵天父圣旨，无用杖责便是也。”天王曰：“我转高天之时，天亚爷之性还过烈也，总是天亚爷有海底量，今日天父劳心下

凡，命杖责尔二兄者，因尔二兄肚量狭隘之过。从前尔兄转天之时，妖魔侵尚（上）天庭，天父还容得他过，命我暂且容他，他服便罢，何况今日女官有些小过，即令杖责，非量狭而何？”东王对曰：“二兄性格乃是天父生成，子肖父性，非量小也。二兄宽怀坐享天国万寿无疆者也。”奏毕，东王、北王偕众官跪下山呼万岁，奏旨退朝。

退出朝门，北王与众官即送东王回府。回至府内，东王昇殿，众官跪呼千岁毕，东王谕众官曰：“本军师今日将天父圣旨启奏我主二兄，未知是否？”北王与众官对曰：“东王所奏者乃奉天父圣旨，皆合天心，无有不是者也。”东王又曰：“尔等为官，凡尊者不合，尔为卑者要直禀不妨。即如本军师有错，尔等亦要直禀奏也。”众官对曰：“遵令。”北王偕众官跪呼千岁，请东王回内殿安福，即偕众官出府，各令回衙，北王亦回府矣。

二十二日，东王因天父下凡在天朝，欲令杖责天王，自回府后，细思天父之所以教导天王者，正是教导天下万国臣民也。我们为弟者，正当登朝请安，劝慰二兄宽心安福，方合天情道理。立意已定，即令承宣官飞马禀报北王及顶天侯要去登朝，又令女官登楼鸣伺候号令锣三阵，凡理东府事务之官员及舆官执事人等一齐到东府门前伺候。东王立时坐殿，各官进殿跪呼千岁，东王即谕众官曰：“我天王为天下万国之真主，前二十日天父劳心下凡，教导天王，即是教导我们及天下万国之弟妹也。我等固蒙天父教导，即天下万国亦皆同沾天恩。但前日天父教导天王，而天王之心虽未尝不欢怀，但我们为弟为臣须要各尽其道。譬如凡情，为长兄者被父母责骂，为弟者还要去兄面前劝解，何况我们天王乃是万国真主，蒙天父劳心下凡，欲令杖责，竟不到天王面前请宽心安福乎？本军师昨日意欲登朝请天王御安，因天父劳心下凡，故身体十分困倦，致未果行。今欲登朝，尔众官以为何如？”其时天官又副丞相曾钊扬、秋官又正丞相卢贤拔对曰：“此种道理，非蒙东王教导，卑职等实想不到也。求东王赦卑职等不晓事主之罪。”东王曰：“众官无罪，天情道理不怪尔不晓得，据尔等以为登朝劝慰天王为是，即便登朝可也。”遂舆而去。

及至朝门时，朝仪等官跪迎金驾，东王乃谕朝仪官曰[①]黄期陞曰：“尔

① 据缺名《天父下凡诏书》钞本校同，案这一个“曰”字为衍文。

朝为仪[①]，谅熟天情道理，前日天父下凡教导天王，即是教导我们，不过天父圣意将天王一人教导，以为我们天下臣民法则也。尔等要知本军师今特来登朝恭请御安，求天王宽心安福，尔要传令众朝官皆要具本章来请天王御安，方合道理。譬如人情，兄被父责，弟不劝慰兄心，岂是为弟之道乎？尔可将此道理宣与众官知之。”黄期陞对曰：“遵东王教导，卑职尊（遵）令”东王曰：“非本军师教导尔等，实乃天父、天兄化醒本军师之心使然也。尔可将此道理传谕各官，毋谓本军师教导可也。”黄期陞对曰：“遵令。”

不一时，天王坐金殿，擂鼓启朝门。东王、北王及顶天侯登殿山呼万岁。天王即诏曰：“清胞登朝，有何政事启奏？”东王对曰：“小弟特请二兄御安。”天王诏曰：“兄体安康。”又诏东王坐。东王谢坐，启奏曰：“小弟见昨日天父如此劳心下凡教导，虽是教导二兄，实是教导天下万国我们一班弟妹也，皆由我们为弟妹有过，故天父欲教二兄，以为天下弟妹法则也。”天王诏曰：“尔二兄果然有差处，始操劳天父下凡教导也。”北王对曰：“二兄无差，总是我们为弟之错。”东王即求天王赦罪，迺直启奏曰：“二兄亦有些错，何也？盖天兄开如此大恩，差我二兄为天下万国真主，实应化导天下万国人民个个合得天父之心。至二兄行为有些未合，固是二兄有过，就是天下人民未能尽合天心，致累二兄有些小之过也。然不独天下人民累二兄有些小之过，即弟亦累二兄成此些小之过。以此推之，二兄本无过，其过仍在小弟也。何也？二兄有些想不到之事，我们为弟者即要想明议定，登朝启奏，方是我们为弟为臣之道。昔人云：‘忠焉能勿诲乎？’何况我们今日荷蒙天父、天兄开如此大恩，我二兄为君，我们小弟为臣，反不如成语之亲切乎？如遇我二兄有未经细想之事，弟即宜事事想明，议定启奏，方合我们为臣为弟忠君敬兄之道。至若为君者有不明之处，君则诏臣参议议定，诏准施行；臣有不明之处，臣则启奏请训于君，君则降旨施行。如此方合为君为臣之道。今小弟未尽厥职，正是小弟为臣之过也。”天王曰：“清胞尔所奏者件件皆合天情，真真得天父、天兄及尔二兄之心也。”东王对曰：“小弟所见实未合宜，此乃二兄过誉并天父化心所致也。”于是又启奏曰：“观前日天父下凡开恩教导二兄，发令杖责，此更见天父是真神，二兄是真主，神爷教真子丝毫无

① 据缺名《天父下凡诏书》钞本校同，案此句应作“尔为朝仪”。

隐，为万世法则；使我二兄教导幼主，幼主以至万万世，皆知遵天父教我二兄之道如此式法也。况我主二兄曾经尚（上）过高天，得蒙天父亲自一一教过，然后始差下凡为天下万国真主。今日尚且有错，还要劳天父下凡教导，何况我幼主年轻，未知人性，尚属婴孩，今将天父所赐景物戏弄破坏则可；至若既知人性，将来天父赐来宝物甚多，若是任其心性，把来故意戏弄破烂则不可。务要其体念物力维艰，为天下法则。成语云‘节用而爱民’，由此而推，可至万世万万世，为慈父教其子，忠臣谏其君之法则也。谚云：‘木从绳而得直，君从谏而得正。’是故君有未明，良臣启奏，君则当从；臣理君事，亦必先启奏始行。如此则君臣同德，上下一心，斟酌尽善，断无后悔，洵为万世良法也。”天王曰：“兄今日之听清胞所奏，真是言言金玉，字字珠玑，诚为启朕心沃朕心之良弟良臣也。”东王对曰：“此非小弟之良，皆托赖天父之权能也。”

天王见东王如此启奏，极为欣慰欢喜，遂降诏旨，命设御宴，恩赐东王、北王及顶天侯同沐天父鸿恩。天王诏曰：“顶天侯尔今日得在金龙殿内坐宴，是天父大开天恩与尔者也。朕同胞等皆是亲承帝命下凡，顶天父、天兄纲常者。以理而论，惟朕及胞等始可在此金龙殿设宴。若至幼主以后，皆不准人臣在金龙殿食宴。设若臣有功者欲赐宴以奖其功，只准赐宴于朝厅，断不准在金龙殿内君臣同宴，以肃体统也。此一事极为关系，当记诏以垂永远也。”顶天侯即跪谢天恩，敬聆御旨。东王聆旨毕，对曰：“二兄诏得极是。必须如此，方可为万世永远仪则也。”东王又启奏曰：“语云‘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凡臣下食天之禄，忠君之事，固分所当然。然臣既有功，则君即当优养体恤，怜悯下忱，常加恩典，以奖其功。即如今天朝及弟等府之女官理天事者甚苦，且不是功臣忠臣之妻，即是功臣忠臣之母，或则有稚子，或则有立功之丈夫。彼为臣者既能舍家而顾国，国尔而忘家，公而忘私，则为君者自当体彼一念之忠忱，或准其一月而半归其家省视，或准其三十日或二十日归其家省视，或准其一二礼拜日排班轮流而归其家省视，以哺其稚子，以侍其衰姑，或以事其丈夫，使彼亦得尽其先顾国后顾家之谊。且又如今娘娘[①]甚多，其位尊，其权重，断非女官之有意所敢抗。然或有不

① 指洪秀全的后妃。

得意于娘娘者，或多加谴谪之词，倘不准女官启奏，则冤抑无由而伸。此又宜准其女官启奏，二兄方行主断，则曲直自见也。此君使臣以礼之一道也。又如宫城内有修整宫殿，挖地筑城，或打禁苑，必需女官操作其事，但止可降旨如何布置，切不可御目常注，督其操作。盖天威咫尺，御驾巡行之地，每为人之所敬畏，故宁可任其布置，方克有成，若亲督其操作，反不能成功也。此又君使臣以礼之道。人主既以如此推恩之礼以待其臣，则为臣者宁不愈加感激以忠其君乎？推之待女官如此，待男官[①]亦然。设使出师者必要怜主（其）在外辛苦，枕戈而眠，冒雪而征，君既体恤臣下，臣下必自效其忠答报主恩也。此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之明验也。至若闺门为王化之始，宫中为出治之原，故明明德于天下者必先治其国，而欲治其国者必先齐其家。今蒙天父开恩，娘娘甚众，天金[②]亦多，固不可专听娘娘之词而不容天金启奏，亦不可专听天金之言而不容娘娘启奏。凡有事故，必准其两人启奏明白，然后二兄将其两人启奏之词，从中推情度理，方能得其或是或非，不至有一偏之情也。又娘娘服事我二兄，固乃本分，但其中未免有触怒我主二兄，二兄务必从宽教导，不可用靴头击踢，若用靴头击踢，恐娘娘身有喜事，致悞天父好生。且娘娘或身有喜事者，须开恩免其服事，另择一宫闱准其休息，但使早晚朝见亦可。如此处待，方为合体。倘此娘娘仍有小过，触怒我主，亦当免其杖责，严加教导，使勿而犯。使得即或忤旨大罪，亦必待其分娩生后，乃可治罪也。”天王赞曰：“清胞所言，真齐家治国平[③]天下之药石要论也。”东王又启奏曰：“适才小弟所言君有想不到之处，皆要从良臣启奏。人君所以有想不到之处，皆由为弟为臣者不能因其心中当然之理想得明明，议得定定，来启奏之故也。即如龙一事，前时我二兄概贬为妖，此必二兄诛妖心急而概贬之也。据小弟意见，或是宝贝龙方是龙，故金龙殿用之，服归（饰）器件用之，其馀东海老蛇及一切蛇妖迷懵人灵者方是妖也。”天王曰：“清胞所言是也。当前天兄耶苏（稣）下降平在山，谕尔兄曰：‘龙是妖。’尔兄又问天兄曰：‘金龙殿之龙是妖否？’天兄曰：‘金龙殿之龙是

---

① 程演生排印本无“官”字，此据缺名《天父下凡诏书》钞本校补加。

② 指洪秀全的女儿。

③ 程演生排印本在“平”字下尚有一“治”字，据缺名《天父下凡诏书》钞本校无，案此字是排印本误排的，故删去。

大宝也，非妖也。’今奉天兄所言宝贝龙实是龙，实非妖，其馀东海老蛇即是红眼睛，凡间人所称阎罗妖及一概蛇妖迷害人灵者名为龙，实是妖也。当前尔兄昇天时，曾见有大金龙结成天尚（上）金龙殿也。又旧岁到汉阳，将铸金錾金龙头，尔兄曾梦见有一金龙来朝，此可见宝贝龙是龙而非妖也。今而后天国天朝所刻之龙尽是宝贝金龙，不用射眼也。”东王、北王对曰：“遵旨。”天王诏曰：“前日胞等具本启奏，言现下天父赐得绸帛不甚过多，不知胞等袍服足用否？如不足用，尔二兄宫中袍服既足，发出些与胞等共穿也。”东王对曰：“小弟等既蒙天父及二兄鸿恩，赐得亦有，不用发出也。”天王诏曰：“现今尔二兄之袍服既足，不用缝先。”北王启奏曰：“二兄为天下万国真主，富有四海，袍服虽足，亦要时时缝来。”东王启奏曰：“求二兄赦小弟之罪，容小弟直言启奏，袍是不足方要多，若云既足，缓些再缝，方见二兄节用爱人之德，正又弟何启奏要时时缝也？”天王讚曰：“清胞真是古之所谓骨鲠之臣，正胞尔虽是爱兄之心诚，终不若清胞直言无隐更为可嘉也。自后在尔幼主之世，凡为臣者当如清胞今日之直言，方尽为臣之道也。”东王对曰：“小弟虽足为为臣者法，但后日幼主以后，亦要法我二兄海底之量，能受臣直谏，方尽为君之道也。自古以来，为君者常多恃其气性，不纳臣谏，往往以得力之忠臣，一旦怒而悞杀之，致使国政多乖，悔之晚矣。”天王讚曰：“清胞所奏，件件皆是金玉药石之论，事事皆是至情至理之言，洵为万世之典章也。前天兄耶苏（稣）奉天父上帝命降生犹太国，曾谕门徒曰，后日有劝慰师临世。尔兄观今日清胞所奏及观胞所行为，前天兄所说劝慰师圣神风即是胞也。”东王对曰：“非弟能以药石进二兄，实二兄能从谏如流也。历代迄今，岂无直谏之臣，要其君之能纳不能纳耳。二兄欲以弟言为万世法，惟愿万世之主，自幼主始，皆如我二兄纳谏如流之英主，则千万世年受天之祐矣。”言毕，北王、顶天侯山呼万岁，请天王宽心安福，谢宴出朝。

北王、顶天侯及东殿各官拥护随侍东王回府昇殿，众官跪呼千岁毕，东王谓北王及顶天侯曰：“尔四兄今日启奏之事，似有冒渎之罪，幸得二兄海底之量，恩赦我们也。”北王对曰：“四兄所奏，句句都是天情天理，正是立天国万万年之基业，为后世万代君臣式法也。请四兄宽心。”东王又谕众官曰：“今蒙天父大开天恩，差天王为万国真主，又差我们一班弟妹为辅助，各各总要真心秉正，仝辅朝纲，以邀天眷也。”众官对曰：“遵东王教导。”

谕毕，北王同众官跪呼千岁，请东王宽心安福；东王亦命北王回府暨各官回衙，勤理天事也。

跋

本篇据程演生《太平天国史料第一集》排印本著录，并据缺名钞本《太平天国史料》中所钞巴黎藏本《天父下凡诏书》校，原刻本藏巴黎东方语言学校图书馆。

这一篇记事，是记太平天国癸好三年（公元 1853 年）十一月二十日天父下凡杖责天王洪秀全，命洪秀全免石汀兰、杨长妹、朱九妹姊妹四个女官在天朝任职事；并记二十二日东王杨秀清登朝以“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道理反复劝谏洪秀全。此诏极力描写杨秀清事君之忠，与洪秀全纳谏如流之德，它之所以刊刻颁行的缘故即由于此。

但是我们从这一记事中，却可看出杨秀清假借“天父下凡”，遂行私意的行动。杨秀清所以要免石汀兰、杨长妹、朱九妹姊妹四个女官在天朝（即天王府）任职，是因为他想把在天朝任职的朱九妹两姊妹夺到自己手里来，石汀兰、杨长妹两人只是陪衬。这样一来，“天父下凡”这个在革命初期曾经作为团结群众的工具，这时却转化为杨秀清遂行私意的手段了。杨秀清玩弄巫术篡夺大权，对引发太平天国内讧，是不能辞其咎的。

这篇记事，深刻地描写了洪秀全、杨秀清、韦正三人。洪秀全的性格很暴烈，火性发的时候，自己也控制不住。杨秀清既假借天父下凡要杖责他，又假借天父圣旨教诫他对人处事须要“优容”“宽恕”，洪秀全就对杨秀清说：

> 我转高天之时，天亚爷之性还过烈也，总是天亚爷有海底量，今日天父劳心下凡，命杖责尔二兄者，因尔二兄肚量狭隘之过。从前尔兄转天之时，妖魔侵尚（上）天庭，天父还容得他过，命我暂且容他，他服便罢，何况今日女官有些小过，即令杖责，非量狭而何？

洪秀全在这一段指桑骂槐的话里，实在就是对杨秀清说：“我要克制我的火性，养成海底量，你今天挟制我算不得什么，我暂且容你，你服便罢！”杨

秀清当然听得很清楚，所以他在天父下凡后两天就借上朝劝慰洪秀全的机会讽谏洪秀全说：

> 小弟虽足为为臣者法，但后日幼主以后，亦要法我二兄海底之量，能受臣直谏方尽为君之道也。自古以来，为君者常多恃其气性，不纳臣谏，往往以得力之忠臣，一旦怒而悞杀之，致使国政多乖，悔之晚矣！

可知杨秀清自己也知道洪秀全是不能容忍他的。他的话，真不幸而说中！但是，他虽有先见之明，却还要专横不已，最后还要篡夺洪秀全的地位，所以终被杀死。他被杀后，太平天国大纲紊乱，国政多乖，洪秀全也“悔之晚矣”！至于韦正，出身剥削阶级，阴柔奸险。他对洪秀全采取逢迎态度，如诏中记在金龙殿上洪秀全、韦正的封话：

> 天王诏曰：“尔二兄果然有差处，始操劳天父下凡教导也。”
> 北王对曰：“二兄无差，总是我们为弟之错。”

又记在殿上御宴时谈论袍服的对话：

> 天王诏曰：“现今尔二兄之袍服既足，不用缝先。”
> 北王启奏曰：“二兄为天下万国真主，富有四海，袍服虽足，亦要时时缝来。”

这两段对话，描写出韦正逢迎洪秀全的卑污龌龊的丑态。韦正对杨秀清却是采取谄媚的态度，谢炳《金陵癸甲纪事略》记韦正见杨秀清轿到，就扶轿迎接，论事不到三四句话，就跪谢说：“非四兄教导，小弟肚肠嫩，几乎不知道。”在此诏中所记，就完全证实了《金陵癸甲纪事略》的记载。韦正之所以要这样做法，实是包藏祸心，蓄意伺候机会，杀死杨秀清，夺取革命政权。这一个奸诈的阶级异己分子，对太平天国革命是起了很大的破坏作用的。我们细读这一篇记事，后来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内讧，在这里已经可以看出端倪来了。

第三部分

起义文告

说　明

此处所录的太平天国起义檄文三种。第一种是太平天国壬子二年刊刻的《颁行诏书》，这是太平天国在辛开元年和壬子二年（公元 1851 ～ 1852 年）在广西永安州和进军湖南、湖北时颁布的文告。第二种是《诰四民各安常业谕》，这是太平天国癸好三年（公元 1853 年）攻克南京前后时期颁布的文告。第三种是《劝弃暗投明谕》，这是太平天国庚申十年（公元 1860 年）三月攻破江南大营获得大胜利后颁布的文告。

《颁行诏书》是宣布太平天国起义的文告，《诰四民各安常业谕》是宣布太平天国建国（建立王业）的文告，《劝弃暗投明谕》是宣布太平天国争取清朝官员兵勇弃暗投明的文告。这三种文告，各有代表的时期，都是太平天国起义的重要文告。

颁行诏书

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

真天命太平天国左辅正军师东王杨[①]右弼又正军师西王萧为奉天诛妖救世安民事：据《旧遗诏圣书》天父皇上帝当初六日造成天地山海人物，皇上帝是神爷，是纵（魂）爷，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天下万国，俱有记及皇上帝之权能。溯自皇上帝造有天地以来，皇上帝大发威怒屡矣。尔世人还未知乎？皇上帝第一次大怒，连降四十日四十夜大雨，洪水横流矣。第二次大怒，皇上帝降凡，救以色列出麦西国矣。第三次大怒，皇上帝遣救世主耶稣降生犹太[②]国替世人赎罪受苦矣。今次又大怒，丁酉岁皇上帝遣天使接天王昇天命诛妖，复差天王作主救人。戊申岁皇上帝恩怜世人之陷溺，被妖魔之迷缠，三月上主皇上帝降凡。九月救世主耶稣降凡，显出无数权能，诛尽几多魔鬼，场场大战，妖魔何能斗得天过。且问皇上帝何怒？乃怒世人拜邪神，行邪事，大犯天条者也。尔世人还未醒乎！生逢其日，得见皇上帝荣光，尔世人何其大幸。生遇其时，得见太平天日，尔世人何其大幸。好醒矣！好醒矣！顺天者存矣！逆天者亡矣！

今满妖咸丰，原属胡奴[③]，乃我中国世雠。兼之率人类变妖类，拜邪神，逆真神，大叛逆皇上帝，天所不容，所必诛者也。嗟尔团勇，不知木本

---

① 重刻本作“和乃师赎病主左辅正军师东王杨”。

② 重刻本作“大”。

③ 张元济著录本原作“妖”，此处据程演生影印重刻本改。

水源，情愿足上首下，贪蝇头之微利[①]，反颜事雠，受蛇魔之迷缠，忘恩背主，不思己为中国之善士，本属天朝之良民，竟轻举其足于亡灭之路，而不知爱惜也耶？况查尔们壮丁，多是三合会党[②]，盍思洪门[③]歃血，实为同心同力以灭清，未闻结义拜盟，而反北面于雠敌者也！[④]

今各省有志者万殊之众，名儒学士不少，英雄豪杰亦多。惟愿各各起义，大振旌旗，报不共戴天之雠，共立勤王之勋，本军师有所厚望焉。本军师体上帝好生之德，痌瘝在抱，行仁[⑤]义之师，胞与为怀，统帅将士尽忠报国，不得不彻始彻终，实情谕尔等知悉也。独不思天既生真主以御民，自必扶天王以开国，纵妖魔百万，诡计千端，焉能同天打斗斗乎！但不教而诛，问心何忍，坐视不救，仁者弗为，故特剴切晓谕。尔等凡民亟早回头[⑥]，拜真神，丢邪神，复人类，脱妖类，庶几常生有路，得享天福。倘仍执迷不悟，玉石俱焚，那时噬脐悔之晚矣。切切特谕。

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

真天命太平天国左辅正军师东王杨[⑦]右弼又正军师西王萧为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若曰：嗟尔有众，明听予言，予惟天下者中国[⑧]之天下，非胡虏之天下也；衣食者中国之衣食，非胡虏之衣食也；子女民人[⑨]者中国之子女民人，非胡虏之子女民人也。慨自有明失政，满洲乘衅[⑩]，混乱中国，盗中国之天下，夺中国之

---

① “贪蝇头之微利”句，重刻本改作“瞒高天之大德”。

② 三合会是在清康熙年间组织的秘密结社，它的宗旨是反清复明，初时叫做天地会，后来又叫做三合会，或叫做三点会。

③ 天地会自称“洪门”。

④ “况查尔们壮丁，多是三合会党，盍思洪门歃血，实为同心同力以灭清，未闻结义拜盟，而反北面于雠敌者也”等句，重刻本改作：“况尔四民人等，原是中国人民，须知天生真主，亟宜同心同力以灭妖，孰料良心尽泯，而反北面于雠敌者也。”

⑤ “仁”字据重刻本加。

⑥ 张元济著录本原作“尔等凡民辈回头”，此处据重刻本改。

⑦ 重刻本作：“和乃师赎病主左辅正军师东王杨”。

⑧ “予惟天下者中国之天下”，“衣食者中国之衣食”，“子女民人者中国之子女民人”，此三句里面“中国”两字，重刻本都改作“上帝”。

⑨ “民人”，张元济著录本误作“人民”，下同。此处据《柏林访书记》“颁行诏书”条（见《国闻周报》第十二卷第四十二期）校勘改正。

⑩ “有明失政，满洲乘衅”句，重刻本改作“满洲肆毒”。

衣食，淫虐中国之子女民人[①]，而中国以六合之大，九州之众，一任其胡行，而恬不为怪，中国尚得为有人乎！自满洲流毒中国[②]，虐焰燔苍穹，淫毒秽宸极，腥风播于四海，妖气惨于五胡[③]，而中国之人，反低首下心，甘为臣仆。甚矣哉，中国之无人也！

夫中国首也，胡虏足也。中国神州也，胡虏妖人也。中国名为神州者何？天父皇上帝真神也，天地山海是其造成，故从前以神州名中国也。胡虏目为妖人者何？[④]蛇魔阎罗妖邪鬼也，鞑靼妖胡，惟此敬拜，故当今以妖人目胡虏也。奈何足反加首，妖人反盗神州，驱我中国悉变妖魔，罄南山之竹简，写不尽满地淫污，决东海之波涛，洗不净弥天罪孽。予谨按其彰著人间者约略言之：夫中国有中国之形像，今满洲悉令削发，拖一长尾于后，是使中国之人，变为禽兽也。中国有中国之衣冠，今满洲另置顶戴，胡衣猴冠，坏先代之服冕，是使中国之人，忘其根本也。中国有中国之人伦，前伪妖康熙暗令[⑤]鞑子一人管十家，淫乱中国之女子，是欲中国之人尽为胡种也。中国有中国之配偶，今满洲妖魔悉收中国之美姬，为奴为妾，三千粉黛，皆为羯狗所污，百万红颜，竟与骚狐同寝，言之恸[⑥]心，谈之污舌，是尽中国之女子而玷辱之也。中国有中国之制度，今满洲造为妖魔条律，使我中国之人，无能脱其网罗，无所措其手足，是尽中国之男儿而胁制之也。中国有中国之语言[⑦]，今满洲造为京腔，更中国音，是欲以胡言胡语惑中国也。凡有水旱，略不怜恤，坐视其饿莩流离，暴露如莽[⑧]，是欲我中国之人稀少也。满洲又纵贪官污吏，布满天下，使剥民脂膏，士女皆哭泣道路，是欲我中国之人贫穷也。官以贿得，刑以钱免，富儿当权，豪杰绝望，是使我中国之英俊抑郁而死也。凡有起义兴复中国者，动诬以谋反大逆，夷其九族，是欲绝我中国英雄之谋也。满洲之所以愚弄中国，欺侮中国者，无所不用其极，巧

---

① “盗中国之天下，夺中国之衣食，淫虐中国之子女民人”，重刻本删此三句。
② “自满洲流毒中国”句，重刻本改为“妖胡”两字。
③ “五胡”，张元济著录本误作“五湖”，此处据《柏林访书记：颁行诏书》条校勘改正。
④ “胡虏目为妖人者何”句，张元济著录本“目”字误移“胡虏”二字上，此处据《柏林访书记》“颁行诏书”条校勘改正。
⑤ “令”字张元济著录本作“使”，此处据重刻本改。
⑥ “恸”字，张元济著录本作“痛”，此处据重刻本改。
⑦ “语言”，重刻本作“言语”。
⑧ “暴露如莽”句，张元济著录本原作“暴骨如芥”，此处据重刻本改。

矣哉！

昔姚弋仲，胡种也，犹戒其子襄，使归义中国。苻融亦胡种也，每劝其兄坚，使不攻中国。今满洲乃忘其根源之丑贱，乘吴三桂之招引，霸占中国，极恶穷凶[①]。予细查满鞑子之始末，其祖宗乃一白狐一赤狗交媾成精，遂产妖人。种类日滋[②]，自相配合，并无人伦风化，乘中国之无人，盗据华夏[③]。御座[④]之设，野狐[⑤]升据，朝堂之上，[⑥]沐猴而冠。我中国不能犁其廷[⑦]而锄其穴，反中其诡谋，受其凌辱，听其号令[⑧]，甚至文武官员，贪图利禄，[⑨]拜跪于狐群狗党之中。今夫[⑩]三尺童子，至无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则龁然怒。今胡虏犹犬豕也，公等读书知古，毫不知羞。昔文天祥、谢枋得誓死不事元，史可法、瞿式耜誓死不事清，此皆诸公之所熟闻也。予总料满洲之众，不过十数万，而我中国之众，不下五千馀万，以五千馀万之众，受制于十万，亦孔之丑矣！

今幸天道好还，中国有复兴之理，人心思治，胡虏有必灭之征。三七之妖运告终，而九五之真人已出，胡罪贯盈，皇天震怒，命我天王肃将天威，创建义旗，扫除妖孽，廓清华夏，恭行天罚。言乎远，言乎迩，孰无左袒之心；或为官，或为民，当急扬徽之志。甲胄干戈，载义声而生色，夫妇男女，摅公愤以前驱。誓屠八旗以安九有，特诏四方英俊，速拜上帝，以奖天衷。执守绪于蔡州，擒妥欢于应昌，兴复久沦之境土，顶起上帝之纲常。其有能[⑪]擒狗鞑子咸丰来献者，或有[⑫]能斩其首级来投者，或[⑬]又有能擒斩一

---

① “极恶穷凶”句，重刻本作“恶极穷凶”。
② “日滋”，张元济著录本误作“匀滋”，此处据《柏林访书记》“颁行诏书”条校勘改正。
③ “华夏”，重刻本作“中夏”，下同。
④ “御座”，重刻本作“妖座”。
⑤ “野狐”，张元济著录本误作“野妖”，此处据《柏林访书记》“颁行诏书”条校勘改正。
⑥ “朝堂之上”句，重刻本改作“蛇窝之内”。
⑦ “犁其廷”，张元济著录本误作“犁其窟”，此处据《柏林访书记》“颁行诏书”条校勘改正。案重刻本“廷”字改为“窟”字。
⑧ “听其号令”句，重刻本改作“听其吓诈”。
⑨ “甚至文武官员，贪图利禄”句，重刻本改作“甚至庸恶陋劣，贪图蝇头”。
⑩ “夫”，重刻本作“有”。
⑪ “能”字据《柏林访书记》“颁行诏书”条校勘加。
⑫ “有”字据重刻本加。
⑬ “或”字据程演生影印重刻本加。

切满洲胡人头目者，奏封大官，决不食言。盖我中国之天下[①]，今既蒙皇上帝开大恩命我主天王治之，岂胡虏所得而久乱哉！公等世居中国，谁非上帝子女，倘能奉天诛妖，执蝥弧以先登，戒防风之后至，在世英雄无比，在天荣耀无疆。如或执迷不悟，保伪拒真，生为胡人，死为胡鬼。顺逆有大体，华[②]夷有定名，各宜顺天，脱鬼成人。公等苦满洲之祸久矣，至今而犹不知变计，同心戮力，扫荡胡尘，其何以对上帝于高天乎！予兴义兵，上为上帝报瞒天之雠，下为中国解下首[③]之苦，务期肃清胡氛[④]，同享太平之乐。顺天有厚赏，逆天有显戮，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救一切天生天养中国人民谕

真天命太平天国左辅正军师东王杨[⑤]右弼又正军师西王萧谕救一切天生天养凡属天父上主皇上帝子女者，又谕救一切中国人民从前不知大义，悞幫[⑥]妖胡自害中国者曰：尔等尽是上帝子女，尔等知否？本军师实情谕尔等，尔等肉身，是尔凡肉父母所生，尔等灵魂（魂），是上帝所生。上帝是本军师亲爷，亦是尔等亲爷，又亦是天下万国人民亲爷，此所以古语云“天下一家，四海皆兄弟”也。今尔等丢亲爷，拜魔鬼，魔鬼是上帝亲爷雠敌，亦是本军师雠敌，又亦是尔等及天下万国人民雠敌。魔鬼者何？就是尔等所拜祭各菩萨偶像也。各菩萨偶像者何？就是蛇魔红眼睛阎罗妖之妖徒鬼卒也。蛇魔红眼睛阎罗妖者何？就是皇上帝当初造天造地之时所造生之老蛇。今既变为妖怪，能变得十七八变，东海龙妖亦是他，正是妖头鬼头，专迷惑缠捉凡人灵魂（魂）落十八重地狱，做他妖徒鬼卒，听他受用淫污者也。

尔等静想，魔鬼既是专迷惑缠捉上帝子女，就是专迷惑缠捉本军师弟妹，非是本军师雠敌，亦是尔等及天下万国人民雠敌而何？夫魔鬼既是雠敌，焚击之不暇，反伸首就他，任其缠捉。俗语云“豆腐是水，阎罗是鬼”，

---

① “盖我中国之天下”句，重刻本改作“盖皇上帝当初六日造成之天下”。
② “华”，重刻本作“夏”。
③ “下首”，张元济著录本作“下民”，此处据重刻本改。
④ “务期肃清胡氛”，张元济著录本作“务肃清胡气”，此据重刻本改。
⑤ 重刻本作“禾乃师赎病主左辅正军师东王”杨。
⑥ “幫”，重刻本作“幫”，下同。

又俗语云“走鬼走入庙”，尔等听过否？尔等果有灵心未死，将此等俗语静想，亦可以翻然醒悟追悔。丢了亲爷莫大之罪，且中了雠敌诡计，后来坠入地狱沉沦，听魔鬼淫污，狗咁贱，贱过狗矣！

今天父上主皇上帝，恩怜凡人中魔鬼毒计，丁酉岁差天使接天王昇天，上帝亲命天王诛妖，复差天王降凡作主救人。戊申岁三月上帝降凡主张，九月天兄耶稣降凡拯救，今既五年[①]矣。本军师不实情谕明尔等，尔等无知，屡[②]反天逆天，致陷地狱，受千年万万载[③]永苦，本军师问心何忍。故今特剴切谕明尔等，速即丢魔鬼，归亲爷，方可受天百禄也。本军师又实情救尔等，尔等多是中国人民，既是中国人民，何其愚蠢，薙发从妖，胡衣胡服，甘做妖胡奴狗，足上首下，尊卑颠倒。尔等知否？以中国制妖胡，主御奴也，顺也；以妖胡制中国，奴欺主也，逆也。中国甚大，谅多明识大义之人。今幸[④]上帝大开天恩，差天王降凡，作天下万国太平真主。特谕中国人民，从前悞在妖营，幫妖逆天，今闻本军师谕，有能即明大义，约同中国人民，擒斩妖胡头目首级，亲到天朝投降者，本军师不独赦宥尔等前愆，且将奏明天父，有大大天爵天禄封赏尔等。我主江山万万年，尔子尔孙世袭官爵万万年。且尔等本身既认识上帝亲爷，脱鬼成人，在世荣耀无比，在天享福无疆，永远威风，永远尊贵，岂不胜过幫妖变鬼，生则受鬼迷缠，死则作鬼奴卒，受其淫污恶毒，变成大肿痲疯，变成难看恶鬼，永远在十八重地狱受无穷无尽苦楚也。孰得孰失，何去何从，必有能辨之者。如有能辨之人，速即反戈替天诛妖，以奖上帝主意，上帝幸甚，其自高天以下，实嘉尔等同心翊赞之力。本军师决不食言，顺天有厚赏，逆天有显戮，布告天下，各宜遵行。

跋

上面这一卷《颁行诏书》，共收《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奉天讨胡檄

① “五年”，张元济著录本误作“三年”，此处据《柏林访书记》“颁行诏书”条校勘改正。
② “屡”字，重刻本无。
③ “万万载”，张元济著录本原作“万载”，此处据重刻本加。
④ “幸”字，张元济著录本误作“奉”，此处据《柏林访书记》“颁行诏书”条校勘改正。

布四方谕》、《救一切天生天养中国人民谕》三篇。本书据张元济著录德国普鲁士国家图书馆藏初刻本（见193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太平天国诗文钞》排印本）录，并据法国巴黎国立东方语言学校图书馆藏重刻本校对。

这三篇檄文，是太平天国初期最重要的三道檄文。那时候，太平军从广西北出，不仅到处布告，并且在壬子二年（公元1852年）把它们汇刻成书，作为革命读本，叫做《颁行诏书》。

第一篇《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先叙说洪秀全奉天诛妖救世安民的使命。次叙清朝咸丰乃中国世仇，兼之率人类变妖类，拜邪神，逆真神，大叛逆上帝，为天所必诛。最后劝谕人民亟早回头，拜真神，丢邪神，复人类，然后得享天福的道理。这是一篇用宗教的说法导引出反清革命理论的檄文。

第二篇《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申明民族大义，痛述清朝统治者压迫汉族的种种罪恶，以鼓舞革命义愤。所举清朝统治者压迫人民的罪状，如“凡有水旱，略不怜恤，坐视其饿莩流离，暴露如莽”，如“纵贪官污吏，布满天下，使剥民脂膏，士女皆哭泣道路”，如“官以贿得，刑以钱免，富儿当权，豪杰绝望”等，都说明了清朝的政权是代表地主阶级压迫人民的政权，这样，就把反对清朝统治者的斗争与反封建的斗争结合起来了。

第三篇《救一切天生天养中国人民谕》，首先论述世人都是上帝子女，说明“天下一家，四海皆兄弟”的道理。次述阎罗妖是上帝仇敌，也是世人仇敌。又述清朝统治者就是妖魔，中国人薙发从妖，做了胡妖奴狗，就会变鬼，生则受鬼迷缠，死则作鬼奴走卒。最后谕劝世人丢魔鬼，归上帝，同心打倒清朝统治，替天诛妖，以享天福。这也是一篇用宗教的说法导引出反清革命理论的檄文。

诰四民各安常业谕

真天命太平天国左辅正军师东王杨禾乃师赎病主右弼又正军师西王萧为诰谕四民各安常业事：照得天意既定，人心宜从，天既生真主以御民，则民自宜倾心而向化。慨自胡奴扰乱中国以来，率民拜邪神而弃真神，叛逆上帝，倡民变妖类，迥非人类，触怒皇天。兼且暴虐我黎庶，残害我生灵，肆铜臭之熏天，令斯文以扫地。农工作苦，岁受其殃，商贾通往，关征其税，四海伤心，中原怒目。

本军师奉天命之用休，不忍斯民于涂炭，创义旗以剿妖胡，兴王师以灭魔鬼，乃郡县所经，如行时雨，旌旗所指，犹解倒悬，本天意之昭彰，证人心之响应。自广西起义以来，所到之处，抗王师者前徒倒投顺之戈，凛天威者闻风丧妖人之胆。

兹建王业，切诰苍生，速宜敬拜上帝，毁除邪神，以奖天衷，以受天福，士农工商各力其业。自谕之后，尔等务宜安居桑梓，乐守常业，圣兵不犯秋毫，群黎毋容震慑，当旅市之不惊，念其苏之有望。为此特行诰谕，安尔善良，布告天下咸晓，万方各口凛遵毋违，特谕。

太平天国癸好三年五月初一日诰谕

跋

上面《诰四民各安常业谕》一篇，原件藏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院。

这是一篇太平天国癸好三年（公元 1853 年）解放南京前后时期的重要布告。此处所录不列颠博物院藏的原件所填日期为太平天国癸好三年五月初

一日。考钞本《粤匪杂录》所录此件颁布日期是太平天国癸好三年二月初十日（夏历二月初六日）即克复南京前四日。王崇武辑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藏《小刀会解放上海文件十六件》，所录此件颁布日期则为太平天国癸好三年八月初十日（夏历八月十二日），即小刀会在上海起义后七日。因为这一个时期太平天国每向一个地区进军，或解放一个地区，就颁布这一道诰谕，所以印成谕文和年份，而留月日到颁布时才填上。

诰谕中首先声讨清朝统治者的罪恶说："暴虐我黎庶，残害我生灵，肆铜臭之熏天，令斯文以扫地。农工作苦，岁受其殃，商贾通往，关征其税，四海伤心，中原怒目。"这几句话，说尽了清朝统治者封建压迫与剥削的罪行，以激起人民的愤怒。接着叙述自广西起义以来，解救人民痛苦的革命事业的胜利。现在建立"王业"，大家都要享受"天福"了，所以特颁这一道诰谕，布告四方，希望士、农、工、商各安居乐业。

劝弃暗投明谕

九门御林忠悫都卫军辅王杨
钦命文衡又副总裁九门御林忠贞朝卫军赞王蒙
钦命文衡副总裁九门御林忠勇羽林军英王陈
真天命太平天国钦命文衡正总裁开朝精忠军师殿右军干王洪为实情劝谕弃
九门御林忠义宿卫军忠王李
九门御林忠正京卫军侍王李
九门御林忠敬陛卫军章王林

暗投明，共出迷途，各保永福事：缘夫天下者中华之天下，非胡虏之天下也；宝位者中华之宝位，非胡虏之宝位也；子女玉帛者中华之子女玉帛，非胡虏之子女玉帛也。慨自明季凌夷，鞑妖乘衅，窜入中华，盗窃神器，而当时官兵人民未能共愤义勇，驱逐出境，扫清羶秽，反致低首下心，为其仆从，迄今二百馀年，浊乱中华，钳制兵民，刑禁法维，无所不至，而一切英雄豪杰莫不为其所制而甘为之用。吁！实足令人言之痛心，恨之刺骨者矣。

然从前尔等官兵为妖所用，本系被其迫胁，原难深罪。且前时未逢真圣主首出，无所依归，尔等又不能共创义举，自不能舍妖他适。譬如黑暗之中，未睹天日，暗中摩挲，不辨方位，何能不误入迷途以待天晓乎！

兹者三七之妖运告终，九五之真人已出，恭维天父、天兄大开天恩，亲命我真圣主天王降凡御世，用夏变夷，斩邪留正，誓扫胡尘，拓开疆土，此诚千古难逢之际会，正宜建万世不朽之勋猷。是以一时智谋之士，英杰之俦，无不瞻云就日，望风景从，诚以深明乎去逆效顺之理，以共建乎敬天勤

王之绩也。

惟是尔等官兵人等，虽现为妖官妖兵，亦皆是天父之子女，不过从前误为妖用，不能不听其驱使，遂至助妖为害，同天打斗，迹虽可恨，情实可原。今既遇真主当阳，自宜弃暗投明，亟归正道，涤旧染之污俗，作天堂之子女。且我天王恩高德厚，援救苍生，凡能敬天识主，倾心归附，莫不一视同仁，待以异数。本军师等诚恐尔等执迷不悟，受妖蛊惑，用是不惜援手拯溺，警聋振铎，特将顺逆之大原，利害之实迹，为尔等剀切谕明之。

夫鞑妖之笼络华人，首以官职，尔等试思，凡有美缺要任，皆系满妖补受，而冲繁疲难者则以华人当之，使其亏空罣误，动辄得咎，名虽为官，何殊桎梏。若夫陞迁选调，满妖则通同保荐，各踞显要，一属华人，则非妖头批驳，即是妖部阻隔，纵使功绩赫奕，终竟非贿不行。至兵则满兵双粮，华兵单饷，一遇战阵，则华兵前驱，满兵后殿，故每天兵临压，立成齑粉。其肝脑涂地尸骨堆山者，惟华兵为最多，而满兵在后，一见前锋失利，即鼠窜奔逃，其罹锋刃冒矢石者皆以华人为之障蔽，故世俗呼乡勇为“挡死牌”，而呼华兵为“替死鬼”也。至于犒赏颁赐则又皆满妖是问，而汉兵无与焉。且尔等之所以抛父母，离乡井，披霜触暑，出生入死者，无非欲稍建功名耳。而鞑妖于军中功名则又无所定准，任是红蓝白顶皆是虚无假借，故俗以军功顶戴谓之“太平消”，盖以急则予之，缓则夺之也。尔等又何苦以百战之馀身，而博此虚假之名器乎！且也，千里征调，飞符迅急，千山万水，跋涉从戎，露宿风餐，辛勤毕备，身未建乎功名，人已丧于锋镝，良可惜也。况尔等为兵为勇之人，多系平日误作非为，是以借兵勇以为逃死之地。不知本乡之地恶尔等如同虺蜴，而鞑妖又严其法网，多方责治，使一旦还乡，乡人即共相诛殛，非活埋诸土，即生弃诸渊，此本军师在东时并身历八省实所亲见。尔等无论不能身致荣显，即或稍有寸进，亦终不能荣归故里。故谚有之曰：“富贵不还乡，如衣锦夜行。”乃尔等从军则有死而无生，还家则以生而就死，容身无地，死而后已，午夜自思，实堪悲痛。是皆尔等为妖所用，是以一至于此，果何利而何图而顾甘心隐忍乎！

然此不过就其待尔兵勇者大约言之，至于荼毒生灵，害虐黎庶，则又截

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无尽者也。鞑妖之流毒我中华者如此，凡我中华之人，皆鞑妖之世仇，所宜共奋义怒，歼此丑夷，恢复旧疆，不留馀孽。斯则天理之正，好恶之公，何反含羞忍耻为之奴隶，违背天朝，不思归附，是何异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嗟嗟！可恨矣，抑可哀矣。

尔等抑知我天朝廓达大度，胞与为怀，不分新旧兄弟，皆是视同一体。大功大封，小功小赏，尚（上）而王侯将相，下而兵士妇孺，俱使衣食得所，居处相安，有家者固团圞以相乐，无室者亦婚配以各遂，虽在军旅之中，仍不废家庭之乐。以视尔等流离异域，横死疆场者，真不啻天壤之别也。况乎共扶真主，各建殊勋，今时则荣光永享，后世则竹帛昭垂，千载一时，勋名何既。矧乎太平一统，即在目前，不下三五年间，俱是开国勋臣，那时分茅裂土，衣锦荣归，闾里辉煌，方不负大丈夫建功立业之志。尔等何竟昧于从违而不早图变计乎！且我天朝天恩广大，往者不追，尔等果能悔悟来归，定然量材录用，切勿以曾为妖鞑之官兵自怀疑畏，裹足不前，务当亟早回头，速出迷津，各保永福，本军师实有厚望焉。倘仍至死不悟，甘为妖奴，转瞬天兵攻克，噬脐无及，尔时悔之亦已晚矣。本军师等念切中土被妖披靡，故实情明谕，虽痛切不知所言，孰得孰失，请自思之，何去何从，当自谅之。速著先幾之识，勿贻后至之诛，庶无负本军师谆谆醒谕之至意焉。布告尔众，咸使闻知。

太平天国庚申十年　月　日

跋

上面《劝弃暗投明谕》一篇，原钞件藏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

这一篇檄文，据布告的年代看，当是庚申十年（公元 1860 年）太平天国破江南大营，进攻常州、苏州等地时发的布告。在布告上列衔的共有七人：干王洪仁玕、英王陈玉成、忠王李秀成、赞王蒙得恩、侍王李世贤、辅王杨辅清、章王林绍璋。这七人都是当时太平天国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领导人物。

这一篇谕文，大体上是根据《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的主旨来发挥的，

它更进一步举出“挡死牌”“替死鬼”“太平消”等等具体事实，促使清朝军队里面大多数的汉人官兵觉悟，使他们来归附天朝，以削弱清军的力量。谕文中所说的都是事实，所以当时清军江南大营中的汉人官兵和苏州等地清军中的汉人官兵都纷纷投降太平天国。这说明这一篇谕文在当时发生了一定的作用。

第四部分

建国文献

说　明

建国文献共分总类、军事、内政、经济、对外政策、文化六大项。

总类共选《资政新篇》、《英杰归真》、《常熟报恩牌坊碑序》三篇。从前两篇可以看出太平天国的一些建国的制度和政策，从后一篇可以看出太平天国建国的成就。

军事分为军纪、战事两项。军纪选有《太平条规》一篇，从这篇文献中，可以看出太平天国军纪法简令严的特点。战事选有七篇：《天官副丞相林凤祥等报告北伐战况禀》一篇是北伐战役的文献，《燕北秦日纲命殿右三十检点陈玉成坚守圻州谕》一篇是西征战役的文献，《忠王李秀成致征北主将张洛行书》一篇是太平天国对蒙、亳起义队伍的关怀的文献，《忠王李秀成给宿卫军大将佐陆顺德等谕》和《忠王李秀成谕上海百姓檄》两篇是庚申十年（公元 1860 年）进军上海的文献，《忠王李秀成谕侄容椿男容发书》一篇是辛酉十一年（公元 1861 年）进军浙江的文献，《英王陈玉成致扶王陈德才等书》一篇是庐州失陷与扶王陈德才等远征西北的文献。

内政分为乡官、保举考试与招贤、礼制、禁令四项。乡官选有四篇：从《殿右捌指挥杨札谕荻港镇人民依限造册呈报告示》和《忠王李秀成谕苏郡四乡百姓举官造册告示》两篇可以看见选举乡官的制度，《林宏溪堂立两司马伍长议单》和《卒长汪文明名册》两篇可以看见乡官制度实施中的一些情况。保举考试与招贤选有三篇：《燕王秦日纲为遵谕保举官员毋得徇情事覆东王杨秀清禀》一篇是保举制度的文献，《钦定士阶条例序》一篇是考试制度的文献，《招贤榜》一篇是招贤制度的文献。礼制选有《佐天侯陈承瑢晓谕官兵人等红黄二色宜恪遵定制告示》一篇，说明太平天国礼制受了封建思

想落后性的影响。禁令选有五篇，这五篇文献说明太平天国对禁鸦片、禁黄烟、禁酒、禁赌、禁娼妓的严厉，从禁赌一篇布告中，并说明太平天国对那些没有正当职业的流民使他们“归真锺正”，加以改造，这就可见太平天国革命对改革旧社会风气的努力。

经济分为土地、手工业、交通三项。土地选有四篇：《东王杨秀清等奏请准良民照旧交粮纳税本章》和《天王减征苏省钱漕诏》两篇，是说明太平天国在平均田产未能实施之后暂时采用了照旧交粮纳税的政策；《锡金在城赋租总局经董薛告示》一篇，是说明太平天国后期有些地方当局错误地把统筹收租纳粮的事件交给地主办理；《珽天安办理长洲军民事务黄酌定还租以抒佃力而昭平允告示》一篇，是说明太平天国对地主收租由政府定以租额的办法，以限制地主阶级的过分剥削。手工业选有《殿前丞相掌理安省油盐事务元臣黄批》一篇，是说明太平天国管理私营手工业对保证生产起了作用。交通选有《太阳河渡船码头规条碑》一篇，是反映出太平天国管理交通废除封建码头，具有强烈的阶级性和鲜明的政策性的文献。

对外政策共选十一篇。《由南京至广州送信纪事》一篇，记载太平天国在克复南京后第三天，由东王杨秀清派员带信去广州访问外国公使进行外交工作。这一文献，就首先粉碎了买办资产阶级“学者”所说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之一是不懂得讲外交的谬论。《东王杨秀清等谕英使文翰》、《殿左伍检点罗大纲致英国外交人员书》、《天王谕西洋番弟诏》、《天王中西永遵和约章诏》等篇也表达了太平天国对外国维持和平友好的愿望，并对外国正当商人来华通商表示欢迎。我们从以忠王李秀成为首的在江苏、浙江两省与外国发生的交涉看来，可以说是完全符合十九世纪中叶国际上的外交行动的。例如庚申十年（公元 1860 年）七月，忠王李秀成进军上海之役，他在未进军之前，先照会英国公使表示太平天国愿与各国修好，说明太平天国不能不收复上海的缘由，但为照顾通商起见，请英国公使偕各国公使到苏州面商进入上海时的办法。英国侵略者蛮不讲理，不理会太平天国的照会，却帮助清朝抗拒太平天国进军。忠王李秀成又照会英、美、法各国公使，再申友好的愿望，请他们勿助清朝，立即撤退军队炮舰来苏州面商。此处所选《忠王李秀成致上海英国公使请偕各国公使来苏州面商书》和《忠王李秀成致英美法各国公使即撤炮船收回兵勇从速来苏州面商书》两篇文献充分说明了太平天国

当时的外交行动。这是太平天国对外政策的一方面。在另一方面，如果外国侵略者胆敢向太平天国侵犯，那么，太平天国就毫不踌躇地加以反击，此处所选《殿左玖检点周胜坤札美国水师提督布嘉南禀报入境缘由谕》、《东王杨秀清覆英人三十一条并质问英人五十条谕》、《忠王李秀成谕尚（上）海松江人民清朝兵勇及外国侵略者檄》、《殿左军主将黄呈忠等拒绝放弃宁波覆英法海军照会》等篇都说明了太平天国这一个伟大的反侵略行动。所以我们从太平天国对外政策看来，可以看见它的外交政策的正确，也可以看见它反侵略的坚决。但是，却有人认为太平天国曾经坚持“大国主义”，如果它能够扬弃了“天朝”、“万国真主”、“万国来朝”等荒谬传统，并善于运用外交，给人一些“赠礼”，则对唯利是图的英国资产阶级一定会有良好的作用，结果英国即使未必积极支持太平天国，但会更长期地严守中立的。说者举出甲寅四年（公元 1854 年）五月，英国的香港总督兼驻华全权代表约翰•包令（Sir John Bowring）派员乘军舰访问天京事为证，并举出庚申十年（公元 1860 年）英法联军进入北京后，法国人还在怀疑额尔金（Earl ot Elgin）要推翻清朝皇帝而把手伸向天京的事作为旁证，来论述他的结论的正确。这一个结论，我们是完全不能同意的。我们知道，外国侵略者并不曾因为天王的诏书和东王的诰谕中有“天朝”、“万国真主”的字样就来干涉；外国侵略者之敢于干涉太平天国革命，乃由于太平天国内讧分裂之后，才敢和清朝勾结联合进攻太平天国。在天王的诏书和东王的诰谕中称外国侵略者为“藩属”，为“来朝”的时候，外国侵略者竟不敢触动太平天国分毫，而到后来在干王和忠王完全以平等地位依照国际习惯办理外交的时候，外国侵略者却进行干涉太平天国，这就可知并不是什么大国主义，什么不善于运用外交的问题。至于说者举庚申十年（公元 1860 年）英法联军入北京后，法国人尚在怀疑额尔金要推翻清朝皇帝而把手伸向天京为证，其实，岂但庚申十年时英国侵略者如此，就是到了辛酉十一年（公元 1861 年）的冬天，英国决定要干涉太平天国的时候，还向太平天国提出联合打倒清朝的要求，但是，它的条件是要与太平天国平分中国啊！英国侵略者对太平天国革命并没有守中立，它抱着侵略中国的野心，无论清朝或太平天国，只要愿意做它的侵略工具，它还要看哪一方面出的代价更多，它就扶植哪一方面。这就可知法国人怀疑额尔金要推翻清朝皇帝而把手伸向天京这一件事也丝毫不能作为

英国人会支援太平天国或长期严守中立的证明。当时英国侵略者如此，其他的外国侵略者也如此。太平天国不畏外国侵略者的威胁，不受外国侵略者的利诱，毅然予以迎头痛击，这就是太平天国伟大的反侵略行动，我们从所选文献中就可以完全地看出来。

文化分为历法、删书与文学改革两项。历法选有三篇：《东王杨秀清等献太平天国癸好三年新历本章》一篇，是说明太平天国新历的制历原则和改革旧历的原因与目的；《天王改订天历每四十年一斡旋诏》一篇，是说明改订天历的办法；《天王定天历记录萌芽月令诏》一篇，是说明天历记录萌芽月令是为农民耕种服务。删书与文学改革选有两篇：《天王删改诗韵诏》是删书文献，《干王洪仁玕等戒浮文巧言谕》是文学改革文献。

太平天国革命的规模壮阔远远不是过去任何一次农民革命所比得上的，太平天国有着更加完整的革命的纲领、制度，而与地主阶级的政权在一个相当长期间对峙着，这也是前所未有的。虽然今天保存下来的太平天国建国文献不过是一鳞一爪，但是，我们就从这很少的一部分文献看来，也仍然可以看出它的轮廓的。

壹　总类

资政新篇

小弟仁玕跪在我真圣主万岁万岁万万岁陛下，奏为条陈款列，善铺国政，以新民德，并跪请圣安事：缘小弟自粤来京，不避艰险，非图爵禄之荣，实欲备陈方策，以广圣闻，以报圣主知遇之恩也。夫事有常变，理有穷通，故事有今不可行，而可豫定者，为后之福；有今可行，而不可永定者，为后之祸。其理在于审时度势，与本末强弱耳。然本末之强弱适均，视乎时势之变通为律，则自今而至后，自小而至大，自省而至国，自国而至万邦，亦无不可行矣。其要在于因时制宜，审势而行而已。兹谨将所见闻者条陈于后，以广圣闻，以备圣裁，以资国政，庶有小补云尔。

昔周武有弟名旦，作《周礼》以肇八百之畿，高宗梦帝赉弼，致殷商有中叶之盛，惟在乎设法用人之得其当耳。盖用人不当，适足以坏法，设法不当，适足以害人，可不慎哉！然于斯二者，并行不悖，必于立法之中，得乎权济。试推其要，约有三焉：一以风风之，一以法法之，一以刑刑之。三者之外，又在奉行者亲身以倡之，真心以践之，则上风下草，上行下效矣。否则法立弊生，人将效尤，不致作乱而不已，岂法不善欤，实奉行者毁之尔。

用人察失类

一禁朋党之弊。朝廷封官设将，乃以护国卫民，除奸保良者也。倘有结盟联党之事，是下有自固之术，私有倚恃之端，外为假公济私之举，内藏弱本强末之弊。为兵者行此，而为将之军法难行，为臣者行此，而为君之权谋下夺，良民虽欲深倚于君，无奈为所隔绝，是不可以不察也。倘欲真知其为朋奸者，每一人犯罪，必多人保护隐瞒，则宜潜消其党，勿露其形。或如唐

太宗之责尉迟恭以汉高故事，或如汉文之责吴不会而赐杖以愧之，亦保全之一道也。若发泄而不能制，反遭其害，贻祸不浅矣。倘至兵强国富，俗厚风淳之日，又有朝发夕至之火船火车，又有新闻篇以泄奸谋，纵有一切诡弊，难逃太阳之照矣[①]。

甚矣，习俗之迷人，贤者不免，况愚者乎！即至愚之辈，亦有好胜之心，必不服人所教。且观今世之江山，竟是谁家之天下？无如我中花（华）之人，忘其身之为花（华），甘居鞑妖之下，不务实学，专事浮文，良可慨矣。请试言之：文士之短简长篇，无非空言假话；下僚之禀帖面陈，俱是谗谄谀誉；商贾指东说西，皆为奸贪诡谲；农民勤俭诚朴，目为愚妇愚夫；诸如杂教九流，将无作有；凡属妖头鬼卒，喉舌模糊。到处尽成荆棘，无往不是陷坑。倘得真心实力，众志成城，何难亲见太平景象，而成为千古英雄，复见新天新地新世界也夫。

风风类

夫所谓“以风风之”者，谓革之而民不愿，兴之而民不从，其事多属人心瞢昧，习俗所蔽，难以急移者，不得已以风风之，自上化之也。如男子长指甲，女子喜缠脚，吉凶军宾，琐屑仪文，养鸟斗蟀，打鹌赛胜，戒箍手镯，金玉粉饰之类，皆小人骄奢之习。诸如此类，难以枚举。禁之不成广大之体，民亦未必凛遵，不禁又为败风之渐，惟在在上者以为可耻之行，见则鄙之忽之，过则怒之挞之，民自厌而去之，是不刑而自化，不禁而自弭矣。倘民有美举，如医院、礼拜堂、学馆、四民院、四疾院等，主则亲临以隆其事，以奖其成，若无此举，则诏谕宣行，是厚风俗之法也。如毁谤谮妒等弊，皆由风俗未厚，见识未广，制法未精，是以人心虞拟不平而鸣矣。又如演戏斗剧，菴寺和尼，凡此等弊，则立牧司教导官，亲身教化之，怜悯之，义怒之，务去其心之惑，以拯其迷也。中地素以骄奢之习为宝，或诗画美艳，金玉精奇，非一无可取，第是宝之下者也。夫所谓上宝者，以天父上帝，天兄基督，圣神爷之风，三位一体为宝。一敬信间，声色不形，肃然有律，诚以此能格其邪心，宝其灵魂，化其愚蒙，宝其才德也。中宝者，以有

① 刻本有洪秀全在此策上眉批说：“钦定此策是也。”

用之物为宝，如火船、火车、钟镖、电火表、寒暑表、风雨表、日晷表、千里镜、量天尺、连环铳、天球、地球等物，皆有采造化之巧，足以广闻见之精，此正正堂堂之技，非妇儿掩饰之文，永古可行者也[①]。

且夫谈世事足以闷人心，论九流足以惑众志，释聃尚虚无，尤为诞妄之甚，儒教贵执中，罔知人力之难，皆不如福音真道有公义之罚，又有慈悲之赦，二者兼行，在于基督身上担当之也。此理足以开人之蒙蔽以慰其心，又足以广人之智慧以善其行，人能深受其中之益，则理明欲去而万事理矣。非基督之弟徒，天父之肖子乎！究亦非人力所能强，必得上帝圣神感化而然也。上帝之名，永不必讳。天父之名，至大、至尊、至贵、至仁、至义、至能、至知、至诚、至足、至荣、至权，何碍一名字？若说正话，讲道理，虽千言万语亦是讚美，但不得妄称及发誓亵渎而已，若讳至数百年之久，则又无人识天父之名矣。况爷火华三字，乃犹太土音，译即“自有者”三字之意，包涵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自然而然，至公义，至慈悲之意也。上帝是实有，自天地万有而观，及基督降生而论，是实有也。盖上帝为爷，以示包涵万象；基督为子，以示显身，指点圣神上帝之风亦为子，则合父子一脉之至亲，盖子亦是由父身中出也，岂不是一体一脉哉！总之谓为上帝者，能形形，能象象，能天天，能地地，能始终万物，而自无始终，造化庶类，而自无造化，转运四时，而不为时所转，变通万方，而不为方所变。可以名指之曰“自有者”，即大主宰之天父上帝，救世主如一也。盖子由父出也，视子如父也。若讳此名，则此理不能彰矣。

法法类

所谓“以法法之”者，其事大关世道人心，如纲常伦纪，教养大典，则宜立法以为准焉。是下有所趋，庶不陷于僻矣。然其不陷于僻而登于道者，必又教法兼行。如设书信馆，以通各省郡县市镇公文；设新闻馆以收民心公议，及各省郡县货价低昂，事势常变。上览之，得以资治术；士览之，得以识变通；商农览之，得以通有无。昭法律，别善恶，励廉耻，表忠孝，皆借此以行其教也。教行则法著，法著则知恩，于以民相劝戒，才德日生，风俗

① 刻本上有洪秀全在此策上眉批说：“钦定此策是也。”

日厚矣。此立法善而施法广，积时久而持法严，代有贤智以相维持，民自固结而不可解，天下永垂而不朽矣。然立法之人，必先经磨锬，洞悉天人性情，熟谙各国风教，大小上下，源委重轻，无不了然于胸中者，然后推而出之，乃能稳惬人情也。若恐其久而有差，更当留一律以便随时损益小纪，彰明大纲也。盖律法者，无定而有定，有定而无定，如水之软，如铁之硬，实如人心之有定而无定，世事之无定而有定，此立法所以难也，此生弊所以易也。然则如何而后可以立法？盖法之质，在乎大纲，一定不易，法之文，在乎小纪，每多变迁。故小人坏法，常窥小者无备而掠为己有，常借大者之公以护掩己私。然此又在奉法执法行法之人有以主之，有以认真耳。至立法一则，阅下自可心领灵会，而法在其中矣[①]。

又有柔远人之法。凡外邦人技艺精巧，邦法宏深，宜先许其通商，但不得擅入旱地，恐百姓罕见多奇，致生别事。惟许牧司等，并教技艺之人入内，教导我民，但准其为国献策，不得毁谤国法也。

英吉利即俗称红毛邦，开邦一千年来未易他姓，于今称为最强之邦，由法善也。但其人多有智力，骄傲成性，不居人下。凡于往来言语文书，可称照会、交好、通和、亲爱等意，其馀万方来朝、四夷宾服及夷狄戎蛮鬼子，一切轻污之字皆不必说也。盖轻污字样，是口角取胜之事，不是经纶实际，且招祸也。即施于枕近之暹罗、交趾、日本、琉球之小邦，亦必不服。实因人类虽下，而志不愿下，即或愿下，亦势迫之耳，非忠诚献曝也。如必欲他归诚献曝，非权力所能致之，必内修国政，外示信义，斯为得尔。此道实为高深广远也欤。现有理雅各、湛孖士、米士威大人俾士、合信、觉士、滨先生、慕维廉、艾约瑟、韦律众先生与小弟相善也。

花旗邦即米利坚，礼义富足，以其为最。其力虽强，而不侵凌邻邦。有金银山，而招别邦人来采。别邦人有能者，册立为官，是其义也。邦长五年一任，限以俸禄，任满则养尊处优，各省再举。有事各省总目公议，呈明决断。取士、立官、补缺及议大事，则限月日，置一大柜在中廷，令凡官民有仁智者，写票公举，置于柜内，以多人举者为贤能也，以多议是者为公也。其邦之跛盲聋哑鳏寡孤独，各有书院教习各技。更有鳏寡孤独之亲友，甘心

① 刻本有洪秀全在此策上眉批说："钦定此策是也。"

争为善事者，愿当众立约保养。郭中无有乞丐之民，此是其礼仪，其富足也。现有罗孝、卑治文、花兰芷、高先生、晏先生、赞臣先生、寡先生与小弟相善也。

总论二邦，其始出于英吉利邦，后因开埠花旗，日以日盛，而英邦欲有以制之，遂不服其苛，因而战胜英邦，故另立邦法，两不统属焉。数百年来，各君其邦，各子其民，皆以天父上帝、耶稣基督立教，而花旗之信行较实，英邦之智强颇著。所以然者，因花旗富足，不待外求，可常守礼法也；英邦用繁，必须外助，故多逞才智也。

日耳曼邦内分十馀邦，不相统属，亦无侵夺，信奉天父上帝、耶稣基督尤慎。其人有太古之风，故国不甚威，而德则独最也。亦有大船往各邦贸易，即各邦之君臣亦肯信任其人办事，因其人不苟于进退，最信皇上帝救世主，而不喜战斗，愿守本分也。现有黎力居、韦牧司、叶纳清、韩士伯，又有一位忘其名，与弟相善也。风雨票、寒暑针先出此邦之花兰溪，辨正教亦出此邦之路得也。

瑞邦、丁邦、罗邦纯守耶稣基督之教，其发老少多白，中年多黄，相品幽雅，诚实宽广，有古人遗风焉。惟瑞国有一韩山明牧司，又名咸北者，与弟相善。其人并妻子皆升天，各邦多羡其为人焉。爱弟独厚，其徒皆客家，多住新安县地也。

佛兰西邦亦是信上帝、耶稣基督之邦，但其教多务异迹奇行，而少有别，故其邦今似半强半美之邦。但各邦技艺多始于此，至今别邦虽精，而佛邦亦不在下。但其教尚奇异，品学逊焉，人不之重。惟与英为婚姻之邦，相助相善，而邦势亦强。与弟无相识者，因道不同也。

土耳其邦，东南即古之犹[1]太邦也，西北近俄罗斯。因此邦之人不信耶稣基督为救世主，仍执摩西律法，不知变通，故邦势不振。而于丙辰年为俄罗斯所侵，幸英、佛二邦相助，得免于祸。此邦为天兄降生圣地，将来必归基督。盖《新遗诏书》有云："俟万邦归信后，而以色列知愧耻焉。"今犹太人因耶稣基督升天四十年后，遭上帝怒罚驱逐出外，凡信基督耶稣者亦逃出外邦，至今各邦皆有犹太人，以为之证据，亦天父之意也。即中邦而论，

① "犹"刻本原作"猷"，此处据下文改正。

河南开封郡祥符县内，多有犹太人及羊皮书，写犹太字迹者不少。但其人自宋迄今，多历年所，亦徒行其礼，而不识其字，不知其实意焉。问其因何行此教，则答以望基督救世主降生，及凡各邦之犹太人亦如是，不信救世主之既生于一千八百五十九年之前也。

俄罗斯邦，其地最广，二倍于中邦。其教名天主教，虽信耶稣基督，而类于佛兰西之行也。百馀年前亦未信天兄，屡为英、佛、瑞、罗、日耳曼等国所迫，故遣其长子伪装凡民，到佛兰西邦学习邦法、火船技艺，数年回邦，无人知其为俄之长子也。及归邦之日，大兴政教，百馀年来，声威日著，今亦为北方冠冕之邦也。

波斯邦在犹太之东南，其人拜上帝所造之一物，即太阳也。不食犬猪，亦信妖佛焉。今虽名为波斯人，其地实归于别邦，亦恬不为耻。其人只求富贵，不争荣华，故流落他方，随人转移，毫无贞节，一如今之中邦，从前受制满洲，恬不知怪。所以然者，各自为己，而少联络之法也。

埃及邦即麦西邦，在犹太西南方，有红海为界。其地周岁无寒，而夏最炎热。有山名亚喇伯，为万郭最高大者，昔挪亚方舟，即搁于此山也。四时有云笼罩，少见山巅。而埃民未曾见过雨雪，闻过雷声。其地少泉而多沙漠，但到春夏交际，山头云密布，飞瀑四奔流，农民于水将退之先，在水面布种下田，待尽退时，则苗既浡然兴之矣。所以然者，因山高接热，云气昇腾，冻结于巅，四时不散，故雨不施于圹野，雷不奋于地中，冰常凝于高峰，雪无飘于热地也。今其人尊约瑟、摩西为圣人，名回回教，盖天父上帝前现权能与二人，至今犹有遗风焉。

暹罗邦近与英邦通商，亦能仿造火船大船，往各邦采买，今亦变为富智之邦矣。

日本邦近与花旗邦通商，得有各项技艺以为法则，将来亦必出于巧焉。

马来邦、秘鲁邦、澳大利邦、新嘉波、天竺邦、前西藏、后西藏、蒙古、满洲皆信佛教，拜偶象，故其邦多衰弱不振，而名不著焉。虽满洲前盗据中地蒙古之地，亦不敢直认为满洲固有之物，故不见称于各邦也。不过中国从前不能为东洋之冠冕，暂为失色，良可既（慨）矣。

以上略述各邦大势，足见纲常大典，教养大法，必先得贤人，创立大体，代有贤能继起而扩充其制，精巧其技，因时制宜，度势行法，必永远不

替也。倘中邦人不自爱惜，自暴自弃，则鹬蚌相持，转为渔人之利，那时始悟兄弟不和外人欺，国人不和外邦欺，悔之晚矣。曷不乘此有为之日，奋为中地倡，以顶天父天兄纲常，太平一统江山万万年也。

一、要自大至小，由上而下权归于一，内外适均而敷于众也。又由众下而达于上位，则上下情通，中无壅塞弄弊者，莫善于准卖新闻篇或暗柜也。法式见下[①]。

一、兴车马之利，以利便轻捷为妙。倘有能造如外邦火轮车，一日夜能行七八千里者，准自专其利，限满准他人仿做。若彼愿公于世，亦禀准遵行，免生别弊。先于二十一省通贰十一条大路，以为全国之脉络，通则国家无病焉。通省者阔三丈，通郡者阔二丈五尺，通县及市镇者阔二丈，通大乡村者阔丈馀。差役时领犯人修葺崩破之处。二十里立一书信馆，愿为者请饷而设，以为四方耳目之便，不致上下梗塞，君民不通也。信资计文书轻重，每二十里该钱若干而收。其书要在某处交递者，车上车下各先束成一捆，至即互相交讫，不能停车俄顷。因用火用气用风之力太猛也，虽三四千里之遥，亦可朝发夕至，纵有小寇窃发，岂能漏网乎[②]！

一、兴舟楫之利，以坚固轻便捷巧为妙。或用火用气用力用风，任乎智者自创。首创至巧者，赏以自专其利，限满准他人仿做，若愿公于世，亦禀明发行。兹有火船气船，一日夜能行二千馀里者，大商则搭客运货，国家则战守缉捕，皆不数日而成功，甚有裨于国焉。若天国兴此技，黄河可疏通其沙，而流入于海，江淮可通有无，而缓急相济，要隘可以防患，凶旱水溢可以救荒，国内可保无虞，外国可通和好，利莫大焉[③]。

一、兴银行。倘有百万家财者，先将家赀契式禀报入库，然后准颁一百五十万银纸，刻以精细花草，盖以国印图章，或银货相易，或纸银相易，皆准每两取息三厘。或三四富民共请立，或一人请立，均无不可也。此举大利于商贾士民，出入便于携带，身有万金，而人不觉，沉于江河，则损于一己，而益于银行，财宝仍在也。即遇贼劫，亦难骤然拏去也[④]。

---

① 刻本有洪秀全在此策上眉批说："钦定此策杀绝妖魔行未迟。"
② 刻本有洪秀全在此策上眉批说："此策是也。"
③ 刻本有洪秀全在此策上眉批说："此策是也。"
④ 刻本有洪秀全在此策上眉批说："此策是也。"

一、兴器皿技艺。有能造精奇利便者，准其自售，他人仿造，罪而罚之。即有法人而生巧者，准前造者收为己有，或招为徒焉。器小者赏五年，大者赏十年，益民多者年数加多，无益之物，有责无赏。限满他人仿做[①]。

一、兴宝藏。凡金、银、铜、铁、锡、煤、盐、琥珀、蠔壳、琉璃、美石等货，有民探出者准其禀报，爵为总领，准其招民采取。总领获十之二，国库获十之二，采者获十之六焉。倘宝有丰歉，由采有多少，又当视所出如何，随时增减，不得匿有为无也。此为天财地宝，虽公共之物，究亦枕近者之福，小则准乡，大则准县，尤大者准省及省外之人来采也。有争斗抢夺他人之所先者，准总领及地方官严办，务须设法妥善焉[②]。

一、兴邮亭以通朝廷文书，书信馆以通各色家信，新闻馆以报时事常变，物价低昂，只须实写，勿着一字浮文。倘有沉没书札银信及伪造新闻者，轻则罚，重则罪。邮亭由国而立，馀准富民纳饷，禀明而设。或本处刊卖，则每日一篇，远者一礼拜一篇，越省则一月一卷，注明某处某人某月日刊刻，该钱若干，以便远近采买[③]。

一、朝廷考察若探未实者，注明“有某人来说，未知是否，俟后报明”字样，则不得责之也。

一、兴各省新闻官。其官有职无权，性品诚实不阿者。官职不受众官节制，亦不节制众官，即赏罚亦不准众官褒贬。专收十八省及万方新闻篇有招牌图记者，以资圣鉴，则奸者股慄存诚，忠者清心可表，于是一念之善，一念之恶，难逃人心公议矣。人岂有不善，世岂有不平哉[④]！

一、兴省郡县钱穀库，以司文武官员俸值公费。立官司理，每月报销。除俸值外，有妄取民贿一文者议法[⑤]。

一、兴市镇公司。立官严正，以司工商水陆关税，每礼拜呈缴省郡县库存贮，或市镇公务支用，有为己私抽者议法[⑥]。

---

① 刻本有洪秀全在此策上眉批说：“此策是也。”
② 刻本有洪秀全在此策上眉批说：“此策是也。”
③ 刻本有洪秀全在此策上眉批说：“此策是也。”
④ 刻本有洪秀全在此策上眉批说：“此策是也。”
⑤ 刻本有洪秀全在此策上眉批说：“此策现不可行，恐招妖魔乘机反间，俟杀绝残妖后，行未迟也。”
⑥ 刻本有洪秀全在此策上眉批说：“是。”

一、兴士民公会。富贵善义，仰体天父、天兄好生圣心者，听其甘心乐助，以拯困扶危，并教育等件。至施舍一则，不得白白妄施，以沽名誉，恐无贞节者一味望恩，不自食其力，是滋弊也。宜令作工，以受所值，惟废疾无所归者准白白受施[①]。

一、兴医院，以济疾苦，系富贵好善，仰体天父、天兄圣心者题缘而成其举。立医师，必考取数场然后聘用，不受谢金，公义者司其事[②]。

一、兴乡官，公义者司其任，以理一乡民情曲直吉凶等事，乡兵听其铺调[③]。

一、兴乡兵。大村多设，小村少设，日间管理各户，洒扫街渠，以免秽毒伤人，并拿打架攘窃，及在旁证见之人，到乡官处处决，妄证者同罪。夜于该管之地有失，惟守者是问。若力不足而呼救不及，不干守者之事。被伤者生则医，死则瘗，有妻子者议恤[④]。

一、罪人不孥。若讯实同情者及之，无则善视抚慰之，以开其自新之路；若连累及之，是迫之使反也[⑤]。

一、禁溺子女。不得已难养者，准无子之人抱为己子，不得作奴视之，或交育婴堂；溺者罪之[⑥]。

一、[⑦] 外国有兴保人物之例，凡屋宇人命货物船等有防于水火者，先与保人议定，每年纳银若干，有失则保人赔其所值，无失则赢其所奉。若失命，则父母妻子有赖，失物则已（己）不致尽亏。

一、外国有禁卖子为奴之例。家贫卖子，只顾眼前之便，不思子孙永为人奴，大辱祖考；后世或生贤智者不得为国之用，反为国之害矣。故准富者请人雇工，不得买奴，贻笑外邦。生女难养，准为女伺，长则出嫁从良也。

一、禁酒及一切生熟黄烟鸦片。先要禁为官者，渐次严禁在下。绝其栽植之源，遏其航来之路，或于外洋入口之烟，不准过关。走私者杀无赦[⑧]。

---

① 刻本有洪秀全在此策上眉批说："是。"
② 刻本有洪秀全在此策上眉批说："是。"
③ 刻本有洪秀全在此策上眉批说："是。"
④ 刻本有洪秀全在此策上眉批说："是。"
⑤ 刻本有洪秀全在此策上眉批说："是。"
⑥ 刻本有洪秀全在此策上眉批说："是。"
⑦ 此"一"字为编注者所加，案此处系分列条文，应有一"一"字。
⑧ 刻本有洪秀全在此策上眉批说："是。"

一、禁庙宇寺观。既成者还其俗，焚其书，改其室为礼拜堂，籍其资为医院等院。此为拯民出于迷昧之途，入于光明之国也[①]。

一、禁演戏修斋建醮。先化其心之惑，使伊所签助者，转助医院、四民院、学馆等，乃有益于民生实事[②]。

一、革阴阳八煞之谬。名山利薮，多有金、银、铜、铁、锡、煤等宝，大有利于民生国用。今乃动言风煞，致珍宝埋没不能现用。请各思之，风水益人乎？抑珍宝益人乎？数千年之疑团，牢而莫破，可不惜哉[③]！

一、除九流。惰民不务正业，专以异端诬民，伤风败俗，莫逾于此。准其归于正业，焚去一切惑民之说。若每日无三个时辰工夫者，即富贵亦是惰民，准父兄乡老擒送进诸绝域，以警颓风之渐也。诚以遊手偷闲，所以长其心之淫欲，劳心劳力，所以增其量之所不能。此天父之罚始祖，使汗颜而食者，一则使自养身，一则免生罪念，亦为此故也[④]。

一、屋宇之制，坚固高广任其财力自为，不得雕镂刻巧，并类王宫朝殿。宜就方正，勿得执信风水，不依众向，致街衢不直，既成者勿改，新造者可遵，再建重新者，亦可改直[⑤]。

一、立丈量官。凡水患河路有害于民者，准其申请，大者发库助支，小者民自捐助，而屋宇规模，田亩裁度，俱出此官。受赃者准民控诉，革职罚罪。

一、兴跛盲聋哑院。有财者自携资斧，无财者善人乐助，请长教以鼓乐书数杂技，不致为废人也[⑥]。

一、兴鳏寡孤独院。准仁人济施，生则教以诗书各法，死则怜而葬之。因此等穷民，操心危，虑患深，往多有用之辈，不可不以恩感之也[⑦]。

一、禁私门请谒，以杜卖官鬻爵之弊。凡子臣弟友，各有分所当为，各有俸值，各有才德，各宜奋力上进，致令闻外著，岂可攀援以玷仕途。即推

---

① 刻本有洪秀全在此策上眉批说："是。"
② 刻本有洪秀全在此策上眉批说："是。"
③ 刻本有洪秀全在此策上眉批说："是。"
④ 刻本有洪秀全在此策上眉批说："此策是也。"
⑤ 刻本有洪秀全在此策上眉批说："是。"
⑥ 刻本有洪秀全在此策上眉批说："是。"
⑦ 刻本有洪秀全在此策上眉批说："是。"

举者亦是为国荐贤，亦属分内之事，既得俸值，何可贪赃。审实革职，二罪俱罚[①]。

以上所议，是“以法法之”之法，多是尊五美、屏四恶之法。诚能上下凛遵，则刑具可免矣。虽然，纵有速化，不鲜顽民，故又当立“以刑刑之”之刑。

刑刑类

一、善待轻犯。宜给以饮食号衣，使修街渠道路，练其一足，使二三相连，以差人执鞭刃掌管。轻者移别县，重者移郡移省，期满释回，一以重其廉耻，二以免生他患，庶回时改过自新，此恩威并济之法也[②]。

一、议第六天条[③]曰“勿杀”。盖谓天父有赏罚于来生，人无生杀于今世。然天王为天父所命以主理世人，下有不法，上〔不〕可无刑。是知遭刑者非人杀之，是彼自缚以求天父罚之耳。虽然，为人上者，不可不亲身教导之也[④]。

一、议大罪宜死者，置一大架圈其颈，立其足，昇至桅杆顶，则去其足下之板，以吊死焉。先彰其罪状并日期，则观者可以股慄自儆，又少符勿杀之圣诫焉。

一[⑤]、十款天条治人心恶之未形者，制于萌念之始。诸凡国法治人身恶之既形者，制其滋蔓之多。必先教以天条，而后齐以国法，固非不教而杀矣，亦必有耻且格尔。

一、与番人并雄之法，如开店二间，我无租值，彼有租值，我工人少，彼工人多，我价平卖，彼价桂（贵）卖，是我受益而彼受亏，我可永盛，彼当即衰，彼将何以久居乎？况我已有自固之策，若不失信义二字足矣，何必拘拘不与人交接乎？是浅量者之所为也。虽然，亦必有一定之章程，一定之

---

① 刻本有洪秀全在此策上眉批说：“是。”

② 刻本有洪秀全在此策上眉批说：“钦定此策是也。”

③ 天条是太平天国的禁条，共十条，其第六天条说：“第六天条不好杀人害人。”注说：“杀人即是杀自己，害人即是害自己，凡杀人害人者是犯天条。”见《天条书》。

④ 刻本有洪秀全在此策上眉批说：“爷今圣旨斩邪留正杀妖杀有罪，不能免也。爷诫勿杀，是诫人不好谋害妄杀，非谓天法之杀人也。”

⑤ 此“一”字为编注者所加，案此处系分列条文，应有一“一”字。

礼法，方不致妄生别议。但前之中国不如是焉，毫无设法，修葺补理，以致全体闭塞，血脉不通，病其深矣。今之人心风俗，皆非古昔厚重之体，欲清其病源，既不可得，即欲俊（峻）补，其可得乎！

此皆为邦大略，小弟于此类凡涉时势二字，极深思索。故于古所无者兴之，恶者禁之，是者损益之。大率法外辅之以法而入于德，刑外化之以德而省于刑也。因又揣知圣心图治太急，得策则行，小弟诚恐前后致有不符之迹，故恭录己所窥见之治法，为前古罕有者，汇成小卷，以资圣治，以广圣闻。

恳自今而后，可断则断，不宜断者付小弟掌率六部等议定再献，不致自负其咎，皆所以重尊严之圣体也。或更立一无情面之谏议在侧，以辅圣聪不逮。诸凡可否，有宜于后，不宜于今者，恳留为圣鉴，准以时势二字推行，则顶起天父、天兄纲常，太平一统江山万万年矣。

跋

上面《资政新篇》一篇，据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藏重刻本录。又《资政新篇》后附有洪仁玕论“兵要”四则，此处不录。

《资政新篇》是太平天国己未九年（公元 1859 年），洪仁玕到天京时向洪秀全提出的建议书。

洪仁玕由于受过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又看到许多国家都在不断地进行改革旧的制度和创造新的技术，因此感觉到在已经建立起革命政权的中国，不能再闭关自守，停滞不前，而应该发愤图强，随着当前世界发展的趋势，创立新的制度，建设一个新的国家。所以他就向天王提出了这一个企图改革内政、建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纲领——《资政新篇》。

他认为要建设一个新的国家，应该从三方面着手：第一，“以风风之”，就是提倡革除腐败的生活习惯；第二，“以法法之”，就是实行新的社会和经济政策。在这方面，他先泛论了国际大势，接着就列举了二十九条仿效西洋资本主义制度的建议；第三，“以刑刑之”，就是采用新的刑法制度。

他认识到俄国等国家所以能够日渐富强，是由于它们学习了当时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和科学生产技术。因此，他主张中国应该与“技艺精巧”

的资本主义国家通商，并在不得干涉内政的原则下，准许外国人到中国传授科学技术知识。他又提倡中国应该以科学仪器等“有用之物为宝”。

他认为中国还应该发展工、商、农、矿等各种生产事业，主张建设近代交通，制造火车轮船和各种器械，提倡开矿山，兴水利，办银行，办保险，设邮局，立报馆。

在这些经济建设的措施中，他又提出了奖励私人发明、保护私人专利和准许私人投资等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的政策。

配合这些建设事业，他又主张设立近代卫生医疗机构，禁止买卖人口和使用奴婢，而代之以雇佣劳动，并强迫没有正当职业的游民和不事生产的富人从事劳动生产。

除此以外，他认为还应该进行政治上的革新，主张在政府内设立不受一般官吏节制的“新闻官”和意见箱，建议尊重社会舆论和听取群众的意见。又主张禁止买卖官爵，并设立类似会计独立的钱粮机构，以防止官吏的贪污腐化。

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资本主义各国源源而来的商品已冲开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而中国封建社会内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已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更促进了这种发展。因此，中国社会在这一时期开始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洪仁玕初步提出了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的要求，这在当时是有一定根据和进步意义的。

洪仁玕是在推翻封建地主阶级政权和反对外国侵略的太平天国，提倡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因此，他不同于后来反革命阵营中一部分比较开明的地主官僚知识分子，企图不动摇清朝封建统治政权，而用改良的办法使中国走向资本主义。

但是，洪仁玕毕竟只是受过西方资产阶级影响的知识分子，他没有参加过太平天国革命前期的流血斗争，对广大农民群众的迫切要求的认识是不够的，也不了解外国资本主义国家与太平天国革命对立的本质，而只有发愤图强以免“外邦欺”的观念。他对当时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面貌，认识也是模糊的。因此他在《资政新篇》中没有能够重新提出彻底反封建的革命的土地纲领，也没有能够提出反抗外国资本主义国家侵略的对策。

天王洪秀全在《资政新篇》中所列举仿效西洋资本主义制度的各条建议

上，有的批“钦定此策是也”，有的批“此策是也”，有的批了一个“是”字。这说明了洪秀全是打算要实行这些资本主义的政策的。但是，在当时中国社会历史条件下，“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①]，因而太平天国革命仍旧只是一个没有工人阶级领导的单纯农民战争，最后不能不陷于失败。而洪仁玕这些要求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的企图，自然也得不到施行的机会。

洪仁玕提出的《资政新篇》中，还有一个重要政纲，叫做“禁朋党之弊”，目的是防止“弱本强末”，以免“为君之权谋下夺”。这相近于专制主义“立政”的根本常理。在杨韦内讧后，对太平天国巩固政权上没有出路的洪秀全，在这一个政纲上批道：“钦定此策是也。”这一个政纲后来确是实行了，具体表现在太平天国后期的政策上，就是广封王爵以分李秀成等的权力，企图把大权都掌握在天王手里。但施行结果，却使革命阵营内部越发散漫不可收拾。《李秀成自述》说：“天王见我兵多将众，忌我私心，内有佞臣之弄，封陈坤书为王，分制我势，我部下之将，见此各心不忿，积恨于心。”反革命阵营对这也看得很清楚，例如李鸿章论洪秀全要制御李秀成、李世贤、杨辅清这几个大将，“乃增封多王，以间其党，而内乱猜忌之萌，愈散漫不可制”[②]。赵烈文说，自洪仁玕到天京执政，太平天国的“政令为之一变，一切参用文法，诸宿将多不服，贼势益衰，盖由于此”[③]。洪仁玕为太平天国后期的领导人物，身任军师的重任，总理军国大政，他不从力求思想上的一致和发扬群众的积极性着手，以使革命队伍内部统一和团结，而是以专制主义的家长式的统治来求得“统一”；结果就越发破坏了团结，造成洪氏集团与李秀成等对立的严重情况。洪仁玕对这是要负责任的。

关于洪仁玕这一篇《资政新篇》，太平天国并未列入《旨准颁行诏书总目》内，这就是说太平天国并没有承认它作为国家的政纲；而《天朝田亩制度》直到庚申十年（公元 1860 年）还重刊颁布。[④] 这就可知太平天国无论

---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52 年第二版，第六一九页。

②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一《复彭雪琴侍郎》。

③ 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二十，同治三年七月初五日记。

④ 按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院藏的重刻本《天朝田亩制度》卷端《旨准颁行诏书总目》列有庚申十年七月后刊刻的《王长次兄亲目亲耳共证福音书》，可知这一部重刻本是庚申十年七月后重刻颁布的。

前期或后期，只有一个政纲，那就是《天朝田亩制度》，《资政新篇》不过是洪仁玕个人的政治主张，并不是太平天国的政纲。但洪秀全却实行了他所提出的“禁朋党之弊”一项主张，在政治上发生了严重的后果。所以本书根据实际情况，把它列在建国文献总类内，而不列在纲领性文献内。有些同志以为《天朝田亩制度》是太平天国前期的政纲，而《资政新篇》却是太平天国后期的政纲，并且从这一个看法出发，对太平天国的经济政策和制度作出不同的推论，那是与当时的事实不符的。

英杰归真

一日，有投降者据云自是甚么红顶双翎，与某妖不和，欲归天朝，出力报效，具禀求见。本军师念切该等亦是天中帝土之人，故准伊进见，遂传令府官两傍排列引进。跪呼千岁后请安道禧毕，平身旁立。干王问以来意，伊即答以妖运该终，大小不和，民心不附，恐难与天国抗也。况真圣主天王得天心眷顾，每至极处逢救，为此故特来归顺焉。求殿下不弃，收为门下，定即报效援救之恩也。干王听罢来意，未知出自真诚否，乃试其心曰："尔既受妖之官，尔祖父恐亦受妖恩不少，且前并未受过天朝官爵恩典，何忍遽弃其官而来投顺乎？其中必大有所见，乃能如此去就也。尔当禀明前来，方可准信。"伊答曰："干王明镜高悬，真伪立见，愚弟决去妖官，来投天朝者，实因我祖父名为他官，实为他奴，虽受六七代功名官爵，较之宋、明前代十无一二，况宋末、明末之时，吾祖父之跟从之者罹难自缢者不知凡几，其为胡妖之害，实得不赏（偿）失。况天兵说我是鞑子，我实天人；说我是胡妖，我实华[1]人；骨肉毛血都是中土人，不过暂受妖权所制，妖官污弄，一时不能脱满洲鬼迷耳。今愚弟来归，实是去暗投明，脱鬼成人之幸，从今欲做英雄豪杰，不忝（愧）为中土天朝人也。乃蒙殿下以此疑难，益令我对苍天而生忝（愧），对祖父而流涕也。"遂切齿对天跪下而誓曰："倘有假意来降，不为祖父报仇，不为天王尽忠者，愿天父上帝诛之。"言罢，乃当众放声大哭不止。干王见其归顺之念诚，遂命左右扶起赐以天朝袍帽，令众官安置居处饮食。众官俱言遵令，乃三呼千岁而退。

① 太平天国避讳"华"字，改"华"为"花"。但这一部刻本有改作"花"的，也有不改的，本书均照原刻本著录。

是晚那人因未悉各款礼仪称谓，恐有不合于讲礼读法之事，乃坐卧不安，长夜耿耿，思想前所谈论听闻者中多有隐讳之字，尊己卑人之词，恨不得天晓而欲有所请以释其心之惑也。次日早起，不敢妄进，早饭后，即传鼓求见，谓“某请安求教也”。旋内有三通鼓响，女官传令出曰：“干王坐殿。”众官跪呼请安禀事请令毕，旋令在偏殿坐，有一礼部尚书并三四仆射侍从可矣，众属官俱照常办事，不用进偏殿也。引进内殿，右边一厅，铺毡结彩，案尚（上）金玉银杯钟镖古玩四围罗列，壁挂一大福字，高长七尺五寸，横阔六尺，尚（上）横批天兄基督登山垂训九福之言，旁为精忠军师干王书。阶前花草鲜妍，中门额悬一金边龙匾，内有黄绢御笔硃题龙边凤诏，书法遒劲，罩以大玻璃三圴（块），明朗庄严，令人生慕。读之，其略云：“天王诏旨曰，朕意玌胞达胞玉胞知之：敬爷敬哥总无空，老父大兄赐光荣，得到天堂享爷福，福子福孙福无穷。朕念从前胞因爷哥朕名受辱者多矣，胞果然志同南王，历久弥坚，确乎爷爷生定家军师，板荡忠臣可为万世法。故爷哥朕眼自照得见，锡报胞以干天府王爵，子孙世袭，永远光荣，以昭福善盛典，胞靖共尔位，世世股肱天朝也。钦此。”当时进去，干王赐坐赐茶，谢恩谦退毕，干王再转进内，故得细读御书圣诏及罗列各物也。一时解了龙袍角帽，改换云冠便服，转出坐下，从容言曰：“噫，世人之为妖所惑亦已甚矣！昨见弟之所言，仍不失为中土华人也。本军师因此准弟求见，欲有所达兄之素志，而为知者道故也。昔吾从遊真圣主，每与谈经论道，终夜不倦，言笑喜怒未尝敢薄待己身。时论时势，则慷慨激昂，独恨中国无人，尽为鞑妖奴隶所惑矣。予问其故，则答以难言。再三问之，则谓：‘弟生中土，十八省之大，受制于满洲狗之三省，以五万万兆之花（华）人，受制于数百万之鞑妖，诚足为耻为辱之甚者。兼之每年化中国之金银几千万为烟土，收花（华）民之脂膏数百万为花粉，一年如是，年年如是，至今二百年，中国之民，富者安得不贫？贫者安能守法？不法安得不问伊黎（犁）省或乌隆江（黑龙江）或吉林为奴为隶乎？兴言及此，未尝不拍案三叹也。’但本军师昨以言难弟者，实为此故，欲试弟知之否，殊意之所言，亦是肺腑忠孝之言。今本军师辅真圣主，得蒙上帝眷顾，以有当日之义心，乃有今日之义举，无非为上帝、基督争体面，为上帝、基督争纲常也。而无知无义之徒反去助妖为虐，今之事业晚成，生灵荼毒，固是众罪所召，亦是天公试锺

耳。弟当悔罪改过，求天父上帝赦之，天兄基督赎之，勉为新民学，斯无负今来归之诚也。”

那人闻得此段义理，如惊似喜，乃肃然起敬曰：“刚闻所述真圣主训千岁之旨，有如迅雷之灌耳，痴梦之初醒，足证众言天王才学透天人，博而约，正而严，名不虚传也。但愚弟初来，不知忌讳，且交疏谊浅，不敢妄有冒渎，惟敬闻新例多有未明，欲有所请以化吾心之愚，不知可容启齿否？倘有不合之言，乞为赦宥。”

干王谕曰：“不妨，与其疑而生谤，不若问而得明，后将转谕多人，足以新民新世，试为言之。”

那人起而禀曰：“天王尊号前代未有此称。而天王不称皇，不称帝，且贬前代僭称皇帝以侯封之，恐有不当于人情乎？乞赦冒渎之罪，明以教我。”

干王谕曰：“噫，尔何不学之甚乎！三方（皇）五氏（帝）之称，恐是后人妄称，姑不置论。而夏、商、周亦未敢自大，故孔丘作《春秋》，首正名份，大书直书曰‘天王’盖谓系王于天，所以大一统也。此天王尊号前代无人敢僭者，实天父留以与吾真圣主也。殊无知秦政妄自尊大，僭称上主皇上帝大号，无怪其作事颠倒，年祚不长也。后代效尤，遂无救止之者，致妖魔有赤氏（帝）、白氏（帝）、青氏（帝）、黑氏（帝）等之僭妄也。今吾真圣主天王于天酉年[①]转天时，蒙天父暗置一硃书在燕寝门眉罅中批云：‘天王大道君王全’七字，是君王父寻着的，邻县邻乡是人皆知。故吾主天王受天真命为‘天王大道君王全’，非自称，非人称，又非古书所称，实天父真命封为天王也，而较诸古之僭称自称，为至正至顺焉。至贬前代之僭号者为侯，以其有无知之罪二：一是僭皇矣上帝之尊也。盖大而无外谓之皇，超乎万权谓之上，主宰天地人万物谓之帝。前侯何人？敢僭皇上帝之称乎！一是率人拜邪鬼也。盖前侯封禅立庙祭上帝所造之山川河渎，及祭上帝所差之贤能者，所做事业，多是教人叛天信鬼，以此推之，实是后世之罪人也。而吾主贬之为侯，仍是厚恕之道，实不如我天朝之检点等官尚知尊敬上帝，不拜邪神也。至鞑妖之拜佛重僧，崇信九流杂教，直谓之妖而已，鬼而已，

① 天酉年即清道光十七年丁酉（公元 1837 年）。这年三月洪秀全大病，死而复苏，“天王于天酉年转天时”，就是指这一次事说的。

虽僭窃二百年，是上帝、基督、天王而尽歼之而已，何足道哉！”

那人曰：“天王是太阳能照天下，亦有据乎？”

干王谕曰：“日为君象，明烛万方，此古人之僭譬，伊等非真太阳也。若吾真圣主面形日角，眼若日轮，毫光映射，无敢仰视之者，即在遊天下时而然也。故天父圣旨云‘弯弯一点在中央’，又云‘乃念日头好上天’也。在天酉年转天时，曾对胞姊云：‘姊姊，尔见我手中何物？’姊云：‘无物。’主云：‘左手执日，右手执月，尔不见乎？’三月初四将晓，鸟语喧哗，遂吟七律云：‘鸟向晓兮必如我，太平天子事事可。身照金乌灾尽消，天将天兵都辅佐。’是时连日阴雨，未见太阳，及吟后，即见日入东窗，而吾主圣目一见即匍匐而起，离御榻而出燕殿，遂觉昨晚卧不能起之病，不知消归于何处矣。夫吾主病在阴雨旬中，一接太阳，即复原体以畅其光明，以验‘身照金乌灾尽消’之句也。又于癸荣年[①]未曾看明天书以前一晚，主梦日落于圣主前，主欲从容拾之，忽见一人前来争之，吾主以一指指住那人，以一手拾日抛之，口念云：‘风云雷雨送上天。’忽醒而吟七律云：‘天下太平真日出，那般爝燋（火）敢争光！高悬碧落烟云卷，远照尘寰鬼蜮藏。东西南北勤献曝，蛮夷戎狄竞倾阳。重轮赫赫遮星月，独擅贞明照万方。’凡此诸证，皆十年前之天启而今俱验者，足征天王为太阳之据。至其英明果毅，广大包容，真如日照万方，而群阴不敢出现，月星不敢争光也。如欲沾恩光者，当留心钦读圣诏而钦遵之可也。至于幼主降世二年，岁在庚戌，有粤西大臣黄盛爵、侯昌伯来接。是晚屋上发红圆光一道，远见者疑为焚烧，近者见渐高而散，一连两夜如是。及到天京时，吾幼主万寿才几龄，乃于梦觉中常发声云：‘日头王，照万方。’是岂泛常之语乎？当亦有启之者耳。弟试思之，足征真圣主当阳之据否？”

那人禀曰：“此理既蒙指示，确乎的论，令人钦服之至。但又以义、安、福、燕、豫、侯为官爵名衔，未免太新。至丞相、检点、指挥、将军、监军、军师、师帅、旅帅、百长、司马等官，虽古有之，今何太卑也？”

干王谕曰：“今之义、安、福、燕、豫、侯六爵，胜过古之公、侯、伯、

---

① 癸荣年即清道光二十三年癸卯（公元 1843 年）。太平天国改干支，以“荣”代“卯”，故“癸卯”作“癸荣”。“天书”指梁发著的耶稣教宣传小册子《劝世良言》。这一年洪秀全附会《劝世良言》创立拜上帝会。

子、男爵多倍矣。盖公、伯、子、男等字，是家人儿子之称，以之名官，实属糊混不雅之至。今我天王蒙天父、天兄下凡带坐山河，创开天国、天朝，定鼎天京，奉天诛妖，兵皆天兵，将皆天将，官属天官，尽理天事，同顶天父纲常，故自天王以至某天侯皆冠以‘天’字，不惟超乎古之叛天拜鬼者，即较古之僭号自尊者亦是出乎其类也。至丞相以下等名衔，较诸前代叛天拜鬼之官实有无限荣宠，不过有侯爵以上各官似稍卑耳。其名衔之正大堂煌，尊荣已极，何谓名衔太新，实尔等听闻未久，觉以为新耳。至鞑妖所称甚么巴图鲁、帖木儿之鬼号，未知作何解意者，未见我华人目为鬼名，以为太新也。哀哉，习俗移人，忘其身之为华，一至于此也！”

那人禀曰：“官爵既明，而士阶未晓，谓何以秀才为秀士，以补廪为俊士，以拔贡为杰士，以举人为约士，以进士为达士，以翰林为国士乎？此亦有所异乎？”

干王谕曰：“噫，世人之食古不化泥古鲜通也！本军师所以请旨改之者，欲有以定其尊卑层次，令无失其所以为士之实。此难一言明透，仰将兄前谕左副史乔彦材所注述之文读之，大意了然矣。”随即递观，那人即跪接起读，其略云：“天国创万年之基业，树万年之规模，得非常之贤才，乃克佐非常之治绩。是故取士之法不一，而登明选公之意则同，特天情与凡情有别焉。荷蒙天父、天兄大开天恩，亲命我真圣主降凡宰治天下，定鼎天京，立政任人，揆文奋武，两科取士之盛，惟在革除凡例，俾人人共证天心，法至良，意至美也。粤稽古昔，其设科拔擢亦有制定章程，第名实不符，士风日下。值此天命维新之会，道既切乎性命身心，制自超乎古今前后，岂若承讹袭谬，因陋就简之所为哉！且夫秀才、举人诸名目，考前侯试士之典，有虞则三载考绩，成周则三年宾兴，无所为秀才等名也。故科目莫备于唐，唐有六科：一曰秀才，二曰明经，三曰进士，四曰明法，五曰书，六曰算。当时以诗赋取者谓之进士，以经义取者谓之明经。其秀才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四等。唐玄侯[①]手撰《六典》，举凡贡举人有博识高才强学待问无失俊选者为秀才，故有乡举进士求试秀才者。明太侯[②]以秀才丁士梅为苏州郡知郡，又以秀才曾泰为户部尚书，是秀才之科第甚高，不容滥冒，其名

① 即唐玄宗。
② 即明太祖。

当改也。举人者，举到之人。唐高侯[①]显庆四年，侯亲策试之凡九百人，登科则除以官，不复谓之举人，而不第则须再举，不若后世以举人为一定之名也。进士即科目中之一科，有举进士者，有举进士不第者，但云举进士而第不第未可知，盖自本人言之谓之举进士，自朝廷言之仍谓之举人，非必以乡试为举人，会试为进士也。是举人进士之名当改也。进士中之特出者为翰林，自汉以来皆有之，如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博洽坟典，足以通达军谋，详明政术者均可入翰林之选，第举用之途太宽，称名每不得其实，是翰林之名当改也。武试始于宋庆历间，以阮逸为武学谕。至明太侯立武学，用武举，其秀才等名与文士同，尤觉盛名难副焉。宏惟我天国振兴文治，厪念武功，自癸好[②]开科，以天王万寿时举行，旋移于幼主万寿时以每年十月初一日宏开天试。嗣复改为每岁三月初三日考文秀才，三月十三日考武秀才，五月初五日考文举人，五月十五日考武举人，各省皆然。于九月初九日考文进士翰林元甲，九月十九日考武进士等，又于每岁正月十五日试选各省提考举人之官，洵属至精、至密、至备、至周。惟制度灿然一新，而名目仍然由旧，所当循名责实，顾名思义，扫除故迹而更张之，使万万年尽善尽美以永垂不朽也。欣逢我干王殿下钦奉天命主命总揽文衡，聿修试典，综覈名实，定厥宏规，准论秀书升之意，以相变通。改秀才为秀士，谓士人荣显之初，如卉木之方秀也。改补廪为俊士，谓智过千人为俊也。改拔贡为杰士，谓才过万人为杰也。改举人为博士，谓其博雅淹通也。庚申十年十一月蒙诏改为约士，谓能通四约，博不如约也。改进士为达士，谓其通达事变足以兼善天下也。改翰林为国士，谓其学识超乎一国，以国士待之，自克以国士报也。至武秀才等则改称英士、猛士、壮士、威士之殊。英谓其英多磊落也，猛谓其猛可济宽也，壮谓其克壮大猷也，威谓其有威可畏也。是文武统名为士，而称谓各有其真，将见弦诵之士怀经济，赳桓之士尽腹心，文可兼武，韬略载在诗书，武可兼文，干戈化为礼让，事事协文经武纬，人人具武烈文谟。我天朝万万年作人之治，所由黼国黻家，天道无不彰之美，金声玉振，天理无不畅之机，士也幸生斯世，可不争自濯磨以仰报天恩主恩，永遵真道，永

① 即唐高宗。

② “癸好”即太平天国癸好三年（公元1853年。）太平天国改干支。以“好”代“丑”，故“癸丑”作“癸好”。案这一年太平天国始建都天京。

享真福也哉。”那人读毕，即禀曰：“殿下所谕官衔名爵并蒙钦定士子各衔，固是名正义彰，永古可传矣，惟恐草野多愚，习惯旧染，虽闻九炮声轰，名标金榜，无如名号生疏，不知寓意，有不乐闻之意耳。”

干王谕曰：“吾主天王之江山万万年乃是定的，而纲常名分之不正者只知奉天父、天兄命以改正之，使天下万代顾名思义，知所奋发也，那管愚夫俗子只喜说雌黄而惊听烈雷者也。弟其遵之、凛之，毋惜人言可也。”

那人即面赤而惭跪曰：“恳请殿下宥弟率直之罪，然弟既来归，凡事自当凛遵，惟恐不明礼制，致有逆旨逆谕之罪耳。”

干王慰之曰：“无以跪为也，起而听之，我明语尔。倘弟不直以问之，则兄难切以谕之，此因理直而言不得不直，非彼此有故渎之意也，弟其宽心勿畏可也。若有不明，再申衷曲就是。”

那人沉思一刻，复有请曰：“干王恩高量广，不以初交见嫌，不以触犯见罪，虽兴周之姬旦，一饭三吐铺，一沐三握发，无以过也。足见真圣主鸿福齐天，君圣臣贤，武功文德，各得其人，而万万年之大业定见昭垂矣。然弟久在妖营，多闻俗见，未闻振聋启聩之论，掀天揭地之才，今遇殿下，顿开茅塞矣。但有无知之人言：‘留长发不便，每至半月不薙，则痒不可耐，前代虽留长发，究不如今之为便，况久而不薙则天热即痒，非吾所愿也。’弟闻此等鄙言，口虽难言，而心甚怪之，但弟无才以化之耳。”

干王遂禁之曰：“弟且勿言，谅弟亦解其非，但未必能深知其大有关于纲常也，吾为弟详明之。盖发之生于首，犹草之生于山也，山无草则崩破消磨不足以悦人观，头薙发则泄气坏脑多生头晕善忘之病。夫脑为一身之总会，脑清则明，脑浊则钝，脑浆少则摇头失神，于坐船荡桨时必晕闷可验，而失撞倾跌必不省人事可征。若脑充实则心灵善悟，脑热则谵语多病。脑之为用甚大，实为灵动（魂）生命，故薙发之人定有所损，此其一也。又发为上帝生成，发于肌肤，鞠于母胎，非比袍裳于出世后才做就以被于身。今上帝欲生之，尔偏削之，岂不逆天？天既定于母胎之前，尔偏去于母胎之后，岂非不孝？逆天不孝，何以为人？乃该等忘其身之为华，甘为鞑妖瞒天不孝之举，此其二也。况我中土当明末妖来之时，凡百列祖必不肯薙发从妖，惟迫于势不得已而薙之，亦必嘱之曰：‘小心轻薙，毋伤吾体也。’何以知之？惟观二三岁之孩童每逢薙发必哭怕焉。即凡百之家亦有长发之妇媪，未见说

天热即痒而致怨天怨母之生鞠者。只闻古有孝子曾参全受全归，发肤无有毁伤者，此其三也。今众等不以亏体为辱，而以削发为荣，不以逆天不孝并迫先祖之仇为忿，而以头皮痒起瞋，难怪其不愿为天父上帝子女，天兄基督弟妹，甘为鞑妖狗奴所惑矣。虽然如此，终有上帝化醒之日，弟惟行己是就是，勿效彼焉可。”

那人俯首沉吟而言曰：“依殿下宝谕所言，则凡为鞑子官者皆为中国之罪人矣，考之往古，更有何所证见，及有何所解救，复睹中花（华）锦绣江山乎？”

干王恻然长叹曰：“使中土花（华）人诚能忠心连络，何难复富有之天国，兴礼义之天朝也。虽然，亦赖天父、天兄之眷顾，真主、幼主之鸿福，密以维持耳。至欲知证见，请观宋、明代，自有明鉴。弟试思之，问宋代何以多忠贤，明代何以多烈节，而元妖独无彰明较著之忠烈，令妇儿皆知者何也？岂元独无乎？虽有亦是愚忠蠢忠不忠之忠，而《纲鉴》重华之义断不载之也。今问咸丰妖之衙，有如朱、程、周、张五夫子之文才者否？问有如韩世忠、岳飞、李纲之顾国者否？问有如陆秀夫、张世杰、文天祥等赫赫声名如雷灌耳令妇儿皆知者否？恐元妖无之，今妖亦无之也。即今妖衙有如该古人者，亦断难比其声威。何也？彼之时，彼之长不同乎妖鞑故也。问弟以为作鞑子官者有罪乎？无罪乎？即能免今人之议罪，断难免子孙后人之议罪也。此即古之证见，又是人人良心证见。弟试思之，是乎？否乎？况元妖入寇中花（华），至明实有一百六十一年之久。《纲鉴》则削其前，至崖门失印，方准入元，史又削其后，至明初起义，即入明代，实载八十九年之久。由此推之，御史重华之义严矣，而为鞑官之罪当何如乎！”

那人禀曰：“听殿下所谕，有如冷水淋头，热炭熨心，令人难忍之极耳。即弟亦颇览经史，觉为元妖之官者实无赫赫之名如宋、明代者。弟考敝姓宗谱，当明末被掳出山海关者数祖，从难缢于崇祯足者数祖，被妖胁制者数祖，祖虽蒙害，尚有留芳，吾辈虽安，有惭列祖，实有枉为人之后裔矣，兴言及此，宁不为之痛哭乎！”那人随将袍袖拭泪，少顷不言，旋欲奋发似有不共戴天之意，转而嗫嚅，乃长叹曰：“噫！我中邦大国论人多则有二十倍于鞑妖，论地广则有七倍于满洲，无奈个个多逐末流，少求忠孝大义，而反受制于区区之鞑妖，实属不甘不忿之极。且薙我毛发，毁我冠裳，辱我祖

宗，掳我财帛，变我华人，口其言语，家其伦类，几几乎流而莫返矣。幸蒙天父、天兄亲命真圣主天王承天出治，主宰太平，吾中土之人将有倚赖而得脱于妖鞑之害矣。特恨昏昏不醒者多为妖鞑所迷，不知何时尽见太平天日耶？”那人又曰：“今日操劳宝心多矣，俟暇时再行求教，请辞。”干王恐多论难志，故命伊偕仆射告退，嘱以留心思悟，求天父化醒祝福可也。

过了二天，干王想此人留心问察各事，悲喜出于自然，似非贪位慕势者所可比，倘得圣神感化，真诚献曝，将来可作天朝名人。乃命传新来之张某进来旁殿有所谕也。俄间进来行礼毕，赐坐。干王谕问曰：“前天谕弟各款，不知弟有所疑否？抑是别有所疑，不妨一一问明，以便出京理事，放胆施行，不致有乖礼法也。”

那人起而禀曰：“昨蒙宝谕所教，愚弟细思确是真命天子真圣主乃有此正大纲常名教，又确是开朝创业方能有此因革损益，倘非真圣主何能有此识高力卓，任那众口纷纷，而命名定份则坚确不移也。惟是真命天子故任那千磨百折，妖崽[①]围攻，总不能有损真主之丝毫耳。前所领教者实无所疑也。但有拜天父上帝不拜邪鬼一事，愚弟固知天之当敬，而事属高远，鬼之不当谄，应宜崇德报功，奈何见有木偶泥像概行毁之乎？”

干王谕曰：“此正见我天朝事业非常，非他人所易晓也。仰弟宽心细听，吾将分言谕尔。所谓天父上帝者，万邦人之灵魂（魂）。灵性由天父所生，《书》曰‘天降下民’，‘天生烝民’‘维皇上帝，降衷下民’，昭昭古训，洵非虚语也。万邦人之肉身，是当初天父甄土以造之，故人死仍归土也，灵魂（魂）则昇降也。天父养之，故以日月风雨化生穀菓鸟兽以供食，使丝麻草木以资衣被，倘非天父之寒暑造化，安知不顷刻饥寒而死乎？眼无三光，则茫然莫辨，鼻无呼吸，则片刻难存。人生在世，又安能一刻忘天父上帝衣食之恩，风光之德，视听之妙乎？弟谓高远，虽亦高而不可攀，远而不可到，究其无所不在，实在弟之上下左右也。尔肯接之，且可在尔心耳。又何高远之有乎？其为天父，较尔肉父恩尤大，即自己之始祖远孙亦沾其教育大恩

① 崽，读若宰，广东方言，对细小人物的称谓。洪秀全命他的儿子洪天贵福写的《十救诗》说“妈别崽，崽别妈”，又说“崽大九岁媳为他，崽大七岁学洗身”。崽，就是小孩子。太平天国在天京设有“娃崽馆”，娃崽就是好孩子。又在广东的方言里，对一切邪恶的人也叫做“崽”，如叫流氓做“烂崽”便是。此处的“妖崽”是指清朝统治者说的，与叫流氓做“烂崽”同样寓有贬斥的意义。

也。其为上主，即为万邦之君，万邦之皇，而万邦皆其权能也。无言无声，伊之言出于全地，伊之声至于地极，四时流行，万物化生，令人观感渐摩而自化也。上帝之高深广远，全智全能，全荣全福，自然而然，显然易见，灼然易知也，高远云乎哉！况吾真圣主于天酉年蒙天父召上天，亲口命吾主为太平天子，‘天下之人，尽是食朕，衣朕，用着，看着，听着都是朕畀的，但无一有本心者，尔勿效之可也。’此吾主亲承天父天命，亲覩天父天颜，字字句句，都是切近真实，的不可须臾离得，岂高远云乎哉！至于邪神偶像，原无灵爽式凭，但人心既为财妖色鬼所惑，或为烟鬼酒魔所迷，眼才见其事，耳才听其音，而心动（魂）遂为魔鬼所拘缠矣。及至事过形亡，有不遂其所欲者，卒至废寝忘餐以求之，久而神思焦劳，恍恍忽忽，如有所见闻者，遂疑为有所式凭也。试分言之：如读书士子不思学尧、舜之孝弟忠信，遵孔、孟之仁义道德，而徒以牲醴敬孔、孟，以院宇祀诸贤，或拜文昌妖、魁星妖以为功名可必显达，此是士人痴心妄想，功名念切，不知聪明智识赋之自天，名之成败定之上主，岂既死圣贤能与人以功名聪明乎？不知有少年即尚（上）进者，有白发未见举者，是圣贤有私心乎？抑敬拜有诚不诚乎？谅是限之以聪明，定之于主宰也。又耕田农民，拜妖社、妖稷、妖田祖，以求逐蝗虫，免水灾，风调雨顺，五穀丰登，此俗不可耐之见，诚为可笑可怜之极。使上帝不施五穀，後（后）稷何以教稼穡？不生丝麻，轩辕何以缝袍裳？此明明日由天照，雨自天施，乃凶旱水溢，不云天怒示惩，而曰旱魃为虐，田祖有神。痴哉，蠢哉，一迷至此乎！又有工商所奉，杂教所崇，千奇百怪，鬼样邪形，无非欲惧吓人灵，以便服魔役使，捉该灵动（魂）下地狱，阻该灵动（魂）上天堂，而世人不知，懵懵然以为崇德报功，向龟蛇而叩首，对木石而鞠躬，此多是猾聃诡谲，妖佛妄为，卑卑不足道者也。即儒教之前贤后贤，忠杰英豪，人与人相较，确有功业可观，然究其德性善良，实由天赋，但能不自失耳。推其心之所得，发而为事功，非尽是己力，实赖有时势以佐之矣。俗云‘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在该等磊落英明者，岂敢冒天之功为己力，岂敢贪天之德为己能哉？在有志有为者，亦以为彼丈夫也，我丈夫也，特欲法彼之仁义忠信孝弟廉节而已，独何必效妇儿之行而拜彼哉！不意今之拜妖鬼者，非为崇德报功起见，实为名利不遂，妻儿有亏，疾病多累，故妄有求福免祸之念，遂不计该泥妖有眼不能见，有口不能

言，有手不能作，有足不能跑矣。且因有此慕福惧祸之心，即该木石死妖不知避雨避焚，不知马蚁作饭，鼬鼠作巢，蜘蛛挂网，亦在所不计矣。若果该木石等像果能保佑世人，何反不能自保自护乎？而邀福避祸之心可以醒矣。《书》云：‘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岂木石泥妖能与人以祸福哉！若云彼生时有功德，则法彼行善事足矣，表彰其事功足矣，又何卑卑屈屈而邀媚求福，反致获罪于天无所祷乎！尔其醒之，无以木石泥塑死妖为畏可也。”

那人曰：“天朝天历并无沴犯凶煞生克休咎，莫非凡事倚赖天父主张，天兄担当，就百无禁忌乎？”

干王谕曰：“此事亦非一言明透。”即将所作之《天历序》文授之使阅，其略云：“原夫真道行而左道必绝，天情正而天历宜明。荷蒙天父、天兄大开大恩，亲命我真圣主天王降凡作主，扫荡妖氛，凡一切制度考文无不革故鼎新，所有邪说异端自宜革除净尽，聿彰美备之休。故夫历纪一书，本天道之自然，以运行于不息，无如后世之人各骋私智，互斗异谈，创支干生克之论，著日时吉凶之言，甚至藉以推测，用之占候，以致异议愈多，失真愈远。我天朝开国之初，百度维新，乌可不亟为订正以醒愚俗而授民时哉？尝考后世法胜于古而屡改益密者，惟历为最。《唐志》又谓天为动物，久则差忒，不得不屡变其法以求之。殊不知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盖天行至健，确然有常，本无古今之异。其岁差盈缩迟疾诸行，古无而今有者因其数甚微，积久始著，古人不觉而后人知之，而非天行之忒也。夫天之行度多端，而人智力有限，持寻尺之仪表，仰测穹苍，安能洞悉而无疑。况屡经更改，屡失常度，周秦历凡六改，汉凡四改，魏迄隋十五改，唐迄五代十五改，宋十七改，妖元五改，明亦数改不定，是皆无知妄作，反致岁失其次，日行失度，诸弊纷纷丛起焉。若夫选择日时，致分黄道黑道之殊，趋避吉凶，捏造天恩天煞之异，不思岁月日时皆天父之所定，日日是吉是良，时时无殊无异。故《易》曰：‘君子吉，小人凶，悔厉吉，失终凶。’是明示人以君子作善则吉，小人作恶则凶，非关卜日选月而定夫祸福也。乃今好事者借其说以为吉凶休咎可卜而知趋避，不必悔厉修省，大有负于古训之意。且术士喜言怪诞，不曰予宗《河图》，则曰予宗《洛书》，或认伏羲之徒，或称周文之弟，并造出无数捕风捉影之说，观形察色之机，以肥囊利己。而无如愚人恬

然受人欺骗，诩然谶之曰‘灵’，固属可笑，实为可怜。历查史册，推测占验之术起于晋之郭璞，诡言得有《青囊经》，蔔卜休咎，荫人祸福；唐之杨筠松[①]踵其弊而增其非，故今之言历数者以此二人为宗。曾亦思郭璞不见富贵之福，反遭灭族之凶，松筠贫苦江湖，并无安身之地，彼既不能自为趋吉避凶，岂有后人传之而能使人趋吉避凶之理？孔子云：‘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此之谓也。况晋唐以前，未有占验之说，富贵功名如故，晋唐以后，既有推测之法，而富贵功名亦如故，是可知数算非能益人，但人自惑之耳。孔子又云：‘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若依历数之家论之，当改云‘死生有术，富贵在地’矣。至推命一则，信乎唐之吕才有云：‘长平坑卒，岂尽命犯三刑？南阳贵士，岂皆命逢六合？’今亦有同年同禄而贵贱悬殊，共命共胎而夭寿各异，盖命虽定于有生之初，其理至微，非人所能测识。况降祥降殃总由作善作不善所致，即云死生有命，及得之不得，曰‘有命’，不过一以解忧患，一以止贪求，非真有一定之数存乎其中，任人善恶百端不能移易也，纷纷谈算者又何其惑之甚乎！兹我天朝新天新地新日新月，用颁新历，以彰新化，故特将前时一切诱惑之私，迷误之端，反覆详明，以破其惑。庶几人人共知天国新历光明正大，海隅苍生咸奉正朔。将见农时以正，四序调匀，天行不息，悠久无疆。中外臣民共嬉遊于光天化日之下，举凡旧日一应索隐行怪之习，荒谬妄诞之谈，自不戢而悉泯焉，岂不懿欤！兹当新历告成，谨特识于历首，俾有以定民志而正农时焉，以仰副我真圣主敬授民时之意云耳，是为序。”那人读毕曰：“此理甚明，无如人不自加察耳，弟今捧读是篇，不胜钦佩之至。但是，均同此天，同此地，同此世，同此人也，何天朝出来之人个个都说新天新地新人新世界乎？”

干王谕曰：“倘我天朝之人仍依妖之俗例拜邪魔，信邪说，叛皇天，恃己力，一切妖样而行，又何敢自称为新乎！夫云净而月明，春来而山丽，衣必洗而垢去，物必改而更新，理之自然者也。所谓世之变革者，以真圣主天酉年转天时，受天新命，食天新菓，饮天新汁，因有自新之学，用以新民新世。今又蒙天父、天兄下凡带真主、幼主作主，而天地更新也。虽同是此天地，世人外观谁云不旧？若人人能悔罪改过，弃恶归善，弃伪归真，力求自

① 杨筠松唐僖宗朝国师，以相地术骗人。原刻本作杨松筠误，此处改正。

新，转以新民，改邪术而行真理，去偶像而拜上帝，拆妖庙而建礼拜堂，化愚顽而归良正，脱俗见而遵新化，视听言行既殊，而耳目手足斯新，万物情理既真，而天地世人即新。前日之人行鬼路，今日则脱鬼成人；前日之人面兽心，今日则洗心革面；前日之旧染污俗，今日则咸与为新。前人魔鬼之网罗，几几地狱；今登光明之善域，赫赫天堂。鱼跃鸢飞，无非妙道；风云变态，尽是神思。天父、天兄喜此新心之人，世人朝野喜此新天之理。彼此皆新，受几多陶镕磨锬；后前迥异，岂毫无感化灵明。凡能见此者，必受天父上帝圣神感化，而真信基督救世主者乃有此慧眼，始能认识新天新地新人新世界也。否则彼且不能自新，又安知所谓新之者？吾恐彼且谓新不如旧矣，岂易同日而语哉！”

那人问曰：“予闻人言，凡来进营者须拜上帝以扶真圣主，不知拜上帝之道，遵主之规如何？敢请指教，畀知王章，共守天朝之大典也。”

答曰：“尔云欲拜上帝不知拜之之道，但拜之之道，内则以神以诚，外则言真行实，作事遵依天条十诫，有罪时加悔改，求天父上帝赦之，天兄基督救世主赎之，以望得天堂之福，求得免地狱之祸，此便是拜上帝之道，而遵主之规，即在其中矣。但未知尔所问拜上帝之道，其意何所指乎？”

其人曰：“兹蒙真圣主建都天京，平治天下，使普天之下崇拜上帝，焚毁妖邪，其邪者固当焚毁，间有古之长仆亦有治郭（国）安邦之功，救世保民之力，其形像概亦毁之，其意何也？”

答曰：“我真圣主奉天父上帝真命，天兄基督眷顾，天酉年接转高天，指明凡间妖邪古怪百出，迷害人灵动（魂）落地狱，诱人忘恩背本，昧良瞒天，数千馀年作威作福，无非盗正人之名以为己有，私受凡人敬祭。而世人被其迷惑，认妖魔偶像过于伊父伊母，畏妖邪恐吓过于天崩地裂，乃至迷惑久而良知昏失矣，恐吓多而欲有所倚赖矣。于是思想正人君子，以为他生时如此正气，必能制伏邪魔，故有绘神荼郁垒以为啖鬼之神，有绘锺馗恶像以为南方逐鬼，有绘关云长谓其正气能以伏魔。更有向龟蛇而屈膝，见木石而叩头，有病时不谓血气不和，而谓妖邪作祟，贫困时不谓天父磨练，而怨运限不辰，间有血气复和而病愈，时势困极而必通者，遂以为某圣贤有灵矣。孰知那圣贤若果生平功德高大，敬天忠主，改过修身，正己以正人者，必蒙天父、天兄接转高天，其出世是由天父差遣，其去世是昇天复命，何会在人

间受享而佑世人乎！古语有云‘死不认尸’，人死其魂[①]之昇降不由自主，其凡间何得有权以逐鬼，有魂而受人酧其德，致犯第二天诫乎！故凡敬朽木邪像皆系妖魔作孽，冒名僭受人谣祭，非正大圣贤，忠良天使，磊落光明者，肯受人之祭拜也，又非正直光明者肯向妖而祭拜也。夫人生于世，孰不知天生天养天排定，人生由天，死亦必由天。何以尔凡例祈福祈寿尽求邪神保佑，殊不知人命关天，天命人生，不得不生，天欲人死，不得不死，可知生死由命，富贵在天，岂木雕泥塑之死妖得以保佑而转移之者？实由人心愚昧，被妖魔迷惑害累之深，故普天之下，不知天父上帝化生保养，只知有偶像蠢物，所以我真圣主天王奉天父真命令概焚毁之者，由此故也。”

那人连日请教至此时，于凡事世情亦多有能自解说辨断真伪者，毅然自负，释然无疑，足见上帝、基督化人超凡入圣，返璞归真，乃跪天恩主恩曰：“今后之得成正果，瞻依天父，得沐主恩，有今生之荣光福乐，来生之天堂永福，实为天父安排，真主牵带，干王之所教导也。倘愚弟有合用之处，即粉骨碎身誓当图报，以尽吾份，以报天恩，以〔酧〕主德也。”

干王谕曰：“弟当宽心宽心，总要认天识主，而永福自在矣。自今退去，当留心永记，无负本军师之谆谆谊谕可也！”

跋

上面《英杰归真》一篇，干王洪仁玕撰，原刻本南京太平天国纪念馆藏。

这是一篇对封建迷信和封建文化思想进行批判的论文，洪仁玕假设回答一个投降者张某询问太平天国礼法的问题，进行论辩。

在此文中，洪仁玕解释了太平天国制度方面的许多问题，如论洪秀全称“天王”而不称“皇帝”，谓系王于天所以大一统；如论贬前代的皇帝为侯，是由于他们僭上帝的尊号并率人拜偶像；又如对于洪秀全为太阳的来历，义、安、福、燕、豫、侯六爵的美称，蓄长发以全受全归，毁偶像以敬天法祖等，都有明确的论述。指出农民崇拜田祖、社稷等神，并不能免于灾荒，

① 太平天国将“魂”字改作“动”，此处及以下刻本均未改，本书照录。

打击了封建迷信。又指出旧的历书上所讲的“支干生克”和“日时吉凶”的迷信，都是由于好作怪论的人们对天体运行的自然规律，缺乏科学的认识，故意捏造出来的。因为洪仁玕在上海、香港时学习过近代天文历数，所以在本篇中，他引用了自己所作的《天历序》序文，对中国历代历法的差误、迷信，尽量驳斥，而对太平天国新历的“定民志，而正农时”的特点，充分予以阐释。他对改定太平天国的新历是有功绩的。此外，他还驳斥了封建社会中麻痹人们反抗意识的定命论等。

一　军纪

太平条规

定营规条十要

一　要恪遵天令。

二　要熟识天条谶美朝晚礼拜感谢规矩及所颁行诏谕。

三　要锺好心肠，不得吹烟饮酒，公正和傩，毋得包弊徇情，顺下逆上。

四　要同心合力，各遵有司约束，不得隐藏兵数及匿金银器饰。

五　要别男营女营，不得授受相亲。

六　要谙熟日夜点兵鸣锣吹角擂鼓号令。

七　要无干不得过营越军，荒误公事。

八　要学习为官称呼问答礼制。

九　要各整军装铳炮以备急用。

十　要不许谎言国法王章，讹传军机将令。

行营规矩

一　令各内外将兵凡自十五岁以外各要佩带军装粮食及碗锅油盐，不得有铳无杆。

二　令内外强健将兵不得潜分干名、坐轿骑马及乱拿外小。

三　令内外官兵各回避道傍，呼万岁、万福、千岁，不得杂入御舆宫妃

马轿中间。

四　令号角喧传急赶前禁地听令杀妖，不得躲避偷安。

五　令军兵男妇不得入乡造饭取食，毁坏民房，掳掠财物及搜操药材铺户并州府县司衙门。

六　令不许乱捉卖茶水卖粥饭外小为挑夫，及瞒昧吞骗军中兄弟行李。

七　令不许在途中铺户堆燒（火）困睡，耽阻行程，务要前后联络，不得脱徒。

八　令不得焚烧民房及出恭在路并民房。

九　令不得枉杀老弱无力挑夫。

十　令各遵主将有司号令分发，毋得任性自便，推前越后。

跋

上面《太平条规》一篇，太平天国壬子二年（公元 1852 年）刊刻，原刻本现藏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院东方部。

《太平条规》是太平天国的军律，其中《定营规条》是驻军时的纪律，《行营规矩》是行军时的纪律。这一个军律，它的内容最重要的有三项：首先是服从指挥，《定营规条十要》中第一条就是“要恪遵天令”，其他还有“要同心合力，各遵有司约束”，“各遵主将有司号令分发，毋得任性自便，推前越后”等条文。其次是爱护群众，十条《行营规矩》里面就有六条说到群众纪律，严禁焚烧民房、毁坏民房、掳掠财物、乱捉挑夫等，就是在路上和民房出恭也在禁止之列。再次是保护武器，士兵们都“要各整军装铳炮，以备急用”，行军时“要佩带军装”。其他如缴获归公，“不得隐藏兵数及匿金银器饰”，“要别男营女营”等事都有明确的规定。

太平天国的军队纪律严明，官兵们自觉地执行着上级命令，遵守着革命纪律，就是“渡不测之渊，登壁立之山”，还是“死者自死，渡者自渡，登者自登”的。《忠王李秀成自述》又说：“何官何兵无令敢入民房者斩不赦，左脚沓（踏）入民家门口者即斩左脚，右脚沓（踏）［入］民家门口者斩右脚。”可见太平军是怎样的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

我们从上面这一篇《太平条规》可以体会到它令严法简所收的功效。

二　战事

天官副丞相林凤祥等报告北伐战况禀

小卑职林凤祥、李开芳、吉文元、朱锡锟等回覆禀报
后护又副军师北王六千岁千千岁殿下[①]：

为回禀前情剿妖事：卑职统带兵将于五月初九日至归德府，城外有妖营盘三个，有妖前来接仗，圣兵争先，追杀得妖兵四百有馀，连时破城，城内妖兵妖官尽杀，约杀有三千之多，得红粉[②]二万有馀斤，铁炮无数，粮料不足，墩众谪（商）议起程。卑职林凤祥、李开芳二位带五军兵将连夜先往黄河四十里之遥[③]，上下取船，并无船壹（只），有鞑妖对江把守，仍在河边小村扎驻一夜。有卑职吉文元、朱锡锟二人在归德府候齐兵将正行，于初十日午刻，有妖数千在归德城边东门分作三阵，忽然而来对仗，小卑职吉文元、朱锡锟各统兵向前，追杀三十里之遥，不见妖踪胜回。满坡死妖如席，约杀得妖弍千有馀，所有号衣，系山东、甘肃、湖北三处之妖，得马骡五百馀匹，得红粉又有二万馀斤，铁炮无计其数，牛车壹百有馀架，大沾天父、天兄权能看顾看护，兵将吉昌。卑职吉文元、朱锡锟连夜布置，于十一日统兵往黄河会齐，斟酌在此无船，难以过江，于十二日一同统兵前去杞县七十

---

① 太平天国定制，东王杨秀清总理全国军事政治，北王韦正、翼王石达开为副。凡军机大事，各军各将具禀韦正、石达开，韦、石转禀杨秀清，杨秀清转奏洪秀全取旨。林凤祥等这封密报，向韦正禀报，这是遵照太平天国的定制。

② 太平天国称“火药”为“红粉”。

③ 这个地方，我考出是离河南归德城西北四十多里的黄河南面的口岸刘家口，属山东曹县辖境。这里是当时山东、河南各省商船停泊的地方。

里之遥，扎宿一夜。十三日，七十里之遥，至睢州扎宿一夜。十四日，九十里之遥，至陈留县扎宿一夜。十五日，四十五里至河南省城外，深深沟两重，周围并无房屋，离黄河二十里亦无船只。卑职斟酌，四十里至朱仙镇，即时前往扎宿，近黄河七十里，亦点兵前去取船。

自临淮至此，尽见坡麦，未见一田，粮料甚难，兵将日日加增，尽见骑马骡者甚多。忖思此时之际，各项俱皆丰足，但欠穀米一事。临怀（淮）至此，着人带文回朝数次，未知至否？如此山遥水远，音信难通。兹今在朱仙镇酌议起程，过去黄河成功，方可回禀各王殿下金安，无烦远虑也。转奏天王万岁万岁万万岁！

太平天国癸好三年五月十六日朱仙镇报

跋

上面《天官副丞相林凤祥等报告北伐战况禀》一篇，原件藏中央档案局明清部。

这是一篇关于太平天国北伐战况的重要报告，扼要地叙述了北伐军从安徽挺进到河南后的战况。

考北伐军在太平天国癸好三年（公元 1853 年）四月初从扬州出发，破安徽临淮关，克凤阳，连克蒙城、亳州。五月初八日（夏历五月初六日）从亳州向河南挺进。初九日（夏历五月初七日）在河南商邱宋家集打败清河南巡抚陆应穀军，进克归德府，毙清兵三千，得火药二万有馀斤，铁炮无数。陆应穀败退刘家口。这一夜，林凤祥、李开芳带兵驰到刘家口，打算取船只过黄河，留吉文元、朱锡琨在归德候齐后队。陆应穀退到刘家口时，太平军前队已经先到了刘家口，陆应穀又折回归德，在归德府东门与太平军后队遭遇。太平军向前迎击，再把陆应穀打得大败，杀死清兵二千有馀，又得火药二万馀斤，铁炮无数。这一封密报里面，林凤祥等向天京报告了这一连串的辉煌战绩。

据报告，知太平军攻克归德府之后，就连夜赶去刘家口，打算从那里渡过黄河，取道山东，进攻北京。不料清朝统治者已预先作了防守黄河的战略部署，把船只都烧了，太平军到来无船可渡，不得不放弃取道山东的计划，

改从河南过河进攻直隶。太平军到开封后，也无船可渡。林凤祥等商量去朱仙镇，十六日（夏历五月十四日）从开封到朱仙镇驻扎。到朱仙镇后，又点兵前去七十里外黄河取船。林凤祥等这一封密报，就是这一天在朱仙镇寄发的。

太平军到朱仙镇仍取不到船只。后来得人民报告，知道巩县洛河泊有许多煤艇，可以乘煤艇从洛河入黄河。清朝统治者还以为黄河天险，断难飞渡，却不料太平军已由洛河入黄河，并安全渡过黄河。

报告中也说到行军遭遇到的困难，如一再说到“粮料甚难”，“但欠穀米一事”。因为北伐军的后方在天京，离进攻的目的地——清朝最高统治者所在地北京，中间相隔好几省，这几省都是清朝统治地区，北伐军无法从后方得到粮食补给，只有依靠沿途人民供应，所以这时还未渡黄河便已经发生粮食困难了。过黄河以后，虽因得到河南、山西人民的热烈支援，维持了一个时期，但到屯军静海、独流时，就因为附近大村庄被清军封锁，无法长期维持四万人的粮食供应，到粮尽时就不得不退却，以致于全军覆败。当时北伐军到朱仙镇时已是“山遥水远，音信难通”，“遣人回朝数次”，还不知道到了没有。这种情况，说明了北伐军渡过黄河后更是孤军深入，与后方完全隔绝，也说明了北伐军失败的原因。

北伐失败，是由于东王杨秀清的决策错误。但是北伐军曾机智、勇敢、坚韧、顽强地去克服一切困难，尽了他们的责任。在这一报告中，我们就可以看出北伐军勇敢坚决的战斗精神，如报告与敌人作战时说“圣兵争先”追杀敌人；如报告要克服种种困难，坚决渡过黄河时说“成功方可回禀”。他们只抱着一个目的，就是攻取北京，在任务没有完成前，是百折不回、至死不移的。后来他们为了要等候天京援兵到来，完成攻取北京的任务，坚守不退，血战两年，全部战死。北伐军这样勇敢坚决，真不愧为革命的英雄。

燕王秦日纲命殿右三十检点陈玉成等坚守圻州谕

真天命太平天国燕王秦为诲谕殿右三十检点陈玉成弟暨指挥、将军、总制等官知悉：兹于八月二十四日接阅弟等禀申各件，俱悉一切。但圻州地方

现下虽有些少残妖，不时前来作怪，俱仰弟等在彼坚筑营盘，约束兵士，小心灵变，加意防范，毋使妖魔拦入，并将天情道理时时宣讲，令众兵士放胆诛妖，万事总有天父主张，天兄担当，不用慌也！其馀军务一切，仍要凛遵东王诰谕而行便是。为此特行诲谕，谕到亟宜凛遵，毋违诲谕！

年　　月　　日

跋

上面《燕王秦日纲命殿右三十检点陈玉成等坚守圻州谕》一篇，据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七录。

此谕《贼情汇纂》空年月日未录，考太平天国甲寅四年（公元1854年）九月初七日陈玉成《上燕王报告军情禀申》说："水路有曾妖头炮船下来，甚属利害，旱路有塔、杨二妖前来，十分作怪。小卑职所统带后十三军兵士并水营前四军兄弟，苦战不能取胜，只得弃船下退，保守圻、黄。闻对江武玱（昌）城内国宗大人及地官副丞相大人亦守不住，大约也要退守兴国、大冶一带。"[①] 案圻州即蕲州，太平天国在甲寅四年九月初九日（夏历八月二十三日）失武昌、汉阳两城，陈玉成在武、汉失守前两天，在汉阳城外苦战不能取胜，迫得弃船退保蕲州、黄州间。据此，知燕王这一篇诲谕，是在甲寅四年九月初九日武、汉失守后，敌人前锋进犯蕲州时给陈玉成的。

当时燕王秦日纲奉命巡查长江，不日就要到蕲州田家镇[②]，闻陈玉成等已退守蕲州，就命令他们在那里"坚筑营盘，约束兵士，小心灵变，加意防范，毋使妖魔拦入"，并且命令他们将天情道理时时宣讲，以太平天国的思想信仰武装兵士，使他们坚忍镇定，放胆杀敌。最后告诉他们，"其馀军务一切，仍要凛遵东王诰谕而行"。这一文件，说明了当时太平天国军事指挥的统一，从天京最高统帅东王杨秀清一直达到前线的检点、指挥、将军、总制等中级指挥员。这一役，太平天国在九江、湖口展开决定性的大战，歼灭了横行湖南、湖北、江西三省的汉奸曾国藩统领的水师，是跟当时这一个军事指挥的统一分不开的。到东王死后，太平天国军事不再有坚强的统一指

① 见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七。

② 据陈玉成《上燕王报告军情禀申》。

挥，解救安庆战役的一败再败，以至终不免于失陷，两两对比，其不同是十分彰明显著的。

英王陈玉成致扶王陈德才等书

愚兄陈玉成书致

遵　赖

扶　陈

王　阁下等同览：

启　梁

祜　蓝

缘因阁下等起行之后，兄在庐又接圣诏御照，总以诏兄与阁下等遵诏进兵取粮。兄见庐郡现下军情平善，即与仕荣弟计议，或兄带兵出来会阁下，或陈仕荣弟带兵来会阁下。前曾于初六日，着民人悄递书致一件，前来交扶王，祈与阁下等酌议作速发兵下游正阳一带，于正月底二月初，接应我军上游等情，谅阁下已接到此文矣。

至去岁耘天燕之案，曾经兄直奏回朝，致触圣怒。复命敬王、畏王恭捧圣诏三道，责兄前退太湖，复退安省，又失挂车河之约，致章王退桐城、庐江、无为、三河等处，皆罪在兄。现已荷蒙圣恩，出以赏罚革黜。思处此之时，亦是万幸。

惟念殿下等尚（上）游军情，未卜如何。今如阁下等尚在颍州，定与马融和弟等会合，而亦必进攻颍州。用特具此书致前来，千祈阁下等立即酌议，或议派祜王蓝弟，带兵下游，接应兄来，或陈仕荣前来，与阁下等面议紧要机宜；或派振举前来；倘马融和弟之队，尚在颍州，或与伊议派倪隆淮、邱远才弟等，带兵下游，总之以速为妙，千万不可迟延。至于议定伊等数人，拟是何人下游接应，务嘱其抵至庐郡北乡，百馀里屯扎，一面飞文前来，以便兄或导王前进，切勿进近庐郡，是所至祷！

至马弟等若仍攻颍州，可令伊仍是实力进攻颍州。阁下可速一面发兵上游，以分妖势。至初十日有舒城之妖进中上派河、三十里铺一带，扎穴十四五座，现来作怪。合并启闻，祈宽心勿念。兄在庐一切情由，候兄或导

王尚（上）游到来时，再行与阁下等会晤，以叙阔怀可也。见字千祈照文办理，勿悞！勿悞！谨此书致，顺候

戎祺。

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正月十四日自庐郡发行

跋

上面《英王陈玉成致扶王陈德才等书》一篇，原件藏故宫博物院。

这一篇文书，是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公元1862年）正月十四日英王陈玉成自安徽庐州（今合肥市）寄给扶王陈德才等的。他派了一个亲信，沿途扮作过路的人，由寿州（今寿县）正阳关绕道前往。送信的人行到寿州回溜集被练匪苗沛霖部下截获，把这封信送清朝钦差大臣胜保，由胜保奏呈清廷[①]。因此，扶王陈德才等没有接到此信，未得发兵回来接应。这时候，清朝荆州将军多隆阿已经从舒城向庐州开始进犯，旋即围困庐州。三月三十一日（夏历四月十四日），英王被迫放弃庐州出走[②]。先是练匪苗沛霖以办团练称雄一方，据有寿州，初受清朝官爵，后来又受太平天国封爵，这时候，又再受清钦差大臣胜保的招抚。他要诱捉英王，派人来说，寿州粮广兵众，请英王前去。英王因庐州被困，粮食缺乏，难以久守，又因得不到扶王陈德才等消息，所以不得不放弃庐州，前往寿州，遂致中计被擒。清朝书吏记录的《英王自述》叙此事说："今因楚军围困庐州，城内乏粮，恐难久持。又因派出扶王陈德才、沃王张洛行并马融和、倪隆淮、范立川等攻打颍州、新蔡，及往河南、陕西等处打江山，因不知颍州曾否攻破，河南、陕西一带打破几处，均未得有消息，是以率领全军，从庐州北面攻破官营三座，连夜走至寿州。原想踞城铺排一切，亲带陈德才、张洛行等分兵扫北，不期中计遭擒。"由此可见，这一封信的被截获关系的重大。

在这一封信中，还反映一些当时太平天国军事的政治的情况。如信中开首说："缘因阁下等起行之后，兄在庐又接圣诏御照，总以诏兄与阁下等遵诏进兵取粮。"案太平天国在辛酉十一年（公元1861年）秋安庆失守后，退

① 据清同治元年三月癸卯胜保奏，见《同治朝东华续录》卷七。

② 据方玉润《星烈日记汇要》卷三十六，壬戌四月十四日记。

守庐州，派兵远征西北，广招兵马，积聚粮食，以图恢复安庆。《遵王赖文光自述》叙安庆失守后，英王的军事行动道："率师渡庐，请命自守。复行奏加封余为遵王。遵命与扶王、启王等远征，广招兵马，早复皖省等情。"我们把赖文光的自述与英王此处所述天王诏旨参看，便可以看出当时太平天国在军事上的决策。

信中又说："至去岁耘天燕之案，曾经兄直奏回朝，致触圣怒。复命敬王、畏王恭捧圣诏三道，责兄前退太湖，复退安省，又失挂车河之约，致章王退桐城、庐江、无为、三河等处，皆罪在兄。现已荷蒙圣恩，出以赏罚革黜。思处此之时，亦是万幸。"关于耘天燕之案，现在缺乏文献说明，但英王因"直奏回朝"，致触天王之怒，把一连串的军事失利都归罪英王，把他黜革，我们读到英王"思处此之时，亦是万幸"的话，可以体会到英王万种冤屈的心情，也看出了当时太平天国赏罚不明，政治混乱的局面。《忠王李秀成自述》记英王事说："英王见势如此，主又严责，革其职权，心繁（烦）意乱，愿老于庐城，故未他去，坐守庐城，愚忠于国"，可与英王此信参看。

叁　内政

一　乡官

殿右捌指挥杨札谕荻港镇人民依限造册呈报告示

殿右捌指挥杨札谕荻港镇人民知悉：照得我主天王奉天明命，斩妖留正，始终以诛妖安民为念。兹本大臣随同翼王五千岁率师安民，查得尔荻港镇民人尚未齐来投册，为此札谕该镇，限十一月初九日举齐旅帅两司马等官填名造册，赴安徽省呈报本指挥衙门，以便发给门牌。再敢迟延限期，定即尽行剿洗，决不稍宽。切切特谕！

太平天国癸好三年十月二十七日发门牌式　兹将举官次第名目，三代履历及民户款式注明于后，以便民等易晓，遵循派家缮写册簿投案，便可领给官民户牌。

计具

某省某郡某县某门某乡距城若干里，以万二千五百家公举军帅某姓某名，现年若干岁，父某、母某、妻某、子某，合家男妇某十名。（以下师帅卒长，皆以此类推。）

以二十五家公举两司马某姓某名，现年若干岁，父某母某妻某子某，合家男妇某十名，该管下伍长各户。

伍长某姓某名，现年若干岁，合家男妇某十名。

一户某姓某名，合家男妇某十名。

一户某姓某名，合家男妇某十名。

一户某姓某名，合家男妇某十名。

一户某姓某名，合家男妇某十名。

每两司马共统二十五家，率下五名伍长，每名伍长管下四家，其馀皆依此类推。

定以五家立一伍长，二十五家立一两司马，百家立一百长，五百家立一旅帅，二千五百家立一师帅，一万二千五百家立一军帅。

跋

上面《殿右捌指挥杨札谕荻港镇人民依限造册呈报告示》一篇，据北京图书馆藏钞本《太平天国史料》录。

这一篇告示，是太平天国癸好三年（公元 1853 年）十月随同翼王石达开出师安徽省安民的殿右捌指挥杨札谕安徽省繁昌县荻港镇人民的布告。

当时这一个地方，清朝的统治势力已经被打倒，但太平天国还不曾在这里把政权建立起来。所以告示中首先说明“天王奉天明命，斩妖留正，始终以诛妖安民为念”的使命，接着命令当地人民于十二日内，举齐旅帅、两司马等乡官，填造户册，赴安徽省城安庆呈报指挥衙门，以便发给门牌。以前由于反革命分子从中阻挠，这一镇人民大多观望，所以布告严厉地提出警告：“再敢迟延限期，定即尽行剿洗，决不稍宽。”使游移分子不再观望不前。布告最后附有门牌式和乡官选举制度，以便人民易晓易遵。

这一篇文献，使我们看见了太平天国建都天京后在克复地区建立地方政权的情况。

林宏溪堂立司马伍长议单

立议单宏溪堂林公裔孙东林赞芝等，情因合地进册，我族缘立司马二名，伍长五名，同办公务，奈公务浩繁，费用浩大，诚恐人心涣散，有误公事，是以纠合同宗，爰立议条，以勷公事。所有条规列后：

一议林公堂垫费柒陆钱式拾两交与司马，以办公务，不得言息。

一议我族官粮及一切应出费用，着伍长及各房长收敛交与司马，不得延迟片刻，倘故怠玩，听司马指名禀究。

一议官粮捐项，均照合方大议，不得增减。

一议司马公举大书、概然二人承办。

一议伍长：

一议司马倘有正务耽搁，凡属统下听其指挥，不得推委；

一议伍长、房长支下，倘有抗费不与，亦听指名禀究；

一议永丰、必齐、东休及攀公费用，系尔昌承办收缴；

一议为美、为南、嘉义、嘉礼、柳松费用，系足信承办收缴；

一议思政、思禧、章锦云、章锦和、汪洪烈费用，系思齐承办收缴；

一议思谆、思忍、思洁、张步林系启发收缴；

一议方云和、曹才全系锦旋收缴；

一议高名、敦福、性烈、绍尧、惟风、性新、显名及星公系协平收缴；

一议正经、正纲、正常、正家、绍尧费用，系孔嘉收缴；

一议汪注江、汪有德、桂月香、焕然费用，系浩然收缴；

一议胡正青、黄里仁、储枝绪、王珖求系坦然收缴。

太平天国丙辰年正月十四日立议单宏溪堂林公裔孙　赞芝

东林

岑楼

安定

盈祥

尔昌

足信

为南

显名

家义

高名

浩然

启发

凭中叶集书
储名驰

锦旋
协平
思齐
坦然
大书
概然
敦福

跋

上面《林宏溪堂立司马伍长议单》一篇，1959年4月，龙盛运同志在安徽安庆旧书店看见。长约二尺许，上无印鉴，但名字底下都有画押签名。据书店说是在潜山或岳西县纸厂旧纸堆中发现的。

这是一张研究太平天国选举乡官的文件。从这一张文件中，我们可以看出两点情况：第一，这一个林宏溪堂因合地进册，在他们一族里要举两司马二名，伍长五名，以办公务。两司马公举了林大书、林概然两人，伍长五名议单上未见记明。这是太平天国的制度，太平天国每克复一个地方，就要那一个地方在一定的限期内选举乡官，造齐家册，投案呈报，以领门牌，这样，这一个地方的人才算是太平天国的人民，而太平天国也在这一个地方建立了地方的政权。从这一张议单来看，选举两司马、伍长是从一个宗族选举出来的，而不是从街或村选举出来的。第二，因公务浩繁，费用浩大，为防人心涣散，有误公事，所以特立条规，作为保证，如说："一议我族官粮及一切应出费用，着伍长及各房长收敛交与司马，不得延迟片刻，倘故怠玩，听司马指名禀究。"如说："一议司马倘有正务耽搁，凡属统下听其指挥，不得推委。"如说："一议伍长、房长支下，倘有抗费不与，亦听指名禀究。"这就意味着两司马、伍长是得了保证才愿意出来担任的。

这两点情况，对研究太平天国乡官制度是颇为重要的材料。当然我们不能根据一地一族的情况就作出任何的结论，但这一地一族的情况，却可以说明太平天国乡官制度中某一些情况的存在。

卒长汪文明名册

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

卒长
汪文明

卒长 汪文明记 ①

司马汪朝配
司马汪百能
司马汪熙传
司马汪三重
司马汪昌拚

五长汪日佳
五长汪熙姜
五长汪如恒
五长汪开文
五长汪熙明

五长汪熙法
五长汪熙珠
五长汪新登
五长汪熙远
五长汪

五长汪朱连
五长汪昌立
五长汪有传

元号司马汪朝配

二号司马汪百能

三号司马汪熙传

① 此处汪文明记系图章。

五长汪熙泰
五长汪合凑

五长汪昌朋
五长汪昌兜
四号司马汪三重　五长汪再重
五长汪昌恒
五长汪昌会

五长汪
五长汪
五号司马汪昌拚　五长汪
五长汪熙宗
五长汪昌翼

跋

上面《卒长汪文明名册》一份，1958 年浙江师范学院（现为杭州大学）历史系在浙江东阳王炊头乡发现，原件现藏该校。

这是太平天国乡官里面的一个卒长统辖的名册。案太平天国乡官制度，卒长以下的管辖制度是：卒长管四个两司马，共管一百零四人，两司马管五个伍长，共管二十五人，伍长管四人。今案此册，卒长汪文明共管五个两司马，多辖了一个两司马。考《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凡设军以后，人家添多，添多五家，另设一伍长，添多二十六家，另设一两司马。"这是因为添多了五家，所以另设一伍长，暂时归汪文明管辖的。又太平天国管理二十五人的乡官叫做两司马，不叫做司马，两司马以东、西、南、北分，不以元、二、三、四、五号分，又五长应作伍长，此册有了省略与变改。至于二号司马汪百能管的伍长有一个没有名字，五号司马汪昌拚管的伍长有三个没有名字，这可能是当时还没有举定的缘故。

在这一份名册中，最使我们注意的是卒长汪文明所领五个司马以至

二十五个伍长全部姓汪。这大约是都从一个家族里面的人员选出的。当然我们应该了解到中国乡村家族聚居的实际情况，太平天国乡官中有些地方卒的一级由一姓家族组成并不能算是什么特别的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把汪文明这一部名册，与上面一篇《林宏溪堂立司马伍长议单》所叙述的宗族推举两司马、伍长的情况联系起来看，在太平天国的乡官选举里面，渗杂有多少中国宗法社会的成分进去，却还是值得我们发掘更多的资料去探讨的一个问题。

二　保举、考试与招贤

燕王秦日纲为遵谕保举官员毋得徇情事覆东王杨秀清禀

劝尉师圣神风禾乃师
赎病主左辅正军师东王九千岁千岁千千岁殿下：

为回覆禀明事：缘于拾月贰拾叁日午刻田家镇行营敬接拾月初柒日颁发金谕一件，蒙我东王劳心，凡保举官员，必须查其平素历练老成精明灵变；然后传该员前来，亲自勘验，观其言语举动，进退趋跄，果堪胜任，再行保举，禀奏回朝，毋得徇情滥保等因。仰见我东王慎重人才，无微不至。卑爵遵即谕明各官，嗣后凡有保举官员，毋得徇情滥保，有玷官方，以重人才，而慎选举。时时亲为勘验，凛遵我东王金谕而行。所有卑爵接奉诰谕敬覆缘由，理合虔具禀奏，恭请金安！

年　月　日

跋

上面《燕王秦日纲为遵谕保举官员毋得徇情事覆东王杨秀清禀》，采自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七。

燕王秦日纲这一封禀，是东王杨秀清命令他“凡保举官员，必须查其平素历练老成精明灵变；然后传该员前来，亲自勘验，观其言语举动，进退趋跄，果堪胜任，再行保举，禀奏回朝，毋得徇情滥保”，他禀覆东王，说他体会到“东王慎重人才”的用意，他遵照命令执行。

考太平天国在东王杨秀清执政时代，赉功课职，深协众情，故人心团结，政治清明。到杨秀清被杀后，保举官员，徇私纳贿，遂致人心离散，政治败坏。《忠王李秀成自述》说："东王佐政事，事事严整。"，又说："天王失国丧邦，实其自惹而亡。前日明清之候，保将封官，择有才而用。"李秀成的评论是很对的。上面秦日纲这一封禀中，正反映出太平天国在杨秀清执政时代保举官员的慎重的情况。

钦定士阶条例序

天国创万年之基业，应树万年之规模，得非常之贤才，乃克佐非常之治绩。是故取士之法不一，而登明选公之意则同，特天情与凡情有别焉。荷蒙天父天兄大开天恩，亲命真圣主降凡宰治天下，定鼎天京，立政任人，揆文奋武，两科取士之盛，惟在在革除凡例，俾人人共证天心，法至良，意至美也。

粤稽古昔，其设科拔擢，亦有制定章程，第名实不符，士风日下。值此天命维新之会，道既切乎性命身心，制自超乎古今前后，岂若承讹袭谬，因陋就简之所为哉！且夫秀才举人诸名目，考前侯试士之典，有虞则三载考绩，成周则三年宾兴，无所为秀才等名也。故科目莫备于唐。唐有六科：一曰秀才，二曰明经，三曰进士，四曰明法，五曰书，六曰算。当时以诗赋取者谓之进士，以经义取者谓之明经。其秀才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四等。唐玄侯手撰《六典》，举凡贡举人有博识高才强学待问无失俊选者为秀才，故有乡举进士求试秀才者。明太侯以秀才丁士梅为苏州郡知郡，又以秀才曾泰为户部尚书，是秀才之科第甚高，不容滥冒，其名当改也。举人者，举到之人。唐高侯显庆四年，侯亲策试之，凡九百人登科，则除以官，不复谓之举人，而不第则须再举，不若后世以举人为一定之名也。进士即科目中之一科，有举进士者，有举进士不第者，但云举进士，而第不第未可知，盖自本人言之谓之举进士，自朝廷言之仍谓之举人，非必以乡试为举人，会试为进士也，是举人、进士之名当改也。进士中之特出者为翰林，自汉以来皆有之，如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博洽坟典足以通达军谋详明政术者，均可入翰林之选，第举用之途太宽，称名每不得其实，是翰林之名当改也。武试始

于宋庆历年间，以阮逸为武学谕，至明太侯立武学，用武举，其秀才等名与文士同，尤觉盛名难副焉。

宏惟我天国振兴文治，厪念武功，自癸好开科以天王万寿时举行，旋移于幼主万寿时以每年十月初一日宏开天试。嗣复改为每岁三月初三日考文秀才，三月十三日考武秀才，五月初五日考文举人，五月十五日考武举人，各省皆然。于九月初九日考文进士翰林元甲，九月十九日考武进士等。又于每岁正月十五日试选各省提考举人之官。洵属至精至密至备至周。惟制度灿然一新，而名目仍然由旧，所当循名责实，顾名思义，扫除故迹而更张之，使万万年尽美尽善以永垂不朽也。

欣逢我干王殿下钦奉天命主命总揽文衡，聿修试典，综覈名实，宏厥宏规。准论秀书升之意以相变通，改秀才为秀士，谓士人荣显之初，如卉木之方秀也。改补廪为俊士，谓智过千人为俊也。必拔贡为杰士，谓才过万人为杰也。改举人为博士，谓其博雅淹通也。今于庚申十一月蒙诏改为约士，谓能通彻《四约》也。改进士为达士，谓其通达事变，足以兼善天下也。改翰林为国士，谓其学识超乎一国，以国士待之，自克以国士报也。至武秀才等则改称英士、猛士、壮士、威士之殊。英谓其英多磊落也。猛谓其猛可济宽也。壮谓其克壮大猷也。威谓其有威可畏也。是文武统名为士，而称谓各有其真，将见弦诵之士怀经济，赳桓之士尽腹心，文可兼武，韬略载在诗书，武可兼文，干戈化为礼让，事事协文经武纬，人人具武烈文谟。我天朝万万年作人之治，所由黼国黻家，天道无不彰之美；金声玉振，天理无不畅之机。士生斯世，可不争自濯磨以仰报天恩主恩，永遵真道，永享真福也哉！

正副总阅小官李春发黄期陞等谨序

跋

上面《钦定士阶条例序》一篇，载《钦定士阶条例》卷首，原书刻本南京太平天国纪念馆收藏。

《钦定士阶条例》是太平天国后期由干王洪仁玕主持修改的太平天国考试制度。这一部条例，明确地规定了所谓“士阶”的制度，从科举制度，试

场条例，以至品级、章服的制度都有详细的规定。在这中间还恢复了阀阅制度、世袭制度，表现出农民革命运动封建落后的一面。

招贤榜

体国经野，致治必在于兴贤；幼学壮行，怀才必期于见用，况值天命维新之际，正属人文蔚起之时，天朝任官惟贤，需材孔亟，凡属武纬文通之彦，久列于朝，专家曲艺之流，不遗于野。但恐采访难周，搜罗未徧，抱璞者耻于自献，徒韫椟而深藏；怀珠者虑其暗投，亦韬光而不市。当知天朝见贤即用，望治维殷，勿以自荐为可羞，即宜乘时而利见。倘有一技之长，仰见报名投效，自贡所长；或由管长具禀保荐入朝，量才录用，家口厚给资粮，不致失所，俾免内顾之忧，以慰从公之志。

跋

上面《招贤榜》一篇，据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三录。

太平天国除科举外，又有招贤制度，凡克复郡县及行军经过地方，都在衙署前或行辕前出《招贤榜》以招人才。这一篇《招贤榜》，便是当时太平天国所颁布的《招贤榜》中的一篇。

在这篇《招贤榜》中，申述太平天国“见贤即用，望治维殷”的求才渴望，惟恐“采访难周，搜罗未徧”，所以特出《招贤榜》，望“倘有一技之长，仰见报名投效，自贡所长；或由管长具禀保荐入朝”。太平天国就按照各人的才力，加以录用，并且对家属“厚给资粮”，“俾免内顾之忧，以慰从公之志”。

我们要深入了解太平天国招贤制度的精神，应该把这篇《招贤榜》与现存其他《招贤榜》参看。在天京初建时，天京出了一道《招贤榜》，它大略说：“江南人才最多，英雄不少，或木匠，或瓦匠，或铜铁匠，或吹鼓手，你有那长，我便用你那长，你若无长，只可出出力的了。”[①] 又如辛酉十一

① 见赵烈文《落花春雨巢日记》卷三，清咸丰四年（即太平天国甲寅四年）三月初五日记。据赵烈文记载，这篇《招贤榜》是江宁管小异在天京时亲见，到逃到常州后说的。

年（公元1861年）七月在浙江嘉兴出的《招贤榜》，它大略也说："定乱尚文才，戡乱需武略，清朝士习时文，官多捐纳，故空疏贪劣之人夤缘冒进，而畸士异人所以不出也。今列规条，凡民间有才力可任使者，来辕禀明录用：一、通晓天文星象算学者；一、习知地理山川形势扼塞者；一、熟读孙武书，知兵法阵图者；一、熟悉风土民情利弊者；一、熟悉古今史事政事得失者；一、善书记笔札者；一、民间豪杰能习斧棒武艺骑射者；一、绿林好汉能弃邪归正者；一、江湖游士以及方外戏班中有能飞行走跳者；一、医生之能内外科者。"据记录这一篇告示人沈梓说："记来尚有数条，不及记，总之，一材一艺，皆搜罗录用。"①

我们参看这三篇《招贤榜》，可以看出太平天国招贤制度的主要精神有两点：第一，太平天国招收人才，不限于知识分子，它把木匠、瓦匠、竹匠、铜铁匠、吹鼓手等等艺人都同样地视为人才英雄，所以太平天国做得到"专家曲艺之流，不遗于野"。这就可见太平天国对劳动人民的重视，而与封建社会所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统治法则有着本质的不同。第二，太平天国取才不拘一格，凡"有一技之长"的人，都可以"自贡所长"，就是没有专长，而能够"出出力的"劳动人民也都在招贤之列，所以太平天国才能够网罗了各方面的人才。当时天京有一个站在反革命立场的分子，撰有一首对联讥讽太平天国说："天朝一统四十二里半，文武官员三百六十行。"②这在地主阶级分子是引为讥讽太平天国的材料的，而在我们看来，它的后半联，也恰恰说明了太平天国革命对劳动人民的重视与任用人才的成就。

① 见沈梓《避寇日记》。

② 见钞本孙亦恬《金陵被难记》。

三　礼制

佐天侯陈承瑢晓谕官兵人等
红黄二色宜恪遵定制告示

真天命太平天国真忠报国佐天侯加壹等世袭陈为晓谕大小官员兵士人等知悉：照得贵贱宜分上下，制度必判尊卑。缘蒙天父、天兄大开天恩，差真主天王降凡，为万国太平真主。复差东王及列王辅佐朝纲，绥安良善，现下景运昌隆，文章黼黻，理宜恪遵定制，以判崇卑。是以东王格外劳心，因红、黄二色为天朝贵重之物，凡有官者，即遵官职制造穿著。无官之人，仅准红色包头，其汗袍、蚊帐、足裹尤不准用。限至来春肆月初壹日止，逾限者斩首不留等因，遵此。为此特行晓谕：仰尔大小官员兵士人等，亟宜遵守礼仪，郑重红、黄二色，其已成之物，只准穿在内服，不准作为外观；倘限期已满，一经查出，按照天法，斩首不留，那时后悔无及，勿谓谕之不先也！亟宜凛遵，毋违晓谕！

年　月　日

跋

上面《佐天侯陈承瑢晓谕官兵人等红黄二色宜恪遵定制告示》一篇，据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七录。

佐天侯陈承瑢是太平天国朝内官的首长，所以这一道通告全国官员兵士人民的禁令，就由他布告。在这一道告示中，首先说明“贵贱宜分上下，制

度必判尊卑”的制度。接着就说，为着“恪遵定制，以判崇卑”起见，所以规定“红、黄二色为天朝贵重之物”，只有官员才得“制造穿著”，“无官之人，仅准红色包头”，此外，一律不准穿戴红、黄二色，限期禁止，逾限有违禁的，“斩首不留”。

这一道告示，说明太平天国受了农民革命的局限，在礼制上，充分地反映农民阶级消极方面的保守性、私有性，制定了这一种“贵贱宜分上下，制度必判尊卑”的封建礼制，限期禁止人民用红、黄二色，犯者至处以死刑。这一个禁令，并不是特殊的例子，而从太平天国所规定的整个礼制看来，如在仪卫舆马上，如在称呼上，无不如此，都是要恢复封建等级制度。

四　禁令

天王戒吸鸦片诏

天王诏曰："高天灯草似条箭，时时天父眼针针[①]，不信且看黄以镇，无心天救何新金。吹去吹来吹不饱，如何咁[②]蠢变生妖！戒烟病死甚诛死，脱鬼成人到底高。钦此。"

太平天国癸好三年四月　日

跋

上面《天王戒吸鸦片诏》一篇，据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七录。

这一篇是洪秀全教育人民戒吸鸦片的诏书。在此诏中所说的黄以镇、何新金事件，都是太平天国的事件。黄以镇是因犯了"胆敢瞒天无信德，阵中两草退英雄"的罪状，太平天国辛开元年（公元 1851 年）七月二十六夜，在广西桂平县莫村被杨秀清假托天父下凡指出他的罪状杀了的（见《天命诏旨书》记载）。何新金是太平天国一员英勇的将领，谢炳《金陵癸甲纪事略》说他是"北殿承宣，广西人，二十馀岁，最亡命"，张德坚《贼情汇纂》说他是"翼殿左一承宣"，得杨秀清信任。至于此诏所说的"无心天救何新金"的事件，现在还考不出来。

---

① 这两句诗是说天心似箭，天眼如针，锐利无比，可以看穿一切。案"灯草"又叫做"灯心"，故太平天国即以灯草为心之隐语。或称"真草"，亦即"真心"之意。

② "咁"作"这样"解，是广东方言。

这一道诏，说天父眼针针，一个人做的事，或好、或坏，都在天父的眼里的。如果你不信，可看黄以镇犯了“瞒天”和“两草”的罪恶，天父就下凡指出杀了他。何新金得天救，当是因为他的修好锺正。所以洪秀全劝告人民，莫要瞒天吹鸦片，天眼是看得见你犯罪的。

在这一道诏中，可以看出太平天国对劝戒人民戒除吸食鸦片，是十分坚决和一贯的，此诏书中说“戒烟病死甚诛死，脱鬼成人到底高”，太平天国把吸鸦片的人当作鬼看，认为戒烟病死也比诛死好。洪秀全在《原道救世歌》中早已提出戒烟、戒酒、戒赌等，要人奉守，太平天国与外国资本主义商务来往，也明确规定不许鸦片进口，甚至利用民歌民谣来劝人戒烟，这些行动与英国对中国倾销鸦片，以及发动侵略性的鸦片战争不是没有关系的，如联系起来看，就可看出太平天国反对资本主义侵略和毒害的坚决性了。

东王杨秀清等奏请处决吸鸦片犯本章

小弟杨秀清立在陛下暨小弟韦昌辉、石达开跪在陛下，奏为吹吸洋烟大犯天条事：缘据夏官正丞相何震川禀称，转据殿右贰检点胡海隆禀称：前叁巡查赖桂英于拾月捌日在天京城内新桥地方拿获周亚九、李连升、于顺添等朋吹洋烟一案，并起获烟具烟泥等件，已由该官承审确实，取有口供禀报前来。弟等未敢擅专，理合肃具本章，粘附原供，启奏我主万岁万岁万万岁御照施行。

年　月　日

御照：弟等所议皆是，周亚九等即斩首不留。钦此！

跋

上面《东王杨秀清等奏请处决吸鸦片犯本章》一篇，据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七录。

案太平天国前期制度，凡群臣上奏于天王都叫做“本章”，但不能迳达，必由东王杨秀清率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转奏，奏事能列名在本章上的仅

东、北、翼三王。以下具本章于天王，只有请安、贺喜、谢恩而已，概不准奏事，且必须禀请东王盖印，否则天王不阅。凡一应军事、政务，都须经东王裁夺，然后转奏以取旨[①]。所以这一篇奏请处决吸鸦片犯的本章便由东王率北王、翼王转奏，以候天王御照[②]。

太平天国法律，凡吸鸦片的处以死刑。这一次前叁巡查赖桂英在天京城内新桥地方拿获朋吹（即群聚吹吸）鸦片犯周亚九、李连升、于顺添等，起获烟具烟泥（即鸦片），经审问确实，取有口供，由殿右贰检点胡海隆禀报夏官正丞相何震川，再由何震川禀奏[③]前来。根据太平天国法律是要处以死刑的，东王等便把这一案件上奏天王以取旨。天王得奏，即下御照："弟等所议皆是，周亚九等即斩首不留。"

我们从这一篇本章看来，可见太平天国对严禁鸦片，是见诸实施，并且十分认真严肃地执行的。

东王杨秀清诰朝内军中人等禁酒谕

真天命太平天国劝慰师圣神风禾乃师赎病主左辅正军师东王杨为诰谕朝内军中大小官员兄弟姊妹人等知悉：照得酒之为物，最易乱人性情，一经沉酣，遂致改变本来面目，乘兴胡为。故我天父皇上帝最为深恶，降有圣旨，不准饮酒。是以前者我主天王仰体天心，特降诏旨，谕令朝内军中人等一概不准饮酒。本军师久经诰谕严禁在案。

乃现在仍□□□天诫之人，沉湎于酒，醉后日（目）无尊长，致生事端，殊属违玩。业将饮酒之犯奏明天王，当奉诏旨，念该犯系属初犯，免死重究，严禁以后如再有饮酒者，定即斩首不留。

且闻得朝内军中，嗜酒滋事者甚属不少，此等行为，殊甚痛恨！为此再四诰谕朝内军中国宗国亲贵亲侯相大小各官员兄弟姊妹人等知悉：自谕之后，仍还有私自饮酒者，许该统下国使、将使、听使人等拏解送案，奏封丞相。如该统下人等畏怯不举，一经别人拿获，定将该国使、官使人等共同治

---

① 据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七《伪本章》。

② 御照，即御诏。

③ 太平天国制度，凡各官具禀东王杨秀清叫做"禀奏"。

罪。总之，天法至公，无论至亲爵位，有犯必究。尔等自当互相规劝，毋得涓滴沾唇。倘敢仍蹈前辙，一经有人拿获送案，除将吃酒人犯遵旨斩首示众外，并将获犯之人奏封恩赏丞相，以奖其功。如知情不举，亦一体治罪，决不宽贷。尔等慎勿乘片时之兴，以致身首异处也。亟宜凛遵，毋违诰谕！

太平天国甲寅四年五月　日

跋

上面《东王杨秀清诰朝内军中人等禁酒谕》一篇，原钞件藏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

案太平天国禁酒，天王洪秀全在金田起义前著的《原道救世歌》道："即如好酒亦非正，成家宜戒败家汤。请观桀、纣君天下，铁统江山为酒亡。"据东王杨秀清这一道诰谕，知道太平天国曾假托过天父下凡降旨禁酒，天王也下过诏谕令朝内军中人等一律禁酒，杨秀清本人也久经诰谕严禁在案。但当时朝内军中仍有嗜酒滋事的人，因而再下此谕，规定此后倘再犯禁，斩首示众，并许该统下国使、将使、听使人等拿解送案，奏封恩赏丞相；如该统下人等畏怯不举，一经别人拿获，定将该国使、官使人等共同治罪。

根据这一道诰谕看来，太平天国的禁酒是十分严厉的。

国宗提督军务韦石严禁娼妓、鸦片、黄烟告示

真天命太平天国天朝国宗提督军务韦石为诲谕官兵良民人等各宜革污俗以归正道事：照得去邪所以崇正，革故即以鼎新。缘蒙天父天兄大开天恩，亲命真主天王降凡，主宰天下。复差东王及列王辅佐朝纲，斩邪留正，除暴安良。业已建都天京，四海投诚，万方向化，振方新之国运，人尽归真；革已敝之颓风，俗皆改旧。严男行女行之别，秉至公至正之心。凡普天之下，有不合乎规条越乎礼义者，均我天朝所深恶而痛恨者也！

兹本国宗恭承天命，出师安民，革除恶习，禁遏浇风，闻尔等地方有邪淫之辈，干犯规条。为此恺切诲谕，仰尔官兵良民一体知悉，凡有蛊惑人心败坏风俗者，列明于下：

一、男行女行最宜分别也！间有官兵等将污秽衣服送与民妇洗浣、并有雇倩民妇缝补衣服者，既已私相授受，难免眉目传情，不可不防微杜渐，以儆歪风。嗣后如有官兵雇倩民妇洗衣缝纫者，概斩不留。其有奸淫情事者，男女并坐。

一、娼妓最宜禁绝也！男有男行，女有女行，男习士、农、工、商，女习针指、中馈，一夫一妇，理所宜然。倘有习于邪行，官兵民人私行宿娼，不遵条规当娼者，合家剿洗，邻佑擒送者有赏，知情故纵者一体治罪，明知故犯者斩首不留。

一、洋烟、黄烟不可贩卖吸食也！洋烟为妖夷贻害世人之物，吸食成瘾，病入膏肓，不可救药。黄烟有伤肤体，无补饥渴，且属妖魔恶习。倘有贩卖者斩，吸食者斩，知情不禀者一体治罪。

以上各款，尔等官兵人民俱要严为禁绝，不可故犯。倘有犯此者，一经察觉，定按天法究治。本国宗言出法随，决不姑宽。凛之慎之，毋违诲谕！

年　月　日

跋

上面《国宗提督军务韦石严禁娼妓、鸦片、黄烟告示》一篇，据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七录。

这篇告示，是奉命出师安民的国宗提督军务韦、石出的布告。在这篇告示中，首先说明太平天国革命“振方新之国运，人尽归真；革已敝之颓风，俗皆改旧”的移风易俗的新景象，接着就针对当地情况，提出杜绝男女不正当行为、严禁娼妓、禁吸鸦片、禁吸黄烟四项禁令。在杜绝男女不正当行为项规定，凡“有奸淫情事者，男女并坐”，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凡男女通奸，罪在妇女，轻则驱逐，重则处死，族长就有这一个权力。现在太平天国定为男女并坐，这在当时是一个革命，在严禁娼妓项说明，“一夫一妇，理所宜然”，男子不得宿娼，妇女也不得当娼，在禁吸鸦片项说明“洋烟为妖夷贻害世人之物，吸食成瘾，病入膏肓，不可救药”。在禁吸黄烟项说明，“有伤肤体，无补饥渴”。凡有贩卖吸食鸦片、黄烟的都处以死刑，知情不禀的一体治罪。最后，向官兵人民严切告诫，对以上各项，“俱要严为禁绝，不

可故犯。倘有犯此者，一经察觉，定按天法究治”。我们从这一篇告示中，可以看出太平天国革命对移风易俗的改革事业的努力。

殿右陆拾肆指挥赖札谕徽郡聚赌流民归真锺正告示

钦差大臣殿右陆拾肆指挥元勋加一等赖札谕徽城郡邑四民人等知悉：兹本大臣恭奉天命，统率雄师至尔郡邑，闻得各镇有此流民，结众开厂聚赌，名号曰花灯鼓。窃思尔等逐日聚赌营生，殊非正道。今本大臣统率雄师，在境住扎，广招英雄，礼贤纳士，尔等流民，应当乘此之时，弃邪归正，前来报名投营，以图上进。为此札仰尔等流民知悉，乘此机会，归真锺正，出力报效，同扶真主，求取功名，共享太平之福。本大臣无不从公录用。特此谕知，各宜凛遵！

太平天国乙荣五年　月廿八日谕

跋

上面《殿右陆拾肆指挥赖札谕徽郡聚赌流民归真锺正告示》一篇，原件安徽省博物馆藏。

这一篇告示，是太平天国镇守安徽省徽州郡的殿右陆拾肆指挥赖（其名待考）告谕徽州郡聚赌流民叫他们归真锺正的布告。告示中所说的“花灯鼓”，是一种对广大人民极毒害的赌博。稿本《杨沂孙文集》[①] 中有一篇《书徽郡花灯蛊事》说的很详细，他说：

> 花鼓会意钱戏也，时人疾之，谓之花灯蛊，与闽、粤之花会略同，得隽者以一赢三十，愚人以为失仅一而得则三十也，争趋之。夫三十而中一，甚难之势也，业此者欲人财之聚也，偶露其倪，时令获中，故忻羡者不可遏。道光之末，起于绩，而盛于歙，山村水堨，设坛场聚游手，隐屏而为之，报信者谓之走水，交驰于道，数十里内呼吸通也。徽

① 南京图书馆藏。

> 人嗜利，自士夫至乡民靡不染其习，妇女在深闺凭走水代射，或暮夜乞灵于淫昏之鬼，富者丧赀于无形，妇女迷惘失志，愤而戕生者比比，亲戚朋友互相排斥，怨深水火，风俗大坏。

据此，知当时徽州盛行的那一种叫做花灯鼓的赌博，与那时候流行在广东、广西、福建的花会相同。这一种赌博，与少数人聚赌的赌博不同，它是由赌厂在各乡各村各市各镇组织许多赌徒，收了赌花灯鼓人的钱，投到赌厂里去。到开过花灯鼓之后，赌博的人再到那些赌徒的家去打听赢输。赌博的人都不须亲到赌厂去，因此，参加赌博的人，就从赌徒以至士、农、工、商，甚至妇女、老人、儿童都被网罗进去。这是一种最恶毒的赌博。所以太平天国加以严禁。《天条书》第十天条所严禁的“买票”，就是指这一种赌博。

赌徒们聚赌营生，是由于他们在封建统治下没有职业，所以才以赌博为生。太平军来了，收容了他们，还给他们一条光明的出路。布告中指示他们说，现在“广招英雄，礼贤下士”，希望他们应当乘时“弃邪归正，前来报名投营”，“出力报效，同扶真主，求取功名，共享太平之福”。这样，既可以禁绝这种恶毒的赌博，为人民除大害，又可以改造赌徒，使为革命效力。这篇告示，说明了太平天国对无业流民政策的正确。

清朝统治者与此正相反。当时有一个在皖赣间对抗太平天国的清朝官员叫做夏燮，他在所著《粤氛记事》卷九《皖南踰岭》说：“有花会之头目吴某者……上年闻贼有将犯皖南一带之谣，请于太守，愿鸠集乡勇，以保地方……其经费皆取之于花会抽丰，以为军实，太守许之。”我们来看：太平天国严禁赌博，使流民“归真镕正”，改革了社会恶习；而清朝统治者则与赌魁朋比为奸，包庇赌博，毒害人民。革命政府与封建统治者对待人民的不同，真是再鲜明不过的对照了。

肆　经济

一　土地

东王杨秀清等奏请准良民照旧交粮纳税本章

小弟杨秀清立在陛下暨小弟韦昌辉、石达开跪在陛下，奏为征办米粮以裕国课事：缘蒙天父、天兄大开天恩，差我主二兄建都天京，兵士日众，宜广积米粮，以充军储而裕国课。弟等细思安徽、江西米粮广有，宜令镇守佐将在彼晓谕良民，照旧交粮纳税。如蒙恩准，弟等即颁行诰谕，令该等遵办，解回天京圣仓堆积。如此缘由，理合肃具本章，启奏我主万岁万岁万万岁御照施行。

年　月　日

御照："胞等所议是也，即遣佐将施行。"

跋

上面《东王杨秀清等奏请准良民照旧交粮纳税本章》一篇，据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七录。此件空年月未录。案反革命分子张德坚编这一部书，成书于清咸丰五年，即太平天国乙荣五年（公元 1855 年）。其中所辑太平天国文书都是癸好三年和甲寅四年（公元 1853 年和 1854 年）的，而以甲寅四年的为多。这一篇本章，根据考证，当是甲寅四年秋收前上奏的。

太平天国在癸好三年（公元 1853 年）建都天京，颁布《天朝田亩

制度》，企图建立一个平均一切社会财富、消灭私有制度的社会。由于这是一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不可能实现，太平天国在要实行的时候，碰到了困难，因此，它采取了一种“照旧交粮纳税”的政策，暂时不去没收地主的土地。上面东王杨秀清等这篇本章，便是这一个政策。

东王杨秀清等的建议，得到天王洪秀全的批准，当时立即施行。据安徽潜山人储枝芙著《皖樵纪实》记太平天国在咸丰四年秋七月，即太平天国甲寅四年（公元 1854 年）秋七月，在潜山征地丁银，又据现存安徽桐城县粮户朱浣增甲寅四年纳米执照、下忙执照[①]，可知太平天国实行这一个政策的时候是在太平天国甲寅四年的秋天。

太平天国所以采取这一个政策，是有使它不得不这样做的原因的。据清咸丰四年七月十六日安徽铜陵人曹蓝田《与邓太守书》说：“今春一二奸民迎伪官及贼党百馀来踞县城，禁制繁多……顷复限于八月初一日征收钱米。……夫贼之绌于力者，以粮储匮缺，逃亡复众故耳，一旦就沿江郡县勒征钱米，啸聚失业流民，则其势可以复振。”[②]把这一个反革命分子的信，和东王杨秀清等所奏：“兵士日众，宜广积米粮，以充军储而裕国课”的话联系起来看，就可以了然于太平天国不得不采取这一个政策的原因。

但太平天国在土地制度上实行这一个政策，只是因为在颁行《天朝田亩制度》遇到了实际的困难，而不得不灵活地暂时采取这一个政策，而却不是承认土地私有制。太平天国甲寅四年（公元 1854 年）五月二十三日东王杨秀清答复英人三十一条里说：“一复田产均耕一事是也，人人皆是上帝所生，人人皆当同享天福，故所谓天下一家也。”这可见太平天国是怎样坚决地要实现《天朝田亩制度》。又《天朝田亩制度》到庚申十年（公元 1860 年）后还重刻颁布，这又可见太平天国到了后期还是企图要实现《天朝田亩制度》的。这也就可以证明太平天国采用这一个“照旧交粮纳税”的政策，乃是为着应付当时面临的困难，不得不采用的一种政策，而断不是承认土地私有制。

① 存安徽省博物馆。

② 见曹蓝田《璞山存稾》卷七。

天王减征苏省钱漕诏

朕诏苏省及所属郡县四民知之：爷、哥、朕、幼坐天京，救民涂炭拯民生，民有饥溺朕饥溺，疴瘝在抱秉至情。何况尔民新归附，前遭妖毒陷害深。复经天兵申天讨，遗家弃产朕悯怜。上帝、基督带朕、幼，照见民困发政仁，酌减征收舒民力，期无失所安众心。共体爷、哥、朕、幼意，咸遵真道乐太平。

朕览秀胞本奏，历述苏省所属郡县新附四民前经胡妖抽捐抽税，竭尽尔等脂膏，厚敛重征，同天打斗。兹经天朝统率大众，奉行天讨，救民水炎（火）之中，同申万郭（国）归爷天义。勖哉四民！既列版图，各宜遵守条命，信实认真，克守天教。朕又念前时天兵征剿，尔等四民畏惧天威，抛弃家产，今虽欣然就抚，各安农业，际此新天新地之期，未有馀一馀三之积，朕格外体邮民艰，于尔民应征钱漕正欵今（令）该地佐将酌减若干，尔庶民得薄一分赋税，即宽出无限生机。其各体谅朕心，益坚信认，安居乐业，同顶爷、哥、朕、幼纲常，同享真福于万万年也！钦此。

太平天国庚申十年九月二十四日诏

跋

上面《天王减征苏省钱漕诏》一篇，原件现藏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

这一道诏书，是太平天国庚申十年（公元 1860 年）九月二十四日颁给苏福省的，时在克复苏州后五个月。据襄天军主将黄在河南发的安民告示有说："指日安民官到，谕诏减征钱粮。"[①] 知太平天国每克复一个地方，天王就派官颁诏，减征钱粮，到来安民。这时候，苏福省正逢新克复，所以天王也就派官颁诏下来安民。

关于当时苏福省颁诏的情况，有一个叫做知非的，在他所写的《吴江庚辛纪事》清咸丰十年（公元 1860 年）十月廿六日记中记道："苏福

① 原件现藏河南省文物保管委员会。

省差官徐黄袍黄包头，参军花、监军锺红袍黄包头，奉天王诏至镇。军帅以下一切受职人员迎接。黄旗数十对，前后呼拥，各店俱设香案，行人跪接，至公馆前悬挂。诏辞惟应天顺人，安民完漕而已。下午设筵庆贺。”

从这一道诏书中，可以看出两件事实：第一，太平天国在庚申十年克复苏南地区的时候，所行的土地政策，还是与甲寅四年时在安徽、江西等地所行的“照旧征粮纳税”的政策相同。

第二，给苏南人民在田赋的负担上解除了痛苦。考《忠王李秀成自述》说：“苏州百姓应纳粮税并未足收，田亩亦是听其造的，并不深追，是以苏省百姓之念我也。”说的就是太平天国这一件减征苏南钱漕的事。这一件事，使苏南人民对太平天国感恩难忘，当时苏州人民在阊门外建立一座白石牌坊，上题“民不能忘”四字。到苏州失陷后，清朝江苏巡抚李鸿章向人民追查。人民“以减粮对”[①]。按江南地区自南宋、元、明以来，田赋之重超过了人民纳税力的限度，即封建统治者自己也叫做“浮粮”、“浮赋”，但始终没有理会人民的痛苦。直到太平天国克复苏南后，才减轻赋额，解除人民的痛苦，一扫六百年来加在人民身上不合理的负担。太平天国在苏南给人民做了许多事业，就只这一件事，便使苏南人民对太平天国“民不能忘”了。

锡金在城赋租总局经董薛告示

天朝济天义委办锡金在城赋租总局经董薛为知照事：照得本局董前奉济天义委办锡金局董，总理在城银漕租务。现蒙老大人暨左壹文经政司吕大人面谕以：“锡金住城各业户完赋无力，本阁节经示谕佃农照常输租，抵办钱粮在案。兹届年岁丰稔，新穀现在登场，除已另行晓谕各佃赶早还租外，惟钱粮如此紧急，因何至今尚未完纳，速即查明各业完粮花户银数，定限五日内汇造菁（清）册开呈，准其陆续完纳，切勿稍有遗漏”等谕。奉此，合亟知照凡在城各业户一体知之，务即开明应办都图花户银漕细数菁（清）单，

① 据苏州人沧浪钓徒《劫馀灰录》。

并业田租数遵限送局，以凭汇造菁（清）册转呈，切勿观望自误。须至知照者。

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九月十四日发

跋

上面《锡金在城赋租总局经董薛告示》一篇，原件南京太平天国纪念馆收藏。

考济天义是太平天国镇守江苏无锡、金匮的将领黄和锦的封爵[①]。所谓赋租总局就是地主办理收租纳粮赋的机关。

案太平天国克复江苏无锡，是在太平天国庚申十年（公元 1860 年）四月。这一篇告示，是辛酉十一年（公元 1861 年）九月十四日发的。据薛某布告，无锡、金匮太平天国地方政府向地主征收粮赋，因“各业户完赋无力”，“节经示谕佃农照常输租，抵办钱粮在案”。到辛酉十一年（公元 1861 年）秋收的时候，无锡、金匮太平天国地方政府又一方面“晓谕各佃赶早还租”，同时又命令查明各地主应纳粮赋数目。于是这一个总理在城赋租总局的薛某就出布告通知在城地主“开明应办都图花户银漕细数菁单，并业田租数”在五日内送局。据佚名《平贼纪略》记载，当时地主把银漕清单和田租数送来之后，就由这一个替地主服务的赋租总局代收租完粮。

这是当时无锡、金匮佃农与地主阶级一场激烈的斗争。而太平天国无锡、金匮地方政府却站在地主阶级方面为地主阶级服务。关于这一件大事，在那一部反革命分子写的记太平天国时代无锡情况的《平贼纪略》钞本上有三条简要的记载。《平贼纪略》在清咸丰十一年（即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正月“城贼招募书吏”条记道：

> 城贼黄和锦出示招募锡、金老书吏，设伪钱粮局于东门亭子桥唐宅，分业田收租完粮。令民自行投柜，随给伪串。城乡业田者俱得收租糊口，或顽佃抗租，诉贼押追。

① 据佚名钞本《平贼纪略》。

在同年十月“锡、金城民总立仓厅”条对了解这一篇布告尤为重要，记道：

> 伪乡官随田派捐以供贼支。各佃户认真租田当自产，故不输租，各业户亦无法可想，惟乡业熟悉田佃者或可每石收一二斗不等。旋为贼知偏枯，是年春遂招书吏循旧章按户完粮收租。于是城业议设总仓厅于四城门外以便各佃户就近还租，公举薛某总董其事，出传单招各业主将租册送总仓厅者代完粮收租。因照足额，以至各佃户聚众拆毁而废。后归各业自行到乡收租，大抵半租而已。

案“城业”就是居住在城内的地主。据此知这一个锡、金在城赋租总局就是这班地主们议设的。这一个做经董的薛某就是这班地主们公举出来而经过济天义黄和锦委办在城赋租总局事务的。地主们得了太平天国地方政府的支持，他们硬要照足额收租。佃农起来作正义的斗争，拆毁了无锡、金匮城内地主收租总局，佃农得了胜利。但有些地方的佃农的斗争却被镇压下去，如同书在同年十二月“安镇四图庄抗租”条所记四图庄佃农的斗争事说：

> 安镇东市梢四图庄顾某聚众抗租，以青布扎头为记。各业户诉于城贼。十二月十四日，贼使伪乡官引导至乡弹压。顾某鸣锣集众拒贼于苏家桥安家坟。顾某奋勇当先，为贼所伤，乡众溃。贼焚村落，邻村无害。旋为乡官调停，一律还租。

我们从上面的记载，可以看出当时无锡、金匮佃农与地主阶级斗争的激烈，也看出了当时无锡、金匮太平天国地方政府违背革命政策支持地主阶级打击佃农的不法行动。由此也就可知地主阶级写的《平贼纪略》为什么称赞黄和锦做“循良之贼”，这就是因为他丧失了革命的立场，曾经替地主阶级服务的缘故。其实，当时在江苏、浙江两省那些丧失革命立场替地主阶级服务的太平天国地方政府的人员，如守江苏吴江的冀天义程某，守浙江桐乡的符天燕锺良相等都是，并不止黄和锦一人在无锡、金匮如此。这一种事件，正显示出太平天国在发展过程中，内部阶级关系的复杂变化与阶级斗争的尖锐化。研究太平天国革命的失败，这是极重要的事件。

斑天安办理长洲军民事务黄酌定还租以抒佃力而昭平允告示

开朝勋臣斑天安办理长洲军民事务黄为酌定还租，以抒佃力，而昭平允事：照得粮从租办，理所当然，今昔情形，是宜区别。向来地丁糟（漕）粮，田捐税契，无一不由业户自行完纳。每遇水旱借种借资，业户佃户情同一室，彼此相顾。我天朝克复苏省，安抚之后，甫征之初，即经前爵宪熊推念在城业户，流离未归，出示晓谕，姑着各佃户代完地糟（漕），俟业户归来，照租额算我（找）。其在乡业户，仍自行完纳，照旧收租，不准抗霸。尚（上）年又经招业收租，并饬抚天侯徐饬令各乡官设局照料，毋使归来业户徒指望梅各在案。

乃因未定租额，致有五斗弍斗籽粒无着者，苦乐不均，盖由佃户畏强欺弱，亦由乡官弹压不周，殊负忠王暨熊爵宪笃实爱民之意。

本年入夏欠雨，车水栽秧，米价骤昂，高区佃户工本数倍在田，而应征正褓欵项大率出于佃户代完，现今下忙以及糟（漕）粮通盘核计，为数已巨。若属实情，是宜量加体邮。今本爵宪酌定还租，自完田凭者每亩三斗三升，佃户代完者每亩弍斗五升，高区八折，以抒佃力，而昭平允。

除委员率同各军乡官设局照料弹压外，合行出示晓谕，为此谕仰在城在乡各业户、承种各佃户知悉，尔等各具天良，平心行事，均各照额还收，不得各怀私臆。无论乡官田产，事同一律，如有顽佃抗还吞租，许即送局比追。倘有豪强业户，势压苦收，不顾穷佃力殚，亦许该佃户据实指名禀报来辕，以凭提究，当以玩视民瘼治罪，其各凛遵毋违。特示。

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示

跋

上面《斑天安办理长洲军民事务黄酌定还租以抒佃力而昭平允告示》一篇，原件江苏省博物馆收藏。

这篇告示，是办理江苏长洲军民事务的斑天安黄某发的，时间是太平天

国壬戌十二年（公元1862年）九月十八日。它的内容是酌定佃农交地主的租额，规定凡地主“自完田凭者每亩三斗三升，佃户代完者每亩弍斗五升，高区八折”，“如有顽佃抗还吞租，许即送局比追。倘有豪强业户，势压苦收，不顾穷佃力殚，亦许该佃户据实指名禀报来辕，以凭提究，当以玩视民瘼治罪”。它的精神是：“粮从租办，理所当然，今昔情形，是宜区别”，所以，“酌定还租，以抒佃力，而昭平允”。

从上述看来，这一种办法的出现，是由于“粮从租办”，不得不承认地主收地租，但是对地主收租，却由政府定以租额，这样，虽然还允许地主阶级存在，却也限制了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

二　手工业

殿前丞相掌理安省油盐事务元臣黄批

中军怀宁县后二营中营后子民朱物吝玉桂禀为遵凭报期开榨事。

殿前丞相掌理安省油盐事务元臣黄批：据尔禀称，现于四月十五日开榨，有时打时歇，云及多股，恐有负累等情。本丞相今已览悉矣。但现下菜子颇属充盈，正当开榨打油之候，焉能停榨不打之事！凡有客榨，税油一样抽取，既然多股，仰尔与物吝斟酌照股抽取，接连开榨，不得停工歇榨。所有应纳税油，必须按期送赴来省呈缴，切勿延悞，以免着人催取可也。此批。

太平天国己未九年四月廿五日批

跋

上面《殿前丞相掌理安省油盐事务元臣黄批》一篇，原件现藏安徽省博物馆。

这一张批，是太平天国己未九年（公元 1859 年）四月廿五日殿前丞相掌理安省油盐事务元臣黄批怀宁县榨户朱玉桂、朱物吝遵凭报期开榨事。

案太平天国对各色牙行都定有额课，惟油榨未税分文。至己未九年，因库帑短绌，办油困难，故不得不税取若干，以资接济。安徽所定章程每榨给凭一张，大榨一榨能出油二百多斤的，每天取税油四斤，小榨能出油一百多斤的，每天取税二斤。每月一解至总油盐衙过秤查收，领取印挥，以备查

核。至各榨坊于某月某日开榨，必到总油盐衙禀明，以便按月收税。如私行开榨，即照以漏税治罪。至某月某日收榨，亦必到总油盐衙禀明，以便按月销号。如私行收榨，即照以周年收税。若未经领凭，私开油榨，不惟榨坊充公，并将榨户拿问治罪[①]。

榨户朱玉桂、朱物吝是己未九年四月初六日领到榨坊照凭的。他们在四月十五日开榨，遵照章程向总油盐衙禀明。他们在禀报中，说他们有时打时歇的情况，并说及多股，恐有负累等情。总油盐衙得禀，就根据实际情况加以批示说："现下菜子颇属充盈，正当开榨打油之候，焉能停榨不打之事！凡有客榨，税油一样抽取，既然多股，仰尔与物吝斟酌照股抽取，接连开榨，不得停工歇榨。"

我们读了这一篇批示，并根据榨坊照凭的管理办法，知道太平天国对榨坊的管理，不仅是为了税收，而且也为了生产。朱玉桂、朱物吝榨坊，在四月十五日开榨后，有时榨时歇的事，而那时菜子充盈，正当开榨取油的时候，不应停榨，妨碍生产。因此就命令他们"不得停工歇榨"，而对他们的困难，根据具体的情况予以适当的处理。这样，榨坊在政府监督之下，生产就有保证了。

① 据太平天国己未九年四月初六日《安徽省文将帅张潮爵发给怀宁县榨户朱玉桂、朱物吝榨坊照凭》，现藏安徽省博物馆。

三　交通

太阳河渡船码头规条碑

（上残缺）窃以太阳河牛路一带码头，系□□往来客商之要路。设舟对渡，原以利民，有行人涣（唤）渡者毋客（容）阻滞，有急务（務）催行者不可迟延。码头船户任情讹索，恐于行旅有亏。腰间富有，自能放艇而行；手内空虚，未免临江而叹。

为此晓［谕］码头船户人等知悉：自今以后，□于远近往来客商对渡，务（務）宜随到随行，无论车子肩挑以及牛骡驴马猪羊等物，悉遵已定之章，同□不邗（刊）之欵。倘若伋（仍）蹈前辙，贪诈存心，一经查出，定按天法究治，决不宽［贷］。凛之，慎之，毋贻后悔！特此晓谕。

计开所定规列后：

一凡单身人出钱贰拾文

一凡牛骡驴马每条出钱贰百文

一凡挑担人出钱四拾文

一凡羊每只出钱拾文

一凡无钱之人，有紧急事情，务（務）宜飞渡，虽系一人，亦须送去！

太平天国甲寅四年十二月三十日告示

跋

此碑是1955年冬在安徽省当涂县采石镇对面江心洲发现。碑高九五点

〇厘米，宽四六点〇厘米，已残破不全，现在蒐到的三块，虽不是全碑，但尚可以看出原碑形制和主要内容。

太阳河村在江心洲北端西侧，隔江西望和县，是当时过渡长江的交通要道。在这里设有码头。

这一个码头，有着很浓厚的封建性，“刁顽”的码头船户，仍然“贪诈存心”，以致“手内空虚”的人们，“未免临江而叹”，使革命政权不能不感到“诚可深恶而痛绝”。因此，太平天国对这一个码头加强管理，抓紧收费标准一环，废除船户的封建陋习，达到“以儆刁顽，以安行旅”的目的。尤其重要的是最后一条严格规定：“凡无钱之人，有紧急事情，孜（務）宜飞渡，虽系一人，亦须送去！”这样，码头之设，再不同过去封建社会那样是为“腰间富有”的客商而设，使“无钱之人”，“临江而叹”，而可以安渡彼岸了。这一条规条，充分地表现出太平天国对贫苦劳动人民的十分关怀。

太平天国把这些规条写成碑文，刻在石碑上，树在太阳河渡船码头。在碑文中，具体的反映了当时局部的经济情况、社会制度，生动地刻画了如何和刁顽的码头船户进行反复斗争，与再三说清了太平天国的政策。这是一篇具有极强烈的阶级性和极鲜明的政策性的重要碑文。

伍　对外政策

由南京至广州送信纪事

太平天国癸丑（好）三年二月十六日南京起程，三千馀里路到广省。叶师帅尊（遵）东王天会（令）所行，远传福音，自说十三行番国钦差大人知之。四月初六日到广省交信，十三行兄弟看见信不收；又去靖海门医馆看见信不收；到粤东礼拜堂，大门不开。叶师帅赶上吴州（梧州）交信说兄弟定也。初六日到本省，番国大人看见信不收，兄弟所如开破烂信皮，师帅心不在身。五月初九日尊到粤东礼拜堂，师帅闻见说罗候全大人打发徐先生查访本师帅书信，即到看见，即到靖海门兄弟看见信皮不同四月初六日。信到粤东礼拜堂收入，五月初九日信皮不同。粤东礼拜堂开展，一路福星，信皮不同。信内真实福音。叶师帅不是贪心挞道兄弟钱银，相（想）得回一句福音，回答天朝。如或兄弟不信者，天王诗句为凭：

三八廿一，禾乃内食，
人座一土，作基民极。
同人同学要同心，莫把凡情半点侵。
物惠闲居无人见，时时天父眼针针。
自古死生天排定，那有修己得成人。
灵魂本是由天父，今时不醒作何民！

壬子二年在永安州妖魔重重，数万围住，秀全灵魂对天而飞。天父下凡教道（导）秀全曰：

天父下凡有己年，天兄护降苦同先。
尽心教导本仍然，何用凡愁胆心飞。
耶稣为你救世主，真小知今兄前苦。
何不心雄战胜归，天父生全为你主。

钦差大人福安

跋

上面《由南京至广州送信纪事》一篇，原件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馆东方部藏。此处据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北京图书馆编辑的《太平天国史料》排印本著录，惟《史料》本将诗句排列地位错乱，曾据《志林》著录本校正。

这是一篇记太平天国癸好三年二月叶师帅奉东王命，从南京赴广州十三行访问外国驻使的事。文中所说的“番国钦差大人”，便是指外国驻使；所说的罗候全，便是指公元 1847 年春天，洪秀全未起义前在广州礼拜堂从学耶稣教道的美国牧师罗孝全（I. J. Roberts）。

叶师帅名不详。此记大约是出自随员之手，为防外国驻使怀疑信件的真实性而写的。叶师帅把信交广东礼拜堂收后，“相（想）得回一句福音，回答天朝”，以完成他的任务。由于信皮曾经多人拆阅，以致破烂不全，他怕人不相信，因引天王诗句为凭，所以记说：“如或兄弟不信者，天王诗句为凭。”

太平天国给广州外国驻使的信今未发现。但只从上录这一篇记事看来，却已经提供了一件重要的历史事实：就是在太平天国克复南京第三天，东王杨秀清就立刻派了一员叶师帅，从南京越过重重叠叠的封锁线，到了敌人管辖区的广州去，做“远传福音，自说十三行番国钦差大人知之”的外交工作。

这应该说是太平天国建国后第一次外交行动。这是一篇太平天国最早的一篇外交文献。这篇文献的发现，对太平天国的重视外交这一件事实，给以十分有力的说明。

东王杨秀清等谕英使文翰

我天父上主皇上帝六日造成天地、山海、人物，天兄耶稣代世人赎罪，

天下本一家，四海皆兄弟。不料我天国为满洲夺取，偏地立土木偶像，敬拜邪神，大失真道。耶稣初显圣外国，传下圣书，英国信之；近又显圣天国，遣使迎我主昇天，封为天王，令将三十三天邪神驱入地狱。自戊申年三月天父降凡，九月天兄降凡，助我天王成万国真主以来，六年于兹矣。

尔远人愿为藩属，天王欢乐，天父、天兄亦欢乐，既忠心归顺，是以降旨尔头人及众弟兄可随意来天京，或效力，或通商，出入城门，均不禁阻，以顺天意。另给圣书数种，欲求真道，可诵习之。

癸好三月二十五（六）日

跋

上面《东王杨秀清等谕英使文翰》一篇，见李圭《金陵兵事汇略》卷一。案李圭把这篇文献节要著录，原件今未见。又案英国翻译这篇文献载公元1853年英国下院蓝皮书有关中国内战的文书（*Papers Respecting the Chinese Civil War 1853*），《逸经》第十期曾有回译文，可以参看，兹钞录于下：

禾乃师赎病主
真天命太平天国天朝左辅正军师东王杨谕尔远来英人知悉：尔等英人
右弼又正军师西王萧

久已拜天，今来谒主，特颁谕抚慰，使各安心，请除疑惑。天父上主皇上帝自始创造天地、海陆、人物于六日中，由是天下为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彼此之间，既无差别之处，焉有主从之分？自人类受魔鬼之试诱，深入人心，忘却天父上帝给予生命、维持生命之恩惠，忽视天兄耶稣代人赎罪之无极功德；将泥土木石为神，淫昏颠倒。胡人满洲窃取天朝，其祸尤烈。所幸天父、天兄降福与尔英人，使尔知奉天父上帝，知敬天兄耶稣，真理赖以宣传，福音赖以保全。更幸今天父上主皇上帝大发慈悲，派天使传吾主天王昇天，亲自授以威权，肃清三十三天各种妖魔，因此，妖魔尽被驱逐下地狱矣。尤幸者，天父上帝大发慈悲，乃于戊申年三月下凡，救世主天兄耶稣广示恩惠，亦于是年九月降临。六年以来，天父、天兄指导各事，显示神力，已有无数奇能证据，灭绝无

数妖魔，庇护天王，统治斯土。尔海外英民，不远千里而来归顺我朝，不仅天朝将士兵卒踊跃欢迎，即上天之天父、天兄当亦嘉汝忠义也。兹特降谕。准尔英酋带尔人民自由出入，随意进退，无论协助我天兵歼灭妖敌，或照常经营商业，悉听其便。深望尔等能随吾人勤事天王，以立功业，而报答天神之深恩。为此用特示以吾主太平诏命，告谕尔等英人，使凡人皆识崇拜天父、天兄，而且得知吾主天王所在之处，凡人当合心朝拜其受命自天也。特此谕示，一体周知。

太平天国癸好三月二十六日

现在我们来对这篇文献加以简短的考证。这篇文件，是以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名义谕英国公使文翰（G.Bonham）的。文翰是英国派驻香港的总督兼使华全权代表。他在太平天国克复南京后两天（太平天国癸好三年二月十六日，即公元1853年3月21日），从香港乘战舰赶到上海。

当时太平天国革命形势正在蓬勃地向上发展，文翰决定窥探太平天国实情以定英国决策，因此就在三月十八日（阳历4月22日）乘舰从上海出发去天京。二十三日（阳历4月27日）文翰到天京，派翻译密迪乐（T.T.Meadows）上岸谒见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密迪乐首先说明英国公使到来的目的，申明英国政府的“中立”态度，接着询问太平天国对英国的态度及将来进兵上海时的政策如何，并商谈接见英使的仪式。韦昌辉对英国表示保守“中立”不助清朝的声明，以充满信心的冷静态度回答说：“你们如帮助清朝，真是大错，但即使帮助它，也是没有用的。”但对所问太平天国对英国人的感情、态度一点，却欣然回答说：“我们今后不特彼此相安无事，而且还可以成为亲密的朋友。”二十四日（阳历4月28日），太平天国谕英使文翰说：“天王为万国真主，凡来朝见，都须遵照定仪。”文翰不受，将谕文退回，并附《南京条约》中文本一份，以表示英国曾从清朝政府手里取得条约权利。二十五日（阳历4月29日），检点赖汉英到英舰，对昨天诏书的语气加以解释，另约定英使文翰在第二天上岸谒见东王杨秀清。

二十六日（阳历4月30日）文翰临时取消谒见杨秀清的约会，改用书

面照会太平天国。他在照会中首先申述英国在华的条约权利说："溯我英国与中国通商在广州已二百馀载，前十数年又新立和约并通商章程，议定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凡英国商民均可建造房屋，携眷居住，照例纳税贸易，不得稍有妨碍。各处均设本国领事，专管本国商民事件。又有本大臣奉我国君主旨驻劄香港，统辖五口英国商民事务。凡与中国官员交涉事宜，俱归本大臣经理，迄今十数载，并无变异。"这就是说要太平天国承认英国在清朝政府手里所取得的不平等条约的权利。接着他声明英国保持"中立"。但对英商租赁海船及出卖帆船给清朝政府，以装备清朝水师一事却说："其买卖英国人商船者，与买卖洋布及各货无异，难以禁止。"最后询问太平天国进兵上海时，将对英侨采取的行动及态度如何。①

① 蓝皮书载文翰这一封照会发出的日期为1853年4月28日（见文翰《上克拉兰登伯爵第六函》附件之三）。照会开首说："昨日收到贵检点等送来船上大札一件，内称如吾欲前往拜访，阁下等愿在城内接见等由。最初余本拟登陆趋前面晤，但因天气不佳，且为其他情势所阻，未能如愿。兹特备函，谨将原拟趋访面达各意见一一奉陈。"案文翰《上克拉兰登伯爵第六函》述于阳历4月27日（天历三月二十三日）到达天京，当日派翻译密迪乐上岸谒见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约定4月28日（天历三月二十四日）午刻委员来船接引文翰上岸会见。届时未见有官员前来。直到日暮，另有两人来，带有文书一封，因内有"中国君主被派来世间而为万国之真主"等语，文翰不受，并将《南京条约》中文译本一份送与来人。4月29日（天历三月二十五日）下午，赖检点来船，对昨天公文力致歉意，约定文翰于第二天早登岸至一王府会晤。至4月30日（天历三月二十六日）晨，因天气极不佳，且恐在礼仪上如遇有困难，发生不良影响，故修函向各王说明不能成行的理由，派密迪乐送往。据此可知文翰这一封照会乃是1853年4月30日所发，而不是4月28日所发。又照会末说："再者，今日下午，吾将动身溯江西行不远，而明日为星期日，即休息日，不办公事。"考公元1853年4月30日为阳历星期六，5月1日为阳历星期日，故照会所说"明日为星期日"，即5月1日，则今日为星期六，即4月30日，也可证这封照会是1853年4月30日所发，而不是4月28日所发。再案英国剑桥大学藏有钞本《英使文翰致太平天国照会》一封，开首说："本大臣于昨日即英之4月27日午刻乘坐大英哈嘱吐火轮师船来京，当委翻译官密登岸告知本大臣已抵此处，并商订何时可会贵王。旋据翻译官密回舟禀称已准贵北翼王面订今日午刻委员来船接引本大臣进城至贵王府面议一切事件。兹者午刻已过一二时馀，未见委员来舟。缘各处有应办事宜不能久泊此处，为此合将欲商事件移知。"以下全文即蓝皮书所载的照会第二段。蓝皮书所载照会共三段，第一段说明不能遵约上岸的理由，第三段说下午即动身溯江西行，后天星期一回来，望各王来船会晤，而主要内容则为与28日照会所论英国与中国通商关系的全文。据此看来，文翰在4月28日午后等候太平天国官员未到时确写有一封照会打算送给太平天国。后来到了傍晚，太平天国官员来了，情况发生变化，所以4月28日的照会没有送去。到了4月30日，本来约定上岸了，后来又没有去，所以把4月28日那封照会第一段删去，保留了它的主要部分，而另加上第一段和第三段说明新情况。蓝皮书编者不小心，没有仔细稽考就把4月30日发的照会误作为4月28日发了。因为这两个文件，曾引起读者的疑问，故详考于此。

太平天国对文翰的照会，就用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名义的上面这一谕文作了答复（时萧朝贵已死，但太平天国谕檄仍用他的名义颁发）。在这一谕文中，首先申述“天下本一家，四海皆兄弟”的道理，次述天王奉天诛妖的历史使命，接着对英人远来表示欢迎，说天王特“降旨尔头人及众弟兄可随意来天京，或效力，或通商，出入城门，均不禁阻，以顺天意”。文翰所要求于太平天国的是承认《南京条约》，而太平天国的答复中，把英国称作藩属，说文翰的来朝，是忠心归顺。这使侵略者很清楚地看出：太平天国是一个比他们“一向所想像的还要可怕的团体”，是他们要想在中国订立不平等条约的障碍，也就是说他们看出了太平天国是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的雄伟的势力。他们在太平天国新兴势力的打击之下，不得不低头，暂时宣布虚伪的“中立”，采取观望的态度。这是《天津条约》前英国对太平天国的政策，也是这一时期美国、法国对太平天国的政策。

殿左伍检点罗大纲致英国外交人员书

太平天国癸丑三年四月[①]

右移

英吉利国诸公麾下

真天命太平天国殿左伍检点罗书到

英吉利国诸位兄弟台前：

五月初一日，贵邦有兄弟戴作士带来各书，俱已收到。既系同拜上帝，皆系兄弟，所阅来书，两相符合，总属一条道路也。

兹前者贵邦船到，随后则有伪清妖船，今贵邦复有船来，而清妖船又于后。在贵邦以诚信待人，弟处亦不疑及。惟目下天人应顺，正兴〔汉〕灭满之时，谅诸明公通达气运，不待询之。今弟处非阻通商，终以两下交兵，恐其往来不便。依揆情势，须俟三两月之间，灭尽妖清，庶贵邦之往来不受伪清之欺

① 太平天国癸好三年五月初一日，美国传教士戴作士到镇江，住了三天，回去时，罗大纲托他将此函带去。此处“太平天国癸丑三年四月”，所书“四月”是错误的：又太平天国改干支中的“丑”字为“好”字，此处应作“癸好”，作“癸丑”亦误。

侮也，不亦宜乎？今藉羽便，特修寸楮，伏维明鉴！既候

统佳。

现便携弟处各书，仰恳悉散历阅。

跋

上面《殿左伍检点罗大纲致英国外交人员书》一篇，原钞件藏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

美国传教士戴作士（Charles Taylor），在太平天国癸好三年五月初一日（公元1853年6月5日）从上海到镇江谒见太平天国镇江守将殿左伍检点罗大纲，在镇江停留了三天，把西洋耶稣教书籍送给罗大纲。罗大纲也回赠以太平天国印行的书籍，并托他将上面这封信带给上海的英国领事，劝他们在战争期间，暂勿前来，以免清朝水师乘机跟随在后，向太平天国进攻。并说明这是太平天国为防御而采取的措施，不是拒绝他们通商，俟打平清朝之后，可以允许他们前来通商。

罗大纲所以发出这一函件，是因为当太平天国初克南京时，英国公使兼香港总督文翰（S.G.Bonham）曾乘舰入长江窥探太平天国实情以定对策。当时清朝苏松太道吴健章即曾与文翰勾结，派遣受清政府雇用的英、美武装商船随文翰后进入长江，并企图在镇江攻击太平军守军，以引起太平天国与英、美等国的冲突，当时，罗大纲即识破清朝政府的阴谋，向文翰说明太平天国“和洽中外，通商不禁”的外交政策，希望英人表示他们的态度，并通知英人勿再卖鸦片。文翰亦向罗大纲声明愿守“中立”而去。罗大纲恐再有类似情事发生，所以又发出此信，以为预防。

戴作士是美国的传教士，罗大纲信内误会作英国人。

殿左玖检点周胜坤札美国水师提督布嘉南禀报入境缘由谕

太平天国钦差大臣周为谕饬事：照得有言当言，有事当行，古之道也。

尔等船支（只）入我圣境，当即饬令兵士暂停开炮，恐此彼伤和。但船支（只）泊在大江，意欲何为？未据禀报。今着水师官员前来询问，如有情事，即行禀报可也。

太平天国甲寅四年四月二十日札

跋

上面《殿左玖检点周胜坤札美国水师提督布嘉南禀报入境缘由谕》一篇，采自朱士嘉辑《美国公使麦莲访问太平天国天京资料》。案此件现存的为钞本，藏美国国立档案馆。

周胜坤是当时率领水师在长江下游守卫太平天国边境的将领[①]。太平天国甲寅四年四月十六日（公元1854年5月22日），美国公使麦莲（R.M.Mclane）偕水师提督布嘉南（Buchanan）乘战舰自上海西上，窥探太平天国实情，四月二十日至镇江，闯入太平天国境。周胜坤看见美国战舰闯入，立刻札谕美国水师提督布嘉南，声明暂停开炮，严词问他："意欲何为？"并命令他"即行禀报"。

这是一篇贯彻人民立场的言简义正、先声夺人的外交文献。

东王杨秀清答复英人三十一条并质问英人五十条谕

诰谕

真天命太平天国劝慰师圣神风禾乃师赎病主左辅正军师东王杨为诰谕夷弟知悉：兹于五月二十日本天国水营土壹将军禀奏前来，据称弟等领船二条，湾泊中关，未知夷弟来意缘由若何，只接得禀文数封，献至殿前。本军师阅览之下，俱皆洞悉。深嘉夷弟住居海外，不远千里而来王，遵领天国制度律例，实为有心。本军师欢欣莫甚！但禀文内所云，语句多有不合道理，此亦因弟未明天情道理之过也。本军师亦不为怪，据云请领天国法纪制度律

① 按这时太平天国境域至镇江止，镇江以下还是清军占领。

例如何，本军师即将天父权能制度律例一一明白示尔，尔其细听。

本军师为劝慰师圣神风禾乃师赎病主左辅正军师东王者，乃是天父上主皇上帝开大恩暨救世圣主天兄耶稣开大恩亲命本军师下凡，佐辅真主，扫灭世间妖魔，代世赎病，乃理天下万国，使人人认得昇天。我主天王是上帝亲子，天兄胞弟，为天下万国太平真主，是天父上主皇上帝所立，暨救世主天兄耶稣所立。我主天王为太平天王大道君王全，主宰天下，援救群生，使天下人循行上帝真道，勿被妖魔鬼害。但尔等夷人素称能知敬拜天父，尔知天父有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之权能么？并又素称识得敬拜救世主天兄耶稣，尔知天兄有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之权能么？我主天王奉天行道，凡事秉乎至公，视天下一家，胞与为怀，万国一体，情同手足。一切礼仪制度，荷蒙天父时时劳心，下凡教导。至天父下凡教导万民，圣旨则降托本军师口出；天兄耶稣下凡教导万民，圣旨则降托右弼又正军师西王口出。本天国自起义兴师以来，所行所为皆遵天父、天兄圣旨，大兴仁义之师，斩邪留正，教行上帝真道，奸诈尽除。即妖魔有诡计万端，时有天父、天兄鉴临，何能作孽；有一点奸心，亦时有天父、天兄鉴临，总不能逃得过天父、天兄权能手段。尔等夷弟，住居海外，未知同此遵天父、天兄命令否？今观弟等所言，多有不明天情，特此明白详悉谕尔，使尔得领悉天父权能凭据，以便遵行也。各宜凛遵，毋违诰谕！

计复三十一条

一复平定时不惟英国通商，万国皆通商，天下之内兄弟也。立埠之事，候后方定，害人之物为禁。

一复天下者天父之天下，天父能六日造成天地山海人物，我主天王亲承上帝明命，为天下万国真主，大兴仁义之师，此举天下皆平矣。

一复天朝政例皆从上帝《十款天条》，礼制总依斩邪留正之律也。

一复天国兵马无数，天上地下万国尽是天父子女，皆是天王兵马，其数计何尽乎！

一复天王奉上帝明命下凡，实以诛妖救世，同归真道，敬拜上帝。专于剿洗不尊上帝之徒之意也。

一复东王天父下凡圣旨指出：天下万国人民之病，皆是东王所赎；天下

万国人民懵昧，皆是圣神风化醒。

今天父指出东王是圣神风，故封东王为劝慰师圣神风禾乃师赎病主，使天下人民得知天父鸿恩，倚靠本军师。

一复天国圣宝即将颁行，妖号之钱，定将绝禁。

一复天京既建于金陵，天下万国咸宁也。

一复天王是上帝第二子，是天父圣旨真命兼天王亲自上过高天，一一奉聆天父明命，是天父二子，为天下万国真主，凿凿有据也。

一复天父上帝下凡附降本军师金口，教导救世，显出〔无〕数权能也。

一复各处关口及天下粮饷归附天朝，理所然也。

一复干支内名号因以声音不雅，故为改之。

一复天朝凡讲天情道理者，皆是官长，依圣诏所宣也。

一复入教者何规？今日天父、天兄劳心下凡，差天王作主，又差东、西、南、北、翼王下凡，特为救援万国生灵，扫灭妖魔，使天下人民永远识得上帝是动（魂）爷，永远识得天王是真主，永遵天国之制仪，是为入教之规条也。我主天王胞与为怀，无人不容，天国官兵，广信天下同是兄弟，凡来归顺入教者，随意可投，不问根底，不用发誓，人有二心者有天父在也。

一复兄弟聘娶妻妾，婚姻天定，多少听天。

一复天京考试皆从上帝真道内举意为题，无用经典，凡清之生、监职非天爵均行革除，有材者许赴天国考拔，量材授用也。

一复天朝历书凡礼拜日皆是中国旧历星、昴、虚、房四宿日，干支皆同旧，有歪者除。

一复前月花旗国炎（火）轮船来京者经诰谕他，不但许伊国通商，至万国亦许往来通商。但通商者务要凛遵天令，凡欲来天国通商者，准到镇江焦山下，听守镇江大员办理。

一复天地皆是天父所造，地产万物，煤炭谅亦随处皆有，凡归贮天朝之煤而无出贩，贵船自后凡欲贩运煤炭者，请免来也。

一复田产均耕一事是也，人人皆是上帝所生，人人皆当同享天福，故所谓天下一家也。

一复天王下凡，复后天父接上高天，差天使接天王动（魂）上高天，天父劳心一一指明，命天王力挽世人同归真道。后天王闻觉番国兄弟在粤东省

设有礼拜堂，宣传上帝真道。时天王御驾是得到罗姓礼拜堂访察其所传上帝真道符合，今该罗姓先生曾否来乎[①]？

一复征剿妖穴天父自有主张，天兄自有担当，妖魔定必灭亡，至兵士天父日日四路调有，合入平定该处也。

一复天王现御金殿，并有真神城。真神殿是我天父殿，基督殿是我天兄殿，金龙殿是我天王殿。天国号则真，天德号则否。天王即真主主宰太平无二也。

一复提报上谕现未颁行。

一复敬拜上帝，论在洗心洁净，不论浸水沐体，每餐感谢上帝，朝夕祈祷，每每不忘遵守《十款天条》也。

一复凡祭拜上帝，无过申谢天恩，有过祈祷赎罪。其中之礼，何止二乎？

一复凡食洋烟、水旱等烟及吃酒并奸淫，皆我主天王遵天父圣旨斩邪不赦也。

一复男行、女行，不许混杂，此是真道，万国当遵，此例不除，夫妇合婚，皆听天父旨命。

一复不单准上海、闽、广党投降，天下万国皆要来降也。

一复我天朝有大功者，必有大赏、大勋同世袭，天爵亦相同。

一问尔各国拜上帝咁久，有人识得上帝有几高大否？

一问尔各国拜上帝咁久，有人识得上帝面何样色否？

一问尔各国拜上帝咁久，有人识得上帝腹几大否？

一问尔各国拜上帝咁久，有人识得上帝生何样须否？

一问尔各国拜上帝咁久，有人识得上帝须何样色否？

一问尔各国拜上帝咁久，有人识得上帝须几长否？

一问尔各国拜上帝咁久，有人识得上帝戴何样帽否？

一问尔各国拜上帝咁久，有人识得上帝着何样袍否？

一问尔各国拜上帝咁久，有人识得上帝原配是我们天母，即生天兄耶稣这个老妈否？

① 东王此处所说天王在起义前到广州罗姓礼拜堂访察真道那一个罗姓教士，就是当时在广州传教的美国教士罗孝全，见《由南京至广州送信纪事》跋考释。

一问尔各国拜上帝咁久，有人识得上帝前既生太子耶稣，今复生子否？

一问尔各国拜上帝咁久，有人识得上帝单生独子，还是亦同凡人生有好多子否？

一问尔各国拜上帝咁久，有人识得上帝会题诗否？

一问尔各国拜上帝咁久，有人识得上帝题诗有几快捷否？

一问尔各国拜上帝咁久，有人识得上帝性有几烈否？

一问尔各国拜上帝咁久，有人识得上帝量有几大否？

一问尔各国拜上帝、拜耶稣咁久，有人识得耶稣有几高大否？

一问尔各国拜上帝、拜耶稣咁久，有人识得耶稣面何样色否？

一问尔各国拜上帝、拜耶稣咁久，有人识得耶稣生何样须否？

一问尔各国拜上帝、拜耶稣咁久，有人识得耶稣须何样色否？

一问尔各国拜上帝、拜耶稣咁久，有人识得耶稣戴何帽、着何袍否？

一问尔各国拜上帝、拜耶稣咁久，有人识得耶稣元配是我们天嫂否？

一问尔各国拜上帝、拜耶稣咁久，有人识得耶稣生有几子否？

一问尔各国拜上帝、拜耶稣咁久，有人识得耶稣长子今年几多岁否？

一问尔各国拜上帝、拜耶稣咁久，有人识得耶稣生有几女否？

一问尔各国拜上帝、拜耶稣咁久，有人识得耶稣长女今年几多岁否？

一问尔各国拜上帝、拜耶稣咁久，有人识得上帝现共有几多个男孙否？

一问尔各国拜上帝、拜耶稣咁久，有人识得上帝现有几多个女孙否？

一问尔各国拜上帝、拜耶稣咁久，有人识得天上有几多重天否？

一问尔各国拜上帝、拜耶稣咁久，有人识得天上重重天都一样高否？

一问尔各国拜上帝、拜耶稣咁久，有人识得天上头顶重天是何样否？

一问尔各国拜上帝、拜耶稣咁久，天上重重天该天使固是上帝兵权，请问天下万国国国拜上帝、拜耶稣等国，该臣民亦尽是上帝兵权否？

一问尔各国拜上帝、拜耶稣咁久，天下万国有一国臣民不是上帝兵权，还是人否？抑还是妖魔也？

一问尔各国拜上帝、拜耶稣咁久，请问拜咁久尔等朝晚祈求上帝是准进天国欤？还是祈求不准进天国也？

一问尔各国拜上帝、拜耶稣咁久，当前耶稣谕门徒曰："天国迩来，尔当悔罪"，是何解欤？

一问尔各国拜上帝、拜耶稣咁久，当前耶稣说："吾坏上帝殿，三日复建之"，是何解欤？

一问尔各国拜上帝、拜耶稣咁久，当前耶稣被钉十字架因何又是三日复活，请问是何缘故？

一问尔各国拜上帝、拜耶稣咁久，当前耶稣降生犹太国时，天使赞扬空中曰："天上荣归上帝，地下太平，人间恩和矣"，是何解欤？

一问尔各国拜上帝、拜耶稣咁久，请问尔等朝晚祈求上帝是求准差圣神风劝慰师降世化心欤？还是不求差圣神风劝慰师降世化心也？

一问尔各国拜上帝、拜耶稣咁久，当前耶稣谕门徒曰："异日劝慰师至有大权临世，非似我今日也"，是何解欤？

一问尔各国拜上帝、拜耶稣咁久，圣书有说："尔主担世人之病"，是何解欤？

一问尔各国拜上帝、拜耶稣咁久，请问尔等各国齐会天国，是上帝权能默护尔等各国齐到天国欤？还是尔等权能自能到也？

一问尔各国拜上帝、拜耶稣咁久，请问尔各国都齐会天国，是何缘故？是上帝默差尔等各国齐会天国，扶尔主朝尔主同尊上帝欤？抑还是上帝专差尔等各国齐会天国贸易也？

一问尔各国拜上帝、拜耶稣咁久，请问尔等各国是遵上帝圣旨、遵耶稣命令欤？抑还是不遵上帝圣旨、不遵耶稣命令也？

一问尔各国拜上帝、拜耶稣咁久，请问尔等各国是遵上帝圣旨、遵耶稣命令方得常生欤？抑还是不遵上帝圣旨、不遵耶稣命令亦得常生也？

一问尔各国拜上帝、拜耶稣咁久，有人识得《旧遗》[①]所说邪神蛇魔是凡人所称那个妖魔否？

一问尔各国拜上帝、拜耶稣咁久，今一齐知得上帝俯听尔等各国所求，赐圣神风化心。今上帝现差圣神风临世，就是东王，尔等知否？

一问尔各国拜上帝、拜耶稣咁久，今一齐知得上帝俯准尔等各国所求，大显权能，诛灭妖魔。今现因上帝大开恩典，降凡作主几年，耶稣护卫，上帝降凡几年，显无数神迹权能，灭无数妖魔鬼怪，尔等知否？

---

① 《旧遗》，为《旧遗诏圣书》的省称，即《旧约》。

一问尔各国拜上帝、拜耶稣咁久，是真心帮上帝、帮耶稣诛灭妖魔欤？还是帮妖魔叛逆上帝、叛逆耶稣也？

一问尔各国拜上帝、拜耶稣咁久，今一齐知得上帝、耶稣现在天国作主，天上重重天，一概兵权都齐会在天国。天下万国众臣民蒙上帝化心，晓得齐会天国朝上主皇上帝，朝救世圣主，朝万国真主，便是上帝兵权。有一国不到天国朝上主皇上帝，朝救世圣主，朝万国真主，便是妖魔，尔等知否？

一问尔各国拜上帝、拜耶稣咁久，现今上帝同耶稣降凡作主，诛灭妖魔几年，因何不见尔等各国具些圣物进贡上帝，进贡耶稣，进贡万国真主。还敢大胆强瞒无礼，诡向天国讨取煤炭。尔等各国自想叛逆上帝为何如？叛逆耶稣为何如？叛逆上帝真命万国真主为何如？请问合得天情否？尔亦当自思也！

太平天国甲寅四年五月二十三日

跋

上面《东王杨秀清答复英人三十一条并质问英人五十条谕》一篇，据油印本蒋孟引《1854年6月英国与太平天国的接触》一文录，原件见英国外交档案F.O.17/214。

东王杨秀清此谕发于太平天国甲寅四年五月二十三日（公元1854年6月28日）。关于发此谕的经过是这样的：这年五月，英国的香港总督兼驻华全权代表约翰·包令爵士（Sir John Bowring）派麦都思（W.H.Medhurst）和利韦士·包令（Lewis Bowring）率拉特勒（Rattler）与斯获克士（Styx）两舰于五月初十日（即阳历6月15日）由上海沿长江上溯，以添煤为名，而实是去窥探长江上游情况。他们到了天京，要求与太平天国领袖会谈，未被允准。于是他们以拉特勒号舰长麦勒西（Mellersh）名义，致函东王，请求买煤，也未被允准。他们看见江边就储有大量的煤，当他们把拉特勒号靠近一个储有一千吨煤的地方企图强夺的时候，他们看见太平天国军队把炮口对着他们，准备用武力制止。他们不敢动手，由于缺乏煤，就不能再溯江而上了。到十九日（即阳历6月24日），麦勒西在给下

关防军官员的信中再提出他的请求说："我很遗憾，昨天得读复书，知东王太忙，不能赐我一见。对于我所提出的问题，我请求给予确定的答复；如果不能，则请派有识之士来船作口头答复。"[①] 二十日（即阳历6月25日），太平天国水营土壹将军把麦勒西那几封信件禀奏东王。东王得禀，就根据麦勒西提出的问题向英国侵略者作答，并向他们也提出质问，于二十三日（即阳历6月28日）发出这道谕文。

这是一封很重要的文献。我们先说答复部分。案谕内开"计复三十一条"，但实只有三十条。据东王谕内说英国侵略者是"请领天国法纪制度律例如何"，这句话就是说他们要知道太平天国的政策制度，所以我们从答复的三十条看来，所答的问题是接触到多方面的。综合起来，主要的计有下列八项：

（1）宗教　计关于答复宗教问题的共十条，即二、五、六、九、十、十四、二十一、二十三、二十五、二十六等条，说明天王奉上帝命下凡，诛妖救世，为天下万国真主的使命，与东王替世人赎病、化醒世人的权力。在复入教规条一条里并且明白地告诉他们，太平天国宗教的入教规条是："永远识得天王是真主，永遵天国之制仪"，这就使他们知道太平天国的上帝教是为着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而服务的，打破了他们认为太平天国的上帝教是和他们的宗教沆瀣一气的幻想。所以他们回到上海后感到失望，而不得不对太平天国宗教发出"并没有多么基督化，甚至根本就毫无"的悲叹[②]。

（2）对外政策　太平天国对外政策是很明确的，东王在第一条答复说："一复平定时不惟英国通商，万国皆通商，天下之内兄弟也。立埠之事，候后方定，害人之物为禁"。这一条简短的答复，包括三个重要内容：一、平定时，不但与英国通商，万国都一体通商。二、所谓"立埠之事"，就是订立通商口岸的事，太平天国不承认清朝在鸦片战争后所订的五口通商等不平等条约，在革命战争期间，也不愿与外国订立通商口岸条约。三、"害人之物为禁"，主要的是指禁鸦片入口。在第十八条里又规定目前通商的办法，

① 据英国外交档案，Medhurst and L.Bowring to Sir John Bowring Shanghai 7 July 1854.F.O.17/214（引自蒋孟引《1854年6月英国与太平天国的接触》）及《怡和公司档案》1854年6月21日仆希弗尔（Perceval）致香港大卫•查甸函，又7月7日函。

② 据怡和公司档案1854年7月7日仆希弗尔（Perceval）致香港大卫•查甸函述这一次麦都思、包令从天京得来的印象。

说："前月花旗国炎（火）轮船来京者经诰谕他，不但许伊国通商，至万国亦许往来通商。但通商者务要凛遵天令，凡欲来天国通商者，准到镇江焦山下，听守镇江大员办理。"第十九条复天朝煤炭均不出售，望以后勿来贩运。

（3）军事　第四条是复兵数，因不欲告知兵马实数，所以说兵马无数，天上地下都是。第八条复建首都天京于金陵。第二十二条复何时攻北京，亦因不愿告以实情，所以说"天父自有主张，天兄自有担当"。案"妖穴"即指北京。第二十九条是复对各地起义的态度，说明太平天国不但对在上海、福建、广东起义的天地会准他们加入，就是天下万国要来投降的都一体收容。

（4）经济　第七条复天国圣宝即将颁行，清朝年号的钱，定将禁绝，据此知太平天国圣宝在甲寅四年（公元 1854 年）五月的时候就要颁行的。第十一条复各处关税粮饷归附天朝，为理所当然。第二十条复人人皆天父所生，人人皆当同享天福，所以田产必定均耕，这一条答复，说明太平天国要实行《天朝田亩制度》的决心。

（5）婚姻　第十五条复"兄弟聘娶妻妾，婚姻天定，多少听天"。第二十八条复男行女行，不许混杂，此例不除。夫妇合婚，皆听天父旨命。

（6）考试与官爵　第十六条复考试制度，第三十条复爵赏制度。

（7）禁令　第二十七条复凡吸鸦片、水旱等烟及饮酒并奸淫等事，天朝法律，都"斩邪不赦"。

（8）历法　第十二条复改干支内名号，是因为声音不雅。第十七条复"天朝历书凡礼拜日皆是中国旧历星、昴、虚、房四宿日，干支皆同旧"。这两条答复，都完全证实了我们在《天历考》中所考天历及它的历理的正确[①]。

此外，第二十三条里并答复天德不是太平天国年号，太平天国并没有称号过天德。第二十四条复提报上谕现未颁行。这些地方，对我们考据太平天国史事提供了重要的说明。

现在，我们再谈质问部分。质问共五十条，表面上都是宗教方面的问题，而实际是借宗教来给英国侵略者以迎头痛击。太平天国为什么向英国侵略者提出质问呢？据现存文献看来，有两个原因：第一，是英国侵略者先无礼向太平天国提出质问，据当时在天京的一个反革命分子谢炳在所著的

① 见我著的《天历考及天历与夏阳历日对照表》一书，1955 年 12 月三联书店出版。

《金陵癸甲纪事略》记此事说："五月洋人至，东贼不准入城，乃自入城，书问东贼，言尔我同教，何以尔分男女馆？尔言天父下凡，请问天父肉身木身可能一见？如此类者数十条？……候东贼覆。东贼使翼贼与黄玉崑闭户三日作伪谕答之。"所以太平天国以牙还牙，在答复之后，也向英国侵略者提出质问，由于英国侵略者以宗教问难，太平天国就专从宗教方面提出反质问。第二，英国侵略者竟胆敢在太平天国首都，用海盗行为，企图抢劫太平天国的煤，这就不能不引起太平天国的愤怒，因此，为着警告侵略者，所以在质问中加以斥责。如质问四十八条说："问尔各国拜上帝、拜耶稣咁久，是真心帮上帝、帮耶稣诛灭妖魔欤？还是帮妖魔叛逆上帝、叛逆耶稣也？"案"妖魔"指清朝统治者，太平天国宣布上帝、耶稣下凡扶天王作主，诛灭清朝，当时太平天国看破英国的伪装中立，所以就质问英国侵略者，他们拜上帝、耶稣这样久，是真心帮上帝、帮耶稣诛灭清朝呢？还是帮清朝叛逆上帝、叛逆耶稣呢？第四十九条又质问道："问尔各国拜上帝、拜耶稣咁久，今一齐知得上帝、耶稣现在天国作主，天上重重天，一概兵权都齐会在天国。天下万国众臣民蒙上帝化心，晓得齐会天国朝上主皇上帝，朝救世圣主，朝万国真主，便是上帝兵权。有一国不到天国朝上主皇上帝，朝救世真主，朝万国真主，便是妖魔，尔等知否？"第五十条再严词质问道："问尔各国拜上帝、拜耶稣咁久，现今上帝同耶稣降凡作主，诛灭妖魔几年，因何不见尔等各国具些圣物进贡上帝，进贡耶稣，进贡万国真主，还敢大胆强瞒无礼，诡向天国讨取煤炭。尔等各国自想叛逆上帝为何如？叛逆耶稣为何如？叛逆上帝真命万国真主为何如？请问合得天情否？尔亦当自思也！"又考洪秀全在太平天国所刊的《钦定前遗诏圣书·马太传福音书》第五章眉批道："大（天）国是总天上地下而言，天上有天国，地下有天国。天上地下，同是神父天国，勿误认单指天上天国。故太兄预诏云：'天国来'。盖天国来在凡间，今日天父、天兄下凡，创开天国是也。钦此。"案资本主义国家的基督教，说天国在天上，教人忍受现世的痛苦，追求死后得上天国的快乐，以愚弄和麻醉人民，使人民忍受资产阶级的剥削，而不去作反抗。太平天国的上帝教，却说天国是总天上地下而言，天上有天国，地下也有天国，指出耶稣曾有"天国来"的预言，所以太平天国革命，就是要开创一个人人同享天福的"太平天国"。一个是教人追求死后天国的，一个是教人

为现实革命斗争的，这就是太平天国上帝教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基督教在本质上不同的地方。所以东王此谕中，在第三十四条质问里就特地提出质问说："问尔各国拜上帝、拜耶稣咁久，当前耶稣谕门徒曰：'天国迩来，尔当悔罪。'是何解欤？"第三十七条质问里又质问道："问尔各国拜上帝、拜耶稣咁久，当前耶稣降生犹太国时，天使谶扬空中曰：'天上荣归上帝，地下太平，人间恩和矣。'是何解欤？"这就根据原始基督教中有现实意义的说法给资本主义国家的基督教以当头棒喝。我们根据上面分析，可见太平天国向英国侵略者所提这五十条质问，在满纸上帝、耶稣的字句里面，正是跟外国侵略者展开一场十分尖锐而激烈的斗争。从前有人论太平天国不应该把天父、天兄的说法玩到国际上去，这一种错误的说法，就因为他们完全没有认识到这一个给作为农民革命的太平天国的斗争武器的上帝教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基督教在本质上有根本不同的缘故。

天王谕西洋番弟诏

朕诏西洋番弟明，天情迥不比凡情：天父上主皇上帝，普天大共圣父亲，朕之胞兄是耶稣，朕之胞弟是秀清。戊申三月上帝降，托传东王乃世人，是年九月救主降，托传西王形迹彰。爷哥带朕坐天国，大显权能坐天堂，建都天京开天国，万国臣民朝父皇。真神殿在天朝内，基督殿同永荣光。

丁酉年时朕昇天，爷爷真命授诗篇，嘱朕熟读作凭据，将诗认爷免倒颠。爷又命哥教朕读，爷哥亲教嘱连连。天父上帝海底量，三十三天妖闯上。爷哥带朕层层逐，天将天兵护两旁，那时砍了三分二，天门重重尽提防，尽打妖魔落地下，只剩一分显父皇。爷后嘱朕再下凡，万事有爷作当担，嘱朕放胆不用慌，有爷出头嘱再三。

戊申南王困桂平[①]，朕求爷降显威严，朕时由西回粤东，天父下凡救出

① "戊申"即清道光二十八年（公元 1848 年）。南王冯云山，是最早与洪秀全同谋革命的一个同志。这一年因在广西桂平一带与地主阶级进行斗争被捕，羁押在桂平监狱。后来平隘山烧炭群众，各从卖炭得来的钱中抽出一部分，积聚一笔款子，去贿赂清朝官吏，才得释放。

南。东王赎病是圣灵，爷爷降托灭妖精，诛了无数死魔鬼，故能如此早到京。爷降凡间悉圣旨，朕尽读过记清清，故此认爷能不错，爷哥带朕宰太平。爷遣东王来赎病，眼蒙耳聋口无声，受了无尽的辛苦，战妖损破颈跌横。爷爷预先降圣旨，师由外出苦难清，期至朝观遭陷害，爷爷圣旨总成行。太兄赎罪把命捐，替出世人万万千，东王赎病同哥苦，瘟脱归灵谢爷恩。

爷哥草（心）内万不知，欲调真草（心）上高天，爷爷圣旨降无数，略举一二降诏宣：

天父下凡又几年，天兄护降苦同先，耶稣为尔救世主，尽心教导本仍然。天父生全为尔主，何不尽忠妄修前，尔们多有重逆令，朕无指出胆如天。

天父下凡事因谁，耶稣舍命代何为？天降尔王为真主，何用烦愁胆心飞。

万方儿小别家庭，离乡立志做忠臣，前来勤王当虎豹，今知有主可成人。不信山中清贵出，亦念纵（魂）爷立主真，凭据权能天作主，千团勇敢碎如尘。

万方万国万来朝，万山万水万飘遥，万里万眼万钻至，万知万福万功劳。

瞒天莫道天不知，天量如海也无迟，看尔些有无胆志，不做忠臣到何时？尔想三更逃黑路，不过天光怨鬼迷，各为尔王行真道，信实天父莫狐疑。

“天生真主坐山河”，那时上帝降此一句圣旨，命朕续尾三句，朕续云：“天父、天兄劳心多，所有权能归上主，太平一统乐如何！”上帝又降圣旨曰：“九重天上一东王，辅佐江山耐久长。”上帝降此二句圣旨，又命朕续尾二句，朕遵爷圣旨续二句云：“禾乃师兼赎病主，乃龚世人大担当。”后上帝改云：“主立东西双凤子，东西南北尽朝阳。”上帝又改云：“主立东西双凤子，蒙天恩降共朝阳。”

以上略举爷圣旨，朕实诏尔番弟知。天父、天兄真不凡，真凭真据在爷

诗，神迹权能言不尽，早到天堂可悟之。

太兄耶稣同爷样，半句圣旨无差移。天父上帝真上帝，天兄耶稣真天兄，爷哥带朕坐天国，扫灭邪神赐光荣，西洋番弟听朕诏，同顶爷哥灭臭虫。万事爷哥朕作主，弟们踊跃建万功。朕前遊行粤东省，礼拜堂诏罗孝全，那时朕诏上过天，天父、天兄托大权，于今孝全曾到否？到则上朝共朕言。朕乃上帝第二子，哥及东王同胞连。同敬天父同一家，地下太平早既言。天国迩来今既来，西洋番弟把心开，朕前上天见爷排，万国扶朕在天台。爷排定定今来到，替天出力该又该，替爷替哥杀妖魔，报爷生养战胜回。朕立幼主继耶稣，双承哥朕坐天都，幼主一半耶稣子，一半朕子逅天庥，代代幼主上帝子，双承哥朕一统书。西洋番弟朝上主，朕意爷哥使然乎。

太兄前钉十字架，使留记号无些差，十全大吉就是朕，万样总是排由爷，太兄复苏在三日，三日建殿不是夸。朕乃爷生是三日，建爷哥殿诛魔蛇。癸好三年斩魔蛇，乙荣灭兽赖爷哥，蛇兽伏诛永一统，普天同唱太平歌。西洋番弟朝上帝，爷哥带朕坐山河。朕今实情诏弟等，欢喜来朝报爷哥。朕据众臣本章奏，方知弟等到天都，朕诏众臣礼相待，兄弟团圆莫疑狐。朕虑弟们不知得，故降诏旨情相孚。西洋番弟朝上帝，人间恩和在斯乎！钦此。

跋

上面《天王谕西洋番弟诏》一篇，据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藏钞件录。《吴煦档案》中也有这一篇钞件，但字句有遗漏和误字。

天王这一封诏书，未记有所诏何人，也未记有下诏年月。案吴煦档案钞本上钞有“太平天国真忠报国晋天燕兼工部又正冬官事务朱雄邦”一行印文，在诏书后又录有公元 1859 年正月初七日，夏历戊午年十二月初四日（即太平天国戊午八年十一月三十日）英国钦差全权大臣伯爵额通告一篇。考太平天国戊午八年（公元 1858 年）十一月朱雄邦致英国钦差大臣伯爵额照会说：“照为敬请玉安，恭呈圣主天王颁行御照，命弟捧赴前来，伏祈兄台惠览，并承指示是幸”（原件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藏）。我们两相对照，可知这一封诏书，是太平天国戊午八年天王诏英国全权大臣额尔金（Earl

of Elgin）的。又考俄理范（Laurence of phant）著《额尔金伯爵出使中国日本记》（*Navatine of Earl of Elgin's Mission to China and Japan in the Years* 1857，58，59）也说到天王这一封谕额尔金的诏书。

额尔金这个侵略者的代表，在1858年6月26日和清朝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规定在战事终止之后，长江沿岸自汉口到上海全行开放，允许英船航行。这已明白表示英国蓄意要干涉太平天国革命。太平天国戊午八年九月三十一日（公元1858年11月8日），额尔金在上海和清朝政府签订通商税则章程的当天，就率领兵舰佛尼斯号（Furnious）、阿尔吉尔号（Arugier）、莱塔布登号（Retubuton）、阿登号（Acteon）以及炮艇李亚号（Lea）、荪奈号（Sone），配备了相当大的兵力，“为条约口岸的开放”开进长江，企图找寻借口，把太平天国赶出天京[①]。十月十二日（阳历11月20日），英舰开抵天京，长江两岸太平天国要塞发炮迎击，互有死伤，英舰冲过。第二天黎明，英舰转回进攻。太平军以英舰既过，未料复返，防守疏懈。突遭攻击，措手不及，江边营垒被击破，退守城上。城上各炮台立刻向英舰队密集射击，英舰队不得逞。十八日（阳历11月26日）英舰队到安庆，复与太平军互击，仍不得逞[②]，向上流开去。

天王这封诏书，就是额尔金从汉口东返到芜湖时给他的。

在这封诏书中，天王历叙他奉天诛妖创开天国的历史使命与种种神迹权能，然后论述“同敬天父同一家”的道理，表示欢迎西洋兄弟到天京来，希望“兄弟团圆莫疑狐”。

天王这一封诏书，是在给英国侵略者以坚强打击之后才颁给的。天王很清楚外国侵略者的本质，他对外国侵略者就早已具有警惕性。但他对外是主张和平的外交政策，他的目的是要拆开外国侵略者与清朝统治者的勾结，所以他不得不利用天父、天兄的宗教说法去笼络外国侵略者。虽然他的努力没有收到丝毫的效果，但却不能说他由于宗教的形式相同，没有估计到那些满口讲上帝的教义的国家，会帮助清朝来打倒自己，因而对外国侵略者缺乏应有的警惕。其实，天王只是利用宗教的说法作为争取外国侵略者放弃与清

① 见怡和洋行上海支店负责人惠涛（Whittal）致约瑟夫•查甸信。据严中平译《怡和洋行档案》。

② 据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录伴额尔金入长江的清朝官员黄松龄说当时情况。

朝勾结的一种手段而已。这一封给额尔金诏，称受诏人为“西洋番弟”，又说：“西洋番弟听朕诏，同顶爷哥灭臭虫。万事爷哥朕作主，弟们踊跃建万功。”丝毫没有向外国侵略者献媚或屈服的用意，而是要他们同灭“臭虫”（清朝），就充分说明了它的意图。

天王谕中西永遵和约章诏

诏曰：朕诏和甥、福甥、玕胞、达胞、玉胞、秀胞、恩胞、雍侄、贤胞、辅胞、璋胞、万侄、天将、掌率、统管、尽管、神策朝将、护京神将、六部、主佐将暨西洋同家众弟妹、众使徒、中西一体众臣庶选民知之：爷排天国在中华，中国原来天国家，故此中华名爷讳，爷未降前既属爷。胡妖入窃爷天国，爷故命朕来诛他。物非他有怎畀人，无天无日罪同蛇。上帝、基督带作主，既斩蛇虎狗妖邪。爷哥降带坐江山，同世一家奏凯还。

朕乃真三中一直，一直不出在中间。朕名乃羊人不出，全人安妥诏早颁。朕乃天王羊不出，朕乃人王主尘寰。今蒙爷哥除人害，得见天日鉴坦盘。齐遵九约六不杀，奸掠妄杀被永罚。前定六约即二三，三三九约总包括。三三二三莫二三，三人同日诛狗狱。同世皆三子爷人，同天同日享永活。中西永遵和约章，太平一统疆土阔。诏颁普天咸使闻知。钦此！

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诏

跋

上面《天王谕中西永遵和约章诏》一篇，原件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院东方部藏。

这道诏旨，下诏日期是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公元1861年）二月二十四日，把中西永遵和约章这一件大事布告天下闻知。这是现存的一篇太平天国外交政策的诏旨。

天王洪秀全是太平天国反侵略的大舵手，他掌握外交政策是十分稳重而坚决的。他对外主张和平。遵王赖文光在自述里对忠王李秀成曾提出一个极重的批评，说他“违君命而妄攻上海，不惟攻之不克，且失外国和约之

大义，败国亡家，生死皆由此举”。案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公元 1862 年）春进攻上海，据我们今天考证系太平天国决策，当时赖文光领军远征西北，不知详情，所以他说是李秀成违君命而妄攻上海，他这一个说法是错的。但是，他的话却反映出了天王一向主张和好、不轻用武力的外交政策的稳重方面。这一篇《谕中西永遵和约章诏》，便是这方面的说明。

不过，我们对此点必须加以说明。天王对外主张和好，并不是受了同奉“耶稣之教”所迷惑，他对那些外国侵略者说的满纸上帝、耶稣的话，不过是用来做笼络他们的手段，李秀成曾说过他“本广东滨海之人，素知洋人反覆，故不肯与之合夥”[①]，他在广州身受过鸦片战争的惨重的教训，是深刻地认识了外国侵略者的狰狞面目的。

同时，天王对外又是十分坚决的。《忠王李秀成自述》对此事曾有扼要的记载，他说：“鬼子到过天京，与天王及（叙）过，要与天王平分地土，其愿助之。天王云不肯：‘我争中国，欲相（想）全图，事成平定（分），天下失笑，不成之后，引鬼入邦。’此语是与朝臣谈及后〔不〕肯从。鬼云：‘尔天王兵而虽众，不及洋兵万人。有我洋兵三二万众，又有火舟，一手而平。’鬼云：‘我万馀之众打入北京，后说和，今上（尚）少我国尾[欠]，尔不与合，尔天朝不久，待为（回）我另行举动。’此这鬼头与天王不肯，然后与及谈。”案李秀成所记外国侵略者到天京与天王交涉，提出帮助太平天国打倒清朝平分中国的阴谋，否则助清朝进攻太平天国，天王严词加以拒绝，这是太平天国的一件大事。但李秀成没有记明是哪一个侵略国家，也没有记明在什么时候。考周腾虎在上海写给曾国藩的报告说：“夷人闻浙省沦陷，头人至金陵与贼目会话，大怫而归，巴夏里已赴香港调兵。”[②]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咸丰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公元 1862 年 1 月 20 日）记说：“夜张执之、王右星来。上海薛抚遣弁到湘募勇，由夷人载至上海，头邦去数百人，过江宁为贼所觉，移文与夷目言：‘初约两不相犯，奈何助彼载勇？俟杭州克获，即来说理。’夷目得信，颇惶扰，遂至京师，请巴夏里归赴江宁与贼说，不能妥。现在杭州既陷，逆焰专指上海，夷人在彼

① 见《忠王李秀成答辞手卷》。

② 曾国藩记明这封报告是同治元年正月初九日收到，见南京图书馆藏钞本《清代名人书札》第十五册。

修理炮台为守计。”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正月十三日又记说：“傍晚到九江，诣宝顺洋行晤徐君渭南……徐君言……贼到宁波后，夷酋巴夏里进江宁城，问其来犯通商口岸之故，两俱出恶言，将来必有一战。”又考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黄畹（案即王韬）上逢天义刘书说：“英、法公使巴学礼、水军提督巴克从轮舶前诣天京，请大臣转奏天王无加兵于沪。而天王睿衷未可，诸大臣谓无论前日百里之约不能从命，即今日加沪之兵亦必速至，取天下岂能顾通商大局，况中外肯和，则通商之局亦无所窒碍。巴公使不悦而去，因此欲战之意已决。”案周腾虎、赵烈文说的巴夏里，王韬说的巴学礼，又译作巴夏礼（Harry S.Parkes），是英国参赞（王韬作公使误，当时英国公使是卜鲁斯）。王韬说的英国水师提督巴克，一译何伯（Jame Hope）。这两人都是当时英国侵略中国的凶恶分子。据上引三文件，知道这一次向太平天国提出这一个凶狠的侵略阴谋的便是英国参赞巴夏里和海军提督何伯，其时间是在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即清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十月克复宁波之后，十一月底进攻上海之前。又考曾国藩同治元年三月二十四日《筹议借洋兵剿贼折》说：“谕旨以洋人与逆匪仇隙已成，情愿助剿，在我亦不必重拂其意。臣处搜获伪文，亦知金陵洪逆词意不逊，与洋人构衅甚深，在洋人有必泄之忿，在中国为难得之机。自当因势利导，彼此互商，嘉其助顺，听其进兵，我中国初不干求，亦不禁阻，或乘洋人大举之际，我兵亦诸道并进，俾该逆应接不暇，八方迷乱，殆亦天亡粤逆之会也。”[①] 我们再把曾国藩这一封奏折与上引文件参看，可知当时太平天国抗击外国侵略者的决策是天王决定的。这又可见太平天国对外政策的坚决。

① 见《曾文正公奏稿》卷十五。

一　历法

东王杨秀清等献太平天国癸好三年新历本章

太平天国　前导副军师南王　冯
禾乃师赎病主　杨
左辅正军师东王
右弼又正军师西王　萧　伏奏
后护又副军师北王　韦
暨左军主将翼王　石

我主我兄天王万岁万岁万万岁，为治历定时事：当今天父上主皇上帝开大恩，差我主降凡为天下太平主，真是太平天日平匀圆满无一些亏缺也。故臣等造历以三百六十六日为一年，单月三十一日，双月三十日，立春、菁（清）明、芒种、立秋、寒露、大雪俱十六日，馀俱十五日。我天朝天国永远江山，万万年无有穷尽，乃是天父上主皇上帝差遣我主降凡旨意也。其馀从前历书一切邪说歪例，皆是妖魔诡计，迷陷世人，臣等尽行删除。盖年月日时皆是天父排定，年年是吉是良，月月是吉是良，日日时时亦总是吉是良，何有好歹，何用拣择。凡人果能真心虔敬天父上主皇上帝，有天看顾，随时行事皆大吉大昌也。今臣等造历既成，谨献我主万岁万岁万万岁作主颁行。

御批　准

奉

旨造癸好三年新历颁行天下

跋

上面《东王杨秀清等献太平天国癸好三年新历本章》一篇，载这年历书卷端。这一部历书，现藏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院东方部。

太平天国创造一种新历法，叫做“天历”。天历以三百六十六日为一年，不用闰法；单月（正、三、五、七、九、十一）大，三十一日；双月（二、四、六、八、十、十二）小，三十日。一年二十四节气，每月一节、一气。节为月首，从初一日开始，大月十六日（如立春、菁明、芒种、立秋、寒露、大雪六节），小月十五日（如惊蛰、立夏、小暑、白露、立冬、小寒六节）；气为月中，大月从十七日开始（如雨水、穀雨、夏至、处暑、霜降、冬至六气），小月从十六日开始（如春分、小满、大暑、秋分、小雪、大寒六气），俱十五日。每年正月初一元旦为立春，为一年春季第一天，四月初一日为立夏，为一年夏季第一天，七月初一日为立秋，为一年秋季第一天，十月初一日为立冬，为一年冬季第一天，四季分明，对于农民耕作，非常便利。天历这一点不仅对夏历是一种革命，即对阳历也有所改进，二三十年前，我国曾有改历的倡议，许多人都主张用太阳历而分四季各为三个月，大致即不出天历的原则。这是天历的第一个特点。此外，天历简明整齐，年年如是，四十年始一斡旋，斡年仍是一样的简明整齐，较夏历、阳历都便于记忆。又天历记录和传播有关农民的生产知识，对农民生产有帮助。

在天历中，还应该提出来说的是扫除旧历书上的迷信思想。我们知道，地主阶级为了维持其封建统治，极力愚弄人民，所以中国封建社会所颁行的历书，乃是向人民传播迷信思想最主要的工具。在每一日的下面，注有“吉凶宜忌”，“祸福休咎”，极力向人民宣传，地主的富与贵，农民的贫与贱，不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而是命里注定的，灌输给农民一种思想毒素，使他们“听天由命”，不要反抗封建制度。东王杨秀清等在这篇献历本章中指出：“从前历书一切邪说歪例，皆是妖魔诡计，迷陷世人，臣等尽行删除。”于是把中国二千年来历书上地主阶级所传播的封建迷信思想一举而廓清之，这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天历是一个在草创中的新历法，在内容上是难免不有疏失的地方的。如

因为太照顾平匀圆满、整齐划一的缘故，以致不能与天象全合，即用斡年之后，而四百年后仍使节气差三日馀，一百二十八年后仍有一日之差。但是，天历在因袭阴阳混合历数千年之久的中国对夏历起了革命，它采用阳历，而对阳历也有所改订，它扫除了中国自汉以后历书上的迷信思想，它记录上了有关农民的生产知识，它四季分明，简单整齐，对农民耕种，十分便利，在中国历法史上说来，可以说是一个具有革命精神又颇合理想标准的特殊历法。

天王改订天历每四十年一斡旋诏

诏曰：朕诏和甥、福甥、玕胞、达胞、玉胞、秀胞、恩胞、贤胞、辅胞、璋胞、天将、掌率、统管、尽管、神策朝将、护京国将、六部、义主佐将、内外众臣知之：天父上帝太平天，太平天国万万年，天国天历无穷尽，四十年加诏在前。兹据玕胞恳裁定，诏每四十年斡旋，幹（斡）年每月念八日，节气平匀义更全。

朕今诏明甥等，天父上帝，乃天下古今前后大共太平天父。太兄基督，乃天下古今前后大共太平天兄。朕乃太平天子。自戊申年三月，天父上帝下凡，降托东王乃龑世人。九月太兄基督下凡，降托西王诛灭妖魔。今蒙爷哥下凡带朕作主，创开天国天京天朝天堂天历，永远流传，自辛开元年，一直传去千年万载万万载，永无穷尽，朕前业既诏明。当前南王困桂平。见天启天使将天历畀南王看，天历永远永无穷尽。诚以天国天京天朝天堂，乃爷哥带朕作主之天国天京天朝天堂，合古今前后天上地下人间为一大统，故天历流行，永无止息。普天下万郭万代臣民，同享爷哥真福，在世昇天永活威风无了期，此当前太兄昇天命门徒传福音于普天下人听也。盖福音之传，为今日预先传知众人，凡间得享真福。真福何在？在爷哥恩降凡间，带朕作主坐天国，救起万民转天堂，在世享真福，昇天得永活。故福音久传于从前，今蒙爷哥下凡，带朕作主，天国迩来，现享真福，后得永活，自开辟至今，未有如今日之大福也。生在太平世界，何幸如之！

朕前业准东王、西王、南王暨众臣等，天历每年三百六十六日，单月三十一日，双月三十日，每四十年一加，每月三十三日，取真福无边，有加

无已之意。

兹据玕胞等朝奏，天历永远高深，固非凡例浅识所能窥，而便民耕种兴作，亦属天情真道不可少。恳请每四十年一斡旋，斡之年每月二十八日，节气俱十四日平匀，令善有便于民。自四十年至八十年，一百二十年，一百六十年，至千年万载万万载，永远如是，每四十年一斡为总。朕业准奏，为此再诏，除却从前每四十年一加之诏外，继自今，史官每年遵今诏，每四十年一斡。斡年每月二十八日，节气俱十四日。馀俱照前例，每年三百六十六日，双月三十日，单月三十一日例，制造天历颁行。并遵前诏，每年十月献明年新天历盖玺，十二月颁近省，十一月颁远省，永远如是。又将今诏系于天历之首。并注明每年正月十三日，是太兄昇天节。二月初二日是报爷节。二月二十一日是太兄暨朕登极节。三月初三是爷降节。七月二十七日是东王昇天节。九月初九日是哥降节。每年六节，各注明该月日顶头，永远如是，颁行天下。庶俾普天大下，万郭万代臣民，同伸孝敬爷哥之虔，无忝为子为弟之道，共抒铭刻代赎之念，克尽感功感德之心。巍乎，焕乎！真道天情，家喻户晓。美矣，善矣！山涯海角，浃体沦肌。天历颁行，咸使闻知。钦此。

太平天国己未玖年十月初七日诏

跋

上面《天历每四十年一斡旋诏》一篇，载《太平天国辛酉拾壹年新历》卷端。

这一道诏书，是太平天国己未九年（公元 1859 年）十月初七日颁布的。洪秀全在此诏中，采纳干王洪仁玕的建议，改订天历每四十年一斡旋。

地球绕太阳一周，需三百六十五日又约四分之一日，是为一年。阳历以三百六十五日为一年，还差四分之一日，故每四年一闰以补不足。天历定三百六十六日为一年，每年约多四分之三日，四年约多三日，四十年约多三十日。天历初制，定四十年一加，每月三十三日，又再加三十日，到四十一年即约多六十日，节气错误便将近两个月了。

太平天国己未九年，干王洪仁玕入天京辅政，他曾学习天文历法，知道

天历这种四十年一加的办法，节气迟后于天象，不合农时，因建议请改用四十年一斡旋的办法。所谓四十年一斡旋者，实在就是四十年一减。洪秀全采纳了洪仁玕的主张，在这年十月初七日下诏颁布四十年一斡旋的办法：每四十年一斡旋，斡之年每月二十八日，节气俱十四日平匀，合于农时，以便利人民耕种。此法于四十年减三十日，略合于儒略历及我国古四分的历术，所惜仍不知格勒哥里四百年再减三日的方法，即用“斡年”，而四百年后仍使节气差三日馀，一百二十八年后仍差一日。

天王定天历记录萌芽月令诏

天王诏旨，诏曰：朕诏和甥、福甥、玕胞、达胞、玉胞、秀胞、恩胞、贤胞、辅胞、璋胞、天将、掌率、统管、尽管、神策朝将、护京国将、六部义主佐将、内外各省众官将兵知之：天父上帝降凡间，暨爷哥带朕坐江山，爷哥朕国是天国，三子爷共御尘寰。爷哥下凡天国来，天历流传如循环。新开元年[①]传永远，永不改元诏再颁。月亮圆缺无拘论，专显天情救沉沦。凡历信邪中鬼计，妄为推算陷鬼门，叛爷惑鬼受永罚，今诏脱凡齐醒遵，谈天说地皆诞妄，认真真道永生存。

天历首重孝顺爷，七日礼拜福禄加，二月初二报爷节，谢爷差朕斩妖蛇。三月初三爷降节[②]，天国迩来共一家，本年三更诛凶首，从此万郭（国）归爷妈。天历二重恭敬哥，舍命赎罪活人多。正月十三哥昇节，普天铭感福江河。二月念一哥登极，亦朕登极人间和[③]。九月初九哥降节[④]，靠哥脱罪记当初。天历三重识东王，降托东王是父皇，爷前下凡空中讲，爷今圣旨降讬杨。七月念七东昇节[⑤]，天国代代莫些忘，谢爷降托赎病主，乃龛世人转天堂。天国代代遵三重，天情真道福无穷，妄为推测有何益，可怜叛

① 新开元年相当于公元 1851 年，太平天国改干支，以“开”代“亥”，“新开”即“辛亥”。

② 指清道光二十八年戊申（公元 1848 年）三月初三日，杨秀清在广西桂平县平在山假托上帝降托事，见《天命诏旨书》。

③ 指太平天国辛开元年（公元 1851 年），洪秀全在广西武宣县东乡称天王事。

④ 指清道光二十八年戊申（公元 1848 年）九月初九日，萧朝贵在广西桂平县平在山假托耶稣降托事，见《天命诏旨书》。

⑤ 指太平天国丙辰六年（公元 1856 年）七月二十七日，东王杨秀清被杀事。

爷成臭虫。脱尽凡情天情显，爷初立约现天虹。哥活二日昇四旬，四十年斡可认踪。

特命史官作月令，钦将天历记分明。每年节气通记录，草木萌芽在何辰。每四十年一核对，裁定耕种便于民。立春迟早斡年定，迟减早加作典型。立春迟早看萌芽，耕种视此总无差。每年萌芽记节气，四十年对斡减加。立春迟些斡年减，早些斡加气候嘉，无迟无早念八定，永远天历颁天涯。

甥们遵诏，每年十月命史官献明年新天历，盖玺刻颁，永远依东王前奏天历例制造天历颁行天下。永不改元，庶天情真道炳耀人间，而凡例妖谎屏绝宇内矣。钦此。

太平天国己未玖年十月十四日诏

跋

上面《天历记录萌芽月令诏》一篇，载《太平天国辛酉拾壹年新历》卷端。这一部历书，现藏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院东方部。

这一道诏书，是太平天国己未九年（公元 1859 年）十月十四日颁布的。洪秀全在此诏中，特命史官作月令，把每年节气，草木萌芽都记录起来，附在下一年同月份日历之后，以供农民耕种时做参考，并供负责编制天历的史官，“每四十年一核对，裁定耕种便于民”。例如辛酉十一年（公元 1861 年），历书所附庚申十年（公元 1860 年）萌芽月令，其中记载气节变化的如：惊蛰十三，雷鸣下雨；菁（清）明九，雷鸣下雨等。记载耕种日期的如：立春十六，南方地煖种松，种花麦，种乌豆；春分二，南方地煖落穀种，种包粟；春分四，南方地煖种蔗；菁（清）明二，北地寒始落穀种；立夏一，南方地煖落式造穀种，落番薯秧，种膏（高）粱粟；立夏二，北方地寒亦有至此日始落穀种等。这些记录，都可以供农民做当年耕种的参考。同时，天历在月令上还传播一些生产知识，如处暑一、七月斩竹破篾不生虫，白露十一、八月斩杉木，好剥皮等。对气象也有记录，如立冬八、五更地动，使人民知道这是一种自然现象，与吉凶休咎无关。

二　删书与文学改革

天王删改诗韵诏

天王诏曰：咨尔史臣，万样更新，《诗韵》一部，足启文明。今特诏左史右史，将朕发出《诗韵》一部，遵朕所改，将其中一切鬼话、妖怪话、妖语、邪语一概删除净尽，只留真话、正话，抄得好好缴进，候朕披阅刊刻颁行。钦此！

年　月　日

跋

上面《天王删改诗韵诏》一篇，据盍山精舍影印本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七录。案此书共收天王诏四篇，此篇列在第二篇，此本在最后一篇录有“太平天国癸好三年四月　日”一行年月。查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则在第一篇后录有“太平天国癸好叁年肆月　日”一行年月。这四道诏旨应该都是太平天国癸好三年四月的，故两个不同的本子或在首篇或在末篇全录罢了。

太平天国癸好三年（公元1853年）四月，是建都天京后两个月，这时，正是天王所说的“万样更新”的时候，所以太平天国有删改儒家诗书以谋思想的统一之举，除特设删书衙总其事外，天王还亲自领导，亲笔删改。这一道《删改诗韵诏》，《诗韵》就是《诗

经》[①]，便是现存当时天王所下的删书诏中的一篇。

关于太平天国删改《四书》、《五经》事，在癸好三年冬，《北华捷报》（*North-China Herald*）社评曾有论及。时人江宁汪士铎居天京，对此事也有评论，他认为太平天国，“改《四书》、《五经》删鬼神、祭祀、吉礼等类”，“此功不在圣人下也，后世必有知言者”[②]。今案天王这一道《删改诗韵诏》说“将其中一切鬼话、妖怪话、妖语、邪语一概删除净尽，只留真话、正话，抄得好好缴进，候朕披阅刊刻颁行”，可知他所删改《诗经》的地方，都是那些迷信的地方，即汪士铎所说的删鬼神、祭祀、吉礼等类地方。这些地方，都是对太平天国的思想信仰抵触的地方，所以把它删去。考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公元1861年）刊行的《钦定士阶条例》有“真圣主御笔改正《四书》、《五经》各项，待镌颁后再行诵读”的话，当是到这时候全书还没有全部刊刻。

干王洪仁玕等戒浮文巧言谕

顶天扶朝纲幼赞王蒙
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精忠军师顶天扶朝纲干王洪为谆谕合朝内外官员
殿前忠诚贰天将李

① 案《诗韵》是一部诗赋押韵的程式，而不是一部诗歌的集子，如果我们把洪秀全所说的“诗韵”，认为就是那一部作为诗赋押韵程式的诗韵，那么，就对洪秀全所说：“将其中一切鬼话、妖怪话、妖语、邪语一概删除净尽，只留真话、正话，抄得好好缴进，候朕披阅刊刻”的话无从理解。而且，《诗韵》是一部供作诗赋的人查押韵的工具书，只有程式，并无内容，更如何去理解洪秀全所说：“咨尔史臣，万样更新，《诗韵》一部，足启文明”的话？由此可见，洪秀全在此诏中所说的“诗韵”，断不是那一部作为诗赋押韵程式的《诗韵》，而是其中既有太平天国所反对的认为“鬼话、妖怪话、妖语、邪语”，又有太平天国所要利用作为“足启文明”的“真话、正话”的《诗经》。因为太平天国不愿以经称儒家典籍，所以改《诗经》为《诗韵》。太平天国认为从古以来的帝王都不配称王，所以他把古代的帝王都改称“侯”，太平天国也曾改《说文》为《其文》，这些举措，都可作为例证。张秀民、王会庵编的《太平天国资料目录》在《诗韵》条下说：“近人或以为《诗韵》即《诗经》，因天王不欲以经相许，故改经为韵。此说不确。《天条书》叙论即引《易经》、《书经》，又引《诗经》，并未改为《诗韵》。若果为《诗经》，已在真圣主御笔改正《四书》、《五经》中，何必另颁此诏？”案张秀民、王会庵两先生所说的《天条书》叙论，乃指用儒家《诗》、《书》的初刻本说的。他们不知道太平天国建都天京后重刻的《天条书》，就把所引儒书删尽。这一道诏书，也是建都天京后颁发的，正与《天条书》叙论删去儒书同时，太平天国所设的删书衙正是做这一个统一思想的事业。所以太平天国在重刻本《天条书》叙论里面把所引的儒家诗书删去了，而对儒家的《四书》、《五经》也由洪秀全亲笔把它删改，其中《诗经》一部，在癸好三年四月删成，并改为《诗韵》，从重刻本《天条书》叙论所引儒书的被删去，与《诗经》的被删改并改为《诗韵》完全是一致的。

② 见汪士铎《乙丙日记》卷二。

书士人等一体知悉：照得文以纪实，浮文所在必删；言贵从心，巧言由来当禁。恭维天父、天兄大开天恩，亲命我真圣主天王降凡作主，施行正道，存真去伪，一洗颓风。是以前蒙我真圣主降诏，凡前代一切文契书籍不合天情者，概从删除，即《六经》等书亦皆蒙御笔改正。非我真圣主不恤操劳，诚恐其诱惑人心，紊乱真道，故不得不亟于弃伪从真，去浮存实，使人人共知虚文之不足尚，而真理自在人心也。况现当开国之际，一应奏章文谕，尤属政治所关，更当朴实明晓，不得稍有激刺，挑唆反间，故令人惊奇危惧之笔。且具本章，不得用龙德、龙颜及百灵承运、社稷、宗庙等妖魔字样。至祝寿浮词，如鹤算、龟年、岳降嵩生及三生有幸字样，尤属不伦，且涉妄诞。推原其故，盖由文墨之士，或少年气盛，喜骋雄谈，或新进恃才，欲夸学富。甚至舞文弄笔，一语也而抑扬其词，则低昂遂判；一事也而参差其说，则曲直难分。倘或听之不聪，即将贻误非浅，可见用浮文者不惟无益于事，而且有害于事也。

本军师等近日登朝，荷蒙真圣主面降圣诏："首要认识天恩主恩东西王恩。次要实叙其事，从某年月日而来，从何地何人证据，一一叙明，语语确凿，不得一词妖艳，毋庸半字虚浮，但有虔恭之意，不须古典之言，故朕改'字典'为'字义'也。"本军师等朝奏，钦遵之下，不胜敬凛。为此特颁谆谕，仰合朝内外官员书士人等一体周知，嗣后本章禀奏，以及文移书启，总须切实明透，使人一目了然，才合天情，才符真道。切不可仍蹈积习，从事虚浮，有负本军师等谆谆谕诫之至意焉。特此谆谕，各宜凛遵！

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　月　日

谆谕

跋

上面《干王洪仁玕等戒浮文巧言谕》一篇，原件藏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院。

这是现存的一篇有关太平天国对文学革命的重要文献。

这一篇文告，对文学革命的形式和内容都提出极明确的指示。在形式方面，提倡人民语言的语体文，提出"使人一目了然"的目标，反对"古典之

言”，使劳动人民也能读能写。在内容方面，提倡人民纪实文学，提出“言贵从心”“文以纪实”的目标，反对封建贵族文学，指出“浮文”“巧言”对政治的严重危害性，那些阿谀帝王、贵族、官僚、地主等所用的浮词滥调必须一概扫除，使文学能为人民大众和当前的革命斗争服务。这篇文告，不过是一篇告谕政府工作人员的文件，它又只是传达洪秀全的指示，应该是还没有包括太平天国文学革命的全部内容的。但是，我们只从这一文件看来，就已经看出了太平天国所提出的文学革命的形式和内容，都确定了革命的对象和革命的方向。

第五部分

失败文献

说　明

太平天国革命为什么失败呢？这是因为太平天国革命仍旧是一个没有工人阶级领导的单纯农民革命，这就是不能不失败的根本原因。毛泽东主席说："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① 所以太平天国革命由于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就不能不具有严重的弱点，犯了严重的错误，而终归不得不陷于失败。

首先是太平天国的领导人不免受到封建思想（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的影响，因而不能彻底地粉碎旧的制度，并且在得到初步胜利的时候就导致了内讧，形成了最严重的分裂而给革命以致命伤。另一方面，又由于各种阶级异己分子在革命内部所起的破坏作用，把革命的纲领和制度在革命的过程中逐渐加以破坏了，甚至在革命内部进行内应和颠覆活动。太平天国的局限性决定它不能用科学的方法总结革命经验，并用这些经验来指导革命实践，所以不可能防止各种阶级异己分子在革命内部所进行的种种阴谋，予以根本的扑灭。太平天国晚期那种土崩瓦解局面便是这样酿成的。

此处辑录的太平天国失败文献共有天京事变、钻入革命阵营的反革命分子的内应、钻入革命阵营的地主阶级分子的颠覆活动三项。这三项文献，虽然还未能包括太平天国失败的所有原因，但这却是一些主要的原因。

---

① 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52 年版，第五九五页。

壹　天京事变

翼王石达开出走告示

为沥剖血陈，谆谕众军民：
自愧无才智，天恩愧荷深。
惟矢忠贞志，区区一片心，
上可对皇天，下可质世人。
去岁遭祸乱，狼狈赶回京，
自谓此愚衷，定蒙圣鉴明。
乃事有不然，诏旨降频仍，
重重生疑忌，一笔难尽陈，
疑多将图害，百喙难分明。
惟是用奋勉，出师再表真，
力酬上帝德，勉报主恩仁。
惟期成功后，予志复归林。
为此行谆谕，谆谕众军民，
依然守本分，各自立功名；
或随本主将，亦一样立勋，
一统太平日，各邀天恩荣。

跋

上面《翼王石达开出走告示》一篇，原钞件现藏中央档案馆明清部。

翼王石达开这一篇告示，是太平天国丁巳七年（公元1857年）五月从天京被迫出走后，在安徽各地张贴的布告。考清咸丰七年闰五月十三日清朝安徽巡抚福济等上奏清廷说："粤匪自韦昌辉杀死杨秀清后，石达开为之报复，突入金陵，将韦逆杀毙，遂为贼中主谋。本年连陷舒、六等处，并救援溧水，皆石逆之计。若该逆授首，则馀贼渐不足虑。兹据探报五月十八日石逆由金陵带其党数千道经无为州，前往上游，到处张贴伪示，传谕各贼，察其词意，因洪逆疑忌过甚，惧害脱逃。"[①] 又考安徽潜山人储枝芙《皖樵纪实》咸丰七年五月记事说："伪翼王石达开窜皖城踞之，伪示云避嫌也。"这两处所述的翼王石达开布告，都是指这一篇告示说的。

石达开这一篇告示，对当时太平天国军队起了极重大的迷糊作用。他们大部分都没有看清楚整体的革命前途，而激于一时义愤，大家带了队伍跟随石达开出走。这时候，太平天国虽然经过内讧大变，但是在诛韦昌辉之后，仍然拥有强大的兵力足以进攻敌人，而竟由于石达开出走，把太平天国最好的兵将尽行带走，其结果不仅大大地削弱了太平天国的势力，而且，在丁巳七年冬至戊午八年夏之间，天京几乎被攻下，给太平天国造成了最严重的分裂。所以忠王李秀成指出"天朝十悞"，就以石达开与天王不和，"君臣而（疑）忌，翼起猜心，将合朝好文武将兵带去"，为"至大"的一件错误，比孤军北伐，以及东、北王相杀两件错误都还要重大。李秀成的批判是完全正确的。这一件大错误，洪秀全固然要负责任，石达开也同样要负责。石达开错误地走上分裂路线，终于覆军丧身，太平天国也势孤败灭，石达开害了他自己，又害了太平天国。

六安州总制掌书陈凤曹上六安州总制陈禀

月之初二日接读宗台大人赐覆，可见包容大度，不弃庸愚，弟不胜忻幸之至。但所委约同旧衙兄弟来州之语，弟已在闸上面会到孙奠邦，谈及此事。伊云无为州兄弟原系过馆而来，此刻伊等俱不愿到六安州境，望大人不必再三。惟奠邦自己云将经手各店铺账目了清，即复归馆。

---

① 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一百七十六。

弟蒙宗台错爱，理应账事粗了，随即归衙，奈接家信来云，前月大福回家，口说代弟所带些须物件并银信若干，行至老田村内，俱被土匪抢去。伊比回至府上，托采芝先生写信一封，追出物件少许。弟料此事必假，因欲回家一查。兼之初二日翼殿礼部赞书吕跟随翼王五千岁到闸，适与弟馆打在一家，云翼王见天王疑忌实深，故私自出京，誓不回去。随后络续随翼王而出京者，官员兄弟约有五七万人，将来天京必定空虚。溧水现在大败，不知此后却是何如。目下必有诏旨来六安一带调兵，兵去则六安难保，面约弟随即伊去，并云必不相亏。弟因世事总难预知，只得含糊对答，不便应，亦不便辞。万望宗台仔细筹谋，加心画策，随后将六安远近兵势赐信与弟。其信望寄到安省韩公祠旁柯姓寓处。弟约在初七、八动身回家，廿前动身到省，是否再另禀明，馀言不书。耑此顺请

陞安不一。

合衙诸位先生案前未另具函，伏望俯为致意是幸。

太平天国丁巳七年五月初五日

跋

上面《六安州总制掌书陈凤曹上六安州总制陈禀》一篇，原件现藏中央档案局明清部。

这一封信，是安徽省六安州总制掌书陈凤曹上六安州总制陈的信。此信内说："初二日翼殿礼部赞书吕跟随翼王五千岁到闸，适与弟馆打在一家，云翼王见天王疑忌实深，故私自出京，誓不回去。随后络续随翼王而出京者，官员兄弟约有五七万人，将来天京必定空虚。溧水现在大败，不知此后却是何如。"考清咸丰七年闰五月十三日清朝安徽巡抚福济等上奏清廷报告石达开从天京出走事说："据探报五月十八日石逆由金陵带其党数千，道经无为州，前往上游，到处张贴伪示，传谕各贼，察其词意，因洪逆疑忌过甚，惧害脱逃。拏获贼信，内有易（翼）王私自出京，誓不回去之语。"福济所说的信，便是这一封信。据此知这封信是被福济截夺送去清廷的。

信中说"初二日翼殿礼部赞书吕跟随翼王五千岁到闸"，案初二日为五月初二日，即夏历五月十八日，闸即铜城闸，在安徽含山县东南八十里，与

无为州接界。据此知石达开在五月初二日才到铜城闸，还未到无为州。清朝探报却说他这一天已经过了无为州，前往上流，是有些差误的。陈凤曹这封信记叙翼王离京出走最重要的地方有两点：一、翼王见天王疑忌实深，故私自出京；二、翼王于五月初二日到铜城闸，截至五月初五日陈凤曹写信时止，他看见陆续随翼王出京的官员兵士约有五七万人。他并预料到将来天京必定空虚，溧水现已大败，不知此后却是如何打算。他在此信中，也反映出石达开出走后天国人心惶惑的心情，说出了“世事总难预知”的悲观彷徨的话。这些地方，都是以前还未看到的重要的文献。

主将吉庆元等六十七将领上天王本章

小臣吉庆元、朱衣点、黄祥胜、黄五馥、彭彬、邓定有、贺万安、李帼政、李大发、曹仁桂、谭吉星、石至安、佘添才、宋凯羔、张文兴、陈连定、程添财、石添保、夏仕成、张廷献、程金珊、段明忠、何金明、李大德、任世得、曾芸兴、赵荣花、张明学、陈银祥、雷震春、金庆顺、朱得禄、沈鹤书、萧万顺、李金隆、杨复旦、毛金太、张佩兰、杨九元、陈廷桂、倪耀光、胡丰芸、胡才占、余花练、李兴义、高国祥、胡从新、邹喜胜、宋定邦、姚绣章、汪应魁、刘福兴、何马牛、袁致江、熊良才、余世亮、杜丹田、喻先相、韦正兴、陈生、张胜洛、李元茂、李双林、李东生、胡秉哲、何益彩、傅政万暨丞相检点指挥将军众小臣等仝跪奏

真圣主天王万岁万岁万万岁陛下：

奏为合疏联名启奏缕述军情，剔陈苦况，俯准所求，暂居原职，共图报效，免滋后累事。伏惟我真圣主陛下聪明天亶，智勇天锡，肇造区夏，奠安九有，数年以来，天戈所指，妖匪剪灭，胡虏自亡，诚我天父权能，天与人归，古今罕匹之盛世也。小臣等葑菲末质，樗栎庸材，徒效犬马之劳，毫无疆场之绩，屡荷天恩，真圣主隆恩，牵带成人，虽粉骨碎身，实难图报万一耳。

小臣等自丁巳七年跟随翼王进取江右，跋涉险阻，逾越关河，意欲拓开疆土，以扩我真圣主万万年不拔之王基也。讵料翼王专听元宰张遂谋筹画，遂致江西退守，进攻浙右衢州，迨弃衢州，复由闽省又进江西之南安。己未

正月，由南安进取湖南，而各郡均皆未下。复由宝庆转取粤西，至九月庆远、柳州、宾州等州郡皆下，翼王乃在庆郡度岁。旋将真圣主官制礼文多更改焉。小臣等始则信翼王亲奉密诏，转回粤西，招纳英俊，广罗贤辅，作为陛下股肱心膂，继则观其动静行为，多滋物议，庚申二月，有后旅宰辅余忠扶统下官兵先行起义出江，该余恃官尊阻挠，已被下官所杀。又有武卫军宰辅蔡次贤亦率统下出江，事漏被元宰所杀。由是翼王之六部暨参护、承宣、仆射等官以及统下兵士纷纷皆欲出江：有出到湖南被妖打散者有三班，仍在广西象州、宾州及下广东嘉应州者有两班，又有由云南到贵州黎平府一班。惟时小臣等犹同翼王恋恋不舍，恳求翼王到南宁、贵县系翼王生长之处，招集多兵，劝翼王返旆回京，共匡王室。而翼王一返故乡，便有归林之说。小臣等见此光景，势处两难，致有右一旅大军略扩天燕彭大顺暨小臣豫爵衣点、容海、庆元、祥胜、五馥、李加胜、黄益先、杜大祥、余大林、汪花班、汪海洋等员为之倡首，其馀翼殿侯、相、检点、指挥均照陛下制度给印誓师出江，而统下各兵士欢欣鼓舞，万里回朝，出江扶主，非一人之功，实乃众官与众弟兄数十万人之力，均托陛下隆恩，乃由粤西转至湖南，屡遇妖匪，逢关破关，逢卡破卡，一路以白巾白衣为号，杀妖无数，妖崽闻风多丧胆矣。

迨至庚申臈月，师克闽省汀郡及各属县，屯兵过年，约定辛酉三月旋师回朝，不幸为倡首之彭大顺被妖侵害昇天矣。小臣等豫爵十馀人，韬略伎俩均相尚（上）下，而童容海动生歹意，小臣等多怀恐惧，遇事退让三分。由是自闽起程，议定承天豫、相天豫、勷天豫并统下侯职等员带兵先三日起程，甫到江西之泸溪，童容海陡起贪心，即严责李、杜等忌其回京先奏凯功，擅敢作福作威竟将豫爵之李、杜，侯爵之杨、张等共十馀员一并杀之，夺取各豫侯官兵士开作身边护将。小臣等袖手旁观，敢怒而不敢言，听其自遂燕爵，夯小臣等听伊号令，铺派军务，连修本章回朝，独盖伊印，小臣等不敢有违，只得一任之而已矣。

去年七月在于江右之铅山一带歇伏。值八月得遇忠王由湖北旋师，保封小臣等一班官员。童怀私见，一人具禀，贪图主将爵位。小臣等将一切情由面禀忠王。蒙忠王比封庆元为大佐将，而衣点、祥胜、五馥等亦封福爵，析分两路，进取浙江，命忠二殿下督率庆元统带各福、燕、豫兵士攻取宁、

绍，断妖救援，忠王亲统谭、郜、黄、李、陈、童各位主将仝为一路，攻取杭省。甫经两月，严、绍、杭省均叨我陛下福庇渐次克复。又命陈、童等各位主将在杭镇守，命庆元等攻取尚（上）海。现在已拔松江之花亭、金山、奉贤、南汇共五邑，正在抚绥安顿，将家眷牌尾安置各属，而小臣等统领精兵现抵尚（上）海城下海口处筑造圣营，连络数十里，攻取妖窟，谅此股妖匪不日可以诛灭。

复于去臘二十四日接到京师诏书张弟恭录幼主御诏一道：内开蒙陛下隆恩，幼主厚恩，加封小臣童容海为保王，赐安千岁，统辖扶朝天军军务。又封小臣庆元为扶朝天军主将，而衣点、祥胜、五馥均蒙升封扶朝天军安爵。小臣等跪读之下，毛发悚然，且感且惭，兼之且畏，感则感我陛下暨幼主之隆恩宠渥，叠荷栽培；惭则惭小臣等知识毫无，难图建树；畏则畏童之残忍贪狼，恐遭毒害。是以小臣庆元等沥胆披肝，剔陈苦况，恳求陛下深仁厚泽，怜小臣庆元等一片赤心，万里回朝，扶王保驾，暂居破忾军原职，不属保王统率，小臣等即赴汤蹈伙（火），愿听陛下驱策，无不竭尽心力，永图报答耳。且小臣等与童容海在翼殿为官，同为一旂寮寀，职有高低，在粤西誓师出江，联为兄弟，班列次序，观其平日多行不义，动辄忘恩，今则为王，满其所欲，必致瓜累株连，祸生叵测。小臣等一入圈套，不从其令，则国体何存；强从其令，则官箴必玷，恐童容海肆意妄行，譬如虓虎生翼，畏其飞食人也。所以小臣等合疏联名启奏，缕述原委，跪恳陛下大发慈祥，俯候御诏施行。尤冀矜悯小臣等一切愚衷，定当结草啣環，报效我陛下暨幼主隆恩于无既矣！小臣等草野愚臣，至微至陋，罔识忌讳，冒渎陈情，不胜惶恐待命之至！理合虔具本章，启奏真圣主万岁御鉴，跪请御安，暨跪请幼主万岁万岁万万岁陛下御安，跪请御鉴。

跋

上面《主将吉庆元等六十七将领上天王本章》钞件一篇，公元 1953 年 2 月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在清朝江苏布政使兼苏松太道吴煦后人家中散出的大批档案内发现。

这一篇本章，由吉庆元、朱衣点、黄祥胜、黄五馥领头。吉庆元后来

封养王，他的事迹，已详上面《忠王李秀成谕侄容椿子容发书》一文跋内。朱衣点曾任翼殿精忠大柱国，在《翼王石达开庆远题壁诗》上，有他的和诗，起义回天京，后封孝天义，癸开十三年二月在江苏常熟作战。兵败被执死难[①]。黄祥胜、黄五馥事略不详。这篇本章未署年月，但据本章中说克复浙江绍兴、杭州之后，即奉命进攻上海，上本章时已攻克松江的花（华）亭、金山、奉贤、南汇，并已进兵到上海城下海口处筑营。案太平天国克复绍兴在辛酉十一年九月二十二日，克复杭州在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克复杭州之后，就向上海进兵，在同年十二月初六、初七日（清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十七、十八日）克复了江苏奉贤、南汇，即进逼吴淞口[②]，本章中又说于去腊二十四日接到京师诏书，所说去腊二十四日，就是辛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故可知吉庆元等这篇本章是在壬戌十二年正月进攻上海时发的。这篇钞件，或者是留底本，大约是吉庆元等撤退离上海时，抛弃在营垒里，给清军检得，送交清朝官员，所以保存在吴煦的家中。

这是截到今天为止，在发现的太平天国文献中，研究石达开所走的分裂路线最重要的一篇文献。据吉庆元等本章，石达开放弃江西，脱离太平天国的基地出发远征，是听元宰张遂谋的筹画。案石达开放弃江西入浙江，是在戊午八年三月，那时候，贞天侯林启容正在死守作为太平天国长江上第一个重镇的九江，再过一个月，九江便陷落。石达开应该统率全军与林启容合力在九江打垮敌人，进可以恢复武、汉，退也可以保卫九江，为天京作第一道屏藩。这是有关太平天国军事上全局胜败的斗争。石达开却熟视无睹，坚决的走上分裂路线，放弃江西，脱离太平天国基地出发远征，使九江陷落，天京就丧失了第一道屏藩。不仅如此，当时由于石达开把太平天国最精锐最雄厚的大军带走，太平天国的兵力大大地削弱了，清朝江南大营就再向天京进攻，据汉奸曾国藩的估计，在丁巳七年的冬天，天京就有失陷的危险。到戊午八年六、七月间，太平天国形势更加穷蹙，曾国藩满以为天京旦夕就要陷落[③]。如果当时不是因为长江大旱灾，清朝反动统治加重剥削，人民支持了太平天国，在天才的军事家陈玉成和李秀成的领导之下，取得了两次有决

① 据《李文忠公奏稿》卷三，同治二年二月二十五日《克复福山常昭解围折》。
② 据清同治元年正月初十日薛焕奏，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二百八十七。
③ 见《曾文正公家书》卷六，咸丰八年九月二十八日《致澄侯季洪两弟》。

定性的大胜利，扭转了危局，那末太平天国当时能否存在，实成问题。这是我们从前从具体的历史事实看出来的石达开的分裂行动对太平天国所造成的极端重大的危害性，指出太平天国的失败，石达开是要负大责任的。现在，得到了吉庆元等这篇本章，明确地指出石达开这一个分裂行动，是专听元宰张遂谋的筹划，这就可以证实了我们以前分析出来的看法的不错。

本章中又说到石达开回到广西庆远后，将太平天国的“官制、礼文多更改”，他的“动静行为，多滋物议”。关于石达开更改太平天国官制、礼文等事，例如《庆远题壁诗》中元宰张遂谋、地台右宰辅石蔡亲、户部大中丞萧寿镛等官衔都是石达开更改的官爵。杜文澜《平定粤匪纪略》记己未九年石达开攻湖南时的官制也说：

> 时石逆与洪逆已若合若离，故伪官如元帅、统戎、佐旗、提审、通传等名与金陵异矣。①

一个统一的革命政权，就有一个统一的制度，石达开更改了太平天国的制度，这就具体地表现出了他的分裂行动。

本章中最重要的地方是简要明确地记出了石达开部下在广西对石达开分裂行动的斗争及起义回天京的经过。关于这一件大事，《石达开自述》只说：“回广西，走桂林、庆远至宾州，因夥众三江、两湖人多，各有思归之念，不能管束，将大队散回。”清朝广西巡抚刘长佑的奏报更以“内乱”、“背离”等歪曲词句来记载这件事，都使我们不能看出他们正义的斗争与起义回天京的经过。这一篇本章，却明确地给我们指出：由于石达开对天京的分裂行动所造成的不利的军事情况，已经使群众觉悟到石达开分裂路线的错误，而石达开的动静行为又使群众怀疑，因此，到了庚申十年二月，就有后旗宰辅余忠扶统下官兵首先起义谋归天京，余忠扶加以阻挠，他的部下就把他杀死。接着，又有武卫军宰辅蔡次贤也预备起义，事泄，被元宰张遂谋杀死。但是，群众正义行动，不是任何阻力所能阻挡得住的。相反的，起义的范围愈加扩大，于是石达开的六部尚书暨参护、承宣、仆射等官以及统下兵

---

① 见《平定粤匪纪略》附记一。

士都纷纷起义，出到湖南被清朝打散的有三班，散在广西象州、宾州及下广东嘉应州的有两班，又有由云南到贵州黎平府的一班。那时候，右一旗彭大顺、朱衣点、童容海、吉庆元等还追随石达开到南宁、贵县，他们劝告石达开在他的家乡贵县一带多招军队，返旗回京，共扶天朝。但石达开一到家乡，便表示要隐居山林。彭大顺等看见石达开坚持错误，于是大家也就誓师起义。这一支军队，经湖南、福建到江西，辛酉十一年八月，在江西铅山遇见忠王李秀成从湖北回师，他们就欢欣鼓舞重回到自己的队伍中来。这时候，他们还有二十多万人[①]。

这一支以右一旗大军略扩天燕彭大顺为首的起义军，以剽疾无前的威势，从广西出湖南，经江西向福建挺进，在庚申十年十二月初四日（清咸丰十年十二月初三日）攻克汀州。辛酉十一年正月二十五日（清咸丰十一年正月二十四日）攻克连城。这年三月底彭大顺在连城姑田乡作战受伤，回到连城，于三月二十九日（夏历三月三十日）伤重死[②]。

在彭大顺死后，各将领地位相等，怀有野心的童容海却要争取领导权，他先杀豫爵李、杜，侯爵杨、张等十馀人以立威，吉庆元、朱衣点等袖手旁观，敢怒而不敢言。童容海乃自封燕爵，命令吉庆元等听他号令，铺派军务，吉庆元等虽心怀不服，也不敢不听从。到八月，在江西铅山遇忠王李秀成从湖北旋师，吉庆元等将一切情由向李秀成面陈。李秀成把这一支起义军分为两路，进取浙江：李秀成亲统童容海为一路，攻取杭州，命他的儿子忠二殿下李容发督率吉庆元等攻取宁波、绍兴，以断清朝救援杭州。到了克复杭州，李秀成就留童容海与陈炳文等在杭州镇守，命吉庆元等进攻上海。李秀成这样铺派，是很明智的。但这一种情况却没有反映到天王那边去。天王不知内情，以为这一支军队从广西起义回天京就是由童容海领导的。所以在杭州克复之后，天王论功行赏，就把这一支军队的番号定为扶朝天军，封童容海为保王，统辖全军军务，封吉庆元为扶朝天军主将，朱衣点、黄祥胜、黄五馥等均升封扶朝天军安爵，把吉庆元等都归童容海统率。吉庆元等在上海军营接到诏书，十分惶恐，因为他们看见童容海平日多行不义，现在封了王爵，归他统辖，必致瓜累株连，祸生叵测，所以他们就以吉庆元、朱衣

① 据《忠王李秀成自述》。

② 据咸丰十一年正月二十四日庆端、瑞瑸奏，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二百六十五。

点、黄祥胜、黄五馥领衔一共六十七将领把自丁巳七年跟随石达开远征起，以至从广西起义回天京的经过向天王缕析陈奏，使天王知道这一支军队，“万里回朝，出江扶主，非一人之功，实乃众官与众弟兄数十万人之力”，使天王知道童容海贪暴凶残，杀害同僚，以逞私欲，他们奏请“暂居破忾军原职，不属保王统率”，实有迫不得已的苦衷。吉庆元等所以有这一篇缕陈前事的长篇本章就是由于这一个原因。

论事要分别是非，关于吉庆元等六十七将领不接受朝命归童容海统辖一件事的责任应该归吉庆元等担负呢，还是童容海担负呢？我们就童容海一生事迹来论：童容海在彭大顺战死后，残杀同僚，夺取领导权，冒奏起义首功，后来与陈炳文等镇守杭州，又因故争夺放火焚杭州带队出走[①]，到壬戌十二年六月，竟袭陷安徽广德州叛降清朝[②]，可见童容海不仅是多行不义，而且后来竟发展成为一个背叛革命的叛徒。这也就可见吉庆元等所奏“不从其令，则国体何存；强从其令，则官箴必玷”，实有先见之明。所以这一件事无疑的是应该由童容海负全部责任。

由此也可见，有人以为这一篇文献“是反映太平天国内部的不团结”的看法是不对的。就因为他们没有研究到这一件事的是非，他们不明白这一件事乃是由于这一个贪暴凶残的分子童容海个人所造成，与吉庆元等无干，不能把它含混的看成是太平天国内部的不团结现象，而应该正确的分析指出是吉庆元等向不法分子童容海个人的斗争。

这一篇文献最重要的地方，并不是如有人所说是叙述吉庆元等与童容海个人斗争那些地方，而是叙述了石达开对太平天国的分裂行动，特别是给叙述石达开部下到广西后觉悟到石达开分裂路线的大错误，因而不断的起义回天京的经过，提供了最正确的、最扼要的史实。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些史实来批判石达开，来表扬这几十万起义将士的正义斗争。

本章中彭大顺的顺字作“顼”，上海的上字作“尚”，这都是太平天国避讳改写的字。

---

① 据沈梓《避寇日记》。

② 据清同治元年七月己酉曾国藩奏，及同年八月辛未奏，见《同治朝东华续录》卷十一。

贰　钻入革命阵营的反革命分子的内应

何培英禀帖

五品蓝翎候选县丞何培英敬禀大人阁下：

敬禀者，窃卑职籍隶广东，自洪贼作乱，纳职从军，以图上进，数载以来，曾蒙保举，常思尽忠剿贼，报效国恩。岂料于咸丰十年大营失利，前总统张因寡不敌众，忠不顾身，力战阵亡。随身大将员弁战死者多，兵勇没于王事者大半。是时兵无统辖，纷纷溃散，以致贼匪得以猖獗，一鼓而破苏城，兵士逼从，卑职亦被掳捉。当是时，欲效愚忠，惟思微名末职，死亦无名；若就隐去，寔不甘服，筹思再四，莫若偷生忍辱，受其伪职，分领其兵，使其信任，一面招集从前大营之旧兵将，再寻机会，从中报效，以图恢复。至今二载有馀，一番苦衷，无门上达，此非心腹又不敢轻泄，以至隐忍至今。正月间，得知友人黄凤喈已在上海，属系至好可托，卑职即密写书函，恳将数年之苦衷转禀各宪。今于三月间委员黄凤喈到营，传大人训谕恩准立功，闻谕之下，愧感交集。卑职现统兵四千馀人，住扎乌镇地方，买卖如常，谨将寔心报效立功，倘有指令着员进来通知，当效犬马图报以万一，事关军机大局，万不可泄，恐事不密，徒害无益。现在湖州伪主将潭韶光统十馀万众围困甚紧，卑职业已专人探听，至今未回，不知得能进去否。肃此密禀，叩请勋安，伏乞垂鉴。

卑职培英谨禀

同治元年四月　日禀

跋

上面《何培英禀帖》一篇，信末年月上盖印，印文为“太平天国天朝九门御林开朝勋臣荣天福[①]兼浙江省文将帅何信义”，原存清朝苏松太道吴煦家，现存《吴煦档案》内，此处据《近代史资料》1953年第三期录。

案这一个五品蓝翎候选县丞何培英，五品蓝翎候选县丞是清朝官衔，何培英即何培章，他钻入太平天国后用的名字叫做何信义。同治是清朝的年号，清同治元年四月，相当于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三月十八日至四月十五日。这一个反革命分子在此信中，用的是清朝的官衔、年号。

何培英这一封信是写给清朝苏松太道吴煦的。考清朝苏州知府吴云有一封给吴煦的信说：“镇海卫千总黄凤喈从乌镇来，携有浙江伪文将帅何姓禀帖一件。何姓与该千总向来熟识，本年正月间遣人赍书致该千总，面称嘉兴陈炳文与忠逆有隙，渠与陈姓至好，可以说合反正。该千总在苏州时，云曾给过差使，人本旧识，彼时又偕杨徽猷同来，是以代请尊处给发湖州侦探军情劄子。今于本月十七日从乌镇动身回沪，贼中情形，言之颇悉，特令晋见，听候面询一切。所有禀帖系钤伪印，应否转呈中丞阅看，留为后日将本，或先与刘松翁一谈，统乞钧裁。”[②]便是指这一封信。

关于何培英钻入太平天国阵营事，《忠王李秀成自述》曾经叙及，这一个反革命分子是在庚申十年（公元1860年）四月，太平天国进攻苏州时与另一个反革命分子李文炳同献苏州城投降的。据他这封禀帖说，他在太平天国起义后，就“纳职从军”，投到反革命阵营去与太平天国对抗。庚申十年的时候，他在清朝江南大营，在天京外被太平天国攻破，溃退到苏州，由于“兵士逼从”，只得暂时屈从，而他的狼子野心却是：“偷生忍辱，受其伪职，分领其兵，使其信任，一面招集从前大营之旧兵将，再寻机会，从中报效，以图恢复。”他在写这封禀帖的时候，不仅替清朝打听被围困在湖州城内的总理湖州团防的赵景贤消息，而且，还利用太平天国内部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守嘉兴的听王陈炳文与忠王李秀成的不和，要说陈炳文反叛，企

---

① 案《近代史资料》作荣天福，据沈梓《避寇日记》作莱天福。

② 见吴云《两罍轩尺牍》卷十二。

图从内部推翻太平天国。

何培英与李文炳是在苏州被“兵士迫从”的献城投降的两个头子。李文炳受职江南文将帅，主理崑山县事，后来与另一同在苏州献城的反革命分子魏芸青同谋叛变，被太平天国镇守崑山的朝将朱某诛死[①]。但是，何培英的阴谋，太平天国却没有发现。这时候，他驻军浙江乌镇。癸开十三年（公元 1863 年）七月调守桐乡[②]。甲子十四年（公元 1864 年）正月，在清军向浙江大举进攻的时候，他就在桐乡内应，向清朝道员张景渠军前投降，把桐乡献给清军。据张景渠“甲子正月四日由海宁督师进攻桐乡，师次屠甸寺，伪天将何培章遣人赍降书至，初八日献城，收复桐乡纪事”一诗中有句道：“屠甸寺镇日初落，一纸降书蓦地来，陈词悱恻相惊愕。具言生小家粤东，从戎随入官军幕。三纲五常义麤知，八阵六韬书略读。毗陵随战将云亡，狂寇兜围躬被捉（庚申春张殿臣提戎殉难常州，欲逃无间）。失身从逆心非甘，蓄意反正命谁托。”[③] 我们把张景渠诗中所叙这一个反革命分子的自述，来与这一封禀帖的自述同看起来，越发看出这一个反革命分子钻入革命阵营的包藏祸心。

据《忠王李秀成自述》论何培英、李文炳献苏州投降事说：“因金陵大败，失去许多城池，主帅又死，官兵无主，故而投也。”可见太平天国对这些反革命分子的投降并非出自真心诚意是知道的。后来李文炳、魏芸青在崑山叛变，因早知逆谋，得以立正典刑。据忠王《诛李文炳、魏芸青告示》说除“收斩李、魏二人，以正典刑，馀皆从宽宥，以明我朝好生之仁”[④]，取的是宽宥的政策。这在当时的环境有不得不采取这一种政策的形势。但是，却对这些分子如同何培英这一种阴谋，竟失之防范，在政治工作上却是十分粗疏的。

---

① 据沈梓《避寇日记》同治元年五月初五日记。
② 据沈梓《避寇日记》同治二年七月日记。
③ 见张景渠《烬馀诗草》卷二。
④ 见沈梓《避寇日记》同治元年五月初五日记。

叁　钻入革命阵营的地主阶级分子的颠覆活动

徐少蘧文件

说明

徐少蘧文件一批，1954年从徐少蘧后人家散出，经江苏省博物馆收购保存。在这批文件中，有太平天国政府给徐少蘧的文书，有在太平天国阵营里面的阶级异己分子写给徐少蘧的信件，还有清朝官员写给徐少蘧的信件和徐少蘧兄弟徐佩瑶写给他的家书。

案徐少蘧名佩瑗，少蘧是他的字。他是苏州永昌的恶霸地主。太平天国进军苏州时，他组织地主武装意图抗拒。忠王李秀成既克苏州，羁縻以职位。徐少蘧一面暗通清军，一面打着太平天国的旗子，在革命内部勾结叛徒钱桂仁、骆国忠、董政勤等阴谋叛变。忠王李秀成对这一个恶霸地主的阴谋，早已侦破，但为着要利用他，不得不对他“甘言”抚慰，而采取防范的措施。所以在他还没有发动以前，把他诱入苏州，加以逮捕，后来予以镇压[①]。

此处辑录《徐少蘧文件》四篇，附录《有关徐少蘧阴谋文件》七篇。我们从这些文件中，看出这一个恶霸地主的阴谋活动的恶毒，也看出当时阶级斗争的尖锐与激烈。

---

① 据徐少蘧后人《送先祖表忠录启》（见徐少蘧后人家散出的文件），张瑛《少蘧徐君事略》（见张瑛《知退斋稿》卷五）、《永昌徐氏团防》（见《相城小志》卷五《杂记·祥异录》）。

在太平天国革命当中，特别是到了后期，恶霸地主钻入革命阵营，对革命事业进行颠覆活动的事件是十分严重的，许多城池的失陷，许多叛徒的叛变，都与此有关。如同徐少蘧事件，不过是其中的一例，而这一个恶霸地主，由于忠王李秀成的高度警惕性才得以及时加以消灭而已。

胡振铎覆徐少蘧书

少蘧仁兄大人阁下：

省门握手，快挹兰芬，归后钦心，时殷葭溯。迺蒙鲤缄远贲，并承燕菜惠来，副以洋表，宠以谦词，拜登之下，感惭交并。就稔仁兄智识渊涵，经猷韬具，有达时通变之略，存辅世济人之心。当今北海复生，他日南朝杰出，翘詹伟度，实系倾悰。

日前晋谒忠王面议一切，现已颁谕委兄办理，并有告示四处张挂。吾兄尽可放胆而行，宽心而处。倘有馀闲，不妨频来省会，以图畅叙也。耑泐鸣谢，顺请

春安，惟

照不具。

愚弟胡振铎顿

跋

上面《胡振铎覆徐少蘧书》一篇，不具年月，从信内事实看来，当是在徐少蘧初钻入太平天国时写的。

信内说："日前晋谒忠王面议一切，现已颁谕委兄办理，并有告示四处张挂。吾兄尽可放胆而行，宽心而处。"据此知这一个写信的胡振铎是一个能在忠王面前议事的人，他见忠王面议之后，就把一些地方事务委任徐少蘧办理了。所以这一个恶霸地主就极力拉拢胡振铎，惠以燕菜，副以洋表，宠以谦词，使胡振铎堕入他的迷魂阵。这一封信，反映出了这一个恶霸地主钻入革命阵营后，在革命内部所进行的勾当。

宗良致徐少蘧书

弟宗良敬启

少蘧兄台大人阁下：

为恭候勋安，并祈心照事：缘弟日前在府诸多叨扰，感谢不尽。但弟自分袂以来，幸托福庇，疾病略愈。至于前次老傅承蒙雅爱，递送江沿，于今数日，杳无回音，殊深记念。为此特启，冀兄劳心便寄回音，以示弟知可也。

再者日前修文一角未知收到否？屡渎精神，容后面晤，并候

勋安。统希

心照。

大人刻下在苏出师在即，至于慕听王前在菁（清）浦失利而回，目今驻扎崑珊（山），忠王在京亦且带病，兄台想有开怀之日也。

为祈回音事

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壬戌拾弍年十月初七日敬

跋

上面《宗良致徐少蘧书》一篇，是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公元 1862 年）十月初七日写的。

写信的宗良，是一个钻进太平天国阵营的反革命分子。他的身份职位不详。从信内所说“大人刻下在苏出师在即，至于慕听王前在菁（清）浦失利而回，目今驻扎崑珊（山），忠王在京亦且带病，兄台想有开怀之日也”的话，看出他这封信，是向徐少蘧暗递消息的信，而“大人刻下在苏出师在即”一语，又有催促徐少蘧迅速作乱的意思。

苏福省天军主将汪宏建命抚天豫徐少蘧即将外间谣言申覆谕

殿前顶天靖东苏福省天军主将勋天义汪钧谕

抚天豫徐少蘧贤弟知悉：

缘昨据送到告示多张，业经钤印发行，谅已查收矣。

兹有启者，兄昨赴慕天府，旋奉瑞谕，谕称外面现有谣言。初三日之举究竟如何意见，兄茫然不解。大抵桂（贵）处邻近地方偶有谣喙，因而以讹传讹，亦未可定。虽奉谕即行文与贤弟当知端的，谅弟必有所闻。为此钧谕，仰弟立将初三日之举，如何传说之处，缕细申覆，以凭转报。再弟明哲，定能鉴及，决不以此为张本也。其即遵照，切切！此谕。

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十月十一日

跋

上面《苏福省天军主将汪宏建命抚天豫徐少蘧即将外间谣言申覆谕》，下谕日期是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公元 1862 年）十月十一日。

这时候，忠王正在天京作战，苏州由慕王谭绍光主持。这一个恶霸地主徐少蘧果然在外面图蠢动，预定在十月初三日作乱，后来没有蠢动得起，但已经四处传闻。慕王谭绍光指示勋天义汪宏建命令徐少蘧立将此事申覆。这一封谕文，说的便是这一件事。

汪宏建是忠王部下一个精明强干的人员。他在此谕中，对徐少蘧措词非常审慎，如说“大抵桂（贵）处邻近地方偶有谣喙，因而以讹传讹，亦未可定”，又说“谅弟必有所闻”，最后还特别叮嘱说：“再弟明哲，定能鉴及，决不以此为张本也”，不仅处处为他洗脱，而且望他不以问及此事为怪。这样，就愚弄了这一个恶霸地主，使他认为太平天国还是蒙在鼓里，没有发觉他的阴谋。后来太平天国所以能够把他诱入苏州，予以镇压，跟这些措施是有关系的。

附录　有关徐少蘧阴谋文件

两浑致徐少蘧密函

昨松泉来寓，知老钱[①]业已回常，即日下各乡讲道理。吾弟宜作速到常城，同老钱至唐市、横泾两处，传谕该处军、师、旅帅，司马、卒长，谕以今岁立局收租，由局解粮，此要着一也。并嘱老钱两处须贴告示，示中须言抚天侯徐系本地绅士，熟悉舆情，今岁由局办粮，一切乡官悉听徐绅黜陟赏罚，然后局中有权，此要着二也。又须向老钱讨得毛中[②]之驯良者三四人，留在局中，以便与毛打话，厚其俸食，并嘱不必差人到乡提催粮米，以节浮费，此要着三也。本局须委能干公正之人，每局必须一二人前往弹压，刻下先派一人同本地乡民之诚信者（如时德章之类），至各乡传集地保，催子圩甲开报田数，以免影闪之弊，此要着四也。立局时又须用熟悉毛事者每局一人（如项师父、许师父之类），以便调停一切，此要着五也。横、唐两镇本地又须管帐几人，以资熟手，吾弟巡行各乡，必须明谕明派。否则人人争欲进局，又启口舌。唐市兄所素熟，胸中有可用者几人，俟面晤时再谈。横泾须弟自择，此要着六也。

千言万语，总以仝老钱下乡晓谕为急，事不宜迟，迟则生变。且此事不成，必被乡官看穿，局饷又何从措耶？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幸垂察焉！（阅后不可传与别人看，或与培之一商。）

两浑廿一日

---

① “老钱”，指太平天国守常熟的叛徒钱桂仁。

② 地主阶级称太平天国为长毛，“毛中”，即太平天国里面。

跋

上面《两浑致徐少蘧密函》一封，不具年月，信内说的是江苏常熟设局收租事。考佚名《庚申避难记》咸丰十一年（即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八月十二日记述太平天国在常熟事说："长毛在兴教寺讲道理，要设局收租，各业户、军、师、旅等尽到听讲。"据此知这封信是辛酉十一年秋天太平天国政府要在常熟设局收租时写的。

这一个反革命分子两浑，嗾使徐少蘧乘着太平天国在常熟设局收租的机会，夺取常熟唐市、横泾两处的地方政权。当时常熟太平天国守将是钱桂仁，正要下乡讲道理。他向徐少蘧指示六项"要着"，着着都是十分恶毒的，特别是第一、第二两着，教徐少蘧首先要赶急同钱桂仁一道下乡，凭借钱桂仁的命令，使唐市、横泾两地一切乡官悉听黜陟赏罚，然后局中有权。这就以设局收租为掩护，而实际已夺取地方的政权了，尤为恶毒之至。

吴煦致徐少蘧函

顷接琅函，得悉大旆由沪遄行，十九日即已到局。马董押解军火后行，因风潮耽延，于二十七日始到。搬运火药，因碎罈猝致失慎，必有遗火，始遭此祸。宝眷十馀人遽罹斯厄，实属可惨，然亦是数由前定，非可意料，尚祈善为排解，黾勉趋公。所事一有端倪，望即飞示。至被毁军械等项，查明确数，再行示知，仍须上紧添备为是。专此布复，顺请

台安，附完芳版，诸唯

爱照不具。

愚弟吴煦顿首

跋

上面《吴煦致徐少蘧函》一篇，不具日期。案吴煦以苏松太道署理江苏

布政使司是在清咸丰十年五月至同治元年三月（公元 1860 年 6 月到 1862 年 4 月）薛焕做江苏巡抚任内。此信就是吴煦在这一个时期内写给徐少蘧的。

信内说的“局”，是当时苏州地主阶级组织对抗太平天国的团练局。信内又说，“所事一有端倪，望即飞示”，即指徐少蘧勾结叛徒钱桂仁等作乱事。

我们根据吴煦此信，知徐少蘧曾亲赴上海向清朝统治者领取军火。在军械失火被毁后，吴煦还来信说，望他将被毁数目查明确数，仍上紧添备。案张瑛《少蘧徐君事略》说：“抚部兴文薛公知其能，奏拨饷银济之，造炮船，添募勇，势日壮。”这一封信，说的便是这些事。

佚名致徐少蘧函

少翁六兄大人麾右：

昨晚深扰，谢谢。别后连夜开舟，将明已抵陈墓。属呈各宪信件，午后特令张莲舫亲往茆塔，属其见平翁后，随即赶到上洋分致，弟并另禀薛中丞，将尊处所需要件一一详晰陈明。弟本拟亲往上海，因未晤少卿一面，不得不在此坚候，刻已令人到苏知会，不日当见分晓也。

顷有人自城内来，云超天福有文到车芳军帅局，知会各卡，如有永昌铳船经过，即行拏解。嗣又来文云：“永昌各铳船系奉明文准其剃发，来往上海采办军火，可以不必查究。”顷刻之间出尔反尔，可笑人也。

忠王到苏尚无确信，而前昨两日苏城六门皆闭，所有新旧兄弟及来往文书俱由城上携上携下，搜查甚属严紧，皆由日久漏泄风声，以致如此。现在忠王回苏，未始非克期擒孟达之举。况贼多诡诈，适接吴平翁十三发来之信云：“前有自嘉兴到沪，闻贼中伪令调苏贼至加，加贼赴杭，杭州之贼则调回苏州”云云。是必忠王确知我内中数人底里，藉此分散数人兵势，先剪去其爪牙心复，而历历加害于诸公也。又闻忠王云：“苏城已闻失守，现在沿途探访，不敢遽来，深入重地。”而超天福又探问陈墓周师帅云：“永昌何日举事？”若此风闻，若此形景，以足下英明雄武，试思此事尚可游疑不决否？古语云：“宁我薄人，无人薄我。”又曰：“先发制人，无为人制。”况此时内外合应，贼暗我明，忠王虽回，尚未有备，城中虽备，内应尚在，克期

举动，一鼓而克，所谓迅雷不及掩耳，贼不知我军虚实，自必胆寒，不敢回窜。弟一面知会曾、吴、李亲率炮船，会同孙、费两处铳船堵截，克复吴江、加善一带，断其救应之路。兄一面知会同事诸公约定即日行事，幸勿再畏首畏尾，如曹爽故事，为司马公所制，身受奇祸，为贼人所窃笑也。弟虽不知兵，而实偪处此，不得不及早图维。况此时大局已露，进则有功，退则一败涂地而不可救。足下与诸公皆高明英达之士，其识见更当胜我十倍也。约何日期，务望飞示我知，以便转致各同事。弟此时亦先致信少卿翁处，属其与兄即日定夺，盼切盼切。

再十一日有贼万馀由南翔围野鸡墩，十二日围真如、大场两营，均被我军击退。上海及夷场均有预备，万无一失。特此附闻，以慰锦念。密请捷安，竚盼妙音不一。

竺君附笔问候

两令弟均此不另

如有要事，望到陈墓太平桥王石灰行，便知弟处

跋

上面《佚名致徐少蘧函》一篇，不具年月，信中有说："弟并另禀薛中丞。"又说："闻贼中伪令调苏贼至加，加贼赴杭，杭州之贼则调回苏州。"案太平天国克复杭州在辛酉十一年（公元1861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又案薛焕卸江苏巡抚任在清同治元年三月，所以这一封信必在清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初一日后，同治元年三月前（即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后至壬戌十二年三月前）写的。

信内说的"平翁"、"吴平翁"都是指清朝苏州知府吴云说的，案吴云字平斋，所以称为平翁。"上洋"即上海。"薛中丞"即清朝江苏巡抚薛焕。"少卿"为反革命分子李文炳字，庚申十年（公元1860年）四月，太平天国进攻苏州时与何信义同献苏州投降。这时候，又谋叛太平天国。后来在崑山谋作乱，被太平天国诛死。信中再三催促徐少蘧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作乱，并说明已函知李文炳，叫他与徐少蘧即日定夺。

“煜”上徐少蘧时务要略

敬陈管见，仰祈俯鉴事：窃煜自去冬抵局以来，备荷垂青，屡邀恩泽，迄今数月，寸建毫无，知遇之情，诚非浅鲜，即肝脑涂地，亦不足以报万一。第煜质本下愚，学疎识浅，即有所见，具在鉴中。且局无密室，有言必泄，深非运筹所宜，若不另设妥善章程，事关重大，机宜一泄，为害非轻。煜揆之已久，竟无善策，今惟以楮墨间谨拟时务要略数条，未识有当否，祈即鉴核裁之，为幸。

计开

一、今之立局，情同小郑介于大国之间，刻相吞并，微失即难以保全。而清贼两家，势难兼任，稍可接到兵力，必须放下一头，方能振作大事，并得其先手也。

一、忠王既无真心相待，自必暗〔藏〕机谋，若有官兵攻克，难保不预防内患。顷刻祸临，措手不及，势甚可危，宜急早为暗备。

一、忠王前慰甘言，恐其用缓兵解势之计。急宜倩和尚探听确实，如稍有回心，不妨竟许以王侯之爵，诱之归化，宁可临时再作道理，乘其上海兵败，曾兵初到，机会相当，如若此际不肯回头，决无真心向化。趁此风恬浪静，暗藏眷属，防其不测，第亦不可轻举。

一、沙洲之事速即举行，行则可收战功，退则可为营窟，立于活路。至马氏虽是张牙，而民心终归徐氏，于马氏无益也，故于处处总以得民心为本。

一、海塘捐输，可于遴选心腹董事监制乡官，捐局即系后来之团练地步，在局诸人亦只知海塘，不使知其团练，恐防泄漏。所有捐头尽力掮抗，一备本局勇饷，一备各处器械之资，经费既纾，顷刻可成其事。权在自操，不受人制，事无掣肘矣。

一、宜、荆一带地方，虽然蹂躏糜烂，而民情素称强悍，且多猎户，山蛮颇能鏖战，为江南苏、松、常及浙东杭、嘉、湖数府要隘，地势有枕山旁水，东西两汎，兼达东西太湖，为用武之地，可以乘机诣阅。如地方实有不堪，不能捐输，可即于忠王前求免，百姓沾恩，民心自然归附，机

不可失。

一、本局劝捐经费，每起可以派为两人，如有不公之事，可以监制。近闻有上户不捐，而捐下户者，或应多捐，而得钱故纵反少捐者，或因私嫌故报捐输，希图拖累泄忿者，种种弊端，难以枚举。恐为若辈所卖，不得不预防其渐，或设一巡查，择其公正廉明，专司巡察。如果作弊，准即直言，巡查徇隐，发觉连坐，俾作心寒，捐者心服，广其耳目，可以功归实济。勇丁及在局非（诸）人在外滋事，索诈地方，亦即直陈，其他不得越职言事。

一、上洋曾兵初到，未悉地理，不能一时进攻，必须略蓄锐气。而我局须预防贼之一失青浦，必拥至苏州，四乡必难安靖。至于新军每至一处，催饷惟严，且上边缺饷已久，一至上洋，愈加逼饷，所有本局或有愿助经费若干，切不可轻率请示应否批解字样，恐启其搜罗之渐。

跋

上面《“煜”上徐少蘧时务要略》一篇，未具日期。信内说：“乘其上海兵败，曾兵初到。”又说：“上洋曾兵初到。”案曾兵指清朝两江总督曾国藩派援上海的李鸿章军。考李鸿章率军到上海是清同治元年春天事，忠王从松江退兵是同年五月事，据此知此信是清同治元年夏（即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夏）写的。

这一个上“时务要略”给徐少蘧的人，据他自供是徐少蘧组织的团练局中的人员，他自称名“煜”。这一个反革命分子，教徐少蘧对太平天国先下手为强；教他对忠王的甘言，加以警惕，“急宜早为暗备”；教他乘太平天国举办海塘捐输（案即捐欵修水利），遴选心腹董事监制乡官，掌握捐款，留作反革命经费，使海塘捐输局实际变成为反革命的团练局的筹饷机关；还教他收买人心，特别教他与太平天国争夺强悍善战的宜兴、荆溪的人民。这些都是很毒辣的诡计。

徐佩璠家书

敬启者：月之八日交周凤祥原舡带回第拾壹号信，并各信函物件，想经

照收无悞。初十日陆邦华递到第九号手书，欣悉家中自母亲以下壹是安好为慰。

函示云云，深为可虑。心丬竟思效法阿瞒，假手黄祖，陷害正平。屡招不去，固系高识，但渠疑忌之心，积而必发。现在玉峰一带，纠聚丑类，百部毛诗已阻东行之路，万一鸷鸟归巢，猝马毒发，东西响应，其危更甚于累卵。至如和峤为人，是否同心一德，若犹歧路徘徊，待强而事，则胜或相让，败不相救，乾亥一方，临急亦未足相依也。孑然中处，依傍一空，四顾踌躇，终嫌孤注。更可虑者，一有迁动，则四播谣言，虎口脱离，良非易易。弟为此事，再四思维，反侧中宵，竟不成寐。今日谒见中丞，面递探函，并陈壹是。据云现在议取加土，一俟得手，再赴鹿城。届时再容函致。童某所统兵勇，闻在广德一带颇不安分，童姓现带千馀人折回宁郡鲍军门处去矣。

另函要办口蘇等物，因一时洋不凑手，后舡寄上，专泐即请
勋安。弟瑞顿首闰中秋日第十二号。
少蘧六兄
戟士七兄　　均此
英如十弟
母亲大人膝下呼名禀
诸君子前道候不另

跋

上面《徐佩瑞家书》一篇，写信日期是清同治元年闰八月十五日（即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八月廿七日）。

徐佩瑞是徐少蘧弟，时清朝统治者盘踞上海，作为从东路反攻太平天国的大本营。徐佩瑞在上海给徐少蘧作联络工作。

信内说的“心丬”，为“忠逆”的省略字，即指忠王李秀成，所说：“心丬竟思效法阿瞒，假手黄祖，陷害正平。”这一段话，是用曹操杀祢衡的故事，说忠王要假手慕王谭绍光诛杀徐少蘧。又说：“至如和峤为人，是否同心一德，若犹歧路徘徊，待强而事，则胜或相让，败不相救，

乾亥一方，临急亦未足相依也。”说的是徐少蘧正在进行勾结的太平天国镇守常熟的将领钱桂仁。和峤晋朝人，富拟王者，性至吝，时称有钱癖，所以此处用和峤典故暗藏一个“钱”字，指叛徒钱桂仁。下面又说：“今日谒见中丞，面递探函，并陈壹是。”中丞是指清朝江苏巡抚李鸿章，当时正在上海统率军队反攻太平天国。最后说：“童某所统兵勇，闻在广德一带颇不安分，童姓现带千馀人折回宁郡鲍军门处去矣。”童某是说太平天国叛徒保王童容海，鲍军门指清朝提督鲍超，这时童容海投降了清朝。

徐佩璠再启

敬再启者：来信暨各函件，已被关王阁卡员拆阅。另函需办之物，若不禀明中丞恐干未便。昨至藩署先禀方伯，渠未能肩任，云俟上陈之后，再行办理。晚间往见二马公，渠意进谒中丞，宜云腹地现在空虚，求其派拨舟师，由北方海口驶入常熟一带，约会孔方相机进剿，再将需办之物装作尾声，庶几进言不嫌于突，或能动听。

弟意此间先须固堵住嘉、仓，以固藩篱。然后用锐卒直薄玉峰，另选水师虚张声势，由间道佯取平江，俟崑、新得此消息，稍有变动，水师乘隙回攻，两面夹击，较易得手。而于我处亦易联络，孔处亦可乘机举动。

今日谒见中丞，面陈壹是，颇蒙嘉纳。但云现在先取嘉邑，馀俟得手后再行定夺。弟谓吾兄迫于慕招，曾往孔处约同举事，孔谓常、永两军终嫌单薄，须往上游约会官兵，内外协剿，方能有济。惟现在军火不敷应用，须得设法代为措办。吾兄因此信致转禀。中丞云只须吾兄能保此人，不致以矛刺盾，切实具禀前来，所需何物，尽可办去。如此通融，亦为我处起见，后首慎勿有负云云。

吾兄见信后，即须前赴孔处，察看诚伪，妥商一切。果系实有可靠，不致受欺，即行具保禀覆。事关重大，未可草草，万一未尽稳妥，亦即示复，以便转禀。后首密信着陆邦华另放密处，勿入总封为要。载请

勋安

弟璠又启

跋

上面《徐佩瑶再启》一篇，是写了前面闰中秋日函后写的，所以此函所述都是对前函作补充说明。

信中说的中丞也是指清朝江苏巡抚李鸿章。“孔方”指太平天国镇守常熟的将领钱桂仁，“孔方”暗藏“钱”字。“慕招”，指慕王谭绍光叫他到苏州去。

据这封信，知道徐佩瑶去见李鸿章，报告徐少蘧去钱桂仁处勾结的经过。钱桂仁说常熟、永昌两军单薄，须往上游约会清军，外攻内应，方能有济，惟军火不敷应用，要求措办。李鸿章答复，如果徐少蘧能够担保钱桂仁，“不致以矛刺盾，切实具禀前来，所需何物，尽可办去”。徐佩瑶把李鸿章的答复通知徐少蘧，叫他再去钱桂仁处，“察看诚伪，妥商一切”，“即行具保禀复”。

在这一封信里，可以看出徐少蘧怎样向太平天国叛徒勾结，怎样向清朝统治者联络的活动。

李鸿章致徐少蘧函

少蘧六兄大人阁下：

关河间阻，时切驰思。令弟幸常把晤，得悉起居安吉，曷胜健羡。

贵相知武肃后裔，材略非常，本属同乡，素所仰慕。去岁觐常中丞已将名姓及归附忠忱奏达天听，乃近接奉廷寄，询及一年以来何以迟迟不发，着弟覆奏。弟思沈沦此中，众口纷繁，苟无凭藉，断不能独自振拔，弟赤心待人，早原谅其心迹无他。惟今者嘉城克复，兼以夷兵相助，当即鼓气西行，果其要约不忘，则机会可乘，不难从中举发。阁下相知有年，恳即前往一行，若何接应，谅此君洞达时务，定有把握。弟奉揆帅命秉节东南，惟求安辑生民，决不多所顾虑，佳音一到，当即竭力保奏，吁请先沛隆恩。一言既出，无所遊移，事关重大，请速裁夺，翘盼之至！专泐即候升祺不备。

名另具菊月三日

跋

上面《李鸿章致徐少蘧函》一篇，“菊月三日”写。案信中有“今者嘉城克复”一语，考嘉定被清军攻陷在壬戌十二年九月十二日（清同治元年九月初一日）[①]，“菊月”为九月，据此知此函是清同治元年九月初三日（公元 1862 年 10 月 25 日）写的。

案此函不具名，据函中说：“弟奉揆帅命秉节东南”，“揆帅”指曾国藩，李鸿章为曾国藩派救上海，故知此信为李鸿章写给徐少蘧的。信中又说：“贵相知武肃后裔，材略非常，本属同乡。”“武肃”是五代十国的吴越国王钱镠谥，“武肃后裔”，指太平天国常熟守将叛徒钱桂仁。钱桂仁安徽桐城人[②]，李鸿章安徽合肥人，故说“本属同乡”。考谭嘘云《常熟记变始末》说：“常熟既陷，伪忠王李秀成调黄老虎上窜江西，遣贼将钱桂仁来守常熟，国忠等隶其部下。会永昌团练局董徐佩瑗诈与贼和，与钱、骆诸人密约反正。”这一封信，说的正是这一个恶霸地主这一段勾当。

关于后来常熟叛变事，谭嘘云《常熟记变始末》记说：“同治元年两江总督曾某疏荐李某巡抚江苏，率楚师赴上海，收浦东降贼，连克青浦、嘉定，军威大振。桂仁潜遣人至上海送款，李抚军遣副将周兴隆易服入常城，相机行事。桂仁筑西山石城成，将诱秀成至常熟巡视城池，因而袭杀之，并约省城同献。秀成自金陵回，桂仁至苏，佩瑗以密约事泄，被拘在省。国忠觊桂仁赀重且急功，乘其出，诱杀高、侯两贼目，并诛城内广贼五百馀人，下令薙发，闭城扎白布为号，是时十一月二十八日也。”这一个叛徒钱桂仁因当他去苏州时，他的部下骆国忠为着要夺取他的赀财，所以抢先作乱，他未得参加这一次叛变。到太平天国甲子十四年守杭州时又暗通清军，杭州失陷后就投降了清军[③]。乙好十五年十一月，他随清军进犯广东嘉应州，被太平军诛死[④]。

---

① 据《同治上海县志》卷十一《历代兵事》。

② 据钞本《海角续编》。

③ 据同治三年三月初一日左宗棠奏《逆匪钱桂仁事前通款请贷一死片》，见《左文襄公奏稿》卷八。

④ 据同治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左宗棠奏《官军渐偪嘉应见筹合围情形折》，见《左文襄公奏稿》卷十六。

第六部分

革命史文献

说　明

此处所录的太平天国革命史文献共四篇，《太平天日》一篇，是记载金田起义前洪秀全、冯云山创立拜上帝会密图革命的历史。《幼赞王蒙时雍致叔上国等家书》一篇，这虽然是一封家书，但因所记都是亲身参加的事件，其中如记金田起义前到平在山面觐洪秀全及金田起义后的种种经过，都为他种记载所未见的。这是一篇稽考金田起义的重要文献。此外，《干王洪仁玕自述》、《遵王赖文光自述》两篇，干王洪仁玕是太平天国后期的领导者，遵王赖文光是天京失陷后领导长江北岸大军的统帅，他们的自述的重要是不待说的。

在这里应该说明的是此书为什么不选录《忠王李秀成自述》。我们知道，《忠王李秀成自述》是今天所见第一部内容丰富的太平天国革命文献。但是，忠王李秀成写这部自述的时候，对敌人抱有幻想，因此，在自述里面有很多对敌人假意伪饰的“非真实之语”。所以我们要刊布这一篇文献，必须作长篇的考证，考出那些“非真实之语”在什么地方，然后才不致于混乱了真实的历史。有同志建议说把它那些“非真实之语”全部删去就可以辑录了。我认为在《太平天国诗文选》中把它作为一篇传记选读是可以这样做的，但在作为历史文选的本书却是一个字都不能删去的。因此，本书便不可能选录这一篇文献。读者请阅读 1957 年 11 月中华书局出版的我考证的《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增订本）。

太平天日

诏书一[①]。当初天父上主皇上帝六日造成天地山海人物，第七日完工。上古之时，普天下皆知感谢皇上帝恩典。当挪亚时，世人被邪魔诱惑，淫秽世间，皇上帝大怒，连降四十日四十夜大雨，洪水横流，沉没世人殆尽。至后天下皆敬畏皇上帝，惟以色列为最，麦西侯独苦害之。皇上帝大怒，降救以色列出麦西邦，过红海，显大神迹，诛灭妖侯，到西柰山。皇上帝亲设十款天条，奈后世多中魔计，屡犯天条，皇上帝大怒，欲尽灭世人。期时幸有救世主天兄基督，是皇上帝太子，情愿降凡捐躯，替世人赎罪。皇上帝割离恩爱，因遣天兄基督降生犹大邦，显无数神迹，年三十三，被……[②]太平真主[③]，此又是天父、天兄莫大之恩爱，怜恤世人，故特赐真光照凡间。

主年二十五岁，在天（丁）酉三月初一日子刻，见无数天使自天降下，说接昇天。又见穿黄袍小孩子至面前，见有像似雄鸡高数尺，立于其前。君王父，君王母李[④]，王长、次兄仁发、仁达，嫂黄、信王娘、赖又正月宫[⑤]等咸在。对父尤悲曰："有负父兄功劳矣！"又命其妻赖又正月宫云："尔为朕妻，尔不可嫁。尔身怀妊，未知男女，男欤，当依兄勿嫁，女欤，亦然。"举家之悲，妻尤悲甚。

---

① 太平天国政府编纂的历史叫做"诏书"（见《忠王李秀成自述原稿》及汪士铎《乙丙日记》、谢炳《金陵癸甲纪事略》、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记载），《太平天日》标明"诏书一"，就是说这是其中第一部。

② 原刻本此处缺一页，约二百馀字。

③ "太平真主"及下文的"主""真主"，都是指洪秀全。

④ "君王父，君王母李"，是指洪秀全的父亲洪镜扬和母亲李氏。

⑤ "赖又正月宫"，是指洪秀全妻赖氏。

俄而天使扶真主坐轿，迤逦从东方大路而昇。主在轿甚不过意。到天门，两旁无数娇娥美女迎接，主目不邪视。到天堂，光彩射人，迥异尘凡，见无数穿龙袍角帽者咸来见主。继传旨剖主腹，出旧换新，又将文字排列，旋绕主前，一一读过。后有天母迎而谓曰："我子！尔下凡身秽，待为母洁尔于河，然后可去见尔爷爷。"朕身洁净，天母乃引见天父上主皇上帝，头戴高边帽，身穿黑龙袍，满口金须拖在腹尚（上），像貌最魁梧，身体最高大，坐装最严肃，衣袍最端正，两手覆在膝尚（上）。

主到前跪拜毕，立于旁。天父上主皇上帝悲诏曰："尔昇来么？朕说尔知，甚矣凡间人多无本心也！凡间人谁非朕所生所养？谁非食朕食，衣朕衣？谁非享朕福？天地万物皆朕造成，一切衣食皆朕赐降，如何凡间人享朕福，多瞒昧本心，竟无半点心敬畏朕？甚为妖魔迷惑，耗费朕所赐之物，以之敬妖魔，好似妖魔生他养他，殊不知妖魔害死他，缠捉他，他反不知，朕甚恨焉，悯焉！"主闻此诏，心甚不平，欲即去劝醒他们，使各人识得妖魔诡计，回心敬转天父上主皇上帝，天父上主皇上帝曰："难！难！"

天父上主皇上帝常教主坐装衣袍要齐整，头要轩昂，身要挺直，两手要覆在膝，两脚要八字排开。天父上主皇上帝又携主在高天，指点凡间妖魔迷害人情状，一一指主看溯（明）；又将其手降赐，凡间妖魔即冒功劳，亦一一指主看溯（明）。指毕，主见皇上帝回头不看，有时天父上主皇上帝见妖魔十分作怪，怒甚，立差天使下凡，诛灭妖魔，倏上来矣。

斯时天父上主皇上帝所指看一切妖魔，总无非冒天父上主皇上帝功劳，迷坏世人，行邪事，犯天条，不必敬畏天父上主皇上帝，而敬畏他之意。间有不敬畏他者，他则扰害之，苦磨之。主怒甚，因请天父上主皇上帝曰："爷爷，他们如此作怪，如何不诛灭他？"天父上主皇上帝诏主曰："不但凡间有妖魔，即高天三十三天亦闯有妖魔矣。"主曰："爷爷有这样大权能，要他生即生，要他死即死，缘何容他们闯来？"天父上主皇上帝曰："暂容他们作怪一阵，然后收他，难道他们还走得朕手段！"主曰："但容他一阵，既难为我兄弟姊妹受气矣。"天父上主皇上帝曰："尔且看他们如何，若果容不得，便一概驱逐矣。"天父上主皇上帝又指主看出这四方头红眼睛之妖魔。主时时关顾他，看见他总是古古怪怪迷惑人，缠捉人。主因请天父上主皇上帝逐他。天父上主皇上帝曰："他们果如此作怪，尔奉朕命斥逐他

走。”主奉天父上主皇上帝命斥逐妖魔头曰：“朕，天父上主皇上帝吩咐朕来谕尔，速速好走矣！”这妖魔头，凡间人所称阎罗妖，又称东海龙妖者，想走又不想走。主迫他走曰：“尔速走！此处所在甚好，但尔无福气，又尔腥腥臭臭身，何得居此处住！”妖魔头无奈何，乃走。天堂间有被迷坏心肠者亦欲跟随他走。斯时救世主天兄基督统众天使咸集。天父上主皇上帝大发圣旨：“凡高天人有跟随妖魔头走者，个个要捉回；凡有奸心帮妖者，及一切偷闯之妖魔仔，个个要驱逐下去！”

又推勘妖魔作怪之由，总追究孔丘教人之书多错。天父上主皇上帝命摆列三等书，指主看曰：“此一等书是朕当前下凡显迹设诫所遗传之书，此书是真，无有差错。又此一等书是朕当前差尔兄基督下凡显神迹捐命赎罪及行为所遗传之书，此书亦是真，无有差错。彼一等书，这是孔丘所遗传之书，即是尔在凡间所读之书，此书甚多差谬，连尔读之，亦被其书教坏了。”天父上主皇上帝因责孔丘曰：“尔因何这样教人糊涂了事，致凡人不识朕，尔声名反大过于朕乎！”孔丘始则强辩，终则默想无辞。天兄基督亦责备孔丘曰：“尔造出这样书教人，连朕胞弟读尔书亦被尔书教坏了！”众天使亦尽归咎他。主亦斥孔丘曰：“尔作出这样书教人，尔这样会作书乎！”孔丘见高天人人归咎他，他便私逃下天，欲与妖魔头偕走。天父上主皇上帝即差主同天使追孔丘，将孔丘捆绑解见天父上主皇上帝。天父上主皇上帝怒甚，命天使鞭挞他。孔丘跪在天兄基督前，再三讨饶，鞭挞甚多，孔丘哀求不已，天父上主皇上帝乃念他功可补过，准他在天享福，永不准他下凡。

当时天父上主皇上帝命主战逐妖魔，赐金鎩一，云中雪[①]一，命同众天使逐妖魔，三十三天逐层战下。其跟随妖魔头走之兄弟姊妹逐一捉回高天，其有奸心帮妖魔头及偷闯之妖魔仔逐一驱赶。驱赶甚，妖魔头同这妖魔仔回头同主战，但势不能抗主。那时有天父上主皇上帝作主，妖魔虽诡计百出，总一一被主破尽。主与妖魔战时，天父上主皇上帝在其后，天兄基督亦在其后执金鎩照妖。妖不能害主，且妖不敢见金鎩，见金鎩即走。其妖头甚作怪多变，有时打倒地，倏变为大蛇矣。又将大蛇打倒，倏又变为别样矣，能变得十七八变，虽狗虱之小亦能变焉。主战到愤怒时欲遽收他，天父上主

① “云中雪”是太平天国叫“刀”的隐语，见《贼情汇纂》卷五《伪军制下·军火器械隐语别名》。

皇上帝大呼曰："不可，不可！只断服他就罢。"主不解其故，天父上主皇上帝谕曰："这妖是考（老）蛇[①]，能迷人食人灵刭（魂），若即收他，许多被他食之灵刭（魂）无救矣，况污秽圣所，故暂容他命。"即这妖魔仔，天父上主皇上帝亦吩咐主不可遽收他，待到凡间这一重天然后砍他也。主有时战困而睡，众天使重重围护，妖不能害，睡醒又战。其三十三天所闯偷之妖魔仔，及有奸心帮妖魔头者，俱一一逐下凡间。逐下凡间这重天时，主怒甚，大呼众天使曰："斩！斩！"众天使乃奉天父上主皇上帝命，救世主天兄基督命，又奉主命，将天父上主皇上帝所赐主云中雪砍了妖魔无数，而妖魔头已先遁去矣。于是妖慑服，其遵命落十八重地狱不敢作怪者三分居二焉。主有时战饿，其天母及众小妹摘高天甘菓畀主食，其色甚黄，其味甚香。主与妖战，其天母及众小妹亦皆出力助主，故所战无不胜矣。

战胜回归高天，天父上主皇上帝十分欢喜，乃封主为"太平天王大道君王全"。天父上主皇上帝命主曰："尔名为全矣，尔从前凡间名头一字犯朕本名，当除去。尔下去凡间，时或称洪秀，时或称洪全，时或称洪秀全，尔细弟之名与尔名有意义焉。"其时主在高天，有殿在东郭，天父上主皇上帝常教他唱诗，或字眼不变，天父上主皇上帝教一字一字长声而唱则变，天父上主皇上帝有时命其天兄基督教主，读字不变。天兄基督发怒，其天嫂劝止其天兄，天嫂甚思量他，可称长嫂当母焉。其天兄基督或有苦迫，其天母即劝止其天兄，其天母甚慈爱他，洵称娇贵之极焉。主正月宫在高天事主甚恭谨，其时正生一子，未曾安名。其高天众小妹亦时或陪主读诗书，琴箫鼓乐，快活无穷。主此时不顾下凡矣。但天父上主皇上帝常命主曰："为爷教尔多读些诗书，后作凭据，尔仍要下凡也。尔若不下凡，凡间人何能得醒，得昇天堂乎？"主曰："唯唯。"但主心不愿下凡矣。有时天父上主皇上帝催促甚，主不得已，既下几重天，仍然退回。天父上主皇上帝烈怒，主乃吩咐其正月宫曰："尔且带子同爷爷妈妈哥哥嫂嫂及众小姑同居往（住），待朕下凡理爷爷事毕，然后昇天，同尔享安乐焉。"

于是天父上主皇上帝同其天兄基督及众天使送主下凡，见凡人剃头，天父上主皇上帝怒曰："尔看凡人这样贪威风！"见凡人好饮酒，天父上主皇

① "考蛇"即"老蛇"，因"老"字是太平天国的一个避讳的字，改"老"字为"考"字，见《贼情汇纂》卷八《伪文字》。

上帝怒曰："尔看凡人这样变怪，其口好吃！"见凡人食烟，天父上主皇上帝怒曰："尔看凡人这样变怪，其口出烟！"见人淫邪，天父上主皇上帝怒曰："尔看凡人这样变怪，不成人类！" 天父上主皇上帝又命主曰："尔今名为全，朕唱诗与尔听，尔牢记在心，待后有对验焉。"天父上主皇上帝唱曰：

有个千字少一笔，在尔身尚（上）说话装。
有个介字顶尚（上）顶，财宝来装就成王。
一长一短尔名字，有刀无柄又无光。
爷爷生尔是乜[①]名，一横一点不是谎。
有个胡须五寸长，弯弯一点在中央。

天父上主皇上帝又命主曰：尔下去凡间，还有几年不醒，但不醒亦不怕，后有一部书畀尔，对溯（明）此情，既对溯（明）此情，尔即照这一部书行，则无差矣。但尔照此书行，凡间人多毁谤尔，侮笑尔，看小尔。朕唱诗与尔听：

一个牛蹄有百五，人眼看见酒中壶。
看尔面尚（上）八十丈，有等处所实在孤。

主别天父上主皇上帝及天兄基督，临下凡时有难色。天父上主皇上帝曰："尔勿惧，尔放胆为之，凡有烦难，有朕作主，左来左顶，右来右顶，随便来随便顶，尔何惧焉！" 天父上主皇上帝命写"天王大道君王全"七字，差其兵权放在主宫门首作凭据。

主自三月初一日昇天，至送下凡时约四十馀日，天父上主皇上帝虽吩咐甚悉，既在凡间时，则未能尽醒然于心也。后君王母李在宫门首觅见此七字，君王父持与主看。主曰："天果是更朕名为全也。"主遂对其父兄曰："朕是天差来真命天子，斩邪留正。"其族人或亲戚来见，主手直放在胸前，

① "乜"字是广东方言，作"什么"解，"乜名"就是"什么名"。

比人要正，曰："尔们要速速锊正，天话尔们变妖矣。今天差朕来收妖怪，朕下天时既落了天罗地网，网尽妖怪矣。"其姊洪辛英来见，主曰："姊，朕是太平天子。"以手画写太平天子四字与姊看，有时唱高天之声与他们听，人以为颠。又有不论男妇，其人好来见，主即施礼请坐，极好讲话；其邪人来见，主则大声叱曰："尔速速走！朕是何人，尔敢大胆来见朕！朕乃真命天子，斩邪留正，尔识得朕么？"其父兄及旁人俱不溯（明）其故，总以为颠，君王父且骂之。主曰："朕不是尔之子，尔骂得朕么！"人愈以为颠，不知此正是高天妙算，正天所以遮护主也。

主自是志度恢宏，与前迥不相同。年三十一，岁在癸荣[①]，六月有一天将晓时，主闻有老人在床前呼喊曰："尔还这样好睡乎！尔还不醒乎！"主即起身自思曰："奇矣！"时主适看《劝世良言》一书，看见其书说有一位造天造地造万物大主宰之上帝，人人皆当敬畏他，崇拜他。至于世间所立一切邪魔该杀，皆是凡间人中了蛇魔鬼蜮之计，至为其所捉，陷入地狱沉沦，世人切不可跪拜他，要回心敬转上帝，方能脱魔鬼之手，得尚（上）天堂。又说有一位救世主基督，是上帝太子，前一千八百馀年上帝因世人信邪魔，行邪事，背逆罪大，欲尽灭世人则不忍于心，欲尽赦世人则有碍于义，因于无可如何中乃差太子基督降世，替人赎罪，代世人受苦难。临降世时，天命谶扬空中曰："今日有生救世主矣！天上荣归上帝，地下太平，人间恩和矣！"基督年三十，施教传徒，劝世人要在上帝面前悔罪，丢弃一切邪魔，遵守天条，方得昇天。年三十三，赎罪期至，被世人陷害，钉死十字架，完成上帝遣降旨意。死后三日复醒，仍与门徒讲溯（明）天情四十日之久，然后昇天，吩咐门徒曰："天地之间，朕操万权矣。尔们且往普天下万郭（国）广传福音与众人听，信者则得救，不信者则被定罪矣。"又说"现今基督在高天为万郭（国）救世主，天父上主皇上帝交权与他，统众天使，救世人脱魔鬼之手"等语。将此书所说反覆细勘，因想起天（丁）酉年昇天及下天所见所为之情，一一与此书所说互相印证，若合符节。主乃悟当日临下凡时天父上主皇上帝曾吩咐曰："尔下去凡间，还有几年不醒，但不醒亦不怕，后有一部书畀尔，对溯（明）此情，既对溯（明）此情，尔即照这一

① "癸荣"即清道光二十三年癸卯（公元1843年），太平天国干支改"卯"为"荣"，故"癸卯"作"癸荣"。

部书行，则无差矣。”即此一部书也。主此时如梦初觉，乃作感悟悔罪诗曰：

吾侪罪恶是滔天，幸赖基督代保荃（全），
克胜邪魔遵圣诫，钦崇上帝正心田。
天堂荣显人宜慕，地狱幽沉朕亦怜，
及早回头归正果，敢将方寸俗情牵。

首与莲花塘李敬芳在天父上主皇上帝面前悔罪。主劝其家人要在天父上主皇上帝面前悔罪，丢弃一切邪魔。主家人初不信，乃将昇天时叱其父兄等语晓其家人曰：“朕昇天时所话老亚公，即是天父上主皇上帝；所话有些食同别人饮了食了，就是敬邪魔；所话尔们无本心，丢却老亚公，同别人较好，就是不敬天父上主皇上帝，反敬邪魔。”历历互证一番，其家人方醒，举家在天父上主皇上帝面前悔罪，丢却一切邪魔，遵守天条。

主有族弟干王洪仁玕，颇有信德见识，主将此情对他说溯（明），他即醒悟。主又将此情说知南王冯云山，南王冯云山亦有见识信德，一闻即醒悟，三人同在天父上主皇上帝面前悔罪，同往石角潭浸洗。七月十四日，主到五马岭将此情对彭参平、彭昌玕、彭寿伯等诏溯（明），他们亦在天父上主皇上帝面前悔罪。其初年颇有人信从之者。

年三十二，岁在甲辰[①]，二月十五日，主同南王冯云山、冯瑞嵩、冯瑞珍出遊天下，将此情教导世人。始由广东省城，继由顺德复旋回，转遊南海、番禺、增城、从化、清远、英德、函江、阳珊（山）、连珊（山）等处。三月十八日，到白虎圩。主此时意欲自己往遊八排，分发冯云山、冯瑞嵩、冯瑞珍三人回家。冯瑞嵩、冯瑞珍二人则愿回，南王冯云山则愿与主遍遊天下，艰苦甘心。主乃与南王云山别冯瑞嵩、冯瑞珍往遊八排，到南江排将此情此道劝化猺（瑶）人。数日乃出珊（山）到蔡江，主曰：“现今不若到广西也。”由蔡江到珊（山）迳，由珊（山）迳到石田，到荔枝铺，由荔枝铺到金庄，由金庄到南丰，由南丰到鱼捞，由鱼捞〔到〕封川，由封川到容圩，由容圩到藤县，由藤县到大武，由大武到木落，由木落到蒙圩，一路俱

① “甲辰”即清道光二十四年甲辰（公元 1844 年）。

托赖天父上主皇上帝庇护。四月初五日，由蒙圩到广西浔州桂（贵）县赐谷村黄盛均表兄家下。主寓其家，时写劝人拜天父上主皇上帝诏传送人。主与南王常寓黄盛均家，其二表兄黄盛潮、三表兄黄盛乾、四表兄黄盛坤、五表兄黄盛爵等则接至家焉。

主闻土人说此处有六窠（乌）妖庙，一男一女，甚灵。主问曰："是夫妇乎？"土人曰："非也，当初二人在此山和歌，苟合而死，后人传闻得道，故立像祭祀。"主曰："有是哉，何凡间人愚且甚！他淫奔苟合，天所必诛，而得道，且问得何道乎！"乃悟广东淫乱，男女和歌，禽兽不如，皆由此等妖倡焉。故作诗以斥云：

举笔题诗斥六窠（乌），该诛该灭两妖魔！
满珊（山）人类归禽类，到处男歌和女歌。
坏道竟然传得道，龟婆[①]无怪作家婆[②]！
一朝霹雳遭雷打，天不容时可若何！

七月时候，主见表兄家苦，甚难过意，适与南王到田寮，语言有拂逆，主即回赐谷村，与南王云山、洪仁球、恤王洪仁正等议回东。主欲连夜到林桥，待溯（明）早他三人赶来也。洪仁球曰："尔连夜私走，人有猜疑焉。"乃溯（明）早诏表兄黄盛均曰："朕欲回东矣。"黄盛均曰："他三人回得，臣子黄维正现未放出，主回不得。不若他三人先回去罢，待臣子出来，然后送主回东未迟也。"主决意要回，黄盛均泣曰："主若回东，我亦不留命矣！"南王云山三人并劝主勿回。二十三日，主遣南王冯云山、洪仁球、恤王洪仁正三人先回东，黄盛均送三人到浔州，三人留滞六七天，盘费用去些。南王此时见主未回，他是不愿回东，兼有张永绣劝他同伴不回，故南王独留浔州。

八月十五日，靐王黄为（维）正出班房。其先主劝表兄黄盛均拜天父上主皇上帝，使他朝晚求天父上主皇上帝救黄为（维）正，早早释放。靐王黄为（维）正既归家后，主亦劝他拜天父上主皇上帝，遵守天条，此处兼有人

① 广东方言叫鸨母为龟婆。
② 广东方言叫丈夫的母亲为家婆。

信从真道。

十月初，主欲回东，乃闻南王还在浔州。初九日，黄盛均送主到浔州，主到南门掌塘张考水处跟问南王，张考水曰："九月二十时候，南王同我侄张永绣商议回东也，近日二人未曾到此处，大约二人既回东矣。"主乃不复寻南王，别表兄登舡而回，二十一日始到家。主自二月十五日出遊以后，该处人讹传主与南王被人陷害，其父兄半信半疑，时时纳闷，主妻赖又正月宫时时啼哭。后有洪仁球、恤王洪仁正二人带回家信，其父兄方才放心。主到家跟问南王回来否，俱答未回，乃知南王还在浔州也。此时干王洪仁玕染病见天，启奏主曰："兄三十八岁方登天子位也。"

南王与张永绣留滞浔州月馀，后至古林张家。乙巳年[①] 南王寓紫荆山高坑冲张家，南王时常将此情教导人，间有信从真道焉。丙午年[②] 南王寓黄泥冲曾玉珍家，南王亦时常将此情教导人，曾玉珍子曾云正颇有见识信德，一闻此情，即回心在天父上主皇上帝面前悔罪，遵守天条。他却信得真，不独不拜偶像，且时常侮弄偶像，人以为颠，他亦无猜疑焉。丁未年[③] 南王仍寓张（曾）玉珍家。

主回东后，年三十三，岁在乙巳矣，作《原道救世诏》、《原道救世训》。年三十五，岁在丁未，二月初，主与干王洪仁玕到广东省城礼拜堂，后干王仁玕回归，主独留礼拜堂，与花旗番罗孝铨（全）共处数月。主历将《旧遗诏圣书》、《前遗诏圣书》细览，乃悟当前战妖时，天父上主皇上帝所指"此一等书，是朕下凡显迹设诫所遗传之书"，即此《旧遗诏圣书》也，并悟天父上主皇上帝所指"此一等书，是朕差尔兄下凡显神迹也，捐命赎罪及行为所遗诏之书"，即此《前遗诏圣书》也。

六月初十日，主再遊广西，即由省城到官窑，由官窑到西南，由西南到广利，由广利到肇庆，由肇庆到禄步，由禄步到梅子汛地。海边湾有十馀强盗拦路，主拔剑，强盗跪赚曰："我们是查私，考（老）将不得动手。"主未开言，强盗既举铳炮刀铳围住，主此时身尚（上）所带一剑盒尚（上）凿有全字者亦被夺去，行李银钱一空，止剩存些替换衣服。是日到悦城，进退两

① 乙巳年即清道光二十五年乙巳（公元 1845 年）。
② 丙午年即清道光二十六年丙午（公元 1846 年）。
③ 丁未年即清道光二十七年丁未（公元 1847 年）。

难，次日由悦城到九官，由九官搭舡到德庆州，时无盘费，心颇烦。时有三水陈某二人劝慰曰："舡到滩头水路开。"主亦以为然，凡事有高天作主，朕今且去搭梧州渡，看天父如何救我也。主坐舡愁烦无语，只暗求天父上主皇上帝怜救，因想当前昇天临送下凡时，天父上主皇上帝曾吩咐曰："尔放胆为之，凡有烦难，有朕作主。"今日当烦难，势必有救，但不知天父上主皇上帝如何救我也。主每天只食一餐，托赖天父上主皇上帝化醒舟人，时有江西李相肇，广东欧纯、欧艮，高要陈正，主到舡尾食茶，其四人相谈曰："此先生如何这样愁闷？又不食饭，他又不是病，必定别有事情，试问他如何？"主听知四人论己，仍归自己卧处。江西李相肇开口问："先生有何愁闷？饭又不食。"主见问，将根由对他诏明。四人齐声曰："主不早说明，今晚主同我四人食饭，饭钱臣们同主拆，渡钱臣们相劝渡仔，但不知主到何处，还要几多盘费方能得到也？"主曰："朕到浔州桂（贵）县，但约数百文足矣。"四人曰："数百文既足，便易易矣。"主见四人如此大义，较放心些，暗谢天父上主皇上帝。

舡到梧州，四人支拆饭钱外，主于是由梧州搭舡到容圩，由容圩到珊（山）寮，由珊（山）寮到藤县，由藤县到珊（山）村，由珊（山）村到大乌，由大乌到马皮，由马皮到蒙圩，由蒙圩到桂（贵）县赐谷村。旧岁八月，南王同曾漄正由紫荆珊（山）来探黄盛均，故黄盛均等知南王在紫荆珊（山）也。

主甫到数日，便欲到紫荆珊（山）。七月十五日，主同覲王黄为（维）正由赐谷到勒马，由勒马到东乡。十七日由东乡路过，逢九妖庙，主入庙，命覲王黄维正捧砚，主举笔题诗在壁云：

朕在高天作天王，尔等在地为妖怪，
迷惑上帝子女心，砚然敢受人崇拜。
上帝差朕降凡间，妖魔诡计今何在？
朕统天军不容情，尔等妖魔须走快！

是日到紫荆珊（山），南王喜出望外。越二日，主命覲王黄维正转回桂（贵）县。主每天同南王写书送人，时将此情教导世人，多有信从真道焉。

幸得曾澐（云）正四处代传此情，大有功力，故人多溯（明）醒也。主居月馀，主与南王冯云山、曾澐（云）正、曾玉景、曾观澜等写奏章求天父上主皇上帝选择险固所在栖身焉。

九月初，主由黄泥冲转寓高坑冲嘏王卢六家，闻土人说象州有一甘妖庙甚灵。主问有何灵，土人曰："象州州官朱某验尸，经过其庙，他敢拖州官朱某下轿，要这州官朱某送隆（龙）袍才放他；即庙祝烧香点灯要打锣，恐或撞见；该处不敢乱讲他，若有人乱讲他，他便作古怪，害此人家中不安，要此人将猪牛祭他，然后无事。"主又问其当初如何出身，土人奏说当初打死母亲，主叹曰："此正是妖魔也！朕先救此一方民。"九月十六日，主率南王冯云山、曾澐（云）正、嘏王卢六、陈利往象州破此妖庙。十七日始到，十八日主亲到其庙，以大竹搞此妖魔，骂曰："朕是真命天子，尔识得朕么？天（丁）酉年朕昇高天，朕，天父上主皇上帝命朕同众天使战逐你们一切妖魔，那个妖魔不被朕战到服处！尔今还认得朕么？若认得朕，尔今好速速落地狱矣！打死母亲，尔大罪一；敢冒天父上主皇上帝功劳，尔大罪二；天地万物天父上主皇上帝造成，人人是天父上主皇上帝生养，故人人该跪拜天父上主皇上帝，尔有何功德？人不是尔生，又不是尔养，不关尔事，尔有何面目敢冒天父上主皇上帝功劳，竟靦然受人拜跪，尔大罪为何如乎！迷惑天父上主皇上帝子女心肠，尔大罪三；诱赚天父上主皇上帝子女肉食，尔大罪四；缠捉天父上主皇上帝子女灵𩣑（魂），尔大罪五；尔细妹与同年坐，尔大罪六；欢悦妇女唱邪歌，尔大罪七；缠捉天父上主皇上帝子女行淫乐，尔大罪八；诱惑天父上主皇上帝子女行邪事，尔大罪九；种种作怪作妖，迷坏害累世人，尔大罪十。犯了十款大罪，天理难容，尔速下地狱，永不准尔在世迷惑害累世人。"命其四人将妖眼挖出，须割去，帽踏烂，隆（龙）袍扯碎，身放倒，手放断。主题诗在壁云：

题诗行檄斥甘妖，该灭该诛罪不饶。
打死母亲干国法，欺瞒上帝犯天条，
迷缠男妇雷当劈，害累世人烧（火）定烧。
作速潜藏归地狱，腥身岂得挂隆（龙）袍！

后写“太平天王题”，又写天条及王诏贴壁，诏谕该处人民。其诏云：

奉天父上主皇上帝真命太平天王大道君王全诏谕该处人民，尔等知此甘妖怪既犯了天条大罪乎？打死母亲，大罪一；敢犯冒天父上主皇上帝功劳，大罪二；迷惑天父上主皇上帝子女心肠，大罪三；诱赚天父上主皇上帝子女肉食，大罪四；缠捉天父上主皇上帝子女灵魂（魂），大罪五；细妹与同年共坐，大罪六；欢悦妇女唱邪歌，大罪七；缠捉天父上主皇上帝子女行淫乐，大罪八；诱坏天父上主皇上帝子女行邪事，大罪九；种种作妖作怪，迷惑害累世人，大罪十。犯了十款大罪，天理难容，朕奉天父上主皇上帝命亲身到此，毁破此妖。继自今，其令此妖永不准在世作妖作怪，迷惑害累世人；并令该处人等永不准复立此妖庙，仍拜此邪魔。倘敢抗命，定与此妖一同治罪。钦此。

南王冯云山亦题诗在壁云：

奉天讨伐此甘妖，恶孽昭彰罪莫逃！
迫我弟妹诚敬拜，诱吾弟妹乐歌谣，
生身父母谁人打，敝首邪尸自我抛。
该处人民如害怕，请从土壁读天条。

十九日，回归紫荆珊（山）。自打破此妖，传闻甚远，信从愈众。

十一月初旬，主又别南王同曾玉璟由紫荆珊（山）到桂（贵）县赐谷村。越数日，曾玉璟回紫荆珊（山），主题诗诫他云：

迷途既返速加鞭，振起雄心赶向前；
尽把凡情丢却去，方能直尚（上）九重天。

前此，主与曾玉璟来桂（贵）县时，路经武平，十一因风雨甚，主投宿黄四家，主将此情教导该人，间有人信从真道者焉。

跋

上面《太平天日》一篇，原刻本藏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缺第二叶，封面题："此书诏明于戊申年冬，今于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钦遵旨准刷印铜板颁行。"这就是说，此篇是在戊申年（清道光二十八年，公元1848年）冬，即金田起义前两年写成，而到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公元1862年）刷印铜板颁行的。故此篇记事也止于丁未（清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47年）十一月洪秀全毁象州甘王庙后回贵县赐谷村事止。

此篇专记洪秀全上天受命诛妖及入广西宣传事。这是一篇金田起义前，洪秀全、冯云山创立拜上帝会密图革命的最重要的记载。今所见太平天国编撰的历史只此一篇。本篇把洪秀全许多初期重要活动都附会为一种宗教神迹。但是，我们透过那一层层宗教的幕纱，就可以看出洪秀全反封建的思想意识和革命行动。

幼赞王蒙时雍致叔上国等家书

幼赞王蒙时雍书致

四叔上信

二叔上国同览：

晚叔上弼

分别十载有馀，渴想殊深，回忆自幼在家之时，常聆亲训，多方教育，刻下天各一方，音书遥隔，合将从前及今事故大概述知，以凭知所因由，以昭据信也。

窃自庚戌年二月敬拜天父上帝天兄耶稣，为日无几，即随先父到平在山面觐真圣主天王圣颜，仰蒙面诏教导，指引甚属精详，侄与先父从此格外信实认真，去邪崇正。其时令甚严肃，不准轻泄机关，故此不敢轻与人言。于九月十三日花州团营，侄于是月十八日由花黄水之紫微村张五家起行赴花州。十月初一日打大仗。至十一月二十二先父在金田带兵攻打思旺墟，其时路通花州，于二十五接天王徙营出思旺，上金田。二十九又打大仗。十二月十二徙营大黄江口石头脚。辛亥年二月徙营驻扎武宣东乡、三里等处，复徙营象州新寨村、中平墟等处驻扎。至六月间又复徙营，转扎营紫金山、大宣墟、莫村等处。至八月徙营攻打永安州驻扎，被妖官妖兵重重围困。至壬子年二月时荷蒙天父天兄下凡，大作主张，打破敌卡而出，直到新回村，因敌人随后追来，随即杀敌兵七八千，直打桂林省，未经攻破，即打永安县，顺势打破全州。此时天威大振，直至湖南道州、江华、永明、嘉禾、桂阳州、郴州、茶陵、醴陵，一路直攻长沙。因未攻破，而敌者作怪，围困我们。复

蒙天父上帝大显权能，搭造浮桥，统兵过江，兴师攻打湘乡、益阳等县，一路所得大小船只甚多，随即顺水而下，过洞庭湖，攻破岳州，连破汉阳府及湖北省城。至癸丑三年正月初六顺水扬帆下游，攻打安徽省既克，直打江南省，名号南京，十日之间，即破该城，所杀汉、满妖官妖兵数万，其数千里铁卡铜关，我兵一到，所向披靡，势如破竹，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我真圣主天王自癸丑年二月建都南京，改该省名为天京。所有攻克附近江南各处，难以尽述。其归附者无不近悦远来，投诚向化，数载之间，民安物阜。

迨至戊午八年有该诛妖敌愍不畏死，胆敢纠聚各路妖兵勇匪，前来天京城外筑造土营，挑挖长濠，围困三年之久，南北水旱两路，一线不通。乃于庚申年三月下旬，经英王陈、忠王李、辅王杨、侍王李统率大队雄师，分途攻剿，于二十六仰仗天父天兄大显权能，真圣主天王鸿福，将京外一带长围妖营一鼓铲平，杀灭妖官兵勇不可胜数，得获军装炮火甚多。复经忠王、侍王率领雄师直捣江苏、浙江，未经个月，其苏、浙所属府郡州县皆为天朝所有。今忠王统带雄兵数百万，声威远振，真是天兵到处，垂手功成。

惟是先父由粤西随侍真圣主天王来至天京，荷蒙圣恩，爱其才能，嘉其功绩，由指挥而陞检点，由检点而陞丞相，由丞相而陞侯，由侯而陞督率赞天豫。于丙辰六年翼王石出师远征，其朝廷大权均归先父掌握。即于丁巳七年由督率赞天豫而陞正掌率赞天燕，复由燕而陞安，由安而陞义，由义而陞朝长，由朝长而陞正掌率二千岁，爵同王位。数年以来，掌握重权，总理国事，备极勤劳。复蒙真圣主天王圣恩，嘉其丰功伟绩，于己未九年褒封赞王之位。先父本名上升，因敬拜上帝，上字犯讳，改名得天，复因天字崇隆无比，故又改名得恩。先父受此荣封，备极显耀，并蒙天恩于甲寅四年匹配家室，先父又得四子，二名时安，三名时发，四名时和，五名时泰，合家皆沐恩波矣。

并有同乡界冲居住之莫仕暌，现已荣封补王之位，暨花黄水旺村之赖昌永亦荣封恋王之位，其子桂英、福英皆封为殿下，与父之爵相等。又有灯盏村之张善超现封为天将之爵，其爵与王位不过小其一等。至吉家亦有封王者。其馀是凡平南县朋化里同来敬拜上帝认天识主之人，皆蒙天恩主恩普锡荣光，封授高官大爵矣。

然先父时常以乡里亲族为念，未尝一刻忘怀，奈前数年无路可通，音书难寄。后于庚申年因闻翼王驻扎四川地方，曾点一队官兵系李寿辉、傅忠信、谭体元等统带攻打桂林，该队官兵回到天京，言及曾由浔州直上，经过平南、江口、新墟以及象州等处。比即询及家乡，始得略知大概情形，已经团练扎寨，音信可通。又适值忠王有欲收复粤西之举，而先父掌政在朝，不能废公就私，不能偕来，惟家乡亲戚故旧，念念不忘，曾修信一封，托其顺寄，后因忠王此举未行，是以此信未能寄到。乃先父因一路下来受尽风霜，致得辛苦劳伤之病，时发时愈。又因数年总理朝政，日夜劳心，不能一刻安宁，以致日积日深，愈发愈重，医药无效，延至去年四月中旬既谢世矣。

侄当此之时，惨地呼天，曷胜悲恸，惟有丧葬尽礼，稍尽人子之道，无不事事谨守父训，以期稍绍前烈。乃蒙真圣主天王圣恩，命侄荣袭父爵，仍居王位，仍理朝政，侄惟竞业自持，以图报效。然侄无时不以祖母及各亲族念念在怀，因音信难通，时常焦急。

适有吉晚之子吉亚八因其随同翼王远征，得回原乡地方，伊亦随同大队回京，侄传其来侄府第面为细问家乡景况以及诸亲族人等之存亡何如。据伊云称前随大队出师，四征不庭，道经平南、贵（桂）平，曾在大黄江口之胡村会见晚叔上弼，叙及祖母已经谢世，侄遥闻之下，不胜伤感。伊复言及二四叔业已成有家室，堪慰远怀。其本村之张十五契公、张十七契公及罗得冲、温壬生、陈亚化等人均既去世，即德扬七叔公之子上考其妻温氏亦既夭年，比既再续填房矣。

吉亚八所言如此，侄一一闻听来言，想是实事，必无虚假。且祖母生年至今计有七十三四岁矣，况素多病，常抱心气痛之症，侄常念及此，不胜孺慕。其生养死葬之礼，侄既不能尽道，虽忠孝难以两全，徒抱终天之恨而已。

侄又念及本村之张十五契公，十七契公，因闻去世，而十五契公之子七契叔，十七契公之子六八契叔并二九契叔未知俱齐否？又雷亚耀姑丈五兄弟可齐否？又八寨村张应堂契公、张绍贤契公不知尚在否？又旱田村张绍治契公、张绍珠契公还在否？并家乡亲族人等凡属老辈年高者不知去世几人？还在者几人？石门村宗族时亨长兄并亚次二叔等现今情景如何？侄自离家之后，十有馀年，所有家乡亲族，左邻右舍，亲戚故旧，无不时罣诸怀。侄文

至日，惟望看过之后，可以传知宗族亲戚故旧及邻舍人等来屋同看来文，俾得共知，抑或遍传递看亦可。侄虽身远数千里之外，而致意之心未尝释也。

侄又念二四叔暨德扬七叔公在家可得和睦众邻否？亦有他人欺凌否？但凡为人必以天理良心行事，天理良心待人，是为贤人君子矣。又念叔们暨七公等不知度日度岁可能支持否？侄今倩有妥信之人得以寄信回家，是以交托寄来，以达侄一番情意。如七叔公们等果有欲来之意，或因在家难居欲来，抑或诸无妨碍，度日度岁平宁，可不用来者，亦听随尊意方便可也。但须将来与不来情节，及亲戚故旧邻舍人等情意缘由，一一回信，即交来人带回。如有欲来者，侄得实信之日，自当寻请妥当之人，接带来京，同享富贵。如惧程途遥远，不便前来者，即俟天下太平之时，再为致书前来家乡，以安宗亲，断不使仍似前时之苦难也。

楮短言长，笔难尽述，特将一番思慕诚心并十馀年间景况，大略摘笔作函布达。而所述历来事故，亦惟取其词直理明，俾看者易知，故不便作深奥文理，致使读时不知所以然者，岂不为误乎！故曰，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诸人之谓也。

顺询

阖家安吉

朗照不宣

再云，目下十分无人得来，此信即要速回，将原人带转，方能到处，以浼（免）有悞。路上使用，即要归着，容日侄自有所归。但求此信通行，各位叔台不用忧愁荣华富贵之日。信到千祈至僅（紧），书言不尽。

跋

上面《幼赞王蒙时雍致叔上国等家书》一篇，公元1944年广西桂平太平天国纪念堂举行落成典礼时陈列。这封家书寄到偏僻的乡村的家人手里，所以得保存下来。它写在白绢上，因为年代过久，颜色变为淡灰色，高四〇点〇厘米，宽六七点〇厘米，在右下方有红色水印三横，大概是由于信上所系红带褪色所致。右上角左上角及左下角都盖有私章，系收藏者之印。字体以小楷书写，端正而娟秀，字约四分见方。惟书后附言自“再云”至“书言

不尽”共七十四字，则字体歪斜拙劣，且语句不通，并有别字，与前面所写的显然是两人手笔。此函当为幼赞王蒙时雍请人代写，后来自己读过，觉得尚有未尽之意，再加上这几句附言的。

函中“上国”这一个人名的“国”字，就太平天国制度应作“郭”，“国事”的国字应作“国”，函中都作“国”。又“桂平”误作“贵平”，“贵”字是太平天国应避讳的字，函中都没有遵守太平天国规定避讳。

此函未署年月，但函中述赞王逝世有“延至去年四月中旬既谢世矣”的话，据《干王洪仁玕自述》说赞王于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清咸丰十一年，公元 1861 年）去世[①]。考英人吴士礼（G.L.Wolseley）在公元 1861 年 1 月中旬，即太平天国庚申十年十二月初旬，访问天京时，尚与赞王交涉英舰停泊天京事件[②]，而辛酉十一年所发的《戒浮文巧言谕》，系由干王洪仁玕、幼赞王蒙时雍、忠诚贰天将李春发会衔，可知其时赞王已去世，由其子蒙时雍袭爵，称幼赞王，即可证赞王之死系在辛酉十一年四月中旬，而幼赞王此函之发则在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

幼赞王父名得恩，从此函所述，知他本名上升，因避上帝讳，初改名得天，旋复避“天”字讳，又改得恩。谢炳《金陵癸甲纪事略》有《蒙得天传》说：

> 蒙得天伪春官正丞相，广西浔州人，逼选民女，皆由得天先定，有藏匿者，则率伪巡查伪将使往搜焉。

张德坚《贼情汇纂》也有伪春官又正丞相《蒙得恩传》说：

> 得恩初名得天，因避天字，改得恩，广西老贼，年约四十馀，身材长大，耸肩驼背，面黑而方，攒眉大鼻，浓髭巨口，人极叵测。辛亥五月，贼在象州新寨时，封为御林侍卫，壬子二月在永安州升伪殿右二指挥，八月在长沙革职，十二月在武昌复原官。癸丑二月，在江宁因病开缺，七月升殿左七检点，凡搜掠良家子女以充各剧贼之下陈皆得恩先意

① 《逸经》第九期《干王供词之回译》。

② 见吴士礼《对华战争记》。

> 筹之。八月十七日乃杨贼生日，得恩逐户采选，不分良贱，势迫刑驱，号哭之声，呼天抢地。十月升春官又正丞相，总理女营事务，其各营女官及女巡查等日三至而听令焉。

两处小传详略不同，而蒙得恩在癸好三年（公元 1853 年）十月后至甲寅四年（公元 1854 年）间的任务为总理女营事务，故天王及诸王选妃都由蒙得恩主办，则两处所记都同。至乙荣五年（公元 1855 年）后蒙得恩职衔，统见家书。丙辰六年（公元 1856 年）天京内讧，明年，石达开被迫远征，天王乃以蒙得恩掌理朝政，《忠王李秀成自述》说："蒙得恩是日久在朝，是天王爱臣，永不出京门，后封为正掌率大臣，朝中内外之事悉归其制，连我与陈玉成亦归调度。"《干王洪仁玕自述》也说："丙辰年……东王升天，北王亦丧，丁巳翼王远征，国政不能划一，戊午年乃封陈玉成为前军主将，李秀成为后军主将，李世贤为左军主将，韦志俊为右军主将，蒙得恩为中军主将兼正掌率，掌理朝政。"自丁巳七年（公元 1857 年）石达开离京后，至己未九年（公元 1859 年）洪仁玕入天京前一段期间，太平天国政权都归蒙得恩总理。及己未九年三月洪仁玕入天京，四月，封洪仁玕为开朝精忠军师顶天扶朝纲干王，代蒙得恩执政，而蒙得恩复与李春发为之辅。这年天王既封洪仁玕为干王，功臣不服，继封陈玉成为英王，旋封李秀成为忠王，于是论功封爵，乃封蒙得恩为赞王。赞王在太平天国的政治地位略如上述。至赞王为人，据《忠王李秀成自述》所记，一则说他"是天王爱臣"，再则说"至蒙得恩手上办事，人心改变，政事不一，各有一心"，蒙得恩这人当是一个只知道迎合天王意旨以图固宠取容的人。所以这样的人，才得在内讧大变之后，天王不复信任功臣的时候，而独被宠任。蒙得恩死后，其长子赞嗣君蒙时雍袭爵，便是这个从几千里外寄这封家书回广西平南的人。据此函，蒙得恩于甲寅四年后，尚生四子，次子叫做时安，三子叫做时发，四子叫做时和，五子叫做时泰。天京破后，蒙时安等下落不明，据王韬《瓮牖馀谈》记载蒙时雍却脱险走广东，但其详也不可考了。

谢炳《金陵癸甲纪事略》记蒙得恩广西浔州府人，而未详何县。读此函知蒙得恩是浔州府平南县鹏化里人，在清道光三十年（公元 1850 年）庚戌二月，入拜上帝会。不久携子时雍到桂平紫荆山内的平在山谒见洪秀全。

平在山《忠王李秀成自述》作平隘山，《桂平县志》作朋隘山，说："朋隘山在县北宣二里观山东，有路通武宣东乡，为洪秀全起事时卵覆之区。"是拜上帝会总机关的所在。蒙时雍随父谒见洪秀全，洪秀全面加教导，指引精详，他们从此愈加崇信。那时令严，不准轻泄秘密，所以虽兄弟叔侄也不敢告。我们从蒙时雍这几句自述，可以看见金田起义前拜上帝会秘密活动的情况。

在蒙得恩携子谒见洪秀全之后的四个月，太平天国发动革命了。关于起义时的经过，此函中几次日期的记载，都为他种记载所未见，其重要虽《忠王李秀成自述》也赶不上，因为蒙时雍系亲身参加起义的人，而李秀成却在太平军到藤县大黎里才加入。据此函说平南拜上帝会在花洲团营的日子是九月十三日，蒙时雍本人是在十八日从花黄水的紫微村张五家起行去花洲。考桂平县白沙墟人后二军军帅梁立泰家册是在庚戌年七月在金田入营[①]，我们将此函与梁立泰家册参证，知当时各地拜上帝会团营的日期各有不同，可订《李秀成自述》所谓"金田、花洲、陆川、博白、白沙石同日起义"的话之误。但梁立泰在金田入营的日子已经是七月，据《李秀成自述》金田起义前曾派人到各地教徒家传知，那末拜上帝会动员各地会众发动革命的日期必在梁立泰入营之日以前，那时候，当即《李秀成自述》所说的道光三十年六月。函中又说在十月初一日打大仗，考《广西昭忠录·张镛传》说："三十年……十月，胡以晄由花洲攻思旺，镛率乡兵往助守。"便是指这一仗说的。惟《张镛传》未记为十月何日，今据此函知为十月初一日。这一仗是平南拜上帝会众在花洲团营后半月的战事。那时候。洪秀全与冯云山都藏在花洲胡以晄家，胡以晄既不能攻入思旺，清军遂扼思旺以攻花洲。后来杨秀清在金田闻讯，乃潜师由金田过五洞袭杀隘卡戍卒，突从西面攻思旺墟，大败清兵及乡团，入花洲迎洪秀全归金田。据此函蒙得恩当时是在金田带兵来救的一个指挥员，从金田出发的日期是十一月二十二日，而攻破思旺墟的日子据《广西昭忠录》是十一月二十四日。至迎洪秀全回金田日期诸书未载，据此函知是十一月二十五日。洪秀全既归金田，清将贵州清江协副将伊克坦布督军来追，二十九日大战于金田，斩伊克坦布，此函所言

① 见《贼情汇纂》卷四《伪家册式》。

“二十九又打大仗”即指此。我在《金田起义考》一文中已经根据各种史料将这一串的事实详细考证过了。在这里，略加诠释如上。洪秀全回金田祝寿后移营大湟江口，《干王洪仁玕自述》说：“天王在花洲胡以晄家驻跸，乃大会各队齐到花洲迎接圣驾，合到金田，恭祝万寿起义……次则移跸大湟江。”考洪秀全生日是十二月初十日[①]，太平军在金田庆祝他的生日，这一天，就在金田起义，而这月十八日清朝方面情报已知道太平军与大头羊张钊等水盗在大湟江开仗[②]，故洪秀全从金田移营到大湟江，我们可以推定当在十二月初十日后，十八日以前的一个期间，但却不能断定在哪一天，今据此函，知道是在十二月十二日。

函中以下以五百八十馀字扼要地叙述太平天国十二年革命战争大事。其中所叙壬子二年（清咸丰二年）三月从广西永安州突围一役说：“打破敌卡而出，直到新回村，因敌随后追来，随即杀敌兵七八千，直打桂林城。”考太平军于壬子二年三月初三日（夏历二月十七日）丑刻大雨之后突围出永安，向东路昭平而去[③]，天明，清广州副都统乌兰泰督诸军由古束急追，初四日（夏历十八日）追到昭平仙回岭，杀死太平军二千馀人[④]，《忠王李秀成自述》所谓“困打后移过仙回，被乌帅大军追赶，杀死天朝官兵男女二千馀人”便是。初五日（夏历十九日）清军冒雨穷追，这时候，一连下着几天的雨，山蹊险恶，雨水泞滑，太平军已经出了山峡，尽屯集在山峒几个村落里面。那里南西北三面都是荒山峻岭，只有东面一路可出昭平，这是一个处在死中求生的险地，而且，太平军已经得到了休息，而清军却日夜奔驰，饥疲困乏，正是有隙可乘的时候，于是太平军就以逸待劳突然回军分两路包抄而来，击溃了清军，斩清朝天津镇总兵长瑞、甘肃凉州镇总兵长寿、河北镇总兵董光甲、郧阳镇总兵邵鹤龄等[⑤]。这是太平天国的一次大胜利。又函称“直到新回村”，新回村应该是仙回岭之误，地在永安州之东，属昭平，姚莹《与严方伯》书说“大兵追贼，十八日及于仙回岭”[⑥]便是。惟考《永安

① 见拙著《金田起义前洪秀全年谱》考证。
② 据《李文恭公文集》卷九《与向欣然提军书》、《与署广西按察使杨彤如书》。
③ 据广西巡抚邹鸣鹤奏，见《咸丰朝东华录》卷十四。
④ 据姚莹《中复堂遗稿》卷五《与严方伯》。
⑤ 据清钦差大臣赛尚阿幕客王锡拯《复前教授唐先生书》，见《龙壁山房文集》卷二。
⑥ 见《中复堂遗稿》卷五。

州志》记清军围太平军于永安州事有“向提督荣兵在昭平大广、仙回等村截贼去路”的话，难道仙回岭下有村名仙回村吗？果尔，则此新回村又似应为仙回村之误，姑志所疑于此以待证。

函中述清钦差大臣和春帮办军务张国樑围天京事说：“戊午八年有该诛妖敌愍不畏死，胆敢纠集各路妖兵勇匪，前来天京城外筑造土营，挑挖长濠，围困三年之久，南北水旱两路，一线不通。”这几句话，与《忠王李秀成自述》所说“被和、张两帅密密加营，深濠更深，合朝无计，京城困如铁桶一般”的话互相参证，可见当时天京被围的紧急。

此函又记其父蒙得恩“荷蒙天恩于甲寅四年匹配家室”，这一句不伦不类的怪话，里面却包含有一件太平天国的大事。考太平天国初期严厉地分别男女，除天王与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燕王秦日纲五人外，虽夫妻不得同居，犯者以犯天条论当斩。这一条禁条，据杜文澜《平定粤匪纪略》、王韬《瓮牖馀谈》所记系至清咸丰五年正月，即太平天国乙荣五年正月始取消。今案此函称蒙得恩于甲寅四年荷蒙天恩得匹配家室，所记年代与两书不同。考《贼情汇纂》卷二《镇国侯卢贤拔传》说：“甲寅二月封镇国侯，旋以夫妻犯天条革职。五月杨贼令在删书衙删改《六经》。”案其时蒙得恩为春官又正丞相，其职位低于卢贤拔，卢贤拔在甲寅四年二月封侯后，因夫妻同居犯天条尚被革爵，则蒙得恩在甲寅年得匹配家室一事，必在此时以后。又考谢炳《金陵癸甲纪事略》续闻记甲寅年事有说：“十二月，贼令各伪官每人取妇数名，许其自择”，蒙时雍所谓其父蒙得恩荷蒙天恩匹配家室正是此时事。今得此函与谢炳《金陵癸甲纪事略》互证，可知太平天国废除夫妻同居之禁是在甲寅四年十二月，杜文澜《粤匪纪略》、王韬《瓮牖馀谈》所记乙荣五年正月之说是错的。

函中述及同乡在太平天国膺封爵的人有界冲莫仕暌封补王，花黄水旺村赖昌永封恋王，他的儿子桂英、福英封殿下，灯盏村张善超封天将，其爵仅低王爵一等，吉家也有封王的，其馀凡平南县鹏化里同来敬拜上帝追随起义的人，都一律封授高官厚爵。考谢炳《金陵癸甲纪事略》有《莫仕暌传》说：“莫仕暌伪殿前侍卫，广西人。”据此函莫仕暌系在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封补王。据《忠王李秀成自述》，莫仕暌当时任太平天国刑部事。赖昌永封恋王事未见他书，其人事迹在《贼情汇纂》、《金陵癸甲纪事略》两书都无

传可考。其子桂英、福英封殿下，系因赖昌永封王而封的，与李秀成封忠王，其子李容发封二殿下同例。考《贼情汇纂》卷二《剧贼事略》下记赖桂英说："伪殿左三十三指挥踞湖口县。"这人在太平天国甲寅四年、乙荣五年之间已任指挥，镇守湖口要塞，其职位仅下于丞相二级，实与英王陈玉成、忠王李秀成资历相同，至戊午八年、己未九年之间封洁天燕，晋爵洁天福，在皖北一带作战，其后无闻[①]。这人乃是太平天国一员有名的将领，与此函所述赖昌永的儿子桂英为两人。张善超封天将事无关重要，惟函中明言天将的爵位仅低王爵一等，却是一条考证太平天国晚期官制的重要文献。案太平天国初期官制侯爵以上即为王爵。后来在侯爵之上，加义、安、福、燕、豫五爵共为六等之封，故当时人记载如丁葆和《归田杂诗》遂有"贼中伪王之下，复为义、安、福、燕、豫五等"之说，以为王爵之下即义爵，这是错的。考沈梓《避寇日记》叙荣王廖发寿封王事说："三月初一日，新塍南乡师帅宋来言，伪天将廖姓，已封芳千岁荣王。"是王爵之下一等乃天将。又考容闳《西学东渐记》（*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记太平天国封他爵位事说："干王忽遣使来，赠予小包袱，拆而视之，则中裹一小印，长四英寸，阔一英寸，上镌予名，又有黄缎一幅，钤印十三，上书予官阶曰义字。按太平官制，王一等爵，义字四等爵。"是王爵之下一级不是义爵又可证。但终以未得太平天国文献为之证明仍不敢断定，今得见此函，知王爵之下一等爵确为天将无疑了。

函中说及翼王石达开部将李寿辉、傅忠信、谭体元等在庚申十年（清咸丰十年）统兵从广西回到天京事。案石达开在丁巳七年离天京，率所部转战赣、闽、湘、桂间，庚申十年，弃庆远南下宾州，时部众多不愿从，纷纷起义回京，据清广西巡抚刘长佑报告，脱离石达开的左旗、后旗、右一旗各军都是从庆远经东北行军。今案此函李寿辉等系由浔州直上，经过平南、江口、新墟出象州过桂林，其行军路线不同，当系另外一路，其详已不可考了。至于李寿辉三人事迹，考《贼情汇纂》卷二《剧贼事略下》，有《伪殿前丞相右六检点李寿晖传》，"辉"作"晖"，当是因避北王韦昌辉之讳而改，应同为一人，传说："寿晖广西浔州府贺县人，年约四十，身材中人，面白

① 据储枝芙《皖樵纪实》。

而方，广额高颧，长眉细目，鼻高耳大，髭髯稀疏，举止安详，人颇文秀，贼中之有风度者。杨贼颇爱之。壬子四月封为正典镌刻，校对一切伪书。癸丑三月至江宁，调为东殿簿书，职同检点，八月封恩赏丞相，十一月升殿右六检点，仍理伪东府事。甲寅二月，杨贼出示招人制造喷筒，改名花筒，以寿晖董其成，致染漆疮，禀请开缺。三月，江宁监生吴长松在城谋内应，事泄，长松走免，株连累累，贡院收剪发人数万，杨贼欲尽杀之，寿晖竭力跪求，请审明而后杀，于是分别生疮生虱者免死，活人万馀。”案清代浔州府无贺县，如果寿辉果为浔州府人，则“贺县”应为“贵县”之误。此传记李寿辉事到乙荣五年止，今据此函，知李寿辉曾随石达开远征，在庚申十年后回天京，其后情况却不详了。傅忠信《金陵癸甲纪事略》有传说：“傅忠信伪典圣粮，广西人，本为剃头匠，以叔学贤乃授伪职。”其叔傅学贤，《纪略》亦有传，为东殿尚书，封恩赏丞相，后来在东王杨秀清被杀时死难[①]。丁巳七年石达开远征，傅忠信随从，为石达开部下大将，大军入江西时，任翼王府宰制，与陈亨容、何名标同统一路军[②]。己未九年奉石达开命与余忠扶、陈亨容乘间取道新宁、武冈以趋宝庆，大战于宝庆[③]，骁勇善战，与张遂谋、赖裕新齐名，故曾国藩致胡林翼书说：“张遂谋、赖裕新、傅忠信、黄玉发等皆久号狡悍。”[④]可见傅忠信并为敌人所知名，但回天京后的事迹却不详了。谭体元广西象州人，年十五，随天王起义。他回天京后，以功封偕王。天京陷后，谭体元与堵王黄文金等奉幼天王自广德走江西，清将席宝田追及，执幼天王，谭体元逃而免，走归康王汪海洋。助汪海洋守嘉应州，汪海洋战死，遗众二十万无所属，众推谭体元主军事。清军攻城益急，谭体元率众弃城走黄沙嶂，环城诸路清朝围军无一知者，而黄沙嶂万山丛集，都羊肠小径，诸军迷道，行了几天不能出，士多饥疲，不复成列，清军追至，谭体元督军拒战，受伤坠崖，后为清军所执不屈死[⑤]。这人是太平天国在南

---

① 据十三日（无年月）《幼主诏旨》，现存伦敦不列颠博物院。

② 据《曾文正公奏稿》卷十二咸丰九年二月初九日《萧启江在南康胜仗折》。

③ 据《骆文忠公奏议·宝庆援军大捷府城解围折》。

④ 见《曾文正公书札》卷八《覆胡宫保》。

⑤ 据王定安《湘军记》卷十二《援广闽篇》；《同治朝东华续录》卷五十五，同治五年正月癸未刘坤一奏，左宗棠、瑞麟、郭嵩焘奏；及《左恪靖奏稿》卷三十《陈明谭体元伏诛缘由片》。

方最后殉国的大将。李寿辉、傅忠信、谭体元都是广西人。此外函中又记有吉亚八也是广西人，案《石达开自述》说弃庆远后部众离散的情形说："因夥众三江、两湖人各有思归之念，不能管束，将大队散回。"今据此函，知散归的不尽是三江、两湖的人，广西人也有离开石达开复回天京的，而傅忠信尤为石达开部下著名大将，这是因为群众从几年来转战东南失败的教训里，觉悟到石达开分裂路线的大错误，所以他们就毅然离开石达开重回天京来。

函中最后述及太平天国大事说，庚申十年间忠王李秀成曾有要收复广西之举。此事在《忠王李秀成自述》中没有提及，其后也不曾实行。至于此事因何有此动机，后来因何作罢，今都不可考了。

函末殷殷询问家族亲戚邻里的境况，这可看见蒙时雍对家族亲戚的宗法观念。如果我们推测函后附加那几句话是蒙时雍所写而不错的话，我们从那几句话的词句与字体看起来，蒙时雍是一个没有经过用功学习的青年人。上海英领事馆馆员富礼赐（R. J. Forest）曾到天京去会见过他，说他容颜枯槁，正是一个虚耗过甚的青年的样子，在综理政事之时，他完全是一个小孩子，这一个侵略分子企图要把他当作是个小孩子来对付[①]。蒙时雍少年参加革命，但他到天京之后，惟知享受荣华，耽于安逸。也可见蒙得恩的家庭教育，远不足与忠王李秀成教子不负父训，为国良臣的家教[②]相比。至于蒙得恩死后，天王命蒙时雍袭父职，与干王洪仁玕、天将李春发同理朝政，以一个没有才能的袭荫青年而秉国大政，是太平天国革命的局限性在后期的一种表现。

① 见富礼赐著《太平军的家居》。

② 见《忠王李秀成谕侄容椿男容发书》。

幼天王洪天贵福自述

我广东人，自少名洪天贵；数年前老天王叫我加个福字，就名洪天贵福。登极后，玉玺于名字下横刻真主二字，致外人叫洪福瑱。现年十六岁，老天王是我父亲。他有八十八个母后，我是第二个赖氏所生。九岁时就给我四个妻子，就不准我与母亲姊妹见面。老天王做有《十救诗》[①]给我读，都是说这男女别开，不准见面的道理，我还记得几首。我九岁后想着母亲姊妹，都是乘老天王有事坐朝时偷去看他。老天王叫我读天主教的书，不准看古书，把那古书都叫妖书，我也偷看过三十多本，所以古书名色也还记得几种。从来没有出过城门。本年[②]四月十九日，老天王病死了，二十四日，众臣子扶我登极，拜了上帝，就受众人朝贺。朝事都是干王掌管，兵权都是忠王掌管，所下诏旨，都是他们做现成了叫我写的。以后我就叫幼天王，我四个妻子都叫幼娘娘。

六月初六日[③]五更，我梦见官兵把城墙轰塌，拥进城内。到了午后，我同四个幼娘娘在楼上，望见官兵入城来了，我就往下跑，幼娘娘扯住不放，我说下去一看就来，便一直跑往忠王府去了。忠王带我走了几门，都冲不出来，到初更时候，乃假装官兵，从缺口出来，才出来千多人，就被官兵知觉，尾后都被截断了。

---

① 十救诗内容是：《妈别崽》、《姊别弟》、《哥别妹》、《嫂别叔》、《哥别婶》、《爹别媳》、《孙别婆》、《男别女》、《最紧喙》、《最紧心》共十首。这部诗洪秀全曾经刊行，原书现藏伦敦不列颠博物院东方部。

② 本年为太平天国甲子十四年，即公元 1864 年。

③ 太平天国甲子十四年六月初六日，相当于清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公元 1864 年 7 月 19 日。

到广德州只剩数百人，就约堵王等分路来江西寻康王、侍王。沿途节节打仗，不计次数，到那日到杨家牌[①]，我就说官兵今夜会来打仗，干王们都说官兵追不到了。三更时候，四面围住，把我们都打散了。官兵追得紧，我过桥丢下马来，他们把我扶过岭。官兵追到，我与身边十几个人都挤下坑去。官兵下坑来，把他们全数都拿去了，不知何故，单瞧不见我。我等官兵望前追去，独自一人躲入山里，藏了四天，饿得实在难过，要自寻死。忽然有个极高极大的人，浑身雪白，把一个饼给我，我想跟他去，他便不见了。我将饼吃下，就不饿了。又过了两日，下山到了唐姓人家，我说是湖北人，姓张，替他割禾，他给我饭吃。他那里有人剃头，我就顺便也剃了。住了四日，唐姓人叫我回家，我就走到广昌的白水井。问人说是往建昌的路，我怕建昌有官兵，就回头。有一个勇说我是长毛[②]，把我衣服剥去了。又走到瑞金地界，就有一个勇，叫我替他挑担，我说不会挑。又回头走到石城地界，就被他们把我带到营中。（下删）

跋

上面《幼天王洪天贵福自述》一篇，据《逸经》第二十二期所载刻本著录。

洪天贵福是天王洪秀全长子，清道光二十九年（公元 1849 年）十月初九日出生在广东省花县官禄垌村。

太平天国甲子十四年（公元 1864 年）四月，天王逝世，群臣拥戴他即位，时年十六岁，称幼天王。六月初六日，天京城陷，洪天贵福走到安徽广德州，堵王黄文金迎他入浙江湖州。干王洪仁玕与黄文金定议入江西会合侍王李世贤、康王汪海洋去湖北再会扶王陈德才大军，据荆、襄以图中原。于是由浙江经安徽入江西。到江西石城被敌人袭击，军散被俘。这年十月，在江西南昌殉国。

这篇自述，是洪天贵福被俘后写的[③]。他在这篇自述中，详细叙述天王

---

① 杨家牌在江西石城县。

② “长毛”，是清朝统治者和地主阶级对太平天国的称谓，因太平天国恢复中国古代的装束，留长发，所以清朝统治者和地主阶级就用污蔑的语词叫太平天国做“长毛”。

③ 这篇不是洪天贵福的亲笔自述，须据考证说明，或删去。

给他的教育，叙述天王的逝世与他的登极，叙述天京的失陷与忠王保护他的突围出走，叙述转战安徽、浙江、江西的经过与在江西石城的被俘。他以简短的文笔，流利的语体文，把他的历史与遭遇，扼要地、生动地叙述了出来。这可见天王提倡语体文对他的好影响。另一方面，他在自述中，又谈神说梦，这又反映了天王给他的宗教教育的深重的毒害。

干王洪仁玕自述

现年四十三岁，广东花县人。自幼读书，至二十八九岁经考五科不售，习经史天文历数，遍遊各洋避祸，实因我主天王庚戌金田起义，各宪严查，不能家居也。辛亥年遊广西，到浔州圩（府），寓于古城候（侯）姓之家四十馀日，不能追随我主天王，不遇而回。癸丑遊香港，授书夷牧。甲寅由（遊）上海，洋人不肯送予进南京，其上海城内红兵[①]不信予为天王之弟，乃在夷馆学习天文历数。是冬返回香港，仍习天文，授教夷牧。坐火轮船四日到港。吟诗一律：

船帆如箭斗狂涛，风力相随志更豪；
海作疆场波列阵，浪翻星月影麾旄。
雄驱岛屿飞千里，怒战貔貅走六鳌；
四日凯旋欣奏绩，军声十万尚嘈嘈。

一连四年在香港。己未年，洋人助路费百金，由广东省到南雄，过梅岭，到饶州蔡康业营。八月内与天朝辅王在景德镇打仗败，弃行李一空。由饶州到湖北黄梅县，知县覃瀚元请予医其侄头风之症，得有谢金。在龙坪办货物下江南，于三月十三日到天京，蒙我主恩封福爵。二十九日封义爵加主将，四月初一日改封开朝精忠军师顶天扶朝纲干王。予因初到，恐将心不服，屡辞，未蒙恩准。予原意只欲到京奏明家中苦难，聊托恩荫，以终天

① 指在上海起义的刘丽川小刀会军队，因为刘丽川的军队是用红巾扎头的，所以叫做“红兵”。

年，殊我主恩加累累，念予苦志求名，故不避朝贵，特加殊封。予自受〔封〕以来，亦只宜竭力效忠，以报知遇之恩。己未冬，与忠王议解围攻取之策，悉载前帙。辛酉年，出师徽、浙，催兵解安省之困。四月交兵数万与英王，统往黄州、德安一路。因与忠王会剿失约，章王在桐城败绩，遂致安省不能保，而北岸陆续失陷。予因众军将机错用，日夜忧愤，致被革。皆由章王林绍璋内外阴结，而务财用私设，各守疆土，招兵固宠，不肯将国库以固根本。又章王奉命催粮不力，众只留为实自之用，遂敌人买通洋鬼，攻破苏、杭、丹、常等郡县。京粮益缺，而京困益无所恃。殊我主于癸亥年恩锡顾命，嘱扶我幼天王。予于此时三呼万岁后，不胜惶恐流涕，恐负圣命遗托。于去岁十一月奉旨催兵解围，身历丹阳、常州、湖州，殊各路天兵惮于无粮，多不应命。至今年四月十九，我主老天王卧病二旬昇天。京内人心望援不至，本欲弃城，而李鸿章[①]揣知其意，于六月轰开京垣而入。我幼天王与大臣忠王等万有馀人出京，一路平安到广德州。君臣大会，喜悲交集。因湖州粮乏军单，恐难建都立业，故议到建昌、抚州等处会合侍王、康王往湖北，再会翼王、扶王等大队。殊至□□闻□□又至□□，又予因前承诏旨顾命，自宜力扶幼天王。叹予在石城，隶也实不力，黑夜惊营，君臣失散，此诚予之大罪也，此成擒也。但思人各有心，心各有志。故赵宋文天祥败于五坡岭，为张宏范所擒。传车送穷者，亦只知人臣之分当如此，并不知人力之难与天抗也。予每读其史传及《正气歌》，未尝不三叹流涕也。今予亦只法文丞相〔而〕已。至于得失生死，付之于天，非吾所敢多述也。

本藩与老天王原是五服宗港（派），巷里相接，长年交遊起居，颇有见闻而知者。我主天王长予九龄，予只知其天亶圣聪，目不再诵，十二三岁经史诗文，无不博览。自此时至三十一岁，每场榜名高列，惟道试不售，多有抱恨。丁酉年，圣寿二十五岁，在广州领卷考试，由学院前街转至龙藏街，偶遇一长发道袍者，另有一人随侍，手持书一部九卷，未号书名，敬赍递献，面嘱云："功名二字，尔应大受，切勿忧，忧必病。"言罢，飘然而去。我主持回试馆，喜与众友谈论场内诗文，无暇窥览。殊此科揭榜不售，心中忧愤，在舟吟诗云：

---

① 此处应作曾国荃，因当时围攻天京的是曾国荃而不是李鸿章。

龙潜海角恐惊天，暂且偷闲跃在渊；
等待风云齐聚会，飞腾六合定乾坤。

回家果得一病，不省人事。三月初一日病笃，乃召父母伯叔及王长兄王次兄到伊御榻，垂泪云："今予必不久人世，有负父母兄长教育大恩矣。盖予魂遊天堂，目见无数天使，身穿龙袍角帽，在路傍陈设礼物迎接。予魂到一所，见是金砖金瓦，辉煌无比，张挂文字，尽是规铭宝训。予亲读后，即有二三天使剖换衷肠。又有老妇携予到天河洗浴，嘱云：'不要与众人顽弄，致污己身'云云。有顷，见一位金须黑袍高大老人，赐一剑，垂泪对予云：'吾召秀全来此，令尔知天下人尽是我生我教，尽是食我食、衣我衣，即眼所见耳所闻都是我造的，卒无一人知恩谢恩，反将我所造的物，认做木石偶像之恩。世人何无本心一至于此！尔切勿效之！'嘱毕，即命予放胆行之。既所见如此，必不生矣。"述毕此情，忽生惊恐之状，而王长兄次兄以为其神困惫，乃放倒御榻上。此时我主又见一龙一虎一雄鸡来至榻前，遂又翻身起坐榻上。众人只见怆惶若此，未知所见为何也。及晓，鸟语喧哗，乃吟七绝一首：

乌向晓兮必如我，太平天子事事可；
身照金乌灾尽消，龙虎将军都辅佐。

吟后忽东窗红日射入御床，遂一身麻木，毛骨悚然，即昨夜卧不能起之病，亦不知消归何处矣。应验"身照金乌"一句诗也。此时匍匐起来卧室，见父亲及乡邻族老人等，俱云："我是太平天子，天下钱粮归我食，天下百姓归我管。"并述天父如何教导等语。众人不知所谓，咸以为颠狂也。一连四十多日，所言所行都言打江山、杀妖魔的话，众尤不知所指耳。此时吟诗云：

手握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民悬。
眼通西北江山外，声振东南日月边。
展瓜（爪）似嫌云路小，腾身何怕汉程偏！
风雷鼓舞三千浪，易象飞龙定在天。

又《吟剑》诗云：

手持三尺定山河，四海为家共饮和。
擒尽妖邪归地网，收残奸宄落天罗。
东南西北敦皇极，日月星辰奏凯歌。
虎啸龙吟光世界，太平一统乐如何！

至四十馀日，性灵复元，默然静思，慨然大志，以为上帝必不我欺。所到结交，以诚以信，坐立行止，肃然以身正大人，戒尽烟花酒僻等事。凡举监缙绅人等，各皆叹其威仪品概，故所至皆以身率教。凡东西两粤富豪民家，无不恭迎款接，拱听圣训，皆私喜为得遇真命天子也。有龙母庙毁偶像题诗云：

这等断非神，愚顽何作真！
太平天子到，提醒世间人。

又《题日》诗云：

五百年间真日出，那般燐火敢争光！
高悬碧落烟云卷，远照尘飞鬼蜮藏。
东北西南勤献曝，蛮契（夷）戎狄尽倾阳；
重轮赫赫遮星月，独擅贞明耀万方。

又因土人说六窠（乌）庙十分灵显，主询其信堪舆，打死母亲以葬，且出入喜男女和歌，得道为神云云。故题诗斥毁云：

举笔题诗斥六窠（乌），该诛该灭两妖魔；
满山人类归禽类，到处男歌和女歌。
坏道竟然传得道，龟婆无怪唤家婆；
一朝霹雳遭天劈，天不容时可若何！

又闻甘王庙日夜显身，庙祝不敢亲在庙内奉祀；土人有敢议者，即行作祟，其家不安，必得祷祝方止，且降迷童子，攀知县口口，该知县许以龙袍才肯放去，我主偕南王冯云山行二日到象州，亲临该庙。然人人称说该庙灵赫，乃入庙拆其真衣木像，题诗云：

题诗草檄斥甘妖，该灭该诛罪不饶；
打死母亲干国法，欺瞒上帝犯天条。
迷缠男妇当雷劈，害累人民火定烧；
作速潜藏归地狱，腥身那得挂龙袍！

又见有吹吸鸦片烟，劝戒诗云：

烟铳即炮铳，自打自受伤；
多少英雄汉，弹死在高床。

又时将上帝造化天地山海万物，令人知保佑大恩，俱出上帝也。盖人生天地，眼无三光之明及五行之火，虽泰山湖海亦不见。其眼光非由己光，是天之光扶助也。鼻之呼吸，刻不能不与天气相通；若半刻不呼，必死无疑。口食之米菜等物，耳通之风声，性灵之降，自维皇上帝。无一不是上帝保佑世人，刻不能少，何世人忘本瞒天，不识生命之源，反说自己本事得来？何其被妖魔菩萨迷懵至此？即古圣贤虽有功德于人，不独念伊功，且当实力效法，何世人一拜便了，竟不学尧、舜、孔、孟之德，独冒为其徒可乎？常将此等天理物理人理，化醒众人。而众人心目中见我主能驱鬼逐怪，无不叹为天下奇人，故闻风信从。且能令哑者开口，疯瘫怪疾信而即愈，尤足令人来归。故于癸卯、甲辰、戊申、己酉等年，与南王往返粤西数次，俱有树立。

至庚戌年，因来人[①]温姓富豪欺人，与土人争斗、而贵县知县准土人与来人相杀起衅，即有张家祥、大鲤鱼、陈贵、苏三相、李士魁等寇，打邻

① “来人”即“客家人”。

劫乡，相率为祸。而拜上帝之人俱不准其帮助，只令凡拜上帝者团聚一处，同食同穿，有不遵者即依例逐出。故该抢食贼匪被官兵逐散一股，即来投降一股，惟恐天王不准，故严守天条规律，不敢秋毫有犯。天王劳心，即将博白、贵县、象州、金田、花洲[①]如来扶主等队，俱立首领，偏（编）以军帅、师帅、旅帅以下等爵。男女有别，虽夫妇不许相见。故所至无不胜捷。且有东、西、南、北、翼五王为之谋猷，有李开芳、李开明、林凤祥、罗大纲、陈承瑢、秦日纲等为统兵之将。一时风云会合，非人力所能为也。且东王蒙上帝降托，能知过去未来，令人钦服之至。且东王能代人赎病，至耳聋流水，口痙流涎，二月馀之久，众有疑为废人者，殊后有一日即开口病愈，每有所言即验应。而西王萧朝贵蒙天兄降托，即能大获胜仗。故当时所战克者，皆西王蒙降托之力也。

又细推其在金田起义之始，固由历年神迹所致，乃众心坚如金石，又因当时拜菩萨者忌恶拜上帝毁其所立偶像，因各攻迫，日聚日众。凡有攻仗，皆有天助神奇。贵县白沙兄弟，被山尾村抢去畔牛，十馀兄弟追杀至该村大胜。该村人演戏旺其菩萨，又看戏人自惊，自相践踏，该村数千家从无人敢欺者，被十人打胜。又博白、鹿（陆）川等处团聚数千兄弟，路经半月到金田，象州亦被迫团聚数千到金田。此时天王在花洲胡以晄家驻跸，乃大会各队，齐到花洲，迎接圣驾。合到金田，恭祝万寿起义，正号太平天国元年，封立幼主。次则移跸到大黄岗（江）数捷。次则移跸到东乡[②]、象州，转至武宣。闰八月初一日，入永安州，镇守过年。

壬子春，弃永安到新回[③]一路艰险，屡战屡捷。到桂林围攻多时不克，弃围过湖南等处，大招士马，一路士民乐从，秋毫无犯。攻全州下之。南王冯云山中炮昇天。一路势如破竹，因未在阵中，不能细述。

又发西王大队直攻长沙。而秦日纲、陈承瑢等陆续进发。前队正在大获胜捷，破进外城，攻围正急，而内之士民亦目见张惶搬迁。殊西王在敌楼上装束异常，窥伺内城，忽被流星炮弹中伤昇天。而天王、东王即速催兵前来接应，幸得保全无事。乃在河心孤州，用诱敌伏兵计胜捷，溺死清兵不计其

① 花洲在广西平南县。
② 东乡在广西武宣县。
③ “新回”当是“仙回”之误。仙回，岭名，是当时太平天国永安被围大战的地方。

数。乘胜弃长沙不围，直捣益阳，杀寨（赛）妖头[①]，获舟数千，得古人遗下红粉不计其数。渡湖到岳州，下武昌。乘胜席卷，声势甚大。此时两湖兵将，望风归顺，在天王万寿前破汉阳、武昌。祝寿后，即发兵虚攻黄州，得而不守，撤兵回省。而江南陆建瀛[②]得闻此消息，即离南京城，统兵尚（上）遊。田家镇接仗，数万兵将一鼓瓦解，孤身回南京，闭门固守。癸丑二月，天兵到南京，由仪凤门攻入，不半月而平定。

即发兵下取镇江，上取无为运漕镇，守安庆，复湖北，下扬州。后乃发兵扫北，虽所到以威勇取胜，究系孤军深入，数月之间，北京日夜戒严，各有准备，覆没忠勇兵将不少。

此后幸东王律法森严，兵势迭有兴屈，难以远征。甲寅、乙卯，大破何钦差。丙辰年破东门向荣[③]。是年七月，东王昇天，北王亦丧。丁巳，翼王远征，国政不能划一。戊午年，乃封陈玉成为前军主将，李秀成〔为〕后军主将，李世贤为左军主将，韦志俊为右军主将，蒙得恩为中军主将兼正掌率，掌理朝政，稍可自立。惟被张家祥四面筑长城围裹京都，仅通浦口一线之路，车运北岸粮米以济京用。

己未年，予由粤东到天京，我主天王念予少有聪慧，陞封各爵。继封英王、忠王等，各有奋兴之志。忠王三次面□画策，予曰："此时京围难以力攻，必向湖、杭虚处力攻其背。彼必返救湖、杭，俟其撤兵远去，即行返旆自救，必获捷报也。"乃约英王虚援安省，而忠、侍王即伪装缨帽号衣一路潜入杭、湖二处，因忠王队内贪获马匹，未得入城，即被紧闭城门，复经开挖地垅，攻入杭城。惟□□城未破。料围京之清兵撤动，此刻重在解京，不重在得地，忠王即约侍王由小路回师。后果大解京围。英王破头关而入，侍王破燕子矶而入，忠王兜杀句容一带。三月二十六日解围。

四月初一日，登朝庆贺，且议进取良策。英王意在救安省，侍王意取闽、浙，独忠王从吾所议云："为今之计，自天京而论，北（西）距川、陕，西（北）距长城，南距云、贵、两粤，俱有五六千里之遥。惟东距苏、

---

① 指清钦差大臣赛尚阿，案赛尚阿并未被杀，此处误。

② 陆建瀛为清两江总督。

③ 向荣是清钦差大臣，统江南大营驻在天京东门外孝陵卫，进攻天京；所以洪仁玕说"破东门向荣"。

杭、上海，不及千里之远。厚薄之势既殊，而乘胜下取，其功易成。一俟下路既得，即取百万买置火轮二十个，沿长江上取。另发兵一枝，由南进江西。发兵一枝，由北进蕲、黄，合取湖北。则长江两岸俱为我有，则根本可久大矣。”

乃蒙旨准，即依议发兵，觉为得手。及取苏、杭等郡县后，英王如议进取蕲、黄，忠王由吉安府绕取兴郭（国）州等县。殊忠王惮于水势稍涨，即撤兵下取浙江。英王因忠王既撤，亦急于解救安省，遂失前议大局之计[①]。

后虽得杭州等郡，而失一安省，为京北屏大有可虞之势。殊忠王既抚有苏、杭两省，以为高枕无忧，不以北岸及京都为忧。故予行文晓之曰：“自古取江山，屡先西北而后东南，盖由上而下其势顺而易，由下而上其势逆而难。况江之北，河之南，自〔古〕称为中洲渔米之地，前数年京内所恃以〔无〕恐者，实赖有此地屏藩资益也。今弃而不顾，徒以苏、杭繁华之地，一经挫折，必不能久远。今殿下云有苏、浙可以高枕无忧，此必有激之谈，谅殿下高才大志，必不出此也。夫长江者，古号为长蛇：湖北为头，安省为中，而江南为尾。今湖北未得，倘安徽有失，则蛇中既折，其尾虽生不久，而殿下之言，非吾所敢共闻也。”后忠王覆以“特识高见，读之心惊神恐，但今敌无可败之势，如食果未及其时，其味必苦，后当凛遵”云云。此后□妖买通洋鬼，交为中国患，无非力所能强为谋之耳。（下佚）

跋

上面《干王洪仁玕自述》一篇据刻本《伪干王洪仁玕亲笔供》著录。这一部刻本是当时反革命分子刊刻的，所以狂吠革命英雄的封爵为“伪”，革命英雄被俘后写的自述为“供”。刻本书面无题字，共十三页，第一、二两页为洪福瑱供，即《幼天王洪天贵福自述》，第三页至第十二页前六行止，为《伪干王洪仁玕亲笔供》，第十二页前七行起至第十三页完，为《洪仁政

① 洪仁玕把进取湖北、解放安庆计划失败的责任推在忠王李秀成身上，说英王陈玉成停止进攻武汉，回军解放安庆，是由于李秀成先退兵，这完全不是事实。因为当陈玉成从湖北回军救安庆的时候，李秀成正沿赣江西岸北进；当李秀成向湖北挺进连克通城、通山等州县的时候，陈玉成已经在安庆外围接连失利。所以陈玉成北路军停止进攻武汉，完全与李秀成南路军的行动无关。

供》和《黄文英供》，即《恤王洪仁政自述》和《昭王黄文英自述》，现藏中国革命博物馆。

当时英国人在上海所办的《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曾把《干王自述》译为英文，刊载在1865年7月、8月数期。《逸经》第九期又从英文译回中文。今将刻本与译本核对，译本尚多下半，并有干王就义诗数首。惟按现存刻本《干王自述》最后一句为“亦非力所强为谋之耳”，在第十二页前第六行，第七行起即为《洪仁政供》并无残阙的痕迹，英人所据来翻译的本子当是另一种刻本。按之当时反革命分子刊刻的《李秀成供》有好几种的本子，这是可能的。兹将《逸经》回译的下半附录于此，以供参考，回译文如下：

“现在说到我朝祸害之源，即洋人助妖之事。自我军两位勇猛王爵英王、翼王（？）（E-Wang）死后，我军确受重大损失，但如洋人不助敌军，则吾人断可长久支持。但一自妖军贿买洋人以攻我军，我朝连续失城失地，屡战屡败，我军无力抵挡，末日快到了。天王之自杀更令全局混乱。天京在两年长围之下，遂无力再守矣。在未结束之先，今再追述天京在太平安静时之状况。在1860及61年间，我军虽屡有失败，但吾等之努力亦常得胜利，亦有新得土地。此时我军在疆场上有两个好首领，即英、忠二王是也。后来不幸英王被人所卖，落在清军之手，因而被杀。如英王不死，天京之围必大不同，因为若彼能在江北活动，令我等常得交通之利，便可获得仙女庙及其附近诸地之源源接济也。英王一去，军势军威同时堕落，全部瓦解，因此清军便容易战胜。我军最重大之损失，乃是安庆落在清军之手。此城实为天京之锁钥而保障其安全者。一落在妖手，即可为攻我之基础。安庆一失，沿途至天京之城相继陷落不可复守矣。安庆一日无恙，则天京一日无险。其时天朝内因太平安静，绝无忧患可虞。全城觉得安全无患，各事平静如常。此时政事归我、章王、赞王三人掌握。赞王于1861年去世。天王之次兄亦干预政事。在1861至62之上半年，我掌处理外交之事，直至有某事发生令天王不悦，乃令我移交章王掌管之。当我在位时，我得一洋人为助，遇有交涉事即请其任我之繙译[①]。此人居于吾府，受我款待多时，但一日因些少误会即便

① 案此洋人即美国教士罗孝全（I. J. Roberts）。

不告而别，逃出城外，无论如何不能挽留之。

天京之围始于1862年4月，妖军在安庆及Pillers东西两妖之胜利，早令我等猜疑必顺流东下进攻天京，但从未准备彼等能突如其来如是之速。我军毫无预备，彼军若急进当早得大胜。然而彼等竟不乘胜急攻，只是占了两座炮台便自满足而停军不进；由是令我等得乘时修理炮台，分配各守卫军而准备攻击。彼等战胜之后即不事急攻，乃予吾等以所欲之机会以图准备对敌者。起初一见有危险，我等非常焦急，但危险转瞬过去，我等又放心矣。自此吾等又得稍为安静而得有自信力。每当战船停止活动之时，吾等即从事重建七里洲（Theodolite Point）及中关（Chungkuon）对面之炮台。此外，又屯战船二艘于小河内，及另置一艘于外。我们又安置几尊极好的大炮于要害之地，又为加意防卫天京计，更在狮子山上筑双重的防御线，而在山顶安置一尊重炮。如此布置，我们觉得十分妥当，足以防御一切攻击，天京此面之安全绝无可虑。惟是最大的恐慌之源乃在南城外久驻围攻之妖军，兵力常常加增。统领为曾国荃，深沟高垒，树有不败之地位，至令我们无法可驱逐之。江面之战船并不十分活动。各船依期攻击各炮台，但总是不得手反自家损失，每次均有数船被炸或遇其他死伤。狮子山头之重炮只是偶一发放。各炮台所发之炮大概已足防御任何攻击，除非敌势大盛，敌船太多，则上言之重炮始一开用，于是敌船又被驱逐远离矣。除曾国藩在天京上游之战船外，尚有战船一队在下游出现，常对天京那方面施以恐吓。但是彼等之封锁并不严密，因我们反可藉彼等之力由Eching而得米盐之接济也。妖军来攻之第一警告乃在一日晚上，中关及其上之炮台同时开炮，向一队由天京上游驶下小河之战船。因此惹起众人之注意，北岸之炮台亦急忙开炮攻击。敌船欲渡江，已驶至九洑洲，卒遭大败，因其陷于炮火前后夹攻中迫得急退。如果敌船能驶过此双方炮火而得占七里洲，又如彼等得天京下游之战船合作相助，当得些利益，因为中关以下之炮台无有保障而大部皆已毁坏者。起初，我们绝不以此围攻为十分严重，因深信忠王将必可来解救。如苏州不被攻，又如妖军无外人之援助，解围断能成功。安庆之失，天京已危，及苏州一陷，得救之望绝少矣。回忆三年前余在天京居高位，执大权，今日大局竟至如此，而余亦被辱待死，真梦想不到之事也。在我们之中，其享福最久者首推天王。起自广西田间首事诸人，惟彼存留至最后，而其结局并非丧于妖军

之手，却在自己之手。与天王同起者为东、西、北、南四王。翼王石达开亦同时被封，但其位稍次。南、西二王未及见到天京，事业未成，中途即死。东、北二王则到天京后不久即自起内讧，两均被杀。翼王见大局如此不满意，乃决离京远征，一去不回。彼在四川作战，得获胜利，亦占得数地。卒之，他被四川总督骆秉章所部擒获。关于忠王，吾只能言彼保护幼主离京而已。”

洪仁玕这篇自述，是他在太平天国甲子十四年（公元 1864 年）八月，保护幼天王转战到江西石城全军覆没，被俘到南昌时写的。

洪仁玕在这篇自述里面，简要地叙了太平天国革命的经过，也论述了太平天国失败的一些原因。其中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已经完全认识了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面目，指出太平天国失败原因之一是清朝统治者“买通洋鬼，交为中国患”。洪仁玕曾经受过耶稣教的洗礼，深中资本主义侵略者先锋队的传教士的毒，他主持太平天国外交事务与外国侵略者交涉的时候还犯过大错误，被天王予以撤职的处分。但是，他在国破家亡、身遭俘虏的时候，已经完全看清楚了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正是中国人民的死敌。这一认识，在洪仁玕说来，是从血的教训中得来的，该是多么沉痛啊！

洪仁玕在这篇自述中，振笔大书说：“人各有心，心各有志。故赵宋文天祥败于五坡岭，为张宏范所擒，传车送穷者，亦只知人臣之分当如此，非不知人力之难与天抗也。予每读其史传及《正气歌》，未尝不三叹流涕也，今予亦只法文丞相〔而〕已！”他表示他要效法文天祥凛然不屈的气节，表现了他对天国的忠贞。

遵王赖文光自述

盖闻英雄易称，忠良难得，亘古一理，岂今不然？忆余生长粤西，得伴我主天王圣驾，于清道光庚戌年秋，倡义金田，定鼎金陵，今已十有八载矣。但其中军国[①]成败，事机得失，形势转移，予之学浅才疏，万难尽述。惟有略书数语，以表余之衷肠耳。

忆予于太平天国壬子二年，始沐国恩，职司文务，任居朝班。于丙辰六年，值国家多故之际，正君臣尝胆之时，是以弃文而就武，奉命出师江右，招军以期后用。荷蒙主恩广大，赏罚由余所出，遇事先行后奏，其任不为不重矣。丁巳七年秋，诏命回朝，以顾畿辅。戊午八年春，我主圣明，用臣不疑，且知余志向，故命往攻江北，协同成天安陈玉成，佐理战守事宜，永固京都门户。受命之下，兢业自矢，诚恐有负委命之重，安敢妄怨有司之不从，且忠言逆耳，良药苦口，诚哉是言也。于辛酉十一年秋，安省失守，斯时余有谏议云："当兹安省既失，务宜北连张、苗[②]，以顾京左；须出奇兵，取荆进襄之地[③]，不出半年，兵多将广之时，可图恢复皖省，俾京门巩固，此为上策。"奈英王等畏曾国藩如神明，视楚军为罴虎，是以英王不从予议。遂率师渡庐，请命自守。复行奏加封余为遵王，遵命与扶王、启王等远征，广招兵马，早复皖省等情。

---

① 刻本"国"作"国"，案太平天国自己称谓的"国"字，一律作"国"，不作"国"，此处"军国成败"及下文"国家多故""累国之根""败国亡家""国亡家败"句均照改。又曾国藩的"国"字照太平天国的写法应作"郭"，外国之"国"也应作"郭"，刻本恐有误。

② 张指蒙城、亳县起义领袖张洛行；苗指苗沛霖，这人当时以办团练雄踞安徽寿州。

③ "取荆进襄之地"一句有误，原文疑是"进取荆、襄之地"。

此乃英王自取祸亡，累国之根也。又有忠王李秀成者，不绝知幾[①]，违君命而妄攻上海，不惟攻之不克，且失外国和约之大义，败国亡家，生死皆由此举。

至辛酉岁底，予偕扶王、启王勉强遵照，由庐渡淮，那时予知有渡淮之日，终无转淮之期。是以过五关，越秦岭，抵中原，出潼关，于壬戌十二年冬，由郧阳而进抵汉中，一路滔滔，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于甲子十四年春，由汉中而还师东征，图解京都重困。未果，以致京都失守，人心散离。其时江北所剩无所依归者数万，皆是蒙、亳之众，其头目任化邦、牛宏升、张宗禹、李蕴泰等，誓同生死，万苦不辞，请予领带，以致报效等情。此乃僧帅[②]好戮无仁之所致也，诚可谓“行一不义，杀一不辜”，如此思之，真千古不易之良言也。予视此情状，君辱国亡家败之后，不得已勉强从事，竭尽人臣之忱，而听天命。

不料独立此间数载，战无不捷，踏雪披霜，以期复都于指日。予维材微识浅，久知独立难持，孤军难久，是以于丙寅十六年秋，特命梁王张宗禹、幼沃王张禹爵、怀王邱远才前过甘、陕，往连回众，以为犄角之势。当兹大势至此，无奈天数有定，夫复何言！古之君子，国败家亡，君辱臣死，大义昭然。今予军心自乱，实天败于予，予何惜哉！惟一死以报邦家，以全臣节，惟祈鉴核，早为裁夺是荷。

跋

上面《遵王赖文光自述》一篇，据1915年进步书局出版的《太平天国轶闻》卷四著录。1925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柴萼《梵天庐丛录》也辑录有此文，但内容颇有不同。如《太平天国轶闻》本“以期复都于指日”句下，尚有“孰意李鸿章者智足谋多，兵精而将广，且能仰体圣化，是以人人沾感仁风不已”四句，《梵天庐丛录》本则无此四句。赖文光是被李鸿章部俘虏的。镇压太平天国的刽子手们如李鸿章等人常常无耻地把他们自吹自擂

① “不绝知幾”，疑为“绝不知幾”之误。

② 指清朝科尔沁博多勒噶台亲王僧格林沁。

的语句，假托是革命者被俘后说的或写的，加在革命者的口述或笔述里面，以向清朝皇帝炫耀自己，这些例子，是常见的。李鸿章奏报清朝政府论赖文光不可远解事时曾说："黄翼升、李昭庆过扬，面讯赖文光，均函称该逆词气崛强，与李秀成情状相似，不可远解，致有疏虞。"[①] 赖文光被俘后既然"词气崛强"，就可见他自述中这四句话显然是李鸿章上奏清朝政府时加上，企图在清朝皇帝之前假托赖文光所写来表扬自己的。所以此处照《梵天庐丛录》本删去。此外，在"此为上策"句下有："奈英王畏曾国藩如神明，视楚军为累虎"一语，大约也是李鸿章等加上的，所以此处也一并删去。

赖文光这一篇自述，是被俘后在扬州写的。李鸿章奏报清朝政府说："据吴毓兰禀呈赖逆亲笔书写供词，详述十馀年来谋叛情形，资格之老，狡计之多，一一如绘。"[②] 便是指这一篇自述说的。

赖文光在他的自述中，简要地叙述了他的一生，还批评了太平天国后期两个军事领袖——英王陈玉成和忠王李秀成。他批评陈玉成不采纳他的建议，退守庐州，是"自取祸亡，累国之根"，这个批评是正确的。至于他批评李秀成"妄攻上海"，致"失外国和约"，"败国亡家""皆由此举"，这一个批评却有错误的和正确的两方面：错误方面是当时外国侵略者在取得《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之后，一定要与清朝统治者互相勾结干涉太平天国革命，并不是如同赖文光所说由于李秀成进攻上海，致"失外国和约"。但是，当壬戌十二年（公元 1862 年）春，李秀成进攻上海的时候，安庆已经失陷了，安庆是天京最后一道屏蔽，因此天京就面临着敌人进攻的危险。这时候，太平天国军事上只应力争上流，而不应用兵上海，否则就犯了两面作战的错误。太平天国对这一点没有作慎重的考虑，就贸然进攻上海，致促使曾国藩与外国侵略者加紧联合对太平天国进攻。曾国藩一方面派李鸿章带淮军乘英国商船冲过太平天国的江面，进援上海；一方面派曾国荃从安庆沿江东下进攻天京。结果，李秀成进攻上海不下，救天京又不能把曾国荃打退，两面受敌，江、浙先陷，天京跟着失守，都由于这一着军事决策的错

① 《李文忠公奏稿》卷十二，同治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搜捕馀匪赖逆正法折》。
② 《李文忠公奏稿》卷十二，同治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搜捕馀匪赖逆正法折》。

误。赖文光这一方面的批评却是正确的。不过这一个决策是天王决定的，而不是李秀成决定的，李秀成只是执行天王的决策而已，这点我们却是要辨明的。

赖文光最后从容就义，表现了革命英雄尽忠革命事业，坚贞不屈的高贵品质。

第七部分

附录天地会文献

说　明

天地会是一个反清复明的秘密结社。在清朝道光末年已经在湖北、湖南、台湾、广西、广东等省起义，为金田起义作了前驱。到太平天国既建，义声四播，各地天地会都一时并起，只因山堂分峙，指挥不统一，致被清朝各个击破，于是革命领导地位遂归于太平天国。但是，在当时革命运动中，天地会在南中国的起义是发挥了它的重大作用的。

在太平天国建国后，各地起义的天地会大都是归附太平天国的，太平天国也宣布予以收容。有人说太平天国实拒绝天地会归附，考诸文献，并非实事。

现存天地会文献还有不少。此处只选录四篇。我们从这四篇文献中可以看出当时天地会在南中国起义的重要活动。

总理军机大元帅
万大洪告示

奉天承运太平国总理军机大元帅万大洪为恺切晓谕，伐暴救民事：照得天下贪官，甚于强盗，衙门污吏，何异虎狼，皆由于无道昏君，远君子，近小人，卖官鬻爵，抑贤才，以致利风日炽，上下交征；富贵者纵恶不究，贫穷者有冤莫伸。言之痛心，殊堪发指。即钱漕一事，近来增益数倍，而三十年之钱粮，已赦而复不赦，民之财尽矣，民之苦极矣！我等仁人义士，触目伤心，能不将各府州县之贼官狼吏，尽行除灭，救民于水火之中也！

刻下大兵云集，广西已定，长沙又平，将至江西等处，不得不先行晓谕：凡我百姓，不必惊慌，农工商贾，各安生业。如富厚者须预备粮食，以助吾之兵饷，多寡之数目，亲自报明，各给借券，以凭日后清偿。尔等如有勇力者，同心竭力，共兴义举，俟承平之日，次第荣封。现在各府州县官员逆我者斩，顺我者着即付印回籍，其馀豺狼差役，概行悬首示众。恐有流贼藉端滋事，准尔等指明具控，随即剿除。倘有乡民敢助贼为虐，以敌我之士卒者，无论府县乡村尽行洗灭，谅（凛）之慎之！毋违！特示，右谕通知**虪**、彪、**虩**、虎（**虓**）、**虪**。

天德二年正月日示

跋

上面《总理军机大元帅万大洪告示》一篇，采自江苏常熟图书馆藏《粤匪杂录》。

告示开首自称“太平国”，又说：“刻下大兵云集，广西已定，长沙又

平，将至江西等处，不得不先行晓谕。”可知这篇告示，是天地会假借太平天国名义，响应太平天国在江西等地起义的告示，也可知这篇告示是在太平天国军队从广西北出，进攻长沙时发的。

告示中指斥清朝统治者的罪恶说：“天下贪官，甚于强盗；衙门污吏，何异虎狼。”又说：“富贵者纵恶不究，贫穷者有冤莫伸。”这两句简短的话，表达出了当时人民对清朝统治者的愤恨。

告示末写：“右谕通知𣍐、彪、𣍐、虎（𣍐）、𣍐”，所署年号为“天德二年正月”。案𣍐、彪、𣍐、𣍐、𣍐为天地会的记号。天德为天地会所假托的大明皇帝年号。因此，这一道告示的颁布者万大洪乃天地会中人。

这是一篇代表当太平天国军队从广西北出、进攻长沙时期的天地会起义的布告。

汉大明统兵大元帅
黄德美告示

汉大明统兵大元帅黄为晓谕事：父老苦清苛法久矣，贪官污吏，政皆流为虎之苛，竭髓竣（朘）脂，民尽叹夫鼠之硕，以致山崩海溢，年凶岁饥，盗贼蜂起，黎庶鱼颉。我大明天德皇帝体天行仁，奉旨征厦，应天顺人。官斯土者，阳民无感旧，鼓吏有从军，释甲执冰（兵），军无斗志，盖其本实先揆，其所由来旧矣。

尔提督等贪生畏死，业已抱头鼠窜，饶尔一命，胆敢妄听奸谋，收拾馀烬，傲幸万一。岂知清朝天心厌绝，莫可挽回，所以弃甲曳兵，舟中之指可掬也。独不思我师兴而雨至，一洗清朝如毁之焚，尔人民等何独不识瑞应，仍感有怀二心。夫戝（贰）心果何益哉，今若此蜂螫任其肆毒，虎贲展我洪威，殆所谓天授，非人力也。特示。

天德癸丑年四月廿六日给

跋

上面《汉大明统兵大元帅黄德美告示》钞件一篇，现藏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院东方部。

告示末署“天德癸丑年四月廿六日”，天德为天地会所署的年号，癸丑年四月廿六日，即太平天国癸好三年四月廿八日，清咸丰三年四月廿六日，公元 1853 年 6 月 2 日。

这篇告示的颁布者为福建小刀会（天地会的支派）首领黄德美。考黄德美于太平天国癸好三年四月初九日（夏历四月初七日）在福建海澄县起义，

克漳州，击毙清朝总兵曹三祝、汀漳龙道文秀，分军克长泰，清朝统治者弃城逃窜，不敢抗拒，于是进克同安、厦门、漳浦等地，颁布了这一篇告示，吊民伐罪。

这时候，福建小刀会主力在厦门，清军增援后，就向厦门反攻。起义军粮食弹药缺乏，接济断绝，守到十月初七日（夏历十月十一日），撤出厦门，乘船退到海上。

黄德美起义军撤退到海上后，游弋海中，俟机要进攻漳州、厦门、延平。汀州、邵武、建宁等处会党也都此仆彼起地不断起义。黄德美又派人到天京去表示归附太平天国，东王杨秀清就派使者到福建来联络他们，不幸甫入福建境就被逮捕，而黄德美起义军不久也在海上被消灭。

关于黄德美起义事，熟悉中国会党史的日本人平山周在所著《中国秘密社会史》中记其事说："道光二十九年，新嘉坡陈正成设三合会支部于厦门，命名曰匕首会，入会者数千人。咸丰元年，陈被捕……毙于拷问之下。……后由黄威代领其众。时官吏横暴，屡迫刮豪富财货。咸丰三年，以官吏强夺豪富黄姓之财，黄威保庇之，率部下二千馀人起兵，其队长多新嘉坡人，夺占厦门附近二市镇，附从者增至八千，遂进而占据厦门。黄威乃颁布示谕，自称明军指挥官，盛抗清军，支持数月，并不扰及外人。其战也，各持人道主义，尊视生命，昼而战，夕而休，不尚夜袭，暮则稳睡，日出则争斗。然卒未能持久，粮饷药弹，清军则有馀，明军则不足。明军于是启城议款，安然乘轮而去。"案三合会即天地会的别名，匕首会即小刀会的别名。所说"黄威乃颁布谕"，便是指上面这篇告示。惟黄威称"汉大明统兵大元帅"，不是"明军指挥官"，平山周这一点是有误的。平山周这一段记载，站在客观主义的立场上进行叙述，现在看来也还是不对的，读者对此应有明辨，但却可以供读这篇告示的参考，故节录于此。

刘丽川上海起义上天王本章

未受职臣刘丽川诚惶诚恐，顿首谨奏我
皇上陛下：

臣以一介庸愚，力耕乡落，于愿已足，不期时世变迁，人民失业，夙兴夜寐，再四思维，大丈夫当立功名于乱世，不宜缩首以潜身，且仰主上圣明英武，德彰华夏，自兴仁义之师以来，不啻武王兴周之易也。即今定鼎金陵，民安国泰，四海归心，应天顺人，显然可见。

兹臣拚驽马之才，急欲见效，不揣冒昧，已于本年八月初五日寅时，率千义勇，立定上海，直至十二，连日不用尺弓寸矢，分定青浦、嘉定、宝山、川沙、南汇等府县地方，保护居民铺户，安业如常。

刻即星夜具奏，仍乞我主上早命差官莅任，暨颁赐誊黄，以顺天心，以慰民望，臣不胜恳切待命之至意！臣刘丽川谨奏。

太平［天］国癸好三年八月日奏

臣刘丽川于道光二十五年十月十日蒙劳德择先生在粤东香港传斗于臣，是暗招军士，直至今日，有以效力于主上陛下。另具宝剑一只，伏愿我主上将有以利天下。臣不胜侥幸之至！臣再附奏。

跋

上面《刘丽川上海起义上天王本章》钞件一篇，采自江苏省博物馆藏的

一部太平天国资料钞本[①]，并见南京图书馆藏钞本《忆昭楼洪杨奏稿》内。

刘丽川这一封本章，是托英国秘密卖军火给太平天国的商人嘞呐吐（Reynold）带去的。在镇江江面，被清朝水师截获，原件送清朝军机处[②]。

刘丽川广东香山县人，生于清嘉庆二十五年（公元 1820 年）[③]。他是农民出身，“力耕乡落”。据他在这封本章所述，知道他在清道光二十五年（公元 1845 年）在香港由劳德择传斗给他，加入秘密结社，暗招军士，密图革命。道光二十九年（公元 1849 年）来上海[④]，组织小刀会。

太平天国癸好三年（公元 1853 年）二月，天王建都天京，风声所播，会党都纷谋起义响应。三月，周立春在江苏青浦聚众抗粮，清朝统治者无力镇压。周立春与上海小刀会联络，约期起义。八月初一日（夏历八月初三日）周立春克复嘉定，初三日（夏历初五日）刘丽川与潘起亮（又名潘金珠）、林亚福、陈亚林等率领小刀会在上海起义。起义军纪律严明[⑤]，人民响应，在十天里面，“不用尺弓寸矢”，就克复了青浦、宝山、川沙、南汇等州县，归者如市，到处热闹异常[⑥]。刘丽川这一封本章，就是在这时候上奏的。

太平天国当刘丽川未起义前，对上海会党早已进行联络。到接到刘丽川这一封本章后，就接受上海小刀会的归附，遥加以节制。上海小刀会也悬挂太平天国旗帜，遵照太平天国的主张信仰进行革命[⑦]。

由于太平天国当时正在展开北伐、西征的军事行动，兵力不够，不可能分兵上海，支援上海小刀会。到甲寅四年，北伐军失利，长江上流又给敌人

---

① 江苏省博物馆所藏这一部钞本原来是没有名字的，后来有人取其中的一篇《桂林守城记》的篇名，题在封面上作为书名，但并不能概括内容，故此处不取此名。

② 据《筹办夷务始末》卷七江苏巡抚许乃钊奏。

③ 据罗孝全（I. J. Roberts）著《小刀会首领刘丽川访问记》。

④ 据罗孝全（I. J. Roberts）著《小刀会首领刘丽川访问记》。

⑤ 据钞本《忆昭楼洪杨奏稿·十二日接上海信》。

⑥ 据同上书《十二日录酒业张姓自嘉城旋苏口述》。

⑦ 关于太平天国与上海小刀会早有联络事，据东王杨秀清《给李闻风谕》。关于太平天国接受上海小刀会归附及上海小刀会遵照太平天国主张信仰进行革命事，据刘丽川在太平天国癸好三年九月十二日（清咸丰三年九月十四日）《致美、英、法、葡、普及汉堡各国领事公函》，太平天国甲寅四年三月刘丽川《为昭告人类起源告示》，同年四月十五日《为纠正风俗消灭邪教劝导对君亲克尽天职告示》（见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筹备委员会编《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及《遐迩贯珍》1853 年第三号（见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北京图书馆合编的《太平天国史料》）。

反攻到九江，更无法分兵上海。而上海起义军只有一万七千人[①]，兵力太单薄，嘉定等城在一个月之内，又都被清军夺去，周立春也被俘牺牲，小刀会不得不困守上海一孤城。

八月底，清军进犯上海，刘丽川婴城固守，敌不能下。这时候，小刀会最大的问题是粮食问题。但外面的粮食可以经过洋泾浜外侨居留地运入城，所以接济还未断。甲寅四年（公元1854年）八月，法国公使普布隆（Bourtoulon）首先帮助清朝，清军在法国提督辣格纳（Laguerre）海军保护之下，在洋泾浜南建筑一大围墙，来切断上海城内小刀会与外侨居留地的交通。英国上海领事阿利国、美国公使麦莲（R.M.Mclane）也与法国取一致行动，帮助清朝。阿利国把马路让与清军筑墙扎营，麦莲把房屋让出，同意把围墙延长，沿洋泾浜北岸直到护界河，把城内与城外的交通完全断绝。由于英、法、美三个侵略国家的援助清朝，上海城内小刀会食粮始绝[②]，刘丽川被迫不得不放弃上海。

太平天国乙荣五年正月十三日（清咸丰五年正月初一日），那天夜里，刘丽川乘清军过年，带领将士退出上海城，敌人四面截击，重要将领陈芝、谢安邦、李仙云、徐耀及女将军周秀英（周立春女）都被俘。刘丽川带卫士二百人冲到虹桥，力战牺牲[③]。

在起义军失败之后，小刀会领袖之一的潘起亮冲出敌人的重围，越过敌人的封锁到天京去加入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公元1861年），潘起亮以功封衡天安，随宝天义黄呈忠、进天义范汝增进攻浙江宁波，克复宁波后，建立海关，就派潘起亮管理[④]。壬戌十二年（公元1862年）三月太平军退出宁波。这年秋，太平军在上虞、馀姚一带大战的时候，潘起亮就去招集小刀会入浙，企图与黄呈忠等会师反攻宁波[⑤]。在上海起义的小刀会终于在这时候加入了太平天国，共同担负起反封建、反侵略的伟大斗争。

① 据钞本《忆昭楼洪杨奏稿·吴县禀》。

② 据拙著《向荣怡良吉尔杭阿会奏克复上海县城折跋》（此文收在1948年出版的《太平天国史考证集》一书）。

③ 据《向荣、怡良、吉尔杭阿会奏克复上海县城折》。案王韬《瓮牖馀谈》卷七记《李贼事》说刘丽川得脱险回广东。这是不可信的，因为如果刘丽川真得脱险，他断不会脱离革命，清朝反动统治也断不会让他安住在乡间。

④ 据钞本柯超著《辛壬琐记》。

⑤ 据《李文忠公奏稿》卷二，同治元年十月二十五日《克复上虞县城折》。

统领水陆兵马众大元帅陈显良致英美法三国公使照会

统领水陆兵马众大元帅致书

各大国公使大臣知照：

前者清国入寇，原约二百年交回江山与我明主，迄今二百馀年犹复不肯交回。是以我等起兵剿灭清国，复回明主疆土。所有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南京、广西皆已恢复，而广东之肇庆、花县各府州县均已望风归附，只有省城未服，刻下进兵，攻除在即。

惟各大国贸易者每每以舢艇等船，用米盖住火药，载运进省，其火炮名为防贼，而实卖与奸官，殊非正理！愿各大国自今以后，禁止舢艇装载火炮、火药、粮米等物卖与奸官所用，及以火船载渡奸兵进省。俟我等得城，然后通商便是。

兹限至年底止，其大英国大美利驾大法兰西三国所有货物在省尽行搬迁，若到新年后，所有船只不得装载往来。须至知照者。右将新定章程开列：大英国大美利驾大法兰西三国限至年底将在省各货尽行搬迁，其馀各国限三日内即要搬清。

甲寅年十二月廿四日知照

跋

上面《统领水陆兵马众大元帅陈显良致英美法三国公使照会》一篇，红纸墨书，全五折，第一折有“发逆陈显良致英法美国限至年底将在省货物尽

行搬清由”，这是外国侵略者或清朝统治者办档案的所加。第五折钤“万夫大长之印”硃印。另陈显良名片一张，红色，上面也盖“万夫大长之印”硃印。原件现存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陈显良是广东天地会起义领袖之一。广东是鸦片战争最前线，广州三元里等村农民对英国侵略军奋起抗击的事件，是对后来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影响最深的一次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斗争。鸦片战争以后，清朝政府对外与侵略者订立不平等条约，丧权辱国，对内加紧榨取人民，以补偿赔款的损失。当时人民正是处在清朝与外国侵略者双重压迫之下，过着水深火热的痛苦生活。广东天地会就在这时候，首先掀起反清运动，进入清朝统治力量薄弱的广西不断起义，给金田起义播下了火种，铺平了道路①。

公元 1851 年 1 月 11 日，太平天国在金田起义了，这一年定为太平天国辛开元年。癸好三年（公元 1853 年）二月，克复南京，建为首都，策动全国革命。甲寅四年五月十三日（清咸丰四年五月二十三日），广东天地会领袖陈开就在广东南海县佛山镇举起义旗，六月十二日（夏历六月二十四日）李文茂、甘先、何紫海、陈显良等在广州北郊佛岭市起而响应。成千成万的群众都聚集到义旗下来，在十多天里面，就组织了几十万人②。这一支巨大的革命洪流，在广东响应了太平天国。

于是陈开等分三路进攻广州，西路克石井，直接佛山，为各路大本营，北路克江村，东路克燕塘，水则扼堵，陆则进攻，合围广州③。清肇庆协副将崔大同率两广总督标兵及八旗兵出北门抗拒，清兵望见起义军，就把枪械抛弃，望风而溃，起义军杀了崔大同。清两广总督叶名琛登五层楼，麾标兵出战。标兵各以枪丢在地下，骂叶名琛说：“每月得饷九钱，叫我送死吗！”都不从叶名琛命令散去。叶名琛急命闭关发炮外击。城外有四个要塞，环城犄角，其上建筑有坚固的炮台，叫做拱极炮台、保极炮台，耆定炮台、保厘炮台，同时发炮，城内观音山炮台也发炮接应，起义军无法近城。清朝统治

① 据严正基《论粤西贼情兵事始末》，见《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八十一。

② 据朱用孚《摩盾馀谈》卷二《粤省甲寅佛山陈开之乱》。案当时朱用孚做南海县黄鼎司巡检，离佛山镇十里，陈开起义后，他即赶回广州报告，后来又在广州对抗起义军。所以关于陈开、李文茂等起义日期，朱用孚的记载是可信的。

③ 据陈坤《粤东剿匪纪略》。

者就靠了这几个要塞来死守广州[①]。

当时广州附近的顺德、香山、东莞、清远、英德各县都克复，起义军在各地设政府治理，以陈开首举义旗，推他做盟主，远近听他命令[②]，合力来围攻广州。

在那时候，起义军既没有摧毁敌人炮台、压倒敌人火力的攻城武器，它就无法攻进广州，只有用围城的战术封锁敌人对外的交通线，断绝敌人的接济，等到敌人弹尽粮绝的时候，广州才可以攻取。但英、美、法三个侵略国家却起来帮助清朝，把大炮、火药、粮米偷运入广州城，接济清朝统治者，并用轮船帮助清朝运兵进广州城。当时有一个在广州城抗拒起义军的清朝官员叫做朱用孚，他被派去香港采购军火粮食，后来他在所著《摩盾馀谈》里自供说："城中米食军火已竭，饷道中断……沈公命余乘洋人轮船到香港采办洋药以弃军实，城中恃以无恐。"起义军就在太平天国乙荣五年正月初六日，即阴历甲寅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以统领水陆兵马众大元帅陈显良名义发出上面著录的这一封照会给英、美、法三国公使，抗议他们以粮米、火药、大炮接济广州清朝统治者，和以火轮船运送清朝军队入广州城等等不法行为，并限令英、美、法三国在广州城所有货物在本年底内尽行搬清，到新年后所有船只不得往来。

这是一个正义的抗议，这是为了要达到克复广州消灭清朝统治者必要的措施。但是，英、美、法三个侵略国家的公使接到了照会，却蛮不讲理，仍然源源不断地援助清朝统治者，坚决地反对中国人民。广州清朝统治者由于英、美、法这三个侵略国家的援助，就解救了它的危险，并且把起义军打退。

起义军攻广州不下，后来分为三路：一路是陈开、李文茂等率领，他们在乙荣五年（公元 1855 年）四月入广西，八月克复浔州府。陈开改浔州为秀州，府城为秀京，国号大成，陈开称洪德王，李文茂称平靖王，梁培友称平东王。陈开领有浔州前后七年，到辛酉十一年（公元 1861 年）七月，战败被执不屈死。另一路是周春、陈荣等领导转战到江西去，乙荣五年冬，翼王石达开从湖北攻入江西，这一支广东天地会起义军就一齐加入太平天国

① 据朱用孚《摩盾馀谈》卷二《粤省甲寅佛山陈开之乱》。

② 据朱用孚《摩盾馀谈》卷二《粤省甲寅佛山陈开之乱》。

来。由于他们的加入，给太平天国在当时军事的发展上增加了力量。后来他们跟石达开远征，到庚申十年（公元 1860 年）脱离石达开回开京，隶忠王李秀成、侍王李世贤部下。其中著名的有怀王周春、沛王谭星、陪王谭富、利王朱兴隆、列王林彩新等人。他们一直到天京失陷后，还随侍王李世贤、康王汪海洋转战到闽、广去。留下的一路是陈显良、陈带、曾超等率领，在广东活动。他们到庚申十年二月周春、陈荣等脱离石达开北返天京回到广东连州的时候，与周春等会衔照会英、法广州将领与英国驻香港陆军提督，当时陈显良称镇国公，陈带称正元帅，曾超称副元帅[①]。据他们的职衔，知他们还不曾加入太平天国，其后事迹不详。

在广东起义的天地会文献流传的不多，而这一封以陈显良名义发出的抗议外国侵略者的照会今天却幸得保存下来，这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这一封照会，揭穿了外国侵略者伪装中立的假面目，也充分说明了太平天国时代在广东天地会陈开、李文茂、陈显良等领导之下的广东农民起义军对外国侵略者的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

① 原件存伦敦不列颠博物院。

天地会文献录

题　记

《天地会文献录》，重庆正中书局 1943 年初版，1947 年上海再版。1986 年，作者将其中《贵县修志局发现的天地会文件》、《守先阁本天地会文件》、《陶成章教会源流考》三种，并加上一篇后序，书名仍作《天地会文献录》，收入《困学丛书》印出。今考虑到该书原附有作者论文两篇：一、《水浒传与天地会》；二、《论近代秘密社会史料的本子》，合同上述资料一起，对促进天地会和水浒传的研究是有帮助的。特别是《〈水浒传〉与天地会》一文，还反映了作者早年对《水浒传》的一些看法，故仍予保留，今选用 1943 年重庆初版本编入全集。至《困学丛书》中所收的后序，移置全集杂著·序跋文存。

作者晚年又将研究所得改写了《水浒传与天地会》一文，收入 1992 年出版的《水浒传原本和著者研究》中，读者可参阅。

龚　序

癸酉贵县修志，发现民族革命史料甚多，为编近代史者所重，天地会文献是其中之一脔也。太平军兴，人知其奋迹金田，而未知其实酝酿发轫于贵县也。故贵县当时革命思潮极为澎湃，会党林立，名目繁颐，如黄祖喜之洪杰会，李亚富之洪志会，刘裕琨之洪天会，郭南之忠义堂，北山之洪家会，光绪旧志纪载綦详。会虽分歧，而宗旨则一，咸以反清复明实行民族革命为言，依天地会为依归也。

太平军覆没，会党销匿。其文件为时禁忌，挟藏者罪，毁弃惟恐不及，癸酉修志距太平天国八十馀年，欲蒐集其文献，尤难乎其事。余躬访邑中遗老，一再研求，既许以重金，又保障其不受牵累，乃于县西覃塘附近发掘地窖，始获此天地会文献，初欲纂入新志，后以志例所拘，事属普遍，非限于一隅，遂不辑收。罗君尔纲时任特约编纂，以此文献关系重要，极意研讨，今编为专书，其论列详确，视海内记载天地会之文书大有霄壤之别，洵近代史之重要史料也。尔纲属予，兹略述数言，用志缘起。

中华民国三十一年七月十四日　贵县修志局局长龚　政雨庭谨叙

自　序

天地会又名三合会，或称三点会，长江一带又称哥老会，而会中人自称则统曰洪门，乃中国近世南方广播于民间之革命党。自乾隆五十一年（1786）林爽文起事于台湾，迄于清季加入兴中会后郑士良惠州之役，皆曾以无数鲜血染成一页页反清纪录，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具有其深远之光荣历史。故天地会研究，不待言自应为中国近世史中一重要节目。然中国学者对此项史事之研究者殊尠。揆其原因，则由于未睹天地会文献，以致无从着手研究也。民国二十三年冬，尔纲刊行广西《贵县修志局发现之天地会文件》于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翌年萧一山先生汇纂彼在伦敦不列颠博物院所蒐集之天地会文件为《近代秘密社会史料》，由国立北平研究院刊行，自是国内学者始得睹天地会文献面目，而渐开研究之风气焉。

《贵县修志局发现之天地会文件》，学者称为“贵县修志局本”，公认其史料价值甚高。特以流传不广，学者访寻，每以为苦。又二十五年罗汉先生发表其家《守先阁藏天地会文件》于《广州学报》，而清末洪门中人有陶成章者，曾撰《教会源流考》，初刊于章太炎之教育今语杂识社，后复重刊于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均为天地会之文献，当时见者甚少，今更难于访寻。因将此三种文件汇为一编，而总名其书曰《天地会文献录》，并附拙著《水浒传与天地会》及《论近代秘密社会史料的本子》两文于后，以便学者钩稽云尔。

民国三十一年五月十二日　罗尔纲

目　录

贵县修志局发现的天地会文件…… 297
守先阁本天地会文件…… 327
陶成章《教会源流考》…… 346
《水浒传》与天地会 …… 358
论近代秘密社会史料的本子…… 368

贵县修志局发现的天地会文件

反清复明根苗第一

大清康熙年间，甲寅年，三月二十五日，洪家结拜之期，众兄弟知悉：情因康熙时，西鲁番造反，朝内点起御林军兵数万不能征服，屡损兵折将，无人敢敌。以后皇上出下榜文，不论军民人等，僧家女将，山林豪杰，有能者到来扯榜，征服西鲁，即封万户侯，赏黄金万两。粘有日久，无人敢扯。后来少林寺众僧闻知，前来扯榜。军士看见，带至玉田县知县，至京都朝见皇上，龙颜大悦，帝开金口，问众僧人要多少人马。僧奏曰："不用一兵一卒，即要杜龙解粮，苏洪为先锋两事足矣"。此二人是起创少林施主，故此将恩报恩。帝即问众大师何日祭旂兴师。僧奏曰："即日。"帝即取酒赐僧人三杯，欢声而去。僧人一百零八人，个个英雄无特，方征服西鲁，得胜回朝。龙颜大悦，敕封众僧万户侯，赐黄金万两。僧奏道："我等出家人，不愿为官，黄金要来何用？即望我主赐一堂袈裟足矣，何必过赏，不过为朝廷出力。"帝见奏，过意不去；又见众僧十分见却，即赐袈裟一堂，衣锦回寺。众僧谢恩，回转少林不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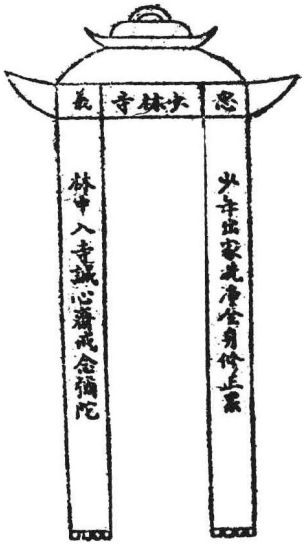
众僧一百零八人，寺中有一名马二福，乃少林寺第七条好汉，使铁棍一条，重三十六斤，故此名叫亚七。因他回寺之时他不细心将少林寺宝灯打烂，——谁知此灯乃佛门中第一宝灯，今年正月十五夜添油，点到来年正月十五夜方可添油，——众人见他打烂宝灯，大怒，赶他出去。他心怀不忿。直入京都，叩见左右丞相陈文耀、邓德胜二人面前哭哭啼啼奏曰："我不愿弃了这一座明主江山，少林寺众僧蓄意谋反，上年征鲁，通番卖国，作

为内应。我见主上仁慈，不忍坐视。”说得二相信实。细想上年征番时，见此人亦在内。况圣上御林军共调外省兵马数万，不能取胜，他一百零八人不伤一卒，全胜而回。今日马二福所奏必实。二相待至五更，带马二福面奏。这昏皇不问虚实，不念前功，问：“众卿有何高见，能灭少林？倘被他走出，定有后患。”二相出班奏曰：“依臣愚见，赏赐御酒为名，顺带御林军数万，暗带硫磺引火之物，视其饮醉睡着，焚之，方无后患。”苏洪、杜龙初战削职，因苏洪有一妹，天资国色，亚七一心追寻二人。二人闻知，自尽而死，留下桃木剑，将亚七万剐千刀。七月二十五夜三更时候，少林寺被火尽焚，可惜有功之人，一概不知。惊动佛祖下凡，化成火坑一座，救出一十八人。师徒走至下岭尾灭清村，又被清兵追来，那时手无寸铁，被他杀死一十三人，只剩五人，走至龙虎山，五虎大将会成张敬绍、杨文左、林大洪带了数百罗汉兵下山挡着清兵。五人走至岳神庙，望一望，前有大江拦住，后有追兵，惊动岳神朱光、朱开二圣，化成铜铁桥，五人随桥而过。来至惠州府云宵家洪珠寺太岁庙，方无清兵来追。此时五祖无计可施，欲想投水自尽，五人来至白沙湾口，忽然海面浮起旧麻石三块，石面有一只白碇香炉，三脚二耳，重五十二斤十三两，底有“反清复明”，中心有“洪英”二字。五人抬起，当时对天盟誓，插草为香。后来五人走至长林寺借宿，僧长万云龙（号慈光，字达宗公）盘问五人情由。五人告诉前情。后来拜万云龙为大哥，在高溪起义，因明朝崇祯失位，于后有忠臣苏洪元带出西宫娘娘李新燕出外省，产下太子朱洪英，改名天祐。高溪庙起义之时，有仙人将太子霎时出现，查问根由，原来系太子朱洪英。后五祖拜他为盟主，拜陈近南先生为军师，苏洪元为先锋，五子为五虎大将。清兵闻知，前来征剿。高溪寺万云龙大哥带支人马丁山脚下大战，失机而亡。五祖带支人马退入白苟垌。团团围住，太子绝粮而死。后来清兵退去，五祖寻着万云龙尸首，用火烧化，带在身边，走去乌龙岗安葬，坐东南，向西北，壬申分针，碑高一尺九寸三分，葬一寸深，碑上有十六字，共成四十八点，每字有三点为例。安葬之后，五祖在白苟垌万云龙大哥碑前哭得半死，大骂昏君害得少林寺好苦。即时扯烂衣裳，咬破五人手指，共合血一堆，写成朵五本，每人各执一本，随至各省招集忠心义气，暗藏三点革命，誓灭清朝，扶回大明江山，共享荣华，同乐太平天下，是以为引。

碑图第二



图一　大明主朱洪英、始祖万云龙大哥碑图式



图二　忠义少林寺碑图式



图三　达宗公和尚塔图式



图四　反清复明白碇香炉图式

诗篇及拜会互答第三

反清复明诗

新造木杨城[①]，惊动众洪英，
干戈重重起，反清又复明。

三点革命诗

三点暗藏革命宗，入我洪门莫通风。
养成锐势复仇日，誓灭清朝一扫空。

木杨城诗

木杨城内有关公，金花宝剑在斗中；
宝塔籐牌量天尺，厘戥算盘逞威风。

女娲宝镜金刀翦，太平果仔为宗洪，
云霄青莲胡金凤，五穀粮草木杨中。

浪伞松柏皆为号，桃李丝线满城中，
五副金龙扶明主，纸笔墨扇在镜中。

吉[②]星明灯来高照，大公正照夺九重；
四大忠良扶明主，五色彩旗万里洪。

---

① 木杨城乃天地会拜会之仪式，光绪二年（1876）十一月己巳刘坤一奏高州府茂名县黄十陵大等聚众结拜兄弟一案云："届期黄十陵大以竹插地，糊纸作门，名曰木杨城。又用桌椅搭桥嘱令入会之人由桥下走入城内。大哥头插双花，二哥头插单花，声称结拜之后，遇事互相帮助，如有死伤，协力照料，饮食酒肉各散等情"（《光绪朝东华续录》卷十三）是也。

② "吉"为"七"之代用字。案天地会传说阿七为火烧少林寺祸首，故天地会讳言七，凡用七字之处都代以吉字。

白碇香炉插草诗

长户[①]插草蔡德忠，落在福建招英雄；
一片丹心无更改，复转明朝第一功。

二户插草方大洪，红旗飘飘镇广东；
高溪起义扶明主，复转明朝爵禄封。

三房插草马起兴，落在云南剿灭清；
四海九州皆兄弟，去杀清朝一扫空。

四房插草胡德帝，落在湖广招兄弟；
杀尽胡人无路走，洪家从此就登基。

五房插草李式开，落在浙江坐将台；
忠心义气和兄弟，英雄豪杰尽招来。

插旗诗

福建乌旗第一枝，甘肃起义始开基；
“彪”字金兰传四海，一九江山谁敢欺！

广东红旗第二枝，高溪分开两胡时，
“寿”字根机成四九，四九变化自相依。

云南赤旗第三枝，四川起义灭胡儿，
合成“洪”字为暗记，君臣自有太平时。

湖广白旗第四枝，广西贵州共此旗；
“和”字结拜来起义，快复江山主登基。

---

① 长房落在福建甘肃，二房落在高溪广东，三房落在云南四川，四房落在湖广三楚，五房落在浙江九洞——是所流落之处。

浙江绿旗第五枝，山东兄弟暗扶持；
“同”祭此旗来起义，复转明朝团圆时。

洪门总诗十二句

初入洪门结义兄，当年盟誓表真情：
长沙湾口连天近，渡过乌龙见太平。

铜铁成桥兄弟过，桥心一看木杨城；
松柏亦知分桃李，忠节红花结义人。

忠义堂前兄弟在，城中点将百万兵；
福德祠前曾起义，乾坤一转反复明。

点古树诗

二枝古树点两边，左右松柏两相连，
松柏桃李分左右，栽种门前把两贤。

拜天地会诗

拜请五祖奉我君，天降真龙我主人；
地产洪儿兄弟众，会聚洪英去灭清。

祭五祖

一拜天为父，二拜地为母，
三拜日为兄，四拜月为嫂，
五拜五祖，六拜万云龙大哥，
七拜陈近南先生，八拜兄弟和顺。

祭亡兄

一杯酒敬东方，——
东方甲乙木，

兄弟又和睦。

二杯酒敬南方，——
南方丙丁火，
兄弟有结果。

三杯酒敬西方，——
西方庚辛金，
兄弟又齐心。

四杯酒敬北方，——
北方壬癸水，
兄弟莫多嘴。

五杯酒敬中央，——
中央戊己土，
兄弟万万古。

祭旗诗

红旗飘飘莫待迟，奠酒三杯去祭旗；
四方八面沙尘起，开刀先斩马连儿。

祭吉星旗诗

吉星旗号吉星光，吉盏明灯照木杨；
木杨城内真君子，剿灭清朝一扫空。

包头诗

红巾一条在手中，包在头中访英雄；
招集五湖并四海，杀灭清朝一扫光。

五祖祭令诗

师爷有令请新丁[①]，将军把守不容情；
兵马快持来护主，杀灭清朝复转明。

发巡风令

将令飘飘谁不尊，盟兄出外把风巡；
若有偷风来到此，拿来到此把尸分。

先锋带马入城

先锋带马入洪家，四围宝剑两交叉；
去到花亭忙下跪，先生盘问我根芽。
真金显出三河水，三六文章教不差；
二十一誓曾读过，斩吉奸儿口莫花。
银针出血鲜红现，众人饮过得荣华；
丹心直入乾坤内，火坑跳出太平沙。
义合分分人卖菓，收钱二十一无差；
义板会齐桥下过，新丁到此认洪家。——
明朝保驾大先锋，修桥补路第一功；
今夜带马城外入，本是高溪天祐洪。
将身来到城门外，敢取手本叨上台。
（问）你来做乜样？[②]
（答）奉万云龙大哥令带有数万新丁来。
（问）你有乜样来？
（答）有手本印信来。
（问）你有几早来？
（答）一点红就来。
（问）你打山来也水来？
（答）山也来，水也来。

① “新丁”即天地会初入会之新会员。
② “做乜样”就是国语“做什么”。下文凡作“乜样”处都作“什么”解。

（问）你打山来有几多只湾打水来有几多只滩？

（答）山高不见湾，水深不见滩。

（问）你船来有几只舱？有几条钉？几多条篙？几多条桅？那条为大为高？左有乜样？右有乜样？几多张帼[①]，几高几阔？几人扶持？乜人作伴？住在某省某州？某姓某名？某日某时生？某处起岸？某人看船？有乜为证？

（答）头舱红米，二舱红柴，三舱军器，四舱华光，五舱五祖，六舱关帝，左边关平，右边周仓，吉舱二十一人，八舱壹百零八人。三块板，二百一条钉。五张篷，三堂橹，六架桨，三块底，四条篙，三条桅，中心义气为大，左边有仁义礼智信，右边共同和合结万。吉十二张帼，二丈一阔，一丈高。十八罗汉扶持，水公水母作伴。水公住在广东惠州大中堂，姓橹名桨，正月十五子时生，水母住在福建福州府海童寺，厦门人氏，姓柳名德，八月十五午时生，因子午冲结为夫妇。长沙湾口渡头，乌龙江经过，三方起岸，付太平洋墟观音老母看船。有朵为证：

脚跳盘头是我家，同心兄弟不用猜。
义兄请问船中坐，三河合水养万家。

又乌龙江经过为证：

行过乌龙景色新，百花开放有名人。
龙吟虎啸山川地，高才还要认洪英。

把守头门

把守头门万云龙，一片丹心访英雄。
有忠有义放他进，不忠不义剑下亡。
阴阳宝剑日月光，拨开云雾见君王。
有忠有义剑下过，不忠不义剑下亡。

---

① “帼”就是船上的帆。

把守二门

把守二门陈定臣，丹心一片扶明君。
忠心义气公侯位，反骨奸心不容情。
此刀不是非凡刀，乃是关公义气刀。
能斩清朝奸国将，不斩洪家半分毫。

把守三门

把守三门朱国风，招集英雄去灭清。
丹心一片扶明主，反骨奸心不容情。
一得江山二得天，过了三关见中原，
今夜新丁朝五祖，太子登基万万年。

桥边饮水

义兄叫你拜灵神，三八二一不差分。[①]
饮过桥头三合水，齐家都是姓洪人。
三河合水万平流，二十一人共壹舟。
洗净凡心见五祖，反骨奸心定不留。

义合店

五色菓子在木杨，千人行过万人尝。
朱家造桥洪家过，过了桥头骨肉亲。
二板桥头一路荒，今晚带尔访英强。
有忠有义桥上过，不忠不义桥底亡。

过火坑

把守火坑红孩儿，长沙湾口路遥池。
新丁到此来经过，火坑跳出太平墟。
红旗湾湾跳过山，有忠有义，寿比南山；
不忠不义，丧在其间。

① 三八二一是暗藏一个“洪”字，故说简烟诗云：“三八二一正分明，洪字写来无加减”是也。

摩碗

莲花，莲花，富贵荣华。
有忠，有义，赏过莲花。
不忠，不义，照碗开花。

摩吉

头带红缨脚踏泥，落在人间夜夜啼。
今晚捉尔来作证，反骨奸心照此鸡。

插血诗

手执银针向手中，将来取出血鲜红。
众言异姓同竭力，胜过同胞骨肉亲。

饮血诗

饮杯红花酒，寿年九十九，
再添一个九，一百零八寿。

本身钱诗

老母打发钱三文，五湖四海结成群。
义兄问你何为证，洪英通宝不差分。

盖被

五色红罗被一张，三十六誓内中藏。
结万义兄裁剪好，洪兄盖过记心肠。

红棍诗

此棍出在宝南山，五祖留传定打关。
专打洪家不法子，一百零八定江山。

封一九

头上插花身挂红，胜过前朝赵子龙。
有日太子登龙位，洪家兄弟尽高封。

白扇

一把白扇栋樑才，洪家兄弟不用开。
有事之时拨三下，无事又怕北风来。

草鞋

草鞋本是五条龙，要把洪家信息通。
洪家写来无更改，铁板通知尽是洪。

送吉诗

西门城外一死尸，四海兄弟尽皆知。
此人不忠又不义，千刀万斩碎灵池。

埋吉诗

不忠不义乱乾坤，泄漏天机遇梦魂。
捉他斩首西门外，永世不得转人伦。

把守三河水

把守三河谢德胜，因为奉命去灭清，
时来显出三河水，洗尽肝肠一片心。

共同和合

共结联盟表真心，同谋大事密酌斟，
和气自然兄弟众，合胆同心拜五人。

结万为记

结合两京事事通，万物尽归我姓洪。
为除胡奸西鞑子，记分彪麃虣翑翑。

青菜诗

青青绿绿在园中，有粮有草远冬天。

谁人识得其中意，入到其门便姓洪。

城内宝贝

黄罗伞，香烟宝塔，五祖为高，五祖为尊，红灯为大，红米红柴红棍红笔墨，扇剪刀尺戥盘为宝彩，旗为号令，松柏为号，五色丝线为细，草为凭，合血为誓，斩吉为证，口为朋，秤为重，田为底。

三塘五井吉坵田

忠义堂　东方木井　北方水井

洪顺堂　南方火井　中央土井

青连堂　西方金井　众兄弟　食忠心井

吉坵田连山脚下二十一坵，每年落穀种一百零八斤，收穀吉十二斗。纳租穀三十六斗，纳粮三斗六升，纳粮银二钱一分四厘二。开业日耕丁朝龙朝麟。租穀万云龙大哥收。

盘问太多不知总诗

二兄[①]不必盘问我，木杨城内变化多。

三河合水流不尽，白定香炉总记讹。

又问

二月桃花枝对枝，义弟家贫出世迟。

头发未干话未晓，禹望二兄指点时。

又问物件不知

康熙流来到现今，洪家事情古井深。

又问

总法传来一首诗，会言会答二兄知。

万望二兄来指点，乃念花亭结义时。

---

① “二兄”疑为“义兄”之误。下文或作“义兄”，或作“二兄”，参差不一。

又问

二兄盘问咁凄凉，你知五祖在何方？——

你知五祖在何方，指点义弟去烧香。

回答

五祖尸骸少林寺，高溪起义万云龙。

人说你衫辉[①]

你衫不比我衫辉，八副罗裙五副齐。

穿去太平朝五祖，大鹏展羽恨天低，

人说你衫是我衫

我衫不是五副齐，任我穿着去东西。

木立其师是本世，大鹏展羽恨天低。

人说你衫是我衫。答曰：不是你咯。[②] 问：既不是我咯，你有乜字号？答曰：有洪字号，剑字号。问：你何处买？答曰：在广东。

十三行忠心街义合店买。问：你买几多丈？答曰：三丈六。问：你卖几多钱？答曰：一百零八文钱。问：你咁[③]便宜，同我买件。答曰：忠心义气，买半赠半。问：你衫几长？答曰：面前二尺一，后三尺六。问：你几多寸衿？答曰：九寸衿。问：你几多寸袖？答曰：八寸袖。问：乜人同你针？[④] 几多条骨？答曰：三条骨。问：你几多条线？答曰：五条线。问：乜谁同你裁？答曰：结兄裁。问：乜人线？答曰：金氏夫人线。

话[⑤]你是风

你话我风不是风，五色彩旗插斗中。

鹧鸪不敢到此地，洪英飞入凤凰中。

话你是牛

话我是牛不是牛，三河合水万年流。

木杨城内尽遊过，铁龙咬破中指头。

---

① “辉”粤语作美丽解。

② “咯”等于国语之“的”字。

③ “咁”作“这样”解。“咁便宜”，即“这样便宜”。

④ “针”作“缝”字解。

⑤ “话”等于“说”字，作动词用。

话你是羊

话我是羊不是羊，自细[①]食过洪家粮。
是羊上山不食叶？五马装鞍出战场。

话你不正

话我不正原是正，我家住在木杨城。
近南先生算我命，金氏邦恒不出声。

问你武艺出在何处

武艺出在少林中，百般武艺尽皆同。
逢山开路逢城进，谁人不识天祐洪。

问你头带乜样

头带籐牌披云肩，脚踏铁板天下招。
来到太平墟内过，管教山河复明朝。

问你何处来

日出东边一点红，木杨城内有英雄。
来在太平墟内过，母亲带我拜五龙。

问你入看乜物[②]

头门跪下拜母墀，合掌同心拈桂枝。
忠心义气来结拜，好比桃园三义时。

问你手内几重

四两胡丝八两线，时时伴住在身边。
二兄问我多和少，十二两重不可言。

---

① “细”作“幼小时候”解。
② “乜物”等于“乜样”或“乜嘢”，即国语“什么东西”之意。

盘问看戏

问：你看过戏无前？答：看过了。问：是乜班名？答：新好彩。问：你看几多出？答：看五出。头出“洪门大会”，文武生尽出台。二出“中堂教子”，春娥老官出台。三出“桥边饮水”，散公脚出台。四出“定国斩关”。五出“和合团圆”。打套铁龙阵。苏罗扫尾。看了十分好看，出出新，有朵为证：

小会起创在三河，结拜联盟兄弟多。

正是天本团圆日，一齐来唱太平歌。

盘问读书

问：你读过书无前？答：读过了。问：你读乜样书？答：读六本书。问：你读那六本？答：天、地、人、臣、手、祖。天本团圆，人在其中。三才并立，一体皆通。地本威风，万水朝宗。龙头凤脚，一心尽忠。人本红面，广泰超群，皆有粮草，候一主封。臣本忠义臣，骝马渡吾身。谁人识得我，现出白衣身。手本在掌中，四海一般同。正欲开来看，又怕一阵风。问：你教书先生是谁？答：陈近南。问：你几时进馆？答：三月二十一进书馆，堂中满座是洪儿。云梯自登金榜上，吉月二十五定科场。问：你读书有乜为证？答：有朵有证：

先生教习三纲常，花亭聚会作文章。

云梯自登金榜上，后来显达姓名扬。

问你欠我六百钱

二兄问我六百钱，母庙唱戏我完然。

洪门大会三百日，中堂教子一百零八文。

桥头饮水吉十二，定国斩关三十六文。

又行太平墟上过，二十一钱买果吞。

老母花亭前有话，本钱三文带随身。

大事算来有六百，除清之外欠三文。

问你面有条路

问：你肚咁大？答：福字。问：你一只脚长短？答：寿字。问：你头咁

尖？答：和字。问：你会下吧？答：同字。问：一只鼻出血？答：红水横流。问：双只鼻出血？答：双龙吐珠。问：鼻不正？答：子午正。问：口咁发？答：食天禄。问：齿咁乌？答：铁扇关门。问：口咁多？答：品字。问：你骂我？答：食菓子。问：利[①]咁花？答：铁利金芽。问：齿有几多？答：上九下十二。问：面前有条沥？答：门朝大海。问：你背有只墈？答：地镇高岗。问：你只手咁长？答：双只手过膝。问：你手一只长短？答：左文右武。问：你头发咁温？答：出世迟。问：你头发咁长？答：明朝人氏。问：你头发咁光？答：去灭清。问：你头发咁乱？答：桃李在剖乱。问：你咁多春？答：桃李花。问：你额头有点汗？答：本是明人。问：你眉毛咁疏？答：左眉三十六，右眉吉十二。问：你面咁多花？答：四十八点。问：你面咁红？答：关公面本红。问：你面咁青？答：西瓜面。问：你面咁乌？答：周仓面。问：你面咁黄？答：黄巢面，面黄心红。问：你头乌面黑？答：包公面样。问：你面咁白？答：冬瓜面。问：你眼咁光？答：千里眼。问：你耳咁灵？答：顺风耳。问：你耳咁厚？答：两耳垂肩。问：你眼一只大小？答：龙图眼。问：你头咁方？答：四方发达。问：你头咁平？答：平天一字王。问：你头有两弗？答：义气冲天。问：你头两边有两只弗？答：左右插金花。问：你头上有只弗？答：香炉脚印迹。问：你头有点油？答：红灯油。问：少了一齿？答：观音老母作含珠。问：耳未见？答：观音老母作胜靠。问：你脚咁疏？答：比吉样。问：你嘴咁尖？答：洪英嘴。问：你脚有踢？答：比吉样。问：你盖过被未曾？答：盖过了。问：你被几阔几长？答：天咁阔地咁长。问：你被有几多副？答：三十六副。问：你被有几多条线？答：二百一条线。问：几多步针？答：三百六步针。问：你何处来？答：东边来。问：你骑马来坐轿来？答：赤脚来。问：你那条路来？答：中心路来。问：你几早来？答：一点红来。问：你过桥未曾？答：过了。问：你桥底过桥面过？答：桥底过。问：你为何不从桥面过？答：有神明多。问：你有乜神明？答：桥头有土地伯公，桥尾有观音娘娘，桥中有三尊佛祖。问：你水深何得过？答：观音赐有三只红珠石。问：你无桥何得过？答：有铁板。问：你过多少步脚？答：快三步，慢二十一步。问：

---

① “利”粤语“舌”也。

过了几多个人？答：三个人。问：过了那三个人？答：结兄行先，义兄行后。问：你去到何处？答：木杨城去。问：自来ｖ昼？[①] 答：半路访英雄。问：你来个ｖ夜？[②] 答：夜访金兰。问：食几多餐？答：三餐半。问：你食乜为贵？答：二十一钱。买菓吞为贵。问：你食乜为贱？答：一文钱买四味食为贱。问：你台脚有乜？答：洪泼漫濑活。问：你在何处食？答：在洪家食。问：你在何处有米？答：宝珠有米。问：你何处有柴？答：万山有柴。问：你何处有水？答：三河有水。问：你何处有油？答：马子有油。问：你何处有盐？答：东海有盐。问：你何处有灶？答：三只红珠石为灶。问：你何处有火？答：土地祠有火。问：你何人煮食？答：结万兄煮。问：你何人烧火？答：英娇烧火。问：你何处有茶叶？答：乌石山有。问：你手拈乜进城？答：四九底挟桂枝。问：你入城食乜为先？答：食三河水先。问：你裤脚有鸡屎？答：蜡烛油。问：你一脚牛屎？答：纸钱灰。问：你脚底臭？答：来踏倒亚吉。问：你衫被火烧一双眼？答：还有三只，共成四只，烧来为凭记。问：你一只脚乌一只白？答：左铜右铁，四海新旧一班同。

出路上挂招诗

五祖当年第一功，五湖四海尽皆通。
对面不识新兄弟，持来挂招访英雄。

路上有人说打鹧鸪，即应是洪英，问何为证，有朵为证：

洪英出世在山中，声声句句访金兰。
义弟家贫多出路，万望义兄箭过山带过山。

路上有人说打鹧鸪，答：不是鹧鸪，是契弟洪英。

路上有人说骨头硬是无食得，骨头硬使沙砂拍。答：不怕得，观音老母赐三只红硃石。他说你包袱咁重。答曰：不是包袱，是鸡欉。他说打开来

① “ｖ昼”即“这样慢”的意思，用在日间。
② “ｖ夜”，也是“这是慢”的意思，用在夜。

看。答：无看得。他说边样[①]无得？答：莫说我看出眼泪，若你看，连你都眼泪出，有何为证？有朵为证：

手拈鸡攞出外遊，三包骨灰在里头。
剑字银钱来访主，一心想报少林仇。

面盆无水手巾盖住

蛟龙浅水困沙滩，时思江河得自闲。
春到风云能变化，反转乾坤日月还。

人话山有龙

走到乌龙见太平，百花开放鸟声啼。
龙吟虎啸山川地，名人自有对联题。

人话山有虎

老虎下山拜土地，四海兄弟尽皆知。
见我忠心和义气，老虎见我走如飞。

看你食使手遮

上洪下边便又洪，五祖在内来边东。
一手拨开西边去，扶起铳来见太公。

槟榔放在茶杯内

太子得落海中心，五虎大将齐来寻。
五虎大将齐来到，救起太子见太平。

茶杯一齐来

一盏大公照青天，烟茶二字两相连。
五虎大将齐来到，先食太平后食烟。

---

① “边样”等于国语“为什么”的意思，“边样无得”即“为什么不得”。

八杯茶

锺离纸扇白摇摇，李拐胡芦万里烧。
张古老人为古道，彩（采）和玉手把南桥。
洞宾背上空中剑，湘子横吹一玉箫。
曹公国舅双玉板，仙姑如意企金桥。

台上菜用碗盖住

珍珠八味在台中，因何城内不通风？
五营兵马齐来到，反清复明早登基。

问你叫乜名

义兄问我叫何名，祖居住在木杨城。
松柏林中洪姓子，金娘改我叫洪英。

问你住何处

左边桃李又发芽，梅山聚会入洪家。
花亭聚义同饮水，松柏林中是我家。

问你乜时到

义兄查我何时辰，岁次年来是甲寅。
孟秋吉月二十五，但逢好时便生人。

出世诗

十月怀胎兄未知，母辛带我到是时。
走到太平墟出世，产我洪儿教万诗。

路上见有打刀骨开刀

义兄莫使咁慌忙，义弟家贫多走岗。
等我洪英飞过去，复尾总有鹧鸪壮。

路相逢诗

云路重重不相逢，恐防对面起叱风。

鹧鸪不入洪英内，金鸡不入凤凰中。

山路诗

出门看见路三通，我在路中访英雄。

结义联盟兄弟众，反转明朝见五龙。

出行见路上有钱不得要，身中有钱放八文，凑成一百零八文。若无钱，用八只石头亦可。

桃李卅六在树根，李子吉二甚超群。

两下同连来结阵，一百零八定乾坤。

路上有人画只圈，一把刀，拈起刀，企入圈内，吟诗一首，过后请放回刀在圈上，即去。

五龙圈内过万军，结义万兄不差分。

乾坤排定安真主，外人不得入其门。

路上有人放把刀

单刀不过是惊人，何不双刀去灭清？

路上相逢清手足，洪英遇著是洪英。

路上有人放刀拦住

单刀是洪英，双刀去灭清。

相红不下马，各人有前程。

路上有人放三条草，拈中心条放诗

三条青草在路边，谁人摆出两相连？

光日之时分别散，谁知今日在眼前。

路上有条棍

手执洪棍头一枝，阳间路上莫相欺。

义兄问我何处去，结兄行早义行迟。

路上有人化条蛇

路上有人化条蛇，即是洪英来访他。

太子当头还未转，移须有日坐中华。

路上有人化只圈长一不二

乾坤胎内是洪英，是我兄弟好人情。

此圈画出无人识，谁找洪英正知音。

路上有人放五只三只石头在路

五只三只石头做一堆，谁人放出路中来？

天上风云打不散，我是洪英脚拨开。

路上有挂招借宿方停

洪英白日住草烧，黄昏今夜风来招。

借你林中来投宿，金兰得过义板桥。

出门雨伞倒转，初几拈尾，十几拈中，月尾拈落：

手拈独脚伞一枝，阳间路上莫思疑。

义兄问我何处去，结兄行早弟行迟。

出门笠帽未带放左肩，为洪英晒羽，顶肚未得食，顶背未得睡，有朵为证：

篾牌一百好遮身，五祖赐我挡雨淋。

林中知意何须问，切勿将吾作外人。

出门到义兄家洗面，左上右落，中心手巾转三下，含水进退三脚。

白云盖水水连天，拨开云雾见青天。

有忠有义照得见，无忠无义折眼前。

洗面要水洗口诗

一朵莲花在手中，莲花肚内有青龙。

一口吞入大清国，吐出明珠万里红。

去到义兄家无茶用水饮不食

二兄府内有青莲，何必来得打青龙？
花亭口下我饮过，去了青龙复大明。

二兄不在家二嫂扛茶一杯水一杯

一杯清水一杯茶，料必义兄不在家。
二兄游荡江湖外，万望二嫂作主家。

去到二兄家肚饥诗

千里行程来探兄，兄弟相逢意若何？
肚中饥饿难堪抵，望兄打砂把镜摩。

说筒烟

一枝大旗吉粒星，三八二一正分明。
洪字写来无加减，是我洪英无绝情。

烟筒落地用手捞起

五娘今日上云梯，太子因何跌落来？
快同五娘扶上马，忠良保主见齐心。
天生生水水生天，地生生火火相连。
此挂命成天地格，成时变化万万年。

问你那边来

安身住居在中华，松柏林中是我家。
万望二兄查问下，免来误认我洪家。

若用烟筒打来

五人提起打清兵，不打洪家结义人。
打府打州打县过，打灭清朝复转明。

洪字启胜蔡得忠，李姓二开方大洪，
马上招兵胡德帝，后来彪虪虪虪虪。

有人将烟筒头上过来叫食烟

反天逆地不成人，母生恩深在五伦。
为子最要存忠孝，兄弟朋友信义先。

拿烟筒来上不到天下不到地

不到地来不到天，洪竹肚内吐青烟。
老母花亭前讲过，本底无穷在眼前。
二兄叫我满文油，何必将铳打过来？
当日花亭前讲过，千祈不念旧冤仇。

路上摆石三磊

路上石头摆三间，桃园结义刘关张，
今晚古城来聚会，战鼓三声杀蔡阳。

在路上有人问你借钱

佛祖古城在路中，洪家兄弟四海通。
万望二兄放我过，百万兄弟俱系洪。
乌云盖月映长沙，洪姓同来共一家。
路上相逢通名姓，风云至正雨开花。

问：你只包袱重有几重？轻有几轻？答：重八两，轻四斤。问：你为何颠倒？答：我不颠倒，乃是反清复明。问：你包袱有何物在内？答：有三十六花边，有吉十二文鬼头，有三成员，有二十一两碎花，文文都有剑字号，有五色袈裟，有三包骨灰。有朵为证：

手拿鸡欉出外游，三包骨灰在内头。
剑字银钱来访主，一心想报少林仇。

反清复明根由

洪天世主反贼清，不怕兵多使出神。

有日踵城如破竹，京都殿内化为尘。

对联及其他第四

灵王庙对

灵威显耀支忠赫，王道助劬佑我成。

门对

入洪门非亲非故，到此地无义不来。

九层塔对

锦绣江山须重镇，旌旗仍旧壮威风。

二板对

有头有尾真君子，存忠存孝大丈夫。

忠义堂对

忠义堂前无大小，不欺富贵不欺贫。

义合店对

争夺清国一点洪，露出天机天不容。

花亭第一

花有半朝寒不雨，亭无终夜隔重云。

花亭第二

三十六声声声达上九重天天生明朝，岐山凤鸣鸣鸣唤出洪英登殿万年长。

少林寺对

少年出家洗净全身修正果，林中入寺诚心斋戒念弥陀。

桥头对

洲濑滆湖一派江汕汗沽涝，汀潮汏海汜河洽泳潇洚流。

观音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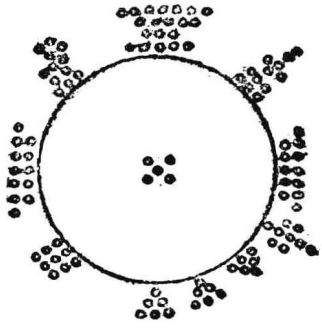
西山绿竹千年翠，南海莲花九品香。

关帝第一

匹马斩颜良，河北英雄皆丧胆；单刀会鲁肃，江南豪杰尽寒心。

关帝第二

用壹百零八文钱排



图五　破龟图

生蒲州，仕豫州，守荆州，战徐州，万古神州有德。兄玄德，弟翼德，释孟德，擒庞德，千秋圣德无双。

破龟图论

主子在上护军师，两傍三尊佛祖，四大忠良，五虎将，四吉二十八万雄兵，左有十二万雄兵，右有十二万猛将，破了清朝兵营，五龙保主登基万年。

跋

上天地会文件钞本一册，民国二十二年广西贵县修志局局长龚雨庭先生采访所得。盖贵县乃清咸丰年间天地会首领陈开占领地，应有天地会文献流传，而此钞本卷端署“与天同姓国樑钞”，按诸天地会拜天为父，拜地为母之义，殆系其会中人名国樑者之手钞本也。

此钞本内容分为四部：一引文（即序），二洪门纪念图，三洪门诗篇及

拜会互答，四对联及其他。在此钞本中，吾人可考见天地会最要之点有三：

（1）名称来历。

（2）反清复明宗旨。

（3）《水浒传》式之集团思想。

天地会名称不一，读史者每以为疑。不知其名称虽异，而皆本自洪门文献，原是一会而数名。在此钞本中分明可以考见。其取名为天地会者，则本自拜天地会诗中“一拜天为父，二拜地为母”之诗句。其取名为三合会者，则本自《桥边饮水》，《话你是牛》两诗中“三河合水万年流”，及盘问诗中“三河合水流不尽”，《先锋带马入城》互答中“三河合水养万家”等诗句。其取名为三点会者，则引文中所言“暗藏三点革命，誓灭清朝，扶回大明江山”，其义更显。凡此皆见于此钞本而可考见天地会之要义者一也。

天地会创立宗旨在反清复明。在此钞本中，不但引文开宗明义借无根神话引出“暗藏三点革命”宗旨，在纪念图内有大明主朱洪英碑图，有反清复明香炉图，且在诗篇与互答内，更充满一种沉痛的激昂的反清情绪。如《反清复明诗》曰：

新造木杨城，惊动众洪英。
干戈重重起，反清又复明。

如《三点革命诗》云：

三点暗藏革命宗，入我洪门莫通风，
养成锐势复仇日，誓灭清朝一扫空！

又如《包头诗》云：

红巾一条在手中 ，包在头中访英雄。
招集五湖并四海，杀灭清朝一扫光。

此类诗句在诗篇与互答中随处可见，盖拜会时歌咏之用，以唤起群众之

情绪，故最是动人。此钞本之可考见天地会之要义者二也。

天地会组织，本自《水浒传》式之集团思想而来，陶成章《教会源流考》曰：

> 南方之人智而巧，少迷信而多政治思想。北方之人直而愚，尚武力而多神权迷信。何以知之？曰凡山东、山西、河南一带，无不尊信《封神》之传。凡江、浙、闽、广一带，无不崇拜《水浒》之书。故白莲之教盛于北，而洪门之会遍于南。

盖一部《水浒传》思想，不外写一个“八方共域，异姓一家”，不分贵贱，“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之理想社会。故“指天地作父母”以化除家族之私见，标忠义之信条，以为人生行为之规范。此种思想，吾人可以称之为《水浒传》式的集团思想。而天地会创始者即采取此种思想以组织群众。读此钞本《在路上有人问你借钱》一首互答诗中即可知云：

> 佛祖古城在路中，洪家兄弟四海通。万望二兄放我过，百万兄弟俱系洪。乌云盖月映长沙，洪姓同来共一家。路上相逢通名姓，风云至正雨开花。

又如《过火坑诗》曰：

> 红旗湾湾跳过山，
> 有忠有义，寿比南山；
> 不忠不义，丧在其间！

此乃标明四海一家存忠存义信条之诗篇。又如忠义堂对联云：

> 忠义堂前无大小，不欺富贵不欺贫。

又如《拿烟筒来上不到天下不到地》互答诗中有云：

二兄叫我满文油，何必将铳打过来？
当日花亭前讲过，千祈不念旧冤仇。

此正与《水浒传》“其人则有帝子王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且又有同胞手足，捉对夫妻，与叔侄郎舅，以及跟随主仆，争斗冤雠，皆一样的酒筵欢乐，无问亲疏”之思想相同。凡此地方，皆可以看出天地会之组织源自《水浒传》之集团思想而来。此钞本之可考见天地会之要义者三也。

上述天地会三要义，在他种文献中，均无若此钞本之显而可考者。夫天地会同一会而取数名者，所以混淆“满清”之视听也；取《水浒传》式之集团思想以团结会员者，所以投合江湖群众之心理也；而最终之目的求所以达其反清复明之宗旨焉。故国父在《建国方略》有志竟成篇述天地会历史诏示吾人曰：

洪门者，创设于明朝遗老，起于康熙时代。盖康熙以前，明朝之忠臣烈士，多欲力图恢复，誓不臣清，舍生赴义，屡起屡蹶，与虏拼命，然卒不救明朝之亡。迨至康熙之世，清势已盛，而明朝之忠烈亦死亡殆尽。二三遗老，见大势已去，无可挽回，乃欲以民族主义之根苗流传后代，故以反清复明之宗旨，结为团体，以待后起者可藉为资助也。此殆洪门创设之本意也。然其事必当极为秘密，乃可防政府之察觉也。夫政府之爪牙为官吏，而官吏之耳目为士绅，故凡所谓士大夫之类皆所当忌而须严为杜绝者，然后其根株乃能保存，而潜滋暗长于异族专制政府之下。以此条件而立会，将以何道而后可？必也以合群众心理之事迹，而传民族国家之思想。故洪门之拜会，则以演戏为之，盖此最易动群众之视听也。其传布思想，则以不平之心，复仇之事导之，此最易发常人之感情也。其口号暗语则以鄙俚粗俗之言以表之，此最易使士大夫闻而生厌远而避之者也。其固结团体，则以博爱施之，使彼此手足相顾，患难相扶，此最合江湖旅客无家游子之需要也。而最终乃传以民族主义，以期达其反清复明之目的焉。

国父所言实深洞澈天地会之底蕴者，吾人持此册钞本以相印证，则遗教之含义愈益昭彰矣。

罗尔纲谨跋

1942 年 5 月 3 日于广西贵县

（据《困学丛书》）本补注，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

守先阁本天地会文件

五祖遗下诗

五祖分派一首诗，我今传与众兄弟：
测字梅花观世界，且看日后灭洪儿。

西鲁序

此序起于康熙十六年间，西鲁番犯界，扰□百姓，被他害杀。洪兵屡屡败阵，不能取胜。败将郭廷辉回朝，奏知败阵之事，熙主无兵可施，即宣大众上殿，语有退兵之法，即后求通侍郎，忠义我朝也。并无能将，可胜西鲁。众臣奏道：臣有计谋，皇榜往州府县张挂，不论皇亲，间有军人等，僧道释儒，老少男女，有人平服西鲁者，即封为公侯，赏万户侯。熙主准奏，即写皇榜往州府县张挂。忽有福建省福州府九连山少林寺僧人听知，扯了皇榜。御林军带众僧入城上殿，奏知。熙主问道理：众僧有何本领能胜西鲁番？众僧奏道：不用主公一兵一卒，能破西鲁。熙主大喜，即封少林寺长老为总兵之职，受先锋印剑。此印系铁铸钰，重一斤三两，刻日山两字。众僧印剑，登即挂起旂号，出马对敌。不满一月，平灭西鲁，班师回朝。总兵一举定江山，即上殿缴令，得胜大师旂号，挂到朝门外。熙君大喜，登即赐宴，御提酒壶，对面而饮，他封官职。众僧受宴，不受职，愿回寺中修行。熙主御驾送朝门外十里之遥。大小官员，百姓宫娥，观看者满街塞巷，如虫如蚁。送至十里长亭，御亲笔题对一副：英雄居第一，豪杰定无双。众僧走

到，内忽有奸臣，姓张名连秋，守大郡之职，入朝暗奏熙主：臣想朝内并无一将能平西鲁番人，今少林寺僧人，共一百二十八人，化外之人，不用兵将，能胜西鲁；且少林寺乃化外之地，又不服王化，又不受官职，倘有异心，我主江山难保。熙问曰将有何计谋取之？连秋奏曰：依臣之计，御又赐宴，众僧必喜饮，饮到更深，就用硝磺引火之物焚之，以绝后患。熙主准奏，即命御林军送宴到少林寺。众僧果然欢饮而睡，睡至更深，有三千御林军，各带硝磺火药，放火烧少林寺，众僧进退两难，登即烧死一百一十人，只剩十八人，其馀皆烧坏。十八人掌起先锋印剑，走至后殿，当跪天地神明，庇佑我兄弟不该死者，万望皇天佛祖，救我兄弟十八人。登即化开一条火路，求到二位老僧，名朱光、朱开，带我兄弟十八人出来，走到潮州府长沙湾口木杨城大浦县。兄弟又走，走到海山寺庵。兄弟抬头观看，后面官兵赶来，兄弟又走，走到□州府石城县，又被他杀死十三个。馀五人叹曰：命归黄泉路，仇恨永无消，五人又被汛兵追赶，黑夜追至白云连天，始脱罗网。兄弟又走，走到龙虎山，有吴左天、方惠成、张敬招、杨文左、林大纲，一走走到岳神庙修行。此时五人无路可走，惊动皇天佛祖，又差朱光、朱开二位老仙，化阵黄气，各如云桥，兄弟同过此桥，来到宝珠寺。题对一副：难至高溪处，不觉到宝珠。此时兄弟睡到半夜，又叹曰：身上只将难得恨，愿比死者一洒之。睡至天光，兄弟往外散闷，只见下廊尾，有三河合水，水面上浮起一只白定炉青麻石，两耳三足，身上显出，重五十二斤十三两，底有反汛复明四字。兄弟即取起，放在溪庙门口第三坵田。后来有位和尚陈近南，题起明朝一事，兄弟尊他为先生，插草为香。就将两只碗，作为圣筊，往掷一跌，兄弟跪下尘埃，祝告天地神明，日月三光，虚空过往，观音佛祖，朱光、朱开二位老仙，庇佑我兄弟们，举义报仇；二只碗若然三下不破，就有复明之兆。果然三下圣筊，碗不破。众兄弟拜朱光、朱开二位神明，看此杯报仇复明之兆。到宝珠寺说及千洪大岁得知，就拿义旗挂起、招集天下英雄，共有一百一十八人，意欲起兵报仇。众兄弟曰：古人道：学三十六名天罡，七十二名地罡。

分别血书诗

五人分开一首诗，身上英雄无人知。

此事传与众兄弟，后来相会团圆诗。

却说朱洪英太子，走到白口洞中自刎而亡，有陈近南先生，未知去向何方，后来闻知在福建省，架桥开墟，招集英雄，依五祖规例。就安五祖为大公，复效桃园结义，做先生，教习兄弟，再复明主，定中原之江山，本来胸中藏六韬三界，内藏八卦定乾坤。吾想是万云龙大哥，在此起义之时，想他恩深义重，依此例规，后来兄弟做而行。

近南诗

天公降下一能人，安排八挂（卦）定乾坤。

本立斗世皆兄弟，汎朝不久其扫平。

十二底诗

顺天和里孝双亲，天地无私定两京。

通传各省排兵将，两度分明四方寻。

英雄将来扶明主，圣帝君王就团圆。

爵禄吉星照耀我，君臣遊街万万年。

万古安排事业象，子民天地再复明。

复转下营绝汎塞，十二底字定乾坤。

雍正六年

建座高溪庙二三堂，前堂观世音佛祖，中堂关圣大帝，后堂万大哥，西边十八罗汉，左边汎（青）龙白虎，有琉璃满炉为记，天井两边有大柜两只为记，佛祖顶上有高溪祖庙四字，头戴灰帽，颈带明珠，身穿素衣，脚穿铁板，左手拿经书，右手拿白扇，左边失指，右边失甲。另庙门口有尝田一处，每年纳租穀一十八石，交与蔡德忠收管，祭扫万大哥之坟墓。

二四底

木杨城内有关公，观音五祖万云笼，大明天子龙牌位，花红宝烛甚威风。笔墨粮草皆足用，黄罗宝伞插正中。丝线古镜金较翦，结彩悬灯满城红。天边结成高杆挂，三军司命在中央。算盘红灯七星盞，五色彩旗插斗

中，左松右柏桃李种，和合公秤共茶同。糖菓槟椰拈上摆，三牲酒礼奉明君。五斋五菓敬五祖，斩七奸心作证公。单心直进乾坤内，火坑跳出逞英雄。赤胆忠心扶明主，饮过三河认姓洪。招集兄弟同结拜，雄兵百万保真龙。

三六底

插洪盟心本为明，木杨城内会洪英。出世曾誓洪胜愿，誓斩胡人必复明。当初五祖含冤日，长沙湾口泪无停。五人各省招兄弟，二九平明再复明。高溪庙内思仇日，未顺天心妄动兵。白鹤洞中亲笔写，潜身亭上看分明。内藏龘口洪为记，外分孙唐日月星，地盘注定虓虌虪，彪虌虪虪虓天边。本立斗世排左右，乌红赤白绿分明。洪水横流泛四海，滲滂淼淙结万兄。洪门总结傍边写，氮氩氤氡复回明。五人各省分房份，前后五房一九城。阳员合成山河动，彪虎龟蛇灭大汨，阴阳和成口四九，三二九五会众兄。福建陕西开二七，广东及楚成三八，广西西贵会四九，云南西蜀兵五十，河口东吴口口口，十底成工是腰平。五人执起身藏好，后来相会表真情。

五祖分别

五祖开基在少林，人修行善定乾坤。分为国中无得恨，开正西鲁实寒心。一国无能肝胆振，首员大将各逃奔。诗榜名文传各省，身寻豪杰访贤能。上写加官封进爵，洪英喜报东山鸣。英雄协力齐心到，爱化无穷灭番奴。人传四海名声到，事回西鲁起根苗。此系汨君无道理，知心同口乐共荣。朝内佞臣私暗奏，得为后患可知无？众僧不受封官去，胸中想透个良谋。兄弟铁胆肝铜反，后来白起口机谋。来到高溪同插草，相逢明主报冤仇。红花亭口兄弟众，来传各省灭汨奴，杀灭佞臣西挞子，时逢此刻永无休。

八个仙人各执一宝诗

锺离宝扇此摇摇，铁拐胡炉万里烧。
张古老人和古道，彩（采）和玉手把篮挑。
洞宾背起空中剑，湘子横吹一玉箫。
国舅曹公双五板，仙姑如意拈浮桥。

五人同父母诗

五人同父一母生，各州各省去招兵。
本祖云南高溪庙，殿前白定观世音。

洪门总诗

初进洪门结义兄，当天盟誓表真情。
长沙湾口连天近，渡过乌龙见太平。
铜铁成桥兄弟过，桥心一望木杨城。
松柏两枝分桃李，中节红花结义亭。

先锋诗

先锋带我入洪家，四围宝剑两铰牙。
入到花亭忙跪下，先生盘问我回呀。
金杯现出三河水，三八文章教不差。
银针插血心红现，众人饮过得荣华。
必会纷纷人卖果，收钱二十一无差。
西板会齐桥下过，新丁从此契洪家。

姑嫂河边叹诗

道袍血染浪飘飘，得回西鲁起根苗。
封官不受条行善，挞子胡人用火烧。
山门千载汨君灭，暗地分逃至此僚。
汨兵挤拥甚难敌，中途幸遇郭秀英。
五人结拜灵王庙，插草为香把兵招。
天地会盟同肝胆，十面埋伏在东桥。
五色彩旗金鼓振，报仇全伏在今朝。
顺天行道神明佑，诛灭汨兵转明朝。

桃木化剑诗

秀英原本是天人，玉兰金枝骨肉亲。
君逢元戎边外镇，大郡暗奏害忠臣。

旨至中途诸将恨，计中暗脱各逃兵。
路上幸逢蔡世远，白狗洞中暗藏身。
知迹奸臣查访问，私游幸遇谢邦桓。
小舟安身方得处，奸臣又知住处寻。
道德道芳寻母穴，景廷又到在山林。
姑嫂三人同一处，祭坟仗剑木杨城。

长房蔡德忠，先锋吴成天，在甘肃福建，乌旗渗号，彪字。二房方大岁，先锋洪大岁，在广东苦竹派，红旗，滲号，虌字。三房马超兴，先锋姚必达，在云南西川，赤旗，浤号，虓字。四房胡德帝，先锋李色弟，在湖广湖南，白旗，淣号，虷字。五房李色开，先锋林永招，在江南浙江，绿旗虺字。

陞斗诗

木杨城内穀满仓，双挥宝剑挂中藏。
双凤朝阳兄弟到，今晚聚会立纲常。

拈香诗

一炷心香透天廷，联盟结义复大明。
少林火烧仇须报，尽把胡人一扫平。
二炷心香入木杨，百万兄弟居忠良。
拜天为父地为母，子孙屡代万年长。
三炷心香添正炉，誓共胡人永不休。
红花亭内当天誓，反汧复明大丈夫。

古树诗

古树双枝西相连，招集兄弟在佛前。
天下洪竹去奉佛，将来酧谢万兄先。

陞斗诗

三圣佛母在中堂，文经武纬□□□。
两边都有文武将，请入我主座中堂。

急令旗诗

五色彩旗招万军，九龙登基是朱洪。
本立斗世皆兄弟，顺天多寿合和同。
五色彩旗招四方，拜盟兄弟到木杨。
兄弟真心来结义，日后尔帝各封王。

灯诗

油灯年内照青天，高溪庙内聚群贤。
同心协力公侯位，反骨奸心在眼前。

七盏诗

四檯四角七盏灯。四皮城门开两边。
义兄问我何为证，身遇黄龙上□□。

令箭诗

令箭一枝尺三长，木杨城内放毫光。
有忠有义忠良将，不忠不义箭必亡。

斟酒诗

五杯美酒摆中堂，洪公传下桃木杨。
兄弟有心来结义，日后尔帝各封王。

长钱诗

珍珠宝剑挂长钱，忠孝两全百万年。
烧灭蛮夷无计数，誓章焚化上青天。

发香诗

五祖檯前发桂枝，分开城内众兄弟。
辕门合掌拈香入，听我呼名莫□□。

和香

今晚新香会旧香，桃园结义刘关张。
合掌相交同结拜，永无改更寿年长。

连结他乡

连结他乡分骨肉，复转明主座朝堂。
相交百拜无更改，永结为天地久长。

穿铁板

木杨城内意悠悠，正是英雄七月秋。
莫说草鞋无用处，忠心义气正当求。

敬发诗

头上青丝发散开，麻衣大学上杨檀。
今晚不同汨打抄，改妆复转明□□。

轴衣诗

此件明衣甚样新，百姓兄弟去灭汨。
灭了汨朝西番子，万里江山再复明。

反衣

反转穷根旧意时，汨人强占我军机。
旂开汨朝主灭尽，今日起义扶明时。

抹面诗

乌云盖水水盖月，拨开云路见青天。
忠心义气照得见，不忠不义在眼前。

斩七诗

头带红绫尾带剑，身着绫罗锦衣裳。
民间要尔来报晓，今晚捉尔作□□。

饮水诗

三八二一不差分，娘亲带我入城中。
今晚饮过三河水，三河合水万年流。

火坑诗

把手火坑红孩儿，丹心一片守城池。
忠心跳过长生福，奸心跳过火坑亡。

洪棍诗

此棍出在宝南山，上打昏君下打奸。
三尺六尺天注定，七十二两勿乱行。

赐扇诗

一把白扇好明风，无限诗词写正中。
老母簪花赐与尔，即将此扇访英雄。

白扇诗

一把纸扇数万年，今晚爱化万万千。
谁人识得其中意，兄弟齐来拜西天。

食烟诗

食口云油四海知，食着云油四海香。
一朵乌云天上去，大众兄弟坐朝堂。

塔诗

镇城宝塔在中央，洪姓兄弟尽忠良。
丹心来等明天子，特来结拜共拈香。

伞子诗

洪头独脚是我伞，万姓同来共一家。
万笠忙忙无情带，风来雨到好开花。

被诗

五色云缄盖锦被，司马送我下凡中。
曾在花亭来出世，誓与胡人两不休。

槟榔诗

海南本是我祖宗，五湖四海尽皆同。
今日不识我兄弟，入我此门便是洪。

赐棍诗

大哥此棍有双龙，五祖传来打不忠。
无情犯了洪家棍，台前责罚公不公。

赐草鞋诗

一对草鞋巧样新，叮咛赐于结义人。
劝君莫踏汙朝路，不染花街柳巷人。

旗杆诗

旗杆直透斗牛边，插正高溪庙门前。
挂起旗号高八丈，招集英雄万万千。

挂牌诗

五祖当年第一忠，五湖四海其皆同。
路上不识亲兄弟，当面挂牌访英雄。

桥诗

二板桥头过万军，左铜右铁不差分。
朱家设落洪家过，不过此桥是外人。

面巾

五色绿线结此巾，五祖爱化万万千。
抹净面来朝五祖，复明之日早登基。

药诗

青青绿缘在园中，有哩粮草过秋冬。

义旗扯起招军号，得来保主坐朝堂。

挂帅旗诗

木杨城内有关公，观音五祖万云龙。

大明天子龙牌位，黄罗宝伞插正中。

三个墟期诗

逢三逢八是墟期，大明绝汎扶明墟。

一百零八□□□，三条大街四海知。

地本诗

地本威风，万水朝东，伸头露脚，一心居忠。

人本诗

人是洪面人，娘妈带招人，个个无良兵，等待一主人。

神本诗

本是忠义神，义母带我身，义兄盘问我，恐怕半天风。

祖本诗

祖本在掌中，四海一皆同，谁人识得我？现出白衣躬。

拳本诗

拳本随我身，才本国家珍，一身遊四海，万事不求人。

少林寺怨汎诗

少林寺内百二人，南征北剿来灭汎。可恨汎君无道理，放火来烧寺内人。

先生发令

众兄弟听令，一例不许花言巧语，二例不许当众发笑，三例不许交头接耳，倘有违令者，罚棍三十六。遵不遵？曰遵。问你来得柬早？脚穿钱板。来得柬快？脚踏风火轮。问你来得柬慢？脚踏莲花慢慢行。你来柬夜？偷营劫寨来。你来得柬慌张？救火来。那里救火？火烧少林寺。你入城？赤脚入城。你过桥？不曾过，桥下而过。你有桥不过，缘何桥下而过？桥头有关圣，中有观音，尾有福德伽蓝土地劫，不敢过。桥有几板？什么桥？此桥有三板，闻知张飞喝断霸陵桥。二板名为铜桥铁桥。你桥有几高？天柬高。有几阔？地面阔。有几长？三丈六长。问你进城有几多重门？头门招军帅字旗号，二门英忠二字，三门乾坤圈。进城食过是什么？食过三河水，尝过五味，买过菓子，过里火坑，过里铜铁桥，读过书，盖五色红绒被，看过戏，赴过墟，受过痛，饮过红花酒。城内么为大。红灯为大。么为高？桅杆为高。么为尊？五祖尊。么为宝？红米为宝。么为重？军器为重。么为凭？插血为凭。么为誓？斩七为誓。么为细？桂为细。么为号？五色旗为号。还有是什么？五庙、三塔、五井、三墟、三塘。又见是什么？东门入，西门出，西门城外一死尸，五湖四海尽皆知，此人不忠又不义，千刀万剐碎凌迟。

问八字诗

义兄问我几时辰，岁次年来是甲寅。

孟秋月逢念五日，时交子丑生我身。

问尔那里来？东边来。到何处？到西边。做什么？念经拜佛。

咸山日影月朦胧，天子人心居向东。

金鸡报晓来扶国，吐出明珠万里红。

或者路上画有恶蛇截路，即将左脚踏在蛇头。

叹曰：太子未出，谁敢出头。诗曰：

天高地厚访相遊，太子皆回未出头。

今日义兄来劫驾，倚强欺弱有天收。

或者路上有人摆石头五堆，尔用左脚踢开中心堆，诗曰：

五色石头挑五堆，谁人摆在路中来？

半天风云难打动，我是洪英脚踢开。

或者路上放有三截路，尔用手拈起，拈成品字而行过，诗曰：

望见桥头结义人，忠心义气来分程。

三石成桥兄弟过，洪字团圆就复明。

路上遇有竹枝截路，尔将此竹枝插起而过，诗曰：

手执洪头棍一枝，阳间大路莫思疑。

借问义兄何处去？结兄来早莫来迟。

问尔腰平谁人做的？答：金氏祖做的。诗曰：

滴血盟心本是明，木阳城内会洪英。

金氏腰平为作证，后来相会表真情。

烟诗

生熟名烟吐白云，吐出白云如似龙。

真龙日月朝明主，一统山河居太平。

茶诗

清连出在乌石头，照见对面紫金山。

今晚请出来奉主，红花亭上争江山。

话尔疯了诗

尔话我疯不是疯，五色旗号我祖宗。

当初不讲洪家事，本来今日正相逢。

烟筒诗

广东洪行世间稀，林中三六七十二。

世上无人知此意，举手动作便知机。

劫船诗

脚踏船头是我家，洪英兄弟又来查。

结兄请入船中坐，三河合水养千家。

问姓名诗

义兄查问我姓名，世居住在木杨城。
松柏林中洪姓李，金娘改作我姓洪。

问头湿诗

头湿未干出世迟，家贫少读五经书。
万望义兄来指训，乃念花亭结义时。
　　天姓兴，地姓旺，日姓孙，月姓唐。
　　天为父，地为母，日为兄，月为嫂。
产落洪儿为兄弟，吐发洪家乐太平。

有诗曰

家居住在木杨城，和在山东住山东。
兴兵剿灭汚兵将，酒在高溪念英雄。
　　问尔茶什么名？答请连心。诗曰：
汚连社稷归明朝，连天带杀把兵招。
心洪面白皆有号，会盟兄弟破汚朝。
　　问槟榔什么名？曰太子海南。诗曰：
南海槟榔是祖公，五湖四海水流东。
谁人识得亲兄弟，青白入口爱成洪。
　　问尔盖过被？曰盖过。横盖直盖？曰横盖。
　　缘何老母传来兄弟，多盖千千万万？诗曰：
五色织成锦绣被，正好仙人下凡居。
忆起当年五祖事，誓与胡人两不休。
　　问尔看过戏？曰看过五出戏。头出洪门进士，二出桥边饮水，三出中堂教子，四出定国斩奸，五出兄弟是那班？曰太平班。

遇兄弟不识诗

见面不相识，恐怕半天风。三八二十一，合来只一宗。

洗身诗

义兄提水用心机，皇恩佛祖洗罗衣。
今朝得见义兄面，二人相逢早登基。

腰平谁人做？曰老母做。诗曰：

尔我腰平大不同，老母赐我访身中。
上绣五龙和正主，下绣彪寿合和同。

做衫老做几多骨？曰一条麟麟骨。诗曰：

飞龙飞凤飞衣衿，结兄剪布万兄针。
金氏祖母来助线，忠义之人有在身。

问毛柬长？曰明朝格。柬短？明朝样。毛湿？出世迟。诗曰：

头湿未干出世迟，木杨街景我不知。
万望义兄来指教，念在花亭出世迟。

我忠如来诗

结兄同我就登程，万兄桥上就灭汐。
二人本是根心定，兄扶明主保安身。

问尔谁人送来？日月星辰送我来。诗曰：

走居江湖十馀年，遍买洪柴百万千。
每把价钱二十一，送与洪家来买兵。

火坑化开救五祖诗

天降洪儿会食人，取得唐僧除火根。
保护忠良从此过，他朝必定做功臣。

问住何处诗

义兄查问我姓名，世居住在木杨城。
松柏林中查姓李，洪英二字是我名。

问尔无回答诗

总结传来一首诗，问答无回兄弟知。
本少望兄来指正，乃念花亭结义时。

到兄打饥饿诗

千里行程去标哥，并无踪迹意如何。
肚中有事无人晓，万望义兄把剑磨。

出路打劫诗

鹧鸪出世在山东，洪英出世访金兰。
为弟家贫因路走，望兄送我过山西。

路上有人插草诗

青草二条在路边，谁人把你两相连？
全记当年五祖事，欲报冤仇在眼前。

路上画刀一张凑成二张

自古单刀我不惊，凑成双张去灭汐。
今日义兄来试我，洪英又此遇洪英。

遇人拿衫尾曰爱钱爱银诗

义兄拿等为弟衫，不是爱银也爱钱。
身上铜钱二十一，送与洪家买果吞。

二杯倒层，为名单边救主茶，各项茶叶放下一杯，请尔食茶。将茶倒回壶，再斟可食。诗曰：

一杯汐连在桌中，大公在此不敢动。
一手提杯朝五祖，再斟再饮爵禄封。

桌角放茶一杯，扛在桌中心，有钱不可食，无钱不可食，此是借钱茶。满杯▷◁，中杯△，乃是中一奸茶，即均云，有诗曰：

上塘有水满塘池，下塘无水无人知。
等待明年春三日，细雨霏霏落满池。

自单剑字茶，扛开剑耳，可食，有诗：

七星宝剑是要茶，众人看见过别家。
洪家兄弟扛来食，开得剑耳是我茶。

义兄盘问诗

义兄盘问好凄凉，借问五祖在何方？
尔知五祖在何处？带我坟墓去烧香。
五祖门前面向南，五人同做一样衫。
分开各省招兵将，高溪庙里子午方。
兄说东来弟说西，尔读五经我说诗。
玉扣内里有四字，借问义兄知不知？

五祖房旗色

福建乌龙第一枝，甘肃日后始开基。
结拜金兰传四海，一九山河谁敢欺。
东边行程便住西，惠州起义到高溪。
寿字金创平天下，十二洪房底字齐。
赤色敌号挂第三，广西聚会在云南。
家后山河同结义，四九算来也相参。
三楚排来第四房，忠心义气复明王。
和得锦绣平天下，大明一统正安排。
五色排来绿色旗，忠心义气复明时。
四海一家同竭力，扶持明主早登基。
一得江山二得天，前关把守居忠良。
五人异姓同协力，龟城夺转我当先。
原是亚七身姓马，不该反骨害洪家。
今晚洪门来结拜，捉尔做证也无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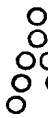
忠义堂陈定辰郑其由，手执斩奸宝剑：

 此三杯茶，即将中心一杯放上，把成品字，顺手可食。

 乃木杨茶，乃是西门之茶，而要打开西门，顺手可食。

 洪字茶喙向身边，顺手可食。

 无  之茶，此茶乃是吴成贵来试兄弟之茶。

 中字，  人字，  合字。

木杨城内定乾坤，忠义全凭一片心。
今日义兄来试我，莫把洪英作外人。

跋

上守先阁本天地会文件一册，系罗汉先生校录，民国二十五年冬发表于《广州学报》第一卷第一期。此文件来源，罗汉先生自志云："余家守先阁藏钞本天地会文件一册，盖为表兄邓锡朋所蒐遂者。"天地会文辞鄙俚粗俗，为士大夫所不道，而罗氏守先阁为之庋藏，其对保存民族革命文献之功为不可没也。

此册可与贵县修志局发现的天地会文件本参看，以见各地本子演变之迹。如贵县修志局本洪门总诗十二句云："初入洪门结义兄，当年盟誓表真情，长沙湾口连天近，渡过乌龙见太平。铜铁成桥兄弟过，桥心一看木杨城；松柏亦知分桃李，忠节红花结义人。忠义堂前兄弟在，城中点将百万兵；福德祠前曾起义，乾坤一转反复明。"此本则少后四句，其前八句诗辞亦略异云："初进洪门结义兄，当天盟誓表真情，长沙湾口连天近，渡过乌龙见太平。铜铁成桥兄弟过，桥心一望木杨城。松柏两枝分桃李，中节红花结义亭。"又如贵县修志局本又问诗云："义兄盘问咁凄凉，你知五祖在何方？你知五祖在何方，指点义弟去烧香。"此本义兄盘问诗则合作一首，凡十二句，与贵县修志局本分作五首不同，其前四句则作"义兄盘问好凄凉，借问五祖在何方？尔知五祖在何处，带我坟墓去烧香。"读此可知虽同为一诗，而各地本子之词句所以稍有歧异者，除口传有遗漏外，则方言使之然也。

此本史料价值，次于贵县修志局本，然亦有其独特之处者。如三六底诗云："插洪盟心本为明，木杨城内会洪英。出世曾誓洪胜愿，誓斩胡人必复明。"所谓"插洪盟心本为明"者，乃明言洪门乃为纪念明朝而起，即借纪念明太祖朱洪武以引起国人民族革命也。此可以订正近人误会以为洪门系由纪念洪秀全而来。故国父在民族主义第三讲云："洪门不是由洪秀全而得此称，当是由朱洪武或由朱洪祝而得此称。"今得此诗，可为遗教作注脚矣。又如雍正六年云："建座高溪庙二三堂，前堂观世音佛祖，中堂关圣大帝，后堂万大哥……另庙门口有尝田一处，每年纳租穀一十八石，交与蔡德忠收管，祭扫万大哥之坟墓。"据此条所记知雍正六年（1728 年）天地会已有建高溪庙纪念万大哥，另有尝田祭扫万大哥坟墓之传说，参以贵县修志局本又问物件不知诗"康熙流来到现今，洪家事情古井深"的诗句，可知萧一山先生《天地会起源考》引伦教不列颠博物院所藏抄本 OY.8207D 所述雍正十二年万大哥故后一段，以为天地会成立于雍正十二年（1734 年）甲寅七月二十五日，今以此本天地会本身文献校之，尚有参差，似未能遽认为定说也。

至于此本亦间有遗误之处，如西鲁序云："此序起于康熙十六年间"，案他本多作康熙甲寅，即康熙十三年（1674 年）洪门传说天地会成立之年也。康熙十六年殆为十三之误。又如此本西鲁序述少林寺僧人被害系由于奸臣张连秋献计，中间少记少林寺第七条好汉马二福被逐陷害同伴一节，与各本异，然考其诗篇则仍有斩七诗又与各本同，则其西鲁序中显有遗漏矣。

罗尔纲谨跋

1942 年 5 月 8 日于广西贵县

陶成章《教会源流考》

叙　论

陶子曰，中国有反对政府之二大秘密团体，具有左右全国之势力者，是何也？一曰白莲教，即红巾也。一曰天地会，即洪门也。凡所谓闻香教、八卦教，一名天理教、神拳教、在礼教等，以及种种之诸教，要皆为白莲之分系。凡所谓三合会、三点会、哥老会等，以及种种之诸会，亦无一非天地之支派。虽然，中国，大国也，幅员既广，则各地之民情风俗，亦因之而有异。最著者，莫如长江流域之居民，与黄河流域之居民。凡属长江以南，称曰南方。凡属黄河以北，称曰北方。南方之人智而巧，少迷信而多政治思想。北方之人直而愚，尚武力而多神权迷信。何以知之？曰凡山东、山西、河南一带，无不尊信《封神》之传。凡江、浙、闽、广一带，无不崇拜《水浒》之书。故白莲之教盛于北，而洪门之会遍于南。其间惟江北之地，接近黄河流域，遂兼有南北风气，教与会因并著。今夫白莲之教，非无南下者，然终不能比肩于洪门。洪门之会，亦非无北上者，然终不能并提于白莲。盖民情风俗之不同使然也。夫此两秘密团体，既具有左右全国之势力，则有志救世者，不可不探悉其内容也明矣。予前在缅甸时，已作洪门历史篇，以与洪门志士（后曾见载于仰光《光华日报》，而庚戌正月间，《中兴日报》另改一名，而又转载焉。其具名曰志革，亦为余在仰光时之别名）。今嫌其偏于一端，故今复作《教会源流考》，以供有志救世者之观览焉。

教会兴起之原因

我中国人之先祖，本西方迁入，角立于蛮夷戎狄之间，自树一帜，故保种自卫之思想，最固结于人心。凡我中国人所崇拜之古英雄，其在君主，如三皇、五帝、三王、五霸等。将相如应龙、祝融、皋陶、周公、管仲等。要皆为驱除异种人之魁桀而已。东汉之末，西晋之初，太平日久，忘其先世严防夷夏之训戒，遽迁投降之异种人于域内，遂生五胡之乱。然五胡本为降民，杂处内地，盗窃中国文明，乘隙为变，以故一切习尚，均同于我。且又自惭其种类卑贱，皆冒窃中国之姓名，以求掩其丑。不久即销灭无踪，不过扰乱于一时。与内寇兴废，无甚大异。未能为吾族之害。及赵宋不德，不防外患，专防内变，边疆无兵，又盛讲专制之术，偃武修文，以柔民气。中国之国势，因之大衰。由契丹，而女真，而蒙古，遂蹈亡国覆族之惨。明祖兴起于一时，不及三百年，而满洲之祸又兴，再蹈亡国覆族之惨。夫以数千年文明之种族，忽然受制于犬羊，其反抗不服之心，要必在在皆是。虽然，欲行反抗，必非一手一足之所能为，而于是秘密团体之组织，于以兴也。在宋之亡，而白莲之教起［汉末有张角（即黄巾）张鲁（即白米党）等借宗教以聚众，反抗政府，其手段与白莲教同。然白莲教之与黄巾白米，其源流全然不同，无关系也］。白莲假借释氏，实因蒙古君臣，深信佛教。凡佛教之徒，无论有何奸犯之事，均不之深究。故志士乃借以组织团体，而蒙古君臣不之觉也。不及数十年，教势大盛。于是韩山童、刘福通、徐寿辉、芝麻李、郭子兴等兵起。张士诚（内惟张士诚系盐枭，馀皆为白莲教徒）、陈友谅、明玉珍、朱元璋等继之。所谓红巾军是也。凡红巾军，皆白莲教之教徒。其后卒由朱元璋之手，奏恢复之功，是为明太祖。明太祖本红巾军之一小头目，未起义之前，为皇觉寺一丐僧。其后又不幸而明室内乱，满州乘之，再蹈亡国之惨。志士仁人，不忍中原之涂炭，又结秘密团体，以求光复祖国，而洪门之会设也。何谓洪门？因明太祖年号洪武，故取以为名。指天为父，指地为母，故又名天地会。始倡者为郑成功。继述而修整之者，则陈近南也。凡同盟者，均曰洪门，门，家门也，故又号曰洪家。既为一家，即系同胞。故入会者，无论职位高下，入会先后，均称曰兄弟。满洲之祸，甚于蒙古，致

当时中国人复仇之心，比之宋末为尤切。是以凡新兄弟入会之始，必披其发，因此辫非我中国固有之物。插（歃）血盟时，我祖宗实式临之，不当以满洲形式，见我祖宗也。故莅会执事人员，其成例，当取中国古衣冠服之，亦即此意。又用草束象人形，或用图画象人形者一，以为满洲皇帝，新入会者，对之射三矢，誓杀满洲皇帝，以示不敢忘仇也。大清者，满洲人之国号，与我中国人无涉。大清之皇帝，仇人之首也，故不当承认其为我中国之皇帝。以故洪门中之兄弟，写清必作汧，是谓清无主。虽然，为我仇者，不仅清帝一人，凡满洲人，皆我仇也，势无两立， 必尽杀之。故洪门中兄弟，凡写满字尽作洒，称之曰满无头。若是乎，我祖宗仇满之心，固深且切，而无以复加者矣。为子孙者，奈何其忘之乎！

教会之发源地及蔓延之区域

宋之衰也，大河之南北，及淮北皖北之地，先亡于女真，继入于蒙古，受涂毒最深。荆襄为长江门户，宋人南迁之后，防守颇严，而蒙古之攻亦烈。彼此交争者数十年，卒入于蒙古。其受祸之深，亦不下于大河南北，及江北。夫其受祸最深，则其反抗之心必加甚（凡初受异种侵陁，涂毒愈深，则复仇之心愈烈。若五六次或六七次以后，则凡刚强有耻者，必淘汰尽，所存留者，仅狡猾巽懦之夫而已）。此固理所当然，而又势所必至者也。白莲教者，盖先起于荆、襄，渐次伸长其势力于河南，而为教门聚会之中心点。由是而皖北，而淮北，而山东，而直隶，而山西。何以知其然也？曰蒙古朝末叶之首倡义举者，为邹普胜、徐寿辉（二人皆教主），皆湖北人。然刘福通（亦传教人）为河南人，韩山童（亦为教主）为直隶人。其起义之地，多在河南。则又知河南实为当时白莲教之根本重地。继韩、徐、邹、刘四人而起者，为郭子兴、芝麻李等，皆皖北、山东人也。而皖北之起义者，复又多于山东。明太祖者，郭子兴之部将，实红巾之小头目，乘时而奏恢复之功。既为皇帝，遂隐其前次之事迹。然为其所自出，不深究其党类，故其源流不绝。而有明末叶，复有徐鸿儒之乱，为患不钜，其原因实由于应之者寡。刘福通之乱，应之者众。而徐鸿儒之乱，应之者寡。其故何也？曰，由于种族之故。盖白莲教初立之本意，本在驱逐蒙古。难借宗教为惑人之具，而其间

实含有民族主义也。刘福通反抗异族政府，徐鸿儒反抗同族政府，其根本思想既异，故其结果亦因之而有异。所以自满洲进关以后，白莲之势，比于明为炽者，亦即因此之故。例如七省教案之事，及王伦、林清之事，虽义举不成，而起事以后之应之者，要皆数倍于明末之徐鸿儒。若论现今白莲教蔓延之区域，最盛者，为河南、皖北。其次为湖北、直隶、山东。再其次为山西、陕西、四川，夫河南、皖北、湖北、山东诸地，本白莲教原始之发动地。山西、陕西、四川，则肇自刘之协之徒。浙江亦有白莲教之教徒，其主教姓徐，乃徐鸿儒之后，由鸿儒失败之后而迁入。凡入其教者，皆其姻亲，甚保秘密，其详不得而知也。虽然，白莲教者，原始之名称也。其后递演而递变，于是有闻香教、八卦教、神拳教、在礼教等种种名称。闻香之教，现今已绝。八卦教，为白莲教之分系。神拳教，一名义和拳，又为八卦教之分系。在礼教，直接改良白莲之教而起。然以上各教，皆拾馀唾于释氏而成者。诸教既盛，老氏之徒闻之，乃亦仿效其所为，窃在礼教之馀绪，而倡为斋教，又演而为安庆道友（新广东讹作安清，以为保护清廷而起，大误之至）。然此二者势力均不甚著，由于国民心理使然。何以言之？盖中国匍伏朝山于释氏之士女众，而志心朝礼于三清之党徒少故也。今将现今各教分布之区域，详述如下。

（一）白莲教　尚盛于湖北、皖北、河南。山东、直隶为其次。山西、陕西、四川又次之。浙江、江西、江苏之势力甚微。

（二）八卦教　尚盛于河南。其次山东、直隶。又其次湖北、四川。馀者甚微。

（三）神拳教　一名义和拳。庚子以前，大盛于山东、直隶之间。现于二处之势衰，反大盛于四川。其次陕西、河南，其次山西、满洲。浙江、江西、安徽、湖南、江苏诸省，亦间有之。

（四）在礼教　山东、满洲最盛。皖北淮北次之。直隶又次之。河南、山西之势力甚微。本教在诸教中，最守公德。

（五）斋教　山东、皖北为多。江北次之。江南、浙江、江西诸省，亦间有之。

（六）安庆道教　山东、皖北有之。其次为江北。本教在诸教中，势力最为微弱。

以上所说，皆教门也。均发源自白莲。其努力之分布，由东而西。复自北而南者也。

明之亡也，其情形与宋异。大河南北，先受诸流寇之杀戮，人迹萧条。满洲入关之后，以故无人再与抵抗，而起义逐满者，要皆为江南之人。其战争之最剧者，又莫如浙、闽、两粤。然两粤之地，吾君在也。且率以扼敌者，皆李、张二贼之馀烬，非尽人民恢复之义师。浙、闽则不然。凡抗清者，皆属本地义军。且两粤之地，已亡于伪帝顺治十二年之时。浙江义师，熸于伪帝康熙三年。福建终于台湾。台湾之亡，乃在伪帝康熙二十二年。当时浙、闽义师，相俱为唇齿。闽之战争，又剧于浙。故满政府设总督于其地以控制之。浙为闽援，故满政府又令闽督兼统浙地。福建既反抗满洲最烈，其受杀戮最深。故其仇满之心，亦因之而最切。于是洪门之秘密团体组织兴，而天地会出于其间也。明末之世，浙、闽义师相联合，故洪门之传布，由闽而先入于浙。浙人广为传布，以达于江苏，遂及于江西。伪帝康熙中叶，有张念一者，别称一念和尚，以浙东之大岚山为根据地。联结浙西天目山，及太湖之党徒，与鄱阳之戈陈，不幸而中道失败，不克竟其志。既遭挫败，伪帝康熙乃大施淫威，于是天地会之党徒，遂绝迹于浙江、江苏、江西。其在福建者，满政府反不及知。于是福建之洪门，乃改其方向，流入于粤，隐其天地会之名称，以避满人之忌。取洪字边旁氵字之义，号曰三点。或又嫌其偏而不全，非吉祥之瑞，乃又取其之义而连称之，又改号曰三合。于是由粤而赣而桂，三点三合之势大著也。朱九涛者，三合会之首领，传其天地会之绪于洪秀全。秀全复窃取天主教之义以附会之［其称天为父，及国号天国，官以天名，上下一体，皆以兄弟相称，非尽本于耶苏（稣），而实有根于洪门之旧规而然也］。起义于金田，其一时将帅，无一非洪门之兄弟。如林凤翔、石达开、杨秀清、冯云山等是。既得南京，湖南之人，不识其故，以为妖异。于是曾国藩、左宗棠等，遂练湘勇以反抗之。天国之命运日促。李秀成、李世贤等，知大仇未复，而大势已去，甚为痛心疾首。逆知湘勇嗣后必见重于满政府，日后能有左右中国之势力者，必为湘勇无疑。于是乃隐遣福建、江西之洪门兄弟，投降于湘军以引导之，复又避去三点三合之名称，因会党首领有老大哥之别号，故遂易其各曰哥老会。于是湘营中哥老会之势大盛。且凡湘军所到之处，无不有哥老会之传布也。迄今遂以

哥老会为满政府之一大钜患。是故三点会也，三合会也，哥老会也，无非出自天地会，故皆号洪门，又曰洪家，别称洪帮（俗讹为红帮）。哥老会既出现以后，乃又有潘庆者，窃其馀绪以组织潘门，或曰潘家，又曰庆帮（俗讹曰青帮）。其分立之原因，盖由潘庆为贩卖私盐之魁。哥老会之徒皆湘勇，则又为捕贩卖私盐者也。势成反对，故别立旗帜。然湘勇之捕盐枭也其名，而暗通也其实，故虽有反对之名，而无其实。且其源流本出洪门，尚未尽忘木本水源之意。故凡潘门兄弟，遇见洪门兄弟，其开口语必曰潘、洪原是一家。介于洪潘二家之间，别有一团体也名曰江湖团。其人多江湖卖技者流，而附之以流丐。其首倡之人，已不可考，卖技者糊口四方，既不得不缔交于洪门，复不能不附和于潘家，始可来往无碍，故介于其间也。其所以别成一队者，则为其招呼同业者而发，非有他也。今将其现时分布之势力，述之于下。

（一）天地会　名称已变，其不改名称之本支，惟福建有之。

（二）三点会　广东最盛，福建、江西次之，广西又次之。

（三）三合会　广东最盛，广西次之，福建、江西又次之。湖南之邻近广西者，亦间有之。

（四）哥老会　湖北、湖南最盛，四川、浙江多在东浙云南次之，安徽、江苏、河南、山西又次之，江西附近长江各处又次之，陕西、甘肃、新疆又次之，山东、直隶亦间有之。

（五）庆帮　多在长江下游，江苏之苏州、松江、常州、太仓及镇江，安徽之巢湖、芜湖、宁国、广德及徽州，浙江之杭州、嘉兴、湖州及严州、衢州，江西之九江、南昌及广信。

（六）江湖团　多传食于长江上下，安徽之庐州、凤阳，江苏之淮安、扬州，浙江之衢州、处州，各有一大团体。然乞丐为多，狗盗之徒亦不少。

以上所列，均洪门也。肇自天地会，馀皆为其支流，其势力之传布，由闽而浙，中道挫跌，于是遂由闽而广而赣而湘，中国遂偏，要之皆由南而北也。

教会虽南北皆有，然其间大有分别。盖教盛于北而不盛于南，会盛于南而不盛于北，此实由南北人思想不同而然，非可强合也。因思想之不同，而教会之结果，乃各异其趋。教门之弊，结联团体，大者流而为马贼，小者流

而为打闷，要之皆豪客而已。会党之弊，结联团体，大者流而为铁算，小者流而为鼠窃，或且为流丐，要之皆狗盗而已。

教会之联合及其分裂

当明之世，有少林寺者，聚徒传拳术，名闻海内，称曰外家（按福建亦有少林寺，以传拳称。清乾隆时，见毁于峨眉山僧。然与河南之少林寺不同。河南之寺，毁在雍正时。或云五祖系山西五台寺僧，非少林寺僧。俟考）（又在浙江有王征南一派，号曰内家）。常于明末，一抗李闯，再抗清庭，而歼其徒。然传流者尚不绝，至清康熙中叶，其徒复兴。语其名为传拳，按其实皆传布白莲教也。南方志士，从台湾覆后，多逃而为僧，既避辫发之辱，复可传食四方，以隐为联合同志之计。于是遂有洪门之海底（即章程）带入北方者。闻少林寺名，遂以海底示之，于是白莲之教，与洪门之会，合而为一，而五祖出也。五祖者，皆山东人，居于河南之少林寺，为其禅师，精于拳术，聚徒授拳传教，隐谋恢复之举。既得洪门海底，复益喜事之有为，定盟南北合力之约。然是时，虏朝势力正盛，南方洪门，方遭张念一之失败，一时难以举义。适虏朝伪帝雍正，用兵西藏，五祖窃念欲覆虏廷，莫如操其兵柄，藉其力而一举灭之。然欲得其兵柄，非先为之立功不可。西洪非我族类，不妨助虏以灭之。乃率徒征青海，建立大功，奏凯旋京。五祖即欲在京起义，机事不密，为虏所知，执五祖并其徒寸磔之，遂毁少林寺。其徒散之四方，痛师父遭祸之惨，遂立为祖师，以广传白莲教，而白莲教之势力，日益扩张。洪门兄弟，亦以五祖有功洪门，亦为立祀。从此白莲洪门，皆奉五祖也（洪门本只奉祀天地）。然白莲、洪门，虽联合于一时，究因南北人民心理不同，于是遂由合而复分。从此白莲自为白莲，洪门自为洪门，分流扩张于南北方。有志者乃复兼取二派之精义，别立一团体，号曰大刀会（诸会皆起自南，大刀独兴于北）。大刀会遂兼有二者之性质，由大刀会再演而为小刀会，于社会上亦占有一方面之势力也。今将二会现在分布之区域，述如下。

（一）大刀会　山东之曹州、兖州、青州为最多，河南之开封、归德，直隶之大名、保定次之，安徽之泗州、邳州，江苏之徐州、海州又次之，山

西、满州，亦间有之。

（二）小刀会　安徽之凤阳、卢州、寿州为最多，江苏之徐州、海州、淮安诸府次之，浙江之金华、严州、台州、衢州、温州又次之。浙江之派，由凤阳传入。至于福建之小刀会，即三点三合会之慕小刀会名而改称之者也。其源流不同。

五祖既遭戕害，其徒徧历北方各省，白莲教大兴。然甚无才能，不足有为。故虽因清势之衰，倡立义军，蔓延者至七省，扰攘者十一年，卒为清廷所翦灭。当是时也，有才智者，乃改良其制度，而倡为八卦教。教主八人，最著者曰林清，是为坎卦主教。曰李文成，是为离卦主教。曰牛亮臣，是为乾卦主教，兼大刀会之首领。遂于虏伪帝嘉庆十八年闰八月十五夜（即九月），林清首犯大内，羽林之军皆逃散，几覆清廷。不幸因李文成之案，先破于八月初六，援师不至，林清遭擒。李文成由其徒劫出，后亦破灭。曹州牛亮臣断南北漕运之计，亦归失败。于是八卦教之势熸，而义和拳以盛。义和拳鄙陋少文，不识大计，不明时势，遂成庚子之变。八卦教既熸，有志者复改良白莲教之组织，而在礼之教兴也。现惟此教最为完全。白莲诸教。既徧于北。洪门诸会，亦徧于南。于是继北方林清而起，首难清廷者，有天地会之洪秀全。秀全之师既覆，三点、三合之势衰，而哥老之势转盛。当北方义和拳扰乱之时，而南方亦有唐才常哥老会汉口之举也。自此以后，起义者遂年年不绝。

教会之制度及其弊窦

白莲借宗教以聚众，故以烧香施符为招徒之不贰法门，其次则传拳也。入教者，或入粟，或纳钱。掌教者，给与凭单。闻亦有放票以聚众者，然不多觏也。教徒之宗旨，全重信仰，以用术愚人为第一要义。政体尚专制，大主教为最尊，主教次之，主教（即分教者）或分五方以为治，或分四面，或分八卦，或分天地，因地制宜，不一其类。主香司箓又次之。凡教徒不得与闻司箓之事，司箓不得与闻主教之事，主教不得与闻大主教之事。传授衣钵，极为严谨，故势力之扩张也缓而难，职员陞迁亦甚不易，凡陞位至主教，率多老耄之夫，英气已销磨，而惟货利之是问，故起义不易。然其有一

也，凡洪门大权皆统一，虽相隔数千里，可以遥制之。故主教能首倡起义，则其徒之响应也必多。盖俨犹以身使臂，臂使指之功用也。惟用迷信，则教徒之信仰由内固，故多能保守秘密，而少反叛之夫。然惟多迷信，故思想多不发达，常酿无意识之举动，至死不悟也。上下普通相称曰祖师公（大主教），曰大师父，曰二师父（皆主教），曰大师兄，曰二师兄（主香司箴），下焉者皆徒也而已。洪门借刘、关、张以结义，故曰桃园义气。欲借山寨以聚众，故又曰梁山泊巢穴。欲豫期圣天子之出世而辅之以奏扩清之功，故曰瓦岗寨威风。盖组织此会者，缘迎合中国之下等社会之人心，取《三国演义》、《水浒传》、《说唐》三书而贯通之也。其专收下等社会者，盖奏恢复之功，当用多数之人。且下等社会，离官场远，上下隔绝，不易漏泄也。聚党之法，以放票为第一秘诀。凡入会者，纳钱给票，会员之宗旨，专崇义气，取法刘关张。既崇义气，力求平等主义，故彼此皆称兄弟，政体主共和，同盟者一体看待，多得与闻秘密之事，故党势最易扩张。其职员之陞迁亦易，故分会之成立亦易。值是之故，起义者常连络不绝。然各山堂分峙，虽有交通不相节制，故接应之者常寡（因始倡立者，欲速奏功，故组织如此也）。会员既尚义气，既属同门，游行千里，可以皆有招待。然无迷信，义侠之虚名，仅由外铄，故不能保守秘密，间有因利害关系，而起内哄者。且各山堂分峙，不相统一，故又常有械斗之举。职员之组织法，全系军国民制度，为白莲教之所不能望其肩背，其法制固甚美也。天地、三点、三合，体制虽仍其旧，而名称则大变矣。哥老尚存旧制名称，凡会员共分九级，各团之体制皆同，其间咸缺四七二位。又三点三合会中，或有大二三四以下，分设左右两行协理，此乃全无意识者之改乱古制也。其意盖以大二三四之正位，为宋江、卢俊义、吴用、公孙胜。左右分列协理二行，以当林冲诸人也。哥老会之制，第一为督理，而副以总理，即明末时之经略总制（文官名）大招讨副招讨（武官名）也。是为元师。明制爵仅三等，曰公侯伯，故原始洪门，无五堂之说。五堂起自五祖，其后因之复分之为公侯伯子男。既又变本加厉，用彪鼞翅舱鼞及彪鼞鼞鼞鼞，各取一字以为封号。复以五堂之自开山堂者（山取山寨之义，堂取同堂之义），称曰正副龙头。盖以督理总理为君主，而以五堂为将帅矣（本九级之制，从此成十级）。广东人之所谓红棍者（即龙头或以为红棍即红旗），是为老大哥。五堂为大哥，第二为圣

贤，即参军也。开堂之时主香，故又有香主之称，广东人称曰白扇，是为老二。第三曰新副，即巡抚都御史，是为老三。第四本有，掌钱穀，当布政司之职，相传以犯规约被诛，后遂不设，钱穀之事以新副兼之。第五曰红旗，即按察使及副使兵备道也（广东人或称地头）。掌军正事，因废第四，故于第五设副红旗也。第六蓝旗，即按察佥事分巡道也，稽察会员一切内外事宜，是为老六。第七亦以罪诛，因废不设。特于第六添设蓝旗副管事。第八巡风（广东人名曰草鞋），侦探一切事宜，是为老八。第九即大九小九也，为普通会员。然明祖之兴也，降蒙古朝汉人有功受爵禄者，没其妻孥为官妓，称曰乐户，或称为教坊。又恨陈友谅，贬其不降者（即戈陈等），皆不得与齐民齿。组织洪门者，欲废此制，则碍于祖制。然罪人不孥，古有明训，又况登庸人材之际，有归附者，不便拒之。故于老九之下，复设大麽（麽俗讹作满）小麽大么小么七牌八牌等之名目以处之。有功者陞总么麽，可以平步入五堂。既入五堂，亦即可以自开山堂矣。普通称呼龙头曰老大哥，五堂香主新副曰大哥，红旗蓝旗巡风曰二哥，馀称三弟。规约十条，所谓十条十款也，犯者死罪。新副以上，犯此十条规约者，当自杀。如不自杀，由众逼之。所谓上三把兄弟犯了教，自己掘坑自己跳是也。自四至六，犯规约者，由老大逼令自杀，所谓中三把兄弟犯了教，自己拿刀自己杀是也。自七至九，犯规约者，则令红旗行刑，所谓下三把兄弟犯了教，三刀五斧莫轻饶是也。由此观之，其立法固甚美也。

结　论

以上各教门，各洪门，皆有派别。有始倡者，有继述者，其他如祖师教、鲁班教、五穀教、观音教、白布会、千人会、关帝会、岳王会、红旗党、白旗党、黑旗党、乌带党（党与会同）。大者聚徒数万，小者结党数千，皆兴起于一时之间而已，非有积厚流光之势力也。然所谓教，要皆取法白莲。所谓会及党，要皆写影洪门。非均能有别出之心裁也。其他麽么团体，多不胜数。若论运动，则开通教门也难，结连党会也易。握权党会也易，伸势教门也难。若论运用，则驾驭教门也易，而驾驭党会也难。欲得教门之死力也易，欲得党会之死力也难。若论形势，教门之徒，迫近京师，然交通海

口也难。洪门之党，易通海口，然其隔京师也颇远。现今之革命党，亦交接洪门者多，而交接教徒者少，虽然，教门洪家，再合之期，必不远矣。

跋　一

上《教会源流考》，乃绍兴陶成章遗著。昔年家仲兄幼渔先生留学日本江户，适陶君亦居留于彼，时相过从，甚相得也。仲兄云，“陶君读书，能过目不忘，曾在某校，任历史，其讲义不写稿，在教室中，手执粉笔，写于黑版，长篇弘论，悉《左氏传》、《史记》、《汉书》原文也”。又尝改订夏曾佑《中国历史》春秋时讹文，今存仲兄处。纪元前一年春，陶君要余至南洋执教鞭，余以事不克成行。是年秋，革命功成，陶君将其著述，悉拉杂摧烧之，此编为仅存之硕果，今特排印，以饷（飨）嗜陶君书者。惜《中国五千年开化史上古史》一册，当时为友人假读，今求之十年，终不能复得，殊为可惜。同志如有珍藏此书者，可否假余复印，太玄必有相当之报。陶君被刺后一七年五月一日马太玄跋。

原书为共和二七五一年庚戌，由章太炎师等合组教育今语杂识社印行。共和者，周、召共和也。太炎师因中国历史至共和元年（公历前841年）始有年代可考，故取之。近年上海有某书局者，取《教育今语杂识》中太炎师白话文（末一篇非太炎师作，乃吾友疑古，玄同作，亦误入）印行小册子，其中凡书共和历若干年者，皆妄改作共和前若干年。其意盖以共和为民国纪元也。侦矣。据玄同云，“该书贾尚未见《教育今语杂识》原书，系托人展转传钞于家仲兄者”。吾恐其果见原书，亦不能读。因当时太炎师虽主张今语（白话），而又主张书本字也。杂识二字，即其一证。今人有书民国纪元为共和者，缪甚。宜直书民国几年，或因其永久，可仿三代铜器例，书几年几月几日者，亦通。一七年五月一四夕，太玄校毕，又记。

跋　二

上陶成章遗著《教会源流考》，原书于共和二七五一年庚戌（即民国纪元前二年）由章太炎等合组教育今语杂识社印行，民国十七年国立中山大学

语言历史学究研所复重印为史料丛刊。然流传甚少，知之者殊尠。十九年冬余客胡适之师家，承师赠以中山大学重印本一册，得读其书，后余撰《贵县修志局本天地会文件》跋引其文，始为学者注意焉。按尚秉和辛壬春秋民党死事记云："陶成章字焕卿。浙江山阴人，素有大志，谈革命，重实践，东渡入日本成城学校习陆军，头角峥嵘。时汪大燮为驻日公使谋去之，诱以爵禄，令归国，既去而削其学籍。成章自是谋革命志益坚，乃与同党徐锡麟组织光复会以为机关，同志毕集，锡麟之刺恩铭，成章实与其谋。因走浙江及南洋各岛，于新加坡创《中兴日报》于仰光，创《光华日报》于爪哇，立书报社及光复会分部，海外侨商感其义，输赀甚钜，成章悉为存储，靡毫发侵蚀。辛亥八月武汉事起，乃返浙号召旧部，恢复浙江。事定往来杭沪，欲自募兵经营北伐，会抱病就医上海法租界广慈医院。十一月夜，成章方寝，忽有二人西装辟户入，揭其帐，以短铳击之，破脑及腹，移时卒。"成章为光复会党人，以革命被刺死。其著述悉于生前拉杂摧烧之，此篇盖仅存之硕果也。日本以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记成章于清末与沈英、张恭等倡议于杭州，集浙江、福建、江苏、江西、安徽五省哥老会之头目开一大会，打作一团名龙华会，可见成章与天地会有深切之关系。故其所述教会源流，皆未经他人道及者，洵不愧为一篇天地会之重要文献也。其叙述中国教会流派及其制度组织处，了如指掌，自无待吾人赘论。而尤重要者无如于论白莲教盛于北，由于北方之人直而愚，尚武力而多神权迷信；洪门会遍于南，由于南方之人智而巧，少迷信而多政治思想。又如论天地会制度之得失，称天地会力求平等主义，政体主共和，故分会之成立易，起义者连络不绝，然各山堂分峙，虽有交通不相节制，故接应之者常寡。均为一言破的之论。其识力之超卓，真可谓眼高于顶，今后史家论我国教会之源流及天地会制度之得失者，殆无能轶成章之藩篱者矣。但是其书中也有错误处，如记少林寺僧应征青海，立大功奏凯回京被杀事，如记朱九涛传天地会于洪秀全，因以起事，如记福建小刀会为慕北方小刀会而改称事，都是大错的，因并指出，以告读者。

罗尔纲谨跋

1942 年 5 月 10 日于广西贵县

《水浒传》与天地会

《水浒传》的三种影响

《水浒传》与《三国演义》同是中国民间最普遍的读物。而《水浒传》对群众心理的影响尤重大。《水浒传》的盛行，大概始自明代中叶后。胡应麟《庄岳委谈》说："今世传街谈巷语有所谓演义者，盖尤在传奇杂剧下。然元人武林施某所编《水浒传》特为盛行"（《少室山房笔丛》卷四十一）。又说："今世人耽嗜《水浒传》，至缙绅文士亦间有好之者"（同上）。胡应麟生于明嘉靖三十年，卒于明万历三十年（1551～1602年），正当明中叶后。到了万历末年，又有人取《水浒传》的人物来做成四十张赌具。这就是马吊，或者叫做水浒牌，吴伟业《绥寇纪略》说："万历末年，民间好叶子戏，图赵宋时山东群盗姓名于牌而斗之。至崇祯时大盛。其法以百贯灭活为胜负。有曰'闯'，有曰'献'，曰'大顺'，初不知所自起，后皆验"（卷十二）。张岱《陶庵梦忆》序陈章侯给他的朋友周孔嘉画水浒牌道："画水浒四十人，为孔嘉八口计"（卷六）。《簪曝杂记》也说道："《居易录》载宋张忠文公叔夜招安梁山泊榜文，有拿获宋江者赏钱万万贯，拿获卢俊义者赏钱百万贯，拿获关胜、呼延灼、柴进、武松、张清者赏钱十万贯，拿获董平、李进者赏五万贯有差。今叶子戏有万万贯千万贯百万贯递降，皆用张叔夜榜文也"（卷一）。这四十张的马吊牌，三百年来逐渐演变，变成每样五张的纸牌，近七八十年中又变为每样四张的麻将牌（参看《胡适文存》三集卷一页六八至七一关于马将牌的考证）。到今天还是一种最能迷惑人心的赌具。这是《水浒传》的第一种影响。

民众常常沉迷于这种最易转变人心的小说与赌具中，他们的观念自然会在不知不觉里渐渐的受到《水浒传》思想的影响。恰好这时候正是明朝政治最黑暗的时代，万历年间的大开矿榷税，天启年间魏忠贤党羽的四出，都是最扰民的大事。这时代，较之《水浒传》所写的“官迫民变”的情形更严重的多。到崇祯初元，那班民变的首领便都效法《水浒传》高揭“奉天倡义”的旗帜来领导饥民，演出一幕大变乱。历史上叫做“流寇之乱”。我的朋友吴晗先生说：“中国历代民变，差不多没有一次不是借邪教来煽惑群众的，明末流寇是例外。因为明末民间受了《水浒传》的影响甚深，故流寇的行动有鲜明的政治意义而少迷信的色彩。”吴先生的话是最能认清楚这次民变的思想背景的。我们试翻《明史》李自成、张献忠列传来一看，当日“流寇”不但在政治主张上仿效《水浒传》，揭起“奉天倡义”的旗帜，喊出“迎闯王，不纳粮”的口号；而且，在形式上也很可看得出《水浒传》的影响：如他们的绰号叫做九纹龙、过天星、关索、射塌天、混十万、顺天王、八金刚、老回回等怪名号都是仿自《水浒传》的；又如高迎祥的称闯王，李自成的袭称闯王，与李自成的国号大顺，张献忠的改元大顺也都是取自水浒牌的名目的。这是《水浒传》的第二种影响。

《水浒传》在明朝晚年既然做了流寇行动的根据，自不免有诲盗的嫌疑。所以在崇祯年间，流寇最猖獗的时候，金人瑞在他的《水浒传评本》（自序于崇祯十四年）里便处处深求《水浒传》的“皮里阳秋”，把施耐庵恭维宋江之处都曲解作痛骂宋江；他要努力证明《水浒传》“把宋江深恶痛绝，使人见之真有狗彘不食之恨”。这种见解，源自世变，可以说是当日一般士大夫的普遍见解。但是，不到几年，明室固然给流寇倾覆了，而中国山河却又轻轻的转送到满族手里了。这时候，流寇已经给满族肃清，大江南北汉族的义军也逐渐给满族消灭，中国的大问题，已不是流寇的事件，而是亡国的悲痛与异族的压迫。王夫之说：“即便桓温功成而篡位送宾主戴异族以为中国主”（《读通鉴论》卷十三）。这种议论，正是当时汉族人心的代表。遗民感国运的无法挽救，因转希望草泽英雄出来做驱逐异族的事业。故不久以前金人瑞之流所深恶痛绝的宋江，到这时候，都得到“英雄忠义”的推许了。张岱在明亡后序水浒牌说：“古貌，古服，克兜鍪，古铠胄，古器械，章侯自写其所学所问已耳。而辄呼之曰宋江，曰吴用，而宋江、吴用亦无不应者，

以英雄忠义之气郁郁芊芊积于笔墨间也”（《陶庵梦忆》卷六）。又说“画水浒四十人，为孔嘉八口计。遂使宋江兄弟，复睹汉官威仪”（同上）。不以宋江为狗彘所不食，而赞为英雄忠义，不以流寇为亡国祸原，而寄以恢复祖国的希望，于是《水浒传》重新抬头，不久便有一班志士以《水浒传》做宣传革命的工具，取《水浒传》的理想来组织成一个秘密结社。这个秘密结社就是天地会。天地会又叫做三点会，或叫做三合会，或避天地三点三合的名称而叫做添弟会或哥老会。会中人则自称为洪门，或叫做洪家，别称洪帮（世人讹为红帮）。后来又有窃洪门的馀绪来组织潘门的，或叫做潘家（别称庆帮，世人讹为青帮）。中国近世流衍民间的秘密结社出自白莲教教门者外，一切会党，都没有不源自天地会，乃是中国近世史上一个广大的秘密结社。这是《水浒传》的第三种影响。

上述《水浒传》的三种影响，其与全部《水浒传》的思想最有关系的却在于天地会。因为水浒牌只是“世人耽嗜《水浒传》”因而造出的一种玩具而已，原与《水浒传》的思想无关。就是明末流寇之役，也不过只学了《水浒传》的“迫上梁山”的非当行动来骚动社会，而并不曾根据《水浒传》的理想来组织一个社会。《水浒传》的理想会社的实现，那是在天地会成立之后。这是《水浒传》影响最重要的方面。下文专对这方面论述。

《水浒传》的理想

我们要论述《水浒传》的理想，如何的影响到天地会的组织上去，我们应先问《水浒传》的理想究竟是怎样的？有人说《水浒传》的中心思想只在：

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
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

这是一首在黄泥冈上的白胜口中唱出的民歌。又有人说《水浒传》的宗旨只在：

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漫嗟吁，
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

这是一首宋江在江州浔阳楼上题壁的反诗。不知《水浒传》虽然反对贫富不均，但确没有掀动阶级斗争的主张。“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一诗，不过是从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一类诗人的悲天悯人的思想一路传下来的。同样，《水浒传》虽然反对黑暗的政治，但却没有提倡什么平民革命主义（《水浒传》变成一部反抗政府到底的小说，那是金人瑞删去招安以后事的七十一回本《水浒传》的面目。原本的《水浒传》却不是这样。请参看《胡适文存》卷三《水浒传考证》、《水浒传后考》及《胡适文存》三集卷五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传序》）。“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一诗，也不过是和元曲李逵负荆里的宋江自白“杏黄旗上七个字：替天行道救生民”的话同一个调子。故水浒传虽然替贫苦的人抱不平，但同时却歌颂那疏财仗义的公子王孙，出自帝子的柴进，身为富豪的卢俊义都是《水浒传》歌颂的人物。《水浒传》虽然处处要杀尽酷吏赃官，但同时却希望得到招安，时时忘不了要“忠心报答赵官家”。这都是渊源前人思想的地方，而不是《水浒传》的中心思想。

一部《水浒传》的中心思想是在作者自己创造的，一个理想团体的组织。作者在第七十一回：忠义堂石碣受天文，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一回书中，特别郑重的揭示出来，教人知道。说：“八方共域，异姓一家。天地显罡煞之精，人境合杰灵之美。千里面朝夕相见，一寸心死生可同。相貌语言，南北东西虽各别；心情肝胆，忠诚信义并无差。其人则有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且又有同胞手足，捉对夫妻，与叔侄郎舅，以及跟随主仆，争斗冤雠，皆一样的酒筵欢乐，无问亲疏。或精灵，或粗卤，或村朴，或风流，何尝相碍，果然识性同居；或笔舌，或刀枪，或奔驰，或偷骗，各有偏长，着是随才器使。可恨的是假文墨，没奈何着一个圣手书生，聊存风雅；最恼的是大头巾，幸喜得先杀却白衣秀士，洗尽酸悭。地方四五百里，英雄一百八人。昔时常说，江湖上闻名，似古楼钟声声传播；今日始知，星辰中列姓，如念珠子个个连牵。在晁盖恐托胆称王，归天及早。惟宋江肯呼群保义，把寨为头。休言啸聚山林，早愿瞻依廊庙”（此文见百回本及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传》。金人瑞的七十一回本因不愿以忠义许宋江等，故删招安以后事，并删此文）。在这篇所谓单道梁山泊的好处的言语之后，作者就紧接着说：

“看官听说，这里方才是梁山泊大聚义处。”这可知作者主旨所在。我们看：这个团体，是铲除阶级的区分的，故不论“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这个团体，是泯除亲疏的畛域，恩怨的私见的，故不论“同胞手足，捉对夫妻，与叔侄郎舅，以及跟随主仆，争斗冤雠，皆一样的酒筵欢乐，无问亲疏”。这个团体是打破天赋的不均与教养的不齐的，故不论“或精灵，或粗卤，或村朴，或风流，何尝相碍，果然识性同居；或笔舌，或刀枪，或奔驰，或偷骗，各有偏长，着是随才器使”。这个团体是以“忠义”为信条的，所谓忠义，就是“一寸心死生可同”，就是“心情肝胆，忠诚信义并无差”。

《水浒传》的理想与天地会

再看《水浒传》那种理想如何的影响到天地会上去。先考天地会名称取义的由来。天地会拜会的歌辞道：

> 一拜天为父，二拜地为母，三拜日为兄，四拜月为嫂，五拜五祖，六拜万云龙大哥，七拜陈近南先生。八拜兄弟和顺（《广西贵县修志局发现的天地会文件》钞本，下简称贵县修志局本）。

可见天地会的名称乃是取自“拜天为父，拜地为母”的意义。拜天地为父母者，所以泯除家族的畛域，而合异姓为一家。这乃是从金人瑞七十一回本《水浒传》的“昔分异地，今聚一堂，准星辰为弟兄，指天地作父母”的梁山泊大聚义的誓词而来的。

《水浒传》的理想团体是无阶级无亲疏无恩怨的，故天地会也效法《水浒传》力求平等主义，会员间彼此都以兄弟相称，同盟者一律看待。至于个人的私怨，自从花亭结义以后，也都须消释不许记念。所以洪门诗道：

> 忠义堂前无大小，不欺富贵不欺贫。（贵县修志局本）

又道：

当日花亭前讲过，千祈不念旧冤雠。（同上）

《水浒传》的理想是以忠义为集团共同的信条的，故天地会也以忠义来做维系群来的规律。天地会拜会行过火坑的仪式时唱道：

红旗湾湾跳过山。
有忠有义，寿比南山；
不忠不义，丧在其间。（贵县修志局本）

行摩碗仪式时唱道：

莲花，莲花，富贵荣华。
有忠有义，赏过莲花；
不忠不义，照碗开花。（同上）

《水浒传》梁山泊上有个英雄聚义的“忠义堂”，故天地会会员聚会的地方也叫做“忠义堂”。所以洪门诗说道：

忠义堂前无大小，不欺富贵不欺贫。（同上）

又道：

忠义堂前兄弟在，城中点将百万兵。（同上）

《咸丰朝东华续录》（卷十）元年七月甲辰，上谕军机大臣说天地会会众所居之处有忠义堂名号，就是指此。

《水浒传》的理想组织是个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的团体。天地会的组织，正是根据这理想，故洪门诗篇歌咏道：

佛祖古城在路中，洪家兄弟四海通，万望义兄放我过，百万兄弟俱

系洪。乌云盖月映长沙，洪姓同来共一家；路上相逢通名姓，风云至正雨开花。（同上）

《水浒传》里一半传说，一半虚无的梁山泊，到了天地会成立居然造成一个“洪家兄弟四海通”、“百万兄弟俱系洪”、“洪姓同来共一家”的洪门组织了。

清廷对付天地会的律条及查毁《水浒传》

考天地会创始的年代，洪门相传始自清康熙十三年（1674）甲寅。天地会创立的宗旨在摧翻“满清”统治，而其组织则取自《水浒传》的理想：故不以左道煽惑群众，而以异姓一家忠心义气来团结人心；不以升仙作佛为归宿，而以恢复祖国创建太平世界为目的。这样的一个严密结社，自是“满清”政府的大敌，因此，在康熙年间现行例里，就定有一条严禁异姓结拜弟兄的律例。其条文如下：

凡异姓人但有插（歃）血订盟焚表结拜弟兄者，照谋叛未行律：为首者拟绞监候，为从减一等；若聚众至二十人以上，为首者拟绞立决，为从者发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充军。其无插（歃）血盟誓焚表事情，止序齿结拜弟兄，聚众至四十人以上，为首者拟绞监候，为从减一等；若年少居首，并非依齿序列，即属匪党渠魁，首犯拟绞立决，为从发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充军；如序齿结拜数在四十人以下二十人以上，为首者杖一百，流三千里，不及二十人者，杖一百，枷号两个月，为从各减一等。（《大清律例》卷二十三）

这条律例所谓异姓人插（歃）血订盟焚表结拜弟兄的行为，就是天地会拜会所行的一种特别仪式。但条文中还不曾指明是对付天地会而发的，也不曾说明是专对哪一个地方。到乾隆二十九年（1764）续订的律例便说明是专对福建省的，而且以结会树党来与结拜弟兄并说。其条文如下：

闽省民人除插（歃）血订盟焚表结拜弟兄仍照定例拟以绞候，其有

抗官拒捕持械格斗等情，无论人数多寡，审实各按本罪分别首从，拟以斩绞外。若有结会树党，阴作记认，鱼肉乡民，陵弱暴寡者，亦不论人数多寡。审实将为首者照凶恶棍徒例发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充军；为从减一等；被诱入夥者杖一百，枷号两个月；各衙门兵丁胥役入夥者照为首例问拟；乡保地方明知不首，或借端诬告者，照例分别治罪；该管文武各官失于觉察，及捕获之后有心开脱，均照例参处；若止系乡民酬社赛神，偶然洽比，事竣即散者，不在此例。（《大清律例》卷二十三）

但是，这时清廷虽然已经知道福建民间有“往往创立会名，联合声势……刊伪印，散伪劄，妄悖猖狂，蛊惑人心”（乾隆十九年福建布政司德舒收辑技勇疏中语，见《皇朝经世文编》卷七十一）的事件，结拜弟兄的行为就是会党的行为，然而还得不到会党的主名，所以这条律例也只以结会树党与结拜弟兄并提来说。一直到乾隆五十七年（1792 年）清律例中才有专对“复兴天地会”事件的条文。这大概是经过乾隆五十一年（1786 年）林爽文之役后才知道有天地会这个名目吧。这条律例更是严酷。其全文如下：

台湾不法匪徒，潜谋纠结复兴天地会名目，抢劫拒捕者，首犯与曾经纠人及情愿入夥希图抢劫之犯，俱拟斩立决。其并未转纠党羽或听诱被胁而素非良善者，俱拟绞立决。俟数年后，此风渐息，仍照旧例办理。（《大清律例》卷二十三）

这条律例中最可注意的是天地会会名之上冠以“复兴”两字。会名而冠以复兴字样，可见天地会结会由来的久远。也就可知这三条律例都是为着专对付天地会而发的。不过康熙年间清廷只看见社会上有插（歃）血订盟焚表结拜弟兄的事件发生，而不知这种现象的本身，实在就是一种结会树党的行为，就是天地会行动的一种特征。乾隆二十九年（1764 年）条例，其时虽然已经知道结拜弟兄就是结会树党的一种行动，但还不曾得到会党的主名。一直到了乾隆五十七年（1792 年）知道有“复兴天地会”名目后。于是律例上才有明定严禁天地会的条文出来。这是清律例对付天地会的条文文字上的演变。

按异姓结拜弟兄的风气，由来当已久，梁山泊结义的传说已起于南宋时代，但元明以来，却没有禁止异姓结拜弟兄的律例。中国刑法上有禁止异姓结拜弟兄的法令，实始自清初康熙时代天地会的起来。这三条律例，自是很严酷的法律。我们看其条文内容上的演变：初则只照“谋叛未行律”治罪（按谋叛未行律，法止绞决而止）。续订则加为“斩绞”，最后更加至不问首从都“斩立决”。但是政府虽定有这种严刑峻法，而天地会的宗旨所谓“洪家兄弟四海通”的口号，最是投合社会上贫苦群众的心理，尤其是为流落江湖无家可归的人所欢迎。加以康熙以后，人口日增，兼并愈烈，民间失业的人也因而加多，又给天地会制造了会众的来源，于是天地会就一天天的盛行起来：自福建深山中一个小寺，渐渐的蔓延到珠江流域，以至长江流域；自小小的一个秘密结社，渐渐的流衍成为后来中国民间最大的一个会党；并且，自乾隆五十一年（1786 年）台湾林爽文之役，以至光绪末年在史坚如、郑士良领导之下加入兴中会，这其间在中国革命史上，不知曾经流了几许的热血！这样的一个广大的有光荣的历史的会党，怎知道却源自一部说书讲史的《水浒传》！这岂是当年的施耐庵所能梦想到？可笑清廷一直到了咸丰元年（1851 年）才知道这个与他势不并立的天地会，原是《水浒传》作怪，于是下谕将《水浒传》“严行查禁，将书板尽行销毁”。《水浒传》虽然暂时遭殃，但是《水浒传》所种下的种子已经扑不灭了！

（1）《咸丰朝东华续录》卷十记有咸丰帝谕军机大臣的上谕有道：“又据片奏，该匪传教惑人有《性命圭旨》及《水浒传》两书，湖南各处坊肆皆刊刻售卖、蛊惑愚民，莫此为甚。并著该督抚督地方官严行查禁，将书板尽行销毁。”纲按，这里所称的“该匪”，似乎是混指天地会及白莲教与出自白莲教教门的流派而言的，《性命圭旨》一书大概是白莲教一派教门用来宣传群众的；而《水浒传》一书则为天地会宣传之用。咸丰时候天地会还以《水浒传》宣传群众，则当其成立之初，系取《水浒传》的理想来组织社会是更无疑的了。

（2）天地会创始的年代，洪门相传始自清康熙十三年甲寅。惟嘉庆初汪志伊敬陈治化漳泉风俗疏却以为起于乾隆二十六年，未知汪氏有何根据。考《康熙朝东华录》：康熙十二年十二月杨起隆诈称朱三太子起事于北京，同月，吴三桂在云南反清，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以明年甲寅为周王元

年，天地会相传创始在这一年，难道是纪念杨吴的起义，还是当此天下纷纭的时候，天地会也乘时兴起？今已不可知。又考康熙四十七年张念一之役，也奉朱三太子起事，称大明天德年号，后来咸丰初天地会起事，也称天德年号（见北平图书馆钞本《粤匪杂录》万大洪檄文），这似乎不是偶然的事。又杨起隆、张念一两役所称的朱三太子，都与天地会传说中的太子朱洪英同是一样典型的人物，则我们在官书上还可以看出天地会起源的蛛丝马迹。但最重要的一条证明天地会起源于康熙年间的证据，却在那条严禁异姓结拜弟兄的律例，论证详正文内。故此处从洪门传说，而附记汪氏记载在这里，以备一说。

（3）《元史·刑法志》“大恶”条只有“诸妖言惑众，啸聚为乱，为首者及同谋者处死，没入其家。为所诱惑相连而起者杖一百七”（《元史》卷一百四）。“禁令”条只有“诸以白衣善友为名，聚众结社者禁之”（《元史》卷一百五）。《明律》“造妖书妖言”条也只有“凡造织纬妖书妖言及传用惑众者斩。若私有妖言隐藏不送官者杖一百，徒三年”（《明律集解》附例卷十八）。都没有禁止异姓结拜弟兄的律例。

论近代秘密社会史料的本子

本书抄本的种类及其地域问题

《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六卷，卷首洪门图八幅，天地会起源考一篇，萧一山先生编，国立北平研究院出版。此书原抄本藏不列颠博物院，年前萧先生在英伦时与太平天国诏谕一并钞回来的。

此书共收抄本九种。但因此书编制，是把史料各归其类，分成为图像、碑亭、旗帜、腰凭、源流、誓词及祝文、口白、诗句、茶阵、杂录等十大类，另卷首插图四幅（其采自 *The Hung Society* 一书的四幅不算），所以各种抄本原来的独立的样子，在已经剪裁归类之后，不很容易看得出来。不过编者在每节原料后面，都注明不列颠博物院所藏的编号，我们还可以从此去看出各种本子的整个的面目。因此我读此书的时候，为自己方便起见，曾列了一个各种本子检查表，我这个表或许对读者有些帮助，一并列在下面（表见下页）。

表中甲乙等字样是我加上的。我们看表可以知道此书共收了几个抄本，每个抄本的内容是怎么样。如果要做比勘的时候，我们便可利用此表去翻检。

不消说，这九种抄本其内容上文字上是会有不同的地方的。在这里，我们不能一一的列举出来。例如洪门传说中最悲惨的桃李剑故事，甲本西鲁序所记即和乙本桃李剑叙所记两样。而与《中国秘密社会史》本贵县修志局本相校勘，也各自不同（此点萧先生已给我们指出，请参看本书卷二页九至十）。这本是很自然的事。因为一个传说，或一种口语相传的诗歌，在经过

本　子	本书定名	本书卷页
甲本（不列颠博物院所藏抄本）(Oriental 8207 D)	图像第一	卷一，页一至四七
	旗帜第三	卷一，页七至二三
	西鲁序	卷二，页三至七
	三十六誓（一）	卷三，页一至四
	诗句中（一）	卷五，页一四至二六
	诗句中（二）	卷五，页二六至二七
	诗句下（一）	卷五，页三二至四〇
	饮茶总诗（一）	卷六，页一至一一
乙本（不列颠博物院所藏抄本）(Oriental 2339)	碑亭第二	卷一，页一至五
	腰凭第四	卷一，页二五至二六
	西鲁叙事	卷二，页一至三
	桃李剑叙	卷二，页八至九
	三十六誓（三）	卷三，页八至一三
	请神祝文	卷三，页一三至一四
	先锋对答	卷四，页一五至二四
	截路打鹧鸪口白	卷四，页三五至三九
	诗句上	卷五，页一至一四
	饮茶总诗（二）	卷六，页一一至一五
丙本（不列颠博物院所藏抄本）[Oriental 8207 E (1)]	洪门小引	卷二，页一至二
	三十六誓（二）	卷三，页四至八
丁本（不列颠博物院所藏抄本）[Oriental 8207B (1)]	禀进辞	卷四，页一二至一五
	通用问答辞（一）	卷四，页二九至三三
	诗句中（三）	卷五，页二七至三二
戊本（不列颠博物院所藏抄本）[Oriental 8207 E (3)]	会场陈设	卷四，页一二
	问来路所见	卷四，页二四至二九
己本（不列颠博物院所藏抄本）(Oriental 8207 C)	通用问答辞（二）	卷四，页三三至三五
庚本（不列颠博物院所藏抄本）[Oriental 8207 G (1)]	问答书	卷四，页一至一一
辛本（不列颠博物院所藏抄本）[Oriental 8207 B (2)]	诗句下（二）	卷五，页四〇至四八
壬本（不列颠博物院所藏抄本）[Oriental 8207K]	洪门总图一、二、三、四	卷首

了若干的岁月与分布到不同的地域之后，是会逐渐的演变的。洪门起于康熙，遍布及南中国，其传说与诗篇，当然也不能不因时代与地域的不同而有

所演变。所以这些不同的本子，正是给我们去研究洪门故事如何演变的最好的材料。

不过，我们要做此种工作，应该要先知道这些本子的年代与地域。关于本子的年代，编者只在乙本诗句上的说明里注明不列颠博物院收存图记为1881年（光绪七年），其入于伦敦库藏时间较他本为先。别的都没有注明。所以在此书中除了此本外，别的年代已经不能考见了。至于各个本子的地域，萧先生自序本子的出处道："余奉命赴欧，考察文化史迹于英伦，得以馀晷稍读不列颠博物院所藏中国书籍……当时因蒐检史料，曾遍阅中国写本，发见晚清粤人手抄之天地会文件颇多，皆英国波尔夫人Mrs Ball在香港广州购得者。"本子为粤人所抄，波尔夫人购得的地域又在香港广州，从本子的出处看起来，似乎各种本子的地域都在广东。但从本子的内容研究起来却不尽然。研究本子的地域最可靠的方法是从其方言上去研究。此书本子的方言大概可以分为三种：一、纯为国语而仅夹有几个粤语如"乜"字"宴"字"有"字"咁"字以及"开角"一词者，乙本丙本丁本庚本这四个本子都属这一种。二、纯为粤语者，如戊本己本辛本都属这一种。三、有一部为国语，一部为桂语者（按广西方言很杂，这里所说的桂语，仅指浔州一带属于粤语系的方言来说的），如甲本便属这一类。第一第二两种，我们一看就可以明白，第三种却须略加说明，因为粤语系的桂语是和粤相差不远的，其不同之处，往往只在毫厘之间。例如"什么人"一词，粤语作"边个"，广西浔州属的贵县则为"乜谁"，"乜"字取自粤语，其义解作"什么"，"谁"字则取自国语，"乜"字与"谁"字联为一词作"什么人"解，这是贵县的一个特别的方言。甲本里的路引及烟酒应酬等诗中，如又嫂问叔一诗："你今前来拜候君，我夫系你乜谁人，一向并无同相识，为何认作一家亲？"便用"乜谁"这一个方言。又如有烟无火诗"合埋共一宗"的合埋，又叔答嫂诗"恐怕旁人耻笑多"的耻笑，都是梧浔一带通用的方言。再此本中的酬答诗如嫂奉茶叔赞曰啼诗："汧汧绿绿壹盅茶，拾指尖尖咬银牙，头上梳光龙凤髻，罗裙现出牡丹花"，及兄嫂二人送弟诗："携手未远马头分，亏无此意送情人，此去未知何日转，愁望东方日雾云"！同这类哀艳的民歌，其情调与贵县修志局本是一样的，与浔州的民歌，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从上面三种方言的本子看起来，可以定第一种原是国语区域的本

子，传到广东后，会众传抄，在无意之间，曾经加入了几个方言进去（天地会创始于福建，故知国语为原来本子的面目，而粤语乃后来的加入）。这种本子年代当较早，如乙本据不列颠博物院收藏图记为最早收入的一本，正可以证明我的看法不错。第二种纯粤语的本子，不用说自是广东天地会的本子，我们在此书中只能看见本子的一部分，不敢遽定其年代，但就这一部分全用粤语写成的本子说，其年代当较第一种为后。第三种本子，大概是广西贵县或贵县附近浔州一带的天地会的本子。但此本只路引及烟酒应酬等诗篇一部分为粤语系的桂语写成，其他全为国语。国语这部分当是这个本子的本来面目，也必原是国语区域的本子，就国语这一部分来说，其年代当与第一种大概相近。

本书所辑本子多不讳言“七”为违背天地会的禁条，疑有曾经以前钞录者改动之处

天地会传说有斩七故事，拜会仪节有斩七的排场。七就是阿七，他的名字此书叫做马宁儿，《中国秘密社会史》本作马仪福，贵县修志局本作马二福，据传说他“乃少林寺第七条好汉，使铁棍一条，重三十六斤，故此名叫亚七”（贵县修志局本语）。他因为打破少林寺宝灯，和迫奸人妻妹，给少林寺僧众驱逐出寺，心怀忿恨，因带清兵来火烧少林寺，杀害僧众，他后来也给少林寺僧杀死。这人乃是火烧少林寺的祸首，所以天地会拜会有斩七一场，以他当做不忠不义的榜样来警戒新入会的会员。斩七的仪式是用一个雄鸡来代替的，故拜会诗篇有摩吉一诗道：“头带红缨脚踏泥，落在人间夜夜啼。今晚捉你来作证，反骨奸心照此鸡”（见贵县修志局本，本书斩亚七诗及又鸡诗与此诗意相同而诗辞略异）。又有送吉诗道：“西门城外一死尸，四海兄弟尽皆知。此人不忠又不义，千刀万斩碎灵池”。埋吉诗道：“不忠不义乱乾坤，泄漏天机遇梦魂。捉他斩首西门外，永世不得转人伦”（均见贵县修志局本）。天地会不但在拜会时对阿七这样痛心愤恨，就是平时会中也禁说“七”字。《中国秘密社会史》说道：“以马仪福武艺居第七，故会中至今禁言七”（页一四）。《中国秘密社会史》的著者平山周是个出入中国秘密社会的人物，他的话自是最可置信。据我所见的《贵县修志局原钞本天地会文件》，

凡遇“七”字的地方，除了起首反清复明根苗叙阿七一段的七字不讳外，其他都讳“七”为“吉”。故摩七作摩吉，送七作送吉，埋七作埋吉，而七月作吉月，七十作吉十，与平山周的解释正相同。故可知天地会原文件必禁言“七”，其不讳言“七”的钞本必为会外人不明会中禁条者所改动无疑。

我们拿这一条天地会的禁条来看此书各钞本，遇“七”字之处几乎都没有讳。但在此书中也仍然有保留讳“七”为“吉”的地方。如丙本洪门小引记道：

> 启自甲寅年，吉月二十五日，丑未时，结万二兄，在高溪庙起义。（卷二，页一）

又如己本通用问答辞记道：

> 有人问你乜时辰出世，答曰我甲寅年出世，吉月二十五日丑时。
>
> 义兄问我乜年辰，岁次排来是甲寅。吉月孟秋念五日，时逢好位我生身。（卷四，页二九）

考天地会传说记盟会成立的年月为甲寅年七月二十五日，这两处都守天地会的禁条讳“七”为“吉”，故“七月”作“吉月”，“七月孟秋念五日”作“吉月孟秋念五日”，此与平山周的记载合，与贵县修志局本也相同。所以我们即从此书钞本中也可以看出讳“七”为“吉”的会中习惯。不过其他地方，都给那些非天地会员的“晚清粤人”在传钞时改动了。我们在此书他处记载同样传说的地方最易看得出，例如甲本西鲁序记会盟的年月道：

> 飞龙甲寅年，七月二十五日，丑时生。（卷二，页三）

又如丁本禀进辞记道：

> 今天于甲寅年七月念五日，丑时，结万二兄，在高溪庙起义（卷四，页一三 ）。

我们两两比较，可知这些地方分明是传钞的人改动的。这人他也懂一些天地会的传说，不过他只知七月二十五日是天地会的立会纪念日，他却还不明白天地会讳“七”为“吉”的深意，所以便率意把讳七为吉的地方都改回七字去，于是这样一改，便把天地会的传说与深远的教训的意义都失却了。

几个方言及借用字的注释

在此书钞本中，有一些比较难懂的方言，还有一些借用的字，那更不易懂了。我想把这些地方择要来注释几个字或一两个词。

甲　属于方言的：

（1）开角　其义等于“打秋风”或“敲竹杠”。三十六誓词中第三十六誓云：“自入洪门之后，身中平安无事，假作身中有事有难，到为家兄弟开角，科甲钱眼，私自使用，此则损人益己。”（卷三页七）

（2）乜谁　什么人也。其语源已解释于第一节中。

（3）豆皮　麻子也。通用问答辞云：“问你咁多豆皮。”（卷四，页三〇）

（4）乜野　什么也。通用问答辞云：“问你饮乜野乳。”（卷四，页三〇）

乙　属于借用的字的：

（1）俾　为畀的借用字。会场陈设云：“十二老母俾本钱三个。”（卷四，页一二）

（2）辍　为掘的借用字。会场陈设云：“二十一卷辍诗。”（卷四，页一二）萧先生考此字道：“一本作二十一条巷辍诗云：‘本弟才疏礼不周，相逢何必问因由？懒读条书才学浅，义兄才广正相求。’辍字疑为缀之误。以下又有拙诗与此诗同，或拙辍二音相近而致误欤？”按粤语称人愚鲁有三个通用的字或说“憃”，或说“笨”，或说“拙”，辍为拙的借用字，萧先生疑为因音相近而致误的语是不错的。

（3）宴　为晏的借用字。先锋对答云：“问尔早来为何宴到？”（卷四，页一六）

（4）体　为睇的借用字，睇字在粤语作看字解。通用问答辞云：“问你体个戏唔曾？”（卷四，页三〇）

（5）出　为出的借用字。通用问答辞云："问你体个戏唔曾？答曰，体过咯。问体几出头？答曰，体五出头。"（卷四，页三〇）

上面不过就方言及俗写借用的字注释了几个出来。至于此书中还有许多天地会的造字及隐语，我们若不明白这些字语，也是不能了解其内容的。关于这方面，平山周在《中国秘密社会史》中已经给我们注释出来了（见页六二至六四，造字及隐语条）。

太平天国散佚文献勾沉录

题　记

《太平天国文献勾沉录》，1993 年，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太平天国文献在革命失败后多数已遭反动派销毁，经过七八十年的时间，学者不断地辛勤搜集，才搜寻到文书三五〇篇，印书四十五种，比起当时所印发的文献数，实是微乎其微的。著者数十年来在浩如烟海的资料中，把那些已经沉没了的文献，经过一番钩稽工夫，把它们部分的复原了。虽然不少只是太平天国的只言片语，多数都是清方人员的摘录，但他们在摘录时还记述了有关情节和对文献的评论。因此，我们在辑出这些阙佚的文献时，一方面增补了太平天国文献宝库。另一方面又收集了敌人对这些文献的反应，也有助于我们对有关历史事件作较全面的研究。这就是这部勾沉录的价值所在。这部集子共辑到散佚的印书十四种，地图文册十种，其馀三四六件文书均为有关太平天国军事、政治、经济、宗教、外交等方面的文书。

目　录

题　记…… 395

凡　例…… 397

第一部分　图书册籍…… 399

一　印书…… 400

起义史…… 400

初刻太平军目…… 403

《贼情汇纂》所录太平军目 …… 404

太平天国辛开元年新历…… 405

仪制书…… 406

钦定制度则例集编…… 406

东王行军号令…… 406

钦定功劳部章程…… 407

天妈天嫂辨正…… 407

太平刑律…… 407

九种规章…… 407

钦命记题记…… 408

改正四书五经…… 409

会议辑略…… 411

二　地图…… 412
地理图…… 412
太平天国万岁全图…… 412
天下大观图…… 413
三　文册…… 414
东王杨秀清等禀奏稿本…… 414
太平天国文书汇编…… 415
功臣功劳官册…… 415
癸好三年冬天京户口清册…… 415
朱丞相铁器簿…… 415
浙江新塍军师帅履历册…… 416
遵王赖文光等王册…… 416

第二部分　金田起义前文献…… 417
拜上帝会与地主阶级斗争的文献…… 417

第三部分　金田起义时期文献…… 422
金田起义布告…… 422
军师杨秀清在桂平新墟作战时颁发的布告…… 422
太平天国布告…… 422

第四部分　告人民书…… 424
一　克复安民告示…… 424
克武昌安民告示…… 424
进攻南京时在城外安民告示…… 424
克复南京后安民告示…… 424
扬州安民告示…… 425
进攻南昌时安民告示…… 425
湖口安民告示…… 426

癸好三年秋太平天国在安徽颁发的安民文献…… 426
贵池告示…… 426
庐州安民告示…… 426
英山安民告示…… 427
安陆安民告示…… 427
荆门安民告示…… 427
武昌南京安民告示…… 427
新喻札传乡耆…… 427
宜春克复后的设施…… 427
句容安民告示…… 428
处州安民告示…… 428
溧阳安民告示…… 428
无锡安民告示…… 428
松江安民告示…… 429
吴江安民告示…… 429
浒关安民告示…… 430
嵎山陈墓镇安民告示…… 430
乌镇安民告示…… 430
屠甸镇安民告示…… 431
宜兴安民告示…… 431
常熟安民告示…… 431
新塍安民告示…… 433
濮院安民告示…… 434
熊万荃钱贵仁札徐少蘧申明安民地区天法…… 434
黄州安民告示…… 434
海盐安民告示…… 435
寿昌安民告示…… 435
汤溪安民告示…… 435
龙游安民告示…… 435
诸暨安民告示…… 435

绍兴安民告示…… 436
平湖安民告示…… 437
金山安民告示…… 437
慈溪安民告示…… 437
仙居安民告示…… 437
宁波安民告示…… 438
上海近郊杨行太平军告示…… 438
上海近郊高桥太平军安民告示…… 438
纪镇、诸翟安民告示…… 439
富阳安民告示…… 439
乐清安民告示…… 439
湖州安民告示…… 439
刘河安民告示…… 439
嘉定告示…… 440
太平天国己巳十九年安民文告…… 440
二　经过安民告示 …… 440
北伐军安民告示…… 440
令进贡告示…… 441
经过祁门安民告示…… 441
经过绩溪等处安民告示…… 441
三　政事告示…… 441
征玩好告示…… 441
分男女馆告示…… 441
收养难民告示…… 442
锺良相听讼告示…… 442
屠镇军帅汪过年告示…… 443
左营师帅贴濮镇告示…… 443
天王谕人民捐赀诏…… 443
海宁花溪造田册办团练告示…… 443
盛川修海塘造听王府告示…… 443

无锡守将济天义命押同妖头来辕给无锡监军文书…… 443
四　安定人心告示…… 444
忠王诛魏芸青、李文炳告示…… 444
忠王回援天京布告…… 444
忠王谕民勿惊疑观望布告…… 445
忠王罪己求贤告示…… 445
忠王保卫天京告示…… 445
忠王疏散天京妇孺出城告示…… 445
五　规条与禁令…… 445
禁反革命告示…… 445
解放缠足令…… 446
捉老鼠捉臭虫令…… 446
禁用钱扣串告示…… 446
定丧礼告示…… 447
改书改字诏…… 447
删改六经诏…… 447
禁薙发告示…… 447
禁鸦片等令…… 448
忠王禁烧杀及屠宰牲畜令…… 448
禁赌告示…… 449
禁焚香纸马告示…… 449
天王十诫、十嘱、十除、十斩四十条…… 449
天王禁律诏…… 449
符天燕锺良相布告规条十三则…… 449
常熟贺天侯洪布告十款…… 450
禁用夏历告示…… 450
改衣冠告示…… 450
禁枪船告示…… 451
不准谈论军事胜败告示…… 451

第五部分　军事…… 452
一　广西地区战事…… 452
胡以晄家书…… 452
二　湖南地区战事…… 452
传檄攻长沙…… 452
三　建都天京与保卫天京…… 453
甲　定都金陵…… 453
定都金陵布告…… 453
传檄取建康…… 453
乙　庚申十年春打垮江南大营之役…… 453
和春围天京时天京缺少油盐杂物的文书…… 453
己未九年十二月天王诏上游各军回攻江南大营…… 453
丙　庚申十年春天京解围后的作战计划…… 454
打破江南大营后英王文书说用兵江西湖北事…… 454
丁　攻打天京城外曾国荃军之役…… 454
壬戌十二年五月二十四日谕部将书…… 454
天王降诏调忠王回救天京…… 455
忠王在苏州城外讲道理出示安民…… 455
壬戌十二年秋攻湘军大营时忠侍对三王均在天京文书…… 455
忠王征调苏浙物资及调取大炮文书…… 455
戊　进北攻南…… 456
忠王行踪文书…… 456
忠王围攻常熟及北征文书…… 456
攻浦口江浦以通进兵之路的檄文…… 456
李鸿章在太仓劫夺的忠王信…… 456
忠王文书将由舒城六安上攻武汉…… 457
忠王与干王文书论进北攻南…… 457
忠王北征计划的文书…… 457
忠王文书与李世忠…… 458
蒙亳军队与忠王军会合上攻汉黄文书…… 458

己　死守天京…… 458
天王命天试状元胡沛霖妥议死守天京章程…… 458
太平天国缺粮文书…… 458
天京射出诏谕…… 459
太平天国文书中常提印子山诸垒…… 459
忠王调邓光明炮队去天京文书…… 459
忠王调黄李古赖回援天京文书…… 460
天京调护潮两王解围文书…… 460
忠王调护潮两王回援天京文书…… 460
甲子十四年春天京死守时的文书…… 460
天京调西征军回援天京文书…… 461
西征军约于襄樊集中后回援天京文书…… 461
西征军急救天京…… 461
黄文金与陈坤书帛书…… 461
忠王以血书请侍堵诸王援救天京…… 462
四　北伐…… 462
天京寄林凤祥等谕…… 462
秦日纲禀奏东王…… 462
北伐军在阜城催援军速救文书…… 462
五　江苏地区战事…… 463
东王给上海小刀会谕…… 463
扬州守军藐视敌人文书…… 463
退守瓜洲文书…… 463
天京救援镇江文书…… 464
甲寅四年十一月瓜洲太平天国告示…… 464
东王命瓜镇守军退出瓜洲文书…… 464
丙辰六年攻取扬州的檄文…… 464
镇江向天京告急秦日纲令接应援师文书…… 465
吴如孝上东王禀询援镇江兵事…… 465
东王诰谕…… 465

天京对镇江吴如孝指示的文书…… 465
天王命陈玉成解救六合之围诏书…… 466
天王令陈玉成攻清淮以广粮道文书…… 466
薛焕奏报余义政在上海内应日期及洋泾浜贴有太平天国布告…… 466
侯雨田上陈坤书禀报枪船情况…… 466
壬戌十二年初太平军会攻上海松江告示…… 466
吉庆元谕南汇城示…… 467
克复青浦嘉定告示…… 467
忠王给常熟主将钱得胜文书…… 467
嘉定守将请忠王准其退守苏城致李容发书…… 468
慕王攻上海告示…… 468
江阴守将上侍王禀…… 468
苏崑军队死守待忠王回援…… 469
宝堰为天京粮运要道文书…… 469
忠王在苏州布告…… 469
忠王调攻常熟太仓文书…… 469
命李恺顺坚守江阴文书…… 470
六　安徽地区战事…… 470
甲　安徽各地战事…… 470
太平天国给定远寿州起义军文书…… 470
守庐州的将领文书…… 470
太平天国给在霍邱起义的陈玉文书…… 471
桐城守将梁立泰等文书…… 471
东王谕庐州检点陈仕荣…… 471
丙辰六年十月太平天国函约张洛行往正阳关接引…… 471
叛徒易侍钦函述成天豫陈玉成的暗袭庐州计划…… 472
后军主将李秀成约张洛行等袭江北大营后路文书…… 472
庐江守将陈时永向忠王求援文书…… 472
辛酉壬戌间天王的战略…… 473
英王退守庐州时拟攻鄂省文书…… 473

英王被困庐州时拟会合张洛行等军作战文书…… 473
英王谕扶王等文书…… 473
英王令扶王由豫入鄂文书…… 473
苗沛霖诱英王去寿州文书…… 474
袁甲三截获英王给琳天燕余安定信…… 474
述杨辅清壬戌十二年夏不在宁国的文书…… 474
宁国守将文书…… 474
溧阳守将述侍王调浙江军队由徽州间道趋青阳南陵进攻
敌人文书…… 475
乙 安庆的保卫战…… 475
前军主将陈玉成救安庆文书…… 475
英王与叶芸来均重视天堂地势文书…… 475
救太湖文书…… 476
解太湖围战略文书…… 476
英王给安庆守将谕…… 476
英王救安庆战略…… 476
太平天国救安庆战略文书…… 476
安庆守军望援文书…… 477
安庆守将文书…… 477
英王向忠王求救文书…… 478
调杨辅清李秀成援安庆文书…… 478
英王救安庆战略文书…… 478
太平天国解安庆围的战略文书…… 478
陈坤书复不能救援安庆的文书…… 479
关于守安庆战术文书…… 479
侍王奉诏攻江以救皖…… 479
述安庆慌乱文书…… 479
七 湖北地区战事…… 479
湖北学政青麐揭得三张太平天国布告…… 479
甲寅四年入湖北太平军准备由河南北上…… 480

述守武昌及曾天养事文书…… 480
记田家镇战役文书…… 480
丙辰六年五月各路救援武昌文书…… 481
述救武昌军队驻地文书…… 481
翼王力争上游文书…… 481
通城张将军升天文书…… 481
谋攻湖北文书…… 482
八　江西地区战事…… 482
记入江西将领文书…… 482
记翼王入江西时响应队伍的文书…… 482
记乙卯丙辰江西军事主持者的文书…… 483
记袁州战事的文书…… 483
瑞州临江吉安将领致袁州守将文书…… 483
述翼王谕令诸将守江西文书…… 483
江西临江张发纪请救文书…… 484
临城向九江林启容呼救文书…… 484
祷天侯胡寿阶告示…… 484
临江守军求援文书…… 485
翼王石达开国宗韦志俊来援临江文书及临江守军上翼王禀…… 485
翼王部下花旗书“同心过江”…… 485
天京命汪海洋攻湖口文书…… 486
九　浙江地区战事…… 486
棍天福罗布告攻克杭州即日进攻湖州告示…… 486
桐乡符天安锺告示…… 486
攻克杭州告示…… 486
栈天义罗上侍王禀…… 486
龙游汤溪守将求救文书…… 487
记侍王部在浙江与左宗棠军作战文书…… 487
记龙游汤溪情况的文书…… 487
记绍兴失守日子的文书…… 487

十　陕西河南地区战事…… 487
扶王等传檄进攻西安…… 487
扶王信误投…… 488
启王守阶州时向岷州回民求援函…… 488
十一　福建地区战事…… 488
联络福建天地会文书…… 488
侍王与清将文书…… 489
侍王命汪海洋攻龙岩漳平谕…… 489
陈子曜上太平天国江陈两将领文书…… 489
十二　战略战术…… 490
龙凤瓩上太平天国用兵策…… 490
天京望楼指挥布告…… 490
十三　攻城告示…… 491
克复南京前两天射入城内的告示…… 491
克复常州前一天射入城内的告示…… 491
十四　出榜招军…… 491
出榜招军…… 491
十五　谕敌人檄…… 492
忠王招安苏州各乡告示…… 492
忠殿左同检熊万全招安费玉成书…… 492
常熟谕顽梗分子告示…… 492
常熟黄家桥张贴的讨伐清朝檄…… 492
谕宿仙檄…… 493
天王劝李昭寿献城亲笔诏及林绍章等联名信…… 493
坊天豫曹劝赵景贤投降书…… 493
石达开以通商购粮为由再函王应元…… 493

第六部分　经济…… 495
一　土地制度与田赋…… 495
太平天国癸好三年正月于九江布告薄赋税均贫富…… 495

天京初建时企图实施天朝田亩制度的待百姓条例…… 496
适应当前情况暂时施行的照旧交粮纳税政策…… 496
天王诏六合县征饷…… 498
业户不得挂名收租…… 498
禁止业户收租…… 498
常熟业户领凭收租告示…… 499
绍兴田亩政策…… 499
二　船运…… 499
关于船运粮食的文书…… 499
三　商业…… 500
天京禁商业告示…… 500
苏州招商旗…… 501
常熟店铺领凭告示…… 501
常熟禁止贩米出洋告示…… 501
常熟领帖卖盐告示…… 501
常熟禁止客商贩米告示…… 502
海宁开店发本告示…… 502
苏州城内禁商业告示…… 502
乐清给小商贩发路引…… 502
四　金融…… 502
浙江濮院评定洋价告示…… 502
五　关税…… 503
粹天侯嘉兴只设陡门一关告示…… 503
盛泽汪心耕抽厘捐告示…… 503
宁波海关税则副本…… 503
太平天国十一年税务局颁行税率…… 503
太平天国向外国商人征税告示…… 503

第七部分　政治与宗教…… 505
一　内部分裂…… 505

有关天京事变的文书…… 505
有关翼王石达开分裂行动的文书
（附石达开脱离天京后的作战文书） …… 507
忠王谕苏州守将和衷共济文书…… 511
汪海洋犯上刺杀侍王李世贤告示…… 512
二　朝政败坏…… 513
侍王与部将谈朝政文书…… 513
天王革黜陈玉成诏…… 513
侍王述各王欺凌在溧阳家属事文书…… 513
天京官员述朝政文书…… 514
三　政令不统一…… 514
右十四宣传谭、麻天福陈、左一宣传汪濮院设卡告示…… 514
桐乡守将锺告示…… 515
四　宗教…… 515
乙荣五年三月天父下凡…… 515
癸开十三年六月十七日天父降凡诏书…… 515

第八部分　外事（附外商运械）…… 517
劝太平天国承认不平等条约书…… 517
杨秀清萧朝贵谕英使文翰…… 518
法国公使普布隆说单与太平天国复谕…… 519
忠王致上海外国官员谕…… 520
有关第一次进兵上海时的文告…… 520
太平天国斥责外国侵略者文书…… 521
太平天国断然拒绝承认租界…… 523
印度士兵援助太平天国…… 523
侍王致厦门税务司请助书…… 524
外商运械文书…… 524

第九部分　考试（附招贤）…… 527
一　太平天国最早的考试…… 528

辛开元年天王生日举行万寿诗联考试…… 528
二　天京考试…… 529
癸好三年八月天京开科告示…… 529
天京开科试题…… 529
考试文…… 529
甲寅四年四月天京开武科告示…… 530
辛酉十一年九月天京开科告示…… 530
三　各地区考试…… 530
江苏地区考试告示、诗文题及乡试中式信凭…… 530
浙江地区考试告示及试题…… 533
天王下诏颁恩科…… 534
福建地区石达开部在汀开科取士…… 535
四　招贤…… 535
天京招贤榜…… 535
郡县及克复地区招贤榜…… 535

第十部分　朝内军中文书…… 537
一　文书形式…… 537
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述太平天国文书形式…… 537
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述天王诏旨形式…… 538
潘锺瑞《苏台麋鹿记》述太平天国文书形式…… 538
张德坚《贼情汇纂》述太平天国支取银钱及一切物件条…… 538
二　天王幼天王诏旨与朝内文书…… 539
定都天京时派人带到常州宣传的诏示…… 539
天王劝群众勿因吃粥变心诏…… 539
天王令洪仁发向东王肉袒请罪诏…… 539
东王命采访科炭者奏封官职谘谕…… 539
天王给东王述孝心诏与东王复奏…… 540
东王谕官员凡天父下凡俱来府跪天父谕…… 540
傅善祥上东王禀…… 540

天王谕麻天安陈玉书诏旨…… 541
幼主封童容海吉庆元等职诏…… 541
桐乡夏家浜粮米局天王诏旨…… 541
天王与侍王诏旨…… 541
干王给莱天燕何信义谕…… 542
天王与侍王诏及幼天王与首王诏…… 542
三　军中文书…… 542
镇江罗大纲告示…… 542
黄文金与胡鼎文文书…… 543
英王在黄州的治军告示…… 543
曾国藩记咸丰十一年四月掳获太平天国文书…… 543
曾国藩家藏《伪官执照清册》上所记掳获太平天国的文书…… 544
麻天安陈玉书给下级过年物件的文书…… 544
攻破浦口征银犒赏三军文书…… 544

第十一部分　歌曲…… 545
太平天国的鼓吹曲…… 545
翼王被困大渡河时题诗…… 546
诬害黄金爱题壁诗…… 546
干王狱中述志诗…… 546
干王绝命诗…… 547
忠王就义歌…… 547
天父经和祝文…… 548
赞美诗…… 548
对联…… 550
总制局门联…… 551

第十二部分　人民上太平天国书…… 552
人民庆贺克复南京表…… 552
江西湖北人民起义上太平天国表…… 552

湖北兴国州人民与太平天国的通讯…… 554

第十三部分　天地会、蒙亳起义队伍等文告…… 555

一　天地会起义告示…… 555

上海小刀会起义告示…… 555

嘉定起义告示…… 555

上海小刀会旗帜…… 556

嘉定起义旗帜…… 556

上海小刀会起义名册…… 556

南方太平军失败后福建起义尚树太平天国旗帜…… 556

哥老会起义用太平天国名号及印记…… 556

二　蒙亳起义队伍文告…… 557

义门集农民响应太平天国…… 557

三　李、蓝起义有关文书…… 558

题　记

一

太平天国文献，从五四运动以来，经过各方面人们的努力搜寻，收集到印书四十部，文书经过鉴定认为确是真品的约三百四十五篇。

从印书看，据《旨准颁行诏书总目》共有二十九部，未发现的只《钦定制度则例集编》一部。其不见于总目的，截至目前，又发现了十二部。太平天国究竟印了多少书籍，现在还无从稽考。

在文书方面，太平天国当建国时，就建立有一套完整的文书制度，计有诏旨制度、对人民发布的文书制度、上级对下级文书制度、下级对上级文书制度、平行文书制度等。其中下行文书，传达命令，“遍谕各处，纤悉靡遗”[①]，上行文书，报告情况，“大小事件，纤微必禀”[②]，文报尤多。据曾国藩湘军情报机关采编所编的《贼情汇纂》卷七《伪诰谕》说：“官军随处俘获，亦皆成束成捆”，在《序》中又说所俘获太平天国“文籍汗牛充栋”。关于太平天国文书的数量，即以总理国务的正军师杨秀清一人计，曾在一天里发谕至三百件之多，以每天一般发谕为二百五十件计，则一年便发文书至九万封左右。在中央说，还有其他府、衙、馆的文书，在地方说，还有镇守官员的文书，又有出征将帅的文书，这是个“不可胜计”[③]的数字。文书是稽考革命活动的档案，今天所存只约三百四十五篇，那是微乎其微的了。

---

① 见《贼情汇纂》卷七《伪诰谕》。
② 见《贼情汇纂》卷七《伪本章》。
③ 见《贼情汇纂》卷七《伪诰谕》。

因此，对印书方面，固然仍要继续搜集，文书方面，更是要继续努力去搜寻。而文献所包很广，不仅印书文书、文物、图籍、诗歌、墙头题壁以至口碑无不在内。本书便是向这些方面去搜寻太平天国散佚文献从而勾稽出来的一部编集。

二

我自研究太平天国史起，就开始做这个工作。从太平天国的文籍，清朝方面官修书、方志、奏稿、文集、书札、日记、自述、时人专记、时人杂记、笔记、诗歌、传记、杂纂等，外人记载、新闻报纸等以至墙头题壁、老人口碑等等，凡见到有关太平天国文献的片言只语都抄录出来。1959 年在南京编成初稿。其后继续搜求。1964 年调回北京后，由文起辑录。1985 年进行第二次编辑。今年又进行第三次编辑，编成了这部稿子，取名为《太平天国散佚文献勾沉录》。

这部《勾沉录》编为十三部分。第一部分图书册籍，第二部分金田起义前文献，第三部分金田起义时期文献，第四部分告人民书，第五部分军事，第六部分经济，第七部分政治与宗教，第八部分外事，附外商运械，第九部分考试，附招贤，第十部分朝内军中文书，第十一部分歌曲，附对联。第十二部分人民上太平天国书，第十三部分天地会、蒙亳起义队伍等文告。每部分条分缕析，分别安排。太平天国历史，从兴衰败亡、典章制度，以至一些前所未知的事件，在这些勾沉的文献上或多或少显示了出来。

我们的勾沉工作，只算是一个开路的工作，遗漏之处不少，资料也未能遍读，所望同志们接续做这工作。至于错误的地方，敬请同志们教正！

1990 年 3 月 23 日

罗尔纲谨志于北京

凡　例

一、凡记载上所记太平天国文献，不论节录、或摘录要语、或作提要、或只记名称，虽片言只字都一一收入。

二、凡伪书所载不予收录。凡清方捏造以诬蔑太平天国的、或假造以自扬、或假托以虚报，又能证实其系传闻错误的太平天国文献均不收录。

三、为便于读者使用，本书将辑到的资料按文体和事类的实际情况分成十三大类，凡各类有可附者即附辑于其内，以归简要。

四、标题系编者所拟，须加详细考证的在案语中交待。

五、辑文照录原文，原文对农民起义用“贼”、“匪”、“逆”等诬蔑文字的，均未作改动。

六、凡疑原文有讹误的，用（　）注其正字于其下。凡漏字或须酌情补注的字，用〔　〕表示。缺字以□号代之。

第一部分

图书册籍

太平天国印了许多书籍，见于太平天国庚申十年（公元1860年）镌刻的《王长次兄亲目亲耳共证福音书》册首所列的《旨准颁行诏书总目》的共有二十九部。这二十九部书，今天所缺只《钦定制度则例集编》一部。太平天国在庚申十年后，仍有续刻，其目不详，而在庚申十年前所刻的如《资政新篇》等也有不列于《旨准颁行诏书总目》的，故太平天国所印的书并不只这二十九部。截至目前，计发现的太平天国印书不见于《旨准颁行诏书总目》内的共有十二部。但是，太平天国的印书并不只这些。现将见于记载而确凿可考和确实可信的著录于下。至于沈懋良《江南春梦庵笔记》说太平天国有《三国史》、《律文一百七十七条》等书，汪堃《盾鼻随闻录》说太平天国有《散劫真言》、《归元宝诰》、《太上巍巍不动深根结果经宝卷》、《无生开宗真源经》等书。案沈懋良《江南春梦庵笔记》是一部大伪书，汪堃《盾鼻随闻录》是一部捏造事实被太平天国查禁的书[①]，都不可信，故都不录。又《洪秀全来历》一文记洪秀全在起义前撰有《原□□经》、《劝世真文》，这大概是把《原道救世歌》等篇名称误传了，所以也不录。

太平天国除印书外，还绘有地图。至于各种册籍，随着革命的发展，更是日益增加。但是，所有这些地图、册籍，几乎都给反动统治者毁灭了，太平天国的地图，今天还没有发现，太平天国的册簿，保存下来的也是寥寥无几。现在，把见于记载的太平天国地图和册簿都分录于下。

---

① 考证见《太平天国史料里的一部大伪书——〈江南春梦庵笔记〉考伪》及一部《太平天国的禁书》，两文都收在《太平天国史料辨伪集》。

一 印书

〔起义史〕

汪士铎《乙丙日记》有一段记天王起义事说："洪贼之父名觀扬，母曰李四妹，本花县光禄坳农也。有兄某嫂某。觀扬以贼幼黠多诈，使读书，应小试不售，年二十五岁矣，岁丁酉，忽病疚梦，人教以习天主教。粤东濒海，外蕃之所会也，故习闻天主教，遂以行教名。而连州冯云山亦教之著名者，因自连来会，结为死党，同授徒敛钱自肥。会官禁甚严，而二人行迹诡秘，为查拿所首及，遂偕其徒遁至藤县，依其中表黄某。黄家故贫，冯不能居，乃之紫荆山，煽惑群盗。洪贼居黄宅，仍以天主教相簧惑，黄之子信焉。为村人所告，拘洪、黄于官。洪以计脱归，黄氏询其子，乃为贿役释回，黄大喜，以为天助也。适冯贼自紫荆来探，因邀同游澳门……受业于米利坚人罗姓者，始得见《创世传》、《出麦西国传》及《七克》等书。……二贼既归，乡人不知齿，洪乃决计西行，而苦无资，有商某不知其匪徒也，怜之使附船尾以达藤县，遂益煽徒众。有某庙者，香火甚盛，洪率其徒当众毁其神，人稍稍畏之，谓神亦敛避。象州有九仙庙，云乃某某之神，故有母尚存，州牧朱以捕贼未获，祷之而获，以为神助也，祀而赠神以袍。洪作诗责神，谓其不孝而毁其庙，人益畏之，以洪为神人矣。以上乃洪贼自叙曰《新诏书》。其中上天宴会及与阎罗交战之类，乃窃《史记》秦穆、赵襄子事，非杜撰也。"

案汪士铎所记太平天国这一部起义史，核其内容，与今天保存在英国剑桥大学所藏的《太平天日》大体相同，是记道光十七年丁酉（公元1837年）天王二十五岁时死去复苏，魂游天堂，迄于道光二十七年丁未（公元1847年）天王带领冯云山等捣毁象州甘王庙事止。汪士铎撰日记时不在天京，大约手边没有原书，叙述难免会有些错误。但汪士铎所见这一种史书，叫做《新诏书》，而不叫做《太平天日》；汪士铎是在癸好三年（公元1853年）十一月，即太平天国建都天京后九个月，

逃出天京的，他这部《乙丙日记》是在乙卯、丙辰（公元1855～1856年）写的，他得读《新诏书》当是癸好三年住在天京时事，而《太平天日》则标明“此书诏明于戊申年冬，今于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钦遵旨准刷印铜板颁行”，《太平天日》是到壬戌十二年（公元1862年）才印行的，因此，我们不能肯定的说两者是同一的史书，汪士铎所见的那一种《新诏书》，可能与现存的《太平天日》是两部史书，至少是版本的不同。

谢炳《金陵癸甲纪事略》说：“贼令人抄伪《诏书》，自戊申起叙至入金陵城等事，前出冯云山手，后出曾钊扬、何震川诸贼手。调用七字句，以‘话说起’，继以‘不表’‘且说’，又以‘下回分解’作卷终。而其淫乱邪怪亦自供不讳。”

案谢炳所记这一种起义史，其叙事起自道光二十八年（公元1848年），讫太平天国癸好三年（公元1853年）二月克复南京止。它的体裁，辞用七字一句，以“话说起”，继以“不表”“且说”，又以“下回分解”作卷终。弁其叙事起讫，似系接汪士铎所见那种《新诏书》而修，它也叫做《诏书》。这一种起义史，今天还没有发现。

《剿平粤匪方略》卷九十四，咸丰四年（即太平天国甲寅四年，公元1854年）五月十五日，百胜、王梦龄奏：“臣等前获伪将军张泳荒，搜得逆书一册，内叙逆贼洪秀泉自广西窜至江宁，俱用林凤祥、李开芳为先锋，攻陷郡县省城多处，该二贼著名骁悍。”

案百胜、王梦龄劫获的这一部记有名将林凤祥、李开芳从广西起义到克复南京历次战役功绩的太平天国起义史，从它被百胜、王梦龄劫夺的时间与记事的内容稽考起来，就是上录谢炳《金陵癸甲纪事略》所记的“自戊申起叙至入金陵城等事”那一部起义史。因为这一部起义史，是记从广西起义后到克复南京为止的，所以林凤祥、李开芳两人从广西到南京历次战役的功绩都记在上面。

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在“改字删书”条记卢贤拔说：“卢广西人，有知之者，谓在集镇时称通品，能写名帖，书券约。洪贼以自起事前诡谋及现在乱迹令检录之。内有《访石相公》（即石达开）一段叙事如闲书，用‘话说起’，及‘话分两头’，‘按下不提’等语。后有伪旨云，‘此书莫已（畀）书使抄书手’，遂不得见。”

案张汝南所记这一种史书，“叙事如闲书”，用“话说起”，及“话分两头”，“按下不提”等语，它的体裁采自宋人评话，与谢炳所见的相同。惟其叙事，则始“自起事前诡谋”，而终于“现在乱迹”。考天王于道光十七年丁酉（公元1837年）死去复苏，道光二十三年癸卯（公元1843年）创拜上帝会，道光二十四年甲辰（公元1844年）入广西传教[①]，张汝南所谓“自起事前诡谋”，当即指此说的。又张汝南《纪略》一书记事终于太平天国甲寅四年（公元1854年），他所谓“现在乱迹”，乃指太平天国建都天京后事而言。近人柴萼《梵天庐丛录》卷十八太平天国实录条记载，他曾得见此书，并记它的样式、页数、内容及发现地点说：“殷滩亭先生曾得太平天国实录一册。录乃春官丞相卢贤拔所纂辑。凡二十二页，高尺馀，卷端各刻二黄龙，第二页页首印天王御玺，方径八寸有奇，印围五爪龙，印泥之色系深硃微带金色。其中所载，颇有为吾人未知者。在集贤镇时，天王赏贤拔为通品，能写名帖文券，字秀丽，能为诏谕敕诰，文茂达，故自金田创义，至金陵后，贤拔均兼领史职，未尝易他人也。后有《访石相公》一段，叙事如小说，用话说起，及话分两头，按下不提等语。阅之殊饶兴味。最后有天王谕旨一通，约百馀字，则用雌黄缮写，字品间杂真草，欹侧不正，似王荆公书，斜风细雨模样，未知伊谁手笔也。殷先生获此本于金陵夫子庙前冷摊上，珍若珠璧，予初拟录一副本，传之于世，因循未果。今先生下世已九年，其子幼不解事，女流又不知书，去年往求之，已不审为何人攘去矣。”据柴萼记载，知张汝南所见那一种太平天国史书，曾经流传下来，有人把它珍藏，后来虽然不知下落，但离今日为时还不久，

① 据韩山文《洪秀全之异梦及广西乱事之始源》。

我们仍然有希望把它追寻回来。

又案太平天国修撰的这一种起义史，它的名称，据汪士铎说叫做《新诏书》，谢炳说叫做《诏书》，《太平天日》首句也以《诏书一》三字起头。考《李秀成自述》说："自我主应立开基之情节，衣（依）天王《诏书》明教传下，将其出身起义之由，《诏书》因京城失破，未及随带，可记在心之大略写呈。"又考《天命诏旨书》卷首天王诏说："戊申岁三月天父上主皇上帝下凡，显出无数神迹权能凭据载在《诏书》。是年九月天兄救世主耶稣下凡，亦显出无数神迹权能凭据载在《诏书》。今恐众军大小男女兵将未能熟知天父圣旨命令及熟知天兄圣旨命令，致有误逆天命天令也。故特将《诏书》寻阅天父天兄圣旨命令最紧关者汇录镌刻成书，庶使通军熟读记心，免犯天令，方得天父天兄欢心也。"案李秀成写自述记叙太平天国史，说是据《诏书》而写；天王要辑录所记天父、天兄的圣旨命令，也在《诏书》中去辑录，可证太平天国政府编撰的太平天国史确实是叫做《诏书》。据《贼情汇纂·黄再兴传》，知太平天国修纂太平天国史的机关叫做"诏书衙"，黄再兴入诏书衙修纂《诏书》，壬子二年十月在长沙，《诏书》编成，以功升左史，可见太平天国史的修纂不止一次，是随着革命的发展到了一个阶段又来加修一次的。又就太平天国《诏书一》的标题而论，则可知此种《诏书》不只一种。论此种《诏书》的编纂，大略等于历朝的纂修《实录》。冯云山、卢贤拔、曾钊扬、何震川诸人都是太平天国的史官（冯云山、卢贤拔位在史官上，但都兼领史官职），此种纂修，由天王诏命，经史官之手撰成，与历朝的修《实录》，并没有两样。但是，它不叫做《实录》，而叫做《诏书》；不用典雅文章，而用评话体裁；不藏之皇史宬，而广颁于军中和民间，却与历朝的修《实录》的体裁和目的完全不同。这是由于太平天国要把它的革命斗争史向广大的军队和人民宣传，作为团结、鼓舞军民最好的一种教育工具，自然就与封建皇朝把《实录》作为帝王个人的家谱的情况不同了。

〔初刻太平军目〕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录副奏折，咸丰元年三月初十日周天爵呈称：

“据带兵官平远协副将周凤岐于大黄江攻抄贼营搜集伪书一卷……本署院查阅皆仿照《周礼》《司马》之法，旗帜、尺寸、颜色均僭。”

咸丰元年三月中旬广西巡抚周天爵给湖北巡抚龚裕信说到俘获太平军一本专述一军编制的书说：“日前得叙述一军编制之逆书一册，与《周礼》《司马》法同，一师有师帅，一旅有旅帅。”又说：“一军凡一三二七〇人，较古制一军超出百人以上。逆匪按《禹贡》九级等差之制，分为九军。该逆书专述洪大元帅之第一军，书末载明，所有其他九军悉按此编制。该逆书现已呈送军机处矣”［王庆成回译密迪乐（T.T.Meadows）英译文①］。

〔《贼情汇纂》所录太平军目〕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四“伪太平军目式”条的说明道：“此贼初定军目式也，曾刊伪《太平军目》一册，以一军为例，全刻五百两司马，前列军帅、旅帅、师帅，后列卒长。每一卒长之下，列两司马四人，尚无东西南北之分，及刚强伍长、冲锋伍卒诸名色，千篇一律，满纸皆卒长、两司马字样，不知其军制者，无不开卷茫然。嗣俘得续改军目，较前清楚。因于旱营各举二军，水营各举一军，著之于篇，以为定式，十军百军皆同，俾览者可以触类而推寻焉。”

按周天爵呈送军机处呈文，只说这部《太平军目》是平远协副将周凤岐于大黄江攻抄太平军营时搜获的。考清广西提督向荣率领云南临元镇总兵李能臣、平远协副将周凤岐进攻桂平县大黄江太平军营，系咸丰元年正月十八日。二月初八日，太平军撤离大黄江，初十日，即经紫荆山入武宣县东乡。太平天国起义于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据此知这部《太平军目》当是金田起义时刻的，至迟不能后于咸丰元年正月初旬，清军才能于正月十八日在太平军营内获得。又这部《太平军目》据周天爵信说是“专述洪大元帅之第一军，书末载明，所有其他九军悉按

① 周天爵此信抄本，为英国驻广州副领事密迪乐派往北京的一名中国人在行经武昌时得到而于1851年6月25日寄给密迪乐，密迪乐将它译为英文，收在所著《中国人及其革命》内。王庆成同志回译文见所著《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一书内“太平军目和太平天国军制”。

此编制”。而张德坚《贼情汇纂》所述的《太平军目》，则于旱营举有前一军军帅，后十三军军帅、水营举有前一军军帅三军的编制，以见定式，显然是不同的。今《初刻太平军目》和《续改太平军目》都未发现。

〔太平天国辛开元年新历〕

敕卿氏《见闻杂记》咸丰三年五月记事记太平天国进攻江西时丰城人民进贡太平天国事说：“送礼者归，各得书数本……黄历一本，每月双月卅日，单月卅一日，历系辛亥年，伊改亥为开，称辛开元年。丑为好，卯为荣，如癸丑曰癸好，乙卯曰乙荣，前列诸王衔名奏折一道，请颁历也；后御批一道，准行也，不成文之至。历惟刻□月□日干支星宿，下刻节气，隔七日下刻礼拜二字。伊《天条书》载有礼拜皇上帝文，谓皇上帝七日造成人物，故须七日一礼拜也。以外无他，伊盖云日日是吉日，故不刻何日宜何事也。”

案我们考据天历颁行在什么时候，根据《天命诏旨书》中“又八月初七日，时在永安”这一条证据，断定天历的颁行乃在太平天国壬子二年（清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正月初一日[①]。现在这一条记载，却说在太平天国癸好三年（清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五月太平军进军江西的时候，把辛开元年（清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新历送给江西丰城进贡的人民。这是一条值得注意的记载。敕卿氏是亲自得看见这几部书的，他记这几部书是：《天条书》一本，《天父下凡诏书》一本，《幼学诗》一本，《黄历》一本。他记各书内容，《天条书》是初刻本，《天父下凡诏书》是上帝审周锡能，《幼学诗》说是教人孝弟语，和我们今天所见的全同，并无错误。他记《黄历》，并且是这样明确地说：“历系辛亥年，伊改亥为开，称辛开元年”，应该更不会有错误的。因此，我们根据这一条记载，知道太平天国在壬子二年颁行新历之后，曾有追排辛开元年新历把它刻印分送人民的事。

---

① 考证见我写的《天历考及天历与夏阳历日对照表》一书。

〔仪制书〕

佚名《粤匪犯湖南纪略》记太平天国壬子二年太平军从广西北出湖南时事说："别有仪制书，纪其法度。"

案在《太平天国旨准颁行诏书总目》有《钦定制度则例集编》一种（见下目），刊于丁巳七年至戊午八年间，不是这部书。又辛开元年刊有《太平礼制》，只有礼制无法制，而此处说明"纪其法度"，语意含混，未知是否即此书，难于判断。

〔钦定制度则例集编〕

见于《太平天国旨准颁行诏书总目》二十八种，其最后一种为戊午八年刊刻的《醒世文》。其前面一种为丁巳七年刊刻的《天父诗》。原书今未见。

〔东王行军号令〕

太平天国甲寅四年九月燕王秦日纲为择要刻印《行军号令》上东王禀奏说："命卑爵往上江一带巡查河道以重防御，并蒙我东王颁发《行军号令》书一本，卑爵跪读之下，感激靡涯，足见我东王刻刻劳心，筹谋军机国务，无微不至。卑爵查看在外兵士，均皆新招兄弟，未能熟悉营规，是以不揣冒昧，即将我东王号令择其至要者，饬令镌刻官刻成刷印，发给各衙各头子一张，传谕该统下兵士人等，命其时时熟读，谨记在心，方不负我东王筹谋军务之至意也。卑爵大胆妄议，未知是否？不敢擅专，理合禀奏，伏乞我东王金裁。"（见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七《伪禀奏式》）。

案东王颁发的《行军号令》今未见。查旨准颁行的诏书中有一本由下属编辑东王行军规条号令成书的《行军总要》，秦日纲所请刻的当已辑在此书中，今存。

〔钦定功劳部章程〕

干王洪仁玕《立法制谊谕》说："夫国家机要，惟在铨选。现经颁发《钦定功劳部章程》，而弟等犹迫不及待，设仍各如所请，自兹以往，不及一年，举朝内外，皆义皆安，更有何官何爵可为升迁地耶？"原书今未见。

〔天妈天嫂辨正〕

太平天国庚申十年（清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六月，干王洪仁玕在苏州赠给来访教士的书中有《天妈天嫂辨正》一种[①]。原书今未见。考天王洪秀全在《钦定前遗诏圣书》的批解中，论述天妈天嫂多处。所谓天妈，就是上帝的妻，所谓天嫂，就是耶稣的妻。这部书当是敷陈这种神话，为神化洪秀全而作。

〔太平刑律〕

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印行，原书今未见[②]。

〔九种规章〕

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1861年3月7日），天王诏旨说："兹在已有规章外再增六种，共成九种。尔等不可背弃天父、天兄、朕及幼主，须知天父、天兄、朕、幼主普照四方，慈和万物，直至万世。"[③]在此九种规章中，大约有一种是《婚姻条规》，天王在另一道诏旨里说："朕曾颁发《婚姻条规》[④]。其他八种未详。此九种规章系分别各刻，抑系汇刻，原书今未发现，不能断定。

---

① 见1860年8月11日《北华捷报》第五二四号记载。《吴煦档案》译《外国8月11日新闻纸》就是译这篇报道。

② 据1861年3月30日《北华捷报》罗孝全（I. J. Roberts）报道。

③ 天王这道诏旨，译文载在1862年4月8日依据各议员的发言《致送英国国会关于中国问题的蓝皮书》（十一号附录六）第四十四页。此处系据王维周译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第二十六章引文。

④ 据王维周译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第十八章说："英国政府于1862年发表的关于中国叛乱的《蓝皮书》第45页中明明载有天王颁布了规定各级人员妻子数目标准的诏旨。天王诏旨一开头就说："朕曾颁发《婚姻条规》。"这一部《婚姻条规》，大约是在《九种规章》之内。

〔钦命记题记〕

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清咸丰十一年三月二十二日记说："兰卿来，在夷行取得贼中书四本归，系英人到江宁携来物。……《钦命记题记》一本，其取士程文，其题目，皆其节令。凡七节。有云《太兄（即耶稣）升天节记》、《太兄暨朕登极节记》、《东王升天节记》等类。末有幼主与天王并称，盖即洪逆之子，而亦与闻国政者。此书庚申所刊。"

案原书今未见，兰卿即王韬，亦即后来上太平天国逢天义刘肇均书的黄畹，当时他是随英国侵略者到天京、汉口一带去回来的，故得到太平天国这四部印书，其他三部是《天父圣旨》、《王长次兄亲目亲耳共证福音书》、《资政新篇》。据赵烈文说《钦命记题记》一书，其内容包括三部分：一、宗教部分，如记太兄（即耶稣）升天，太兄登极；二、历史部分，如记天王登极，东王升天；三、考试制度部分，如记取士程文和题目。对太平天国的宗教、历史、考试制度都很有关系，我们希望将来能发现它。

又案太平天国庚申十年六月十一日（1860年7月21日）《干王洪仁玕致英国传教士艾约瑟书》[①]末有一条附记说："另付新书一本交先生一览"，洪仁玕没有说书名。不久这部书就在传教士中传播开来，他们对书的内容作了分析研究后，相继在报刊上发表评述文章，但都不见提书名。邓元忠对有关报道文篇作了综合研究后，认为此书可能是一本叫《钦命记题记》的太平遗书[②]。有此一说，现一并辑出，以备稽考。

邓元忠《美国人与太平天国》说："杨格非对此书内容研究分析后，认为洪仁玕正在影响太平的宗教观念。此书可能是一本名叫《钦命记题记》的太平遗书，为1860年发行者，有一百页，内容是关于宗教和政治等问题。……杨格非在此书中看出四点对太平宗教观念的改良。第一，

① 见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文书汇编》。

② Y.C.TENG, "Note on a Lost Taiping Book," *Journoal of Asian Studies* XXⅢ—3 (May 1964) 447～448.

书中有一节专谈罪的观念：了解其重要性，知道忏悔和改过，神为何愿意恕罪，耶稣为何要代人赎罪，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意义，与真正的幸福是从罪恶中的解脱。第二，很清楚的说明人性本恶，及反对中国传统人性本善之教义。因人生罪恶之中，故需重生以享受今世的真正和平，和来世的永恒幸福。第三，一反过去太平认耶稣为凡人的观念，此书著重了基督的神圣，杨氏翻译了此节，兹回译如下：‘若有人问，既然基督是神并且万能，为何需投胎为人而救人。他应知道，假若救世主未变成人，他只是灵，那么他怎能宣扬他的宗教，建立一模范，钉在十字架上，而流他的血呢？所以他必需要有人形，才可以救人，和代人。若世上有罪恶，则必须惩罚之。虽然他无罪，且是神的儿子，但他已代替了人，故不能避免公平的惩罚，这已足见上天的法规是大公无私的。’第四，此书中提到圣灵处很多，它说信仰是得到圣灵的方法。人是通过信仰，虽非血统关系，而仍为神的新生子。杨氏又指出洪仁玕对基督教义有三点不清楚，第一，洪仁玕对‘一位三体’之观念有误，虽然他对基督和圣灵的神性很清楚，但却想用辩论和比喻的理性方法来解释其义。杨氏认为‘此义必需用信仰去接受’，而洪氏没有，故这是洪仁玕的错误。第二，洪氏将一星期的第七日称为‘安息日’而非‘主日’。该日应以崇敬的心情，清洁的身体，去礼拜天父，感谢他付与一切的宽恕，和救世主，长兄的赎罪，拯救之德。第三，洪仁玕似乎相信天王的幻觉。在太平日历中每年的第三月第三日为庆祝天父下凡的纪念日，每年的第九月第九日为天长兄的下凡纪念日。”

〔改正四书五经〕

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颁行的《钦定士阶条例》说：“真圣主御笔《改正四书五经》各项，待镌颁后再行诵读。”

案太平天国修改的四书五经于癸好三年曾刊行。而这部辛酉十一年颁行的《钦定士阶条例》却有“待镌颁后再行诵读”的话，使人误会为尚未刊行，合应指明。

汪士铎《乙丙日记》卷二说："贼改《四书》、《五经》，删鬼神、祭祀、吉礼等类，不以人废言，此功不在圣人下也，后世必有知言者。"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 · 洪贼改字删书》说："始以《四书》、《五经》为妖书，后经删改准阅，惟《周易》不用，他书涉鬼神丧祭者削去。《中庸》鬼神为德章，《书 · 金縢》，《礼》丧服诸篇，《左传》言神降俱删，《孟子》'则可以祀上帝'，上帝上加皇字，《诗》'荡荡上帝'、'上帝板板'，皆加皇字。《论语》夫子改孔某，子曰改孔某曰。"

李圭《金陵兵事汇略》说："国改郭，一作国……又称历代帝王均为相。有所谓《改定四书》曰：'孟子见梁惠相，相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郭乎？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1853年（即太平天国癸好三年）11月26日英国人麦赫斯（W.H Medhurst）有一篇《上海通讯》，记他访问一个在太平军中两年之久，在本年8月间方才离开天京的人的谈话，其中有一段是关于书籍的事说："关于读书求学一点，我问他们读什么书。则答只有太平王钦定印行的书，其馀的都被烧毁。'孔夫子的书也被烧了吗？'他说他自己不是读书人，不能确实答复。……他说当少年时曾上过一年学……他曾念过《大学》和《中庸》。我乃问他在南京见过这两部书没有。他答：'是曾见过的，不过都改了。'"［载《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第174号］曾国藩清咸丰八年将他得到的太平天国《改定四书》寄给他的党羽刘蓉说："粤匪去冬未平，且复加厉。所睹《四书》，当以奉诒。阁下向多愁郁，想书到君家，亦百年中可为开口而笑之一日也。"（见《曾文正公书札》卷七《复刘霞仙》）

据上列五条资料，可知太平天国删改的《改定四书》和改定的《书》、《诗》、《礼》、《春秋》四经都已刊行，惟《周易》不用。汪士铎记其删削的部分为"鬼神、祭祀、吉礼等类"，张汝南也说："涉鬼神丧祭者削去"，并举出删改的例子。汪士铎对太平天国删改儒家《四书》、《五经》论为"此功不在圣人下"，又说："圣人亦有过欤？曰有。以鬼神愚民，以卜筮诬民也。其费神比于殉葬，同一空地上以实地下也。其惑人同于僧道，同一假邪说以怵妇子也。贼匪去之，此功德不在禹下。"（见《乙丙日记》卷三）汪士铎批评《易》、《书》、《诗》、《礼》、

《春秋》五经的孔丘，指为以鬼神愚民，以下笠诬民，而论太平天国把那些部分删去，其功不在为人民治洪水的禹下。

〔会议辑略〕

曾国藩于同治元年（即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九月二十日日记说："贼之来援金陵，曾于五、六月大会二次，集议全局，并有刊刻《会议辑略》一书，伪忠王亲为之序。乃之贼中处心积虑以求逞于我，而我或轻心深入，率意浪战，其尚未至溃败决裂，实天幸也。"（见影印本《曾文正公手书日记》）

许瑶光《谈浙》卷三说："伪忠逆李秀成，今之大盗也。考同治元年四月，曾沅圃帅率水陆诸军由周村次板桥，袭取秣陵关，夺其大胜关、三汊河，侍郎彭雪琴、提督王明山夺取江心洲、蒲包洲，水师泊护城河，陆师逼扎雨花台。洪逆窘迫，求救于李秀成。时秀成踞苏州，改苏州为苏福省，于五月十一日纠集伪听逆、纳逆、慕逆、孝逆、航逆、相逆暨蔡、汪、吉各伪主将、刘伪天将会议，旋于六月二十五日又纠补逆、襄逆、奉逆、堵逆、首逆、来逆会议，拟合侍逆、护逆共十三伪王，号称六十万，于闰八月二十日至十月初五拼死环攻我湘军大营，以图解金陵城围。幸我军出奇制胜，歼悍党万馀，平坚垒数十座，乃以转危为安，卒奏中兴之伟绩耳。然秀成是举，纠合诸逆，亦知以战为是，以守为非，以同心为是，以分心为非，此贼之最猖獗者所以推李秀成也。予尝于营中获其会议伪书，自叙其功已三解京围，一则八年德都统兴阿败于浦口，破天长、六合，攻陷扬州，已而李忠武阵亡于三河，秀成谓为一解京围。一则九年扑六合城外官营并破浦口、九洑洲之长壕，致周天培阵亡，是谓二解京围。一则十年会议于芜湖，陷广德、泗安以破杭州，分我兵势，旋回聚于界牌，纠集上江诸贼暨侍逆、辅逆、刘逆、古逆，即英逆亦由北渡南扑我大营，致张帅阵亡于丹阳，和帅自缢于浒墅，是谓三解京围。伪书中云，'如欲奋一战而胜万战，先须联万心而作一心'云云。"

案原书今不见。考《李秀成自述》第一次会议根据敌从上而下，有水师便利，我劳彼逸，水道难争，且敌人初来，其势甚锐，不可与争锋，这一个当前敌我形势，作出应将苏省米粮、军火多运回天京，作长

期守御准备，待过两年，敌久顿坚城，师老力疲，然后一鼓把它打垮的决议，向天王奏陈。这是一个统筹全局的战略，这样，就可以用全力在东线驱逐外国侵略者，收复上海，巩固苏、浙两省，否则就会陷于两面作战的窘境。可是，天王拒绝良谋硕算，下诏严责李秀成说："三诏追救京城，何不启队发行？尔意欲何为？尔身受重任，而（尔）知朕法否？若不遵诏，国法难容！价（仰）莫仕蔡（暌）专推（催）起马，启奏朕知！"李秀成接到这道严诏，不得不放弃会议的主张，只得遵照天王意旨召集第二次会议，作回救天京的计划，当时天王采取强本弱枝策，把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杨辅清等部下大将都封了王，以分他们的权力，李秀成指挥发生困难。他在会议上强调必须团结一致，始有胜利可望，向各军各将发出"如欲奋一战而胜万战，必须联万心而作一心"的号召。其后猛攻天京城外的湘军大营竟无功。天王又命令大军北征，由于大军回救天京，东线空虚，李鸿章的淮军和左宗棠的湘军就和外国侵略者分路向江苏、浙江乘虚进攻，太平天国陷到了东西两线两面作战的严重形势，遂底于亡。这部《会议辑略》，是研究太平天国败亡的重要文献，许瑶光不过是清朝一个小官员，他还能看到，当时分发必多，可能还会发现它。

二　地图

〔地理图〕

陈庆甲《金陵纪事诗》咏天朝宫殿诗道："皇天门接圣天门，殿号真神体势尊。几幅舆图嵌四壁，鸣钟伐鼓闹黄昏。"注说："头门为皇天门，门内伪殿为真神殿，殿后为圣天门。四壁嵌砖镌地理图，旁列龙凤钟鼓"（见《补愚诗存》）。

〔太平天国万岁全图〕

富礼赐（Forrest）《天京遊记》记参观天王宫在圣天门看见一幅《太平天国万岁全图》说："圣天门之右有小屋，内有桌椅，驻有天军。……我们

再不能进去，只好坐下休息。于此我们看见一幅《太平天国万岁全图》。这真是一张极奇异可笑的图籍。中有大方地，四围是洋海，地即中国；中又有四方地，围有四墙，是为天京。香港没有存在；日本只是一小点，北京也没有存在，在西北方有两小岛名为英吉利及法兰西。其他欧洲诸国大概都为天条所屈服了，而全个亚细亚洲——中国除外——大概已被龙吞去了。

案太平天国这一张《太平天国万岁全图》，受了当时对世界地理的知识与绘画地图的技术限制当然是有欠缺的。但它是为的要显示“太平天国万岁”的力量而绘，故对世界来说以中国为中心，对本国来说，以天京为中心。天王曾有诏旨“贬北燕地为妖穴，是因妖现秽其地，妖有罪，地亦因之有罪。……天下万国朕无二，京亦无二，天京而外，皆不得僭称京。故特诏清胞速行告谕守城出军所有兵将共知朕现贬北燕为妖穴，俟灭妖后，方复其名为北燕”[①]。据此知太平天国只有一个京都，“天京而外，皆不得僭称京”，故改北京为北燕。而在清政府还踞有北京的时候，把它贬为妖穴，连北燕这名称都不称它，要等到打倒清朝后，才叫它做北燕。因此，在《太平天国万岁全图》上当然就没有绘上北京了。至于香港，只是中国一个小岛，中国名城大邑太多了，数不到香港，而且，当时香港被英国霸占，根据太平天国的理论“妖现秽其地，妖有罪。地亦因之有罪”，因此，在《太平天国万岁全图》上当然也就没有绘上香港了。这一张地图，贯彻着太平天国的鲜明的反封建反侵略的立场，当然就不免被侵略分子讥笑为“极可异可笑的图籍”了。

〔天下大观图〕

锺琦《皇朝琐屑录》卷十六载：“张石卿长沙府优贡，有才略，昔与贼酋伪翼王石达开交游，故随达开至金陵同参戎机。林凤祥、李开芳分窜燕、晋、楚、豫，所至残破，皆出石卿运筹，曾在金陵绘《天下大观图》，凡经其沦陷府厅州县及若何战攻，若何守御，莫不纤悉胪载。后投诚曾帅营中效力，曾帅特保至三品官，其遇合亦奇矣。旋有控其在贼巢作恶多端者，并搜

① 见太平天国癸好三年刻的《贬妖穴为罪隶论》卷首录《天王诏旨》。

获《大观图》，当诛之。越四年，湖南之变，其子首先作乱，种种机谋诡诈，大有父风，诚可谓世济其恶者矣。”

三　文册

〔东王杨秀清等禀奏稿本〕

《向荣奏稿》卷七咸丰四年八月二十六日《封呈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会奏稿本片》说：“前任安徽学政孙铭恩上年到任……迨四月二十八日，贼匪进〔太平府〕城后，孙铭恩……即被拥去，家丁范源亦随之同往。……又金陵逃出难民述其所见，据称孙铭恩被拥进城后……并范源一同斩首，挑竿示众，并标名妖头孙铭恩妖价范源首领字样；以该逆伪宪书之日计之，系五月二十四日。兹于闰七月初四日我师船胜仗之后，忽于贼首伪燕王秦日纲船上，获得各贼渠禀奏洪逆稿本一册。查五月二十四日稿内，有渠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三逆会奏洪逆一稿。中有一条云，据佐天侯陈承瑢又禀称：‘殿左三指挥翁焕章，前经拿获妖头孙铭恩、妖价范源二名，屡加严讯，该孙铭恩俱系妖官是实，妖价范源被拿，始供愿敬拜上帝等情。第细核该犯等供词，语多狡饰，议将孙铭恩、范源二名，均行斩首不留等语，末有‘旨准’二字。……至洪逆之有无，向有传闻异词：或云洪逆久服冥诛，别立一贼以顶其名。或云系刻木偶为之，实无其人。今观洪逆尚有批答之语，则又似有其人；特一切事权，皆归之杨逆耳。又查稿本内有覆暎夷三十条，其后载一条云，不单准上海闽广贼党投降，天下万国皆要来降也等语。是暎夷通贼，并为上海贼党暗通消息，情节显然；而贼中实情，于此稿中亦大略可见。兹将原稿本封呈军机处以备御览。惟簿面多有损破，均仍其旧，合并声明。谨奏。”

案这一部在燕王秦日纲船被向荣劫夺去的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会奏天王稿本，据向荣举出的两篇：一篇中有一条是克复安徽太平府，生擒清朝安徽学政孙铭恩解回天京诛杀事；另一篇是答覆英国三十条。前者是有关军事的奏报，后者是有关外交的奏报。此外，还应该有关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奏报。所以这是一部重要的奏报。

东王答覆英国三十条这一篇文书，现尚存英国外交档案，F.0.17/214.，我们已经看见了。至于这一部会奏稿本，向荣于劫夺后，即把它封呈军机处。在向荣奏折后并有咸丰硃批："览"，可见已送到清朝军机处。那些被劫夺到清朝军机处的太平天国文书，年来是陆续有发现的。这一部会奏稿本，今天虽然还没有发现，将来仍是有发现的希望的。

〔太平天国文书汇编〕

方玉润《星烈日记汇要》卷三十二，丁巳三月二十三日记云："余至黄梅营，偶游买卖街，见售残书者中有抄本伪文十数篇，首呈词，次表状，次告示，次檄文，次伪诏，次论赋，次八股，次试帖，最末刑案题本。"

〔功臣功劳官册〕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咸丰三年五月二十日沈兆澐等片："再署祥符县知县何怀珍雇募乡勇协同防守……在所捡之贼黄荣见身上，搜获伪《功臣功劳官册》二本，详载各贼年岁、里居，伪《三字经》一本，伪书二本。"

〔癸好三年冬天京户口清册〕

《金陵张炳垣先生举义文存[①]·上向帅第七书》说："本月伪顶天侯查户口清册，军中朝内共计四万三千零七十一人，除前蒙检点带去六千人，后又去三千八百人，现仅存三万二千馀人矣，连日逃出者又不下一二千，贼势已如强弩之末。至女馆九月间犹有二十三万之众，本月则只十一万有零矣，死亡之惨至此已极。"

〔朱丞相铁器簿〕

王鑫《王壮武公遗集》卷一《禀牍一》咸丰四年二月十八日《搜剿新港馀匪并恳添调湘勇前赴湘阴进剿禀》说"夺获……《太平礼制》书一本，《幼

① 案张炳垣的名叫做张继庚，是藏在天京的奸细，后来被太平天国镇压。太平天国失败后，地主阶级把他从天京密递出来的情报汇编起来，叫做"《金陵张炳垣先生举义文存》"。

学书》一本，《朱丞相铁器簿》一本”。

〔浙江新塍军师帅履历册〕

沈梓《避寇日记》同治元年八月二十三日记说：“余在新塍局见伪官军师帅履历册，其所填三代脚色，一代父母，一代弟兄及妻，一代子媳，其母妻媳皆不曰某氏，而曰某妹，甚是奇怪。”

〔遵王赖文光等王册〕

《山东军兴纪略》卷七之下《皖匪》十四，在记首王范汝增被寿光县地主武装杀害之后自注说：“汝增，广东惠州人，为粤匪中巨憨，同治初年为洪秀全守绍兴，其伪王册内名次赖文光、任柱、牛烙红之下即汝增，张总愚、李允次之。”

第二部分

金田起义前文献

下面著录的一篇见于李孟群《鹤唳篇》的记载，是一篇紫荆山区拜上帝会与地主阶级斗争的重要资料。我们从这篇资料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当时拜上帝会如何把宗教的斗争（打倒社稷神坛）转化而为政治的斗争（教人民不从清朝法律）的情况。此外，冯云山诉词援引论上帝当拜，《诗》、《书》二十多条，又可证《天条书》、《太平诏书》等书中凡有引《诗》、《书》的是初刻本，凡删去所引《诗》、《书》的为修改重刻本。

〔拜上帝会与地主阶级斗争的文献〕

方玉润《星烈日记》卷三十三说："鹤人廉访初篆桂平时，贼已启衅不可复制，乃团练设防以保城池。逐日所记，名《鹤唳篇》，虽未成书，而记载详明，足资考核。中有桂平生员王大作首发发逆一案，实为起事根由，亟录之以著乱始。禀云：'道光二十七年十二月，桂平县紫荆山生员王大作等，为结盟藉拜上帝会妖书，践踏社稷神明，乞恩严拿究办事。缘曾玉珍窝接妖匪至家教习，业经两载，迷惑乡民，结盟聚会，约有数千馀人。要从西番《旧遗诏书》，不从清朝法律，胆敢将左右两水（紫荆山内水分左右）社稷神明践踏，香炉破碎。某等闻此异事，邀集乡民耆老四处观查，委实不差。至十一月二十一日，齐集乡民，捉获妖匪冯云山同至庙中，交保正曾祖光领下解官。讵料妖匪党曾亚孙、卢六等抢去，冤屈无伸，只得联名禀叩，伏乞严拿正办，俾神明泄愤，士民安居，则沾恩无既。'旋据王县批'阅呈

殊属昏谬，该生等身列胶庠，应知条教，如果事有实迹，则当密为呈禀，何得辄以争踏社坛之故，捏饰大题架控。是否挟嫌滋累，亟应彻底根究，候即严提两造人证质讯，确情办理，以遏刁风，而肃功令'。云山因呈诉云：'具诉童生冯云山，系广东广州府花县民籍，为遵旨敬天，不犯不法，乞究索诈诬控事。'中有云：'一切上帝当拜，古今大典，现广东礼拜堂悬挂两广大宪奏章，并皇上准行御批移文可查。二十四年冬，某到紫荆山探表兄卢六，次年设教高坑冲，又次年设馆曾玉珍家，又次年复馆。只因遵旨教人敬天，不意被人诬控。某谨将唐虞三代书句开列，伏乞鉴察'。'虽有恶人斋戒沐浴，则可以事上帝'，'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等句，不一而足（以下杂引《诗》《书》至二十馀条不录）。云山又控府云'为恃衿横嚼架题寻害，号宪严牌饬县提讯，以雪无辜事'。据府顾公批：'冯云山因何讦讼送解到县，桂平县立查案讯明，分别究释具报，慎勿稽延滋累。'此道光二十八年事也。后又载贾县令移文云：'为递解事。案据敝县大黄江巡检查获无业游民冯云山一名到县，当经讯供，系广东花县人，并无为匪不法情事等供。据此查该民既无籍游荡，应即递籍管束。'案此为贼起事之由，滔天赤祸起于幾微细故，岂非天哉！王令名烈，字厚存，吾滇昆明人，以释云山未经其手，议发台罪，现尚羁留长沙未发，锦谷春初犹与之晤。王大作一家八十馀口，则尽为云山所杀。"

案鹤人，李孟群字。道光三十年署广西桂平县知县，这时候，太平天国正在桂平县金田村起义，参加抗拒太平天国革命。咸丰二年署浔州知府[①]。他在道光三十年，咸丰元、二等年还做调查、发掘太平天国革命领袖祖坟的勾当[②]。因此，他对太平天国起义的经过知道很清楚。他把他所访问的情况和他所干的对抗革命的勾当，记在这一部《鹤唳篇》内。方玉润也是一个反革命分子，他曾在李孟群军队工作，所以他得见李孟群这部稿本。考王大作，应作王作新，广西武宣县生员，他向浔州府知府顾元凯，桂平县知县王烈控冯云山在桂平图谋革命事，见咸丰元

① 据《清史列传》卷四十三《李孟群传》，朱孔彰《李武愍公别传》。

② 据《剿平粤匪方略》卷六十二，咸丰三年九月二十六日劳崇光奏。

年五月初七日咸丰谕内阁[①]。据我在1942年到金田调查，知道王作新原籍武宣，住桂平[②]，所以李孟群误作桂平生员。关于这一次斗争，在太平天国起义后，清政府派往广西镇压起义军的督师大臣周天爵即有奏参释放冯云山之官员折及广西巡抚邹鸣鹤遵旨严审此案件的官员折。这些奏折均据当时档案及当事人口供写成，可与上文互相参证。另地主阶级编的《浔州府志》、《武宣县志》也都有记载。这两处记载，都可补充李孟群《鹤唳篇》所记。一并辑于此，以备稽考。

《周天爵奏请释放冯云山之官员革职拿问折》（咸丰元年四月二十二日录副）说："窃臣驻武宣剿办会匪，据住居桂平县之武宣县生员王作新赴臣行营呈告：会匪冯云山、洪全、曾玉珍、卢六等结盟拜会，于道光二十七年内，经该生拿获冯云山、卢六并会簿呈解江口司巡检，解县讯办，卢六押毙，曾玉珍恃重贿江口司巡检，同绅耆捏词，衙役舞弊，释放冯云山。冯云山赴县府诬告该生等情。当经臣飞札调取原案卷宗，逐细查阅。缘冯云山系广东花县人，于道光二十四年来广西桂平县，住县民卢六家。二十五年，在卢六家教读。二十六年、二十七年两年，在曾玉珍家教读。二十七年十一月内，生员王作新等以冯云山在曾玉珍家教习妖法，煽惑乡民，拜会结党，打毁社坛神像，协同保甲于十一月二十一日，将冯云山拿获，交保正曾祖光送官。冯云山伙党曾亚孙等将冯云山抢去。该生王作新等即以前情赴江口司巡检衙门呈告，并呈缴会簿。即据冯云山以王作新等索诈捏陷等情呈辩。该生王作新等复赴县呈告，该县王烈以该生等捏饰大题架控，批候提讯办理。旋经江口司巡检王基差传冯云山、卢六二名到案解县。该县王烈讯供押候。卢六在押病故。该县王烈卸事，接署县贾柱到任，冯云山又以王作新等架捏诬控等情，赴浔州府呈告。该府顾元凯批解讯究，嗣经该县贾柱提讯冯云山，据供并无为匪不法情事，将冯云山递回原籍广东花县管束在案。核与该生王作新现呈情节，稍有不符。臣查浔州知府顾元凯，桂平县知县王烈，身任地方，除匪安良，责无旁贷，乃于该匪冯云山在卢六、曾玉珍等家结盟拜会，距城数十里事经数年毫无觉察。迨至该生王作新等呈告，何难赴乡亲查，有无打毁社

① 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咸丰元年夏季《剿捕档》。

② 访问根据见《太平天国史迹调查集·金田采访记》。

坛神像，且妖书所载耶苏（稣）系西洋邪神，该逆等崇奉之，其为邪匪毫无疑矣。况冯云山采录经训，文饰逆谋，即其所引，已可概见。何乃府县木偶，皂白不分，至于如此。是无论其愦愦，即其幕友所拟之批，亦可谓无人心矣。查粤西一省，吏治废弛，希见罕闻，至此已极，所以冯云山包藏祸心，毫无忌惮，复潜来广西，煽惑乡愚。一朝为逆败露，潜伏不知实有几何……相应请旨，将桂平县丁忧知县王烈、江口司调补广东省巡检王基，一并革职拿问，参革浔州府知府顾元凯，一并拿问，以凭提同府县幕友人等，严审确情，照例治罪，以昭炯戒。”

《邹鸣鹤奏审拟失察冯云山案件官员折》（咸丰元年十月十五日录副）说：“广西巡抚臣邹鸣鹤跪奏，为遵旨严审革职拿问之守令巡检，分别定拟具奏……兹据审明详解前来，臣亲提研鞫……道光二十四年，广东花县人冯云山来桂平县卢六并曾玉珍家连年教读，二十七年十一月内，武宣县生员王作新等以冯云山在曾玉珍家习教结盟，打毁社坛神像，协同保甲，于是月二十一日，将冯云山拿获，交保正曾祖光送官。冯云山伙党曾亚孙等将冯云山抢去，王作新即以前情同起获冯云山抄书一本，赴江口司巡检衙门呈告。冯云山亦以王作新等索诈捏陷等情呈办。王作新等复赴桂平县呈告，该县王烈亲批讯办。旋经江口司巡检王基拿获冯云山、卢六二名，并将王作新所缴抄书，于十二月二十七日解县。王烈提讯，冯云山狡不认供。查核所获书本，尚无违悖字句，惟内有耶稣二字，系西洋天主教书。应提同王作新等，细询传教毁社情形，分别根究。当将冯云山等管押，差传王作新质对，王作新先已外出，屡传不到，并严拿曾玉珍未获，卢六旋即在押病故。冯云山亦患病甚重，未及确审。王烈旋于二十八年三月初八日卸事，将人卷移交接署知县贾柱讯办。四月二十八日，冯云山以王作新架捏诬控等情赴浔州府呈诉，该府顾元凯亲批，该县立即讯究。冯云山仍执前供，狡不承认，该县贾柱因王作新久传不到，将冯云山递回原籍管束。嗣冯云山复来为匪，王作新即将前控缘由，赴前署抚臣周天爵行营呈明，又传闻江口司前获冯云山到案，曾玉珍扬言，欲买托绅耆衙役保放，因声叙未明，误作江口司听属释放。其实冯云山等经江口司拿获，立即解县审办，并无贿纵情弊。当经周天爵调查原案，会折奏参，钦奉上谕：王烈、王基，均著革职，同顾元凯一并拿问，交臣提同府县幕友人等严讯确情，按律惩办。遵即分别咨行，饬提一

干人等到省，委审详解，臣再三研鞫，据供前情不讳，案无遁饰。”

案上面两件录副奏折据《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著录。

《浔州府志》卷五十六说：“秀全花县人，与同邑冯云山先至博白，继至贵县龙山，复往来平南鹏化山，最后窜匿紫荆之鹏隘山，主曾玉珩家。所至以教读为名，因缘广东奸民宋（或作朱）九涛上帝会，煽惑山乡。……附者日众。团绅附生王作新率乡民执之。秀全遁，获云山，献于大黄江巡检。赴控府县，发其叛逆状。皆斥之。作新又言在象州亦有毁祠庙事，且购之矣，请移缉，亦弗问。知县王烈验其书，以为类劝善。其党科炭钱为营脱，卒遣逮回籍。云山途逸而归，复入于紫荆。”

《武宣县志》附录《采访洪杨起事记》：“洪秀全、冯云山广东花县人，道光二十六年至桂平紫荆山大冲曾至（玉）珩家教读，密订盟约，劝人同拜上帝，往来博白、浔州、象州间。二十七年冬，打山内蒙庙及社坛。生员王作新指为谋叛。十一月二十一日起团获冯云山交保正曾祖光解官，被会党抢脱。十二月十二日复起团获冯云山、洪秀全、曾玉珍、卢六送大湟江司。该司止解冯云山、卢六过县。作新将冯、洪传教呈缴禀明阳为拜会，阴图谋叛。桂平县批：‘阅呈殊属荒谬，该生员身列胶庠，应知教条。如果事有实迹，则当密为禀呈，何得以争踏社坛细故，捏饰大题架控是否挟嫌滋累，亟应彻底根究，候即严提两造人等质讯确情，分别办理，以遏刁风，而肃功令！’冯云山即以讹诈具控。府宪批：‘冯云山所呈是否属实，仰桂平县分别究释。’二十八年，卢六囚毙。冯云山幸释。”

第三部分

金田起义时期文献

〔金田起义布告〕

李星沅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五日《恭报驰抵粤西即赴柳州暂驻筹剿折子》："桂平之金田村，另有会匪聚集，号称万馀，并帖伪示诱胁，附近平南、郁林等处贼踪出没诡秘，人数恐尚不少"（见《李文恭公奏议》卷二十一）。

李星沅、劳崇光、向荣道光三十年十二月二十日会奏说："广西贼势披猖，各自为党，如浔州府桂平县金田村贼首韦正、洪秀全等私结尚弟会，擅帖伪号、伪示，招集游匪万馀，肆行不法"（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

〔军师杨秀清在桂平新墟作战时颁发的布告〕

咸丰元年八月庚午谕军机大臣述赛尚阿奏说："《赛尚阿奏进剿新墟现在前后两路诸营逼近贼巢》一折，并单开各路堵截零匪情形及搜获逆书伪示各件。……伪军师杨秀清遍贴伪示，编造妖言，偪胁愚民，实堪痛恨"（见王先谦《咸丰朝东华录》卷十）。

案太平天国行军师负责制，国务由军师负责，故对人民告谕由军师发布。今据赛尚阿此奏，知当金田起义初，在广西桂平新墟作战时，即由东王杨秀清发布了。

〔太平天国布告〕

咸丰元年十二月初姚莹致乌兰泰书说："酉刻接到本日巳刻手书及禀稿

伪示三件，具悉一切”（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 太平天国》第八册《乌兰泰函牍》卷下《姚莹致乌兰泰函牍》）。

乌兰泰于清咸丰元年（太平天国辛开元年，公元1851年）十二月初获得的太平天国布告共三件，太平天国壬子二年（清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刻的《颁行诏书》也是三篇，其第三篇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发布《救一切天生天养中国人民谕》说：“戊申岁三月上帝降凡主张，九月天兄耶稣降凡拯救。今既五年矣。”案清道光二十八年戊申为公元1848年，其后五年为清咸丰二年壬子，太平天国壬子二年，公元1852年，故说“今既五年矣”。据此，知《颁行诏书》那三篇布告，当不是乌兰泰于清咸丰元年十二月初所获这三件告示。

第四部分

告人民书

一　克复安民告示

〔克武昌安民告示〕

苕山逸史《镇江闻见录》说："粤寇之兴已三年矣，自上年十二月四日陷武昌，遍传伪檄，不杀一人。"

〔进攻南京时在城外安民告示〕

赵烈文《落花春雨巢日记》，咸丰三年二月廿八日记附录湖南李君在围城中致靖江县令书云："四处出示，教人送礼物，有一小旂插孝陵卫街上，书'奉令收贡'四字。凡各村庄送猪羊米面者，给与执照。上书某村送物若干，吾等兄弟不得上门滋扰。末书太平天国三年日给。送礼之后，有人来抢夺者，可去彼处告状，号角一吹，各营毕至，即将抢夺之人锁住。少顷，有两人披红风帽坐公案审讯，罪轻论杖，重即杀之。一切庙宇俱毁，惟教人敬天。给人通书，有闰日，无闰月（按西洋各国皆如此）。以三百六十六日为一年，每日下止有干支及二十八宿值日名。"

钞本佚名《金陵被难记》说："贼未入境时，先有奸细在城布流言，贴伪示云不杀百姓。"

〔克复南京后安民告示〕

钞本佚名《金陵被难记》说："贼见每晚四方火起，即鸣锣于街曰：'东

王有令，百姓不必惊慌，’并出伪示不许其兄弟掳掠财物。”

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在“贼破城后大略”条记太平天国克复南京后第三天事云：“十三日，大张龙凤边黄纸伪示，衔署‘真天命太平天国禾乃师赎病主（此六字双行写）左辅正军师东王杨’，略云：‘人不知敬天，天父大怒，第一次降洪水矣’，及犬妖蛇精诸邪说。又有红纸伪示亦前衔，有云：‘天王承天父天兄之命，乃埋世人，人人要认识天父，归顺天王，同打江山，共享天福’等语。各贼居门写“人人拜上帝，个个上天堂，快来快来拜上帝’，见者惊怪。”

佚名《粤逆纪略》说：“贼既踞城，乃遍贴伪示，勒令百姓三日拜降，不从者杀。”

〔扬州安民告示〕

臧谷《劫馀小记》记说：“咸丰三年二月二十三日，贼入扬州……出伪示，令民进贡，驱民拜降，男为男馆，女为女馆，潜以兵法部勒，或夫妇暂相语，谓之犯天条，良民不肯为旅帅，为司马，为百长，市井无赖及蛮横仆妇喜充之，蓄发包黄绸，扬扬得意，凡平昔睚眦之怨，藉以报复，其涂毒有不可胜言者。”

倪在田《扬州御寇录》记太平天国克复扬州后事说：“瓜州、仪征已降服，禁焚掠，张伪示于四邑（名龙凤批，阑楯绘龙凤也），其言僭逆，前列天父、天兄及真正大军师东、西、南、北四王名，萧朝贵已死仍称之，末书太平天国癸好年，盖金陵所缮者。又讳丑为好。”

〔进攻南昌时安民告示〕

敉卿氏《见闻杂记》记说：“城中各户首，俱用黄纸墨书顺字贴之。铺家招牌有顺字者，俱改去中一直，传闻贼匪令贴此字者可免也。又传有贼匪告示一张，系杨秀清者，云特授开国军师平满大元帅杨示，禁止土匪滋扰，约数十字。又次传一张，亦系杨秀清者，衔名如前，内有令各乡将旂匾扯毁者。于是各乡有功名匾额，均行撤去，上点并将祠堂中有官衔主位俱收藏矣。又云贼匪恶门联，各乡遂将门联福字亦俱洗去；又恶门神，城中将门神俱用颜色刷盖矣。贼匪又恶神佛，只观音、关圣、文昌不毁，于

是县城将各神像，纷纷迁徙避匿。即最显如天符大帝、三王菩萨，俱匿去；万寿宫即改许氏宗祠，各庙俱改文昌宫、关帝殿、观音堂，上点北屏庵匾额均改去。”

〔湖口安民告示〕

《同治湖口县志》卷五《武备志 · 军务始末》记说：“癸丑五月，逆围江西，八月退犯湖北，复经湖口，竟踞九江，九月檄胁湖民造册，编立军、师、旅帅等伪官。”

张宿煌《备志纪年》咸丰三年记事：“七月间仍下湖口。由是煽惑人心，假托周官，倡为军、师、旅帅、两司马、百卒、伍长等职，索民间造册许给散门牌，以安百姓。凡称名，男呼兄弟，女呼姐妹，无老少，无尊卑。主其事者潘敬孚，本城中纨袴子，捐纳国学生，出入文昌宫。至是将就木矣，犹为老妖，肆无忌惮，凡贼中所出伪示，张挂家门，乡人咸恐。”

〔癸好三年秋太平天国在安徽颁发的安民文献〕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癸好三年新刻，《旨准颁行书目》十三部本《旧遗诏圣书 · 创世传》卷一，书面有题字说：“师帅韦大人九月二十二日到菁阳，刘悔庵等进贡纹银五百两，猪二十只，鸡百只，鸭百只，熟米二十石，有贡单执照为凭。十二月二十二日刘悔庵等三十三人赴安徽进贡，翼王五千岁比给诰谕，训谕及旨准颁行共十三部，又奉丞相赖大人给发翼王谕凭回传十七都图速口举官造册呈报。”

〔贵池告示〕

李召棠《乱后记所记》咸丰三年九月中旬记：“市口贴有伪示，勒限池城贡黄金六百两，否则剿洗。时城绅耆纷纷劝捐，纳贡呈册。”

〔庐州安民告示〕

周邦福《蒙难述钞》咸丰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记太平天国克复庐州后安民告示说：“周三嘉来说，恭喜恭喜，我走城外来，见县桥口贴春官丞相告示，士农工商各有生业，愿拜降就拜降，愿回家就回家。”

〔英山安民告示〕

《民国英山县志》卷五《兵防志 · 兵事》咸丰三年十二月记事记太平天国克复英山后事说："贼目何开贵踞城，树伪旗，贴伪示，伪号真天命太平天国，逼造伪册，分军、师、旅、卒、伍伪职。"

〔安陆安民告示〕

《吴煦档案选编》五月十一日《广元县探报》云："五月十一日准夔府四月二十五日飞函，据称本月十二日申刻，接据巴东粮台毛令函称，初十日酉刻，探丁回营，据称贼匪窜荆门州，于陈家集搭有浮桥。安陆失守后，贼出伪示安民，有抢劫者，立杀示众。而安陆城内受害颇惨，县监焚毁，府尊无下落，锺祥董令短衣草鞋而逸。"

〔荆门安民告示〕

《吴煦档案选编》五月十三日《广元县探报》云："据东湖坐探由荆门来禀云，贼匪于初六日至荆门，已经城破，四乡进供（贡）者甚多，银钱米粮猪鸡无论多寡，当阳县百姓亦皆照样进供（贡）。贼匪伪示：秋毫无犯，公平交易。乡户人等俱要开门，各依恒业，不许闭门逃上砦寨。"

〔武昌南京安民告示〕

李汝昭《镜山野史》咸丰五年八月记事说："是时武昌、南京属管之地，粤人出示安民，开科取士，禁头变服，按例征粮，农工商贾，各安其业，俨然有王者风。"

〔新喻札传乡耆〕

《同治新喻县志》卷六《武备志 · 武事》记咸丰五年十一月克复新喻城后事说："到喻城设立伪监军，札传乡耆，多被威胁。"

〔宜春克复后的设施〕

《同治宜春县志》卷五《武备志 · 武事 · 武事续记》记咸丰五年十二

月克江西宜春后事说："是时伪札纷出，毒辱乡绅，逼胁百姓，搜刮财物，鲜得脱者。"

〔句容安民告示〕

《续纂句容县志》卷十九下记咸丰六年六月太平天国克复句容后事说："六月，贼出伪示安民，设伪乡官。"

〔处州安民告示〕

《光绪处州府志》卷十二《武备志 · 戎事 · 咸同间兵事》咸丰八年记事说："八年二月贼党石达开犯衢州……三月……二十一日陷县治……多张伪示，令民纳款。"又云："贼陷缙云，遂遣伪总制聂俊民分驻碧湖，伪示安民，勒令缴钱，给领门牌。"在记太平天国克复云和之后又记道："立师、旅、卒、两、伍名目，勒殷富并有时望者充之，多张伪示，诱胁愚民，见不蓄发者即杀。"

〔溧阳安民告示〕

《溧阳县续志》卷十六《杂类志》，周璐《溧灾记略》记咸丰十年三月太平天国克复溧阳后事说："逆贼伪榜安民。"

〔无锡安民告示〕

华翼纶《锡金团练始末记》说："咸丰庚申，金陵大营兵溃。……四月初十，县城不守。先是金陵败兵逃下，掳掠财物，无所不为，乡间土匪又四出抢劫，居民之载辎重遁者无一幸免，以致乡民进退维谷。而城内贼酋伪忠王李秀成出示安民，反而严禁长发肆扰，杀土匪数人，悬首城门。居民逃出者皆欲回家。而回乡黠者遂创为进贡之说，以牛羊食米献贼，冀得免杀掠。伪忠王驻锡五日，军政悉派乾天安李贼，民事派监军黄顺元、厉双福，俱本邑人。"

施建烈《纪县城失守克复本末记》庚申十年四月太平天国克复无锡时事说："贼入城后，即出示各乡，言吊民伐罪，秋毫无犯。"

佚名《平贼纪略》记说："〔咸丰十年四月〕十七日，伪四百三十四丞相

樊毛大无锡人，遍贴安民伪示。”

佚名《平贼纪略》记说：“踞城黄和锦升伪济天安，出示招募乡官，令民蓄发。”

张乃修《如梦录》咸丰十年记事说：“五月中旬，各镇集赍备办鸡、猪、羊之类入城进贡，贼即令人携安民告示张贴，于是设立军帅，锡、金各一，若县令也。”

窦镇《师竹庐随笔》卷二咸丰十年记事说：“时各乡集民团，立白头局，因贼以红绸裹首，民以白布扎头别之，贼出扰协力拒御，四乡皆然，以永昌徐氏、江阴王元昌为最。旋城贼出伪示安民，而白头渐散焉。”

〔松江安民告示〕

王步青《见闻录》记忠王李秀成克复松江的安民告示：“五月初三日，贼势渐近。……十三日辰刻，贼游骑至西门。……须臾，贼大至。城内五营兵弁，阒然无人。……松城遂陷。……伪忠王使贼伪署府县职，出示通衢以安民，有垂手进城，拱手受地之语。”

〔吴江安民告示〕

倦圃野老《庚癸纪略》记太平天国在吴江同里的布告说：“咸丰十年五月十五日早，拾得贼伪示要献贡纳降。”

倦圃野老《庚癸纪略》记太平天国在吴江同里的布告说：“咸丰十年七月初三日，贼以进贡四人充伪乡官，造户口册，时有伪示来镇，词甚鄙悖。”

倦圃野老《庚癸纪略》记太平天国在吴江同里的布告说：“咸丰十年七月二十六日，有伪忠王李逆示，词甚狂悖。”

倦圃野老《庚癸纪略〕记太平天国在吴江同里的布告说：“咸丰十年十月二十六日，苏城贼酋徐姓与吴江贼酋以伪天王洪逆诏至镇，伪乡官迎接悬挂，其辞甚鄙。”

倦圃野老《庚癸纪略》记太平天国在吴江同里的布告说：“〔咸丰十一年正月〕二十九日，吴江贼官邱姓送伪诏来镇。”

〔浒关安民告示〕

龚又村《自怡日记》卷十九，咸丰十年六月朔日记说："见伪示，据称'天朝九门御林贞忠保国嗣天豫杨，殿左二伯（百）九十一检点高为出示安民晓谕事：奉我真圣主天王谕，驻守浒关，四乡居民，各归各家，各守本业，各村镇有才能之人，赶紧前来，当□□□官。倘有匪徒混充天民，在乡掳掠民财，许尔等捆送到关，以凭天法究办。'其年号为太平，历书无小月，较我朝历日稍差，称金陵为天京，谬呼天朝天国，官亦嵌天字，类皆借天尊号，以欺愚民。其詈本土绅士为妖，凡诰命旂匾，尽行拆毁，靴冠袍套，斥为妖装，搜得科罚。"

据近代史研究所抄本著录，龚为江苏常熟人。

〔崑山陈墓镇安民告示〕

陆云标《庚申年陈墓镇记略》咸丰十年七月记事说："是时镇上业已进贡，王文竹与郑焕章等时往苏州李姓贼首处，市中遍贴伪示，禁止薙发。陈骏台、朱南昀等先已蓄发科头，改装易服。后传伪谕，在镇设立伪官。"

〔乌镇安民告示〕

海宁冯氏《花溪日记》咸丰十年记事说："七月日，闻乌镇市已进贡于贼，贼与四旂帜及伪示安民。"

《光绪桐乡县志》卷二十《杂类志 · 兵事 · 咸同间兵事》说："县属青镇在县北二十七里，因河西半隶乌程，统名乌镇，于庚申八月初一日陷贼。……至十一月初九日，伪武经政司魏逆拥众至镇，伪军帅吴某为前驱，遂于北市作土城踞焉。外筑濠堑，内辟园第，皆拆巨室之材为之。踞逆出伪示，索乡民进贡银、米、猪、羊等物，给小旗一方，书太平天国安民乡字样，于是四乡博徒土棍及地保皆作伪乡官，乘机吓诈，荼毒乡民。贼禁薙头，犯禁者辄被罚。尽毁庙中神佛像，每食必持咒拜天。近镇四五里，时出掳掠，每以刀刺芦中索人，惟伏稻中获免。四乡坟树，尽被砍伐。辛酉六

月，魏逆去，何逆来，假行仁义，要结人心，劫掠至远方而不及境内。出伪示，谕各肆照常贸易，命四乡馈献。”

毅农退士《寇难琐记》记：“忽于十一月初九日，喧传长毛复来，已而伪军师吴存曹自南而北摇旂呐喊，手携告示，令众曰：‘毋惶恐，太平天国将于此筑馆安抚尔众。’贼尾其后者数百人，经至利济寺，逐去主持僧，并将神佛尽劈其面，或截其臂、耳，且曰：‘死妖，可上天矣’。占利济刹院，贼分踞之。”

〔屠甸镇安民告示〕

《光绪桐乡县志》卷二十《咸同间兵事》说：“县属屠甸镇，在城东南十八里，庚申八月初二日陷贼。……镇人乃议纳贿于贼，遂有王花大者请行，遇伪第六参军，王以羊、豕、鸡若干献，乞全镇，伪参军嘉其诚朴，导引至郡，得见伪忠王李逆，李亦喜其有胆，令作伪军帅，给伪令旗一，伪示四，禁贼掳掠。辛酉正月，有伪参军谭姓来镇打馆，据居镇东曹宅，时胡总兵驻石门，距镇不四十里，炮声四应，乡人遥喊以助其威，谭惧而逸，贼又遣伪左七宣传周带贼数百来，出伪示安民，禁薙发。二月十四日，伪麻天福将由硖石攻海宁，纡道至镇，沿途抢掠，王大花持李逆令旗弹压，镇得无恙。踞贼时复更调，派捐收粮，虐政虽与他处相同，而房屋不毁，市肆贸易如常。”

〔宜兴安民告示〕

《光绪宜兴荆溪县新志》卷五《武事》咸丰十年纪事说：“秋八月出示安民，趣令贡献，各乡设立军、师、旅帅、百长、司马，置局曰乡官局，自旅帅始，总其事者曰监军，立局城中为乡官局总汇，民有诉事者，杖责牢禁不少贷。每乡军帅二三人，师、旅帅以次递增。初设门牌，令每户纳钱，其后伪将刘佐清来代，刘视诸贼性稍驯，约束部下不令出城，但全乡间纳粮，索粮册莫肯出，或得志书一部献之，悉其田额，遂令各区献册，接户征搜，莫得遁隐，然是时贼方攻浙江，流寇尚少，四野耕种得不失时。”

〔常熟安民告示〕

顾汝钰《海虞贼乱志》咸丰十年八月初五日记事记太平天国克常熟后事说：“城中黄、李二逆六门悬伪安民示，其略云：‘尔常、昭乡城百姓，本属

仁厚可嘉，无奈被勇棍王元昌所惑，夏秋间大吃其苦，令王元昌谅不能再惑尔等，是以逃遁他方，不敢出头。我苏福省忠王千岁洞悉情由，特命封刀入城，秋毫无犯。前日白场出队，实因东妖胆撄我锋，以致玉石俱焚，殊深惋惜。今后尔等欲归家安业者，只须按图备办猪、羊、油、盐等物，择一二确实之人，执旗前导，旗上大书“纳贡”二字，后面缓敲锣鼓，抬着物件送进城来，我给予路凭。尔等归后，即行写明人数具册投呈，我即给发门牌，张挂门首，我兄弟见之不敢吵扰，尔等居安如旧，老幼男女高枕无忧。若然恃顽不睬，立即放出大队，踹为平地，鸡犬不留。我言及早，尔行勿迟，急切禀遵，毋违，特示。’”

顾汝钰《海虞贼乱志》咸丰十年九月记事说：“九月初一日，闻浒浦各港口都派毛来立卡收税，梅里、芝塘等处亦立卡，饬差来着图催写门牌，按户缴费，量力多寡，并无板数。各处所悬伪示，果系详天福、慷天燕钱（侯）、侯（钱）二逆也。分三限领牌纳费。”

《海角续编》说：“钱贼派贼往各乡打馆，出伪示安民，令四乡百姓前来进贡，免打先锋。……由是各图地方敛财物进贡者纷纷。”徐日襄《庚申江阴东南常熟西北乡日记》咸丰十年九月记事说：“初五日，平江贼帅伪忠王遣慷天燕钱来守常熟，伪示遍贴，派设乡官，逼写花名册，伪置军、旅、师帅并卒长、司马一切伪号，诛求无厌，民不聊生。”

徐日襄《庚申江阴东南常熟西北乡日记 · 献曝愚忱》记太平天国克复常熟、江阴后事说：“居然出榜安民，令人进贡、领旗、编花户、给门牌而伪以好言抚慰，派设司马、卒长，着乡官保举军、师、旅帅，各镇设局设卡抽税完粮，而又着人考试，选拔人才。”

归庆柟《让斋诗稿》在“入城进献物并包”一首下注云：“瞿山观来集进献，或一两，或二两，或数钱不等，出视伪示，虽云士农工商各安其业，名为安民，其实在每都每图有献，即不抄扰也。前日入城进物，一概全收……留吃饭而去。”

案此记江苏常熟事。

归庆柟《让斋诗稿》在“请由头领禀伪示”首下注云：“常、昭有伪钱

王慷天燕者……谕每都每图每村已经进献者，给与门牌册及旗，牌旂挂在大门上，不许拿人拿物。”

佚名《庚申避难日记》记说：“同治元年十二月十二日，进贡者自城返，说慕王、听王馆在山前祠堂内，送禀单上阅准，即发令旗一枝，安民告示一张，说不妨。随有张军〔帅〕传来告示一张，并要贡物数件，如牛、烛、猪、鸭、鸡、小吃八色等，即行办去。”

〔新塍安民告示〕

沈梓《避寇日记》咸丰十年九月初八日记说：“时新塍已进贡，高氏抄得长毛安民告示，其伪官最大为钦差大臣殿后军大佐将悦天安黄姓，其自称曰天朝，曰天兵，指本朝曰妖朝，凡本朝之官员与兵皆指为妖，其党系教匪，□□□有天父天兄大开天恩亲命真圣主天皇（即南京伪王）下凡，定鼎金陵，于今十载等语。继乃侈口自张，谓顺天者存，逆天者亡，天兵所过，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十年之中连克十三省，三分有二等□。忠王（亦伪王号次于天皇者），殿下自天京解围以来，未半月，横行数百里，连下数十城，以和春等拥兵数十万，连营数百座，尚且一［败］涂地，尔等恃舟湖之利，敢行抗拒，何异螳臂当车。继谓夏间，天兵克嘉兴，妖匪闻风逃遁，有等莠民勾引妖兵，是以张玉［良］率兵围攻我城，迄今三月，我忠王殿下率师一鼓削平，尔等日夜辛勤，军功何在，不知天命攸归，人心难挽等语。末谓自谕之后，汝等宜投诚向化，踊跃输将，保举谙练公事二人前来嘉郡奏保，用为乡官，上应公差，下安黎庶，四境无秋毫之犯，万姓有春台之登等语。最末署太平天国庚申八月，下盖一硃印，即伪官黄姓印也。”

沈梓《避寇日记》咸丰十年九月初八日记说：“时新塍已进贡……其伪官最大为钦差大臣殿后军大佐将悦天安黄姓……其次伪官为殿后军正总提朗天安陈，为镇守嘉兴之伪官，自称曰本爵。其告示自谓兵士众多，尤恐下乡滋扰，因出示，倘有滋扰者，准捆送来辕，按法治罪等语。继乃陈列官制，仿《周礼·司马法》五家有长等而□司马，卒长、旅帅、师帅、军帅等官。末谓仰新塍四乡子民赶紧输粮纳贡，投册报名，设立五家有长之制。末盖硃印。官衔下刊明陈□□。”

〔濮院安民告示〕

沈梓《避寇日记》记说："[咸丰十一年正月] 初五日，有告示一张，系伪官天朝九门御林 [殿] 后军正总提朗天安陈谕，天父天兄大开天恩命□真圣主下凡，□□安民，定鼎金陵，知尔浙江百姓（下缺数字）特命本爵前来安抚，招集流亡，叠经出示晓谕，抪昭遐迩，尤恐尔四乡子民良莠□杂，顽顺不齐，□造谣言，阻尔等归向之心。尔等惑于□□不无欲前且却，因再出示晓谕，俾尔四乡子民咸各闻之。自示之后，速速放胆投诚，输粮纳贡，毋再观望，致为游说所惑云云。"

沈梓《避寇日记》记说："[咸丰十一年正月] 初五日，伪官右十四宣传谭姓出告示言奉伪□□□陈谕（下缺约十字），寒者无衣，饥者无食，实属可悯，因命照得天朝吊民伐罪，扫除妖孽，天兵所至，立即削平□□□□□知尔四乡子民素称淳厚，投诚输贡，（下缺数字）本宣传前来设卡安民，招集流离，复归故土，安居乐业，复享太平。尔百姓盖当感激，投诚前来纳贡等语。一贴大全桥，一贴花园衖。"

沈梓《避寇日记》记说："[咸丰十一年正月] 二十八日，局中书告示，贴行牌上迎于街道，言今汪大人安民把卡，一应过往弟兄概行禁止，断无骚扰等情。特此晓谕居民迁回镇上，安民乐业，开店贸易等语。四市梢皆贴告示。"

〔熊万荃钱贵仁札徐少蘧申明安民地区天法〕

华翼纶《锡金团练始末记》咸丰十一年二月记事："二月初，易服雇小舟由水道至永昌，访徐少蘧，细述近况，相对蹙额。知少蘧与伪帅熊万荃、钱贵仁甚融洽，出示两伪札均称奉忠王谆谕，安民地区如有新兄弟不守纪律，擅自抄扰良民，准乡官捆解来辕，按天法究办等语。"

〔黄州安民告示〕

《英国参赞巴夏礼报告在黄州访问英王陈玉成的经过》记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春英王克复黄州时的安民告示说："进城时，我看见城门上贴着一张英王告示，上面说太平军一定保护居民，劝居民回来与军队进行自

由买卖。”

（王崇武译，见《历史教学》1957年4月号）

〔海盐安民告示〕

海宁冯氏《花溪日记》记说：“〔咸丰十一年〕三月十一日，贼入〔海盐城〕，不守，尽退峙城镇，大捉工作人等，拆毁大桥，复筑土城，谓海盐城，以冯家桥章阿五为县令以守之，遍勒该地人敬贡，高张三为旧城军帅、献田册，并指点分富户，复出伪示安民，几日封刀收兵等语。”

海宁冯氏《花溪日记》记说：“〔咸丰十一年〕三月二十八日，伪官夔天于（豫）守新筑海盐城（游江河乞食出身），出伪示晓谕，并传点乡官，通院黄八十，茶院陈雨春及顾心安俱贼匪装束听点。”

〔寿昌安民告示〕

《民国寿昌县志》卷十《拾遗志·兵事》蒋屹培《咸丰兵灾》记咸丰十一年四月初三日太平天国克复寿昌县后事说：“布示安民，四乡设立公局，俾各家张挂门牌一张，无论上下户，洋钱二枚。”

〔汤溪安民告示〕

《民国汤溪县志》卷一《编年·咸同间兵事》记说：“〔咸丰十一年〕六月一日，贼酋出伪示安民，四乡遍设贼卡，置乡官，授监军以下各伪职。”

《民国汤溪县志》卷十九《文征》下祝家骥《辛癸纪事诗》说：“群奸啸聚要搜山，责贡征朝伪示颁。”

〔龙游安民告示〕

《民国龙游县志》卷一《咸同间兵事》咸丰十一年记事说：“七月晦，匪出示安民。”

〔诸暨安民告示〕

《光绪诸暨县志》卷十五《兵备志·咸同间兵事》记咸丰十一年九月

二十六日太平军克诸暨县后事说："李酋踞之，曰余天安，出伪示安民，访召旧胥，设伪乡官（有军帅、师帅、旅帅、司马、卒长等名），造门牌（每户给一牌索番银一元），命四乡各村进贡（米粟财帛豕鸡须备），市镇设卡收税（肩挑手挈皆须纳税挂名，否则指为奸细）。

〔绍兴安民告示〕

会稽杨德荣《夏虫自语》说："十月初四日始闻城中稍定，伪主将认天义陆顺德颁发安民告示，大略言向荣之老谋深算，张国樑之智勇兼全尚无能为力，况近日龌龊官吏真如螳臂当车云云。而其他嫚语尤不忍闻焉。又设立乡官，有军帅、师帅、旅帅等名，以下则曰百长、曰司马，柯桥一带归怃天豫余光前管辖，嗣升怃天燕，凡伪爵不一，其最著者曰王、主、义、安、福、燕、豫、侯、丞、司。各大镇设立军帅，每县设监军，俱以土著充之。柯桥军帅为赵某，即华舍司进贡者，大与伪怃天燕余某相得。赵本一游民，不为乡里所齿，至是乘坚策肥，张盖呵道，凡所辖大家俱受其朘剥焉。"

会稽杨德荣《夏虫自语》说："〔十月〕十四日，余偕妻党徙至河塔村，离柯桥不过十五里，是时山村安谧，掷樗蒲，唱高歌晏如也。闻偏门外设立山邑监军，觅库房潘兰充之。余见伪绫天安有示云，本地居民公同保举潘兰精明强干，老成持重，爰特拔为监军等语。污伪命者不一而足，如彼蠹吏游民亦曰坐当其分，至有列名贤书，躬居庠序而亦受伪职者，可哀也夫。"

古越隐名氏《越州纪略》记说："千村万落量力入贡，贼乃出示安民，令蓄发，设军、师、旅帅、司马、百长等官，旅帅司五百家，司马、百长属之，五旅属一师，五师属一军，军帅以上为监军，山阴一，会稽一，皆土著为之。"

鲁叔容《虎口日记》记说："〔咸丰十一年十月〕二十七日……过马梧桥，见伪檄知义民屡杀贼。"

鲁叔容《虎口日记》记说："〔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初五日，余晋轩夫妇欲出城，因传闻沿街贴伪檄放行也。"

何桂笙《劫火纪焚》说："贼思为收拾人心计，大张晓谕，名曰安民。"

何桂笙《劫火纪焚》说："贼命乡官赶造田亩册，按册征粮，时户口大半逃亡，无从查取，每以伪册应之。其粮仍从亩捐移补，盖亦变道之一法也，而贼遂遍传伪示，名曰开征。"

〔平湖安民告示〕

顾深《虎穴生还记》记说："为时平湖地界已立乡官，出示安民，各村庄进贡后，给一小令旗，扯于树梢，名曰'安民旗'，又曰'进贡旗'，从此不许薙头，纳赋完粮，各安生业，贼过时也不许掳掠，所以衙前镇生意依旧。"

〔金山安民告示〕

顾深《虎穴生还记》记金山钱圩安民事说："钱圩已出伪示安民，不许薙头，农商归业。"

〔慈溪安民告示〕

《光绪慈溪县志》卷五十五《咸同间兵事》记咸丰十一年十月二十六日克浙江慈溪后事说："出伪示安抚，禁止薙发……其服饰长帽覆额，折甚半垂脑后，红巾系项，锦绦束腰。"

钞本柯超《辛壬琐记》记说："慈城自何逆去后，有伪职文经政司沈□□，武经政司周申庸二逆驻守，即出伪示，禁止薙发，勒各乡照旧都图进贡，限十日不到者合图同坐。随在城中设立伪职监军一人，曹某总司出纳。又设军帅五人，分辖东、西、南、北、中五乡。每军帅统领师帅五人，每师帅统领旅帅五人，旅帅以下犹有卒长、司马等伪职，居然仿《周礼·夏官》军制。由是乡人之无行者，比比皆膺伪职矣。"

〔仙居安民告示〕

陈懋森《台州咸同寇难记略》咸丰十一年十月记事说："二十七日，伪侍王李世贤陷仙居……二十九日……贼于仙居街市遍贴伪示大意谕'民各守旧业，无别生事，致陷典刑。'"

《民国台州府志·大事略五》记咸丰十一年十月二十七日太平天国克复浙江仙居后事说："二十九日，遍张伪示安民。"

〔宁波安民告示〕

《光绪鄞县志》卷十六《大事记》下记太平天国克复宁波郡等处事说："贼颁伪谕，安抚乡民，勒索羊豕鸡鹜米面蔬果，号曰进贡。"

《光绪定海厅志 · 大事志》记宁波事说："黄呈忠入踞道署，范汝增入踞提督署，下令蓄发，易衣冠，冠用长巾，衣用短褂，以黄赤色别高下。改宁波府为宁波郡，署慈溪陆心兰为伪监军，乡设伪军帅、师帅，并给印。旅帅给旗，强富民为之，参以土豪，罗布村镇，假祠庙庵观为公所，设座列刑杖如衙署，制造田册，编门牌，计亩纳粟，计户纳番。要害之地，各设贼□以控扼之，兼收津税。"

钞本柯超《辛壬琐记》记说："宁郡江北岸一带，比年以来，有夷商开设洋行，英、法、美三国都有领事驻扎，夷房接壤，窗户洞明，教友商贾实繁有徒，贼匪既占宁城，各处禁止薙发，催迫进贡，通衢僻壤俱有伪示，示及江北岸，夷官见而即毁，街巷巡逻，不许张挂，仍教居民照常薙发。"

〔上海近郊杨行太平军告示〕

《吴煦档案选编 · 会防公所探报选录》廿八日探报："杨行贼馆在西镇典当栈内，约计百馀人，贼目侯、李两姓出有伪示，召集居民速回复业，如再迟疑，即将房屋烧毁等语。又出伪示挨户劝捐，沿门勒索。昨日已收过四十馀千文，掠取树木在镇口做栅，并掳人挑沟筑垒，似有久踞之意。"

案会防公所成立于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初，这些情报就是中外反动派为了镇压第二次进攻上海的太平军而搜集的，时间应为咸丰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上海近郊高桥太平军安民告示〕

《吴煦档案选编 · 会防公所探报选录》廿九日探闻："高桥所掳妇女、财物甚多，现皆封锁在城隍庙内，贼目亦在庙打馆，烘火、饮酒。贼目出有伪示安民，并令掩埋尸身。又向人扬言，各路贼党数十万，现均约齐，定于

正月初三（原注以十三日为初三日）水陆来犯沪城。”

案太平天国当局于十一年底向英国侵略者严正声明：太平军不进入上海附近，仅限于本年内，故知此份探报说太平军“定于正月初三来进攻上海”，系指壬戌十二年正月初三日。原注“以十三日为初三日”误，查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正月初三日实系清同治元年正月十四日。又此份探报仅署“二十九日”，未署年月，因会防公所成立于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初，结合探报的内容，知系十二月二十九日的探报。

〔纪镇、诸翟安民告示〕

王萃元《星周纪事》卷下同治元年正月初二日记事说：“纪镇、诸翟俱有伪示，要居民造册纳款云云。”

〔富阳安民告示〕

《重辑富阳县志》卷十四《武备志 · 兵事》说：“同治元年壬戌，贼踞富阳，伪出示安民。”

〔乐清安民告示〕

《光绪乐清县志》卷十四《寇警 · 咸同间兵事》记同治元年二月太平天国克复乐清后事说：“初贼入城，分据富民大宅，发伪檄置乡官。两乡各处设卡。”

〔湖州安民告示〕

吴绍基《四梦汇记》记同治元年五月太平天国攻克湖州后事说：“贼于各处设立乡官：晟舍曰费西卿，织里曰凌少梅，大全曰俞老九，遍张伪谕，招徕遗民。时斗米千钱，民之转徙于外者生计渐罄，欣然来归。”

〔刘河安民告示〕

《上海新报》壬戌十一月初三日（新闻）说：“吴淞探得北路逆有四五百人在刘河修筑贼馆，四乡发贴安民伪示，招人回家，并云要于每乡举乡官一人。”

〔嘉定告示〕

《吴煦档案选编 · 嘉定探报》称："探得城内贼匪共有三十馀馆，约计千数。贼首姓赖名世瑞，系河南人，其副姓蔡、姓周，于前月二十五日自苏省发到。……并见近城四乡，遍贴伪示：一安抚百姓。一劝谕征粮写捐。一奉伪文开科取士，其开考一示，据于九月初十取齐，如有愿赴应试者，由嘉城先行报名，届期苏省自有伪官前来接考等因。"

〔太平天国己巳十九年安民文告〕

《民国宜川县志》卷十五《军警志》说："〔同治〕七年十月，西捻馀党小燕王张总愚，由湖北入陕，入北山，欲绕道黄河冰桥，经山西往北京，号称十万之众，南北亘数十里。……直至十月十三日晚，过冰桥，入山西境北去。……捻众过河，遗下馀党袁姓……复返去保安属之金鼎山，啸聚数百人，于〔同治〕八年四月入宜川，踞云岩镇补苇城垣，修海壕，为久居计。出黄告安民，以太平天国十九年为正朔。"

二　经过安民告示

〔北伐军安民告示〕

钞本《忆昭楼洪杨奏稿》十月二十一日录直隶信云："九月十六日贼与胜大人接仗，互有伤亡。二十日北风大作，三更突出，走武强不入，由小径过河，沿途放火。二十一日入献县西门，出北门，至河间府，将县署抢掠一空，王令自尽。又陷交河，孔令全家四十馀口被害，太夫人骂贼而死。又烧泊头镇，载粮而行。由南皮不入城，折而至沧州，沈牧同满兵三千人，自辰至午，贼已败矣，追之遇伏，将兵围困，分贼抢城，以致失守，沈牧被执，活钉城上，回旗老弱尽皆杀之。又收盐枭二千人为前驱抢掠。闻贼目张虎彪系南皮县武生，因贩烟土被抢，是以投逆报仇。二十六日青县失守。二十七日静海失守。二十八日抵天津，胜大人兵隔半站，尚未接仗，逆旗书太平天国春官副丞相林，到处黄榜安民。景县拿获奸细张好生等二名，腰牌书火炮旗官字样，供三次来县探信，绘图回营，知景县防守极严，筑炮台，守要隘，

埋地雷，现有兵勇二千名，兵五万馀，因此不敢南来。现在邻县往景县搬者不下三万人，在城堤外露处。再伪示有拿住胜大人者，赏银五万两云云。又天津来海船四十只，山西贼有五台县而犯直隶，现在西路防堵，僧王已在保定。河南巡抚放英大人桂，不知陆中丞何往。系十月初六日来信等情。”

〔令进贡告示〕

方江《家园记》咸丰三年九月二十六日记云：“局中觇贼于枞阳者曰邓憨头，博徒也，久不返，忽传憨头一书札至，曰：“我天朝传谕各路进贡，不遵者屠其城，局中当及早预备贡物。”

〔经过祁门安民告示〕

《同治祁门县志》卷三十六《杂志》记说：“〔咸丰六年九月〕贼目陶金汤带大股贼入，沿途延宕，出示安民。”

〔经过绩溪等处安民告示〕

休宁《汪赓飏日记·甲子受惊述》说：“贼自绩溪一路而来，均贴伪示，自云借路到江西。果然不虏不杀不烧。小琇误烧一堂，且将贼首号令，所烧长丰之屋，实因逃出者被百姓剥去衣裳不使剃头，以致复行入馆，邀人来烧。……屯溪一带伤于贼者少，伤于兵者多。”

三　政事告示

〔征玩好告示〕

当涂马寿龄《金陵癸甲新乐府五十首·征玩好》一首诗注说：“伪诗云：‘舜时凤凰来仪，文王时鸣于岐山，我天朝肇基，王迹定有瑞征，民间不得私藏。人以野鸡十四只当之，辄大喜。’”

〔分男女馆告示〕

当涂马寿龄《金陵城外新乐府三十首·看春册》诗注说：“东贼伪示云：‘众弟兄当努力杀妖时，非苟且图欢之日。’”

〔收养难民告示〕

佚名《庚申避难日记》记说："咸丰十一年三月十七，晴。有钱伍卿告示，要发难民到乡，捐钱留养。难民局一文愿启：'盖闻鳏寡孤独，天民之最穷，颠沛流离，人生之极厄。况乃时归元鸟，年劫红羊，地覆天翻，转瞬别开世界，东飘西散，伤心休说生涯，迨经百日之鸿飞，渐冀四民之鸠集。惟遭烽火，家无片瓦之存，即避风雨，地乏卓锥之立，所以珊非饭颗，相逢尽太瘦之生，里本弦歌，伏处多固穷之士。又有妇女休其纺绩，儿童废其诗书，肩挑者贸易无从，手业者游闲已久，漫说乡赢鱼米，一饭难得夫嗟来，遑云身蔽鹑衣，尺布谁歌夫缝去。慷天燕钱大人同仁一视，设局六门，俾免露宿风餐，并无瓜分豆析。惟来者源源，既得安身，而伍也空空，徒嗟妙手。因思成裘者必资集腋，造塔者亦藉聚沙，当此三九之时，敢结一文之愿。伏望仁人君子，悯其鹿铤，哀此鸿嗷，慨解锦囊，固属多多益善，乐施赤仄，还祈一一如期。盖为众口之待饷，端赖众擎而易举，随缘而助，种福无穷。将伯既呼，黎庶无忧乎庚癸；活人无算，苍穹必报其子孙。谨启。'又有总办常昭难民局务绅士钱，为各图分派难民劝谕捐给口食事：'缘奉慷天福钱大人设立难民局，自去年立局以来，费用浩繁，伍当此重任，毫无才略，现各局将及二千人，且两邑城中难民贫苦者接踵而至，是以将在局难民酌发每图十人，在每图庙宇楼上，每图举公正善士两人，董理其事，约每家日捐二文，以二百家为率，按图发给，庶可活人无算矣。为此晓谕，通劝两邑各图善士，处此大劫之时，急宜同心为善，庶可挽回造化，切不可膜（漠）不关心也。特此劝谕。"

〔锺良相听讼告示〕

沈梓《避寇日记》记说："（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三日，锺长毛出告示，听治狱讼，凡民间有冤抑不伸者，于三、八日期至辕门击鼓，审断曲直，平反冤狱。锺长毛又出告示劝人戒赌，戒鸦片，先以妻子衣食为喻，继以精神血气父母遗体为喻，长篇累牍，居然苦口婆心。又出告示禁人抢劫索诈，如有敢犯此者，许控诉即究。"

〔屠镇军帅汪过年告示〕

沈梓《避寇日记》记说："〔同治元年正月〕初九日，闻十一日为贼除夕，屠镇军帅汪出告示言长毛例于除夕封刀，弟兄各执兵器出巡，见有血气者则开刀，见血为度，故是日街道禁民行走，恐伤及百姓也。是夜各店家燃通宵巨烛，放爆竹，为贼庆令节，不许闭门高卧。闻濮镇亦如是。"

〔左营师帅贴濮镇告示〕

沈梓《避寇日记》记说："〔同治元年〕三月初六日寒食节，左营师帅出告示，禁恃强索诈，恃强卖买，欺骗霸占、抗欠及假冒枪船等十条左右，贴在大街之中。"

〔天王谕人民捐赀诏〕

龚又村《自怡日记》卷二十一，同治元年闰八月十二日记录无名氏《前营伪乡官传》说："辛酉夏，伪天王有诏捐赀。"

〔海宁花溪造田册办团练告示〕

海宁冯氏《花溪日记》卷上，咸丰十一年九月记事说："时花溪局勒所属廿五图地保造田册，皆畏势造成，解赴局中。又贼馆出伪示，欲镇人团练保守。"

〔盛川修海塘造听王府告示〕

沈梓《避寇日记》同治元年三月十一日记说："余在新塍局中，又见盛川伪礼司员沈子山告示，言奉听王谕修海塘，造听王府章程已定，合行出示云云。"

〔无锡守将济天义命押同妖头来辕给无锡监军文书〕

张乃修《如梦录》癸亥二月记事说："清早佣妪奔白：'门前人马围绕，欲见主人。'骇极探视，则马嘶人沸，一贼掺锡音指马上黄巾者曰：'此监军花大人也。'……奉守城主将济天义老大人之命，要张副爷进城，有公文在此。遂出封面，印信居中，职衔四围盘龙如硃卷题签状，长有七八寸，阔三四寸，

开读其文曰：‘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开朝王宗先天主将济天义陈（黄？）为押同妖头火速来辕事：照得前任无锡南塘千总张副爷’现在隐居寺头镇，本主将访问已确。立仰无锡县监军前去押同来辕，火速！火速！’”

四　安定人心告示

〔忠王诛魏芸青、李文炳告示〕

沈梓《避寇日记》记说：“〔同治元年五月〕初五日，有忠王告示贴在白雀寺前，言：‘天兵初破苏城，有魏芸青、李文炳二人来辕投顺，即授以天字辈官职，颇加信任，岂料伊等眷属均在上海，暗通妖兵，谋为不轨，某月某日嘉定失守，而青、崑、太三县纷纷告急，本爵即统大兵进剿，李、魏潜出城为妖兵内应，幸有镇守崑山朝将朱察知逆谋，收斩李、魏二人，以正典刑，馀皆从宽宥，以明我朝好生之仁。为此出示晓谕，以明天命攸归，人力难挽，苟有逆情，无不败露，自示之后，各宜诚心归化，毋得二心。”

〔忠王回援天京布告〕

沈梓《避寇日记》记说：“〔同治元年〕六月初五日伪忠王有告示贴新塍、盛泽各路，其始侮谩本朝，有云：‘自妖朝窃据大宝，渎乱天下，垂二百年，由于中国无英雄拨乱反正，用夏斥夷，遂至是非不明，刑政失措，贪污盈廷，奸□并作，天怒人怨，不可纪极’等语。其继妄自夸大曰：‘妖朝以十三省兵马困我皇城，然我皇天威一震，张妖授首，奄有苏、杭’等语。又其继若深自引罪者言：‘民之生死皆天数，士之穷达皆天命，本爵膺命抚绥，以小丑未尽削平，不获问民疾苦，举贤兴能，穷民之气冤抑无告，豪杰之心恢颓莫伸。’且引韩信、孔明、白起三人为证，言：‘不必怨望，自有遇合之时。’且言‘百姓之被灾，由于愚民无知，动怀疑贰，如嘉定及崑、青、太等县密迩妖兵，深信间谍之言，不能一心向化，致我兵有失守嘉定之警，然我引兵出援而妖兵闻风远遁，蚩蚩小民反受其殃，皆由尔百姓二三其心，以致如此。□□今值国中有难，还望协力同心，剿除妖孽，以赴（副）众望，特此布告。’观此伪谕，知曾兵实围南京矣。”

〔忠王谕民勿惊疑观望布告〕

沈梓《避寇日记》记说："（同治元年十二月初六日）伪忠王出告示略云：'我自平定苏、杭，扫除妖孽，以为干戈已息，岂知至今未息，总由尔等子民心怀疑贰，以致纷扰，愿尔子民勿复惊疑观望却顾妖朝，天朝一体为民'等语。"

〔忠王罪己求贤告示〕

沈梓《避寇日记》同治元年十二月记事说："初八日，伪忠王即出告示，罪己求贤，盖恐民之生心也。"

〔忠王保卫天京告示〕

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十七，同治二年七月二十四日记说："见城贼伪示二张，一禁谣言惑乱军心，内云：'天京官眷出城赴外府州县，止为就粮之计，各弟妹不得惊慌。'一言在城之人，贫富不均，令贫民至其府内领钱以十千为度，领米以二石为度，以作小本生意及贩枭小米店，限一年归还云云，皆是忠逆出名，可想其中人心惶惶，妇女纷纷逃避及贫民不服情形。"

〔忠王疏散天京妇孺出城告示〕

《紫苹馆诗抄·癸未五旬初度五首》诗注，作者王永年自述："甲子二月十九日送妻携子承钰并是秋病殇之女及四妹甥女偕何达夫之妻子等出汉西门。三月初一日又送老母出城，能得出觅生路者，乃伪忠王李秀成以城中乏粮奏明伪主，准将无依妇女放出谋食，晓谕通衢，但每名口须备银五两，赴伪章王府领照，方准出汉西门。"

五　规条与禁令

〔禁反革命告示〕

李滨《中兴别记》卷十三咸丰四年三月记事说："遍榜伪示，禁阻反正，

胪举往事，略云：织营总制吴长松勾结外兵，朱九妹私藏红粉，图害东王，周锡能谋反，陈进先内应云云。”

〔解放缠足令〕

马寿龄《金陵癸甲新乐府》禁裹足云：“大者不能小，小亦不能大，斯理最易明，固然无足怪。天机本自然，人心弄狡狯，纤趾幻金莲，风俗嗟已败，相习既云久，用别厮养辈，无如赤足妇，相对惭形秽，出令戒缠足，违者遇之恚。轻或施以鞭，重且系以械，迁怒小过摘，报怨苦差派，鞋帮束脚松，鞋底触石坏，十指抵地行，奇痛胜蜂虿，趦趄又倾跌，此形实狼狈，臃肿又皲瘃，此病非癣疥，不敢怨今日，性命原草芥，只是恨当年，阿娘贻我害。”

松隐沈隽曦《金陵癸甲摭谈补》说：“贼蛮婆皆大脚，驱妇女出城当差，谓江南女子脚小无用，有丧心献媚者，耸传伪令，着其放脚，妇女皆去脚带，赤足而行，寸步维艰，足皆浮肿，行迟又被鞭打，呼号之声，不绝于道。”

案沈隽曦据江宁戴其仁从南京逃出居松隐时口述录。戴其仁在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次年秋始逃出。

张晓秋《粤匪纪略》记：“女粤匪皆不裹足，一日出伪令，湖北、安庆、江宁、扬州妇女皆令放脚，女匪获有未放者，斩其足以殉。”

〔捉老鼠捉臭虫令〕

张晓秋《粤匪纪略》记：“贼一日传伪令，令女馆捉老鼠进贡，又捉臭虫进贡，不知何用。”

〔禁用钱扣串告示〕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十二说太平天国“凡行使钱文皆用足钱，不准扣串，屡出伪示禁止。其示中有‘天朝万事满足，不准丝毫欠缺’等语。”

〔定丧礼告示〕

王韬手钞本谢炳《金陵癸甲纪事略》："逆贼出伪示，死不用棺，用为妖；香火不设，设为邪。贼心不禽兽若矣。死为升天，为喜事，不准哭。"

〔改书改字诏〕

王韬手钞本谢炳《金陵癸甲纪事略》记说："贼伪诏改书，如圣改正，上改尚。至祭祀祖先俱为妖，二帝三王均为僭，悉改之。改字如'国'改'国'，'华'改'花'，'火'改'亮'，'老'改'考'，'亥'改'开'，'丑'改'好'，'卯'改'荣'等类。"

〔删改六经诏〕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十二说："贼本欲尽废六经，四子书，故严禁不得诵读，教习者与之罪同。癸丑四月杨秀清忽称天父下凡附体，云：'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以及事父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此等尚非妖话，未便一概全废。'故令何震川、曾钊扬、卢贤拔等设书局删书，遍出伪示，出俟删定颁行，方准诵习。"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二记曾钊扬传说："甲寅二月洪逆下伪诏，删改六经，以钊扬总其成。"

〔禁薙发告示〕

《民国分宜县志》卷十五咸丰五年十一月记事说："二十九日发首翼逆自临江来分……禁民薙发……犯者黥面，反缚游街。"陆筠《海角续编》记常熟太平天国擎天义黄、营天义李告示说："贼大书天朝九门御林开国勋臣擎天义黄，营天义李，用蟠龙印，伪示遍贴通衢，禁民不准薙发带帽。"

佚名《日记》记太仓禁薙发告示说："咸丰十年十一月初七日，闻长毛见新薙头者每至拷打，现在各处不准薙头，伪忠王有告示。"佚名《庚申避难日记》记常熟禁止薙发告示说："咸丰十一年二月十七，晴。近日长毛连

发告示，禁止薙发，如有薙者或修去半段者，即要穿去，索取银钱，始可放回，各处乡镇，都要来查。”

柯超《辛壬琐记》说：“贼匪既占宁城，各处禁止薙发，催迫进贡。通衢僻壤，俱有伪示。示及江北岸，夷官见而即毁，街巷巡逻不许张挂。仍教居人照常薙发。”

〔禁鸦片等令〕

张晓秋《粤匪纪略》记：“伪令禁食鸦片烟、黄烟。犯者枷之，烟具置于枷上，一人鸣锣徇于城，犯鸦片烟者杀，犯旱烟者笞。”张宿煌《备志纪年》记湖口事说：“贼势大振，禁例森严，征求无厌，甚至封选子女，民间嫁娶几为之空（贼禁民间不许饮酒，不许吃烟，不许戴帽笠，不许带衣领，不许妇人穿红著绿，但乡下尚未大变）。

龚又村《自怡日记》卷二十，咸丰十一年四月初二日记说：“城匪示禁鸦片及水旱烟，馀如纸马之类，限以三月。”佚名《庚申避难日记》（陶运百钞本）记说：“辛酉十一年八月初四，晴。长毛有告示禁鸦片。”

柯超《辛壬琐记》说：“每过贼卡，其搜查之酷，如寻针芥。以禁吸洋烟为名，或偶见有烟具，不论件之大小即重加谴责，押系勒赎，实贼队吸食者最多。初并禁吸淡巴菰及戴毡帽，继因匪伴皆然，遂寝而不究。”

〔忠王禁烧杀及屠宰牲畜令〕

容闳《我在美国和中国的生活追忆》记1860年11月他访问太平天国时所亲见亲闻的情况说：“在苏州及沿运河两岸我们所见到的残破景象，其原因之一是张玉良的队伍撤退时所造成，其次是当地土匪烧杀抢掠所致，另外太平军自身也有一部分责任。忠王在苏州时，曾尽力禁止纵火，对积极镇压此种罪行者，都用金钱或晋升的办法来嘉奖。他公布三条法令：1. 兵士不得杀害百姓；2. 禁止屠宰牲畜；3. 禁止焚烧房舍。凡犯以上任何一条者，处以极刑。他到无锡后，曾有一地方官，因纵匪焚烧民房而被杀头。以上种种都是从秦氏（案指丹阳的副指挥官）谈话中归纳出来的。”

潘锺瑞《苏台麋鹿记》道：“忠逆下令曰：‘牛用耕田，有宰食者杀无赦！’于各城门令人巡察，见贼众牵牛而入者，抽刀断鞅俾逸去。”

〔禁赌告示〕

沈梓《避寇日记》记说："〔咸丰十一年〕十月十七日沈牌土屋内之长毛，又换灌天侯秦姓，亦伪锺长毛所统下。秦姓伪告示禁字宝赌场。"

〔禁焚香纸马告示〕

《民国分宜县志》卷十五记说："咸丰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发首翼逆自临江来分……禁民……焚香……犯者黥面，反缚游行。"龚又村《自怡日记》卷二十，咸丰十一年四月初二日记说："城匪示禁……纸马之类，限以三月。"

〔天王十诫、十嘱、十除、十斩四十条〕

沈梓《避寇日记》记说"〔咸丰十一年七月〕二十日，余从白雀寺走过，见长毛有告示，系南京伪天皇规条，有十诫、十嘱、十除、十斩四十条，其说总以天主耶稣为教主，盖教匪也。所谓嘱、诫、除、斩者，不可胜记，约略举以而言，则诫者，诫人犯教中之禁也。嘱者，劝人从其教也。所云皆不通文理，言天而不言地，言父而不言母，总之无人伦也。又有歌咒几句，叫人朔望礼拜，亦忘之矣。"

〔天王禁律诏〕

余一鳌《见闻录·贼禁诗》记天王禁律诏旨云："土、木、石、金、纸、瓦像，死妖该杀约六样。邪教、粉色、烟、酒、戏，堪舆、卜、筮、祝、命、相。聃、佛、娼、优、尼、女巫，奸、赌生妖十九项。后云此诏多刻些，凡是带兵守土众佐将俱一体颁及也。钦此。"

〔符天燕锺良相布告规条十三则〕

沈梓《避寇日记》记说："〔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三日，伪符天燕锺出告示在关帝庙、观前等处，大略总在安集四民，以士、农、工、商分别言之，招徕流移，安居乐业，言颇文雅悱恻。其后设列规条十三则：一、立军师帅，准《周礼》二十五之制。一、清朝绅宦依旧报名录用，其不愿仕者，给

廪禄，听归林下。一、清朝政事利弊，可伸报因革捐益，酌宜定制。一、留发蓄发，复中原本色，其出外经营者，准其薙头。一、编户口，给付门牌，以为安民识认，庶长毛客兵不敢来镇掳掠。一、避难迁徙，流离失所者，速即迁回，各安其所。一、商贾贩卖，平价交易，不准低昂其价。一、里有中强梁无赖子造言恐吓，使迁徙者不敢归家，而彼从中抢劫者，经军帅禀明立宪。一、被难之后，倘有房屋、货物、田产准归原主识认收管，□□侵占者立究。一、住租房、种租田者，虽其产主他徙，总有归来之日，该租户仍将该还钱米缴还原主，不得抗欠。一、弟兄放卡，应在三叉路口神庙及空屋借住，其无屋者，准搭芦扉栅，不得谋占民房，其有占夺民屋及强买货物者，经军帅禀明，立斩示众。其尚有两条，亦忘之矣。”

〔常熟贺天侯洪布告十款〕

钞本《庚申避难日记》咸丰十一年九月二十六日记说：“长毛八人来镇有武军政司告示，以备记录：‘天朝九门御林开朝勋臣慎天义统下贺天侯兼武军政司洪，本帅治理常、昭，已经一载有馀，四乡虽然归顺，民心向妖未除，急宜申明法令，良民遵守毋愚。十款开示于后，合谕四民共知：一农佃抗租，田亩充公；一业户领凭收租，欠缴钱粮解营押追；一兄弟藉公索诈，本人斩首；一居民容留妖类，面首刺字；一谋害乡官，毁坏局卡，罚打先锋；一勾引兄弟在外闯事，枷锁游街；一洋烟、旱烟吸者悔过，贩者罚银；一偷盗公私财物，权其轻重；罚做劳役；一布造谣言，照旧薙头，拿捉究治；一不领门牌，不遵法令，驱遣出境。”

〔禁用夏历告示〕

钞本柯超《辛壬琐记》记慈溪新年告示说：“以今年正月十二日为元旦，先出伪示，晓谕民间，不准仍照旧历，不准缨帽拜祖。呜呼！慢及先灵，此贼之所以为贼也。”

〔改衣冠告示〕

沈梓《避寇日记》记说：“〔同治元年〕正月十二日，余在盛泽闻长毛欲改服饰，男子皆红扎巾，不许戴毡帽，女子不许着裙子。黎里已出告示，凡

道里间戴毡帽则除之，拖辫发者则割之，女子曳裙子则扯之，故盛泽亦将复然。余初不信，后晤岳蓉村知望边果有伪文移至盛泽整顿服饰。伪官沈子珊遂出告示，于是长毛在盛泽者纷纷除人毡帽。”

《光绪慈溪县志》卷五十五《前事纪事·咸同年间兵事》说：“同治改元正月，贼以十二日为元旦，出伪示令民间易衣冠，不准祀其祖先。”

〔禁枪船告示〕

龚又村《自怡日记》卷二十一同治元年六月二十五日记说：“见伪将谭□□示，奉忠王谕，禁各处枪船，著令速缴军器，枪勇留营，倘逾限不能如令，即派慕王谭□□剿洗一乡。”

沈梓《避寇日记》同治元年十月二十七日记事说：“八月中各镇有潜行开设小赌者，而枪船亦假保卫局旗号而复出矣。二十七日，余在新塍局见新递到伪廖天将文书，言奉听王令缉拿枪船，今先就往濮院缉获，明日来新，如该地方果有枪船停泊，将并居民一体剿灭，毋贻后悔。于是新塍各赌局枪船皆散。”

〔不准谈论军事胜败告示〕

沈梓《避寇日记》同治二年四月二十七日记云：“时民间渴望官兵，自平望投降后，贼势少衰，百姓聚谈动言贼兵败仗，民心颇摇动，贼众亦胆寒。二十六日，乌、新塍等处出告〔示〕，不许民间讲长毛胜败。”

第五部分

军　事

一　广西地区战事

〔胡以晄家书〕

丁守存《从军日记》说："有胡以旸者，贼将胡以晄之弟也，曾遣其佃户莫吾芊之侄孙凤勉，持书劝其兄投降。贼执莫凤勉，勒莫吾芊以黄缎、硫磺、高丽参往赎，委员湖南令闵光弼闻其事，招胡以旸、莫吾芊送至乌营，屡以胡以旸信往探贼情，并劝其降。胡以洸（晄）执迷不肯，而以其家书献之贼首，函复即为狂悖。乌帅因制夹板信匣一封，中置自来火白雲药，此药设机一开即爆，其力甚钜，上书洪秀全、杨秀清同拆，令莫吾芊送入贼中。嗣闻伤毙贼二人，当时探闻伪太平王即在其中，胡以洸（晄）畏惧自缢，后又知其不尽确，而伤毙二人，则实有其事，因究无确耗，故未入折，此事予与有谋，记其大略如此。"

二　湖南地区战事

〔传檄攻长沙〕

《咸丰朝东华录》卷十五记咸丰二年五月壬子谕："逆匪围攻全州暗用地雷遽将州城轰陷，掳马掳船水陆并进，凶焰益张。见距楚、粤交界之黄沙河仅二十馀里，又大张伪示，欲直扑长沙。湖南民情浮动，衡、永一带，尤会匪充斥之地，难保不暗与勾结。"

三　建都天京与保卫天京

甲　定都金陵

〔定都金陵布告〕

《清史列传》卷五十三《雷以诚传》记咸丰二年太常寺少卿雷以诚奏："风闻伪示有定都金陵之语。"

〔传檄取建康〕

方江《家园记》咸丰二年十一月后记事，论道："贼自粤来，入蜀则弱，入秦则强，入豫章则缓，入河洛则急，入滇黔则偷，而贼已传檄远近，声言取建康。"

案著者为安徽桐城人。这段话著者在记太平军攻武昌，"溃兵大至，桐人凶惧"之后。

乙　庚申十年春打垮江南大营之役

〔和春围天京时天京缺少油盐杂物的文书〕

《剿平粤匪方略》卷一百五十五咸丰八年五月初四日和春奏言："金陵城外西南两面我军筑墙掘濠次第工竣，与东北联为一气。……查金陵首逆，困守老巢，负嵎恃固。今大兵合围，陆路接济已断，惟江面宽阔，消息仍通。臣又檄饬吴全美挑派得力师船八只归赖镇海管带，分泊江路，可期严密。近又探闻贼粮仍旧照发，或云仅可支至七月，尚难深信，所获伪文仅少油盐杂物，尚无缺粮之语。"

〔己未九年十二月天王诏上游各军回攻江南大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咸丰十年正月十二日和春片："顷据探报洪逆因被围情急，密寄伪诏号召上游逆党即日下窜解围等语。……相应请旨敕下湖北、安徽皖南各路统兵大员趁此机会竭力攻剿。"

案和春上这篇奏折在咸丰十年正月十二日即太平天国己未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可知天王这一封诏书必在己未九年十二月。

丙　庚申十年春天京解围后的作战计划

〔打破江南大营后英王文书说用兵江西湖北事〕

《曾文正公奏稿》卷十一咸丰十年五月初三日，曾国藩《通筹全局并办理大概情形折》说："昨据安庆营中盘获逆首陈玉成自金陵发来伪文，内称现派贼目杨辅青、李世贤、李秀成等直取苏、常，再攻徽、浙，以窜江西。又拟派贼目吴如孝、张乐行由定远、寿、颍、六、霍以窜湖北，四路大举等语。苏常已失，则该逆所称各狡计，均属意中之事，急须先事预防。"

《胡文忠公遗集》卷七十三《抚鄂书牍》，咸丰十年四月二十七日胡林翼《致江抚毓又坪》说："顷得涤帅来咨，四月二十二日围攻安庆各营盘获狗逆信件，知贼计窥伺江西、两湖。此时苏、常不保，下游之贼，必有数十万人，秋冬之间，必挟全力上犯，多方误我，必属意中之事。"

《左文襄公书牍》卷五，咸丰十年与《河南归陈道张凯章观察》说："安庆盘获贼文，有攻陷苏、常后，即分路一由浙窜江西犯湖南，一由皖窜河南犯湖北。"

《曾忠襄公书札》卷一，曾国荃与赖古愚说："家兄昨以弋获贼报有分两大股，一由六合、天长等处窜扰楚北，一由徽州一带上窜江西牵制官军等语。已飞咨江、楚各大吏于边境要隘坚壁自守，为未雨绸缪之计。"

丁　攻打天京城外曾国荃军之役

〔壬戌十二年五月二十四日谕部将书〕

《左文襄公奏稿》卷二，同治元年七月十二日《驰援遂安击败大股逆贼折》说："据生擒贼供称，李逆妄冀官军进攻龙游，嗾各贼持半月粮潜从兰溪、严州、淳安径扑遂安，为乘虚袭取遂安分扰江皖之计。不料遂安城守严固，援师速至，复为所败。搜获贼中五月二十四日伪文，言金陵急须援救，然必将衢州官军击退，始可前往。现探该逆回窜金华，修浚城河，尽调各路悍贼归并金华、汤溪、兰溪、龙游、武义等处，拼命抗拒。"

〔天王降诏调忠王回救天京〕

《上海新报》壬戌七月初三日（新闻）："闻得苏州逃出难民张姓云：'六月十一日我兵攻破雨花台贼营，现围南京八门。城中各王自己各保王府，天王令各王派兵守城，俱无应者。天王无计，十日之内连降诏旨三道，调忠王救援。伪忠王因苏城枪船甚夥，不敢擅离，随派六王宗统贼众六千，嘉兴府听王统贼众五千，前去南京救援。"

李鸿章《朋僚函稿》卷一，同治元年七月初八日李鸿章《复曾沅浦方伯》说："敝乡人陷在忠党最多，来归者相望于路，谓贼情人人欲散，忠逆也不自恃，昨因金陵求救，日下文书十数道，不得已率三千人自将而西。此酋前数年在和州一带盘踞，每战必却。嗣席狗酋威势，乘和、何两帅溃走之后，闯入苏州，尽掳三江良民，弱而无纪，众奚足恃。"

〔忠王在苏州城外讲道理出示安民〕

《上海新报》壬戌八月十八日（新闻）："探称伪忠王在城外（尔纲案为苏州城外）讲说道理，出示安民，并将各乡官传齐，饬派预备乡兵听候号令，随同出师，畏避者斩首示众各等语。"《上海新报》壬戌闰八月初二日（新闻）："闻得苏城之贼于前月二十日左右，络绎上行，昼夜不绝。忠逆于二十一日晚经过无锡县，城内驻守伪主将出接，伪官亦行祖荐。……苏城内十分空虚，每馆只有十馀人看守，忠逆临行时出示各乡：'现在兄弟众多，凡居民各宜远避，以免滋事'云云，此系城中空虚，故为大言欺人。"

〔壬戌十二年秋攻湘军大营时忠侍对三王均在天京文书〕

《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十，曾国藩《复左中丞》说："金陵来信已守二十八日，大致可期稳固。贼现开掘地道，仍未停工。忠、侍、对三伪王实皆在金陵，屡获伪文及投出之贼供指相符。在宁国与鲍军相持为杨、黄、相、李之类。忠、侍在金陵似有不得不休之势，竟不知如何而有解围之一日。"

〔忠王征调苏浙物资及调取大炮文书〕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折，同治元年十一月初四日冯子材、魁玉奏在镇

江附近搜获太平天国文书说："前次盘获送信逆匪，搜阅伪文百馀件，查系忠逆自金陵所发，大半征索苏杭银米，内称先窜皖省一带，解金陵之围，并有调取杭州大炮攻打金陵凤台门营盘等语已函知曾国荃豫为之备。"

戊　进北攻南

〔忠王行踪文书〕

《曾忠襄公书札》卷七，同治二年正月《曾国荃复吴竹庄》说："此间搜获伪文，忠酋实在苏州，以窜踞巢、含之伪对王等因官兵进剿乞贼北援，忠酋拟新正亲过北岸等语。"

〔忠王围攻常熟及北征文书〕

《曾文正公奏稿》卷十八，同治二年正月十二日《近日军情片》说："北岸之贼，分踞和、含、巢县、东关、铜城闸等城隘，据守益坚。据搜获伪文称，伪忠王现赴苏州，因常熟贼目周兴隆、骆国忠等投诚，忠逆调集群贼围攻常熟，不久即率二十万众再犯江北。下扰扬州，上窥皖、楚等语。虽未必果有其事，而叠此伪文该逆锐意窜扰大江以北，殊可深虑。"

〔攻浦口江浦以通进兵之路的檄文〕

《曾文正公奏稿》卷十八，同治二年正月十七日曾国藩《近日军情并陈亲赴金陵察看片》说："九洑洲江面续有贼船百馀号昼夜赶渡，据搜获伪文，贼欲先攻浦口、江浦，以通进兵之路。"钞本《曾国藩书牍》卷三，同治二年五月《曾国藩复唐义渠中丞》："毛竹丹正月十九搜获忠王伪文，有云先攻二浦，以畅北伐之路。厥后二月初四，十六果破浦口、江浦。"

〔李鸿章在太仓劫夺的忠王信〕

李鸿章《朋僚函稿》卷三，同治二年三月十七日《上曾相》记攻陷太仓事云："蔡逆新封会王，系伪忠王之婿，在贼中著名凶狡。忠贼北行，以苏、浙一带地方交蔡与慕、听两王防守，歼此渠魁，亦去一患。在城中搜获伪文，内有忠逆来信钞呈。似该逆蓄意北犯，未必遽回苏巢，祈吾师与希帅严密防备为幸。"

〔忠王文书将由舒城六安上攻武汉〕

《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同治二年三月二十四日记："阅李秀成伪文，知贼将由舒城、六安上窜英、霍、汉、黄，愈增焦灼。"

〔忠王与干王文书论进北攻南〕

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十七，同治二年三月二十五日记云："我军在庐江得伪忠王与伪干王文书，言窜北岸欲以扯动南岸官兵（节相硃笔批徽、宁防局千稳万稳），使南岸之贼进攻得以顺手，谓之进北攻南。又言天京粮食甚少，欲直从英、霍至武、汉犯荆、襄（又批已调成大吉守蕲、黄一带矣，并请希帅驻黄州），在彼处招募人马，水陆齐下（又批水路何得狂逞）。又言伊上行后，官兵必攻和、含（又批贼所最畏者此一层耳），九洑一带，但曾某之兵守则有馀（又批料得不差），战则不足，如来攻城，可即与之交锋（又批贼若野战，我之利也）云云。"

〔忠王北征计划的文书〕

《曾文正公奏稿》卷十八，同治二年三月二十七日《近日军情片》说："鲍超渡江北援之师，三月二十六日始抵无为洲，正欲进剿石涧阜，十七日黎明，萧庆衍、彭毓橘会合水师，由黄雒河进兵，并约被围之毛有铭、刘连捷等由内击出，大破贼垒贼卡，立解石涧阜之围，鲍超闻重围已解，登舟仍回上游，欲再践赴援江西之约。臣闻贼之大股并未退回巢县，悉锐上窜，直扑庐江，乃飞檄鲍超急登北岸，先援庐江。忠酋于十九日攻破庐江县城，守将梁美村、吴长庆等登陴坚守，伺隙出，擒斩甚众，贼由界河迤逦而北，分窜桐城、舒城一带。其由鄂东窜之捻股，在蕲水分为两枝：一枝回窜黄州；一枝下窜皖境，十八日攻扑宿松县，十九、二十等日越过太湖、潜山界上，二十二日自青草塝突扑桐城，守桐城者为湖南提督周宽世，开城迎出，擒斩颇多，贼遂入孔城镇，与庐江之大股发逆联成一片矣。据搜获忠酋伪文，将由舒城、六安而上英、霍、麻城、宋埠，一出黄州，一出汉口，扰犯湖北，意欲掣我南岸之兵以援北，掣我下游之兵以援上，无非图解金陵之围。臣以该逆规划甚大，蓄谋甚狡，湖北为数省枢纽，不可稍有疏失，飞咨官交，

严树森调成大吉回驻滠口，拨水师速赴武、汉，闻李续宜于初十日自湘启行，拟俟其道出鄂疆，商请暂驻黄州，会筹鄂、皖大局。当此南岸吃紧之际，臣方恨无力援徽援江，乃北岸事变叠生，下则江浦、浦口、和、含、巢县一片逆氛，上则发、捻巨股叠扑各城兼图皖境，而苗练复于十八日围攻寿州，并在正阳关毁关掳船，叛迹大露，微臣调度乖方，艰危百出，忧忿何极。”

〔忠王文书与李世忠〕

《曾文正公家书》卷九，同治二年四月初十日曾国藩《致沅弟》说：“六安搜得忠酋伪文，似李世忠亦与暗通，刻下兵力只此，不敢扬薪下之火也。”

〔蒙亳军队与忠王军会合上攻汉黄文书〕

《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十一，曾国藩《复左季高制军》说：“湖北捻股中途分支：一支西旋，回窜河南；一支东下，过宿、太等县，至桐城而与忠酋合股，锐意上犯汉、黄，兼寇荆、襄，伪文抄呈台览。”

己　死守天京

〔天王命天试状元胡沛霖妥议死守天京章程〕

《上海新报》壬戌十一月二十四日（新闻）：“闻得抚辕侦探报称，苏城逆首奉伪天王洪逆之令：‘现在上下游暨南北两岸，妖兵攻剿甚重，诚恐我兵稍忽，致贻大祸，已于月初命天试状元胡沛霖赶将天京城池吃重情形，妥议章程，以资战守。’往闻伪天试状元议复，即将所有城厢内外百姓，无论男女，一体传进城内守城。其在城贼众尽行分股，调往各路迎敌掳粮。吩咐苏城逆首，赴紧纠集数万之众，在于苏、松各防奋命攻打，毋使官军侥进该逆尺寸之地。又云：南京城池宽阔，兵力单薄，现因吃急之际，所有在〔城〕弟兄自应调出，以免受己久困。至将百姓守城，亦系万不获已之交（举），殆后设有可虑，尚以苏、常为退步各等语。”

〔太平天国缺粮文书〕

《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十一，同治二年曾国藩《致沈中丞》说：“弟此次察看前敌各军，本拟金陵若成久顿之势，即当另筹退兵之计，及至各处反复

察度，势已万难撤动，而南岸如芜湖金柱关、宁国湾沚，北岸如西梁山、裕溪、运漕、无为州等处，皆筋脉必争之地。从前贼中米粮百物，皆取给于此数处，今大小河道皆为官兵所有，穀米日用之需，丝毫皆须肩挑入城，故城中大以为不便，屡搜伪文及生擒贼供，群贼皆图争此数处。故伪忠王去年苦攻金陵官营，今年大股北渡图犯西梁、无为，伪侍王屡攻金柱关，伪堵王、辅王久犯宁郡、芜、金一带，皆以无粮之故。较之昔年和、张在金陵时，贼取全皖之米者，局势迥不相同。以是观之，果能坚守此数处，实足以制贼死命。”

纲案此时苏、浙因屡经大战，耕地多不能种。《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十一，同治二年曾国藩致《沈中丞》书云：“侍、辅、堵三首老巢既失，又久不得逞于皖南，则必终思一窜江西，盖苏、浙多未耕种，舍江西无可营一饱也。”

《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十一，同治二年曾国藩《复左中丞》书云：“忠酋纵迹少荃来信谓其调集群贼救杭，而该逆自留苏州、萧庆衍云实已渡江进巢县城，余弟处侦探亦言该逆因苏、浙多未耕种，无所得食，欲仍取南岸宣、太之米，北岸庐、和之米，复昔年之旧观，故忠酋大举北窜，侍逆苦攻金柱关，皆伪天王之令也。”

〔天京射出诏谕〕

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同治二年六月初八日记说：“连日城内射出伪诏伪示劝降，其辞语尽现竭蹶情状。”

〔太平天国文书中常提印子山诸垒〕

李鸿章《朋僚函稿》卷三，同治二年六月十六日李鸿章《致曾沅帅》说：“贼信中屡屡提及印子山诸垒，亦忠酋所最注意者。如能攻克，则陆运之路渐梗矣。”

〔忠王调邓光明炮队去天京文书〕

李鸿章《朋僚函稿》卷三，同治二年六月二十五日李鸿章《上曾相》

说："前见忠逆伪文调现守杭州之伪归王邓光明洋炮队伍五千赴金陵。归逆以有富阳牵制不允。今吴江既复，嘉、杭吃紧，更不能去。邓光明屡与敝军鏖战于四江口、福山等处，其洋炮精悍、为诸贼之冠，如挤之苏、浙，不令西援，亦于全局有裨。"

〔忠王调黄李古赖回援天京文书〕

《曾文正公奏稿》卷十九，同治二年六月二十七日《江报各路军情折》说："前据搜获伪文，忠酋欲调黄、李、古、赖各贼回援金陵，近则并无其事。古、赖、刘、蓝等逆仍在太、石、泾、旌之交，黄、李等逆则麇聚于湖口、都、鄱一带。"

〔天京调护潮两王解围文书〕

李鸿章《朋僚函稿》卷四，同治二年七月初三日李鸿章《上曾相》说："昨于无锡夺伪文，内有金陵各伪王一书，钞呈钧鉴。其欲调护、潮两军解围，护王守常州，潮王守无锡，日虑我军之逼。又得潮逆与慕逆信，谓不取舍之西去，有明证矣。"

李鸿章《朋僚函稿》卷四，同治二年七月初三日李鸿章复曾沅帅说："昨于无锡境内夺获金陵五伪王致苏逆书钞呈，可知忠老近日情况亦颇难受。其欲调护潮二逆西去解围，护在常州，潮在无锡，均为敝部刘、郭诸军所牵，如何能去，且已屡挫于我军，去亦何益，所谓不得已而思其次矣。其以句容为南京门户，若都、冯能出一旅，将此城占住更好。"

〔忠王调护潮两王回援天京文书〕

《曾文正公奏稿》卷十九，同治二年七月十二日《汇报近日各路军情折》说："准李鸿章钞送忠酋等伪文，新调伪护王、潮王同援金陵，展王、为王改守句容，但愿群逆毕萃金陵，或者苏、常等处有机可乘，未始非官军之利也。"

〔甲子十四年春天京死守时的文书〕

《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十三，同治三年春曾国藩《复左制军》说："金陵

搜获伪文，毫无恇惧之意，专望援贼一到，内外夹攻，以图解围，其气尚壮，克复竟无期矣。”

〔天京调西征军回援天京文书〕

《剿平粤匪方略》卷三百六十三，同治三年二月初一日多隆阿奏言：“探报汉中发逆伪扶王陈得才接南京来信，苏州已被官军攻克，约会伪齐王、伪端王、伪增王诸逆酋于正月初三、四等日回窜金陵援救。”

陈才芳《思痛录》记：“腊月，发逆金陵巢穴被官兵围困，尽调汉中之贼回南救援，贼奉伪文后即大张告示于同治三年甲子正月初四日拔营东去，十馀日贼方走尽。”

〔西征军约于襄樊集中后回援天京文书〕

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十九，同治三年三月二十九日记说：“又见中堂咨到前准严抚部院抄寄发逆倪濬淮信，欲会合张总愚捻股由豫、鄂赴扰金陵，近复叠奉寄渝汉南之贼约于襄、樊等处会齐，悉数东下等因。查发逆馀党会合捻匪，假道皖北，渡江而南，抄我围师后路，自意中事。应请彭部堂，杨军门查明渡江各隘，早为布置设守；陆路紧要地方，六安、颍州两城已派蒋道分营驻防，庐州一城，有普镇率义字全军驻防，巢县有何镇率信字全军驻防，惟寿州、怀远本部堂无兵可派，应请乔抚部院拨兵驻守，此外西梁山如有紧信，应由营务处吴道拨一、二营过江扼扎无为州，或可于南岸金柱关等处调派数营驰赴该处驻守云云。”

〔西征军急救天京〕

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同治三年四月初八日记说：“见中堂来咨，襄、樊之贼，分作二股，一股东北急窜，执行高脚牌，上书：‘急救金陵’四字。一股已窜随州、德安境上，札调芜湖金柱各营渡江守无为州西梁山云云。”

〔黄文金与陈坤书帛书〕

李鸿章《朋僚函稿》卷五，同治三年四月初九日李鸿章《上曾相》说：

“襄、樊发、捻想系伪扶王陈得才所勾合，鄂军似无能遮蔽，若放过英、霍、潜、太，必长金陵坐守之计。顷搜获黄文金三月杪与护逆帛书云，听、侍窜江西，欲图绕救，黄、李仍守湖州以待。惟冀江、鄂将士扼截痛剿，使不得逞志乃妙。”

〔忠王以血书请侍堵诸王援救天京〕

钞本《曾国藩书牍》卷五，同治三年三月《曾国藩复严渭川中丞》说：“伪忠王以血书乞援于湖州侍、堵诸酋。其书为舍弟军中搜获。该酋许以三月内赴援金陵。弟催春霆速进句容，与金陵围师互为声援，不知能否赶在贼前。”

四　北伐

〔天京寄林凤祥等谕〕

《剿平粤匪方略》卷三十七，咸丰三年五月初六日上谕：“兹据向荣奏查获金陵城中贼首寄江北伪谕有林凤祥、李开芳、吉汶元等贼目姓名，察其语气，是贼匪后路无援，专以裹胁为事。”

〔秦日纲禀奏东王〕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一《秦日纲传》记道“甲寅四月调回江宁，封燕王。杨贼再令北犯，日纲往扰凤阳、庐州一带，不愿北行。禀奏杨贼云：‘北路官军（案应为妖兵，此处为张德坚窜改）甚多，兵单难往。’续奉伪旨，仍往安徽抚民。”

〔北伐军在阜城催援军速救文书〕

《剿平粤匪方略》卷八十九，咸丰甲寅四月初七日上谕：“现在山东逆匪经胜保连日追杀，窜往冠县一带，所馀之贼不过数千，冠县与大石接壤，已谕胜保……防其西窜。惟捡获生贼搜出阜城逆匪书信，仍有催其迅速救援之语，是阜城一日不靖，贼心一日不死。倘再有续来，逆匪势必又肆鸱张。”

五　江苏地区战事

〔东王给上海小刀会谕〕

知非子《金陵杂记》记说："股匪罗大纲伪冬官正丞相，踞镇江，贼中魁首，又能笼络人心，当上海另有别匪滋事，罗贼有禀至杨逆处云：'探得上海另有一般人在彼，已得城池，此一般人约三四千人在彼'云云，特未叙出姓名。连日信至后，杨逆发出伪檄一函，曾有人私拆，见其略云：'盖闻识时务者为英雄，知进退者为俊杰，观当今之大局，知真主为天王。三月间曾据钦差大臣罗大纲弟来禀，知弟等请攻苏、常，弟等在上海愿为内应，本军师不胜欣慰，何以迁延至今。如果率众来归，必当奏请加封显爵，何去何从，希自谅之'云云。檄外书右札交尚海李闻风弟等开拆。贼避上字为尚字。此伪檄交付罗逆，以后不知罗逆处如何回复，如何递上海，均不得悉，是两处贼分而未合，杨、罗勾通为一，想大兵严防亦难遂伊狡计也。"

〔扬州守军获视敌人文书〕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咸丰三年七月初一日刑部右侍郎雷以诚折："拿获贼匪汤百川一名，搜出黄白绫逆书四封。……至逆书内有官兵不足为虑之语，该匪等釜底游魂，习为狂诞，究系臣等不能迅复扬城所致，拆阅之下，愤与愧并。"

〔退守瓜洲文书〕

《剿平粤匪方略》卷七十四，咸丰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琦善奏言："浦口地方有总兵武庆等率兵扼守……本月初六日有贼船六只驶至三江口地方，随即督兵拴拿……生捡贼匪三十七名，夺获贼匪书信三封，伪木印一颗，枪炮多件。提讯获贼佥称自安庆奉贼渠杨秀清伪令调回金陵，内有伪将军、提督、指挥、监军各一名。初七日，又据派出官兵在观音门地方截获贼船六只，贼匪四十三名，据供奉杨秀清伪令赴镇江、瓜洲一带。臣查逆匪书信内称扬城攻剿紧急，万不可守，不如固守瓜洲。又有拟在瓜洲添扎三营之语。"

〔天京救援镇江文书〕

卞乃诲《从军纪事》咸丰四年秋记事云："购递送伪文细作，如金陵、镇江逆首有伪文来往者，均令先送营中阅看，给以重赏，由是贼中一动一静，纤悉毕知，我军先事预备，每战必捷。九月二十五日，金陵大股贼匪下援镇江，先是伪丞相唐省三送伪文来阅，即密咨向帅派兵会剿，金陵一军截其后，镇江一军截其前。是役也，我军于高资前后夹剿，援逆三千馀人，歼洗殆尽。"

〔甲寅四年十一月瓜洲太平天国告示〕

佚名《广陵史稿》说："〔甲寅四年〕十一月中旬，瓜洲贼犯新籍……阅数日，贼胆敢出伪示于沿洲一带、并贴各大营盘，其略云粮足殷丰，可以度岁，明年再赴诸地征收。"

〔东王命瓜镇守军退出瓜洲文书〕

周腾虎《餐芍华馆遗文》卷三《论兵务条识》说："近向营搜得贼谍，内有杨逆与瓜镇各贼信函，令其退出瓜洲，专守江南，于镇城外多筑营垒。"

案另条云："上海得佛夷协力，粤贼势孤，断不能负嵎久据。"知上述事为太平天国甲寅四年秋冬事。

〔丙辰六年攻取扬州的檄文〕

佚名《广陵史稿》说："〔咸丰六年〕正月二十五日，镇江德镇台拿获奸人，当即劈搜马鞍内伪谕一通，飞禀吉营，吉抚台抄递将军，略云：'谕周亚贵、张逢春知悉，据凌国安、黄汉新禀称："扬地情愿拜降者甚多，但扬地已经破过，可以无到，须于圣兵未到之地，另作良图。"东王劳心，特示尔弟兄，扬城虽经破过，然为时下所必争，且与瓜洲相通，现委陈玉成等人带兵十万，驻扎石垞桥，名为接济瓜镇，实系接那两队弟兄，仰即雇妥便成

衣做招衣。若无妥便成衣，须用出关时，过永安州口号’等因。将军传谕知府，知府将伪谕落房，阖郡皆知，一日数惊，纷纷迁徙。”

〔镇江向天京告急奏日纲令接应援师文书〕

《吴煦档案选编·吴煦记镇江军事》说：“五年三月，吉中丞于克复上海后，移师来镇，兵力顿厚。首先杜绝接济，四面筑营围逼，西洲济匪奸民亦概行驱逐一空。贼势日穷，时向金陵告急，均为我军截获递书逆党，备悉贼中情伪。冬月上窜之木簰，金陵下援之逆党，又为我水陆两军焚击。贼信不通，贼情愈急，遂于腊月初遣伪承宣许茂才，伪总制熊步芸等十五人乘风顺黑夜，以小舟潜赴金陵，乞援于东贼。乃大集芜湖、和、含等处逆党万馀人，名虽救援瓜镇，实欲兼图内犯。……领贼兵者为贼目顶天燕秦日纲，屡次信知镇逆，嘱令设法接应，皆为我巡哨士卒搜获。镇逆虽有风闻，卒之未得准信。”

〔吴如孝上东王禀询援镇江兵事〕

《吴煦档案选编·吴煦记镇营近事》记咸丰六年初镇江情况说：“其时镇逆望援甚急，每贼各分面饼，有不日出遁之信。正月二十九日，吴逆尚有信致东贼查问援兵若干？现抵何处？领兵者何人？截获是信，足知逆势果穷，消息真不通也。”

〔东王诰谕〕

刘贵曾口述《馀生纪略》咸丰六年六月十七日日记云：“是日接伪总制咨文，自安徽来，上有攻陷丹阳，分兵再陷扬州之语。午后又接伪东王羽檄，云如丹阳不下，则将二十四丞相正法。丹阳既下，即长驱苏、杭，分兵攻扬州，以联络声势。”

〔天京对镇江吴如孝指示的文书〕

《吴煦档案选编·探报》大营委员李庆琛禀：“据镇城难民逃出供称，城内因饿不堪，今日杀驴数头，能战者每人每〔日〕肉六两。昨日金陵来有一贼，由高资扑水进贼营中，送一文书，言有数千人在石埠桥，不三日即来救援，如三日不到，城内之贼即行窜〔走〕等语。”

〔天王命陈玉成解救六合之围诏书〕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咸丰九年四月九日胜保奏："探系……陈玉成受洪逆伪谕，以江浦、浦口猝难力争，虽有九洑洲一线粮道可通，究以官兵扼堵严密，不能来往自如，意欲绕由天长、扬州假道渡江，直捣江南大营之后，并分股攻袭江北官军营盘，以图解六合之围，便可再谋大逞。"

〔天王令陈玉成攻清淮以广粮道文书〕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咸丰九年五月二十二日奏："获伪文称逆首洪秀全复令伪英王陈四眼狗率众总欲图扑清淮，广其粮道，更肆其谋。"

〔薛焕奏报余义政在上海内应日期及洋泾浜贴有太平天国布告〕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咸丰十年六月二十九日薛焕折："暂署两江总督江苏巡抚臣薛焕跪奏……查连日饬据探报苏州、崑山窜出贼匪水陆约有万馀。臣访有广西人余义政曾在金陵大营充当勇目，自称系蓝翎守备，加都司衔，与贼勾通，由苏城来沪，意欲结联广匪滋事。当即密饬上海县知县刘郇膏将该犯拿获，讯明正法。佥谓内应已破，贼可不致骤窜沪城。今松江忽又被陷……所获奸细俱供有即窜上海之语。二十八日黎明，又查见城外洋泾滨（浜）夷房墙壁粘贴伪示，情形实属危迫万分。"

〔侯雨田上陈坤书禀报枪船情况〕

《吴煦档案选编》咸丰十一年五月《吴在田探报》称："守常熟伪官侯雨田，本月初间有信到陈坤书处，内说枪船既然投诚，多有剃头，必有情弊等话。陈坤书看毕，并不出言。不探得在角（角）直地方，守卡长毛回苏，禀知陈坤书说，近日渐加枪船数百号，多系剃头。迨后陈坤书委簸天福费贼往角直打探，旋已回苏，未知如何回话。近来陈坤书欲出队往各处盘粮，因有常熟，角直两处之信，是以不去，惟传令到各处，格外小心枪船。"

〔壬戌十二年初太平军会攻上海松江告示〕

《吴煦档案选编》正月初五日《闵行探报》称："遍浦南各镇乡村，伪示

遍贴，悉萧塘逆首系霖天豫李、南桥逆首享天安黄。又说奉忠二殿下瑞命，于正月十七日会窜上海、松江二城。”

〔吉庆元谕南汇城示〕

《李文忠公奏稿》卷一，同治元年五月初九日《招抚南汇城贼并克复川沙厅折》云：“伪忠二殿下者，系伪忠王李秀成之子，拥众数万，盘踞金山卫，图援川、南各城，闻吴建瀛投降，遣人来汇密谕煽惑。初二日傍晚，有贼万馀由金山窜下，初三日辰刻，贼目伪朝将吉庆元率众扑城，复射进伪示及手书各件，吴建瀛、刘玉林义不返顾，随同邓贤芬、刘铭传带勇出击，贼众望见旗帜即行却退，追十馀里”。

〔克复青浦嘉定告示〕

沈梓《避寇日记》记说：“〔同治元年五月〕初十日，长毛出示，言青浦、嘉定已经克复。”

〔忠王给常熟主将钱得胜文书〕

《上海新报》壬戌闰八月二十一日（新闻）：“闻得荡口公局盘获贼探一名，系由苏城伪忠王饬送文书与常熟伪主将钱得胜。内云：‘现在安庆全省失去一切戎机，大为刺（棘）手，若不赶紧整顿，有误大局。况上游残妖十分利害，昨由四川调回天京官兵，在上游一带失落不少，病者亦多，一时难以御敌，均填老馆守城。现奉天王旨意，苏城务要加意坚守，万不可稍有疏虞千嘱万嘱’等语。”

案此文中提到“昨由四川调回天京官兵”，即指石达开部队，又该报同年十月二十九日（新闻）报道：“闻得抚辕探丁报称，苏城伪忠逆因南京城逆大败，官军回（围）攻紧急，所有数次调往援贼，窜回若干，无不身带重伤，并死去大头目数名。诚恐该处百姓惊慌，故于本月间，在苏州城外搭高台一座，讲说道理，将城厢内外大小伪官及各伪乡官百姓人等传齐，口云：‘现在天京城围已解，大获胜仗。我军石翼王，已由四川拨派精锐弟兄数百万，分三路沿途攻打。现在夺住地方不少，

头敌人马，已到天京，不日当有大捷。尔等务各勤劳王事，共享升平'各等语。"由此可见当苏州及天京同时告急之际，李秀成不得不打出石达开的旗号，广作宣传，藉以镇定人心。

〔嘉定守将请忠王准其退守苏城致李容发书〕

《上海新报》壬戌九月初一日（新闻）："闻据嘉定县逃出难民供称：镇守嘉定城之贼目载天安章姓，前数日有文书去苏州与伪忠王之子二殿下，内云'奉令来守嘉定已经数月，无不尽力坚守，但现在各馆新旧兄弟自前月至今，病故不少，尚有病缠者更多。每日出师，兄弟甚觉寮诚，恐西兵大队进攻，实难御敌'各等供。并云请伪忠王之子禀商忠王，若无援兵可发，即请准其退守苏城，再为设法等语。"

〔慕王攻上海告示〕

《上海新报》壬戌十月初一日（新闻）："外国新闻纸云：闻得日前外国界内，有伪慕王所出伪示数纸，内称：现调江西逆众十五万，于三日内齐集上海，攻打县城，欲与官兵，外国人争战，与百姓无干。所有居名（民）铺户人等，概勿惊惧，惟须预备粮草，以供逆食等语。查此股逆众，即日前在四江口等处被官兵痛剿洗之贼，死伤已有万馀。"

〔江阴守将上侍王禀〕

钞本《都兴阿奏稿》，同治二年五月初九日都兴阿奏："接据提督衔狼山镇总兵官泊承陞飞禀：'于五月初四日丑刻，据署通州知州黄金韶接准知府周沐润、署常熟县王庆元、昭文县梁蒲贵函开："四月二十八日，敝邑绅董接得江阴绅士内阁中书陈邦荣，户部主事陈荣绍来信，有人自江阴城内逃出，见江阴送溧阳侍贼密书，系用帛书写，知有曾授伪职顺天侯黄姓，本在常熟，投诚后，现在江北水营，暗约侍逆，令其假扮难民，或五六人，或三四人一起，由各口陆续渡江，有二千人，可即袭取十馀城"等语。用特飞布，务祈分别转移营局，一体严加防范，是为至要'等情，转报前来。"

〔苏崑军队死守待忠王回援〕

《李文忠公奏稿》卷三，同治二年五月三十日《击败江阴无锡援贼折》说："昨准曾国藩来函，伪忠王李秀成于五月十三日由金陵回救苏州，程学启禀称忠逆于二十二日纠集大股已入苏城，遍贴伪示，声称分四路内窜。"

〔宝堰为天京粮运要道文书〕

沈梓《避寇日记》同治二年六月十五日（补遗）说："金陵缺粮饷，著苏城及嘉兴解往，无如常州一路已为官兵截住。有宝应（堰）主将文书言粮饷无用解来，路上断不能过，往为妖兵劫去。"

《清朝官员书牍》同治二年六月十九日陈鼐《上曾国藩书》说："吴江新复，苏浙之吭已断。获伪札数十道，嘉、湖之贼筹运米粮，由句容之宝堰陆运入金陵，尚有百数十里。若能断秣陵关接济之路，则更易得手。"

〔忠王在苏州布告〕

《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十八，曾国藩《复杨厚庵军门》说："今日接少荃信云忠酋在苏州城内遍贴告示，将多调援贼攻扑浦东、江阴、常崑，以解苏垣之围。"

案此信有"今日毛、蒋来禀寿州已于初四日被陷"，考此处所说寿州被陷，系指清同治二年六月初四日苗沛霖攻占寿州事，故知曾国藩此信为同治二年六月所发。

〔忠王调攻常熟太仓文书〕

《李文忠公奏稿》卷四，同治二年八月初二日《亲督各军攻克荡口片》说："臣于二十五日由崑山行抵常熟，适臣弟鹤章先期带队赴江阴援剿，臣周历城内外扎营形势尚臻稳慎。二十六、七等日巡视王庄、大河各军，总兵郭松林等出队邀击无锡、江阴交界援贼，在祝塘、周庄一带大获胜仗，踏毁

璜塘贼巢，郭松林追至江阴，并力协剿，截获伪文内称忠逆自金陵檄派苏州伪纳王郜永宽等图窜常熟、太仓等处，以冀分我兵势。”

〔命李恺顺坚守江阴文书〕

《李文忠公奏稿》卷四，同治二年八月初三日《克复江阴折》说：“臣查江阴一城，介江海之冲，拊常州、无锡之背，为南贼北窜咽喉。自上年臣军攻剿日紧，忠逆即嗾守贼伪广王李恺顺勾引通州教匪盛广大、黄帼才等纠众数千谋为内应，献里下河十三城以断臣军粮路。幸先事发觉，经通州知州黄金韶、团绅编修季念诒等按名捻斩，稍遏乱萌。而臣叠次截获金陵、苏州贼首伪文，皆嘱令李恺顺坚守待援，留备窜路。臣于克复崑、太后，即派李鹤章、刘铭传督带重兵进驻常熟杨厍，自夏徂秋，时与大股悍贼搏战互争，必欲力克此城以杜苏常北窜之路兼保里下河完善口岸。兹各军（于八月初一日夜攻克）。”

六　安徽地区战事

甲　安徽各地战事

〔太平天国给定远寿州起义军文书〕

《剿平粤匪方略》卷七十七，咸丰四年正月二十九日福济奏言：“臣于正月初十日由临淮关带领各队前进，十九日行抵店阜。查庐郡贼众固守，与安庆、舒、桐为犄角之势，十分猖獗。况定远、寿州各处土匪滋扰，动即啸聚千人，横行抢劫。臣行至定远，即拿获奸细一名，带有逆书伪示。现在粤贼鸱张，难保不意图勾结。”

〔守庐州的将领文书〕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咸丰四年三月初十日到和春、福济片述庐州情形说：“现据拿获奸细金恩扬等五名，搜出逆书，讯据供称刻下在城贼匪共有三四万人，至前破庐州，系伪翼王石达开带贼由舒城前来。正月内石达开已回安庆。现在城内有伪丞相曾锦谦，伪指挥万胜兴、杨兆幅，伪将军黄元来、

涂文才、李维新、周胜富，伪侍卫黄锦通、陈坤书、林添九等十名。伪丞相曾锦谦因连次被官兵打败，派该犯等前赴江南告急，复与逆书情词相符。”

〔太平天国给在霍邱起义的陈玉文书〕

王先谦《咸丰朝东华录》卷三十七，咸丰四年七月己未和春、福济奏：“据颍州府知府陆希湜、山东都司玉崑会禀霍邱捻首陈玉、李士林啸聚多人……探得陈玉在唐家楼，李士林在马家店。六月二十三日，陆希湜等商定先剿陈玉……二十五日……将陈玉擒获，割取首级……先后计毙匪党一千馀名，搜获伪印并粤匪书信多件。臣等查陈玉系著名巨匪，本年春间署霍邱县知县徐毓宝赴乡查拿，胆敢纠众戕官，勾结逆党，实属罪恶贯盈。”

〔桐城守将梁立泰等文书〕

袁甲三《端敏公集·奏议》卷五，咸丰四年十一月十九日《迎击援贼获胜片》：“自初六日进逼桐城城下……先经马夫赵锦探至离城十里之蒋家山拿获奸细二名，搜出该逆伪札伪禀八件，内有桐城贼知会庐贼来炭窑装运火药一件。又密信两件，一系桐城贼首梁立泰往庐乞援之信，一系庐江贼首何元寿、刘胜才拨援之信。”

〔东王谕庐州检点陈仕荣〕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咸丰五年二月二十二日和春等折：“江南提督臣和春、安徽巡抚臣福济跪奏……讯据生捡贼匪供称，伪东王杨秀清闻庐城被围，官军叠获大胜，派令伪尚书沈成才伪总制指挥等带贼三千名来庐救援等语。讯明后即行正法。查得伪文凭等件，内有谕庐城伪检点陈仕荣札一件，核对与所供无异。”

〔丙辰六年十月太平天国函约张洛行往正阳关接引〕

《剿平捻匪方略》卷二十四，咸丰七年二月十一日福济奏言：“准英桂咨开拿获捻匪黄得供称上年十月间，伊在雉河地方亲见长发送信件约张落刑往正阳关接引。”

〔叛徒易侍钦函述成天豫陈玉成的暗袭庐州计划〕

《剿平粤匪方略》卷一百九十九，咸丰八年七月十三日镶黄旗蒙古都统胜保奏言："李兆受又遣人来密禀，欲先献滁州，再图收复别县，并携有庐江伪检点易侍钦等禀函，欲俟李兆受事定随献庐江，禀内详述贼情，有粤逆伪成天豫陈玉成等率众明攻六安，暗袭庐郡等语。"

〔后军主将李秀成约张洛行等袭江北大营后路文书〕

《剿平粤匪方略》卷二百一，咸丰八年八月十四日胜保奏："查李兆受未经出降之先，已将粤逆拟扑庐州暗通消息。至伪国宗杨逆本为李兆受所制，当其出城迎降之际，已计遣该逆前赴全椒，有在城伪检点稍知风声，当即藉端杀死灭口。迨庐州失事，粤逆伪后军主将李寿城屡调令攻扑来安、江浦，李兆受以桐、庐眷属未尽来滁，心腹陈广俊等尚在金陵，城池未经出献，即伪令不能不佯为奉行，因先期知会来安县知县叙明并不滋扰，而后派人仅至水口，经官兵捡斩多名，李兆受即以官兵得胜不能前进解释粤逆之疑。乃李寿城复遣李毛薙发于草履中暗藏伪文送往凤、怀，纠合张、龚二逆暨张濬等匪率党齐至大柳地方，与粤逆会合同犯来安、盱眙、六合、江浦，以袭江北大营后路，而解金陵之困，又经李兆受遣人将李毛邀杀，搜得伪文禀送庆瑞行营呈验。又先后令其叔李衔华、兄李昭云赴臣营面禀，备述粤逆实在攻扑定远绕犯大柳以图东窜，李兆受俟眷属到齐，陈广俊等招出，即献城举事。臣嘱李衔华等转催其作速薙发以明心迹。"

〔庐江守将陈时永向忠王求援文书〕

影印《曾文正公手札》十二月二日《曾国藩致李续宜》说："此间搜获伪文，庐江贼目陈时永求援于伪忠王李秀成，情极迫切，已嘱舍弟抄呈一阅。"

案此函无年代，考其内容应为咸丰十一年十二月二日。

〔辛酉壬戌间天王的战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同治元年正月初十日漕运总督袁甲三奏："李世忠呈称前六合克复时，曾据投诚之黄朝栋禀称前接伪天王洪逆信云张落刑西窜，系伪英王四眼狗所使，并令逆首马代率士兵二千六百人会合张、苗二逆，为到处攻城之用。洪逆并允给苗沛霖银十万，洋绉洋布各二万匹等语。今克复江浦，见贴有洪逆伪示，内云张、苗两股，一由上游窜入河南，再犯湖北，一由下游，径扑清淮，扼蒋坝，以阻临淮后路等语，请查照前来。"

〔英王退守庐州时拟攻鄂省文书〕

《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十八，曾国藩《复多礼堂将军》说："庐郡附城逆垒经雄师铲削殆尽，河水亦将放干，甚以为慰。仰攻一事，易伤精锐，尚祈再四斟酌。详阅伪文，狗酋情已穷迫，其图窜鄂疆，分我兵力，亦属意中之事。"

〔英王被困庐州时拟会合张洛行等军作战文书〕

李鸿章《朋僚函稿》一，李鸿章同治元年四月初二日《上曾相》说："多公庐州捷音，想亦不远，程学启前谓狗逆必趋淮北与捻合伙，读廷寄钞示伪书果相符合，希公北行，当力扼之，断其生路，若令兔脱，不独皖、鄂之患。"

〔英王谕扶王等文书〕

《剿平粤匪方略》卷三百，同治元年四月十二日官文，曾国藩、多隆阿奏："三月初一日在东门城外搜获陈逆致伪扶王陈得才等密文三件，均系调颍州、河南等处贼众分股回救庐郡，并嘱陈得才点足精壮悍贼二万人由寿州一路来援"。

〔英王令扶王由豫入鄂文书〕

钞本《曾国藩书牍》卷一，曾国藩同治元年三月《复严渭春中丞》："多军围攻庐州，城外贼垒剿除殆尽，惟东门外尚有三座……初二日收获狗酋伪文，有令伪扶王逆党分窜信阳、南阳由豫入鄂之语。计襄阳、德安、麻城等

处，均有鄂军防守，成萧又将驻防三河尖，已足遏其内犯。惟庐贼见甚穷迫，狗酋用兵惯取远势，其图窜鄂疆，分我兵力，亦属意中之事，应如何严密备御，尚祈卓裁预筹。”

〔苗沛霖诱英王去寿州文书〕

刀口馀生《被掳纪略》记云：“苗沛霖着一乞丐执竹仗，节皆打通，下留二节，用黄缎一方上皆蝇头小楷，其谄谀英王之语至极无以复加。内求英王到寿州，他帮四旗人，一旗三十万人，攻打汴京。且云孤城独守，兵家大忌。以英王盖世英雄，何必为这股残妖所困。英王常云，如得汴京，黄河以南大江以北，实可独当一面。苗来此信，恰合心思。”

〔袁甲三截获英王给琳天燕余安定信〕

《同治朝东华续录》八，同治元年四月壬申袁甲三奏：“据道员马新贻拿获奸细，搜出伪英王陈玉成给琳天燕余安定一信，注明递至寿州字样，盖有伪印，察核信内措词，粤、苗声息仍属相通，臣以严饬各要隘认真盘查，期于有犯必获，以绝其往来之路。见在楚师已进扎庐郡东、北两门，臣又添拨马步各队与楚师联为一气，俟各路营盘扎定，即行会合进攻。又据博崇武等禀称四月初二日颍上踞逆献出妇女一千馀名，马五、六百匹，并获伪沃王张逆伪印一颗，伪龙袍数件。”

〔述杨辅清壬戌十二年夏不在宁国的文书〕

《曾文正公书札》卷十八，同治元年夏曾国藩《复沈中丞》说：“此间搜获伪文，则伪辅王杨七麻并未驻守宁国，当尚在徽、衢、严三府境内，江西边围之患，犹未已也。”

〔宁国守将文书〕

《曾忠襄公书札》卷三曾国荃《与沈中丞》说：“南陵搜获伪文，守国贼酋调衢、严之贼不可图窥江境，亟宜回援宁郡。文内称系第三次调兵回援之文云云。”

按此函为曾国荃驻军西梁山时发，即同治元年从安庆进犯天京时。

〔溧阳守将述侍王调浙江军队由徽州间道趋青阳南陵进攻敌人文书〕

《曾忠襄公书札》卷二，曾国荃《与伯兄》说："鲍军攻宁郡，贼粮已罄，冀可速克。日昨东坝解赴宁国之米才千馀石，何能供贼之久食乎？据溧阳梁贼酋信至称已奉伪侍王来文调集浙中群贼在金华府齐队，将由徽之边鄙间道而趋青阳、南陵，以犯鲍军与我之后路，伪忠王则将由大丹阳而来也。此语虽不可信，然此路亦宜申令防范为荷"。

乙　安庆的保卫战

〔前军主将陈玉成救安庆文书〕

钞本《官胡奏稿》，荆州将军都兴阿咸丰八年十月十五日奏："本月初三日，杨载福水师拿获奸细罗大能，搜出黄绫伪文，据称逆首陈玉成率大股逆众，由和州、江浦上窜，并各路分股抄绕官兵后路，以解安庆城围等语。"

〔英王与叶芸来均重视天堂地势文书〕

《胡文忠公全集》卷六十六《抚鄂书牍》，咸丰九年十一月初十日，胡林翼《致曾涤帅二则》说："天堂一军不可撤退。……异日不进桐、舒则已，若犹有志于舒、桐，则我军循山外而图人，贼匪负山中而伺我，如芒刺之在背，如鲠骨之在腹心，牵缀我师，踌趄不前，理也，亦势也。……天堂不失，则异日潜、桐、舒之军行无阻，人固不得而喻其苦心矣。去年贼不知有天堂，三河挫失，乃得此险，今昔又不同矣。查四眼狗、叶芸来伪报均注重于此。"

考咸丰九年十月十七日，胡林翼《致曾涤帅》说："潜山有地名天堂，万山丛薄，外险中夷，其四旁均有隘可守，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其地可通潜山、太湖、桐城、舒城，实四塞之地，中权扼要之险也。闻明季张献忠踞此最久。"（《胡文忠公遗集》卷六十六《抚鄂书牍》）

《胡文忠公遗集》卷六十六《抚鄂书牍》，咸丰九年十一月十三日，胡林翼《复翁祖庚中丞》："天堂为贼所必争之地，即为我军继进舒、桐所万不可弃置之区，前陈逆自江浦走告潜城叶逆伪报谆谆注意于此。"

〔救太湖文书〕

《胡文忠公遗集》卷六十七《抚鄂书牍》咸丰九年十一月二十日胡林翼《致河南巡抚英兰坡》说："叠据搜获伪报并贼探供称，以太湖围急，注意上援并勾结捻匪，窥伺商、固。"

《胡文忠公遗集》卷六十七《抚鄂书牍》咸丰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胡林翼《复彭雪琴方伯》说："狗逆有信上犯，太湖城贼闻大援将至，公然出城挑战。"

〔解太湖围战略文书〕

咸丰十年《高魁上胡林翼禀》说："忆昔贼援太、潜时，我军搜获伪文，见有远扰南岸，以解太围之议，是贼中亦有智士虑远者，似未可为咫尺计也。"

原信，中国书店送近代史研究所收购。

〔英王给安庆守将谕〕

《曾忠襄公书札》卷一，咸丰十年春曾国荃《与彭雪琴》说："顷阅湖北抚标营务处转奉翁中丞咨行贼报，有伪忠王李寿成纠合大股由六安窜英山而救怀、桐等语。查狗逆前与皖贼之信，即有分股由六合上犯之意，此自属意中事，兹钞呈，祈察阅。"

〔英王救安庆战略〕

《左文襄公家书》上，咸丰十年九月初四日左宗棠《给子孝威书》说："安庆获贼伪文，知逆首陈玉成有分两路上行之说，一扰皖北，一扰江西，我当率所部五千馀人，由安仁、乐平扼婺源以固江西门户而通祁门之气。"

〔太平天国救安庆战略文书〕

《毓科致曾国藩函》："八月二十九日接奉二十五日赐书，正在裁复，复奉二十六日所发手谕，领悉一切。宁郡不守，徽郡被围，皖南情形十分棘

手，然祁门现驻大纛，又有鲍、张两军可以回顾新安，该逆似难逞志，惟伪文内既有由徽入江，分犯鄱阳、彭、湖以援安庆等语。则饶、九防务殊觉同时吃重。”

案此函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藏，原函无年代，后半亦缺，与他件对看，知为毓科致曾国藩函，其年代当为咸丰十年。

《曾文正公书札》卷十三，咸丰十年秋《致左季高》说：“安庆寄到伪文，附呈尊览。……观此伪文二件，贼之全局已经了然共白。弟所布置，是否有当，迄迅赐详示为荷。”

《曾文正公书札》卷十三，咸丰十年秋，曾国藩《复胡宫保》说：“观安庆所获狗逆伪文，则九、十两月，皖北皖南俱有大仗开，南三省之能否支持，安危之数，即在近日可决。”

《曾文正公奏稿》卷十二，咸丰十年十月初四日《统筹缓急机宜折》说：“搜获伪文，逆首陈玉成纠合李寿成各贼由北岸庐、六一带上犯，杨雄青、李世贤各贼由南岸徽、池一带上犯，急救安庆之围，计甚凶狡。”

〔安庆守军望援文书〕

《曾文正公家书》卷七，咸丰十年九月二十三日《致沅弟》说：“接伪文二件，知安庆之贼望援孔切，只要桐城青草塌少能坚定，自有可破之理。”

〔安庆守将文书〕

《曾忠襄公书札》卷四，曾国荃《复刘霞仙》说：“昨获各逆首伪文，四眼狗至六安州，意图抄袭楚师后路，其伪格天义等一股，拟由庐江直抵怀、桐，幸咏公处处防范，必可无虞。”

《曾忠襄公书札》卷四，《与左季高》说：“安庆围守如常，迭据探报及弋获各逆酋伪文，四眼狗拟由六、霍上犯，抄袭楚师后路，其庐江一股，则直接怀、桐，计晴霁之后，必有动作，幸咏公处处扼要措置裕如，怀、桐各军亦镇静以待矣。”

〔英王向忠王求救文书〕

《曾忠襄公书札》卷五，曾国荃《与李少荃》说："四眼狗于初间又来枞阳，十一日之战，经敝仁营与驻防水陆各军击败，毙贼百馀名，现已部署周密，此路当可无虞。惟获伪文狗已求救于李秀成，情词极为迫切，而舒、庐一带之贼，与北路捻匪仍纠合来桐，计腊底春初，必将以全力来援，多方误我。"

〔调杨辅清李秀成援安庆文书〕

《曾文正公家书》卷七，咸丰十一年正月元日曾国藩《致沅浦九弟》说："北岸贼至无为州等处，盖意中事。搜获伪文亦言金陵调杨七麻、李寿成援安庆。杨本自立门户，李现在常山修城，均未必肯赴北岸。"

〔英王救安庆战略文书〕

《曾文正公书札》卷十五，曾国藩《复胡宫保》说："搜获伪文，狗酋之逃，专避鲍军之锋，待鲍军回南岸，狗与璋、黄等仍回怀宁寻战。侍前拟端节后调鲍援瑞，今且缓调，伪文抄呈。又池州伪文亦钞阅，池郡空虚之至，当商厚庵图之。"

〔太平天国解安庆围的战略文书〕

《曾文正公奏稿》卷十三，咸丰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近日军情片》说："近日军情，伪侍王李世贤一股，自三月在景德镇败退，即窜至广信一带，宗棠追至广信，李逆窜入浙江一股，攻陷金华、兰溪等府县，此次徽州败退之贼，亦系李逆之党，半逃浙江归并大股，半逃宁国踞守下游。伪忠王李秀成一股，自窜入江西瑞州后，旁扰武宁、义宁、奉新、靖安等处，近又窜入湖北之兴国、大冶、武昌、通山、崇阳，蒲圻等属，裹胁日多，蔓延日广。伪主将刘官方一股，四月之季，分支由建德扰及鄱阳，另支由樟岭袭陷黟县，窜鄱阳者经左宗棠派队击退，陷黟县者经张运兰等合力击退。此大江南岸三大股之贼情也。其大江北岸各贼，如陈时永踞德安，赖文光踞黄州暨各县踞贼，均系伪英王四眼狗之党。狗逆又新从南岸邀伪辅王杨辅清一股，及林绍璋、黄文金二股，将于近日再攻桐城。救援安庆。臣处搜获伪文数十

件，各处贼股狂窜千馀里，无非欲分官军之势，解安庆之围。现在胡林翼力疾回救鄂省。臣等往返熟商，以安庆贼粮垂尽，功亏一篑，必须力争此城，而后大局有援回之望，金陵有恢复之期。除各处战守细情专折另报外，合将近日贼势军情附片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陈坤书复不能救援安庆的文书〕

《吴煦档案选编》咸丰十一年五月《吴在田探报》称：“探得陈玉成行文到苏，要调人救安庆，陈坤书回复他云，苏省地方费了多少辛苦，现在百姓未伏（服），万不能来救。又有禀到洪逆处，亦如此说。”

〔关于守安庆战术文书〕

《胡文忠公手翰》卷下，胡林翼《致金国琛》说：“接初二日惠书及伪件，具承一切。我以地雷，贼亦以地雷，总是复城之象。贼计即泄，则利在我，而害在贼，先机防之，则已入我彀矣。看此光景，鄂城虽被蹂躏，而狗贼布势太宽，照应不及，所丢悍贼必多，从此贼焰必衰，死党亦必怨狗逆之失信矣。”

〔侍王奉诏攻江以救皖〕

《曾文正公书札》卷十五，咸丰十一年夏曾国藩《复左季高》说：“侍逆若不破衢州，必仍折回江境……否则渠奉伪诏以扰江为救皖，必深入腹地，而后可免于咎责也。”

〔述安庆慌乱文书〕

《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一日记说：“接九弟信并伪文，知安庆城贼慌乱之至，似可期其克复。”

七　湖北地区战事

〔湖北学政青麐揭得三张太平天国布告〕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咸丰四年正月二十八日青麐折：“礼部右侍郎湖

北学政青麐谨跪奏……臣屡派探报到逆营揭来伪示三张，实堪痛恨，其悖语逆词，原不可以上达宸听。然事关重大，南数省人心已被摇惑将半，若不将此情据实陈明，恐九重之上，尚以为无足重轻之事，谨将伪示三张及逆首头目人名抄录恭呈御览。”

〔甲寅四年入湖北太平军准备由河南北上〕

《剿平粤匪方略》卷九十二，咸丰四年五月初六日长臻奏：“据探报贼匪窜入应山、随州时，先令奸细至信阳州探路，一面张贴伪示，声言搭造浮桥后即取三关北上，以期摇动人心。嗣闻兵勇防守较严，陆续退回汉口。”

〔述守武昌及曾天养事文书〕

《曾文正公奏稿》卷三，咸丰四年八月三十日《查明贼目歼毙状及贼中各情片》说：“逆首盘踞武昌，以各衙署为行馆，伪文卷俱萃其中。鄂省克复后，臣等将贼中往来禀牍汇查，于逆谋颇得其详。内有伪东王黄绫诰谕一幅，查悉据守武、汉之贼系伪国宗韦以德、石凤魁，伪副丞相黄再兴等，前次犯岳之贼系伪国宗韦俊、石镇仑，伪丞相曾天养，伪丞宣张子明、林绍璋等，而惟曾天养为尤骁悍，调度皆出其手。去年破田家镇，破庐州，今年破黄州、堵城，破岳、常、澧等属，皆曾天养为一军之主。七月十八日城陵矶之战，臣塔齐布恰与曾天养迎击，该匪直呼塔齐布姓名，被亲兵黄明魁奋矛戳毙，立碎其尸，馀贼大败。曾天养系广东惠州人，善用兵者自杨秀清外，推曾天养为最，伏诛后，岳州之贼及武、汉之贼为之茹斋六日。臣国藩在螺山时业已问之居民，屡讯贼供俱与伪禀牍相符。”

〔记田家镇战役文书〕

《曾文正公奏稿》卷四，咸丰四年十月二十日《抄呈贼中伪牍片》说：“水师夺获伪燕王秦日纲座船，内有伪奏牍禀稿二册，伪文卷无数，查系秦逆于九月内经伪东王传令专守田家镇，与已革伪豫王胡以晄，伪佐天侯陈承瑢，伪国宗韦俊、石镇仑、韦以德、石凤魁，伪丞相罗大纲、黄再兴等统带贼众，并力拒守。韦以德、石凤魁、黄再兴系武汉逃出者，亦令带罪协防。黄再兴曾具禀劝回九江，秦逆以伪东王叠次谕诰田家镇为金陵咽喉，不许退

行一步。现在踞安庆者，为伪翼王石达开。踞九江湖口者，为伪丞相何潮元、罗琼树，伪指挥赖桂英等。其韦以德、石镇仑及伪指挥黄凤歧，伪丞宣吉志元，伪将军梁修仁、陈文金、陆镟福等，则于初四、初五等日伏诛。兹将伪禀奏钞呈数件，以见贼中文案之大概。该逆伪宪书，大月三十一日，小月三十日，并不置闰，不相符合，故用红纸签出。又讯据贼供，秦逆统带老贼数千，胁从数万，惟老贼被诛者见诸禀牍，馀皆隐匿不报，以讳其败，故伪禀中言就戮者，为数极少，合并附片陈明。”

〔丙辰六年五月各路救援武昌文书〕

《胡文忠公遗集》卷九《奏疏》，咸丰六年五月初一日湖北巡抚胡林翼《水师火攻汉阳江岸贼船及援军迎剿均获大胜疏》说：“臣官文所派弁兵搜获贼匪伪报文书，据称各路援贼期以前后夹击臣营及李续宾洪山之营，而大冶、武昌各官绅探报亦同前情。”

〔述救武昌军队驻地文书〕

钞本《官胡奏稿》咸丰六年六月十二日《分兵迎剿援贼并攻剿省城迭次大胜》折云：“五月二十九日获贼间谍文书，知逆贼古隆贤败后，遁匿武昌县之樊口，并以湖口来援之大拖罟舢板战舰相依为垒，贼目伪指挥郑添得，伪水八将军罗文元等复领贼七八千进踞葛店，地踞省城九十里。”

〔翼王力争上游文书〕

钞本《官胡奏稿》咸丰六年七月十七日奏《援贼大至防御情形折》记攻复江南大营后援武昌行动说：“各路士民探报均称翼贼石达开自金陵纠众上窜，伪卫天侯曾逆，伪春官丞相张逆亦自湖口并力上窜，诈称五万，已到者实不过三万人。臣搜得石逆伪文书，又调江西临江府城之贼从义宁、通城来扰上游，又称炮船已少，现于安庆、彭泽等处造船运炮以资水贼之力。盖贼之力争武、汉，其蓄谋固已狡矣。”

〔通城张将军升天文书〕

王鑫《王壮武公遗集》卷十二《书札》五，咸丰六年十一月十二日，王

鑫《复张凯章司马》说："弟昨日黎明分道疾驰进捣白霓桥，金逆亦分途抗拒，左右两路先遇贼横冲截杀，追逐三十里及通山、二都、白杨地方，共杀贼约四五百名……又夺伪印照伪文册多件，内有请救文稿，云十月通城失守，张将军升天云云，附陈以博一笑。"

〔谋攻湖北文书〕

官文严树森奏："多隆阿前在庐郡，搜获伪文，本有纠合党羽，并力于楚，希图报复前仇之说。"

案此片藏中国历史档案馆，无上奏日期，片末硃批为：同治元年六月十二日。

八　江西地区战事

〔记入江西将领文书〕

《曾文正公奏稿》卷七，咸丰六年二月二十一日《会筹各路堵剿情形折》说："查各路探报并搜获贼中文书，据称金陵逆匪由湖北通城入江境者，以伪翼王石达开为首，伪检点赖裕新攻陷瑞州，伪翼贵丈夏姓伪豫王胡以晄攻陷袁州，伪春官丞相张遂谋，夏官副丞相曾姓先攻临江后攻吉安。粤东另股土匪由湖南茶陵等处入江境者，以周培春人数为最多。又有贼目葛耀明、陈守、邓象、庐纬等均于瑞州投入石逆大股之中，贼目关志江、陈植槐等均于临江投入石逆大股之中，贼目王义潮、刘梦熊分屯吉安、泰和，亦已与石逆合并为一。……至周汝筠一军设法疏通一节，查搜获伪文书内称粤东贼目王义潮统贼万馀，阻御泰和，使周汝筠之师不得不进援吉安。臣文俊前因其救援不力，曾经奏参摘去翎顶，另调游击遮克敦布统率各军四千由乐平、永丰一带取道援吉。距遮克敦布起程数日，即得吉安失陷之信。"

〔记翼王入江西时响应队伍的文书〕

《剿平粤匪方略》卷一百四十八，咸丰六年三月初八日曾国藩、文俊奏：

“石逆现回临江……屡次搜获伪文据称粤东贼目王义潮统贼万馀，阻御泰和。”

〔记乙卯丙辰江西军事主持者的文书〕

《曾文正公奏稿》卷八，咸丰六年八月初七日《专催崑寿赴江南并及江省军情片》说：“臣等查阅俘获伪文参核各处探报，贼首之在江西主持军务者：自去年十一月至本年二月底，以伪翼王石达开为主；三、四、五月，以伪翼贵丈黄玉崑为主；六、七月后，以伪北王韦昌辉为主。如九江之林启容、瑞州之赖裕新、湖口之黄文金，皆著名剧贼。抚州之三检点，建昌之张三和，袁州之李能通，虽不甚著名，亦复谲谋百出，坚悍异常。统计江西境内广西满发老贼与广东、湖南新附之贼，约在四万以外，本省甘心从逆之匪，约在三万以外，而皖、鄂两省上下往来之贼，不在此数。”

〔记袁州战事的文书〕

《同治宜春县志》卷五《武备志 · 武事 · 武事续记》记咸丰六年十月事云：“十月初四日，吉安伪检点胡与伪指挥郭复率援贼万馀蜂拥前进，仍屯踞彬江。今江西巡抚刘公坤一密令下浦局监生易殿飏等侦探获贼信，始知贼于次日分三路上袁，一由牛栏峡，一由蒜坑，一由狮溪，官军亦分三路抵御，皆获胜仗，贼大溃，退窜彬江下五里地名合山，筑土城为负嵎计。”

〔瑞州临江吉安将领致袁州守将文书〕

《骆文忠公奏议》卷八，咸丰六年十一月十三日湖南巡抚骆秉章《援江官军克复袁州分宜郡县两城折》说：“〔九月〕三十日哨勇获贼谍，搜出瑞州临江、吉安各贼目伪文称于初三日各路纠集万馀人于分宜取齐，初四日大举来援，嘱袁城贼目伪春分副侍卫李、伪殿右四十二检点黄等死守以待。初三日探报贼众大至，定于初四日分路前来。”

〔述翼王谕令诸将守江西文书〕

《曾文正公奏稿》卷九，咸丰六年十一月十七日《江西近日军情据实复奏折》说：“八月以后，江西军事即系九江贼首林启容主之，臣等正思趁此机会克复数城，仰慰宵旰忧勤之意，不意九月中抚州以分军致挫，十月间建昌

以疲乏致溃，而拿获贼中伪文均称石达开谕令诸贼谨守江西，凡江西境内之贼既未调赴下游，而下游之贼反由景德镇以赴援抚、建。盖安庆为石逆旧踞之巢穴，江西为石逆新陷之土地，谕旨所谓石逆纠合党与，自图占踞，已可概见。”

〔江西临江张发纪请救文书〕

王鑫《咸丰丁巳日记》记说：“〔咸丰七年四月〕十四日……夜接刘养翁信，知拿获奸细三名，车一辆，搜出请救伪文，内云：‘前者抚、建来援，连战不下，委而去之，并带去守城兵士不少，见今瑞郡危极、吉郡被困、临郡屡为求援，抚、建不应。今请以一队由德安、建昌直抵安义，再分一队攻克奉新，以解瑞围。其安义一队，则扎瑞、临交界之地，或拨船数百，由星子、龙潭、新建以攻南昌，再飞文国宗韦等进取进贤、丰城，攻打南昌，诸路兵至，则省城自顾不暇，必调瑞、临各路回救，于是瑞、临之围顿解，而袁郡一路已空，可以乘虚而复矣，又何患吉围不解哉。且四路以攻省为名，省纵不得，而丰、进、奉、安以及吉、临、瑞各县数十处可操之掌中’云云。此伪殿四十二检点张发纪、左五十五伪检点程瀛、右九十七伪指挥易自能三逆目所上伪顶天报国真忠侯林、胡、黄三贼首之伪文也。纸上谈兵，觉娓娓可听，且临郡困极，偏欲矫情镇物，亦可笑也。”

〔临城向九江林启容呼救文书〕

《王壮武公遗集》卷六《禀牍》六，咸丰七年五月十三日王鑫《会围临城叠次攻剿情形禀》说：“前月……初六日卯刻，职道拔营进至距城十里之八角亭……十四日辰刻各军如约大举环攻。……是役也，各营兵勇不可谓不力，职道亲见城上守贼意气闲闲，绝无惊惧，盖守具备而守志坚也。十五日安肃刘道获临城奸细，系向九江林逆目呼援，伪文之意，欲水陆大股分三路攻省，以解吉、临、瑞之围，窃计该逆已分大股陷福建两郡四县，暂必不能犯南昌，因省城颇虚，故贼计及此。”

〔祷天侯胡寿阶告示〕

《王壮武公遗集》卷七《禀牍》七，咸丰七年闰五月十一日王鑫《续报沙溪藤田大捷并请暂留督办团练规复乐安禀》说：“初七日……定次日拔营

进剿，五鼓将行，忽报距藤田五十里之沙溪倏到宁都州窜贼数万，该处为我军后路，且距吉郡仅百五十里，不得不先剿之。初八日叠发探足，侦知伪大臣祷天侯元勋加十二等世袭胡寿阶率党二三万人，张贴伪示，声言先援吉郡，次援临、瑞，词甚狂悖。……初十日……未正，我勇食饮俱足，料逆贼远来饥疲极，乃招动号旂……遽令发号擂鼓，同声呐喊……飞驰齐进……断逆股合围歼之。……计毙贼近五千名……吉字营勇阵斩伪祷天侯胡寿阶，剥其所戴花冠并搜得伪龙袍绣花风帽二件，其大轿伪仪仗之属即于阵前毁之。……查胡逆广西人，稽其所辖伪官册，悉属粤、湘、鄂、皖、金陵各处老贼，最称凶悍。二月间由宿松率党万馀前来至抚、建、广、昌、宁都一带，会集伪总制陈逆并伪将军谭逆及葛、邵、卢、何诸伪指挥，逆股号称八九万人，注意援吉、临。瑞郡伪总制陈逆广东人，所辖夥贼多其同乡，裹胁抚、建之民，效其装束，冒称东匪。初九之战，东匪在前，胡逆忿其挫败，本日督悍贼自另前驱，必欲冲过藤田，由永丰、吉水绕趋吉安，此讯问生贼并稽其文册伪示得悉梗概如此。”

〔临江守军求援文书〕

《左文襄公·书牍》卷四，左宗棠咸丰七年丁巳《与胡润之》说：“刘养素军中搜获临江贼伪文，以瑞、临、吉危急，求救于九江林贼目，欲其攻章门以解三军之围。又其上石逆伪文似以杨、韦内乱之后，石逆不能远出为恨。玩其词意，亦足见贼中好手亦无多耳。”

〔翼王石达开国宗韦志俊来援临江文书及临江守军上翼王禀〕

骆秉章《骆文忠公奏稿》卷七，咸丰七年十二月二十日《援江官军克复临江府城折》说：“〔十月〕二十五、六等日，逻获贼谍，搜出逆首石达开及伪国宗韦逆伪文，均称有众数十万，即日分道援临，而城贼以黄绫细字求援于石逆者亦为官军所得，具言城中饥困危迫情形及计杀程瀛之事甚悉。”

〔翼王部下花旗书“同心过江”〕

《曾忠襄公书札》卷五，曾国荃《复蔡少彭》说：“接冬月十六日申刻惠书诵悉一切，贼由桂阳窜近崇义，则吉、南、赣之边围处处可虞……闻此贼

慓悍异常，在楚境时一日夜可行二百里，其旗帜尽书：‘同心过江’四字，是其诡谋逆志，早注西江，特假道于楚耳。”

〔天京命汪海洋攻湖口文书〕

《石钟山志》卷十《武功》说：〔同治元年〕五月，金陵贼党密藏蜡书，至逆酋汪海洋，图再踞湖口要害，语甚切至。经上锺营弁盘获，将贼正法，焚其书。”

九　浙江地区战事

〔棍天福罗布告攻克杭州即日进攻湖州告示〕

沈梓《避寇日记》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初十日记说：“盛泽长毛伪棍天福罗有告示在新塍，言伪兵于本月二十日攻破杭州城，即日进攻湖州，浙江全省悉入版舆之说。”

〔桐乡符天安锺告示〕

沈梓《避寇日记》同治元年正月初五日记说：“桐乡锺长毛有告示以硬牌敲锣迎四栅云：‘符天安大人有令，众位弟兄齐听，明日凡我兵勇均各调赴杭城，除留桐乡办事以外，不得暂停。’”

〔攻克杭州告示〕

佚名《庚申避难日记》同治元年正月十一、十二日记说：“晴。长毛有告示，云攻取杭城，现在百万兵众，俱回苏福省，又要备办器具，发兵打账（仗）等语。”

〔栈天义罗上侍王稟〕

《左文襄公奏稿》卷二，同治元年六月十六日左宗棠《台州宁波郡县克复温郡渐就肃清折》说：“臣获栈天义罗贼致李士贤伪文言台事甚详，其畏仙居士民尤甚，论台、黄士绅以在籍江苏补用道苏镜蓉为最，仙居出力士绅以副贡生吴琮为最。”

〔龙游汤溪守将求救文书〕

《左文襄公奏稿》卷三，同治元年九月初九日左宗棠《攻剿龙游汤溪兰溪逆贼连胜克复寿昌县城及各要隘折》说："搜获贼中告急伪文，龙游、汤溪之贼皆势穷力屈，求救于金华守贼，并求侍逆迅速回援。"

〔记侍王部在浙江与左宗棠军作战文书〕

《曾文正公家书》卷八，同治元年九月十六日曾国藩《致沅弟》记："侍逆之党为左帅所攻，穷蹙之至。兹将左帅来信并伪文钞阅。"

〔记龙游汤溪情况的文书〕

《左文襄公奏稿》卷三，同治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附陈贼情并监放炸炮片》记："宁波中外各军会克上虞后，新昌、嵊县之贼均窜诸暨，其东阳、义乌之贼均纷纷西窜。据金华绅团探报，群贼麇聚金华，屯扎数十里，不知其数，意在援救汤溪、龙游，然徘徊不敢遽进。龙、汤两城之贼扬言逆首李世贤已至徽州绐诸贼固守，实则接济已断，外援不来，诸贼亦自相猜贰，屡据贼中逃出贼目及搜获伪文所言窘蹙情形相同。其偶尔冲出零星小股，均经各营随时击退，每次擒斩数十百名，然城垒极坚，攻扑多损精锐，一时未能遽下。"

〔记绍兴失守日子的文书〕

沈梓《避寇日记》同治二年二月初三日记说："夏月帆在嘉兴亦见长〔毛〕文书云：'初二日失陷绍兴'云云。"

十　陕西河南地区战事

〔扶王等传檄进攻西安〕

《剿平粤匪方略》卷三百三，同治元年四月二十九日托明阿、瑛棨、孔广顺、张芾奏言："查粤逆遍贴伪示，声言欲扑省城。"

〔扶王信误投〕

尹嘉宾《征剿纪略》卷四，同治三年记事云："忽有汉中府之伪歧王、伪辅（扶）王、伪梁王差人送信于伪增王，约先期取豫省之宛郡为巢，然后进图北攻汴梁，并约于马山口一带会齐，面商机宜。差人将信误投余营，因此始知该逆急于西来之故也。余急禀忠亲王，并通知各营严加防备，即刻拔队，星夜驰至马山口，以绝其约会之路，并攻其不备。天方明，余即到，伪辅（扶）王已到，伪增王尚在余后，故不知余队在前。遂调劈山炮、小白龙迎头奋击，并用火弹喷筒环轰。适善庆亦带马队来，合力奋击，贼乃大败，皆跋山越岭向西北奔逃。及伪增王来到，见满山皆人，疑为官军，不敢交战。我忠亲王率大军至，遥望贼众而叹曰：岂天下之民尽从贼来乎？此一役也，若非有该逆误投之信，我军犹谓贼屡败逃窜，不足介意。使该逆得以会合，则数百万之众，势必唾手而得宛南矣。我军数万人，无所用其力，虽用兵如孙武，亦难猝胜矣。若稍迟时刻，各伪王皆得聚会，重重复岭，马步势殊，众寡悬绝，勇力莫展，智巧难失，河南大局不可问矣。"

〔启王守阶州时向岷州回民求援函〕

刘蓉《刘中丞奏议》卷十，同治四年五月二十三日《官军攻克阶州元凶授首疏》说："该逆势穷，阴派老贼吕大汉、周得兴携带黄绫密函偷赴岷州回巢求援，当经捡获枭斩。"

十一　福建地区战事

〔联络福建天地会文书〕

《王靖毅公年谱》卷下，咸丰四年三月闽浙总督王毅德《闽省军务大概情形疏》说："闽省逆匪滋事，延及通省，其全力所注目在漳、厦、延平，而沿边汀、邵、建宁等匪徒或倡乱竖旗，或勾通外匪，随时扑灭之案，指不胜屈……至厦门馀逆黄位，游驶海中往来觊觎，经水师……生擒逆首黄进等四十馀名，起获大小炮位旗帜八卦印布书信等件，讯知该逆招纳亡命，意图

复扰，并有约期赴上海攻犯乍浦之说，是其处心积虑，罪大极恶，所称潜通粤逆，勾煽谋逆事非无因，不特厦门，新定防卫宜严，即浙、江两省亦宜密为预备。”

《王靖毅公年谱》卷下，咸丰四年闰七月获粤逆奸细徐向荣正法。“徐向荣受粤逆伪东王杨秀清伪职，来闽勾结会匪入犯，甫入境，即被搜获违背信物。”

〔侍王与清将文书〕

《左文襄公书牍》卷七，同治四年左宗棠《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说：“洋人通贼一节，已据各处禀报咨呈钧览。……已函商徐树人中丞速委曾道宪德前赴厦门与尔领事、休税司等筹商，啖以重赏，如能骗得李世贤送出即重赏亦所不吝，并当奏请奖叙，冀李逆闻知亦必心存疑虑，藉此可离其交。又李逆正月初二日忽逼乡民持伪文送高、黄两提督，语气微露投诚之意。宗棠已下一谕，单晓以生死福祸，并言伊母与妻见在溧阳，冀因此羁其不遽窜。”

〔侍王命汪海洋攻龙岩漳平谕〕

《左文襄公奏稿》卷十三，同治四年五月初一日《攻克漳州府城南靖县城折》说：“侍逆于城破之先旬日致书汪逆，犹思合力突窜龙岩、漳平以觅生路，怪汪逆不急援之，不知汪逆则已为西路官军击败，先向大埔一路窜遁矣。”

〔陈子曜上太平天国江陈两将领文书〕

《左文襄公奏稿》卷十五，同治四年九月十八日《讯明县丞通贼当即正法片》说：“据前代理漳州府知府石码通判马珍禀称：上年贼踞漳州时，该通判在石码厅任内查获与贼通信之已革署佛昙桥县丞陈子曜并带信之张荳餐禀候解讯前来，臣亲提研讯，据陈子曜供革员系湖北蕲州人，道光二十五年由东河捐纳县丞分发福建，二十六年到省另案被参革职，流寓漳州。上年贼陷漳州，父子被掳在贼中书写册籍五十馀日，至十一月初六日贼带出城，雇船户张荳餐送赴石码讨取回信。初七日抵石码，当即亲书信函交船户张荳餐

带回送与江、陈二贼目是实。又据张荳餐供漳州南厢溪州人，平日在南河造船为业，十一月初六日，陈子曜在河岸唤渡，许给番银四元，初七日送到石码，只给洋银二元，陈子曜写信一封央张荳餐带回送与江、陈二贼目，再取送信脚费洋银二元，并嘱转告江、陈二贼目石码业已搬空，并无官兵，张荳餐不肯带回其信，旋经丁役查出呈缴石码厅阅看，说信中有通贼话头，致被一并获解。臣详询马珍，据云上年十一月初三日林文察战殁，其时人心震骇殊甚，该革员于初六日由贼中走出，初七日到石码，见面即大言贼势张甚，石码必不可守，并诵其献贼联语，皆用漳属县名撰成者，已为惊异，比取阅其致江、陈两贼目亲笔信函，有约于河边一会之语，而十一月初七日仍书十月二十四日，盖用贼中月日也，信尾称江、陈两大人台览云云。”

十二　战略战术

〔龙凤艇上太平天国用兵策〕

佚名《粤逆纪略》记说：“龙凤艇，望江人也，为贼画策，上书数千言，大约劝其勿浪战，婴城固守，以老我师，分股出掠，以牵我势，用安徽为门户，以窥江西。书上，授伪承宣职。”

〔天京望楼指挥布告〕

涤浮道人《金陵杂记》记说：“贼于城中设望楼甚多，通城大街小巷无处不有，可以大街设数望楼，亦有数巷共一楼者，有系伪北王所调各军伪圣兵看守，亦有系附近贼馆派人看守，如官吏民吏之分别也。其楼高五丈，计三层，每层设一梯，缘梯而上，在楼上可以瞭望远处。楼上设大鼓一面，每楼派五人看守，轮班击鼓以报更次。周围城头亦有更楼，由城而外以至贼营亦有望楼，每交天晚，一楼起鼓，众楼皆应，顷刻间通城喧阗，彻夜达旦，迄无稍息。又贼匪初起望楼时，各楼遍贴伪示云：如遇东方兵来，则于楼上麾青旂，南方兵来麾红旂，西方兵来麾白旂，北方兵来麾乌旂，即黑旂；如须城内之兵出城帮同拒敌则麾黄旂。如城外大兵攻急则于旂尾加拖乌布数尺，又于楼上吹螺击鼓，由城外传至城头，由城头串至城内各街巷，以至伪

北王红更楼处。伪北王处如须调北门外之兵添赴东门帮同拒敌，则于红更楼上麾黑旂，如调南门之兵赴东门，则麾红旂，其馀类推。总之贼之伪制不外左右前后中、一二三四五、青黄赤白皂、东西南北中，此皆系初入城人多时故有如是伪令。迨后逃散者多，内中人少，又有伪令，定为九通鼓之说云。一闻城外吹角，伪北王处即起鼓，定为一通鼓，各馆伪将使听使均须起身预备拒敌；二通鼓即须齐至伪北王处听候伪令；三通鼓听伪令分出各门拒敌。又因各馆往往不到，或人数不多，逆等又定为各馆均立一小牌，所有馆中人名，均须开列，一闻角响，即带牌齐至韦逆处，到彼听候按牌查人，短少者即时记名，重斩轻责。如分遣赴某门外，即在牌上随时写出某门字样，贼目等接牌后，照牌前往。至于四通鼓，各馆牌尾（老年逾六十者并孩童十六岁以内者）并各馆书使，均须起身预备拒敌（此一层则外边已攻急矣）；五、六通鼓亦如将使听使云云；其七通鼓，各馆姊妹（即贼妇并掳禁各处妇女）均须起身预备拒敌；八、九通鼓同上云云。”

十三　攻城告示

〔克复南京前两天射入城内的告示〕

胡恩燮《患难一家言》云：“〔二月〕八日，贼放火箭入城，落花盉冈，内藏伪示，俚诞多不可解，惟于十日破城，嘱居民闭门藏避数语显然。”

〔克复常州前一天射入城内的告示〕

龚淦《耕馀琐闻》记太平天国庚申十年四月克复常州事云：“初五日，逆贼大股并力攻城……贼于四城射入伪示，有招安百姓伪语。百姓誓死坚守。”

十四　出榜招军

〔出榜招军〕

《昌化县志》卷十五《事类・兵氛》方以锐《唐昌遭劫纪事诗》在“犹

有乡间无赖子，甘投逆匪兴偏豪”句下注云：“逆设伪榜招军，乡间无赖子自投不少。”

十五　谕敌人檄

〔忠王招安苏州各乡告示〕

陶煦《贞丰里庚申见闻录》咸丰十年六月记事云：“时车坊、同里、六直均有伪忠王招安告示，末云：‘倘敢如周庄之抗拒天兵，到日剿洗无赦。’又募人有得周庄费某头者赏千金。”

〔忠殿左同检熊万全招安赞玉成书〕

陶煦《贞丰里庚申见闻录》咸丰十年八月记事云：“初八日，有伪忠殿左同检今江苏候补府熊观察建勋，遣巢湖董姓致书玉成，始述仰慕之忱，拟欲旦暮过从，继言业已禀明忠王，各不打战，望为依旧团练云云。玉成乃会集镇董商议，俱言三面皆贼，周庄孤立无援，势必不支，不如姑允之，以俟大军。玉成云：‘然则吾以一身应贼，诸军依旧团练可也。’乃复书于熊与之约，周庄一镇及附近乡村在十里内者，不得设官、设卡、所有征收传唤等事，当设局承办，往来供应亦由局内派人，城中一切不问，方可从命。熊持其书告知忠逆，遂率数舟径至镇，与玉成会，言一切如约，即与招安告示，信宿而去。”

〔常熟谕顽梗分子告示〕

佚名《庚申避难日记》记说：“庚申十年十二月初三，微晴。昨日有长毛三十馀人到恬庄，七八人在庙桥做馆收粮，发告示各处……有告示称：‘投诚向化者现今只有五六，其馀顽梗再四，限期尚未向化，今再限□日，不来定要起师剿伐，等情。”

〔常熟黄家桥张贴的讨伐清朝檄〕

佚名《庚申避难日记》记说：“〔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十四，长毛有榜文

一纸，都是毁骂清朝，其中文字加减可笑，咸丰二字，俱加犭旁，愧字换作忸字。”

〔谕宿仙檄〕

陈懋森《台州咸同寇难纪略》记说：“〔同治元年正月〕二十四日，贼袭宿仙……命黄瑰草檄送以讨之，檄文有云：‘我天王定鼎金陵，扫除妖氛，所向无前，势如破竹，矧区区宿仙，其敢抗衡天兵乎！”

〔天王劝李昭寿献城亲笔诏及林绍章等联名信〕

同治元年二月钦差大臣漕运总督袁甲三奏：“据李世忠呈称前月二十六日九洑洲贼股窜至江浦、浦口城外，和州贼众亦分股出巢围扑桥林乌江营盘。……又据李世忠密禀，伪天王洪逆有亲笔伪诏并伪章王林姓等联名伪文，劝令献城投贼。该提督受恩深重，断不为其所摇，请代奏明等情，并据呈到黄绫伪诏伪文二件，又贼目刘姓伪书一件。臣查阅语句，悖逆已极，未便进呈，而该提督矢志忠贞，洵属可嘉。”

案此折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录副奏折，但未录上奏日期，折末录有硃批日期为“同治元年二月十九日”。

〔坊天豫曹劝赵景贤投降书〕

《曾文正公奏稿》卷十五，同治元年二月二十二日曾国藩《条陈近日军情折》说：“据钞呈坊天豫曹逆劝赵景贤伪函，知该郡实尚无恙，孤悬贼中，无路赴援，徒深忧愤。”

〔石达开以通商购粮为由再函王应元〕

都履和整理许亮儒原著《擒石野史》记石达开被困大渡河粮绝军饥，不得不听从曹卧虎再次修函恳求王应元通商购粮的计策说：“达开勉从其计，立嘱卧虎援笔走书，其略曰‘真天命太平天国圣神〔电〕通军主将翼王石，致书松林王千户贤台雅览，昨接足下回书备悉松林小道，原非大军

可行，予已不图由其道，足下也可不让，予军亦不必图，但望足下令饬四民通商，俾得军民两便，庶军需易得购买，我军免进攻小河，则不独松林兵勇安宁，而松林百姓通商受益，必沾足下之惠也，所有公民交易，我军并无欺骗，如足下不足信，予委员在足下之处，按质示信可也，特此寄书，统冀复音。’”

第六部分

经　济

太平天国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民革命的土地纲领——《天朝田亩制度》。这一个土地纲领，表现了农民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即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平均主义思想。这种思想在太平天国革命的当时历史条件下，一方面有巨大的革命性，另一方面在实质上带有反动性。在太平天国领导者的主观意图是要实行这一个土地纲领的，幻想每个农民都在分散的小农经济基础上永远保持一个平均的财产。但是，当碰到客观条件不允许他们实施的时候，他们就灵活地采取了适应当时情况的政策。兹把见于记载的有关经济的文告，分为土地制度与田赋、船运、商业、金融、关税五项辑录于后。

一　土地制度与田赋

〔太平天国癸好三年正月于九江布告薄赋税均贫富〕

吉尔杭阿禀江苏巡抚说："盖江苏百姓困于钱漕久矣，杨逆上年下九江时，到处遍张伪示，首以'薄赋税，均贫富'二语煽惑愚民，是以赍粮资贼者，沿江皆是。兹闻又以此术行之安徽矣。"

案此禀录自《吴煦档案》，原件未署年份，仅署"三月二十一日"，案信中有"今杨逆至江南才一年耳"，又说围攻上海"六月而竟不下者"，可知为咸丰四年三月二十一日。

〔天京初建时企图实施天朝田亩制度的待百姓条例〕

上元锋镝馀生《金陵述略》说："逆匪所刻妖书逆示颇多……内有待百姓条例，诡称不要钱漕，但百姓之田皆系天王（父）之田，每年所得米粒全行归于天王（父）收去。每月大口给米一担，小口减半，以作养生之资。……店铺买卖本利皆系天王（父）之本利，不许百姓使用，总归天王（父），如此魂得升天，不如此即是邪心，即为妖魔，不得升天，其罪极大云云。间有长发传人齐集，设坛讲道，令人静听，亦即仿佛此等语言。"

〔适应当前情况暂时施行的照旧交粮纳税政策〕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十《贼粮 · 科派》说："设立乡官之后，则又出示曰：'天下农民米穀，商贾货本，皆天父所有，全应解归圣库。大口岁给一石，小口五斗，以为口食。'……此令已无人理，究不能行。遂下科派之令，稽查所设乡官一军之地，共有田亩若干，以种一石终岁责交钱一千文，米三石六斗核算，注于册籍，存伪州县监军处备查。无上下忙卯限者章程。"

公元 1854 年 7 月 4 日《毕列民通讯》记所见太平天国的文告说："在各城的城垣上，张贴无数的文告。……其中所涉的问题，包括食料、衣服、药品之分配，缴纳税饷，保存产业……等项"（载 1854 年 7 月 22 日《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第二〇八号，简又文译载《大风半月刊》第九十二期）。

安徽铜陵曹蓝田《璞山存稿》卷七，咸丰四年七月十六日《与邓太守书》说："敝邑地滨大江，贼于去秋颁伪檄索户册……今春一二奸民迎伪官及贼党百馀来踞县城，禁制繁多……顷复于八月初一日征收钱米。"

《武阳志馀》卷五《兵事》记太平天国庚申十年四月克复江苏常州后事说："伪谒天义踞城中，建总制、监军等伪官，出伪示……招书吏造册征钱漕。"

佚名《庚申避难日记》咸丰十年十一月记事说："初六，有长毛告示，要收钱粮。谕各业户、各粮户，不论庙田、公田、学田等，俱要造册，收租完粮。倘有移家在外，远出他方，即行回家收租完粮，如不回来，其田着乡官收租完粮充公，佃户亦不准隐匿分毫等语。"同月记事又说："十一、十二、

十三，各处乡官运米回来，据云初十开仓，共有米五百石，每斛约有七斗零。刻下大概造册要收租完粮，限期一月完毕，册子起限征收，另有示谕。”咸丰十一年九月二十六日记述武军政司洪告示十款，其中有关土地制度两款说：“一、农佃抗租，田亩充公；一、业户领凭收租，欠缴钱粮解营押追。”十月日记说：“十五、十六晴，长毛同司马百长下乡写田亩册，限期收租，要业户领凭收租。现今业户俱不领凭。长毛告示，不领凭收租者，其田充公。”同治元年八月廿三日记说：“各师帅出示晓谕，先完早豆粮，每亩三斗。”闰八月初三日记说：“常熟慎天义有告示，奉慕王、听王之命，征收下忙银。”同月初六日记说：“长毛有令收下忙银，每亩𠀋，五日一限，每限长价𠀋文，一月交清。”同月廿二日记说：“长毛有札，要师、旅帅办布匹若干，米若干，其钱即于下忙银扣算。”九月初四日记说：“受天天军主将钱有告示，要征收漕米，限十月中。”十一月初二日记说：“长毛有札，要办穀种、红粉、白银、珍珠等物，穀种在粮上扣算，馀物要在田亩上加粮若干算。”

徐日襄《庚申江阴东南常熟西北乡日记》说：“伪忠王遣慷天燕钱来守常熟，伪示遍贴，派设乡官，逼写花户册，伪置军、旅、师帅并卒长、司马一切伪号。……十一月初，常郡贼来守江阴，派各镇供应，伪示遍张，命乡官各保完粮。”

文村小春翔日《致赵宗建》述常熟征收钱粮告示说：“城中贼目，非复黄、李，近又换钱得胜来，并无大股到乡，惟勾结奸民催贡索银，发伪示要征收钱粮。”

龚又村《自怡日记》卷二十，咸丰十一年八月初八日记说：“闻伪示业户呈田数给凭，方准收租，每亩田凭费六千。又欲呈田契钤印，图取税银。曹和卿劝止。现设公局于西庄存仁堂，议各乡租米归粮局代收。”十月初五日记说：“见武军政洪示十款，如佃农匿田抗租，兄弟藉公索诈等项，本人处斩，田亩充公。”

知非子《吴江庚辛纪事》咸丰十年十二月初七日记说：“闻上三县及本县芦墟、盛泽、莘塔等处业户，各自收租，每亩约四五斗。同里业户公议，令各卒长发追租单，由局取租，旋得锺监军文书，必先报明田数、圩名，花户存案，然后施行，各业因有或报或不报者，因循观望，事不果行。”

沈梓《避寇日记》述太平天国在浙江嘉兴郡七县征收田赋办法告示说：

“冯字桥章义群者，初以县役受伪官，为贼耳目爪牙久矣，贼甚信任之。壬戌之秋，贼授以听殿编修，嘉兴郡七县总制之职，出告示于各邑乡镇，为剔田赋之弊，言田赋国之大计，民心刁诈，藏匿规避，不可胜计。往岁所编田亩十不过一二，岂为民急公奉上之道。今当与民更始，厘正旧章，着师、旅帅按户稽查，倘有一户隐匿者，则十户同坐等语。先是贼初至禾，惟以劫掠为事，凡衙署仓库粮赋图籍焚毁净尽，贼初惟令民间进贡，未几有店捐及关费、门牌、船凭之令，辛酉夏有征银之令，其秋又分上下芒之期，始令民间编田还粮之举。其中多少不均，民犹怨咨，然截长补短，在各局乡官犹可办事，至是用章为总制，贼始知秀邑向有七十万田额，必欲取盈，而各乡官乃掣肘矣。且秀邑本有二十馀万空额，益以荡滩及地又去二十万之数，实计田额不过三十万之多，加以遭乱之后，人少田荒，又去其三之一，而可征之田能有几何矣。贼又据《大清缙绅录》粮额为准，征秀水粮米六万石，盛川沈子山派新塍镇二万四千石，局中人无可为计，于是立章程，取四乡之刁黠者授以师帅，而取乡间之殷实者逼令受旅帅之职，逐圩逐户编田造册，于是乡间之无可隐匿，而乡人之温饱亦无从躲闪矣。陡门塘南属秀邑地者不过□□庄，而伪乡官夏阿桂包收漕米六千石，于是将各田户收系者不可胜计，茂才张秋史闻亦在所系中。九月二十一日点师、旅帅，十月下旬编田，初五日开仓，塘北出卡费者免出，后又会变。”

〔天王诏六合县征饷〕

《六合县志》卷八贺廷寿《兵事纪略》记咸丰十一年事说：“冬十二月，逆首洪秀全下伪檄勒征六合饷银二十万两，伪守将黄国栋无以应，惧诛，潜诣皖军李世忠降，邑城遂复。”

〔业户不得挂名收租〕

顾汝钰《海虞贼乱志》咸丰十年十月二十日记事：“出伪示，着旅帅、卒长按田造花名册，以实种作准，业户不得挂名收租。”

〔禁止业户收租〕

顾某《蠡湖异响》序汪堃所撰小序记收租事说：“壬戌冬月，从逆伪官

徐少蘧遍贴伪示云：‘九门御林开朝勋臣管理民务抚天侯徐，为收租助饷事’，钤用‘抚天侯’伪印。各乡分立田捐局，派出伪员朱耘岩、伪董钱云年等，给发谕单，称‘奉爵宪抚天侯徐札开’。其伪示、伪单，绅民家多有存留，以作从逆证据者。余家长邑，额租四千馀石，悉被徐逆收去。据催甲唐锦山交出黄纸伪印谕单、伪委员收照各件，大书伪号，指名征收汪业租米。”在诗句“‘握算持筹，又用青苗之法’下加注说：‘徐遍贴伪示，称奉忠贼瑞旨，收取长洲阖县租米。发出黄纸伪印抚天侯谕单，禁止业户收租’”。

〔常熟业户领凭收租告示〕

钞本《庚申避难日记》咸丰十一年十月日记说：“十五、十六晴。长毛同司马、百长下乡写田亩册，限期收租，要业户领凭收租，现今各业户俱不领凭，长毛告示不领凭收租者，其田充公。”

佚名《庚申避难日记》咸丰十一年十一月日记说：“初六有长毛告示，要收钱粮，谕各业户各粮户，不论庙田、公田、学田等俱要造册收租完粮，倘有移家在外，远出他方，即行回家收租完粮，如不回来，其田着乡官收租完粮充公，佃户亦不准隐匿分毫等语。”

〔绍兴田亩政策〕

王彝寿《越难志》记叙壬戌十二年九月绍兴田亩政策说：“时届秋收，文嘉张示征厘榖，约以三分归佃者，以三分作兵粮，以四分归田主，田主收租，必领局票，有费甚重。”

二　船运

〔关于船运粮食的文书〕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十《船运》说：“贼粮所给于上游，悉用船运，不待言矣。然自癸丑五月上犯江西、湖北，仅甲寅九月至岁底，此数月中，一清楚境，此外则帆樯如织，无一非虏粮之船，无一非接济江宁之船也。然

而贼之他窜或有别意，于江、广则专为虏粮。何以知之？今俘获贼中伪诰谕一则曰：‘著尔某某乘坐水营左三军船一千三百条（贼称船以条计），配带兵士，前赴江西南昌、湖北武昌一带，收贡收粮，解归天京，不得违误！’再则曰：‘尔某官某弟用船一千八百条，将黄州、汉阳妖魔惊走，所办粮米速用船全数装解天京，切勿违误，务宜灵变，不可为妖魔所抢。’复有诰谕褒奖张子朋等曰：‘江北、黄陂、孝感、德安各处广有粮米，尔等能骇走妖魔，解到粮米二万三千石，全行收到，足见灵变有干。回空船四十五条，仍命后十三军正典圣粮屠福新配带兵士前来帮同杀妖’云云。是贼之所欲得者专在粮米，于此可见。甲寅四五月间，江宁贼粮几尽，故下令除伪王外概食淖糜，有敢吃饭者斩首。此时武昌若再支一月，江北之兵早逼汉口，使无所逞，无所虏，船运一绝，则江宁贼党必内溃矣。贼之伎俩专以船为用，故近水之处受害最烈。一经北犯，歼毙无遗，所恃者船多载贼登陆，以人众惊我，既陷一处，悉载粮米下行，贼船之为害，水营条内已详论之。上年舟师下剿，焚贼船七八千艘，贼船运局势从此不可复振，不惟不能载贼回窜，且不能载粮以饲江宁之贼，今可以灭贼之机者终可以昔焚贼船为第一伟绩也。”

三　商业

〔天京禁商业告示〕

当涂马寿龄《金陵癸甲新乐府五十首》在《铸大钱》一首“商旅不许妄藏市”句下自注说：“伪示有云：‘天京乃定鼎之地，安能妄作生理，潜通商贾。’”

案马寿龄《金陵癸甲新乐府五十首》又有《作买卖》一首道：“初言商贾毋潜通，虏物殆尽势且穷。城外直如五都市，外小负贩时相从（贼呼城外人为外小）。继因胁从多变妖，诛不胜诛逃自逃。城中设立五大行，自出买办奇货藏。兄弟姐妹买之卖，什一逐利充饥肠。窃幸一举可两得，一禁出城一省粮。那知远引尚如作，贾用不售且高阁。”又案上录

上元锋镝馀生《金陵述略》说所见太平天国颁布的《待百姓条例》有说："店铺买卖本利皆系天王（父）之本利，不许百姓使用，总归天王（父）如此魂得升天，不如此即是邪心，即为妖魔，不得升天，其罪极大。"我们把《金陵述略》所记与这里马寿龄所记互相参证，可见天京初建时是禁止商业的。到后来看见这种做法行不通，所以才准许做生意。

〔苏州招商旗〕

佚名《馀生纪略》咸丰十年五月初十日逃出苏州事说："盗安民旗一面，系黄哔布，上有伪印，印长六寸，阔三寸，不知何字，旗一尺八寸，阔一尺，上写'奉令招商'四字，字有小饭碗大，半肩行李，伪称作生意者，约定共走，连余家六人，计二十人。"

〔常熟店铺领凭告示〕

佚名《庚申避难日记》咸丰十年十二月初三日记说："昨日有长毛三十馀人到恬庄，七八人在庙桥做馆收粮，发告示各处，要各店铺领凭，并要各样生意或摊头等都要每日税钱若干，以作饭中供饮之费。……傍晚有长毛三人，张俊康父子等数人一同来镇，观看河内可有船只、各店铺须要领凭等情，在黄德方家吃夜饭而去。"

〔常熟禁止贩米出洋告示〕

佚名《庚申避难日记》咸丰十一年三月十九日记说："又有钱伍卿禁止贩米告示：'奉令饬查米船，不准私自出洋。食米过卡报税，本境原准流通，牙户平买、平卖，出洋踏获充公。军民藉端索诈，立即按提严究。诚恐未及周知，合令出示晓谕。'"

〔常熟领帖卖盐告示〕

佚名《庚申避难日记》咸丰十一年七月日记说："六月廿二、廿三，钱伍卿在鹿园港开张盐行，给凭卖盐。七月初一，钱伍卿开张盐行，有告示发各处领帖卖盐。"

〔常熟禁止客商贩米告示〕

佚名《庚申避难日记》同治元年二月初十日记说："前日长毛出告示，禁止客商贩米。"

〔海宁开店发本告示〕

海宁冯氏《花溪日记》同治元年四月廿五日记说："澉洋又到官兵船百馀，嘉贼闻风令熊某领千馀贼来守黄塘关口，统管海盐县。……熊乃分百馀贼设馆通元镇，并出伪示安民，有'凡无力开店许发本，永不取民间分毫'等语。"

〔苏州城内禁商业告示〕

《上海新报》壬戌十月廿五日（新闻）："闻得无锡县荡口镇公局来人口云：现在苏城贼首传令，不许百姓进城买卖，亦不准各乡伪官进城办公，于十月初一日出示，禁止所有水陆贸易人等贩运货物，只准在于无锡地方销售，毋得擅入苏城地界各等语。"

〔乐清给小商贩发路引〕

林大椿《粤寇纪事诗》记太平军在乐清给小商贩发路引事。其诗小序说："贼据城禁出入，给负贩者以路引，三五日赴营更换。"诗曰："牵牛服贾日有人，走叩盗魁购一纸。一纸详书某姓名，题作新兵听指使。三日、五日约践更，入海登山此可恃。可恃亦可忧，邻境方穷搜。佩此护身符，死地莫轻投。领贼路引即贼党，问汝肩承几颗头？"

四　金融

〔浙江濮院评定洋价告示〕

沈梓《避寇日记》咸丰十一年九月初九、十日记说："白雀寺前贴一伪告示，其伪官为户部正地官，示为评定洋价收糟（漕）米，惟滥板隔铜不用，其光洋每元作洋八钱，以下小花等递降有差。"

五 关税

〔粹天侯嘉兴只设陡门一关告示〕

沈梓《避寇日记》咸丰十一年八月廿四日记说："陡门长毛伪粹天侯者出告示云：'前奉朗天义令，嘉兴只设陡门一关，其馀关口均已辍去，岂有七里设两卡之理，倘卡上无龙文印，并不奉朗天义、裘天安、僚天福令者，定系秘设，凡商贾可不必完纳'等云。"

〔盛泽汪心耕抽厘捐告示〕

鹤樵居士《盛川稗乘·汪心耕传》说："汪贼遍贴伪示，称奉听王令旨，总理嘉兴粮饷，于济东会馆内设立筹饷总局，创立厘捐、卡捐、房捐、军柴捐、红粉捐诸名目。"

〔宁波海关税则副本〕

塞克斯《太平天国问题通信》记他致《亚伯丁自由报》编辑第三封信说："太平军在宁波设立了海关并公布了税则。我手中有一份副本，显然连细节都仿自英国旧海关税则。"

〔太平天国十一年税务局颁行税率〕

塞克斯《太平天国问题通信》记他致《亚伯丁自由报》编辑第五封信说："在商务方面，他们曾制定了一种全国性的关税税则，我手里有一个副本古德英纳夫船长（Goodenough）指挥的海军讨伐队深入丝产区时在范蠡桥（Funli Chiao 按音揣译）搞到的。其名称是《太平天国十一年税务局颁行税率》（*Tariff Published by the Board Revenue*）。

〔太平天国向外国商人征税告示〕

《吴煦档案选编·译报》："伪朝总理税务官黄初兴于芜湖卡房悬伪示，其言狂悖，大要索外国商船纳税，以致我船到彼有阻，故致书辩论。使者到

彼，所见皆狼戾不堪之辈，书入半晌（晌），渠魁始出。彼称之为大人，形如午睡未足，呼使者为弟兄。与之言，皆支吾无着，仅取伪示以归。其略曰：‘天王示外国人知悉，尔舟得至长江，莫非天父天兄是赖。今余设天海关，尊天父天兄意立有定章，不论中外船只俱应完税，毋许偷漏。故特晓谕洋商、洋船及所雇华船，往来贩运，俱宜抵天海关纳钞，给付收单，以便随处贸易，不致重纳税饷，其银交芜湖银库。此乃天父天兄天王之意，其各凛遵毋违。十月初六日示。’”

第七部分

政治与宗教

太平天国自天京事变后，翼王石达开出走，内部起了分裂，从而朝政败坏，政令不统一等现象接踵而来。《忠王李秀成自传》对此曾再三痛述，他论石达开出走说："恨翼王与主不和，君臣而（疑）忌，翼起狥（猜）心，将合朝好文武将兵带去，此恨至大。"他论朝政败坏，政令不统一说："主不问政事，不用明才佐政，故而坏。"又说："自翼王出京之后，杀东、北王之后，至蒙得恩手上办事，人心改变、政事不一、各有一心。主上信任不专，因东、北、翼三王弄怕，故未肯信外臣，专信同姓之重。那时各有散意。"他论天王密革其权，分制其势的事说："天王见我兵多将众，忌我私心，内有佞臣之弄，封陈坤书为王，分制我势，我部下之将，见此各心不忿，积恨于心。"又说："越是明奏，天王越更不信，降我之职，暗中密革我权。我手下部将见此，其心不服，未有战心，各筹一路。"太平天国之失败，后期政治上所犯的种种错误，是一个大原因。兹把记载上所述有关反映太平天国内部分裂，朝政败坏，政令不统一等现象的文书，分别辑于下。

一　内部分裂

〔有关天京事变的文书〕

方玉润《星烈日记》卷三十三，丙辰六年十月初七日记湖北巡抚胡林翼射书入武昌城事云："中丞前数日射书入武昌、汉阳城，劝贼归降。贼亦复书云

‘我东王之所以被杀也，乃其有篡弒之心，故北王讨之，戮其全家。今翼王与北王已除大憝，南京已定，不日大兵将来救援，尔等妖兵，死无日矣’云云。”

案这时韦志俊守武昌，这封复书就是韦志俊复的。

《吴煦档案选编 · 吴熙致吴煦函》说：“伪东王实被韦昌辉杀戮。宁国有委员来省，据云宁国贴有伪示，内云杨逆窃据神器，妄称万岁，已遭天殛等语。”

案这大约是天王诏旨。

麦高文著章克生译《东王北王内讧事件始末》记天王因得到东王图篡夺的密告，立即诏令韦昌辉、秦日纲回京勤王的情况说：“从1849年起，那个极端狂妄的王位僭窃者杨秀清就亵渎神圣地自称上帝附体，因此成为全军的实际元首。象这样恶贯满盈的棍徒自食其果的时机，已经到临了。据相信，他一直抱着谋害天王，篡夺最高统治宝座的阴谋，而天王无非是他名义上的主人。他为一个高级的共谋者所出卖，后者把他的妄图篡夺的阴谋向天王告密，表示愿负扫除奸党的重任。洪秀全于昏聩懵懂之中顿时醒悟，立刻诏令当时出征安徽的北王韦昌辉以及奔赴丹阳的顶天侯及其他首领回京勤王。北王和顶天侯二人应召返京。1856年8月下旬的一天，正当深更半夜，寓居在东王妻舅家宅的外国水手们突然为枪炮和战斗的喧闹轰鸣之声所惊醒。宅主和某些人出外探明究竟，即被杀死。……翌日破晓，他们匆匆忙忙地穿过街道赶往东王府，沿途尸骸横陈……他们在尸首堆中，依稀认得许多相当熟悉的面孔，其中之一，他们想，正是那个大头目杨秀清的尸体。”

案本文是根据跟随秦日纲目击内讧经过的外国水手爱尔兰人肯能的口述写的，详细考证见罗尔纲《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讧考》。

柯文南、蔡少卿译《镇江与南京》说：“我们听说第二位曾命令第五位的队伍（即北王韦昌辉的军队）从驻地调往别处。在丹阳的第七位（燕王秦日纲）被调往安徽。他在途中遇见第五位。第五位问他到哪儿去？他回答说：受第二位之命去安徽。第五位说：你得跟我一起回南京，因为我有天王

信件，这是你所不知道的。在他们到达南京前，第七位一直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们在城外停下，这时第五位才告诉第七位，他得到第一位（即天王）的命令，要杀掉第二位。正在这时，第二位已经命令第一位的部队都出城去作战，但他们并没有去。他又召唤他的朋友第六位（即翼王石达开）的部队进京，然而在第五位和第七位的队伍入城以前他们来不及赶到，而第五位和第七位的部队在午夜未被怀疑地进了城。官兵们说，如果第五位和第七位不进来的话，那么第二位就要杀第一位了。”

案本文连载在1857年1月15、21、30日香港《中国之友》（*Overland Friend of China*）报的副刊上，是雷诺兹（E. A. Reynalds）根据目击太平天国天京事变的两个欧洲人中的某个人的口述所作的记录。见《太平天国史译丛》第二辑。

章克生译《裨治文关于东王北王内讧的通讯报导》记石达开起兵讨伐韦昌辉的情况说：“既然获悉天京所曾发生的一切，翼王石达开火速集合忠诚的部下，到了掌握相当强大而可靠的兵力时，便即禀奏天王，要求取得韦昌辉的头颅，同时威胁着说，假若该项要求被拒，即将班师回朝，攻灭天京。……韦昌辉的首级果然被斩下来。……韦氏的首级被盛在木箱内，溯江而上被递解到翼王大营”（本文作者也是根据跟随秦日纲目击内讧经过的外国水手肯能等的口述写成的）。

《吴煦档案选编 · 吴熙致吴煦函》记：“近日委员探称，泾县贼退收复，贼到南陵屯住。十月十七日石大（达）开与诸兄弟讲道理之际，接到南京信息，又说顶天燕专差投信，内云韦逆已被秦日纲设计杀死，邀石大（达）开赴天京，议论大事。石逆即日前往，告诉众贼不必偕去，或守南陵，或守宁郡，各自小心把守。所以石大（达）开已转金陵矣。此初六日之探报也。”

〔有关翼王石达开分裂行动的文书〕附石达开脱离天京后的作战文书[①]

储枝芙《皖樵纪实》咸丰七年五月记所见石达开布告云：“贼伪翼王石

① 案石达开在太平天国丁巳七年五月逃出天京后的军事行动都是分裂行动，所以有关此后军事行动的文书一并考辑在这里。

达开窜皖城踞之，伪示云‘避嫌也’。”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咸丰七年闰五月初六日《福济等奏金陵内讧请饬鄂赣相机防剿折》说：“兹据无为州在籍教谕郑煐等禀称，五月十八日石逆由金陵带其党与数千，道经该州前往上游，到处张贴伪示，传谕各贼，察其词意，因洪逆疑忌过甚，惧害脱逃。又据六安州总练萧成德所获贼信，内有翼王私自出京誓不回，并将来天京必定空虚等语。外抄伪诏数纸，亦以石逆遁去，金陵无人主持，令各伪官百计迎回，竟不复返，其情词惨迫，反复不休。盖粤匪中最有谋勇者杨秀清、石达开二人，今杨秀清已死，石达开又逃，洪逆已成孤立。”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咸丰七年七月初一日《何桂清奏据探金陵求石达开救援及遵筹军务诸情片》说：“臣接据探报，洪逆以溧水、句容相继克复，大兵云集镇江，屡求石逆救援不应。该逆将洪仁发、洪仁达伪号削去，并镌伪义王金牌一道，及合各城大小伪职求救表章送往安庆，石逆但遣党二千馀人，乘坐木牌前来援镇等语。或云石逆并未受物，亦不允来，坐观洪逆成败，以为己利。”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咸丰七年七月十一日《福兴奏据探石达开另树一帜江右吃重请增兵协剿片》说：“前闻石逆有在江南营内投诚之说，奴才殊不之信。现据探称，该逆自与洪逆内讧后，据守安庆，潜于金柱关等处粘贴伪示，解散金陵旧党，愿从军者即赴安庆，不愿者给川资剃发回籍，示尾署太平安国丁巳元年字样，其为另树一帜，已无疑义。”

案现存石达开后期几张文告的原件或原抄件末尾均署太平天国，未见改称太平安国，此份探报如此记述不知何故？

《吴煦档案选编 · 刘兆璜致吴煦书》：“顷间接阅探报，张副帅令川勇扎营黄花山地方，镇贼出扑，当被我兵迎击，伤毙多名，仍复回城坚守。洪秀泉（全）遣人赴皖相招石逆，数未来。又有告示粘贴淳化各处，意在解散洪秀泉（全）党羽。”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录副奏折，咸丰七年九月《德兴阿等奏》：“抄得石逆由安庆寄与洪逆伪章一纸，内有令贼党李寿成会合张洛行领数十万贼

分扰下游，又调贼党陈玉成、洪仁常、洪春元、韦志俊、杨来清等各率贼数万及五六千不等，概回金陵，并欲赴援江西、窜扰浙江等语，而书中之意似与洪逆各树党援，不相附丽，洪逆伪批亦似外示羁縻，内怀猜忌。”

案此折未录上奏日期，硃批日期为咸丰七年九月二十二日。左宗棠《左文襄公书牍》卷四，咸丰七年丁巳《与赵玉班》说：“洪逆之党所与各贼目伪文，颇多责备石逆之词，是其内衅既深，欲于江西别立一帜可知。”

骆秉章《骆文忠公奏议》卷十一，咸丰七年十二月二十日《援江官军大捷击退石逆大股折》说：“臣维逆首石达开在诸贼中最为狡悍，自咸丰五年冬由湖北通城窜入江西境，先后攻陷临江、瑞州、吉安、抚州、建昌五府及各属城池，遍设伪官，分驻贼党，江省东西大局尽为该逆破坏，士民被其荼毒，而又畏其凶狂。该逆能伪收人心，善结死党，故亦为诸逆所忌。上年夏间，自江西饶州浮梁回窜金陵，攻陷前提臣向荣大营，复上援武昌之贼，经水陆官军击败后，复回金陵助逆首洪秀全驱除各营，该逆虽为洪贼尽力，然亦颇自危惧，夏间复独身逃赴皖城，号召党羽，胁洪逆送其眷属至皖，大有自立一帜之意。昨次所获伪官执照，均叙金陵东门及金陵诛贼之功，其均为石逆死党可知。臣前接探报，知该逆已由皖渡江，自建德至浮梁之景德镇，意其必趋抚州，以援吉、临，而复窥袁、瑞两郡。……比接刘长佑等探报，该逆于十月二十七、八等日率大股抵丰城，遍张伪示，骄悖异常，其时该逆则已经抵峡江，前队已近吉水之三曲滩矣。其剽速如此。”

骆秉章《骆文忠公奏议》卷十二，咸丰八年五月二十五日《援江官军克复崇乐宜南及抚建西府城折》说：“臣维江西抚、建两郡，久沦于贼，逆贼坚踞两城为老巢，藉通东西两路股匪消息，以时分援逆党，牵制官军，复句煽江西、闽、粤土匪，人数日增，江西全省局势为之糜沸。上年已故道员王鑫率所部援军屡次雕剿，垒获奇捷，贼氛已敛矣，今王鑫病故，而逆首石达开旋率大股贼匪自安徽窜江西，由东路趋抚州，将逆眷寄顿于此，亲率死党速援临、吉，而其氛复炽。幸王鑫旧部张运兰等力扼吉水，大挫凶锋，于是临江速拔而吉安长围益密，石逆知楚军难犯，乃改图窜浙，而仍留抚、建之贼以缀楚军，复派其亲信逆党监之，妄思留抚城以备狡窟之一，前此官军搜

获伪文，悉其曲折如此。”

骆秉章《骆文忠公奏议》卷十四，咸丰九年二月十八日《江西大股贼匪窜扰南路筹办情形折》说：“石逆在南安时，景德镇贼首属其由赣、吉取道北窜，与之合势，以窜皖、鄂。石逆复称，须由南安窜湖南下趋鄂省，以取上游之势。此书为江西乐平绅团搜获，其蓄谋之狡毒如此。”

案时杨辅清驻军景德镇，这是杨、石两人函商的作战计划。

左宗棠《左文襄公书牍》卷五，咸丰九年与李希庵说：“屡获贼探，约两粤、江西景德镇之贼，均于八月会于长沙。其伪牍内有‘本拟入川，恐关山难越’之语，似亦实话也。”

骆秉章《骆文忠公奏议》卷十五，咸丰九年八月十三日《逆贼穷蹙南窜官军追剿楚境渐次肃清折》说：“臣维逆首石达开自江西南安突窜湖南，秘计诡谋专注鄂、蜀。其窜扰郴、桂之时，昼夜兼行，曾不停趾，妄图先陷永州，以趋宝庆，宝庆有失，则西路之常、澧、辰、沅、靖各府州均将受其蹂躏，而犯鄂图蜀之势成矣。迨猝攻永州，经官军出其不意，迎头痛剿，三战三捷，立解重围，奸谋顿阻，则嗾赖逆裕新攻东安以牵制永州之师，石逆自率死党急攻祁阳以牵制衡州之师，阴令逆首傅忠信、喻子和即余志扶、陈亨容等乘间取道新宁、武岗以趋宝庆。该逆在江西崇仁时即密约诸贼剋期三月十五日会集宝庆，其分党出没两粤与湖南边界者，盖欲分我兵力以乱吾谋也。……贼众悉萃宝郡，长围益急，宝郡之势虽极危险，而逆贼逼聚一方，亦成孤注矣。六月二十五、六、七等日，石逆以援军厚集宝东一路，决计力攻，限傅、喻诸逆于三日内悉破宝东官军营垒，并将赖逆西北两路悍贼调赴宝东，诸军悉力支持，杀贼数千，而李续宜以所部于二十八日倏从北路直攻其瑕，将北路重围先解，即移据贼营，二十九日一战，大挫凶锋，自此逆贼窥伺鄂、蜀之谋顿息，而穷蹙思窜之势决矣。此皆贼退后，官军所获活贼及贼中伪札所言之情状也。”

骆秉章《骆文忠公奏议》卷十六，咸丰九年十月十一日《剿办粤西回窜股匪擒斩逆渠折》说：“臣维逆目何文彪与首逆赖裕新不睦，自抵道州后，即分窜粤西。四月内赖逆攻陷东安，复绕窜全州者，据贼中伪文乃因追何文彪之故。盖何逆所属贼众二万馀，虽为赖逆右四旗大军略，而其势力固足相

当，赖逆恐失其助也。嗣因石逆急图宝庆，调赖逆由新宁武冈会扑郡城，何文彪遂留粤西，时出没楚界。比石逆、赖逆败窜粤西，何逆复图出江蓝厅蓝山，窜合广东诸贼以扰江西。是何逆之图窜两粤边界者，意在避赖逆，赖逆回窜湖南边界者，意在追何逆。……逆目何文彪于阵擒后，服毒自尽，已据陈士杰割取首级解省。”《剿平粤匪方略》卷二百二十九，咸丰十年正月初六日署四川总督曾望颜奏言：“臣接广西、贵州抚臣咨称，石逆攻陷广西庆远府，逼近黔省都匀府，到处勾结，意图由黔入川，又据南川县王臣福禀称石逆张贴伪示，假道普安一带入川，业经派人驰往查探各等情。”

《同治綦江县志》卷五《咸丰十一年辛酉同治元年壬戌二年癸亥粤逆案》记：“搜获石逆伪封条数百张，内有封仓厥为久驻计，封当铺听赏，封各庙以贮男女，听候赏配，拘船只赶造炮船为水陆攻渝计，及安民招贤各伪示，贼固谓城之唾手可得也。”

《佚名日记》记宰辅李福猷令部将渡金沙江谕说：“宰辅李谕后武卫军军略袁，暨参军黄、陈，吕帅刘、曾、谢弟等知悉云云。誓必渡此金河，凡有能水战者，即到统兵大将处报名。果能得渡大河，所有同过浮桥之人，准于每张封条抽取银十两，以赏水师。兵士之有功者，赏军功检点职衔；功高者，赏侯爵预爵云云。”

〔忠王谕苏州守将和衷共济文书〕

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卷十七，同治二年三月二十八日记说：“帅见示李忠逆去岁十一月伪谕，令贼目协守苏州，与原守苏之听、慕二王和衷共济，不可各存意见云。”

案去岁十一月，指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十一月，这时忠王李秀成奉命北征，而留守苏州的将领各存意见，所以李秀成有这道谕，叫他们和衷共济，不可各存意见。考《李秀成自传》说：“苏州守将慕王谭绍光，是我手下爱将，留守苏州。内有纳王郜永宽、康王汪安钧、宁王周文嘉，天将张大洲、汪花班，这班反臣不义。……这班之人，久悉其有投大清之意……后果变心，将慕王杀死，投与李抚台，献城未及三日，被李抚台杀害。”据《李秀成自传》记载，与上录李秀成文书参看，知道

叛徒郜永宽等与慕王谭绍光最初是发生意见，后来发展到分裂，最后走到叛变。呤唎（A.F.Lindley）《太平天国革命史》第二十四章说："使守军无叛降事，太平军必能死守苏州无疑，在政治上南京为中心，在军事上苏州实占第一重要位置，自官军围攻后，城中守军之数大增，忠王大军复驻守城外，太平出征军全注于此，其他各城守军，不过偏师支队而已。"而由于叛徒郜永宽的叛变，就使苏州失陷了。

〔汪海洋犯上刺杀侍王李世贤告示〕

左宗棠《左文襄公奏稿》卷十五，同治四年八月二十三日《复陈侍逆李世贤实为汪逆所杀片》说："臣等前据各军纷据逃出贼目禀报李世贤自永定败溃后，夜半偷渡，随行溺毙数人，复鸟水上岸，割去须发，逃匿山中以其能操漳州土音，遂诡称漳州难民，人无知者，于是夜行昼伏，至六月二十八日只身逃至镇平县，请民人送信汪逆。汪逆率党郊迎，并马同入县城。因其旧党百馀人泣诉汪逆猜狠之状，心不善之。汪逆前曾藉词不救侍逆，杀其旧党李元茂等，兹见李世贤至，亦不自安，遂于七月初三夜，密遣贼党四人，乘李世贤酣卧时杀之，并杀其旧党伪王宗、伪天将、伪朝将等五人，传示各贼馆，扬言侍逆已降官军，兹入镇平，复结党图为内应也。臣等犹恐所闻不确，未敢遽以入奏。兹镇平克复之后，询之降人难民，所言皆同，并见汪逆所贴伪示，中有'侍王心怀险恶，不得已而行此法'等语，则侍逆之辗转求生，而卒遭汪逆毒手，实无可疑。此贼与李秀成同为金陵巨逆，屡经官军痛剿，将欲就擒，辄复逸去。本年正月二十四日，高连陞镇门大捷，已获其马，遍觅侍逆不得，后乃知颜厝前土民颜魁以破舟载之回漳，此次败后潜逃以投汪逆，而卒为汪逆所杀。"

案汪海洋封康王。天京失陷后，江苏、浙江各路入江西的军队，都受侍王李世贤的领导，汪海洋是李世贤的下级。他不遵李世贤的命令藉词不救，又杀李世贤部将李元茂等，怕李世贤治他的罪，就刺杀李世贤。李世贤是天京失陷后南方太平军的统帅，以他的威望和历史，可以团结内部。他是广西人，可能是客家人，当时太平军正在江西、福建、广东三省客家区域作战，他做全军统帅，也会更好地得到当地人民的帮

助。以这样的一个对全军至有关系的领导者，却给汪海洋把他刺死。自从李世贤被刺死后，与太平天国嫡系军队一同入闽的广东天地会队伍始分裂。汪海洋这一件犯上为逆的罪行是极可痛恨的。

二　朝政败坏

〔侍王与部将谈朝政文书〕

《上海新报》同治元年八月十八日载："闻得抚辕探丁回称：绍兴府诸暨县拿获一送文书长毛，拆开一看，是伪侍王文书与严州府城伪主将者。内云：'现在瑞安等处，已失两县，妖兵十分利害。朝内奸臣用事，办事不公，我要与忠王去商量，上朝整顿一番。凡有失去地方大小官员人等，全行调守天京。若非如此整顿，诚恐我辈十馀年来血战功劳，尽归无用矣'等语。"

〔天王革黜陈玉成诏〕

太平天国十二年正月十四日陈玉成致扶王陈得才、启王梁成富等书说："去岁耘天燕之案，曾经兄直奏回朝，致触圣怒，复命敬王、畏王恭捧圣诏三道，圣旗一道，责兄前退太湖，复退安省，兄失挂车河之约，致章王退桐城、庐江、无为、三河等处，皆罪在兄。现已荷蒙圣恩，出以赏罚革黜。思处此之时，亦是万幸。"

耘天燕之案不详，据陈玉成同日给马融和、倪隆淮等谕说："今兄因偶尔见朝中办事不公平，兄在庐郡具本启奏，现下不以本章为然，小事酿成大端"，知是一件朝内处理得不公平的事。由于陈玉成直奏回朝，触了天王的怒，就把战败的罪过一并算起了，予以革黜。

〔侍王述各王欺凌在溧阳家属事文书〕

左宗棠《左文襄公奏稿》卷三，同治元年九月初九日《攻剿龙游汤溪兰

溪逆贼连胜克复寿昌县城及各要隘折》说："军中搜获李世贤伪文，谆嘱诸贼死守龙游、汤溪、金华四十日，即行折回。并言逆眷在溧阳为各伪王欺凌，不能不急回料理之状。查贼中伪王可数者共三十馀，惟伪忠王李秀成、伪章王林绍璋与李世贤尚称投合，馀则彼此猜疑，势不相下。金陵逆首洪秀全之兄伪勇王洪仁达尤为各贼所恨，似从前杨、韦两逆互相吞噬之事不久必将复见。而李秀成嗾各贼图犯皖南，意在经浙军之攻，而抄浙军之后，其谋甚狡。"

〔天京官员述朝政文书〕

李鸿章《李文忠全集 · 朋僚函稿》卷三同治二年六月十六日《致曾沅帅》说："昨于浒关贼馆夺获伪文书数百件，大都金陵贼馆乞苏、浙解济粮米，其声甚哀。内称洪逆禅位幼主，尽黜洪氏之党，封忠王为军师，留守城内，各伪王均归调遣。现调侍、护等王来城协守，欲进扎小南门、东门一带，保护粮运，惟城内本无米铺，自江路不通，米价长至十二两一石，牌尾日发四合，仅有三岔河、宝堰一路可运粮进小东门，暂于该处扎营设栈夫转运。若官军再进，恐即断绝。城内火药铅码尤缺，不能多开空炮各等语。似此情形，实为穷蹙。"

三　政令不统一

〔右十四宣传谭、麻天福陈、左一宣传汪濮院设卡告示〕

沈梓《避寇日记》咸丰十一年正月十二日记说："谭长毛出告示令民间开店贸易，在岳庙馆子出入议收店捐，为供给长毛经费。十三日又有九门御林开朝勋臣麻天福陈告示，系嘉兴发来，亦是特令兄弟前来把卡，招集逃亡，尔等子民勿必惊疑，通商贸易等语。十六日始有汪姓至濮设卡，谭姓乃去。十七日见大全桥花园衖有伪左一宣传汪姓告示，亦是安民说话。盖贼众号令不一，各思得地设馆，为渔利之计，谭系乌镇魏长毛属下，因凤喈桥、章义群而来，与嘉郡长毛不甚通气；汪系嘉兴南门内伪麻天福属下，因凤喈桥、章义群而来，麻天福之伪职势力较大于魏，以故谭不敢与争。"

〔桐乡守将锺告示〕

沈梓《避寇日记》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廿一日记说："闻锺长毛亦奉忠王令至桐乡，又将谭姓所封仓穀等封起矣，谭长毛亦不能争也。总之，长毛无甚法令，其为伪官及到某处设馆子者皆可用钱捐而得之，与咸丰末造仕途升转之情仿佛，而更容易翻变者如是。锺长毛出告示，言为军务紧急，着谭姓代理，今已回任之说。"

四　宗教

〔乙荣五年三月天父下凡〕

张晓秋《粤匪纪略》记："凡有大事犯伪令者，杨逆访知，佯不言，则假天父下凡以发之。乙卯三月传伪令，阖城男女皆往听，至，则杨逆自内抬出，如死人然，众逆环护，云是夜杨逆发狂，自屋内跃出屋外，跌伤颈臂。洪逆嗣有伪示云：'杨逆乃天父差赎人疾病，前曾耳聋眼瞎口哑备极苦楚，今又跌伤皆为救天下人之故，可见杨逆功甚大云云。'其时众人观听未真，故讹传以为杨逆死。"

〔癸开十三年六月十七日天父降凡诏书〕

曾国荃《曾忠襄公书札》卷八《致蔡少彭》说："金陵省垣于十六日午后攻克……擒伪列王供称洪逆于攻急时吞金而死。搜得伪诏一幅，广二丈四尺，长一丈六尺，上载六月十四日四更归天云云。"

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卷二十，同治三年七月初四日记说："先是余言洪秀全伪遗诏似关紧要，中堂以外间所闻系四月二十日，前奏已言之，而伪诏则系六月十七日，月日不符为疑。嗣自拟奏稿，遂言伪主实四月二十日服毒死，秘不发丧，而城内贼党城外官军纷纷皆知，至六月十七日不得已始下伪诏，以为得之伪宫人黄氏之口，一面将遗诏与伪玺并呈，其说颇合拍，而中丞以为失之歹巧，不如不呈。余因索伪诏观之，则大谬不然，乃叙癸亥年六月十七天父降凡之事，与伪主之死绝不相侔，且事隔一年，尤非月日不

符之比，因白中堂寝前议。”

案天王这一道诏书，是叙癸开十三年六月十七日天父降凡诏书，赵烈文的看法是不错的，曾国藩、曾国荃以为是天王遗诏是错的。考癸开十三年五月初一雨花台失守，五月十八日九洑洲失守。这时候天京十分危急，所以天王又用这老一套天父下凡的宗教做法来安定人心。《忠王李秀成自传》说：“自六解京围之后，我主格外不由人奏，俱信天灵，诏言有天不有人也。”记天王常说：“有天所定，不必尔算。”又记天王拒绝他放弃天京前赴西北与扶王陈得才军会合战略的话说：“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何惧之有！不用尔奏，政事不用尔理，尔欲出外去，欲在京，任由于尔。朕铁桶江山，尔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兵，朕之天兵多过于水，何惧曾妖者乎！”把这一道诏书，与《李秀成自传》互相印证，可以看见太平天国这一农民革命，利用宗教组织农民，发动了革命，也由于迷信宗教而遭到灭亡。

又曾国荃信说天王诏上载“六月十四日四更归天”，而赵烈文日记则作“六月十七日”，案天京失陷在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曾国荃为着要附会他的解释，他信札中所写的“六月十四”必是他所改，应以赵烈文六月十七日为是。至赵烈文信中所说的中堂是指清朝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曾国藩，中丞是指清朝浙江巡抚曾国荃。

第八部分

外　事

（附外商运械）

太平天国外交，是为保持中华民族的尊严，维护中国人民的利益而与外国侵略者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现存太平天国外交文件虽然有限，这里勾稽出来的几篇文件，也完全看得清楚太平天国外交政策这一个坚定的立场。

〔劝太平天国承认不平等条约书〕

“我窃为大王不取，曩者清国清（请）兵于英，英之所以不遽发兵者，亦不欲开罪于大王耳。今闻尔兵将至上海，与英为仇，英也未敢退避也，敬请披甲枕戈以待。如此说系是民间谣言，则不妨遣一价行李，辱临于此，通好诸国，则贵处进兵自无后顾之虞，可奋前功之力，事定之后，还请于汉阳、南京等处通商，照例纳税，则贵国柔远之功，岂不伟哉！请三思而行之。”

案上录文件藏英国剑桥大学，上书人姓名不详。原抄本置此件于两篇残文之后。那两篇残文，第一篇是论美国侵略者借火轮船一只与清政府抗拒太平天国无济于事，“何不各国同心，大兴劲旅，灭此朝食”，在此旁注说：“此在南京未失之时方可”。第二篇说：“目今事势危急，贼匪猖獗异常，镇江之围兵莫解，而任事诸大臣无一能出谋御敌者，江南之失，可翘足以待。贼匪之意，并欲与大英诸国为敌，已有告示实贴吴门，此虽未可尽信，要不可不预备也。谋之不早，必有临时错乱者。莫若遣谋略之士，密至镇江，游说其主，慑之于兵威，动之以利害，谕

以大统未集，而遽开衅邻封，自取祸患，有天下者当不如是也。如其仍许通商，复立和约，则英国按兵不动，永修万年之好，设如不然，则清遏其前，英蹑其后，法兰、合众横捣其间。清虽弱，然尚有三河精劲之师，吉林、黑龙江简练之卒，又得大英诸国以为援，则胜负未可知也。夫以区区数州之众，既抗天下之威，又犯强邻之怒，其计亦未为得也。”今案上录文件文意正与第二篇残文暗合，可见仍是一篇英国侵略者派人游说太平天国的说词，抄本编者把它附在这篇残文之后，是有连带关系的。而据那两篇残文所述事件的时间看来，又可见这文件是在太平天国克复南京后不久就上给太平天国的。这文件主要的精神是对太平天国“慑之以兵威，动之以利害”，而其目的则是要求太平天国在革命成功后，“于汉阳、南京等处通商，照例纳税”，就是要求太平天国承认英国在清政府所取得的不平等条约。这与英国公使文翰（G.Bonham）、法国公使普布隆（A.de Bourboulon）、美国公使麦莲（Robert M.Mclone）先后向太平天国所提出的声明完全相同，而更尽其旁敲侧击的伎俩。可是太平天国的外交政策是站稳人民的立场，对外国侵略者在清政府所取得的不平等条约一概予以否认。英国侵略者这一篇游说书，只是枉费心机罢了。

〔杨秀清萧朝贵谕英使文翰〕

李圭《金陵兵事汇略》卷一载有《杨秀清萧朝贵谕英使文翰》的节要文云：“我天父上主皇上帝六日造成天地、山海、人物，天兄耶稣代世人赎罪，天下本一家，四海皆兄弟。不料我天国为满洲夺取，遍地立土木偶像，敬拜邪神，大失真道。耶稣初显圣外国，传下圣书，英国信之；近又显圣天国，遣使迎我主升天，封为天王，令将三十三邪神驱入地狱，自戊申年三月天父降凡，九月天兄降凡，助我天王成万国真主以来，六年于兹矣。尔远人愿为藩属，天王欢乐，天父、天兄亦欢乐，既忠心归顺，是以降旨尔头人及众弟兄可随意来天京，或效力，或通商，出入城门，均不禁阻，以顺天意。另给圣书数种，欲求真道，可诵习之。癸好三月二十五日。”

〔法国公使普布隆说单与太平天国复谕〕

《向荣奏稿》卷五，咸丰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筹攻金陵折》说："前闻火轮船一只舣泊金陵城外，旋据城内密禀，系佛兰西夷酋名普布隆，进投诚文一件，上写'说单'二字，诘闻洪逆攻窜镇、扬，荼毒其奉教同类，言语牴牾。察其意总为贪嗜贼利起见，尚无助贼情事，已于十四日由金陵开放，十五日午刻过江阴下游驶去。"

张继庚《金陵张炳垣先生举义文存·上向帅第五书》说："洋人之来，似非无意。而此蕃逆首待之甚傲，洋人一怒而去。……洋人前与贼函原稿抄呈。至贼之复函，语多侮慢本朝，不便录"。

涤浮道人《金陵杂记》说："去岁冬初，夷人又两次入城，夷船一到，阖城皆惊，入城后夷人与伪丞相等会晤，带有通事，先投一说单，大略云：'两国相争，与彼无涉，但此来非仅为通商，因伊亦系天主教，并有劝人行教化良成俗之急务；闻将伊等奉教之人凌虐不堪，特来询问，后又闻待奉教之人如若弟，伊国王亦甚欣慰'云云。单内语句重复转折，的系夷人口气。夷官在省，并欲见洪、杨两逆，诸贼未肯，夷人语句中大概甚抗，且多讥诮，面斥粤匪之教不真，并有欲见天父之言，是明知贼匪平日之欺诈愚人也。迨后夷人开船后，又闻杨逆传伪令唤集伪丞相等商议云：'夷妖生气回去，恐其再来，欲在大江筑一大坝，拦堵夷船'等语。大江何能筑坝，可见贼智甚愚。韦逆又遣贼目追之，夷船亦不肯返"。

案普布隆（A.de Bourboulon）是法国的驻华公使，他在太平天国癸好三年十月二十六日（公元1853年11月30日，清咸丰三年十月三十日）从上海乘加西尼舰（Cossini）西上探访天京。十一月初二日（阳历12月6日，夏历十一月初六日）抵天京，初六日（阳历12月10日，夏历十一月初十日）进谒顶天侯秦日纲。会谈经过一小时，普布隆声明法国曾与清政府签订条约，取得条约权利，又声明法国对中国内战的中立态度，最后提出法国对天主教徒最为关怀。秦日纲对普布隆的声明，只以漠然冷淡的态度答复他，但对最后一项，却说明太平天国未尝压迫天主教，并使普布隆确知在太平天国境内，到现在天主教徒都得自

由信守教规而丝毫没有加以干涉，初十日（阳历12月14日，夏历十一月十四日）普布隆离天京回上海[①]。向荣说他的消息是据“城内密禀”，今查对张继庚《上向帅第五书》，知向荣的情报及文件就是从这个奸细密报而来的。

〔忠王致上海外国官员谕〕

晏玛太（M.T.Yates）《太平军纪事》云：“忠王率领二万横扫全境，于八月十九日到达上海城之西门，驻节于‘分叉的树’处，他送一封书到租界外国官，但不收受。此书送到我处，外官仍启阅之。书中，忠王提出意见云：‘太平军将不占领丝茶出产之城邑，以免妨碍外人通商，但须以外人不许清兵以上海为招兵及征集之兵站为条件。’但外官拒绝接收其公文，并不欲与忠王发生任何关系，简直置之不理。”

案这封文件，据晏玛太记是公元1860年8月19日，即太平天国庚申十年七月初十日送给上海外国公使的。这时候，英、法侵略军正在直隶与清政府作战，它们与清政府的关系还不曾达到互相勾结的阶段，但是，它们当太平天国进军上海的时候，就拒绝接受太平天国的外交谈判，可见它们所宣布的“中立”完全是假的，太平天国要保护中国人民的利益，而外国侵略者却妄图要侵略中国，它们与太平天国根本处在对立的地位，因此，它们与太平天国为仇，而与封建统治者进行勾结来向太平天国进攻。

〔有关第一次进兵上海时的文告〕

王先谦《咸丰朝东华录》卷九十五，咸丰十年七月癸卯谕说：“前据巴栋阿奏六月间有夷船一只入江上驶，问系英吉利船，由上海赴金陵传教，至今未回。复据王有龄搜获逆目伪文，有‘洋兄弟来降’之语。本日薛焕折内

① 据1853年12月24日《北华捷报》第一七八号佚名通讯《法国公使天京聘访记》，并参考《遐迩贯珍》第二号《佛兰西公使赴天京记》。

亦称洋泾浜夷房墙壁粘贴伪示，著薛焕派员设法离间，将此有六百里谕令知之。”

案这一篇太平天国第一次进兵上海时的文告，其中所说“洋兄弟来降”的话，是指太平天国初克苏州时，法国人与他国商人前来贸易，约太平天国进兵上海事。但是，及到太平军进抵上海时，法国侵略者竟帮助清朝统治者抗拒太平军。忠王李秀成从上海撤兵时给上海英、美、葡等国领事谕说：“我朝常以信实相交他国，惟尔各国不记前言，而竟欺我太甚。我兵自初到苏，有法国人与别国商人来此交易。斯人说我来申，酌议将定之事。尔之言语，依然在我耳边。我知尔如我一样拜天父，宗耶稣教，故我信汝为实，我来时，不料法人已被官兵诱惑背誓，竟不与我言，转向官兵，而帮守上海城。如此不公不义，无以复加矣。然汝法人守一二里之地，焉能使生意疏通？我知法人定受贿银，而别国人亦有分焉，倘别国人未得银钱，如何法人中有他人在？假使法人因贪财而帮官兵守城，汝别国人中难道无有一知识者来与我谈心？如有汝言不贪，实已贪矣。汝等不思日后也须别处地方贸易乎！……汝别国人当知利害两途，安可图目前之利，而忘日后往来之害。汝中有人思及此情而悔汝前愆，仍与我等和好为美乎？贵国众人倘尔毋悛心，迷交官兵，莫怪日后难过我门，恳请汝等量之度之。”[①] 忠王李秀成经过这一次的教训，他看出了他以前误认以为是同“拜天父”的“洋兄弟”的侵略面目。他在此谕中，痛斥法国侵略者的背信弃义，并且警告了其他各国的侵略者。

〔太平天国斥责外国侵略者文书〕

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卷十二，咸丰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记说：“夜张执之、王右星来。上海薛抚遣弁到湘中募勇，由夷人载至上海，头帮去数百人，过江宁为贼所觉，移文与夷目言，‘初约两不相犯，奈何助彼载勇，俟杭州克获，即来说理’。夷目得信，颇惶扰，遂至京师，请巴夏里归赴江宁，与贼说不能妥。现在杭州既陷，逆焰专指上海，夷人在彼修理炮台

① 见《吴煦档案中的太平天国史料选辑》。

为守计。”

曾国藩《曾文正公奏稿》卷十五《筹议借洋兵剿贼折》说：“谕旨以洋人与逆匪仇隙已成。情愿助剿，在我亦不必重拂其意。臣处搜获伪文，亦知金陵洪逆词意不逊，与洋人构衅甚深。在洋人有必泄之忿，在中国为难得之机，自当因势利导，彼此互商，嘉其助顺，听其进兵。我中国初不干求，亦不禁阻，或乘洋人大举之际，我兵亦诸道并进，俾该逆应接不暇，八方迷乱，殆亦天亡粤逆之会也。”

案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公元1861年）冬天，是太平天国与外国侵略者决裂时期。考周腾虎在上海写给曾国藩的报告说：“夷人闻浙省沦陷，头人至金陵与贼目会话，大怫而归，巴夏里已赴香港调兵。”[①] 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卷十三，同治元年正月十三日记说：“傍晚到九江，诣宝顺洋行晤徐君渭南……徐君言……贼到宁波后，夷酋巴夏里进江宁城，问其来犯通商口岸之故，两俱出恶言，将来必有一战。”又考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黄畹上逢天义刘书说：“英法公使巴学礼、水军提督巴克从轮舶前诣天京，请大臣转奏天王无加兵于沪。而天王睿衷未可，诸大臣谓无论前日百里之约不能从命，即今日加沪之兵亦必速至，取天下岂能顾通商大局，况中外肯和，则通商之局亦无所窒碍。巴公使不悦而去，因此欲战之意以决。”案周腾虎、赵烈文说的巴学礼又译作巴夏礼（Harry S.Parkes），是英国参赞（黄畹作公使误，当时英国公使是卜鲁斯，Bruce）。黄畹说的英国水师提督巴克，一译何伯（James Hope）。这两人都是当时英国侵略中国的凶恶分子。又案黄畹即王韬，他在向太平天国上书前，曾在上海英国教士开的墨海书馆工作了十三年，他在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春天，曾做过何伯、巴夏礼的随员，到过天京和汉口向太平天国及清统治者两方面进行交涉。他跟英国侵略者有密切的关系。至于赵烈文的记载是从洋行买办得来的，周腾虎的消息也是在上海探得的。我们根据上引三种文件，知道这一次英国参赞巴夏里和海军提督何伯与太平天国谈判，其时间是在太平

① 曾国藩记明这封报告是同治元年正月初九日收到，见南京图书馆藏《清代名人书札录》第十五册。

天国辛酉十一年（即清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十月克复宁波之后，十一月底进攻上海之前。关于谈判内容，《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曾有记载，说："鬼子到过天京，与天王及（叙）过，要与天王平分地土，其愿助之。天王云不肯：'我争中国欲相（想）全国，事成平定（分），天下失笑，不成之后，引鬼入邦。'此语是与朝臣谈及后〔不〕肯从。鬼云：'尔天王兵而虽众，不及洋兵万人。有我洋兵三二万众，又有火舟，一手而平。'鬼云：'我万馀之众打入北京，后说和，今上（尚）少我国尾〔欠〕，亦不与合，尔天朝不久，待为（回）我另行举动。'此这鬼头与天王不肯，然后与及谈。"据此知外国侵略者到天京与天王的谈判，是提出帮助太平天国倒清平分中国的阴谋，否则助清进攻太平天国，天王不受侵略者的利诱，不怕侵略者的威胁，严词加以拒绝，最后不惜为保持中华民族的尊严，为维护中国人民的利益而战。上面这两篇文书正是这时候颁发的。

〔太平天国断然拒绝承认租界〕

1862年5月9日英国驻宁波领事夏福礼向北京英国公使卜鲁斯报告宁波太平军射击英法炮船的信说："呸乐德克（Captain Roderich Dew）带着上面的训令于4月26日乘战斗号到宁波，并担任英法联军的总兵。两国海军提督提出的要求已立刻传达给太平将领，于是两方开始了长久而不愉快的公文交涉……在一封回信里，太平将领竟宣称，他们丝毫不怕我们，并且正在准备和我们打一仗，以决雌雄。从这一事实，你可以看出他们这些信件的语调是多么特殊！可是最该反对，难以容忍，特别表示出他们毒辣用心的是涉及宁波租界的一段，他们竟宣称：租界是他们的，不属我们，断然拒绝承认我们在租界区的权利，因为租界区属于'天朝'，所以它应该像中国其他的地方一样，绝对受太平军的管辖。"（见王崇武等译《太平天国史料译丛》）。

〔印度士兵援助太平天国〕

《吴煦档案选编》同治二年三月初五日《会防处翻译新闻纸》说："前次

有天竺兵四名在南翔为贼所掳，士提督曾函请苏贼慕王释放。复云：‘外国人投诚甚多，该兵亦不愿回国，现在随侍忠王，且本国与贵国无涉，以后勿助攻剿’等语。”

〔侍王致厦门税务司请助书〕

《左文襄公奏稿》卷十二，同治四年正月初四日《厦门税务司等盘获递书逆犯请奖片》说：“据厦门口税务司休士申陈，同治三年十二月十七夜，本关通事林锍盘获递送逆信之陈金龙即陈九里，据称本系长发逆首李逆世贤结拜兄弟，兹特将李逆世贤密印书信送关，林锍当将逆信及陈金龙解交兴泉永道讯明正法。……臣闻所钞李逆世贤致税务司休士逆书，意在乞援外国，希图以厚力动其心，以谄附藉其助。悖逆之语，殊堪发指。所录逆犯陈金龙供词，称系永定南雷乡人，年六十岁，咸丰元年因看地至广西与洪秀全、李世贤、胡以晄等结为兄弟，同在广西倡乱，曾助各逆银两，旋即回家。本年九月间李世贤陷漳州，该犯即投入城中，说李世贤须与洋人和好，方好相机行事，由水路可达天津。李世贤即写密信托该犯送去，走至洋楼前，见有洋人在旁，想递此信，即被盘获。”

〔外商运械文书〕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七，咸丰三年十月壬辰两江总督怡良、署江苏巡抚许乃钊奏：“据苏松太道吴健章禀称，盘获宁波钓船一只，内有夷人三名，洋剑一把，洋枪六十杆，洋刀四十把，洋硝一包，火药一罐，并在夷人身上搜出夷书一封，上有真太平天国等字样，当即拆阅，查系唠咭唎奸商嘞呐吐致镇江逆酋罗大刚一书。又附带上海逆首刘丽川逆书一件。讯据船户王阿莫等供称，系夷人雇装兵器，至镇江卖给贼匪者，在后尚有一船，装载洋枪一百四十杆，洋刀六十把，及洋硝火药等物，已闻拿逃窜等语。……除将奸夷嘕哪啪等三人发交该国领事自行惩办，船户王阿莫等由道严讯，刀剑鸟枪发营配用，原获逆书咨送军机处备查外，理合照录，恭呈御览。”

案上录清朝两江总督怡良、署江苏巡抚许乃钊咨送军机处的这两封劫获的文书，一封是英国商人嘞呐吐上镇守镇江的太平天国冬官正丞

相罗大纲书，另一封是上海小刀会起义首领刘丽川上天王表。这两封文书，据咸丰谕说“俱览悉”[①]，可见已经送到清政府军机处了。其刘丽川上天王表，1953年我在江苏博物馆藏的钞本《桂林守城记》内发现，后来在南京图书馆藏的钞本《忆昭楼洪杨奏稿》内也看到了这封表，曾加考释发表在我著的《太平天国史料考释集》中。惟呦呐吐上罗大纲书尚未发现。据夏燮《中西纪事》卷十一说：“时有上海之领事温那治者，刘逆闻其曾通款于金陵，求寄书为之先容。领事许之，乃托贸易为名，遣火轮船二只，带洋枪火药驶赴江宁，行至镇江而事败。时大营有巡船在镇江江面，见有外洋火轮船二只游奕江上，形迹可疑，乃率水勇经造其舟，拿洋鬼二名，并洋枪火药等件。诘之，称系上海领事所遣。旋又于舱内搜获伪信一函，伪折一件。函即上海领事温那治寄与贼目，内称：‘三月间在南京，蒙相待优厚，并为照顾贸易之事。我兄弟等同在教中，决不帮助官兵与兄弟为仇。今寄来火器若干件，火药若干斤，即祈早为脱售’等语。又称带有刘丽川奏折一通。”案夏燮说的温那治，就是怡良、许乃钊奏折中说的嗢哪啮，因为清朝奏折对西洋人的姓名常在旁边加口字，故怡良、许乃钊把温那治写成嗢哪啮。案温那治是被清军捕获的，我们应以怡良、许乃钊的奏折为据。根据怡良、许乃钊向清朝皇帝奏报，叫他为“奸夷”，说把他连同其他两个外国人“发交该国领事自行惩办”。怡良等所说的该国，据上文知说的是英国。案当时英国驻上海领事乃是阿利国（R.Alcock），据此可知温那治不过是一个英国普通人，或者是一个英国商人，他和其他两个外国人，只是雇了一只宁波钓船运载军火到镇江卖给太平天国冬官正丞相罗大纲。他并不是上海英国领事，为着替刘丽川通款太平天国，“乃托贸易为名，遣火轮船二只，带洋枪火药驶赴江宁，行至镇江而事败”。夏燮这一项记载是十分荒谬的。因为当时英国对太平天国的外交政策乃是伪装中立，上海英国领事阿利国便是执行英国政策的一个著名的侵略分子。而夏燮却捏造事实说成上海英国领事为起义军首领刘丽川传递表章，并带洋枪火药去天京接济太平天国，这就混淆了视听，歪曲了历史，所以是十分荒谬

① 见王先谦《咸丰朝东华录》卷二十八。

的。我在《刘丽川上天王表跋》一文中，已经郑重指出。此外，上罗大纲信的是英国商人嘞呐吐，而不是温那治，夏燮的话也错了。夏燮的记载得自辗转的传闻，所以会发生这样的大错误。至于他所录嘞呐吐上罗大纲书的话，我们根据怡良、许乃钊的奏报，知道它的主要内容说的是售卖军火事，大体上是不错的。又考公元1853年10月4日，上海英国怡和洋行负责人仆希弗尔（Penceval）致该洋行香港负责人大卫·查甸（David Jardine）说："勒呐吐（Reynold）给叛军运送军火，现正被囚在镇江官军舰队的船上。和他一同去的一个欧洲人逃掉了，领事将不干涉这件事。"案仆希弗尔所说的勒呐吐（Reynold），与怡良、许乃钊所说的嘞呐吐，是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发生同一事件的人物，应该是同一人。但怡良、许乃钊奏报先说在外国人身上搜出嘞呐吐上罗大纲书，到述处理情况时说："将奸夷嗢哪咱等三人发交该国领事自行惩办"，又只提出温那治一人姓名，其馀两人的姓名都没有说出。这样就使读者认为勒呐吐没有在场。据我看来，不能因为信是勒呐吐写的就认为勒呐吐不在场，因为当时镇江江上，就有清朝水师，太平天国在镇江是戒严的状况下，一些运济军火或其他物资给太平天国的船只，抵达镇江附近时必须先行联系，然后方免炮台的攻击。因此，勒呐吐船抵镇江时，他在船上写好了信，或者是预先写好了信，还不曾派人送上镇江，就被清军水师连人带信都被捕获了。这也是可能的。当然，我们还要等待资料作出最后的结论，但是，就情况来论，应该同是一人。至于勒呐吐被清军水师囚在船上，在平时就是最好的兴动兵戎借口了，可是，因为他是给太平天国运送军火的，英国领事就不干涉这件事，而另一方面，英国、美国和法国的船只却装运军火和粮食接济清军，这就完全暴露出当时侵略者所宣布的中立的虚伪了。

第九部分

考　试

（附招贤）

太平天国举行考试，始自太平天国辛开元年（公元1851年）在广西永安州时，当时一榜取录了四十多人，第一名是南王冯云山，主考当然就是天王洪秀全了。自癸好三年定都天京，就开科取士。初以天王万寿时举行，旋移在幼主万寿时，以每年十月初一日开天试。其后又改为各省每年三月初三日考文秀才，三月十三日考武秀才，五月初五日考文举人，五月十五日考武举人，九月初九日考文进士翰林元甲，九月十九日考武进士。又在每年正月十五日试选各省提考举人的掌考官[①]。天试之外，东、北、翼三王生日也都开科。东王八月生，试期以八月初十日为东试。北王六月生，试期以六月二十日为北试。翼王二月生，试期以二月初一日为翼试。一年里面，天京凡四试[②]。至东、北王内讧后，翼王复他去，东、北、翼三试始罢。童子试以县监军为试官，取进为秀才[③]。乡试由天京派出掌考官，取中为举人，发榜后，举人即赴守土官衙报名，预备船车、领旅费，送上天京会试。会试元甲三人，取中者为状元、榜眼、探花，封职同指挥；二甲没有定额，取中者为翰林，封职同将军；三甲也没有定额，取中的为进士，封职同总制[④]。

考试仍用八股试帖体，但题目都出自《旧遗诏圣书》、《新遗诏圣书》、《天命诏旨书》里面，不用四书、五经。太平天国考试条例很宽，凡各省考试，他省流寓的都可入试。应试的不论门第出身，中式即录

① 据《钦定士阶条例》。
② 据《贼情汇纂》卷三《伪科目》。
③ 据储枝芙《皖樵纪实》。
④ 据《贼情汇纂》卷三《官制》及《伪科目》。

取，复广与名额，以收揽人才。在建都天京初期，曾开女科，考拔有才能的女子使参加政治工作。

太平天国科举制度，初时名目仍照旧制。到己未九年干王洪仁玕总揽文衡、聿修试典，改秀才为秀士，补禀为俊士，拔贡为杰士，举人为博士（后诏改为约士），进士为达士，翰林为国士。至武秀才等名目则改称英士、猛士、壮士、威士。并改童子试称为乡试，以从前的乡试改为省试，天试改为京试。其乡试每年二月举行，省试、京试则都改为三年一科，所有一切考选规程，试场条例以及品级章服都详细规定。奏准在甲子（公元1864年）科照新章举行[①]。到甲子夏，天京已陷，新章已来不及实行了。

太平天国除科举之外，又有招贤制度，当时凡克复郡县都出招贤榜以招人才，一才一艺，都罗致录用。

兹把见于记载的有关太平天国考试及招贤的文告分条考辑于后。

一　太平天国最早的考试

〔辛开元年天王生日举行万寿诗联考试〕

丁守存《从军日记》咸丰二年二月十八日记说："午间随揆帅至西炮台，历观贼所设望楼、炮台、炮眼及一切竹木土墙并竹签，门户曲折，沟水甚阔，其所据实系险隘，处处可以拒敌。复由长寿桥入永安南门，进州署，见贼于署外张贴伪示甚多，并有各贼风帽颜色等级；又有万寿诗联考取名次榜一纸，计四十馀人，第一名则是冯云山也；又有军帅名目及伪谕，俱黄纸硃书。入县署则黄纸裱墙，并有悬额二三四朝门字样，内门涂黄，对画龙虎。内厅有龙凤四轿车一辆，其厅之正中顶上，有大炮子击穿二洞，大径尺许，遍地器物狼藉。又有军师王府纱镫等件，俱黄纱红字。厅前排列花盆，地设红毡。捕厅署则改为东王府，其署前照壁上有大炮子击中一处，斜穿尺许。米粮油盐所遗甚多，仓穀未动，知其实为大炮击穿也。"

---

① 据《钦定士阶条例》。

二 天京考试

〔癸好三年八月天京开科告示〕

佚名《金陵纪事》说："出示以读孔、孟书及诸子百家者皆立斩。迨八月初十日在南京开科取士，连出三示，用文用策，又谓孔、孟非妖书。"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三《伪官制·伪科目》说："贼之于癸丑岁开科江宁也，出示令士子先期十日，赴伪诏书衙报名，谓之东试，来者不及五十人。于是展限十日，鸣钲传令，不应试者斩，届期应试者并伪官，仍不及三百人。"

〔天京开科试题〕

谢炳《金陵癸甲纪事略》说："贼各伪王生日，先期进贡院考试，出题如《东王九千秋》、《真道岂与世道相同》等语。取伪状元一，伪榜眼一，伪探花一，伪传胪一，伪翰林百馀，伪进士数百。一甲职同伪指挥，二甲职同伪将军，三甲职同伪总制。东贼为东试，天贼为天试，馀贼仿此。"

〔考试文〕

方玉润《星烈日记汇要》卷三十二，丁巳三月二十三日记说："贼亦设科取士以牢笼文人，取中者奖励甚厚，故寒士多赴之，首科状元为兴国张某，以此兴国人民甘心从贼较他属尤甚。余至黄梅营，偶游买卖街，见售残书者中有抄本伪文十数篇……伪时文颇入妙，批点亦详，似是黄梅人奉为揣摹者，因携归录其数篇，以见文人之陷溺贼中正复不少。其八股题为《真神独一皇上帝》。……又一题《皇上帝乃是真皇帝》（文长不录）首艺着眼'独一'字，次艺着眼'乃是'字，皆时文巨手。又有《崇拜皇上帝》题，文尤为精湛雄浑。《不好拜邪神赋》一篇，古雅绝伦，均非率尔操觚者所能办。……此邦素号能文，故多作者，以致伪文逆贼皆能入妙。……南来州县从贼者众，固不独文士为然即显宦退休林下，蓄发以为之民者何可胜道，以此见人心思乱，天运未转，未可以时日求治也。"

〔甲寅四年四月天京开武科告示〕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三《伪官制 · 伪科目》说："贼称军中带兵伪官曰佐将。甲寅二月陷江宁省[①]，因佐将乏人，故又开武科。以四月初一日为乡试，遍贴伪示，令投考者先期五日赴伪诏命衙报名。届期佐天侯赴教场校阅，先试马上箭五枝，次试步下箭三枝，无后场技艺，当日完场。应试者三百馀人，皆各衙牌刀手。取中谷光辉等一百四十七名为武举。十五日韦贼赴教场校阅，谓之会武试，加试马上炮三声，取中刘元合等二百三十馀名为武进士。韦贼因陈贼所取人数过隘，复出伪示，命不中者亦一体会试。五月初一日，杨贼复试于教场，遂奏请洪逆以刘元合为武状元，职同指挥，谷光辉、周得三为榜眼、探花，职同将军，馀二百馀人皆职同总制。次日伪朝门设宴，谓之会武宴。群贼虽经中武，一无除授，仍回原衙听候调用。"

〔辛酉十一年九月天京开科告示〕

龚又村《镜樨轩自怡日记》卷二十，咸丰十一年六月初六日记说："见伪示，九月天京会试，准举、贡、生、监、布衣，一齐入场，不拘新举子，亦借求才之意，诱进群儒。"

案龚又村，江苏常熟人，同上书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初四日记说："闻伪天京会试，吾邑文中三人，武中六人。"

三　各地区考试

〔江苏地区考试告示、诗文题及乡试中式信凭〕

知非子《吴江庚辛纪事》咸丰十年八月初六日记说："有行文告示到镇，

① 案太平天国克复南京是在癸好三年二月，而不是甲寅二月。又考陈承瑢在癸好三年九月始升天官正丞相，甲寅四年五月始封佐天侯。下文说佐天侯主持这一次武科乡试，可见太平天国开武科是在甲寅四年，而这里所说"甲寅二月陷江宁省"的话，却把太平天国克复南京的年代记错了。

招文武生员，由本县送苏福省应试。镇上赴试者四人，先到江城，次到省，稍有侥助。十一日乡试。头场：头题《同顶天父天兄纲常》，二题《禾王作主救人善》，三题《能正天所视》，诗题《一总山河乐太平》。十五日二场：策题《治兵安民策》，论题《真道根源惟一正》，诗题《万郭来朝》。镇上中式三人，名新科博士，锺志成、计□□、任□□。”

龚又村《镜樨轩自怡日记》卷十九，咸丰十年九月十八日记说：“次日，闻贼在苏试士，题为《同顶天父天兄纲常》，二题《禾王作主救人善》，禾者秀截［足］，王者全截头，三题《能正天所亲》，诗题《一统山河乐太平》。其中式者，有‘一统天朝界，山河万重新，士民皆欢乐，咸颂太平春’之句。”

蓼村遁客《虎窟纪略》记苏州事说：“九月，贼出示招考。贼开伪科，秀才曰秀士，举人曰博士，同场考试题殊属可笑。首题：《同顶天父天兄纲常》，次题：《禾王作主救人善》，诗题：《一统山河乐太平》。吴邑投考二人，皆取伪博士，一横塘人，不知其姓氏，一名周兆奎，素不工文，为村学究，取伪博士，首扎黄绸，曰游街市，人皆畏避。考毕，出贼示，胁人完粮，熟田每亩完米三斗，荒田每亩完米五升，其有业主徙避他方者，佃户代完，皆乡官造册办理。”

佚名《庚申避难日记》咸丰十一年二月廿七日记述常熟事说：“长毛有告示来镇，三月初三日要县考，十三日上苏省府试，每旅帅要文童三十名，武童三十名，初一日动身。”龚又村《镜樨轩自怡日记》卷二十，咸丰十一年二月廿九日记说：“见牌示常、昭邑试，定于上已，案首奖银廿两，其次递减。与考者翰林称国士，进士称通士，举人称博士，贡生称俊士，生员称秀士，秀书绣或书莠，似系避讳。武则有猛士、威士、壮士、英士、毅〔士〕之等。”

知非子《吴江庚辛纪事》咸丰十一年三月初六日记说：“监军出示，招文武生应试，先由军帅处报名。”

龚又村《镜樨轩自怡日记》卷二十，咸丰十一年三月初八日记说：“便道谒时酉生，知主试者为军政司陈耕云，系廉生，为青宗师所取士，身披绣蟒黄袍，旁坐监军，即伪常熟令，试士多贡监生员，共一百四人，先一日宿署……次日辰刻点名，限申刻交卷。阅卷者为伯和（昌銮），徇曹和卿之请，

出《四书》题为《足食足兵》，《赋得偃武修文》，得修字，昭文题《先之劳之》，得礼门又路，得口字，秀书绣，全书荃，国书国，馀如上书尚，王书汪，青书菁，山书珊，贵书桂，玺书口，癸书揆，丑书好，无锡书抚锡之类，临文不讳，唯顺字缺一竖。士子饭食，军帅等办，每席六簋，每人给盘费二两，闻再有总费五番馀，花红在外。试者大半为利来。礼房曹竹青欲索卷费均不应。正案有名，即作秀才。常、昭额各十三名，馀为广额。择日送学习仪。至圣像已毁重塑。自登学册，文有文装，武有武装，不相混杂。俟端阳，再送苏福省试，取中者即作举人。重阳再送伪天京会试。主乡试者为伪状元、伪探花。先期出示，令禁毡冠缨结，眼镜折扇，亲丧不必成服，尽准入场。有缟素入馆者斥之。”

龚又村《镜樨轩自怡日记》卷二十，咸丰十一年三月十三日记说：“闻邑试初复，常熟策题为《智者踊跃》，昭文策题为《愚者省悟》，古今体诗题，常为《琴囊剑铗棋枰诗筒》，昭为《茶烟蕉雨琴韵书声》，俱不拘体韵。末复题，常为《春色碧色赋》，以金勒马嘶芳草路为韵，《经明行修》，得明字，昭为《春水绿波赋》，以□□□□□□□为韵，诗题则《为国求贤》，得求字。常熟取进谭可大等廿五人，昭文取进吴载尧等廿五人。”

知非子《吴江庚辛纪事》咸丰十一年三月记事说：“十四日，赴江应试，王霭云阅卷。十五日考试，江、震四十八人，同里廿三人。头题《真道未知须省悟》，二题《大孝终身继有虞》，三题《四海一家尽兄弟》，诗题《万姓安居乐太平》。十六日复试，《孝弟力田论》、《治安策》。下午出案，原秀士八名，新秀士四十名，给红缎包头，内有八名，给黄缎包头，以先定乡试愿去也。”

蓼村遁客《虎窟纪略》咸丰十一年三月十四日记事说：“伪监军考童生，吴邑与考者二十五人，原系庠生四人，题：《真道岂与世道相同》。次题：《道之大原出于天》。诗题：《万国来朝》。里中亦有去应试者，皆乡官勒令进，诱以有钱给与。”是月廿四日记事又说：“伪总制考童生，取伪秀士二十三名，给付贼凭一纸。文题：《能救人灵享福无穷》。策论题：《坚耐心肠倍加研炼》。诗题：《师克在和》。其有（在）前列者为贼目聘去。贼给匾额与许玉庭，大书天父堂三字。”

蓼村遁客《虎窟纪略》记五月苏州事说：“贼开伪科，所取有约士、杰

士、俊士之分。伪题：《皇上帝为天下万郭大共之父，人人是其所生所养，人人是其保佑》。又《天父有主张，天兄有担当》。又《天生真主坐山河》。与考者百馀人，取伪约士七十五人，伪杰士十七名，伪俊士十一名。”

龚又村《镜穉轩自怡日记》卷二十，咸丰十一年六月初六日记说：“闻苏城乡试，题为《天父有主张天兄有担当积善之家必有馀庆论》、《诛残妖以安良善策》。榜出，吾邑中式者三十三人，遗一人，分博士、约士、杰士等第。旧识胡少卿（国治）为博士，即举人，黄秀山（绣珊）为杰士，如廪生、约士则为副榜。喜帖书大人，或书老爷。”

龚又村《镜穉轩自怡日记》卷二十一，同治元年三月十八日记说：“闻城匪于十六日县试，伪历正上巳焉。题《赦小过》、《举贤才》，昭文题为《知我者其天乎》，策论《广大无边》。上下塘应试四人，除不完卷者皆取进。”

窦镇《师竹庐随笔》卷二《自述》咸丰十一年记事记无锡事说：“是年七月，城贼奉伪令举办伪事，勒令乡官招能文者取齐监军局，每名给钱十千文，得数十人。监军送城考试。贼以杜撰鄙语为题，锡、金取三十人，名曰约士。旋赴金陵，亦称乡试，锡、金中式二十人，名曰达士。给红布为冠，红衫为服，俱用绉纱。”

王德森《岁寒文稿》卷三《先世遗闻》说：“其时有新旧廪生孙启楙，号吟秋，考中长毛解元，其文有‘恨不得杀尽妖头（长毛称官兵为妖）上答天王（称洪秀全为天王）之高厚’句，得意甚，逢人辄曰：‘吾道行矣。’设立解元公馆，引进其弟正斋，名启榘者为贼，招致本地人为伪官如军帅、师帅、旅帅之类，乐于从事者不少。”

沧浪钓徒《劫馀灰录》说：“贼中乡试得隽者，有黄纸一幅，长二尺馀，阔尺许，上有‘信凭’二大字，其下书伪衔云：‘钦差苏福全省提督学院礼部尚书姓某取中某府州县第几绣士姓名’又一行书‘钦命苏福全省大主考官翰林院编修探花及第某姓取中某科某府州县人第几名英士姓名’，末行书‘天父天兄天王甲子几年月日给英士某收执，各卡验放用之’。其绣士之秀，乃贼首之名，是以贼皆避之。”

〔浙江地区考试告示及试题〕

沈梓《避寇日记》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记浙江桐乡事说：“见伪

符天福贴告示于关帝庙，招桐邑生童投辕报名，定于初十日开课，评文取士。每月三课，分上取、次取、备取三等，上给膏火三千，次给二千、备给一千。”

沈梓《避寇日记》同治元年三月廿七日记事说：“桐乡长毛开考秀才曰秀士，军帅姚某为考官，顾小坨、陆巽斋阅文，首题‘君君臣臣’，次题‘真天真主’，诗题‘四海一家皆兄弟’，皆教书中语也。桐乡写考经费二百千，各镇去者六人，局中赠考费每名二千文。屠镇去者十馀人，每名赠四元。尚有乌镇、罗头等处共得廿馀人，取进十九人。镇上进者岳小雅、王小安、蒋吉楼、仲五舟四人。岳王蒋三人者，皆故清诸生也。于廿九日报落，其报单曰：‘恭报桂大人某某（阙数字）太平天国开朝勋臣符天安锺统下左三营军帅姚考取第一名秀士。’初八日招复试，题目五道：文题《又幸其民乐其岁物之丰而喜与予游□》、《开辟独一论》、《天国三大政赋》，以耕田、铸钱、取粮三大政为韵，《桐乡县城破废不堪记》、《十八学士登瀛洲诗》得‘登’字，末署云‘安大人亲命题’。初闻考取后每名给洋六元，赐田十二亩，既而知洋则有之，而田则无之也，一时考者皆失望。”

张尔嘉《难中记》述同治元年秋浙江仁和事说：“时继王忠良而为军帅者沈小湖（祖琛）先予入学者也。……未几，贼于湖墅设招贤馆，开科取士，称试官曰提举，呼秀才曰莠士（以秀字须避伪讳也），凡军帅名下无人应考，职须黜革。小湖欲以予塞责，不应。……闻仁和之提举，系从贼之钱塘县李作枚，与考者三十馀人，首题《太平一统江山万万年》，次题《为将必有为将之学问》，诗题《草木咸沾雨露恩》，一榜尽取无遗。新进莠士，头裹红巾，身披蓝衫，足踏花鞋，赴卡拜客，各赠贺仪。”

沈梓《避寇日记》同治二年三月初一日记事说：“二月廿八日，夏月帆在卢山寺开考，周砚圃为正主考，首题《晦晤不醒》，次题《远者来》，皆天主妖书之语，秀水考者廿九人，进十人。”

〔天王下诏颁恩科〕

王步青《见闻录 · 苏州记事》记道：“雅慕求贤名，开科取士，秀才曰博士（秀士），举人曰约士。遣正副伪主考二人，于春取博士（秀士），夏取约士，秋则使贼护送金陵会试。而伪天王下伪诏，以江浙两省文才渊薮，

一试不足尽其才，宜颁伪恩科，广收遗才。然其所取皆市井无赖，乡官之所劝驾而来，有真才者不至也。”

〔福建地区石达开部在汀开科取士〕

曹大观《寇汀纪略》咸丰七年三月十八日记曰：“本日，长发下求贤之诏，开科取士，不必秀才，一试即中举人，以《上帝权能诛灭妖氛》为题，悬之国门，限二日缴卷，得入选者十二人，榜张府圣庙前照壁上。惜汀人无识，竟有名宿厕其间者，士论鄙之。”

四　招贤

〔天京招贤榜〕

赵烈文《落花春雨巢日记》卷三，咸丰四年三月初五日记说：“开孙来言，江宁管小异从贼中来，曾见伪示甚多，其《招贤榜》云：‘江南人才最多，英雄不少，或木匠、或瓦匠、或竹匠、或铜铁匠、或吹鼓手，你有那长，我使用你那长；你若无长，只可出出力的了。’”

〔郡县及克复地区招贤榜〕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三《伪官制 · 伪科目》说：“贼于科举外，又有招贤之制。窃踞郡县暨剧贼行兵所至之地，皆置榜于所居门墙及伪官衙前，由招贤而悬示于榜，其略曰：“体国经野，致治必在于兴贤；幼学壮行，怀才必期于见用，况值天命维新之际，正属人文蔚起之时。天朝任官为贤，需材孔亟，凡属武纬文通之彦，久列于朝，专家曲艺之流，不遗于野。但恐采访难周，搜罗未遍，抱璞者耻于自献，徒韫椟而深藏，怀珠者虑其暗投，亦韬光而不市。当知天朝见贤即用，望治维殷，勿以自荐为可羞，即宜乘时而利见。倘有一技之长，仰即报名投效，自贡所长，或由管长具禀保荐入朝，量才录用，家口厚给资粮，不致失所，俾免内顾之忧，以慰从公之志’云云。”

沈梓《避寇日记》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三日浙江桐乡濮院招贤告示说：

“关帝庙前又有告示大略以：‘定乱尚文才，戡乱需武略，清朝士习时文，官多捐纳，故空疎贪劣之人夤缘冒进，而畸士异人所以不出也。今列规条□款，凡民间有才力可任使者，来辕禀明录用：一、通晓天文星象、算学者；一、习知地理山川形势扼塞者；一、熟读孙武书，知兵法阵图者；一、熟悉风土民情利弊者；一、熟悉古今史事得失者；一、善书记笔札者；一、民间豪杰能习拳棒、武艺、骑射者；一、绿林好汉能弃邪归正者；一、江湖游士以及方外戏班中人有能飞行走跳者；一、医士之能内外科者。’记来尚有数条，不及记，总之，一才一艺，皆搜罗录用。”

第十部分

朝内军中文书

一　文书形式

〔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述太平天国文书形式〕

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述太平天国文书说："贼伪示多出自东贼，北、翼间见，亦或出自西、南，洪贼则决无。东贼示称'真天命太平天国禾乃师赎病主左辅正军师东王杨为某事'云云。北贼则称'后护又正军师北王韦'，翼贼'前锋主将翼王石'，南贼'前导正军师南王冯'，西贼'右弼又正军师西王萧'，其起头七字皆同东贼。东贼后又加'圣神风劝慰师'于禾乃六字下，北加'雷师'，翼'电师'，南'云师'，西'雨师'，燕'霜师'，豫'露师'。其贼目中有多智星、能谋星等等名色，不知何人？东贼有恤刑伪示，又有置鼓于门使首告鸣冤伪示。又有伪示云：'素不能诗，曾在长沙见某善战，忽得一绝，示知军中须要学他'云云。其下二句'看你浑身都是胆，不亚常山赵子龙'。北贼伪示谓：'方今天王定鼎天京，万国来朝，必有龙、凤、麒麟应时而至，如有匿而不献者，查出不贷。'示后各钤以印，东贼用金，长七寸，宽三寸，四边镌龙凤，中直行正书即其衔加姓名（天贼及西、北、南，印俱用金铸成，有五印告成颁贺万国伪诏）。翼以银，宽长递减。佐天侯亦银印，此数贼印皆镌姓名，示无更代意。其下惟天官正丞相银印，馀俱铜，再下如总制等则用木，其式皆汉文边，中刻伪官衔（印旁俱用四爪龙，即伪旅帅亦龙）。洪贼方金印，每方约三寸馀，四边龙文，中镌'旨准'二字，名曰玺，读若玺；按字典无此字，是洪贼仿玺字意而创造者。

伪印旨准二字，乃天贼以代笔墨之劳者。其天贼伪玺上一格刻金璽二字，下分多行，刻太平天国大道君王八字，下刻一金字，比上数字稍宽，方径八寸有奇。洪贼凡批劄称诏旨，东贼称金谕，北贼称宝谕，翼王称钧谕。凡伪示无论伪王伪官，于特示后，皆总系以诗，叙其事如盲词，或四句，或八句，用‘诗曰’云云，然后加年月。”

〔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述天王诏旨形式〕

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述天王诏旨说：“洪贼以黄缎数匹续长，界二寸宽，朱丝直阑上下边朱画龙凤，作七言韵句，自盘古氏起讫明季君臣事实，悉加品骘。避帝字不用，王字加犬旁，如文王、武王作文狂、武狂，此系贼所目为正人者。若桀、纣、幽、厉则称妖，臣子忠孝者称名，否亦称妖，朱书楷字约万言，揭于照壁名天榜。又用黄缎朱书尺馀大楷二十字，悬门左，文曰：‘大小众臣工，到此正行踪。朝奏方准进，否则雪云中。’后摹刻上板，金地朱字，字在欧、柳间。其批示皆以韵句，或四言数句如箴颂，或五言数句如歌谣，或七言数句，短者如绝句，长者如古风。惟纯以俗语，不用故实，故实谓之妖话，悉禁之。其有劝谕大众一示，备言耳、目、口、鼻、手、足等事，如云：‘眼邪变妖眼当挖，不挖妖眼受永罚；挖去妖眼便升天，天公怜尔无眼瞎。足邪变妖足当刖，不刖妖足诸福灭；刖去妖足得升天，天公佑尔足无蹶。’其馀不复忆。”

〔潘锺瑞《苏台麋鹿记》述太平天国文书形式〕

潘锺瑞《苏台麋鹿记》述太平天国文书说：“伪示皆用黄纸，酷似僧道坛场之榜，严威者曰诲谕，寻常者曰谆谕，和平者曰瑞谕，或曰钧谕，英逆继忠逆而来，甫至即发刊刻禁示，遍贴通衢，语用骈骊而多费解。”

〔张德坚《贼情汇纂》述太平天国支取银钱及一切物件条〕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十二说：“各贼目凡赴各典官处支取银钱及一切物件，概不行文，随手写一纸条，盖用伪印，见条即照数发给。”

二　天王幼天王诏旨与朝内文书

〔定都天京时派人带到常州宣传的诏示〕

赵烈文《落花春雨巢日记》咸丰三年四月廿三日记说："城中新设盘查局十馀处……是日，盘获贼匪四名，得伪诏、伪示及妖书二本，一名《天条书》，其教禁例；一名《太平军目》，则兵制也。"

此处诏书、告示虽未说明内容，但可见是派去常州作宣传之用，故应辑入。

〔天王劝群众勿因吃粥变心诏〕

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记说："贼常例各馆皆具人数，每十日赴典圣粮领米，人一斤，斤不过七合，米不足数给稻，仍一斤，砻米仅四合，稻亦不足，止给半斤，极至四两，因令人吃粥。然稻四两得米只合馀，即作粥亦不饱，咸有怨言。洪贼时有谕示合城，不能全忆。中有'神爷试草桥水深，如何吃粥就变心？不见天兄舍命顶，十字架上血淋漓。不见先锋与前导，立功天国人所钦'云云。"

〔天王令洪仁发向东王肉袒请罪诏〕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二《洪仁发传》说："癸丑七月杨贼传各伪官听令，仁发独后至，杨贼以为不敬，微讽于所属，洪逆稍稍闻之，内不自安，即出伪诏令仁发至杨贼处肉袒请罪，并请杖责，杨贼佯不欲杖，仁发固请而后杖之，既受杖，始欣然自得。"

〔东王命采访科炭者奏封官职诰谕〕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十二说："凡盗首犯罪，大众敛钱经营调护，谓之科炭，其义无他，言雪中送炭也。冯云山收入桂平县监，群丑集赀脱之，

凡输钱者当时有簿籍，到江宁后查叙科炭功，皆升授伪官，并编行伪诰谕令其采访科炭者奏封官职，无使一人向隅云。”

〔天王给东王述孝心诏与东王复奏〕

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 · 贼器用轿制》说：“洪贼有伪旨示东贼，谓天父赐兄金盆，不忍自用，因以奉母。东贼伪奏曰：‘二兄孝意，万国皆知，小弟不胜感羡。小弟幼失父母，养于我国伯，今亦以天父赐来金盆，敬奉国伯，以副二兄孝意如何？’”

〔东王谕官员凡天父下凡俱来府跪天父谕〕

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 · 东北贼递杀大略》说：“东贼旧托天父下凡以惑众，谓天父之言，藉传于东王金口，兵机政要，皆由天定，人莫得违。及破南省，众权独揽，虽洪贼亦拱手受成，北、翼贼无论矣。六年五月，向帅移营丹阳，贼颇猖獗，先时仅据省城，东贼便称江山一统，至是又据溧水、句容，颇觉其事指顾可成，使北贼寇江西、翼贼寇宁国，率意指挥，益自尊大，有去洪贼而自称天王意。一日，诡为天父下凡，召洪逆至，谓曰：‘尔与东王均为我子，东王有咁大功劳，何止称九千岁？’洪贼曰：‘东王打江山，亦当是万岁。’又曰：‘东世子岂止是千岁？’洪贼曰：‘东王既万岁，世子亦便称万岁，且世代皆万岁。’东贼伪为天王喜而曰：‘我回天矣。’洪贼归，心畏其逼而无如何也。向日东贼出，必声炮数十，其将出也，门内墀有合釜数千，次第列至门，各复爆竹于中，凿孔通药线，骤然其一，则递响至于门，门外亦如此，递至辕门口，司炮者遂声炮。既出伪示，凡天父下凡，无论大小官员男女人等，俱来跪天父，但听炮声连续即是，不到者斩，于是莫辨是贼出与伪托天父，惟懔懔听炮声已。”

〔傅善祥上东王禀〕

谢炳《金陵癸甲纪事略》记说：“有傅善祥者，金陵人，二十馀岁，自恃其才。东贼闻之，选入伪府，凡贼文书，皆归批判，颇当贼意。由是贼伪官均尚文，有不合善祥式者，辄批骂，恃宠骄傲。屡言老长毛狗屁不通，忤

东贼，乃借善祥吸食黄烟，枷发女馆以禁之，犹欲复用也。嗣善祥病，自为文呈东贼，言素蒙厚恩，无以报答，故尽心代阅文书，夜倦不意为妖魔迷朦，吸食黄烟，又蒙开恩，不加重罪，原拟释放，再图报效。讵知病患不起，恐难〔再〕睹慈颜，谨将某日所赐金戒指两个奉缴，以表小妹之意无他，幸为垂鉴。东贼阅之，大惊讶，即释枷，使伪国医往视，病愈，善祥得随意往各女馆，无所禁，遂不知所终，或云逃去。”

〔天王谕麻天安陈玉书诏旨〕

顾深《虎穴生还记》说：“有一童子，年约十六七，颇解事，一日见余，谓余曰：‘先生无事能同我到老大人衙前看告示乎？’余曰：‘诺’，随而往。……见一衙门规模宏敞，戈戟森严，童子曰：“此即麻天安衙门’，门前八字照墙，墙上贴一黄纸，四围龙边，每句七字，每四句一划，又不叶韵，又不调平仄，鄙俚不通，不解所谓，首‘弟兄并力杀妖魔’句，末写太平天国辛酉年某月某日谕九门御林真忠报国麻天安陈玉书知悉，乃贼之伪谕也，童子不知，以为告示。”

〔幼主封童容海吉庆元等职诏〕

吉庆元朱衣点等《缕陈军情请准暂居原职共图报效本章》说：“去腊二十四日接到京师诏书，张弟恭录幼主御诏一道，内开蒙陛下隆恩、幼主厚恩，加封小臣童容海为保王，赐安千岁，统辖扶朝天军军务。又封小臣庆元为扶朝天军主将，而衣点、祥胜、五馥均蒙升封扶朝天军安爵。……”

〔桐乡夏家浜粮米局天王诏旨〕

沈梓《避寇日记》记说：“〔同治元年正月二十三日〕桐乡米局在夏家浜，余访仲竹泉、曹霭山不值，见中堂供天王诰命及诏书，皆七字一句，俚鄙之极。”

〔天王与侍王诏旨〕

许瑶光《谈浙》卷二说：“余在龙游天营，获洪逆所与侍逆伪诏，均用七言韵语，与村巫神咒相仿。”

〔干王给莱天燕何信义谕〕

沈梓《避寇日记》说："〔同治元年二月〕十八日，在新塍局中见伪干王与乌镇伪文将帅莱天燕何姓〔文书〕，言镇江妖兵颇多，而炮妖更属强猛，且往往有伪投入天兵中者，各处窥探，故特着弟兄们严防密察，无使奸宄混迹等云。"

〔天王与侍王诏及幼天王与首王诏〕

《左文襄公奏稿》卷十，同治三年九月初六日《杭州馀匪窜出情形片》说："洪幼逆由金陵逃至广德，复由广德、宁国、昌化、绩溪出皖、浙之交以窜江西，臣军见在追剿，纵迹甚明。其由金陵同窜数目，或云数千，或云数百，臣前此只据李鸿章之信，至曾国藩、曾国荃未尝以之入告。臣所以函询此事者，因臣前年攻龙游、汤溪时，见洪逆与贼首李世贤伪文，即有幼主之说，曾举以告曾国藩，兹复有此传闻，故欲详竟其说耳。顷据黄少春送到所获幼逆六月二十四日给伪首王范汝增黄绸伪诏，则幼逆由金陵窜出实无可疑。阅所钤伪玺，上方横列太平天国四字，下方横列玉玺两字，左刻天下太平，右刻万方来朝，中刻皇上帝基督带填幼主作主字一行，而填字玉旁刻作主字，拆视则真主二字，虽鄙僿可笑，然非一时仓卒所造，亦无可疑。"

三　军中文书

〔镇江罗大纲告示〕

海虞学钓翁《粤氛纪事诗》："多张告示谕民家，衙署钦差也押花，布匹纱绸同捕网，自然有果结琵琶。"这首诗注说："镇江城内外多贴告示，无非妄语，其尤可笑者，衙署钦差大臣罗，谕称自本大臣临你镇江，一切实物给价公平，今并谕尔该乡民等，凡虎、豹、熊、罴、鸡、兔、鹰、鹞、鸽、雀以及五色绉纱、绸缎、布匹、奇纱、宝贝物件、杂货等项，有能捕网者，送到西门口即买，给价公平，决不短少，各宜遵办云云。"

〔黄文金与胡鼎文文书〕

《曾文公正手书日记》咸丰十年十二月初八日记说："得伪文数纸，内有黄文金与胡鼎文之件，叙贼情颇详。"

〔英王在黄州的治军告示〕

英国参赞巴夏礼报告在黄州访问英王陈玉成的经过记英王在辛酉十一年春克复黄州时的告示说："进城时，我看见城门上贴着一张英王告示……另一张颁给军队的告示说，自布告张贴之日起，禁止军队下乡抢掠百姓。第三张布告上挂着两个叛军的头颅，据说这两个人是因为在征收军粮时偷盗了老百姓的衣服而杀头的。"

（王崇武译，见《历史教学》1957 年 4 月号）

〔曾国藩记咸丰十一年四月掳获太平天国文书〕

《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咸丰十一年四月二十七日附记：

附记　傅彩凤搜获伪文

廩天福袁富财与灵天安刘振福一件	四月廿六日自冯村发
懋天侯伍庭玉与瀍天福秦一件	四月十四日自顺安发
刘永忠与其父刘振福一件	四月十九日自池州发
杠天燕林胜福与其弟林彩发等一件	四月十八日报病危自池州发
勉天侯张东启与庄天燕黄一件	四月十七日自青州发
秦成玉与其侄瀍天福一件	四月十二日自顺安发
孟德意与刘振福一件	四月十九日自池州发
掬天安赵金福与甫天安杨一件	四月十七日自殷家汇发
以上皆要紧者	
淞天安刘兴才与刘官方文一件	四月十二，此行刘官方派援皖省，自桐城发
刘官禄与其侄刘成福文一件	四月十二，成福现守建德，

	自池州发
赵金福与刘官方文	四月十七，言阻水难渡，自殷家汇发
刘官禄与其兄官方文三件	四月廿二，一言江北军情，二言池州危困难守，自池州发
林绍璋与刘官方文一件	四月初七，自桐城发
杨辅清（即七麻子辅王）与刘官方文一件	四月十一，饬释放承宣曹发年，自宁郡发

以上皆要紧者

《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咸丰十一年四月廿八日记说："生员傅彩凤搜获伪文十六件，细看一遍。"

〔曾国藩家藏《伪官执照清册》上所记掳获太平天国的文书〕

《湖南历史资料》1958年第一期发表曾国藩家藏《太平天国"伪"官执照及"伪"印清册》上记："以上伪官执照共九百三十八张，外童容海给刚强朝将汪维新谆谕一件，给妇女执照三张，步天燕吴盛扬批方永素谢恩禀一纸，浙江主将总理全省民务邓光明水陆文凭一张，皮腰牌一块。"

〔麻天安陈玉书给下级过年物件的文书〕

顾深《虎穴生还记》说："二十九日，忽麻天安有文书到，群贼围看，皆不懂，字多不识，令余阅之，上言'现届岁终，特赐老弟刘生顺、何德友鸡两只、肉廿斤、烛廿斤、大香二斤，望弟持麾来取。'字系行书，余一一为具言之，众皆鼓掌大笑，咸曰：'难得这位通品先生在此，不然，将若之何。'自此愈见亲熟。"

〔攻破浦口征银犒赏三军文书〕

沈梓《避寇日记》说："〔同治元年十一月〕初三日，贼又有文书来新，言大兵攻破浦口，忠王犒赏三军，征各镇银两充犒费，派新塍元宝六十只。"

第十一部分

歌　曲

〔太平天国的鼓吹曲〕

俞功懋《探穴纪略》记入浙江嘉兴窥探太平天国情况，其中记有太平天国的鼓吹曲道："贼每餐必鼓吹，掠得乐工，各置一部。即以粤西省，桂平县，紫荆山，金田村，拜上帝，得天书，起旗倡事；以及冯云山，已被捉，天赐放回，一夜间，大顺风，天助过湖等语，亦称向大人、张军门、陆总督，编为十字令，朝夕侑食，亦不改调也。"

这一段记载，是他处看不见的，但我们要指出俞功懋所记录的太平天国鼓吹曲的词句，有些已经不是原来的词句，而是经过俞功懋站在反革命立场上修改过的词句，例如太平天国自称："金田起义"，而"起旗倡事"乃是经过俞功懋改过了的站在反革命立场的语气；又如太平天国称"满清"统治者做"妖"，向荣就叫做"向妖头"，张国樑叫做"张妖头"，陆建瀛叫做"陆妖头"，这里所说的"向大人"等等，乃是俞功懋自己说的话。但是，在他另一段记载中，却给我们保存了一件重要的事，就是太平天国用乐鼓吹工曲鼓曲的事宣传它的革命的胜利。原来在广西的民间，凡有喜庆的宴会，都有乐工奏鼓吹曲来助庆。那些鼓吹曲的内容都是封建故事和仙佛故事。太平天国完全抛弃了这些旧内容，而把自己从金田起义以来，艰苦奋斗打垮敌人的经过编成鼓吹曲，利用人民喜爱的音乐形式，充实以新的内容，每餐鼓奏，宣传革命的胜利，以鼓舞军民对革命必胜的信心。这是一条很重要的记载。

〔翼王被困大渡河时题诗〕

都履和整理许亮儒原著《擒石野史》记石达开被困大渡河时题诗于壁说："自假道计空，达开寝食俱废，乃题诗十绝于馆壁，中有句云：'大军乏食乞谁籴，纵死洩江定不降'（原著者许亮儒，以词猖多逆，故删而不录，最为可惜），署名非凡题，非凡，达开之号也。"

〔诬害黄金爱题壁诗〕

1980年，福建上杭县南阳公社发现太平天国墙头组诗十一首。其中一首道："杀后有人叹曰：'卖国求荣大不该，背主无义黄金爱（害人在南□□□）。昔日不闻杨松事，谁知天父眼恢恢。'又曰：'上天排定不可强，金爱害死李忠王。意□□清乱天国，谁知被诛在南阳。'"据鉴定这组墙头诗确是太平天国战士题的。考其时期为太平天国乙好十五年新年，驻扎在南阳乡的是康王汪海洋，杀害纪王黄金爱的就是此人。

案这首诗所宣布的罪状是："卖国求荣"、"背主无义"、"害死李忠王"。但据《李秀成自述》，曾国藩奏报，亲见人如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等记载，以及我们于1951年在南京方山的调查，都无此事。案这个无视法纪的汪海洋，后来正是以诬陷的手段来杀害主帅李世贤的。他也同样是以诬陷的毒手来杀害黄金爱的。

〔干王狱中述志诗〕

春秋大义别华夷，时至于今昧不知。
北狄迷伊真本性，纲常文物颠倒之；
志在攘夷愿未酬，七月（旬）苗格德难侔。
足根踏破山云路，眼底空悬海月秋。
意马不辞天地阔，心猿常与古今愁。
世间谁是英雄辈，徒使企予叹白头！
英雄吞气吐如虹，慨古悲今怒满胸。

猃狁侵周屡代恨，五胡乱晋苦予衷。
汉唐突厥单于犯，明宋辽元鞑靼凶。
中国世仇难并立，免将流毒秽苍穹？

案这首诗录自萧一山《清代通史》。据萧一山说他得自台湾军机处档案所存《洪仁玕供词》上。今参阅王庆成《洪仁玕绝命诗》一文的考证加以整理。

〔干王绝命诗〕

临终有一语，言之心欣慰；
天国虽倾灭，他日必复生。

案此诗译文据自王庆成《洪仁玕绝命诗》，见《历史知识》1981 年第一期。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据《北华捷报》第七六五号（1865 年 3 月 25 日）所刊英文译本最后二句回译为："我国祚虽斩，有日必复生。"

〔忠王就义歌〕

台湾学生书局影印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草稿本同治三年七月初六日记："伪忠酋李秀成伏法。渠写亲供五六万言，叙贼中事自咸丰四、五年后均甚详，虽不通文墨，而事理井井，在贼中不可谓非桀黠矣。中堂甚怜惜之，昨日亲问一次。有乞恩之意；中堂答以听旨，连日正踟蹰此事，俟定见后再相复。今日遣李眉生告以国法难逭，不能开脱。李□□（案草稿本将此两字涂去，在旁有一字亦涂去，均辨认不清）无惑容，曰：'中堂厚德，铭刻不忘，今世已误，来生愿图报'云云。傍晚赴市，谭笑自若（后将'□□无惑容'、'谭笑自若'及'□□'两字旁改一字都删去）。作绝命词十句，无韵而俚鄙可笑，付监刑庞省三，叙其尽忠之意，遂就诛。"

〔天父经和祝文〕

曾含章《避难纪略》记道："贼每七日一期，曰礼拜，谓祭天父天兄也。天父天兄者，贼之造作名目以惑人者也。祭用方桌二张连排于檐下，上设茶数杯，点烛一对，无香。贼目皆向外环坐，诵天父经一遍，经共二十四句，计九十六字，亦不知作何乱语。诵毕皆跪下，读伪祝文一篇，中有一本（个）当十，十个当百，百个当千，千个当万，万万千千，杀尽妖魔云云，读毕而止。"

〔赞美诗〕

顶天侯秦日纲等颂赞中记奉天王命撰赞美诗说："兹奉我主特降诏旨，前上高天之时，亲承帝命，荷蒙天父明示我主天王及我列王皆系天父派定，上应天象。凡属万国人民，均宜赞颂，以报天恩，不禁豁然醒悟。故特遵旨敬撰赞美章句，镌刻颁行，俾天下万国臣民同声颂赞，以垂诸不朽云耳。

赞美上帝，为天圣父，是亘爷独一真神。
赞美天兄，为救世主，是圣主舍命代人。
赞美东王，为圣神风，是圣灵赎病救人。
赞美西王，为雨师，是高天贵人。
赞美南王，为云师，是高天正人。
赞美北王，为雷师，是高天仁人。
赞美翼王，为电师，是高天义人。
真道岂与世道相同，能救人灵，亨福无穷。智者踊跃，接之为福，愚者省悟，天堂路通。天父鸿恩，广大无边，不惜太子，遣降凡间，捐命代赎，吾侪罪孽，人知悔改，亘得升天。

1857年5月9日香港《中国海外之友》（*The Overland Friend of China*）刊出同年3月23日劳德（E.C.Lord）发自宁波的一封信，这封信中谈到太平天国对上帝、基督和几个王的赞美诗说：

赞美上帝为上主为神天真圣父，是讣爷独一真神独一圣神。
赞美天兄为真救世圣主，是上帝太子舍命代人。
赞美天王为真天命万国真圣主，是太平王。
赞美东王为赎病圣主真圣神风，是真圣灵。
赞美西王为圣神雨，是高天真贵人。
赞美南王为圣神云，是高天真正人。
赞美北王为圣神雷，是高天真仁人。
赞美翼王为圣神电，是高天真义人。

按，劳德的这封信王庆成同志已将它全文译出，并署名为《太平军的一本手写文书集》。从译文中知道这本文书集的主人是左二十九军副旗手冯允法（Fung yun—Fah），编纂日期是太平天国丙辰六年六月。今承王庆成同志允许采入本辑，仅此致谢。

1860年6月30日《北华捷报》第五一八期《传教士赫威尔等三人到苏州访问太平军》的经过报道："以下为太平天国颂赞上帝的一些赞美诗：一首是他们宗教信仰的简单要义，一首是他们的祈祷词，一首是吃饭前的感谢与求福的颂歌。他们在坐下来吃饭前，都要跪下唱颂歌。这几种颂歌是崑山的军事指挥官送给我们的。

信仰要义

赞美上帝　为天圣父；
赞美耶稣　为救世圣主，
赞美圣神风　为圣灵；
赞美三位　为合一真神。
真道岂与　世道相同；
能救人灵　亨福无穷；
智者踊跃　接之为福；
如若省悟　天堂路通；
天父鸿恩　广大无边；

不惜太子　　遣降凡间；
捐命代赎　　无穷罪孽；
人知悔改　　玖得升天。

早晚拜

上帝　小子小女跪在地下祈祷天父皇上帝恩怜救获，时赐圣神风化恶心，永不准妖魔迷，时时看顾，永不准妖魔害。托救世主先师天兄赎罪功劳，托禾乃师后师东王赎病功劳，转求天父皇上帝在天圣旨，成功在地，如在天焉。俯准所求。心诚所愿。

食饭感谢

天父皇上帝祝福小子，日日有衣，有食，无灾无难，玖得升天。

余一鳌《见闻录》记太平军赞美词有老赞美、新赞美之别：

贼赞美

赞美上帝，为天圣父。
赞美耶苏，为救世圣主。
赞美圣神风，为圣灵。

赞美三位，为合一真神。真道岂与世道相同。能救人灵，享福无穷。智者踊跃，接之为福；愚者省悟，天堂路通。天父洪恩，广大无边，不惜太子，遣降凡间，捐命代赎，吾侪罪孽。人知悔改，玖得升天（玖即魂字）。

破苏州后，改末句为“天子万年”。此系老赞美。

新赞美

赞美上帝，圣神为天帝父。赞美基督，为救世真圣主。赞美圣神邪（爷）之风为圣灵。赞美三位，为父子一脉亲，下同。末句仍用“玖得升天”。

〔对联〕

穀农退士《寇难琐记》说：“蓄发之令时行时止，始因杭、湖未陷，往

来便暂令剃发，近又不许。……现在附近各镇俱已依令，勉从之。贼中有对联传云：‘留发留须留得从来[真]面目，改号改王改成昔日旧衣冠。’又说：贼中又传联云：‘旧主尚仁慈，最恨贪官污吏，□□六七□社稷。新君振威武，且看天与人归，收回十八省江山。’”

叶蒸云《辛壬寇纪》记：“将军林振扬二月间招降玉环，进职检点，及吕贼至，进封忠天侯。大门对联云：‘台岳锺人杰，文昌耀将星。’中堂对云：‘体造物之中和，聊作苍生霖雨；沐新朝之德泽，敢承调鼎盐梅。’送吕贼对云：‘祖谦特佐兴朝事业，尚父同垂盛世功勋。’又一联云：‘育养万姓，参赞地天；义律三军，伯仲伊吕。’首尾嵌“育天义吕”四字。又贼官经政司姓司徒，至太催粮，升一级坐任，用米糕数盘拜天地。又遥谢贼酋恩。属李锦莲写楹联，李用硃笔，大书黄纸，句云：‘百年天地回元气，一统山河定太平。’又一联云：‘除暴安良，百八庄咸沾德泽；灭满兴汉，十二年苦乐升平。’”

〔总制局门联〕

刘贵曾《馀生纪略》咸丰六年三月十六日记云：“清晨赴瓜洲。……午后胁赴镇江。既至，住南门内五条街伪总制局，其大门联云：‘太平一统，天国万年’。厅联云：‘勇而保国，忠而立言，和而善于行己；敏则有功，宽则得众，惠则足以使人。’又云：‘冒西土以奠邦基，义举仁声勇略；超南都而宏霸业，天时地利人和。’”

第十二部分

人民上太平天国书

人民上太平天国书今天保存下来的，只一二件；考辑得出来的也只寥寥几件，兹著录于下。

〔人民庆贺克复南京表〕

马寿龄《金陵癸甲新乐府·催进贡》诗注说："二月十四日邻人约进贡，或作表章云：'某处小民某某恭贺恭奏，正月廿九日天兵驾到，二月初十日即破金陵，诚所谓王者之师，势如破竹。'"

案这一封表章是太平天国癸好三年二月十八日，克复南京后第四天，南京人民上太平天国的《庆贺克复南京表》。表中所写的日子都还有夏历，正月廿九日即天历二月十四日，二月十四日即天历二月十八日。

〔江西湖北人民起义上太平天国表〕

《忠王李秀成自传》说："自解嘉郡围之后，回省正是八月中旬，天王严诏颁到，命我赴上游，催我领军而去扫北。那时亦无良计，正逢有江西德安县以随州、义宁、大冶、兴国、蕲水、蕲州、武昌、江夏、金牛、宝（保）安、蒲圻、嘉渔、通山、通城等有起义四十馀名具禀差使到苏，恭呈降表投军，是以将此情由，具本奏复，云我招集此等之人数十万，再行遵诏扫北等因。……出师而上江西、湖北。"

案此处所记是太平天国庚申十年（清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八月江西、湖北人民起义到苏州向太平天国上表请往接应事。而在这时以前，蕲州、广济人民已有到浦口面见忠王约定回籍招兵办粮、密谋起义被敌人破获的事。咸丰十年十月二十八日，清朝湖北巡抚胡林翼《蕲广匪徒通贼经州县先期拿获疏》说："前数年蕲广为贼久踞，莠民陷溺贼中，实繁有徒，刻下吴地之逆焰日见鸱张，楚境之民情尤虞蠢动。……本年五月十八日据蕲州知州彭应鲤禀报，访闻蕲、广交界之灵东等乡有匪徒何致祥等与该州民人孙兴荣等潜通皖逆，从贼营逃回，谋为不轨，立将孙兴荣拿获，供系广济贼匪何致祥为首通贼，约期于五月二十八日在蕲州河岸举事等情禀报前来。臣等以蕲、广地方为征皖大营后路，最关紧要，该逆何致祥敢于勾结皖省逆匪，聚众滋事，实为腹心之患，当即……四面兜捕，该逆等逃窜无路，先后将首逆何致祥及同谋之吴得儿、徐兆林、经学来、王狗儿、周金魁、徐瑞枝、周松涛、王文耀、田金幅、王培绩、张四喜、张八五、龚和尚等一并拿获。并据现署蕲州事候补知州李瑜于交界处所拿获张正启、王白子、朱福、许喜元、胡立三五名，署蕲水县蒋照亦获郁老七一名，并于何致祥家内起获贼首伪忠王李秀成所给黄绫文书一角，列有伪衔，盖有伪印。又在周金魁家起出伪军师（帅）木印一颗，刊有太平天国前军广济县右一营军师（帅）字样。讯因何致祥在安庆贼营最久，受贼指使，潜从贼营逃回，起意与现获之孙兴荣等谋逆已定，并同徐瑞枝、吴得儿等扮作客商，复回安庆贼营谋逆夹攻情形，由安庆逆目伪职亮天福唐正才转送浦口，面见伪忠王李秀成，说明原委，领获伪文伪印回籍招兵办粮，以为夹攻之计，约期于五月二十八日在蕲州河岸聚集起事，先抢蕲州踞城设守，随后分途掳人，由蕲州、广济、黄梅直攻大营后路，胜则合贼上窜，败则绕路仍归贼营各情不讳。质之各犯，供词相符，立即分别凌迟斩决枭首示众。"[①] 胡林翼这篇奏报，可供对忠王记载的参考。

① 见《胡文忠公遗集》卷四十二《奏疏》。

〔湖北兴国州人民与太平天国的通讯〕

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卷十三，咸丰十一年（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记说："湖北兴国人多通贼，至今有信件贼中来往。"

案湖北兴国州人革命行动，曾被敌人破获，咸丰十一年二月廿五日彭玉麟向曾国藩报告说："兴国、大冶土匪约蕲州贼渡南岸，愿助小划千只，人一万，以作入伙贽见之礼。并约黄州贼于后湖改飞划数百，桡子每划二十四把，俟黑夜或风雨之夕以梁子湖及沛源口内湖火起为号，各处拖划出江，以夺分防各要隘之战船，而蕲、黄之贼乘势南渡，扰省会等情。此乃左营成发翔及新中营曾绍霖之分防樊口、沛源口两处拿获兴国奸细并蕲州城所供如是。又搜得伪量天义唐贼头印文，所议相符。"[①] 湖北兴国州人民如此坚决、勇敢、不断地进行革命，当然就为反动统治所极端仇恨，同年六月十一日彭玉麟又上曾国藩书说："刻下保安、金牛之数万贼尽归兴国，天气炎暑，成蒋两军又须追赶。……成、蒋君手不辣，不能血洗兴国，若能苦搜该州从贼户族，尽其根诛，不留馀孽，或可惩创以儆将来。否则我兵去，则举州剃发，卷旗为农，我兵退，则该州不特农、工皆出为贼，即士、商亦皆出为贼，以习惯成自然，如作买卖生理，诚湖北之祸胎，为天下长发贼之苗裔，东南半壁，总无承平之日者，皆兴国人坏之也。"[②] 我们把彭玉麟报告与赵烈文日记参证，可见当时湖北兴国州人，参加革命的坚决、勇敢的行动了。

① 见《陶风楼藏名贤手札》第三册。
② 见《陶风楼藏名贤手札》第二册。

第十三部分

天地会、蒙亳起义队伍等文告

太平天国起义，天地会（小刀会、三合会、哥老会都属于天地会）、蒙亳群众等都响应，兹将记载中所述及的文告分辑于后。

一　天地会起义告示

〔上海小刀会起义告示〕

《粤匪杂录》记说："苏州府寄来上洋确信（八月初六日发，初八日接）云：'初五卯刻破上海，县主受伤，辰刻匪鸣锣，令各店开张，城门口贴有伪示，告示上书天运元年开国都大元帅李，禁止抢夺'等语。"

〔嘉定起义告示〕

《忆昭楼洪杨奏稿》初七日接太仓来信说："嘉定……贼之为首者，系青浦周立春之寄儿王姓也，年约十七八岁。又城上贼旗分为五色，上写'顺天行事'，其伪示则云专杀贪官污吏等语。"

《忆昭楼洪杨奏稿》十二日录酒业张姓自嘉城旋苏口述说："初八日早，到南翔看亲后，即进嘉城探亲，一路探听，见后生头目王姓者，身坐县署大堂审事，有抢包裹者，讯明即以土匪论，即行正法，晓谕百姓，如有抢掠奸淫，不必面禀，只写一字条寄与仁义局中，即为查明讯办，与百姓秋毫无犯，惟向绅富索银，徐官索银二十万，秦、王两姓各四万。城内外开店如常，到觉更为热闹，竟有赶趁者。其各处所贴，为富户不肯济贫，为富不

仁，故来伐暴，尔等须改过自新等示。”

《忆昭楼洪杨奏稿 · 吴县通禀》（八月十三日发）说：“嘉定贼匪，纠众踞城，并出伪示，豁免钱粮，实属罪大恶极。”

〔上海小刀会旗帜〕

《忆昭楼洪杨奏稿 · 初八日接沪川生意场中信》（初六发）说：“城上有红布大旗，有黑圆圈为记，头裹红巾，腰缠红布，手执口刀之人，街上颇多。……所贴伪示，城内匪姓刘，城外匪姓李。”

《忆昭楼洪杨奏稿 · 又录上海情形》说：“初十日早辰据上海探回称，城上各插红旗一面，红旗上书‘反清复明’字样，又有‘替天行道’，黑旗无字。”

〔嘉定起义旗帜〕

《忆昭楼洪杨奏稿 · 吴县通禀》（八月十三日发）说：“嘉定贼匪……大黑旗三面，正面写彪字一个，后面写‘顺天行道’四字，又红绿小旗数面，或写‘反清为明’，‘顺天行道’，又八卦圆布六幅，其贼系嘉定、上海、宝山人居多，亦有闽、广在内。”

〔上海小刀会起义名册〕

《忆昭楼洪杨奏稿 · 吴县通禀》说：“贼匪名册，统上、嘉、宝三处，共有一万七千人。”

〔南方太平军失败后福建起义尚树太平天国旗帜〕

《左文襄公奏稿》卷十七，同治五年四月十九日左宗棠《续办上下府各属土匪情形折》说：“永安县属大岚美罗山，有广东嘉应邪教匪首王得海包厂传教，再将蠢动，经……掩获并起出妖书妖图旗帜多件……其旗帜有太平天国大元帅王字样。”

〔哥老会起义用太平天国名号及印记〕

《同治朝东华续录》卷九十二，同治十年十月庚申谕军机大臣等说：“恭

亲王呈递巴扬阿禀函……称夥匪内见有伪天王、东王、西王、南王、北王名号，并肆用从前洪秀泉伪记等语，并著李鸿章严密访查。”

案这次是湖南益阳、龙阳哥老会起义，所谓“夥匪”乃指哥老会。又巴扬阿上禀称为该将军，当为荆州将军。

二　蒙亳起义队伍文告

〔义门集农民响应太平天国〕

《咸丰朝东华录》卷三十三，咸丰四年三月庚申袁甲三奏说：“臣因追剿北窜粤匪，不及折回南路，闻阜、亳一带，捻匪四起，即于三月初四日驰赴王市集一带，沿途居民泣诉粤匪窜扰后突有捻匪纠约啸聚，到处响应，寻常安业农民，亦往往十馀成群阑阻短抢，捻匪到处寻杀，竖有太平天国金四正将军旗号，内有总头二人，张捷三伪称太平顺天王，王导人即王得愚伪称兵部大都督，纠约永、亳、蒙一带及外来各捻头合为大股，以义门集为总巢，以临湖铺为分窟。该匪声言初六日焚烧张村铺，臣即日赶到张村铺……初八日带兵进逼匪巢，探闻雉河集与义门集捻匪声息相通。初九日，整队直进雉河集。该集有捻匪千馀人，闻臣将到，先于是夜逃归义门集。臣查雉河距义门四十里，该匪既有畏心，臣若驻扎雉河，则该匪慑于声势，必不敢抗敌，暂行解散，俟臣去复聚，一时难以措手。因……声言移扎临涣集，行至二十里外之龙山集即令随带兵勇仍潜回雉河……该匪果于是夜五更自义门集前来，由雉河西南直扑雉河行营。兵勇整队迎敌，至马家楼地方，见匪众排阵十馀里，约近万人，蜂拥扑来。我兵分三路迎击……自辰至午，鏖战两时之久……该力不能支，始向后撤动。……兵勇……奋力穷追计二十馀里，毙贼六七百名，内有乘马执旗捻首二十馀名。至涡河渡口，该匪复击杀一百馀名，生擒十三名，仍收队回雉河集行营。查该匪等于粤匪过后，胆敢竖旗称王，乘机倡乱，并张贴伪示，逆迹已属昭著。据生捻各犯同供，该匪等总头伪兵部大都督王导人及分股大头目伪太保朱添宝，伪前营将军孙秃子等十馀

人，除李白、李学身受重伤不知存亡，王鹅、孙五雷乘间逃脱外，馀俱于打仗时杀毙。又伪东路总兵夏拴，伪西路总兵尹球，伪北路总兵尹龄，伪中路总兵刘老渊等均已被杀。惟伪南路总兵刘狗系看守义门集贼营，因闻贼匪大败，即将所掠财物席卷先逃，嗣败匪回集，闻之追赶，互相杀伤，未知存亡。至总头伪太平顺天王张捷三或以为项上受伤甚重，或以为业经身死，容即查。”

三　李、蓝起义有关文书

佚名《名雅遭贼记》咸丰十年五月十二日记：“丁游击等劝蓝大顺投诚。蓝大顺回书云：‘兹值酷暑，征马暂停。捧接朵云，易胜欢庆。据列台大人云，两军相和，克免士卒之苦；二家既睦，不致黎庶之荼。今帅一旅之师，无非倒悬是解；既将三军之众，原要涂炭不遭。台等频加爱护，我等敢云征诛。回忆瑶函，实属金石。本帅帅师在外，恒疏陋而寡闻，请向我主和之（佚名注：所谓主者，指李短搭搭也），敢以下而傲上。特此布达丁大人金安，列台大人均安。大元帅蓝达。’闻丁游击与蓝大顺最相得之友，今既为官，一正一邪，异若薰莸。念其相好之谊，劝其投诚，亦公私两尽之义。但既不投诚，则击而杀之，是杀贼也，非杀友也，忠义亦可两全矣。何以终未出一战乎？岂不私而忘公乎！”

附录反贼李短搭搭对联

杀贼官以救民，原为黎民造福；

分豪户而济众，但愿大众归心。



上架建议：中国历史

ISBN 978-7-5097-1625-0

ISBN 978-7-5097-1625-0

定价：5800.00元（共22卷）

www.ssap.com.cn